

Alfred Rosenberg

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



Rosenberg.

Der Mythos des 20. Jahrhunderts

Eine Wertung der seelisch-geistigen
Gestaltenkämpfe unserer Zeit

Von

Alfred Rosenberg

33. - 34. Auflage

Diese Worte ist niemandem gesagt, denn der sie
schon sehr nennt als eigenes Leben, aber sie
wenigstens heißt als eine Gehörtheit seines
Geistes. Reiner Eckhart



19 34

Hoheneichen-Verlag München

目錄：

第一本書：價值觀的鬥爭

I. 種族與種族靈魂 II. 愛與榮譽 II. 神秘與行動

第二本書：日耳曼藝術的精髓

I. 美的種族理想 II. 意志與動力 III. 個性與客觀風格四、美感意志

第三本書：即將到來的國度

I. 神話與類型 II. 國家與性別 III. 神話與類型 IV. 人民與國家 IV. 北歐德國法律 V. 德國人民教會與學校 VI. 新的國家製度七、本質的統一

主題和名稱索引

[1]

介紹

今天所有的外在權力鬥爭都是內在崩潰的結果。1914年以來的所有國家體系都已經崩潰，即使其中一些仍然正式存在。但社會、教會、意識形態見解和價值觀也崩潰了。沒有任何最高原則、任何最高思想能夠主宰人們的生活。團體對抗團體，政黨對抗政黨，民族價值對抗國際原則，僵化的帝國主義對抗包羅萬象的和平主義，金融用金繩包裹著國家和人民，經濟被游牧化，生活被連根拔起。

世界大戰作為世界各個領域革命的開端，顯示了一個悲慘的事實：儘管有數百萬人犧牲了生命，但這些犧牲卻惠及了軍隊以外的其他力量。戰爭死者是戰爭的受害者。一個毫無價值的世界的災難但同時，德國的一小部分人開始理解這一點- 新的一天、新的信仰的烈士。

死去的血液開始復活。在其神秘的標誌中，德國民族靈魂的新細胞正在建構中。現在和過去

突然以新的眼光出現，未來的新使命出現。歷史與未來的任務不再是階級與階級的鬥爭，不再是教會教條與教條的鬥爭，而是血與血、種族與種族、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對抗。那就是：靈魂價值與靈魂價值的鬥爭。

[2]

種族靈魂的力量

種族歷史觀是一種很快就會不言而喻的見解。他們已經得到了值得的人的服務，在不遠的將來，Kärnners將能夠完成新世界觀的建構。

但種族靈魂的價值觀尚未成為活生生的意，誰是新世界觀背後的驅動力。但靈魂意味著從內部看到的種族。相反，種族是靈魂的外在。讓種族靈魂復活意味著承認其最高價值，並在其統治下賦予其他價值有機地位：在國家、藝術和宗教中。這是我們世紀的任務：創造一種新型人類來自新的生命神話。

這需要勇氣。每個人的勇氣，整個成長中的一代人，甚至是未來幾代人的勇氣。因為混亂永遠不會被勇者馴服，世界也不會被懦夫所建立。因此，任何想要前進的人都必須在背後斷橋。如果您要進行長途健行，則必須留下舊的家居用品。凡是追求最高的人，都必須向低等的人低頭。即將到來的德意志第一帝國的新人只知道所有疑慮和問題的一個答案：我一個人想要它！

無論今天有多少人已經肯定這些話，任何社區都不能與本文中提出的想法和結論聯繫起來。它們完全是個人的自白，而不是我所屬的政治運動的綱領觀點。這有它自己的重大特殊任務，作為一個組織必須遠離它。

[3]

個人自由

宗教和教會政治性質的衝突以及對某種藝術哲學或某種建築風格的承諾。因此，她不能對這裡所說的話負責。相反，哲學、宗教和藝術信仰只有在個人良心自由的條件下才能被嚴肅地證明是正當的。這裡的情況就是如此，但這項工作並不是針對那些在其宗教社區內幸福而堅定地生活和工作的人們，而是針對那些內心脫離宗教社區但尚未為新的意識形態承諾而奮鬥的人。事實上，他們的人數已達數百萬，這迫使每位戰友透過更深層的反思來幫助自己和其他尋求者。

這項工作的基本想法可以追溯到1917年，到1925年基本上完成，但當時的新任務一再推遲完成。

隨後，戰友或反對者的作品要求解決以前被擱置的問題。我一刻也不相信這就是命運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偉大主題的完成。但我確實希望我已經澄清了問題並在上下文中回答了它們，作為實現我們都夢想的一天的基礎。

1930年2月，慕尼黑。

作者

[5]

到第3版

哦，我那個時代的同志們！
不要問你的醫生或牧師你是否快要死了。

荷爾德林

這份文件一出，立刻引發了激烈的意見大戰。由於明確提出的問題和刻意尖銳的陳述，思想上的衝突是可以預料的，但說實話，迎接我的集中仇恨和不擇手段地歪曲我的陳述，就像他們按照命令所做的那樣，讓我震驚但也很高興。尤其是羅馬圈子裡瘋狂、無拘無束的爭論，讓我看到了這部著作中對羅馬-敘利亞原則的評估是多麼合理。根據久經考驗的方法，從大量的文字中總結出某些結論和想法，並將作者的「褻瀆」、「無神論」、「反基督教」、「沃塔主義」展現在羅馬媒體的信徒面前和小冊子，僅用德文寫成。造假者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我甚至為所有日耳曼藝術假設了一個宗教起點和背景，我和瓦格納一起宣稱，藝術作品是以活生生的方式表現的宗教。作品中對基督教創始人的崇高敬意被忽視了；省略了宗教解釋具有明顯的意義，偉大的人格，沒有後來扭曲的補充

[6]

反對思想扭曲

不同的教堂。人們忽略了我將沃坦教描繪成一種死氣沉沉的宗教形式的事實（當然，沃坦就像浮士德一樣對日耳曼性格感到敬畏），並錯誤地、肆無忌憚地指責我想要重新引入“沃坦的異教崇拜”。總之，沒有什麼是不被扭曲和摻假的；當斷章取義時，措詞中看似正確的內容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色調。連續的

羅馬媒體壓制了所有歷史發現，因為它們是無懈可擊的。自始至終，所有導致某些觀點的思潮都被扭曲，所提出要求的理由都被掩蓋了。主教和紅衣主教動員了“信仰群眾”，而羅馬則用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即對德國發動了殲滅戰。在強權政治對非人性的支持下，甚至不惜犧牲德國天主教徒群眾本身，他們竟然有勇氣突然抱怨「文化戰爭」。這部作品中的言論在形式和暴力上可能超出了現在的標準，但並沒有成為客觀的主題，因此歡迎批評，而是用於最殘酷的日爭鬥。不是單獨反對我——那會讓我感到冷淡——而是反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我從一開始就是運動的成員。

儘管我在引言和作品本身中明確指出，包含多種宗教信仰的強權政治運動無法解決宗教或藝術哲學性質的問題，因此我的意識形態信念是個人的，儘管如此，黑暗分子還是竭盡全力轉移人們對他們針對德國人民犯下的政治罪行的注意力，並再次談論「瀕臨滅絕的德國」。

[7]

羅馬與德國的重生

令人哀嘆的「宗教」；儘管真正的宗教過去和現在都受到由羅馬主教領導的中心系統地培育馬克思主義的威脅。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沒有宗教教條主義可以實行，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信仰，但想要否認一個參與政治生活的人代表一種與羅馬信仰相反的宗教信仰的權利，這一事實表明了知識分子堵嘴已經達到的程度。該活動的允許性取決於評估羅馬教義學在民族陣營中的地位，而不是這種從一開始就在心理上看來不可能的假設。毫無疑問，認真地嘗試從非基督教的波林、奧古斯丁等成分中清除基督的人格成分，對占主導地位的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耶穌基督精神形象扭曲的受益者這導致了一致表達的憤怒，不是因為崇高的宗教價值觀受到損害，而是因為透過數百萬人的痛苦獲得的政治權力地位似乎受到了威脅。驕傲的覺醒。

現在的情況是，羅馬教會不再害怕達爾文主義和自由主義，因為它在這裡看到的只是沒有社區建設力量的理智主義嘗試，而是德國人民的民族主義重生，他們的舊價值聯繫由於1914-1918年的衝擊之所以顯得如此危險，是因為這裡有可能出現一種創造類型的力量。統治的祭司階層從遠處感受到了這一點，正是因為他們看到這種覺醒努力加強一切高貴和自豪的事物，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與紅色次人類的聯盟如此緊密。只有德國戰線取得勝利，這種情況才會改變。在這個小時內

[8]

精神類型之戰

羅馬將盡力以「朋友」的身份實現它作為敵人無法實現的目標。但追求這些可能性超出了本書的範圍。這裡涉及到的是精神類型的雕琢，進而探索人的自我意識，進而是價值觀的覺醒，以及人物對一切敵對誘惑的抵抗力的增強。我對寫作的全部興奮更加重要，因為沒有一個詞被用來避免侮辱偉大的德國人，因為這長期以來一直是耶穌會士及其同志的文學事業的一部分。人們心照不宣地鼓勵歌德、席勒、康德等人的侮辱，如果羅馬的標兵看到他們的宗教任務是阻止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形成，他們也不會反對；當天主教和平主義者集會上有人呼籲拒絕向德國士兵敬禮；當天主教神職人員敢於公開否認比利時法郎的行為，並指責德國士兵謀殺自己的戰友，以便有藉口迫害比利時人時；當時德國國軍軍被指控本著法國宣傳的精神，褻瀆了比利時教堂的祭壇和主人。沒有任何主教或紅衣主教站起來反對這些對德國特性及其已故和活著的捍衛者榮譽的蓄意褻瀆；然而，這些當局卻對德國民族主義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猛烈攻擊。當這一點遭到譴責時，羅馬政治和宗教團體表達了他們的民族情感。

德國的羅馬教會可以為他們的災難性工作承擔全部責任

[9]

羅馬教會與馬克思主義

許多和平主義神職人員並不否認，在其他情況下，當可敬的天主教神父發現真正的德國民族意願的言論時，他們立即禁止他們發言。明顯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工作正在系統地進行，目的是剝奪德國人民對 1914 年祖國保衛者的自豪感，褻瀆他們的記憶，玷污保護人民和祖國的熱忱意志。確定這一點需要最簡單的真實性；信徒如何對待教會當局是他們良心的問題。但這並不是說，為了平息正在覺醒的衝突，他們只能將不可否認的事實描述為出軌，而是重要的是找到勇氣來捍衛自己，反對教會最高當局的政治。這些覺醒力量是否認識到整個意識形態矛盾可能仍然是他們自己的事情；重要的是，嚴肅的意志覺醒了，捍衛德國的民族榮譽，不僅反對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甚至更尖銳地反對中間派。及其教會盟友，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培育者。迴避這一點只會暴露出一種非德國的態度。

我不想詳細討論個別反對聲音。為了描述這些不擇手段的做法，應該指出的是，耶穌會士雅各布·諾特格斯（Jakob Nötges）竟然厚顏無恥地宣稱，保護母語是“天主教會”的一部分，儘管他的組織是天主教最血腥的戰士。使用母語的權利；「所有偉大的道德神學家」都需要愛人民和祖國，

他的命令目前正在與德國民族主義作鬥爭；那麼再見，基督徒
慈善機構

[10]

耶穌會的戰鬥方法

這位先生用這樣的話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個波羅的海國家是一位文化鬥士，就像一位拳擊手一樣。這個可憐的人對聖彼得廣場有一種無法治癒的恐懼，這種恐懼表現為憤怒和尖叫。然後希特勒建議給我穿上“緊身衣”，因為冷凍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了：他已經經歷了俄羅斯的冬天太多了。」對因羅馬中暑而喪失體力的耶穌會士的強烈仇恨，得到了其他具有相反戰鬥風格的騎士團成員的補充。耶穌會士科赫 z.

B. 覺得有必要談論德國種族靈魂，稱這種來自「神話」的經歷是嚴肅而光榮的，並在最後稱讚博尼法斯是最偉大的日耳曼人。在意識到匆忙不再有幫助後，我們將來會更頻繁地遇到這種形式的100% 偽造；這就是為什麼這種「日耳曼」嘗試應該謹慎對待。

摧毀德國靈魂始終是耶穌會及其戰友的煽動性使徒和搓手誠實人的目標。昨天、今天和明天。

我的作品在新教界也引起了強烈的轟動，報紙雜誌上無數的文章證明它顯然觸及了非常敏感的領域。在新教會議和福音派聯合會的會議上，「神話」經常成為辯論的中心，新教神學家的許多小冊子證明，價值觀之間的鬥爭在路德教中已成為新的且引人注目的。我的預測是，教會新教徒對待新宗教感情的方式將類似於教條主義的羅馬曾經對待宗教改革的方式，不幸的是，這一預測得到了證實。那些反對我寫作的人

[11]

新教的鬥爭

完全掌握「福音派真理」的神學家和教授，讓自己變得容易：他們只是認識到我的言論的異端性質，讚揚「民族感情」 - 但可以然後拒絕不具約束力.....
，很高興發現（假定的）不準確之處

據我所知，在一次宗教會議上，在這樣的報告之後，一位樸素的白髮牧師站起來，宣稱他不能同意演講者的觀點，因為很明顯，上帝已經賦予了新的種族科學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大問題，我們都應該以神聖的嚴肅態度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向這位可敬的人致敬！不管他的搜尋是否產生與我相同的結果，每個真正的戰士都會尊重正在研究的、誠實的對手，但不會尊重那些認為自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堅持自己立場的舊教條守護者。

在與博學的神學家的交談中，我總是能夠確定以下幾點：他們向我承認，對古代的種族和心理歷史評估是正確的，對胡格諾主義的評估也無疑是正確的。但當我得出結論，猶太人也必須有他們非常特殊的性格，他們對上帝的血緣觀念，因此敘利亞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與我們無關，然後舊約教義像一堵牆在我們之間拔地而起；然後猶太人突然在列國中作為一個例外出現了。嚴肅地說，宇宙神應該與舊約中可疑的精神沉積物相同！其中，希伯來多神論被提升為一神論的典範；路德宗神學對原始的、偉大的雅利安-波斯世界觀和上帝的宇宙觀沒有更深入的了解。

[12]

猶太人民的偶像化

除此之外，還有對保羅的崇拜，這是新教的原罪，眾所周知，拉加德敵視他那個時代的整個行會神學，徒勞地進行了鬥爭。

各地的新教神學家，即使在普遍認同種族世界觀的情況下，仍重複羅馬教會的狂妄說法：對人民的種族評價意味著對人民的非基督教「偶像化」。然而，先生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他們賦予猶太人的特殊地位無非是對希伯來寄生民族*的崇拜，他們總是對我們懷有敵意。這對他們來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他們也選擇忽視這樣一個事實：當猶太人的衝動被釋放時，這種對猶太教的讚美非常直接地給我們的文化和政治帶來了破壞，而新教的現任領導層成功地反對了這種破壞。由於對猶太人的崇拜，工作和戰鬥已經證明了自己的無能。

令人悲哀的是，今天的新教神學代表如此非路德派，以至於將路德仍然被認為是永恆確立的信仰的觀點冒充出來。路德的偉大事蹟首先是摧毀異域神職觀念，其次是基督教的日耳曼化。覺醒者—

*同樣重要的是，D.斯特拉思曼在一本小冊子中對攻擊作出的回答是，教會應該照顧德國人民，而不是鑑於他們的苦難，照顧黑鬼的使命：“好像那是他們的工作！因為為了種族文化的緣故，讓他們否認傳教的人類任務！”在緊急情況下，黑人的種族和靈魂與善良的猶太人一樣，比一個人有幸所屬的國家更重要。

[13]

喚醒青春

但在路德之後，德國性又帶來了歌德、康德、叔本華、尼采和拉加德；今天，它正朝著全面開花邁出巨大的步伐。新教神學如果想無條件地反對其本質的進一步發展，就會對真正的路德教會造成致命的打擊。如果D

福音派聯盟領袖克雷默斯在一篇文章中宣稱，這個神話正在被“吞噬”，尤其是被學術青年所“吞噬”，從而表明他意識到新生活已經在年輕的新教後代中紮根。弘揚這種以人為本的精神生活，不是比死守早已被推翻的教條偶像更重要嗎？這一代年輕一代只想看到基督教創始人的偉大人格的真正偉大之處，而不是像馬太這樣的猶太狂熱分子，像保羅這樣的物質主義拉比，像德爾圖良這樣的非洲律師，或者像奧古斯丁這樣毫無根據的釘十字架給我們帶來的扭曲成分。最可怕的精神鎮流器。他們想從本質上、從日耳曼價值觀中理解世界和基督教，理解他們在這個世界上不言而喻的權利，尤其是在今天，必須再次艱難地爭取這項權利。

如果現在的正統無法理解這一切，就無法改變事情的進程，最多只能拖延一些。美好的時光將再次與小一代相遇。然而，這個即將到來的時代肯定了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和瓦特堡，但否認了自以為是的羅馬中心和耶路撒冷舊約。它從日耳曼戲劇、建築和音樂的根源中汲取了更多的力量，而不是從猶太戲劇的淒涼故事中汲取力量。

[14]

關於德國人的任性

Winkelvolkes，它承認天主教會內部的一些深刻的種族象徵意義，並將其與真正的路德教的真實性聯繫起來。曾幾何時，在種族和精神世界觀的巨大寶庫中，每件事物都成為德國人充滿血液的有機體。

在這方面，年輕的新教牧師必須帶路，因為他不受天主教牧師強加的令人麻木的紀律的約束。直到有一天，日耳曼叛逆者將從他們中間崛起，帶領僧侶羅傑·培根和僧侶埃克哈特的工作走向實際生活的自由，就像西方其他偉大烈士所生活、受苦和奮鬥的那樣。

在國家方面，由於對中央的恐懼，這個「神話」被掩蓋了；只有少數人敢於支持他的想法。然而，這個陣營的負面評價幾乎總是指責我想成為“一個新宗教的創始人”，但我在這裡失敗了。在關於人民教會的章節中，我從一開始就拒絕了這種暗示。今天的關鍵，除了證明種族歷史觀的合理性之外，還在於比較不同種族、民族和思想體系的靈魂和性格的價值觀，建立這些價值觀的等級制度，即有機地融入德國性，並在所有領域屈服於德國主義的任性。因此，問題是：使靈魂和精神走向同一方向，對抗混亂的混亂，以證明普遍重生的先決條件。我的工作的價值是透過這種願望來衡量的，而不是透過對我沒有打算完成的事情的批評來衡量，這是改革者的任務。

[15]

重生之存在

只能從已經渴望明確協調的性別中出現。

來自國外的聲音始終比德國國內需要改革的聲音更客觀。丹麥“論壇”帶來了嚴肅的注意，意大利科學雜誌廣泛討論了聖經的思想，例如“法西斯批判”，“Bilychnis”，“宗教進步”……等等。巴黎的一位學者解釋說，任何想要了解德國新知識分子運動的人都必須閱讀《20世紀的神話》。但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無數認可，尤其是來自那些已經意識到今天德國和西方所有人民命運的偉大精神時刻的德國人的認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也同樣在其他國家的家門口，只是命運的艱難才迫使我們更加誠實地交代，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否則，隨著政治的崩潰，心理上的災難也必然隨之而來。一旦發生，德國民族就會作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從歷史中消失。但真正的重生從來不只是強權政治的問題，更不是自以為是的白痴所認為的「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而是意味著靈魂的核心體驗，對最高價值的認可。如果這種經驗在人與人之間持續數百萬次，如果人民團結起來最終面對這種內在的轉變，那麼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德國的復活。

民主馬克思主義陣營最初試圖透過保持沉默來阻止這部作品的出版。但後來它變成了一個聲明

[16]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

被迫的。這些人現在攻擊了這部作品中據稱教導的“虛假社會主義”，損害了工人的利益。真實的”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顯然在於繼續使所有剩餘的價值觀屈服於國際金融的支配，而不關心幾十年來全體人民的字面奴役。「真正的」社會主義還在於繼續不加抑制地讓富有創造力、體面的德國人民接受卑鄙的戲劇和電影宣傳，這些宣傳只認識三種類型的英雄：妓女、皮條客和罪犯。馬克思主義領導階層的「真正」社會主義可能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小人物如果犯了錯誤就會入獄，而大騙子卻繼續逍遙法外，這就是民主和社會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圈子的觀點。民主。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已經證明，否則不可能解散每一個有機共同體，以支持外國游牧本能，因此它必須將人民中這種社會主義的、形成風格的情感視為一種攻擊的新基礎和根源。它的存在。

今天，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在整個戰線上處於無序的後衛行動。幾十年來，它被認為是特別進步的，僅來自“人性”

進行對話，成為全球公民，並拒絕認為種族問題是落後的。現在，所有這些幻想不僅在政治上結束了，而且建立它們的世界觀也很脆弱，用不了多久，它就會在那些仍然有些健康、受到領導和誘惑的人的靈魂中徹底崩潰。「科學」馬克思主義被逼入絕境，別無選擇

[17]

工人的偉大使命

試圖證明卡爾馬克思也明確地認識到人和種族對世界事件的影響！這項將德國工人不可阻擋的熱血覺醒納入馬克思主義正統觀念的使命，幾十年來一直與「種族瘋狂」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這一使命是由「社會主義教育」等承擔的。這一嘗試本身就標誌著內在的災難性的知識分子崩潰，即使在勉強承認種族立場的合法性之後，人們普遍斷言馬克思拒絕了「種族拜物教」。這是不言而喻的，否則他就得去敘利亞當老師——他所屬的地方。認識到這一點並消除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作為德國生活中敘利亞猶太人和外國植物的支持，是新德國工人運動的偉大使命，從而爭取參與德國未來領導的權利。就我們而言，我們並不否認截然不同的影響：景觀、氣候和政治傳統；但這一切都被血脈和血緣性格所忽視。這是為了重新獲得這個排名。

恢復健康血液的公正性也許是當今一個人可以承擔的最偉大的任務，同時這句話也證明了這樣的行為已成為生活的必需的身心悲傷狀態。這篇文章應該是對即將到來的20世紀偉大解放行動的貢獻。許多覺醒者的覺醒，以及反對者的覺醒，都是我們所期望的結果。我希望新興世界與舊勢力之間的衝突繼續擴大，

[18]

我們的夢想

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總是孕育著一些新的東西，一些熱血沸騰的東西，一些自豪的東西，直到我們站在實現對德國生活的嚮往的門檻上，直到所有跳動的泉水合而為一的時刻。德國北歐復興的偉大河流。

這是一個值得依靠和實現的夢想。這種經驗和這種生活，僅是對想像中的永恆的反映，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神秘使命的反映，我們被放置在這個世界中，以便成為我們現在的樣子。

慕尼黑，1931年10月。AR

如今，「神話」已經在德國人民的情感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不可逆轉的溝痕。不斷出現的新任務清楚地表明，一場決定性的精神和精神劇變正在發展成為一個歷史事件。寫什麼是一個奇怪的想法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現實。我希望許多其他事情將作為新的生活態度的進一步結果而體現。

羅馬教會宗教裁判所隆重地為這個「神話」編入了索引。這種無力的抗議將有助於作品的進一步分配。我在指數上的表現很好。

政治革命已經結束，但思想的轉變才剛開始。「20世紀的神話」現在正處於他們服務的最前線。

1934年5月，柏林。AR

20世紀的神話

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第一本書：

價值觀的鬥爭

只要我有自由，我就是國王。
腓特烈大帝。

[21]至[144]

一、種族和種族靈魂

今天，世界歷史必須被改寫的時代之一開始了。人類過去的舊形像已經褪色，活躍人物的輪廓似乎被記錄下來，他們的內在驅動力被誤解，他們的整個本質通常被完全誤解。一種年輕而古老的生活態度推動著創造，一種世界觀誕生，並開始以堅強的意志處理舊的形式、神聖的習俗和繼承的內容。不再是歷史上的，而是根本的。不是在某些特殊區域，而是在任何地方。不僅在頂部，而且在根部。

我們時代的標誌是：遠離無限的絕對。也就是說，應用一種超越一切可以體驗的有機價值，孤獨的「我」曾經為自己設定過這種價值，以便在所有人的靈魂之間實現超人的共性，無論是和平的還是

以武力實現。其中一個最終目標曾經是「世界的基督教化」以及透過基督徒的回歸獲得救贖。另一個目標似乎是人類的人性化。這兩個理想都被埋葬在血腥的混亂和世界大戰經驗的重生中，儘管現在其中一個和另一個都找到了更狂熱的牧師和追隨者。這些都是凝固的過程，不再是生命，相信

[22] 亂倫之路

死去的靈魂無法再從死裡甦醒。

人性、普世教會和脫離了血緣聯繫的自我誇大的自我對我們來說不再是絕對的價值觀，而是絕望的、在某些情況下完全脆弱的、無極性的自然掠奪的法規，有利於抽象。19世紀向達爾文主義和實證主義的逃亡是對權力理想的第一次偉大的、純粹野蠻的抗議，這些權力的理想已經變得缺乏生命和空氣，並且曾經從敘利亞和小亞細亞入侵我們，並準備了精神墮落。流淌在每一個真正的民族、每一種文化的血管裡的血紅色的現實生命之流，卻被基督教和人道主義所忽視，在空間中變得模糊；否則，血液就被去靈魂化為化學式，從而得到「解釋」。然而，今天，整整一代人開始懷疑，只有在血液法則仍然決定著人們的想法和行動的情況下，價值觀才能被創造和維持，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在潛意識層面，人在崇拜和生活中履行著血統的戒律，就像在夢中的睡眠中一樣，“洞察自然”，一個幸福的詞描述了自然與自然之間這種協議的本質。文化。直到文化在所有潛意識活動的實現中，成為意識和教導的內容，變得越來越理智，到了後期，它不再產生創造性的張力，而是製造不和諧。於是理性和理解就遠離了種族和物種脫離了血緣和性別的束縛，個體成為絕對的、缺乏想像力的心理形態的受害者，總是將自己更多地脫離與敵人血統混合的物種環境。然後人格、人民、種族、文化就會死於這種亂倫。沒有人能逃脫這場血腥的復仇，包括宗教

[23] 新的歷史觀

血統：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波斯人，也不是希臘人，也不是羅馬人。北歐將無法逃脫這種報復，除非它回頭並擺脫精神上空虛的二級結構和冷漠的絕對思想，並再次開始充滿信心地傾聽其自己的命脈和價值觀的溢出。

今天，當我們虔誠地承認血液與環境、血液與血液之間的衝突代表了我們所能觸及的最後一種現象時，一幅充滿聯繫的人類和地球歷史的新的多彩圖景開始顯現出來。授予搜尋和研究權。但這種認識立刻帶來了這樣的認識：血腥的戰鬥和生命事件的可疑神秘主義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而是以不同的方式代表同一件事。種族是靈魂的寓言，整個種族屬性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與忽視自然的冷漠價值觀無關或無關

織物崇拜者只看到時間和空間中正在發生的事情，而沒有將這一事件視為所有奧秘中最偉大和最後的奧秘。

因此，種族歷史既是自然史，也是靈魂神秘主義；但相反，血腥宗教的歷史是關於各國人民、他們的英雄和思想家、他們的發明家和藝術家的興衰的偉大世界敘事。

今天，歷史的目光可以比任何人以前敢想的更深入地探討過去。現在，所有民族的紀念碑都展現在我們面前，對人類藝術力量最古老證據的挖掘使我們能夠比較不同文化的驅動力，收集了從冰島到波利尼西亞的神話，瑪雅人的寶藏

[24] 揭開歷史

很大程度提升了。除此之外還有地質學，它現在能夠繪製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數萬年的地圖。

海底研究揭示了來自大西洋深處的堅硬熔岩塊，這些熔岩塊來自曾經突然下沉的山峰，在一次或多次可怕的災難降臨之前，這些山谷中曾經出現過文化。地球科學家為我們繪製了北美和歐洲之間的大陸塊，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格陵蘭和冰島看到其遺跡。另一方面，它們向我們表明，最北端的島嶼（新地島）顯示出舊的水線比現在的水線高出 100 多公尺；它們使得北極很可能發生了遷移，今天的北極普遍存在著更溫和的氣候。所有這一切都讓有關亞特蘭提斯的古老傳說在今天以新的面貌出現。這似乎並非完全不可能，在現在大西洋波濤洶湧、巨大冰山聳立的地方，曾經有一片繁榮的大陸從水中升起，一個富有創造力的種族在這片大陸上創造了龐大而影響深遠的文化，並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孩子們作為水手和...戰士被派往世界各地；但即使亞特蘭提斯假說被證明站不住腳，北歐史前文化中心也必須被接受。

長期以來，我們不得不放棄神話、藝術形式和宗教在所有民族中平等出現的信念。相反，許多傳說在人與人之間流傳以及在人群中建立的嚴格合理的證據表明，大多數基本神話都有一個非常特定的輻射點，它們的創造起源，甚至在其外在形式上

[25] 太陽神話的誕生

唯一：透過非常特定的環境顯得可以理解，因此即使在最古老的時代，種族和民族的大遷徙也成為必然。因此，太陽神話及其伴隨現象並不是作為一般發展階段在任何地方自動出現的，而是誕生在太陽的出現一定是最強烈的宇宙體驗的地方：在遙遠的北方。只有在那裡，太陽才能成為世界上生命更新、創造性原創內容直至靈魂核心的確定性。這就是為什麼舊的、今天被嘲笑的假設成為可能，即來自世界的北歐中心

我們稱之為創造，而不是假設大西洋大陸沉沒，亞特蘭提斯，曾經有成群的戰士以輻射的方式移民，成為北歐旅行癖的第一批見證人，這種癖好不斷地轉世，為了征服，形狀。這些亞特蘭提斯人乘坐天鵝船和龍船乘水路前往地中海、非洲；經由陸路經中亞到達庫查，甚至可能到達中國；北美洲大陸以南。

當阿胡拉·馬茲達對瑣羅亞斯德說：「你一年只能看到一次星星、月亮和太陽的落下和升起；居民們認為一天就是一年。」這是對波斯神的北歐故鄉的遙遠記憶。光，因為只有極地地區的晝夜才持續六個月，而只有這裡全年都是一日一夜。《摩訶婆羅多》告訴我們，印度英雄阿朱那在訪問須彌山期間，太陽和月亮每天都從左向右移動，這一想法從未被記錄下來。

[26] 穿越非洲的北歐移民

熱帶南部，因為太陽輪只沿著遙遠的北方地平線滾動。該請求還向印第安阿迪亞人發出：“願漫長的黑暗不要降臨到我們身上”，而阿格尼之光則被抱怨“在漫長的黑暗中停留太久”，這一切都可以歸因於深夜的北方之夜。

就像這些古老的雅利安-大西洋記憶一樣，有些邪教寓言、服裝和圖畫只能透過北歐起源來理解。我們在前王朝的埃及發現了帶有天鵝頸和三葉草的北歐船，但其划船者是後來好戰的亞摩利人的優等種族，賽斯已經承認他們是淺膚色和藍眼睛的。他們曾經作為緊密聯繫的狩獵部落穿越北非，並逐漸征服了整個國家，其中一些後來經敘利亞遷移到巴比倫。柏柏爾人，其中一些今天仍然是淺膚色，甚至是藍眼睛，他們並沒有回到後來的破壞活動，而是回到了古代大西洋-北歐的人類浪潮。例如，卡拜爾獵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純正的北歐血統（在君士坦丁地區，金髮碧眼的柏柏爾人佔10%，在 Djebel Scheshor 的人數更多）。古埃及人的統治階級比被統治的人民有明顯的優良特徵。這些「含米特人」可能已經是亞特蘭提斯人和黑人原住民的混合體。約西元前2400年西元前4世紀，出現了皮膚白皙、紅金髮和藍眼睛的浮雕，即鮑恩薩尼亞斯後來報道的「金髮利比亞人」。在底比斯的墳墓中，我們發現描繪了埃及的「四個種族」：亞洲人、黑人、利比亞人、埃及人。最後一個是紅色的，而利比亞人總是藍眼睛，

[27] 傳說中的原始故鄉

留著鬍鬚，皮膚白。森野廣告的墳墓呈現出純粹的北歐風格。第十八王朝，卡納克神廟霍倫赫布塔上的女人、梅迪內哈布神廟浮雕上的天鵝船人、「腓尼基」航海創始人查卡萊[Teukroi]。麥迪內-古羅布*墓穴中的人是皮膚白皙、頭髮金黃的人。最近在胡夫金字塔附近的馬斯塔巴斯（1927年）進行的挖掘中，發現了「梅雷斯-阿內赫公主和王后」（公元前2633-2564年）。

BC)顯示為金髮。傳說中的神話女王尼科特麗絲在所有傳說中也被認為是金髮女郎。

這些都是北非古老北歐傳統的種族紀念碑。

亞摩利人建立了耶路撒冷；他們在後來成為加利利的地方形成了北歐層，即耶穌曾經從中出現的「海登高」。然後他們找到了來自非利士人的增援，非利士人也將北歐船型翻譯到敘利亞，以斧頭和三葉草作為嚴厲的標誌，這在敘利亞以前是完全未知的。

北歐人種的起源地在哪裡可能仍不清楚。正如南亞特蘭提斯人擴展到非洲和南亞一樣，據說北亞特蘭提斯人將太陽神從歐洲帶到了北亞，一直到蘇美爾人，蘇美爾人曾經從冬天的那一天開始計算年份至日。冰島和蘇格蘭的最新研究解釋了早期石器時代移民的可能性，古愛爾蘭人理想的美麗是乳白色的皮膚和金色的頭髮。

*參閱 Herman Wirch：《人類的崛起》，耶拿 1928 年；還有 E. Dacque：“Erdzeitalter”，慕尼黑，1930 年。沃斯極大地促進了史前研究；只有未來才能決定他的觀點是否會實現。

[28] 《世界史的意義》

頭髮，後來被深色圓頭種族的前進所抹去。儘管很多事情可能都非常值得懷疑，但只有未來的研究才能確定最古老的崇拜符號、石器時代的第一批岩石圖畫是否也是前王朝埃及線性文字的基礎，以及地球上的其他文字是否是埃及文字的基礎。以這種“大西洋”象徵作為其原始來源可以追溯到，但這項研究的結果無法改變一個偉大的事實，即“世界歷史的意義”從北方輻射到整個地球，由一個藍眼睛，金髮種族，在幾次大浪中形成了世界的精神面貌，並且仍然決定了它必須滅亡的地方。我們稱這些遷徙時期為：亞特蘭提斯人穿越北非的傳奇遷徙；雅利安人遷移到波斯-印度，接著是多里安人、馬其頓人、拉丁人；日耳曼移民的列車；日耳曼西方對世界的殖民化。

當第一波北歐血脈席捲印度高山時，它已經越過許多敵對陌生的種族。彷彿不知不覺中，「印地安人」們將自己與眼前出現的奇怪、黑暗的事物分開了。種姓秩序就是這種自然防禦的結果：瓦爾納意味著種姓，但瓦爾納也意味著膚色。輕盈的阿里亞斯有意識地與有形的外表聯繫起來，在征服者自己和印度斯坦的黑褐色人物之間創造了一條鴻溝。在這種血與血的分離之後，雅利安人創造了一幅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當今任何哲學都無法超越的世界圖景，即使是在與不斷入侵的思想長期對抗之後。

[29] 印度的命運線

低等種族原住民。期間例如B. 插入《吠陀經》和《奧義書》的英雄歌曲之間，是傳播和傳播的同義詞。

同時與魔法和低狂喜作鬥爭。祭祀生物召喚神靈和神靈，開始吞噬自己。祭司揮舞祭勺、堆放祭木也屈服於這些神奇的想法。每一次抓握、每一個動作都有著神祕的「意義」。正如杜森所指出的，儀式時間介於神話時代和哲學時代之間。祈禱，原本只是一種強烈的情感提升（真正的婆羅門），變成了一種強迫神靈或惡魔的神奇行為，在這個停滯的過程中，阿特曼教義輝煌地出現了。它並不是一種完全無法解釋的「心理發展行為」（杜森也沒有試圖做出解釋），而是表現為雅利安精神的守衛，反對非雅利安被征服民族的迷信和魔法觀點。當人們能夠確定精神自我的內在價值的偉大教義沒有任何魔法或惡魔的影響從王室傳播並始於武士種姓時，這種觀點就變得確定無疑。儘管婆羅門後來成為了世界靈魂與個人靈魂本質平等新思想的導師，但他們仍然無法掩蓋新教義的真正起源，因此出現了阿闍世王所教導的情況。婆羅門Gargya Balaki、戰神Sanatkumara、婆羅門Narada、國王Pravahana Jaivali 向婆羅門Aruni 教授阿特曼。由於這種貴族自決，一元魔法祭祀制度越來越消失，直到後來印度查特里亞人種族衰退時才再次傳開。

[30] 種姓觀念的扭曲

作為天生的領主，印度人感到自己的靈魂擴展到充滿整個宇宙的生命氣息中，相反，他也將在自己懷中運轉的世界氣息體驗為自己。奇異的、豐富的、幾乎賦予一切的自然並不足以迫使他從這種形而上的深化中退縮。即使對於那些遠離塵世的思想家來說，奧義書的老老師仍然要求積極的生活作為不可避免的先決條件，但在進入靈魂宇宙的流浪者面前，這種從色彩的旅程越來越消失。知識的白光導致了用理性戰勝自然的最宏偉的嘗試。毫無疑問，許多印度人作為個人和貴族，在這個世界上成功地征服了世界。但後來人類只剩下教義，不再是其種族和生活的先決條件。很快地人們就不再理解瓦爾納的豐富多彩和血腥的含義，今天，瓦爾納作為一種技術專業分類，代表了對世界法院最明智思想的最可怕的嘲笑。已故的印第安人不知道血緣、自我和一切，但只知道最後兩個事實。並因試圖單獨審視自我而死亡。這是一種種族恥辱，其產物如今就像恆河水中的可憐混蛋，乞求治癒他們殘缺的生存。

印度一元論者在「克服」觀念極性「我」透過理性都讚成一方之後，也試圖摧毀導致雙方的對立面，透過自然來侵犯自由，透過自由來侵犯自然。因此，他傾向於將種族和個性視為最高概念，而不是真正存在的。

[31] 印度的終結

因此，印度唯靈論一元論者將自然視為不真實的東西，視為一場惡夢。對他來說，唯一真實的東西是世界靈魂（婆羅門）在個體靈魂（阿特曼）中的永恆回歸。隨著我們遠離大自然，先前清晰的種族觀念也變得越來越波動。因此，教條哲學知識使本能脫離了它的土壤。如果世界靈魂是唯一存在的東西，而阿特曼是其存在的一部分，那麼同時人格的觀念就會消失。無形的全一得以實現。

如此一來，印度就不再再有創意了；它凝固了，庫德拉人的外來黑暗血統現在被視為阿特曼的平等載體，滲透並摧毀了種姓作為一個種族的原始概念，私生化開始了。當地人對蛇和陽具的崇拜開始激增，百臂西瓦的象徵性表達被塑膠化，一種可怕的混蛋藝術像叢林中的爬行動物一樣出現。只有在宮廷裡，古老的英雄歌曲才綻放得晚，迦梨陀娑和其他大多不為人知的偉大詩人的歌詞才能被聽到。

坎卡拉試圖重塑印度哲學。免費；由於呼吸過多，種族身體的血管破裂，雅利安-印第安人的血液流出，滲透，只在某些地方施肥吸收它的古印度黑暗土壤，只留下一個生命的哲學技術繁殖團，其後來的瘋狂歪曲將摧毀當今主導的印度教生活。

我們不想不寬容地斷言印第安人首先考慮的是他的種族，其次才是他的種族人格被放棄了，反之亦然，這裡有一個形而上的過程，這個過程在於克服一般二元現象的熱切願望。

[32] 查拉圖斯特拉的宗教創作

同時也取消了最後一個極性的相互依賴的子階段。

從外部來看，在印度，偉大的阿特曼-婆羅門平等的哲學實現先於種族衰退。在其他國家，這並不是源自於哲學觀念的建立，而是兩個或多個對立種族之間純粹的物理、持續混合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能力並沒有增加或互補，而是相反。互相消滅。

從六世紀開始，伊朗經歷了雅利安波斯人的擴張。在阿沙瑪的領導下，他們成長為一位重要的宗教導師，印歐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斯皮塔瑪（查拉圖斯特拉）。出於對雅利安少數民族命運的關心，他也提出了一個直到現在才在北歐西部重新出現的想法：種族保護的想法、家庭婚姻的需求。但由於統治的雅利安上層階級生活分散，查拉圖斯特拉超越了這些要求，建立了一個與世界觀綁定的意識形態共同體。阿胡拉·馬茲達，永恆的光明之神，成長為一個宇宙理念，雅利安教的神聖保護者。他沒有房子（正如東方對其神靈和羅馬的要求一樣，他就是“神聖智慧”，完美和不朽本身。他以敵人的身份面對黑暗的Angromanyiu，並與他爭奪世界統治權。這裡是一個真正的北歐人-《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雅利安思想現在開始了：在這場鬥爭中，人類應該站在阿胡拉·馬茲達一邊戰鬥（就像英赫拉人在瓦爾哈拉為奧丁所做的那樣，對抗芬里斯狼和米德加德蛇）。所以他不應該退回到世俗的沉思中禁慾主義失敗了，但感覺自己是一個為所有創造力而奮鬥的保護世界思想的承載者。

[33] 波斯人的救世主觀念

喚醒並鋼鐵人類的靈魂。因此，人總是為至高者服務，無論他是思想家還是從沙漠中獲取肥力。無論他走到哪裡，他都會服務，當他播種和收穫時，當他證明自己的忠誠時，每次握手都意味著不可侵犯的話語時，他堅持創造性的原則。正如《聖經》中莊嚴而莊嚴地說的那樣：“播種穀物的人播種了聖潔。”

但邪惡和誘惑卻潛伏在苦苦掙扎的食堂周圍。為了能夠成功地應對這一點，查拉圖斯特拉訴諸雅利安血統：這迫使每個波斯人侍奉光明之神。人死後，善惡永遠分離。在一場激烈的鬥爭中，阿胡拉·馬茲達擊敗了安格羅梅尼烏並建立了他的和平王國。

波斯人曾經從這首偉大的宗教詩中汲取力量。然而，儘管做出了這一英勇的嘗試，但當雅利安血統不可避免地融入亞洲、偉大的波斯帝國衰落時，查拉圖斯特拉的精神和他的神話繼續影響著整個世界。猶太教從安格羅邁紐（Angromayniu）創造了撒旦，並從波斯人的自然種族保護中培育出混合種族的整個人工系統，並結合了強制性（儘管純粹是猶太教）宗教法；基督教會從世界和平王子曹什安克那裡盜用了波斯人的救世主觀念，即使它被猶太教的彌賽亞觀念扭曲了。今天，在歐洲的中心和北部，曾經存在於查拉圖斯特拉中的同一個種族靈魂正在以神話的力量覺醒，以提高意識。

北歐心態和北歐種族繁殖是今天反對敘利亞摩根拉德的口號，敘利亞摩根拉德以猶太教和多種形式的無種族普世主義的形式在歐洲站穩了腳跟。

[34] 希臘的拉森坎普夫

波斯習俗成為閃族-東方下層階級部落的移植物。隨著商人種族的經濟和金錢獲得更多的物質影響力以及他們的代表最終獲得權力和崇高榮譽，它被瓦解了。結果，氏族榮譽被瓦解，種族的「平等」以必要的私生化形式發生……

一位波斯國王曾在貝希斯敦的岩壁上刻下這樣的文字：「我，大流士，偉大的國王，萬王之王，雅利安人的血統……」今天，波斯驢夫毫無靈魂地經過這堵牆：這是一個標誌成千上萬的那個

人格與種族一起誕生，也與種族一起消亡。

2.

北歐人類的夢想在希臘被夢想得最為美麗。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來自多瑙河谷，並疊加了新的富有創造力的土著居民、前雅利安人和一元移民。亞該亞人的古代邁錫尼文化本質上已經主要是北歐文化。後來，多立克部落再次襲擊了外來種族原住民的岩石，奴役了被征服的種族，並帶來了傳說中的腓尼基-閃族國王米諾斯的統治，他透過他的海盜艦隊，在此之前統治了後來被稱為「地球」的地球。希臘。作為粗暴的領主和戰士，希臘部落清理了破敗的土地

在近東商人與被征服者的窮人一起生活的生活方式中，一種無與倫比的創造精神創造了石頭傳說，迫使自己有時間創作和歌唱永恆的英雄故事。真正的貴族體質阻止了血統的混合。北歐軍隊在戰爭中逐漸衰弱，但由於新移民的加入而加強。這

[35] 荷馬式的宗教信仰

多里安人，然後是馬其頓人，保護了富有創造力的金髮血統。直到這些部落耗盡，近東的絕大多數人透過一千個管道滲透進來，毒害了希臘，並取代了希臘人，誕生了後來被削弱的黎凡特人，其名字與希臘人相同。希臘人已經永遠離開了地球，只有死去的石像，只有少數個體，仍然見證著曾經創造帕拉斯·雅典娜和阿波羅的最偉大的種族靈魂。

北歐人對一切魔法的不偏不倚的拒絕，在希臘仍鮮為人知的宗教價值觀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和淋漓盡致。當研究人員談論希臘人的宗教方面時，他們只認為那些時期值得詳細考慮，當時希臘人已經分裂，自相矛盾，在自己物種的價值觀和外來物種的價值觀之間來回搖擺。心理態度。另一方面，在這個問題之前的荷馬時期的信任威嚴是一個最真誠的宗教信仰的時代，內部衰落的19世紀對此不再有任何真正的理解，因為當時的金銀時代還沒有真正的理解。按“問題”劃分。阿波羅、帕拉斯·雅典娜和天父宙斯的發光人物是最真誠、最虔誠的標誌。金髮男子[Chrysokomos，阿波羅]是一切高貴和快樂的守護者和保護者，秩序的保護者，靈魂力量和諧的老師，藝術尺度。阿波羅是黎明升起的光芒，同時也是內在視覺的保護者和視覺天賦的調解者。

他是歌神和有節奏的動人之神，但不是狂喜的舞蹈之神。
天鵝，來自北方，為神所神聖，是光明、威嚴的象徵；以南方為基礎

[36] 眾神之戰

這棵棕櫚樹是獻給他的。德爾菲神殿上刻著「沒有太多」和「認識你自己」這兩個荷馬-阿波羅的信條。

阿波羅旁邊矗立著帕拉斯·雅典娜，她是宙斯頭上發出的賜予生命的閃電的象徵，是雷神藍眼睛的女兒，是智慧、頭腦冷靜的少女，是海倫人民的守護者，也是他們的忠實保護者。鬥爭。

這些高度虔誠的希臘靈魂創作展現了北歐人直率的內在、依然純潔的生活；從最高意義上來說，它們是宗教懺悔，是對自己同類以及對友善的天才天真的神靈的信任的表達。人類。艾爾文·羅德*說：「荷馬既沒有表現出爭論性，也沒有表現出教條主義。」他用這句話描述了每一種真正的雅利安宗教情感的本質。這位希臘自然的深刻鑑賞家接著說：“荷馬對不祥的預感甚至欣喜若狂的事物都沒有什麼興趣，而且根本沒有自己的傾向。”這是最優秀的品種中最神秘的直接性，它迴響在《伊利亞德》的每一節真正的詩句中，並在希臘所有的神廟中迴響。但在這個創造下，佩拉斯吉、腓尼基、阿爾卑斯以及後來的敘利亞價值觀得以生存和發揮作用。根據

這些種族的力量使他們的神得以進步。希臘諸神是光明和天堂的英雄，而近東非雅利安人的諸神都具有泥土特徵。德墨忒爾、赫耳墨斯等都是這些種族靈魂的重要產物。如果說帕拉斯·雅典娜是為生存而奮鬥的戰士保護者，那麼佩拉斯吉安·阿瑞斯就是浸透鮮血的怪物；如果阿波羅是豎琴和歌唱之神，那麼狄俄尼索斯也是（至少是他的。）非雅利安人方面狂喜之神，釋放的梅納德主義的慾望。

*「精神」。

[37] 希臘的解讀

我們現在已經有意識地與對希臘的解釋進行了兩百年的鬥爭。從溫克爾曼到德國古典音樂，再到普雷勒和沃斯，對明亮、國際化和生動的崇拜一直在延續，儘管這條研究路線繼續下降，其曲線變得越來越平坦。思想家和藝術家很快就成為脫離血緣和土壤的個體；人們試圖只從自我、從「心理學」來「解釋」或批評阿提卡的悲劇；人們只能從形式美學的角度來理解荷馬，而希臘化晚期的理性主義不得不祝福一種不流血的、教授式的、厚厚的日常寫作。另一種浪漫主義潮流則沉浸在《伊利亞德》結尾葬禮儀式中出現的心理暗流中，或者埃斯庫羅斯透過《厄裡涅斯》的作品中出現的心理暗流中，並滲透到冥界反面的靈魂中。奧林匹亞宙斯的諸神，受到死亡及其謎語的崇拜，從以得墨忒耳為首的母神開始，最後在死神狄俄尼索斯身上找到表達。韋爾克、羅德和尼采在此特別指出，「大地之母」是垂死生命的無形載體，湧回她的子宮。帶著崇敬的顫抖，偉大的德國浪漫主義感受到天上明亮的眾神面前的面紗是多麼的黑暗，並深深地陷入本能的、無形的、惡魔般的、性的、狂喜的、隱秘的母親崇拜中。但所有這些仍然被描述為希臘語。

這就是考慮與考慮的不同之處。不管希臘部落吸收了身體和精神上的外星人這一事實，真正的探索者感興趣的並不是這種通常是人造的合金，而是主要是毫無疑問占主導地位的材料的内容和形式。

[38] 種族心理劇

如果例如B. 雅各·布爾卡特(B. Jakob Burckardt)說：「他們（希臘人）所做的和遭受的痛苦，他們自由地所做和遭受的痛苦，與所有以前的民族不同。他們顯得原創、自發和有意識，而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種遲鈍的強迫」*，他以精神之光照射到希臘人的最深處。後來他也把希臘人稱為雅利安人，提到其他民族和部落，但他自己發現了種族心理法則這一事實對他來說不再是顯而易見的。他將 5 世紀或 4 世紀的「希臘人」描述為「整體」，描述了種族、靈魂和諸神的戲劇性戰鬥，但迷失在他們所有特性的混合中；最終，儘管有一千個正確的事實、線索和預感，希臘人的個性還是被抹去了。古希臘人的這種內心自由其實是在對抗沉悶的中東，這場整個民族的偉大戲劇也許激發了最偉大的成就，但也讓希臘人比大多數人更不快樂。

如果後來從另一個方面來解釋希臘歷史上的這種矛盾，那麼核心就沒有在這裡被穿透。

戈爾斯（正如鮑姆勒所證明的那樣）是第一個有意識地將世界歷史極性追溯到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緊張關係的人，而巴霍芬則是這一想法的偉大典範和典範，他今天正在慶祝它的復活。當所有的形式和形狀都溶解時。

母親、夜晚、大地和死者，這些是浪漫直覺研究發現的所謂「古希臘」生活的基礎元素

*希臘文化史，第1卷，第11頁。

[39] 母親的權利

揭示。從伊特魯裡亞到克里特島，再深入小亞細亞，母權制在習俗和法律中以多種形式盛行，甚至在男性暴政中也是如此。

根據神話報道，其後果包括亞馬遜和異族主義，但也包括對死者的詩意紀念和與大地神靈相關的神秘事物。母親們的出現，每一位都是神秘而偉大的大地母親的代表，她們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即使只有一位母親被謀殺，這個大地本身也會以嗜血的厄裡涅斯的形式升起；直到兇手的血流淌並被大地吸收作為贖罪，它們才會停止。沒有人對一位母親的對錯進行研究；價值本身由每一位母親代表，並要求其完全不可侵犯。女兒從母親那裡繼承了確保她獨立的財產、她的名字、塵世的權利，因此，女人似乎是物質不朽的化身，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本質上無形的物質的堅不可摧的寓言。這就是歌詞作者、克里特島人（他們是唯一使用「祖國」這個詞的人）的想法，這就是「希臘」島嶼的想法，這就是早期雅典本身的想法，直到北歐忒修斯擊敗了亞馬遜人。城門不再是母親，而是無母無子的處女帕拉斯·雅典娜，她是宙斯的女兒。

就世界歷史而言，第一次有利於北歐本質的種族價值之間的重大決戰是在希臘的土地上進行的。從白晝開始，從生命開始，人類開始接近生命，從光和天堂的法則，從天父的精神和意志，一切都出現了，我們稱希臘文化為我們自己的古代最偉大的遺產。這是

[40] 巴霍芬錯誤

因此，母親的權利及其所有後果並不是“不受任何種族血緣關係的限制”，新的光明系統只是“發展的後期階段”，婦女和她的統治“代表了最初的東西” [Bachofen]。這是一個偉大的誤解，許多已經被正確看到的事物掩蓋了所有其他的見解，無論多深，並導致對希臘和羅馬古代的整個靈魂發展的誤解。但隨之而來的是最內在的所有的靈魂鬥爭和後來的西日耳曼文化的所有精神鬥爭。因為無論晚期羅馬、基督教、埃及或猶太教的想法和價值觀可能已經滲透到日耳曼人民的靈魂中，

事實上，在某些地方它甚至摧毀了它：如果歷史是對性格的解釋，是一個人而努力塑造自己的過程中的表現，那麼我們就必須將日耳曼價值觀與所有其他價值觀區分開來，如果我們不想拋棄自己。然而，可恥的是，一方面，隨著全基督教和後來的人文主義態度的出現，這一歷史任務越來越被推到了幕後，而所謂的“將軍”的教條則被推到了幕後。“人類發展”被推到了前台。一種抽象的思想，以各種方式籠罩著，開始根除生命；因此，德國浪漫主義的反應是良性的，就像長期乾旱後的降雨一樣。但特別是在我們各個領域都存在大規模國際主義的時代，重要的是要追蹤這種與物種相關的羅馬式，追溯到其種族核心，並將其從仍然依附於它的某些神經狂喜中解放出來。條頓人、日耳曼人並不是在牧師或學者發明的模糊目標的基礎上「進化」的，而是他們要麼聲稱自己是

[41]抽象的“發展論”

分解或征服。有了這種洞察力，地球種族、民族和文化的整個歷史的面貌正在改變。愛琴海周圍的前希臘民族也沒有從對神的冥府信仰「進化」到對宙斯-阿波爾的太陽天崇拜，而是陷入了長期的戰爭之中，例如，戰爭。T. 政治主題，例如有些人在精神上也被同化了，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等待北歐希臘人的軟弱時刻，以便重申他們的舊權利，從而重申他們的舊神。氣候、地理或其他環境影響在這裡都不被視為最終解釋；因為荷馬的太陽以前也照耀過伊西斯和阿芙羅狄蒂的崇拜者。當希臘滅亡之後，它也照耀在同一片土地上。

希臘人的北歐部落在遷入後來的家園之前並不承認女性統治是“發展的第一階段”，而是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遵循父親的誡命。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希臘諸神沒有與佩拉斯吉亞-克里特島-伊特魯裡亞-原始利比亞-埃及人建立密切的友誼，也不會讓他們身上認出自己，就像他們後來在希臘人中發現自己的赫利俄斯或赫拉克勒斯一樣。印度諸神。另一方面，希臘神話則充滿了鬥爭和克服。希臘人透過傑農斯的舉動打破了亞馬遜在利姆諾斯島的血腥統治；他們讓貝洛羅豐在歌詞中動搖了這個規則；在達那伊德的血婚中，他們展示了宙斯和偉大的調解者兼救世主赫拉克勒斯戰勝了地球和地獄的大地黑暗力量。與北歐日耳曼神話相反，希臘神話是如此豐富和複雜[但在所有的台詞中，光明戰勝了

[42] 近東神奇生物

夜晚，始終如此典型），因為日耳曼諸神與其他種族的神系統進行的類似戰鬥較少。這就是為什麼《伊利亞德》是一首光明、生命戰勝黑暗和死亡的偉大勝利之歌。

荷馬意識到，死亡和生命並不是對立的，相反，它們是相互依存的（正如歌德再次承認的那樣）。生和死是對立的，但兩者都構成了生命。對這一點的認識

內部法律必要性也意味著承認非人格莫伊拉的統治：忒提斯預見到她兒子的結局，但沒有要求宙斯延長他的生命，因為她知道他所體現的天堂也受到宇宙法則的約束，其象徵是命運的天平。

莫伊里安人（也可參見日耳曼諸神世界的諾恩人）是女性，因為非人格化的力量獨自統治著女性，她是無意志的、植物般的法律承載者。

這裡再次揭示了北歐的價值觀：阿波羅作為「原始惡魔的毀滅者」[埃斯庫羅斯] d·h 作為原始北歐神奇生物的毀滅者。當利西亞人格勞庫斯（Lycian Glaucus）詢問狄俄墨得斯（Diomedes）的性別時，若有所思地告訴他，就像樹上的葉子代表人類的家庭一樣，前希臘人的無形和無個性的概念在這裡脫穎而出，儘管阿波羅太陽崇拜是也介紹了莉西亞。然而，在希臘悲劇中，希臘正處於動搖其存在的最嚴峻的戰爭之中，希臘人再次被迫與古老的冥府原始力量達成協議。荷馬的光明、專橫的勝利不再發生這種情況，

[43] 父權的勝利

不，任何死去的人都應該被哀悼
有一天，然後用一顆堅硬的心埋葬，

而是以兩種世界觀之間最激烈的鬥爭的形式表達
不同種族的靈魂。

埃里菲勒為了一條項鍊背叛了她的丈夫，他的兒子為他報了仇，殺死了他的母親。前希臘法律並沒有詢問母親的罪孽，而是大地本身作為她流血的復仇者而崛起，厄裡涅斯使阿爾克邁翁發瘋。當他發現一個新出現的島嶼時，只有阿波羅建議踏上地球上一個在弑母時仍然看不見的地方才拯救了他。。。

種族靈魂的戰鬥在《奧瑞斯提亞》中被設計得最為宏大；在這裡，新舊勢力以最明亮的意識相互對峙，這使得這部作品成為永恆的寓言*。近東的舊法，關於Chtonian母性的法律，並不詢問克呂泰納斯特拉的是非，而是派遣他憤怒的僕人去對殺害母親的兇手進行血腥復仇。但新北歐精神的保護者站在奧瑞斯忒斯面前，保護他被謀殺的父親的復仇者。“她與她所殺的人沒有血緣關係，”厄林妮們喊道，“哦，新神，作為法律和古老的法律，你把她從我手中奪走。”阿波羅將她視為“新”的化身：“母親不是孩子的見證人。是父親生下……”宙斯的女兒雅典娜解釋說：“我用我所有的力量讚美一切男性。心。”但雅典娜（和阿波羅）慷慨地向被征服者伸出援手

*Baeumler（Bachofen的新出版商）做得非常好。[《東方與西方的神話》，慕尼黑，1926年。]

[44] 酒神慶典

強權伸出和解之手，向被平息的人許諾，「在沒有陽光的深處
「夜」的居住能力也受到男人的尊重：

“但我時刻準備著勇敢的榮耀之戰，直到全世界都以最高榮譽擁
護我的勝利之城，我才會休息。”

因此，埃斯庫羅斯的結論與荷馬一樣有力、有意識。

光之阿波羅在克服了諸神的冥界後的寬宏大量，導致了他們的地下生活，並被阿波羅所改變。而在希臘人和原住民的種族混合之後，無論是地底元素還是天體元素，後來都沒有純粹地出現，而是在酒神習俗中互相消滅了。雖然狄俄尼索斯也代表了父親的權利，但他成為了死神（安提戈涅也引用了他），他失去了阿波羅的清晰、堅強的性格，變得女性化和醉酒，最終陷入了惡魔般的、梅納德般的、陷入了夜晚。供奉這個神魔的動物是黑暗的，眾神出生在洞穴中，只有在晚上他們才會表達敬意。所有酒神進入希臘生活時都是在種族和精神上陌生的。如果也許也是古老的，後來成為最強烈的寓言純粹的心理衰退伴隨著他。在火把搖曳的光芒下，在金屬鈸的轟鳴聲中，在手鼓和笛子的伴奏下，慶祝狄俄尼索斯的人們聚集在一起跳起了旋轉的圓舞。「大多數是女性在這些旋轉的舞蹈中搖擺直到精疲力盡：她們穿著‘bassar’，即用狐皮縫製的長長的長袍。

。頭髮狂亂地飄揚，
薩巴齊奧斯神聖的蛇手牽著手，揮舞著匕首……因此，它們狂暴至極點，陷入“神聖的瘋狂”

[45] 《痴迷的宗教》

它們撲向被選為祭品的動物，抓住並撕碎它們捕獲的獵物，並用牙齒撕下血淋淋的肉，然後生吃。」*

這些習俗在一切事物和每個人中都與希臘人完全相反，它們代表了整個地中海東部盛行的「佔有宗教」[弗羅貝尼烏斯]，由非洲-近東種族和種族混合所攜帶。從被附身的掃羅王到狄俄尼索斯的塵世陶醉（他畢竟是被希臘人提煉的），再到後來伊斯蘭教的舞蹈托鉢僧，只有一條線貫穿其中。

陰莖成為晚期「希臘」世界觀的象徵。因此，我們在藝術和生活中發現的與這個符號相關的不是希臘的東西，而是反希臘的中東**。

在宏偉的希臘文化統治下，近東及其眾神在各地發揮作用。

因此，被雅典娜推回的古代大地神波塞冬：「他以蛇的形式生活在她神殿的地下；他是衛城的城堡蛇，每個月都用蜂蜜蛋糕餵牠」（保利·維索瓦）。佩拉斯吉亞蟒龍也埋葬在德爾菲的阿波羅神廟下（阿波羅殺死這條龍的行為每八年再次展示一次），狄俄尼索斯的埋葬地也在那裡。然而，北歐忒修斯並沒有到處捕殺近東的野獸；當雅利安血統最初衰弱時，外來怪物一次次崛起

也就是近東混血兒和東方人的體格強健。
這個見解是這樣的

*羅德，《普賽克》，第 301 頁。

** 博士推薦對此進行一項有價值的研究。K. Kynast：《阿波羅與狄俄尼索斯》，慕尼黑，1927 年。

[46] 賈森斯·亞馬遜坎普夫

對於評估整個神話史和世界歷史至關重要，在這裡調查種族靈魂的巨大對比已經是適當的，在這種對比中，北歐日神光明原則（品達談到“金發達納人”）的勝利是在哪裡？這只是暫時的，古老的力量崛起並出現了許多混合形式。這種精神上的私生化自然最明顯地發生在征服的希臘層非常薄弱並且無法充分防禦自己以對抗無數的地獄性質的承載者的地方：在小亞細亞，一些島嶼和科爾基斯。偉大而持久的戰鬥當然被壓縮在《塞奇》和《米爾胡斯》中：在阿波羅尼德·伊阿宋的阿爾戈探險隊中。傳說中，阿爾戈英雄乘著北風航行，清楚地提醒人們阿波羅的北歐起源；一年一度的許願禮物來自北方；光明英雄被期待來自北方。

無論賈森派（Jasonites），可以說是希臘維京人，他們所到之處，都面臨著黑暗的Chtonian諸神、亞馬遜統治和最感性的生活觀。亞馬遜主義的解釋是，漫遊的戰隊經常長時間離開他們的休息地或家園，因此留下來的婦女不得不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生活，並且可能還必須武裝自己以抵禦襲擊。大多數時候，這些男人最終會帶著陌生的女人回家。如果他們真的回來的話，這可能導致男性謀殺案的突然爆發；例如，萊姆納婦女報告的這一行為在整個希臘引起了共鳴，被認為是最可怕的犯罪行為，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被報道為令人恐懼。這群因禁慾而瘋狂的女人，現在一屈服就陷入了困境。

[47] 婚姻的建立

不受約束的異性主義，一種總是在阿波羅原則不再占主導地位的地方突破的生活方式，儘管它最初在獲勝時受到內部歡迎，因為它為道德的穩定奠定了第一個真正的基礎，後來舊有的本能與之對抗再次出現時感到憤怒。

所以伊阿宋是由萊姆尼亞人希普西皮勒（Hypsipyle）所懷的，所以他加入了美狄亞，建立了反對亞馬遜人和異性主義的聯姻。透過婚姻的建立，女性、母親在北歐阿波羅原則中獲得了新的、光榮的地位，德米特崇拜的高貴、富有成果的一面出現了（比較伊希斯轉變為日耳曼人民的上帝之母）；但當阿波羅，即希臘人，無法宣稱自己是統治者時，一切都消失了。

同一伊阿宋的故事闡明了鬥爭的這一面，他在深受腓尼基影響的科林斯對婚姻不忠。講述厭惡女性的赫拉克勒斯擊敗了所有亞馬遜人，漫遊整個北非直至大西洋，卻在利比亞翁法勒河前沉沒。

因此，阿波羅尼德派在東方也無法堅持下去，妥協的方案被稱為「酒神」宗教。因此，聰明的伊阿宋肩上掛著一隻豹子，以標誌著酒神對阿波羅的削弱。阿波羅強調光明的陽剛氣質與樸實的、hetaera 般的狂喜結合在一起。狄俄尼索斯的無盡性滿足法則意味著希臘人和近東所有部落和品種的人之間不受限制的種族混合。原本對男性充滿敵意的亞馬遜人，以瑪納迪什女巫的身份出現，阿波羅婚姻原則再次被打破，由於薩巴齊奧的本質完全以女性為中心，男性性別也接近分解，因此男性附於

[48] 色狼 - 一個種族人物

只能穿著女性服裝參加酒神節。狄俄尼索斯的私生主義從近東的種族混合體中再次傳播到西方並統治了整個地中海。值得注意的是，在羅馬，酒神節在罪犯中尤其盛行。186年左右，在長期容忍所謂的宗教崇拜之後，元老院被迫嚴格迫害酒神聚會。大約 7,000 名偽造者、欺詐者和陰謀者被驅逐或處決。只有在希臘本土，秩序混亂的光明阿波羅原則仍然存在。

在希臘繪畫中，狄俄尼索斯有著希臘人的形象，但女性化，生活在近東薩特的環境中，這些薩特隨後以世界崩潰的尖叫怪誕的形式出現在墳墓上。巴霍芬正確地指出，阿波羅顯然已經勝利地入侵了亞洲，但他以狄俄尼索斯的身份回歸了。但他和所有其他思想家忽略了一個事實。儘管進行了多次智力嘗試，宙斯-阿波爾代表了北歐-希臘血統中精神意志的一面，就像赫塔拉式的生活方式是非-的表達一樣。北歐近東和北非種族群體。神話和價值觀的混合同時也是血統的私生化，希臘人民的許多傳說就是這場不同血統的靈魂之戰的視覺表現。

這個近東非洲黑社會最有意識地是由一位歷史上證實的人物：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撫養長大的。據傳說，他曾遊歷巴比倫和印度；他自己被稱為佩拉斯吉安人，尤其在小亞細亞實踐了他的神秘智慧，那裡所有的「神秘女性」都高興地加入了。他無法在希臘本土站穩腳跟，像亞里斯多德和希臘人這樣的偉大希臘人

[49] 畢達哥拉斯與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甚至對他做出了貶義的評論，因為他們顯然不喜歡他的神秘數字。亞里斯多德說畢達哥拉斯的名聲建立在盜用他人智慧財產權的基礎上，這也是赫拉克利特的觀點，因為他指出畢達哥拉斯從許多著作中編造了「虛假的藝術和大量的知識」。這位希臘聖人補充說：「但是知識太豐富，就無法傳授精神。」*因此畢達哥拉斯搬到了西方，意大利南部（古代魯道夫·施泰納和安妮·貝贊特）擴大了他的神秘學校，招募了女祭司，並被認為是整個非洲圈子裡，埃及卡波克拉底的性別集體主義「神秘」教義傳給了他，他是智者中的智者。民主世界主義再次宣佈人人平等，並將商品和婦女的共同體作為目標，儘管這一切曾經是這樣的

當阿波羅與這種對他懷有敵意的生命形式進行戰鬥時，這是非北歐地中海思想的起點。在這一點上，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諸如「人類發展的終結將恢復最早的動物狀況」**之類的說法是怪誕的。

*即使畢達哥拉斯不是絕對的近東人，他本質上仍然是一個有趣的混合品種。他的演講一開始就強調，他不會容忍任何與他相矛盾的觀點（看看這與狂熱的不寬容的保羅的相似之處），因此，他向荷馬口述了地獄中最可怕的懲罰，這是相當重要的。這樣做的藉口是荷馬對神不夠尊重，實際上是因為希臘的精神創造者太真實、太偉大，因此被視為活生生的恥辱。每個時代都有類似的案例（見海涅-伯爾尼與歌德）。

** 巴霍芬：「母親的權利」。

[50] 希臘設計的兩個層次

代表著誤導性，尤其是因為畢達哥拉斯文化引導回「前希臘人民及其文化」的知識有時會在一瞬間出現，只是再次被用來說希臘主義已經「逃離」了希臘的本質（就好像它永遠會在其中一樣）被無可救藥地掩蓋。

希臘人的整個戲劇性的生活方式發生在兩個層面上：一方面，一種基本的發展是相當有機地發生的：從自然的象徵意義開始，加冕了光明和天空之神，最終在宙斯身上達到頂峰，宙斯是眾神之父。神仙；從這個神話藝術階段到這些精神智慧的戲劇藝術懺悔，再到柏拉圖的觀念論，也就是已經神話形成的哲學知識。然而，這整個的發展是在不斷地與其他與其他血統相連的神話和知識體系進行鬥爭，其中一些被提煉並融入了希臘人，但最終的結果來自四面八方，來自尼羅河的沼澤，來自尼羅河的沼澤。小亞細亞的水域，從利比亞的沙漠升起，與希臘人的北歐形像一起，也分解、偽造和摧毀了他的內在存在。

但這並不意味著有機整體中自然緊張的發展或釋放，而是敵對種族靈魂之間的戲劇性鬥爭，今天，當我們敏銳地關注希臘文化的勝利和衰落時，我們仍然是這場鬥爭的旁觀者。血告訴我們，我們站在哪一邊；只有不流血的學者才能在這裡要求「兩大理平等」。

我們伴隨著永恆的悲傷，彷彿是一種副作用

[51] 「希臘」民主

希臘荷馬的心理和種族分裂，他曾經自豪地說
詩人：

在與外來事物的鬥爭中，在與腐朽的、自力更生的磨損的鬥爭中，「永遠是第一，領先於其他人」進入了世界歷史的舞台：正如偉大的塞奧格尼斯抱怨金錢將貴族的血統與貴族的血統混合在一起。卑鄙的人，這樣，被驢子和馬嚴格保護的種族就會被人類玷污。正如在《高爾吉亞》中，柏拉圖讓卡里克勒斯徒勞地宣告了最明智的福音：「自然法則希望更重要的人來統治當然，「我們的（雅典）法律」是不同的，根據該法律，像獅子一樣捕獲最適者和最強者，以使用平等佈道的「魔歌與幻想」來誤導他們。但是如果有人當他再次站起來時，他將踐踏所有這些虛假的魔法裝置，並像「自然法則」一樣光芒四射地離開。

但這種對英雄種族男人的渴望是徒勞無功的：金錢以及隨之而來的非人類已經戰勝了血統，沒有方向的希臘人開始關注貿易、政治和哲學；今天取消他昨天所稱讚的；子忘了對父親的孝敬；來自世界各地的奴隸呼喊著「自由」；宣布男女平等；事實上，正如柏拉圖所嘲笑的那樣，本著民主的精神，驢子和馬會推動那些不想避開它們的人。戰爭減少了性別數量，新公民不斷受到歡迎。“由於缺乏男人”，完全陌生的人變成了“雅典人”，就像東方猶太人後來變成了“德國”公民一樣。在埃及遠徵（458）之後，伊索克拉底抱怨說，在波斯戰爭中倖存下來的最大家族的家族都被消滅了：「但這並不是

[52] 希臘的垮台

這座城市從四面八方隨機聚集了許多公民，但卻最好地保存了從一開始就定居在那裡的人的種族，我們稱之為幸福的城市。因此，除了雅各布·伯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悲傷地說：「從民主誕生以來，他們（希臘人）內部就一直不斷地迫害所有那些可能有意義的人……」此外，無情地反對但這種民主不是人民的統治，而是近東對希臘部落的統治，希臘部落正在分散他們的人民和軍隊；到處都不受限制地驅逐人民，統治著女性化的重裝步兵。沒有透過種族相關的農民來加強。

肆無忌憚的煽動者煽動群眾反對羅馬人，後來又向他們互相指責。然而，當他們逼近時，大批人開始逃離受威脅的城市，向即將到來的世界統治者可憐地投降，後來說：“如果我們沒有滅亡得那麼快，我們就不會得到拯救。”在「重建」國家的狂熱中，混亂的民主從大赦、取消債務、分割土地開始，卻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被忽視。這些城市在血腥的經濟鬥爭中疲憊不堪，或者由於當時希臘人移民到世界各地而變得荒涼和空虛：對粗魯人民的文化肥料，加上性格的衰落和物質的破壞。這裡曾經有繁榮的城市，自由的希臘人在體育場裡戰鬥，閃閃發光的寺廟證明了創造精神，後來徒步旅行者發現了荒涼的廢墟，荒涼的土地，破碎的柱子和空蕩蕩的墓地。

*希臘文化史，第4卷，第503頁。

[53] 希臘的使命

仍然見證著曾經矗立在其上的英雄和眾神的雕像。在普魯塔克時代，幾乎找不到3,000名重裝步兵，迪奧·金口(Dio Chrysostom)評論說，古希臘人的類型已經成為一種極其罕見的現象：「佩尼奧斯河不是流經過孤獨的色薩利，拉東河不是流經滿目瘡痍的阿卡迪亞嗎？……現在的城市比克羅頓、梅塔蓬圖姆和塔蘭托更荒涼？」於是希西亞、提林斯、阿辛、奧尼亞都成了荒涼之地。尼米亞的宙斯神殿已經倒塌，甚至連瑙普拉的港口也被荒廢了。「百城」拉婁代夢留下了三十個村莊；在麥西尼亞地區，保薩尼亞斯記錄了多里安和安達尼亞的廢墟；皮洛斯只有廢墟，萊特里諾伊還有一些住宅；阿卡迪亞的「大城市」(Megalopolis)現在只是一個「巨大的孤獨」；對於曼蒂尼亞(Mantineia)、奧爾霍邁尼斯(Orchomenes)、赫里亞(Herea)、馬納盧斯(Mánalus)、基納薩(Kynatha)等地，只統計到了很少的痕跡；萊科蘇拉只剩下城牆，奧瑞斯特西翁只剩下高聳入雲的神廟柱子，阿西亞衛城只剩下少量城牆殘骸，被毀……曾經被荷馬歌頌的達夫努斯、奧吉亞、卡利亞羅斯被拆毀；奧利亞諾斯被毀，希臘、卡利東和普勒倫的珠寶化為烏有，提洛島也遭到了嚴重破壞，以至於當雅典派出一名守衛前往那裡的神廟時，整個人口都被摧毀了……

然而，即使在衰落時期，希臘人也阻礙了亞洲的進步，將他的才華散佈到世界各地，這已經幫助北歐羅馬人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後來成為日耳曼西部最生動的童話。儘管希臘人做出了犧牲，但波隆是北歐第一次偉大勝利的名稱，因為在他們身後有來自新的海珀北境深處的航母。

[54] 羅馬 - 北歐基金會

同樣的精神和精神自由、有機生活和研究創造力的價值觀也出現了。羅馬隨後用劍長期驅逐了日益增長的近東幽靈，比希臘更嚴厲、更自覺地執行阿波羅的父權原則，從而強化了國家本身和婚姻作為人民和人民的先決條件的觀念。種族保護。直到日耳曼尼亞以新的形態*成為天神的代表。

3.

羅馬的歷史基本上與希臘發生了相同的事件，但在空間規模和權力政治方面更為巨大。羅馬也是一波北歐民族的建立者，這些民族早在希臘之前就湧入了阿爾卑斯山以南的肥沃山谷。德國人和高盧人伊特魯裡亞人的統治，這個「神秘」的外來（近東）民族，可能與仍然純正的地中海本土種族的部落通婚，並孕育了最穩定和堅韌的北歐性格，其中領主、農民和英雄主義與聰明的感覺和鋼鐵般的能量聯繫在一起。這

*從這個角度再讀一遍羅德的精彩著作《普賽克》。而羅德在最後僅談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妄想”，鑑於混亂的晚期希臘主義，“外國……放逐靈魂的惡作劇”，“外國偶像和低等的混亂”。漂浮的惡魔力量”他的整個作品直接要求對這些前希臘原始力量如何更早發揮作用進行調查，

已被重新解釋、挪用或克服。今天，他肯定會解釋說，埋在“大地女神的肚臍石下”的蟒蛇，即“chthonian 惡魔”，是近東的古神，只要阿波羅無法擊敗他，他的職能就會接替。他。同樣，「活著住在神殿中」的埃瑞克斯是一個外來種族的靈魂人物。這證明了羅德巧妙的公正性，他有些擔憂地指出，「後來的神諭的力量將基於對無處不在的無形精神力量的恐懼敬畏的不斷加深的滲透，這是一種當時還沒有出現的迷信。」在荷馬時代就為人所知。希臘英雄崇拜與Chthonian諸神的混合在今天的羅德看來也是兩種不同種族靈魂之間戲劇性的鬥爭或妥協。他的整個作品都是如此。因此，這是對今天誕生的種族靈魂世界觀的確認。人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閱讀Fustel de Coulanges的《La citee vintage》。但最重要的是，布克哈特的不朽的“希臘文化史”，其日期直到今天才通過種族與精神的分離得到了真正的解釋和意義。

[55] 迦太基與耶路撒冷

歷史上沒有太多可講的古羅馬，透過紀律和與整個東方主義的鬥爭而成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在這個“史前時代”，這些思想可以說是預先確定的，力量被儲存起來，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裡，當羅馬人捲入世界衝突時，這些力量被大量使用。統治的300個貴族家族提供了300名元老，他們是從這些人中選出的。任命了各行省的首領和將軍。在近東航海種族的包圍下，羅馬為了自我主張，越來越不得不毫不留情地揮舞短劍。迦太基的毀滅是種族歷史上極其重要的舉動。歷史結果，後來的中歐和西歐文化也沒有受到腓尼基瘟疫源頭的影響。

如果在迦太基被擊敗的同時，所有其他敘利亞和近東閃族猶太中心也被徹底摧毀，世界歷史可能會走上不同的道路。然而，提圖斯的行動來得太晚了：近東寄生蟲不再坐在耶路撒冷本身，而是已經

[56] 貴族與平民

它最強大的吸力臂從埃及和「希臘」伸出來對抗羅馬。而且他也在羅馬工作過！一切沉迷於野心和貪婪的東西都轉移到了台伯河畔的首都，並試圖透過承諾和禮物來影響「主權」、唯一統治者的決定。由於外來種族的湧入，先前由團結一致、腳踏實地的人物進行的合理公投，導致一群盲目、衣衫襤褸的人民成為對國家的持續威脅。偉大的加藤後來像一塊孤獨的岩石一樣矗立在這片不斷增加的泥濘之中，就像一個寓言。身為撒丁島執政官、西班牙領事和羅馬監察官，他反對賄賂、高利貸和浪費。與另一個卡特類似，他在與國家解體的無畏鬥爭後投身劍鋒。這種行為稱為古羅馬行為。當然，但古羅馬本質上和北歐是一樣的，當日耳曼部落後來甘心侍奉那些被不潔的私生子包圍的軟弱墮落的皇帝時，他們身上也存在著和古羅馬人一樣的榮譽和忠誠精神。維特利烏斯皇帝是個無比的膽小鬼，在躲藏時被對手抓住，用繩子拖過廣場並勒死，但他的日耳曼保鏢並沒有投降。她是她的

儘管他的誓言被解除，但他還是讓自己被殺得只剩下最後一個人。這就是加藤和日耳曼人民的北歐精神。1914年，我們在佛蘭德斯和科羅內爾再次經歷了這種情況，多年來，我們在世界各地都經歷過這種情況。

5世紀中葉，邁向混亂的第一步已經發生：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通婚被允許。因此，種族通婚已成為羅馬、波斯和希臘民族和國家衰落的條件。336年，他們已經接近了。

[57] 馮·蘇拉·塞普蒂莫斯·塞維魯

第一批平民加入了羅馬社區集會；據報道約有300名平民牧師。287年，平民人民議會甚至成為一個國家機構。商人和金錢人士推動他們的創造前進，像格拉古家族這樣雄心勃勃的叛逆貴族屈服於民主傾向，也許也是受到慷慨但錯位的仁慈的驅使，其他人公開地將自己置於領導地位羅馬城市暴民的代表，如普布利烏斯·克洛狄烏斯。

在這個混亂的時代，只有少數人脫穎而出：藍眼睛、強大的蘇拉、純粹的北歐人奧古斯都元首。但他們已經無法阻止命運的腳步了。

因此，對羅馬人民的控制——這意味著對龐大帝國的控制——變成了一場殘酷的機會遊戲，取決於誰統治禁衛軍或誰領導一群飢餓的人民：一個偉大的人一個站起來，另一個時間是一隻殘忍的獵犬。羅馬以前強大的種族權力在400多年的種族腐蝕民主中幾乎耗盡。現在的統治者來自各省。圖拉真是第一個穿紫色衣服的西班牙人，哈德良是第二個。繼位皇帝的出現，可以說是最後的拯救嘗試，是出於一種感覺，即血統已不能再依賴，只有個人選擇才能確保國家的繼續存在。同為西班牙人的馬庫斯·奧勒留的基督教價值觀已經被削弱：他公開將奴隸保護、婦女解放和窮人救濟（我們現在稱之為失業者福利）提升為國家原則，剝奪了唯一的塑造力量的公民權左翼是共和羅馬最強大的傳統，即家長統治。然後是非洲人塞浦路斯·西弗勒斯。「讓士兵富有，鄙視其他人，」這是他給兒子卡拉卡拉和

[58] 羅馬國際混亂

格蕾塔·凱撒王位上最令人厭惡的私生子卡拉卡拉由他的敘利亞母親（小亞細亞巴力祭司的女兒）決定，宣布羅馬領土上的所有「自由」居民都是公民（212）。

那是羅馬世界的終結。馬克里努斯隨後謀殺了卡拉卡拉，並自己成為了皇帝。在他也被殺後，非洲人西弗勒斯的侄子怪物埃拉加巴爾也跟著他。中間出現的是半日耳曼人馬克西穆斯“特拉克斯”和菲利普斯“阿拉伯人”，閃米特人。參議員席位上幾乎只有非羅馬人休息。這個時代的「教育」是由西班牙人馬夏爾、希臘人普魯塔克、斯特拉博、迪奧·卡西烏斯等人傳達的。建造論壇的阿波羅多羅斯也是希臘人……

後來的人包括奧勒良，出生於貝爾格萊德的伊利裡亞人，戴克里先，也是伊利裡亞奴隸的兒子（可能有一半日耳曼血統），小凱撒，君士坦提烏斯

Chlorus，也來自伊利裡亞，但起源較高。在他死後，軍團任命了一位有權勢的人為奧格斯塔斯：君士坦丁，君士坦提烏斯·克洛魯斯的兒子，也是比提尼亞的一名酒吧女招待。這位君士坦丁戰勝了所有對手。羅馬帝國的歷史就這樣結束了；教宗和日耳曼的歷史就這樣開始了。

羅馬、小亞細亞、敘利亞、非洲和希臘混合在這種模糊的多樣性中。各國的神祇和習慣都出現在這個莊嚴的論壇上，密特拉斯的祭司在那裡祭祀他的公牛，晚期的希臘人向赫利俄斯祈禱。占星家和東方魔術師稱讚他們的奇蹟“皇帝”

埃拉加巴魯斯將六匹白馬套在一塊巨大的流星石上，並讓它穿過羅馬的街道，作為埃梅薩的巴力的象徵。他

[59] 羅馬是如何形成的

他本人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跳舞。舊神被拖到了他的身後，羅馬的「人民」歡欣鼓舞。元老們向宴會歌手鞠躬，理髮師和騎手起身成為元老和領事。直到埃拉加巴魯斯被勒死並扔進台伯河，這是兩千多年來數千人的最後安息之地。

即使沒有最近對種族歷史的研究，這種對羅馬歷史的看法也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在研究古羅馬習俗、國家和法律規定以及神話時，因為在所有領域我們都看到與非洲和近東密切相關的古代價值觀，在保留相同名稱的同時逐漸或突然轉變為它們的對立面。因此，我們行會的歷史學家——他們今天仍然這樣做——「確定」伊特魯裡亞人、薩賓人、奧西亞人、薩貝勒人、埃奎爾人、薩姆尼特人居住在義大利北部和中部，腓尼基人、西庫里人、近東民族、希臘定居者等居住在義大利北部和中部。南方經銷商。突然之間，人們不知道如何或為什麼，一場針對這些部落和民族、針對他們的神和女神、針對他們的法律概念、針對他們對政治權力的主張的鬥爭，卻沒有提及新的承載者。這場戰鬥，或者即使，所以沒有人問他的本性。在這裡，科學界幫助自己實現了著名的“人類的發展”，據說人類的干預是為了“完善”，事實的收集者在這一點上與他們的對手、神話的浪漫解釋者達成了一致，儘管伊特魯裡亞人確實有比鄉村拉丁人「更高的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關於向更高的靈性、更高形式的政府等突然神奇「發展」的詞已經變得聲名狼藉，新的解釋者發明了

[60] 伊特魯裡亞人

歷史，即所謂文化論。這個新詞就像他的私人信仰的「普遍發展」一樣內容空洞，只能在學者或牧師的大腦中找到，因為文化界的創造者很少被提及。出現在19世紀進化論教皇的著作中。這樣一種印度、波斯、中國或羅馬文化在一個美好的日子降臨到一個地區，並且由於這種神奇的觸感，使那些以前未受其影響、崇拜某些習俗的人類發生了徹底的改變。然後我們了解了這個魔法陣的「植物般」的生長、開花和腐爛，直到《形態學》的老師們

由於第二卷或第三卷末尾的強烈評論，《歷史》嘀咕了一些關於血和與血有關的聯繫的內容。

這種新的理智主義魔力現在也開始消失。「羅馬文化圈」、「新發展」並非源自於本土伊特魯裡亞-腓尼基血統的創造，而是反對這種血統及其價值觀。載具是北歐移民列車和北歐武士貴族，他們在義大利的土地上開始與利古里亞人、黑人祖先種族（出生在非洲）和近東的伊特魯裡亞人一起清理，並且可能要向他們致敬這種環境，但強調了他們在最激烈的戰鬥中的獨特之處，並像更具藝術氣息的希臘人一樣更加無情地主張這一點（驅逐了最後一位伊特魯裡亞國王塔奎尼烏斯·蘇佩布斯）；其中許多成就仍然是歐洲的共同財產，但許多懶惰的外國人被後來再次出現的國際混亂浪潮帶入了歐洲。

伊特魯裡亞人、利古里亞人、西庫里人、腓尼基人（普尼亞人）

[61] 黑塔人與祭司

因此，他們不是“發展的早期階段”，也不是“羅馬人民的部落”，每個部落都為“通識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而是羅馬國家的創建者在種族和民族上對所有羅馬人懷有敵意。他們，使他們屈服於自己，並部分地消滅了他們，只有在這場鬥爭中表現出來的精神、意志和價值觀才配被稱為羅馬人。伊特魯裡亞人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表明對他們來說，希臘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並不代表任何進步或可能的改進。就像其他近東一樣，他們曾經接觸過大西洋和北歐的神話，然後被希臘文化所覆蓋，他們盡可能地模仿希臘的雕塑和繪畫，他們也挪用了希臘的奧林匹斯山，但它的一切都具有墮落了，變成了它的對立面。有足夠的理由表明，即使在今天，某些“研究人員”仍在喋喋不休地談論伊特魯裡亞人的“巨大的精神遺產”、“增長的原因”、“世界歷史上的神聖化”的“悲劇命運”，顯然是出於內心的渴望。今天，這種同情心以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激發了世界城市中不斷崛起的瀝青人性，以及亞洲人的所有廢品。

伊特魯裡亞傳說和墓碑提供了足夠的參考資料，使人們能夠理解為什麼健康、強壯的羅馬農民與伊特魯裡亞人進行了殊死的戰鬥。托斯卡納自然有兩種類型：神聖的赫塔拉（hetaera）和魔法牧師，他們知道如何透過可怕的儀式驅逐地獄的恐怖。“巴比倫大妓女”，其中

*例如 Hans Mühlestein：《西方的誕生》。柏林，1928年。

[62] 近東Hetaera經濟

《啟示錄》所說的不是童話故事，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個已經被證明了數百次的歷史事實：軍事統治近亞和中亞人民的事實。在這些種族群體的所有中心，在最盛大的節日里，國家赫特拉被加冕，作為一切平等的肉慾和主宰世界的慾望的化身，在腓尼基為西布莉和阿斯塔特服務，在埃及為榮譽偉大的媒人伊希斯在弗里吉亞作為一位絕對不羈的女祭司

性別集體主義。統治愛情的女祭司和她的愛人一起，穿著透明的利比亞長袍。他們都用美味的香膏塗抹自己，佩戴珍貴的手鐲，然後在眾人面前進行性交（正如押所羅姆與大衛的妃嬪所做的那樣（撒下 2:16:22）。巴比倫人、亞述人、利比亞人、伊特魯裡亞羅馬人都效法了這個例子，在那裡，女祭司塔納基爾與伊特魯裡亞人*的「祭司」進行了最美麗的合作，將雜亂主義的發展推向了極致。墳墓、木乃伊裝訂、捲軸等上的托斯卡納銘文過去都是「解釋」的，但做這件事的是阿爾伯特·格倫維德爾 (Albert Grünwedel)

*極度保守的伊特魯裡亞探險家卡爾·奧特弗里德·穆勒 (Karl Otfried Müller) 在 19 世紀上半葉當然無法像我們今天一樣忽視整個種族問題，他在他的偉大著作《伊特魯裡亞人》(由 Dr. W. Deecke, Stuttgart, 1877) 關於酒神節，顯然與信任性質有關，最初只有女性被發起；直到很久以後，西元 550 年左右，在羅馬，男人才被任命；伊特魯裡亞祭司隨後訓練「那些可怕的狂歡，在這些狂歡中，被弗里吉亞鑊鉞和定音鼓音樂麻木的心靈，被酒神性慾和釋放的貪婪所煽動，被點燃」伴隨著所有的恐怖，直到羅馬元老院 (568) 以有益的嚴厲「廢除了所有的酒神節」。(第二卷，第 78 頁。)

[63] 伊特魯裡亞撒旦教

成功地破解了這篇文章*，其結果以可怕的方式展示了伊特魯裡亞主義。希臘太陽神話也包含於此；太陽死了，但隨後太陽神以加倍的力量從黑夜中出現，並在我們身上發光，這也是伊特魯裡亞的主題。

但在托斯卡納牧師的手中，它變成了亞洲魔法、巫術，與雞姦、自交、謀殺男孩、對被牧師謀殺者謀殺的人的權力的神奇挪用以及來自糞便和內臟金字塔的預言相結合。受害者。

太陽的男子氣概使用神奇的陽具在太陽圓盤（即太陽中的埃及「點」）上交配，並最終刺穿太陽圓盤。

由此產生了一個金童，“一個有開口的男孩的菲圖斯”，一個“神奇的計劃”；這就是所謂的「永恆印記」。神奇陽具的衝動被認為是一頭公牛，它的行為如此瘋狂，以至於太陽圓盤咆哮，「角的陽具持有者」變成了火，「擁有天空的人的陽具」。在持續不斷的淫穢中，太陽神話被描繪成令人厭惡的男性求愛，這種情況在墳墓（戈利尼墳墓）的壁畫中繼續存在，死者在來世與他的宮廷男孩舉行宴會，兩個巨大的陰莖出現來自獻祭之火，因為它源自撒旦魔法。根據銘文，這是“完美的閃電，矩陣的人，陽具，具有腐爛的蒸氣，並且是如此完美。” D.h. 翻譯自魔法語言，指女人所生的生物在腐爛後被神化，成為陰莖。

*托斯卡納，萊比錫，1922 年。

[64] 魔法與巫術

從佩魯賈的西普斯的銘文中，出現了一個撒旦牧師的會議，他們“完成”了一個幽靈，“燃燒了佔有”，“誰擁有了這個男孩，誰就擁有了惡魔刀。男孩的火完成了封印是永恆的”。而被謀殺的男孩現在變成了一個「孩子」。那麼擬人化的雷霆就是透過昏迷獲得的兒子的變...，一個神奇的形，完美的孩子。「這裡一方面是有角幽靈的起源，另一方面是山羊頭惡魔的起源，它們在巫術文獻中一直到民間傳說中的出現都是完全神秘的。古代的類型是牛頭怪（尤其是在井上方）-著名的Corneto墳墓：Tomba dei Tori和希臘色狼類型，他足以說明公然的犯罪”

（格林威德爾）所有不斷重複使用的「宗教」的意義
根據伊特魯裡亞人的說法，宮廷男孩受到可恥的虐待，被砍傷，並被認為「象徵」新太陽日從卵子中誕生，卵子通過精子（收集在碗中）受到了驚嚇；就這樣，一頭陰森的公牛誕生了，它渾身火熱，直立如太陽，反覆進行惡魔般的自我耦合。當這種儀式進行時，殉道者的權力據說會傳遞給牧師，即伊特魯裡亞人選擇稱呼自己的「選民」（Rasna，Rasena）的代表，類似於猶太人，然後牧師讓內臟的蒸氣上升到天堂。此外，還有糞便的「神奇」利用，同樣是對希臘太陽神話的嘲諷：神奇的小天使在釋放六卷金子（糞便）時成為最高力量，讓天空變紅。

被選中的人可以透過交付他的內臟金字塔來成為其中之一，金字塔上方有伊特魯裡亞鏡像

[65] 塔納基爾國會

提供了足夠的信息，其中女巫想要誘導年輕人致力於這種奉獻，以便隨後在火焰中升入天堂，這是歐洲土地上巫術和撒旦教的發源地的新見證。當像Günwedel這樣的研究人員（他在這裡發現了與西藏喇嘛教密續最密切的關係*）宣稱：「一個設法在墳墓大門上畫壁畫的國家，就像托里墓中的兩個場景一樣，我們可以理解。她允許自己在墳墓中書寫和繪畫此類垃圾，例如在戈利尼墓一號中，用最令人厭惡的表現形式覆蓋石棺：我只記得欽西的石棺，死者的表現，類似所謂的“給予普萊納”的文字滾到你的手中，用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粗俗語言覆蓋廁所用品，從而為國家遺產和宗教信仰創造了最不人道的恥辱。”

有必要弄清楚伊特魯裡亞主義的本質，以便最終能夠牢牢地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北歐拉丁人，真正的羅馬人，與後來的北歐日耳曼人以及更早的北歐希臘人有著同樣的命運。作為一個人口較少的民族，他們極度重視父權制和家庭，與異族主義進行了殊死的鬥爭。他們把偉大的妓女塔納奎爾變成了一位忠誠的母親，並將她描繪成拿著棍子和紡錘的家庭守護者。他們用嚴酷的羅馬法律和偉大的羅馬元老院來對抗暴力祭司的魔法巫術。他們用劍清除了義大利的伊特魯裡亞人（特別是偉大的蘇拉）和他們經常召喚的布匿人。

*參見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阿維斯塔的魔鬼》。

[66] Haruspex 的力量

然而，隨著古羅馬被迫深入地中海的泥沼以確保其價值觀、優越性、傳統以及所有騙子和戲法通常的國際團結越來越多地侵蝕古羅馬的光榮生活。

特別是，羅馬無法戰勝Haruspex和Augurs；甚至蘇拉也有Haruspex Postumius陪伴，尤利烏斯·凱撒後來也有Haruspex Spurinna陪伴。伯克哈特已經對這些現已確定的事實有了一些了解，因此被我們的都市「伊特魯裡亞人」保守秘密。他在《希臘文化史》*中寫道：

「但在羅馬，當共和國末期所有的激情都被釋放出來時，人祭以最可怕的形式重新出現，人們對著被屠殺的男孩的內臟等發誓，就像喀提林和瓦提努斯（西塞羅，在Vatin.6），希望這不再涉及希臘宗教或所謂的Vatinius的Pythagoreism。但是希臘一直憎惡的羅馬角斗士戰鬥來自伊特魯裡亞，最初是作為高貴死者的葬禮。」這顯然包括這樣的知識：活人祭祀也是托斯卡納的「宗教遺產**」。參加凱撒葬禮的伊特魯裡亞牧師伏爾加修斯 (Volgatus)

*BD。2、第 152 節。

** 偉大的破壞者史蒂利科作為羅馬攝政王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廢除這些亞洲暴行。哥德人狄奧多里克後來也下令進行完全相同的事情，將角鬥士的戰鬥轉變為騎士錦標賽。即使在這樣的細節中，性格也永遠與性格分開。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的鬥牛和鬥雞反過來證明了這一點，但也是對日耳曼人的不潔的、勝利的種族混亂的證明。

[67] 教宗 - Haruspex 的繼承者

拉普圖爾宣布了上個世紀的伊特魯裡亞主義，他只是統治羅馬生活並利用人們對近東精神的需求的眾多之一。當漢尼拔站在羅馬城門口時，這些哈魯斯皮派宣稱，只有恢復對「偉大母親」的崇拜，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她實際上是從小亞細亞帶過來的，元老院必須努力徒步迎接她，才能獲得勝利。因此，小亞細亞的新祭司與佩拉斯吉人的「大妓女」或尼尼微的「美麗、可愛的妓女」一起搬進了「永恆之城」（那鴻書3、4），並在古老的帕拉蒂尼山上定居古羅馬文化思想的發源地。通常的近東「宗教」遊行隨之而來，但後來的放蕩者不得不將自己限制在寺廟牆後的區域，以避免大多數人的憤怒。獲勝後，羅馬教皇成為他的直接繼承人，而聖殿規則，紅衣主教團，代表了伊特魯裡亞-敘利亞-近亞裔和猶太人的祭司與羅馬北歐元老院的混合體。「我們的」中世紀世界觀也可以追溯到伊特魯裡亞人的Haruspex，即對魔法的可怕信仰，數以百萬計的西方受害者的女巫瘋狂，它並沒有隨著「女巫之鎚」而消失，但仍存在於今日的教會文學中快快樂樂地，準備好每天公開爆發；經常破壞北歐哥德式大教堂的幽靈

並且遠遠超越了自然的怪誕。在但丁那裡，伊特魯裡亞混蛋的古代*以宏偉的設計再次復活：他的地獄

*也許馬基雅維利的形像也可以包括在這裡。儘管他為了義大利民族國家而與教會作鬥爭，儘管政治事務並不總是一所基本真理的學校；這樣一個體系，完全基於人類的卑鄙性和對它的基本承諾，並非源自任何北歐靈魂。馬基雅維利來自蒙特斯佩爾托利村，正如他的演員朱塞佩·普雷佐里尼(Giuseppe Prezzolini)所解釋的那樣（《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一生》，德國德索斯頓1929年），該村“主要是伊特魯裡亞人的性格”
* Müller-Deecke：“伊特魯裡亞人”，第二卷，第109頁。

[68] 唐太斯地獄

地獄擺渡者、地獄沼澤冥河、佩拉斯吉亞嗜血的厄裡涅斯和復仇女神、克里特牛頭怪、折磨自殺的最令人厭惡的鳥形惡魔、兩棲可憎的革律翁。在那兒，在火花雨下，在燃燒的沙漠中該死的行走；然後，作惡者會變成灌木叢，被鷹身女妖吃掉，每當樹枝被折斷時，鮮血和永恆的哀號就會從其中流出。黑色的母狗追趕著那些該死的人，將他們撕成碎片，遭受可怕的折磨。角魔鞭打騙子，妓女則被丟進臭糞裡。被困在狹窄的峽谷中，西蒙教皇們日漸衰弱，他們旋轉的雙腳暴露在痛苦的火焰中，但丁大聲抱怨腐朽的教皇制度，巴比倫的妓女。

托斯卡納人的葬禮圖畫表明，所有這些關於地獄的想法都是伊特魯裡亞人的。就像中世紀

「前基督教」的上層世界一樣，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人們被雙手懸掛著，用燃燒的火把和其他酷刑工具折磨，以求永恆。伊特魯裡亞人想像兇殘的復仇怒火「非常醜陋，具有動物或黑人般的特徵、尖耳朵、豎起的頭髮、獠牙等」*。這就是鳥嘴的憤怒如何用她的毒嘴折磨

[69] 歐洲的伊特魯裡亞魔法

蛇代表忒修斯（古代對雅典之前傳說中的原始惡魔征服者的仇恨？）；如科爾內托墓巴德爾奧科壁畫中所描繪的那樣。除了這些憤怒之外，還有蛇腿的可怕的男性和女性死亡惡魔，名叫堤豐和針鼯，獨眼，也有蛇毛。伊特魯裡亞人對酷刑、謀殺和獻祭的所有描述也充滿了虐待狂的愛；屠殺人類本身就是一種特別流行的魔法。

在音樂上缺乏創造力，基本上完全沒有詩歌，無法建立自己的有機建築，沒有任何真正的哲學方法，我們看到這個近東人民以最大的毅力致力於觀看鳥類、內臟以及複雜的魔法和祭祀。生物；技術上通常精通，幾乎完全

墮落為貿易，本能而頑強，它毒害了羅馬人的血液，將其來世地獄般的折磨的可怕世界轉移到教堂，可怕的動物-人類惡魔是羅馬帝國永久影響的手段。

羅馬教皇已經成為並統治那些被羅馬教會毒害的人
我們對「中世紀」的想像，光靠繪畫就令人恐懼

訊息 甚至在伊森海姆祭壇上，更不用說其他視覺藝術家的地獄之旅了。只有當一個人認清了這個外星生物的全部，意識到了它的起源，並有抵抗的意志來擺脫這個可怕的幽靈生物時，我們才克服了「中世紀」。

結果，永遠與伊特魯裡亞人在地下世界的折磨聯繫在一起的羅馬教會在內部被推翻了。

因此，但丁地獄的整個可怕的神秘色彩是最令人震驚的代表

[70] 中世紀的悲劇

古特魯斯坎-近東撒旦教與基督教結合。然而，伴隨著千年惡魔的糾纏，但丁心中的日耳曼精神*立刻蠢蠢欲動。

在《煉獄》中，維吉爾這樣評價但丁：「他尋求自由」；這個詞與所有曾經誕生過大惡魔和女巫困擾的思想的靈魂相矛盾，直到最後維吉爾能夠愉快地離開他的門徒，因為他已經獲得了足夠的力量：「我的知識，我的話無法為你解釋更多，自由、正直、健康是你意志的標誌：不遵循它是愚蠢的。」

這是撕裂北歐人中世紀心靈的兩個世界：中東的、令人恐懼的、教會孕育的殘酷黑社會觀念和對「自由、誠實、健康」的嚮往。日耳曼人民只有在自由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創造力，而歐洲文化中心只有在女巫熱潮尚未盛行的地方才會出現。

基督教來到了這個沒有種族、沙漠的羅馬。它帶來了一個主要是他的術語

*現在很明顯但丁有日耳曼血統。他的名字叫杜蘭特·阿爾迪格，這是一個純粹的日耳曼名字。但丁的父親是喜劇中提到的卡恰吉達的曾孫，他參加了康拉德111時期的十字軍東徵，並被皇帝親自封為爵士。他的妻子是來自古老的日耳曼阿爾迪格家族的女性。但丁一生都支持北歐思想，即世俗權力獨立於祭司統治，即加入吉伯林黨；他毫不避諱地讓墮落的教宗遭受地獄般的折磨，稱羅馬本身就是下水道，最重要的是，他用人民的語言寫作，並為此專門寫了一部反對抽象拉丁語的著作。

[71] 遺傳罪的教義

勝利使世界的罪惡教義以及與此相關的恩典的宣講變得容易理解。對於一個具有完整種族特徵的民族來說，遺傳罪的教義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在這樣一個民族中，人們對自己和自己的意志有安全的信任，而這被視為命運。荷馬筆下的英雄們對「罪」的了解並不比古代印地安人和塔西佗等人的日耳曼民族更多。

迪特里希的傳奇。另一方面，持續的罪惡感是身體私人生化的副作用。種族恥辱產生了不同的性格，思想和行動缺乏方向，內心不安全，感覺整個存在都是“罪的代價”，而不是自我形成的神秘必要任務。但這種被拒絕的感覺必然會產生對恩典的渴望，將其視為擺脫亂倫存在的唯一希望。因此，不言而喻的是，在特定的情況下，羅馬仍然具有特徵的一切都會抵禦新興的基督教，更是如此，因為除了宗教教義之外，這是一場徹底的無產階級虛無主義政治運動。順便說一句，對基督徒迫害的過度血腥描述並不像教會歷史所描繪的那樣，是對情感的奴役（論壇對所有神靈都是免費的），而是對一種被認為對基督教有危險的政治現象的鎮壓。狀態。為毀滅靈魂而引入的教學委員會、宗教裁判所和火葬柴堆是為波林-奧古斯丁形式的教會保留的。北歐古典時期並不知道這樣的事情，日耳曼世界也總是反抗這種敘利亞生物。

教會基督教將戴克里先置於攻擊的中心。
這

[72] 戴克里先的誤會

儘管統治者出身較低，但他可能是日耳曼混血兒（白皮膚、藍眼睛），是一個個人完美的人，崇拜馬庫斯·奧勒留，並過著模範的家庭生活。在所有的國家措施中，戴克里先都表現得非常保守，他反對對帝國公民進行任何無用的強制，作為一個宗教寬容的人，他只下令對埃及口技師、算命師和魔術師採取行動。加利努斯皇帝已經承認了基督教崇拜（259），並且可以毫無異議地建造基督教建築，但破壞有機發展的主要是相互競爭的主教之間的爭吵。戴克里先禁止他的基督徒士兵參加異教祭祀，只要求政治和軍事紀律。但正是在這一領域，他受到了非洲教會領袖的挑戰，以至於新招募的成員以基督教為由拒絕服務。儘管有友好的警告，這位古老的和平主義者仍然叛逆，直到最終因叛變而被處決。這些威脅性的跡象現在促使戴克里先要求所有基督徒參加國家宗教儀式；不過，他仍然沒有迫害不合作的基督徒，只是將他們開除兵役。這導致了「基督徒」無節制的侮辱，他們的宗派分裂和相互爭鬥以其他方式威脅著整個公民生活。國家最後為了自治的目的而訴諸防禦，就像今天的德國如果不想徹底垮台就必須剷除和平主義運動一樣。但在這裡，戴克里先也沒有對叛逆者判處死刑——就像他在……中所做的那樣。

[73] 虔誠的朱利安

在商業詐欺的情況下 - 而是轉變為奴隸。答案是皇宮發生騷亂、縱火，帝國各地原本風平浪靜、傲慢的基督教團體也紛紛挑戰。上面的那些

「怪物戴克里先」對基督徒的「可怕迫害」一開始就處決了九名反叛主教，而在抵抗最激烈的巴勒斯坦省，共有80人被判處死刑。「最虔誠的基督徒」阿爾巴公爵僅在荷蘭這個小國就處決了10萬異端分子。

為了打破系統歷史研究的催眠，牢記所有這些非常重要。朱利安·阿波斯塔（Julian Apostata）絕對主張邪教平等，但他卻以不同的眼光出現，因為他並不害怕與「上帝代表」的老師作鬥爭，正是因為他的虔誠態度。此外，當他寫道：“由於這些加利利人的愚蠢，我們的國家幾乎滅亡了，但拯救現在通過眾神的恩典來實現。所以我們要尊敬眾神和每一個有生命的城市。”仍然虔誠。]*這是完全合理的，因為一旦基督教透過君士坦丁成為國教，舊約的仇恨精神就出現了可怕的表現：參照舊約，基督徒要求實施規定的懲罰在那裡反對偶像崇拜。應他們的要求，義大利（羅馬除外）的朱庇特神殿被關閉。所以你明白了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參閱 Theodor Birt：“晚期羅馬的人物圖片”，萊比錫，1919年。

[74] 克里斯托和保羅

朱利安嘆了口氣，但他從一切中看到，關於基督教興起時期的歷史也必須重寫，太監尤西比烏斯並不是歷史來源。

眾所周知，基督教是由羅馬教會傳入歐洲的，它有許多根源，這裡不詳細探討。只是一些評論。

耶穌基督的偉大人格，無論是什麼，在他死後立即與近東、猶太人和非洲生活的混亂融為一體。在小亞細亞，羅馬人實行嚴格的政權並無情地徵稅。因此，被壓迫的人民開始希望有一個奴隸領袖和解放者；這就是克雷斯托斯的傳說。克雷斯托斯的這個神話從小亞細亞傳到巴勒斯坦，被生動地接受，與猶太教的彌賽亞觀念連結在一起，最後轉移到耶穌的人格。除了他自己的講道之外，近東先知的話語和教義也以一種自相矛盾的方式被放入他的口中，超越了祭壇的要求，例如猶太人在他們的十誡中已經為自己制定的九誡體系。禁令已取消*。加利利因此與整個敘利亞和近東地區相連。

正在顛覆舊生活方式的基督教潮流，對法利賽人掃羅來說似乎是充滿希望和可利用的。他突然下定決心加入其中，並以不屈不撓的狂熱武裝起來，鼓吹反對羅馬帝國的國際世界革命。他的教誨形成了

*繼承：以種族為基礎的世界史。

[75] 保羅與種族混亂

今天，儘管做出了各種拯救的嘗試，猶太知識分子的基礎，就像羅馬和路德教會的塔木德東方方面一樣。保羅對鎮壓的猶太民族起義產生了國際影響，教會圈子永遠不會承認這一點，為舊世界的種族混亂進一步鋪平了道路，羅馬的猶太人會很清楚為什麼他們把猶太教堂給了他發表了他的宣傳演講。保羅意識到（儘管偶爾批評猶太人）他代表的是猶太人的事業，這一事實從他書信中一些甚至過於坦率的段落中可以明顯看出：「以色列已經到了一定程度的強硬，甚至達到了外邦人受迫害的地步。全體以色列人都將進入，然後所有以色列人都將得救，他們是因列祖的緣故而被揀選和蒙愛的人：那些以色列人，他們的兒子名分、榮耀、聖約、律例和律法都屬於他們。敬拜和應許，基督從肉身而來……如果異教徒被從自然野生的橄欖樹上砍下來，並與自然相反地嫁接到高貴的橄欖樹上，那麼那些與它的本性相對應的人會更快地被嫁接到他們原來的樹上。」*

仍然散發著貴族精神的《約翰福音》已經為自己辯護，反對基督教的整個私生化、東方化和猶太化。

150年前後，希臘人馬吉安站起來，再次倡導北歐思想，即建立在有機張力和等級基礎上的世界秩序，這與閃米特人的任意神權思想及其統治形成鮮明對比。

*羅 11, 25, - 9, 4; 11:24 這和今天「嚴肅聖經研究者」這個混蛋教派所教導的一樣。

[76] 基督教的矛盾本質

無限制的暴政。因此，他也拒絕接受這樣一個假神的“法典”，即Ph-所謂的。舊約。諾斯底教徒中的一些人也嘗試過類似的事情。但羅馬由於其種族分裂，無可挽回地致力於非洲和敘利亞，掩蓋了耶穌的簡單個性，並將晚期羅馬的世界帝國理想與無人普世教會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基督教之後最初幾個世紀的鬥爭只能被理解為不同種族靈魂之間的鬥爭和多頭種族混亂，敘利亞-近東人的態度以其迷信、神奇的瘋狂和感性的「神秘」將一切混亂、破碎的事物統一起來。並在其背後分解並將其賦予基督教，這種矛盾的性格至今仍然影響著它。因此，一種充滿奴役的宗教，受到耶穌被虐待的偉大人格的保護，進入了歐洲*。基督教的出現，受到許多來源的滋養，顯示出抽象靈性和具有特殊力量的惡魔魔法之間的奇怪而密切的關係，不管其他潮流也被吸收其中。三位一體的思想

*就耶穌的起源而言，正如張伯倫和德利奇已經強調的那樣，沒有絲毫令人信服的理由認為耶穌有猶太血統，儘管他是在猶太思想圈長大的。一些有趣的研究成果可以在 Dr. 找到。E.榮格，《耶穌的歷史人物》（慕尼黑，1924）。據敘利亞基督教傳教士以法蓮（4.

世紀）耶穌的母親是一位達奈女子（即丹人），父親是一位拉丁男子。以法蓮認為這沒有什麼不光彩的，並補充說：「因此，耶穌的後裔來自兩個最偉大和最著名的民族，...

即，母係來自敘利亞人，父係來自羅馬人。」以法蓮認為這項知識是常識。

[77] 開始教條化

例如，地中海盆地的許多民族以父親、母親、兒子的形式認識它，也透過知識：「一切都分為三種方式」（某些物質的聚合狀態）。母親象徵著誕生的大地，父親象徵著產生光的原理。母親的地位現在被“聖靈”取代，有意識地拒絕純粹的肉體，即希臘人的“hagion pneuma”，印度人的“prena”。然而，這種強調的靈性並沒有嵌入種族民族的典型性中，也不是由有機生命極性決定的，而是成為一種無種族的力量。保羅在寫給加拉太人（從多瑙河谷到小亞細亞的凱爾特人大遷徙的最後殘餘者）的信中寫道：「這裡既沒有猶太人，也沒有希臘人，這裡既沒有奴隸，也沒有自由人，也沒有男性或女性。」在這種否認一切有機物的虛無主義的基礎上，他呼籲對基督的信仰，即扭轉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所有文化價值觀，然而，由於它們的完全分解和破壞，這些價值觀已經是既定的。憑藉著極強的排他性，終於將原本已經變得毫無方向的人們聚集到了他的身邊。童貞女生育的教條化進一步否定了自然聯繫，這可以被證明是從南海群島到北歐*的所有民族中的太陽神話。

但小亞細亞、敘利亞和非洲的所有魔力都與這種抽象的靈性並存。

被耶穌趕走並進入豬群的鬼魔，因他的命令而平靜的波濤洶湧的大海，殉道者死後「真實」的復活升天，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事情

*利奧·弗羅貝尼烏斯：太陽神的時代。

[78] 歌德的積極基督教

基督教的「實際」出發點無疑產生了強大的苦難力量。世界並非起源於索特（救世主）的一生，而是起源於他的死亡及其奇妙的後果，這是保羅書信的唯一主題。

但歌德認為，重要的是基督的生命，而不是死亡，從而證明了日耳曼西方的靈魂，積極的基督教與消極的神職人員和女巫熱潮相比，這可以追溯到伊特魯裡亞-亞洲想法。

如前所述，我們的學者將希臘生活的轉變描述為從冥神到光之神、從母權製到父係法的演變是誤導性的，也是毫無意義的。當他們談論一種已發展為高尚思想的天真、流行的觀點時，這同樣是錯誤的。相反，除了反同的鬥爭之外，還有後來理智主義教學體系的主導地位，試圖將以前不帶偏見的生活國有化，創造性種族力量的枯竭，最終通過柏拉圖式的反應來實現。僅僅需要血液就可以實現的計劃已經變得太弱了。北歐希臘人不知道神學地位。他的祭司來自貴族家庭。他的歌手和詩人向他講述了他的英雄和神的歷史和英雄主義。自由的希臘精神在我們看來是完全不教條的，就像之前的印地安人和後來的日耳曼人一樣。

體操和音樂是他的教育內容；它們足以為培養重裝步兵、公民創造必要的條件。只有蘇格拉底才能宣揚美德可以被傳授的瘋狂，可以傳授給所有人。

[79] 魔法與理智主義之間的互動

（柏拉圖對此進行了精煉，認為真正了解思想世界本質的人自然是善良的）。隨著這種個人主義、無種族的理智主義世界觀的擴張，希臘生活的根源被砍下了。然而，同時，虛無縹緲的知性主義放鬆了一直被希臘阿波羅教養所壓制的亞洲習俗。在這裡，我們首先可以最清楚地了解知性主義和魔法之間發生的相互作用。理性和意志，即使不總是有目標意識，至少也是有目標導向的，也就是說，它們是真實的、接近血緣的、有機決定的。某種程度上，這種世界觀理性因其載體的改變而變得不那麼安全。同樣，它也僵化為智力建構。同時，意志部分則陷入神奇而迷人的衝動，並產生一個又一個的迷信。理性種族靈魂分解的結果就是一座「意識形態」的理智主義魔法大廈，或是分裂為無本質的個人主義和本能的私生子主義。第一個案例是由天主教會（在較小程度上也由新教）提供的，它在智力上支撐和強化了對魔法的信仰（這個詞應該毫無嘲笑地使用），第二個案例是由晚期希臘化時期所證明的。

消極的基督教和積極的基督教一直在戰鬥，而且比以前更加激烈地戰鬥，特別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消極的一面堅持敘利亞-伊特魯裡亞傳統、抽象的教條和神聖的習俗，積極的一面則再次有意識地喚醒北歐血統的力量，就像第一批日耳曼人在入侵意大利時天真地所做的那樣，並賦予了北歐新的生命。生病的土地。

[80] 羅馬的日耳曼部落

辛伯恩風暴曾經從北方襲來，就像一場迫在眉睫的原始命運。他的防禦無法阻止北歐凱爾特人和日耳曼部落日益威脅羅馬的邊界。一場又一場的戰役表明，羅馬慣常的戰術在對抗原始力量時徒勞無功。巨大的金髮「奴隸」出現在羅馬，日耳曼人的美麗理想在腐朽的無理想的人們中成為時尚。自由的日耳曼部落在羅馬也不再罕見，日耳曼士兵的忠誠逐漸成為凱撒最強的後盾。但同時，這也是對國家來說最具威脅性的危險，國家已經變得貧窮和毫無價值。奧古斯都試圖透過單身懲罰、婚姻安排和社會福利來撫養「他的」人民。免費。日耳曼部落在克勞狄烏斯、加爾巴和維特里烏斯的選舉中領先。馬庫斯·奧勒留把他的日耳曼囚犯從維也納送到義大利，他沒有把他們變成角鬥士，而是把他們變成荒涼的古羅馬土地上的農民。在君士坦丁時代，幾乎整個羅馬軍隊都是日耳曼人……任何看不到種族力量在這裡發揮作用的人一定對任何歷史發展視而不見；分解和改革在這裡如此明顯，然後超越君士坦丁走向斯提利科和阿拉里克、里西默、奧多亞塞爾、狄奧多里克、倫巴底人、從南方建立王國的諾曼人，到不可思議的偉大腓特烈二世、霍恩施陶芬王朝，他們與德國貴族領主建立了第一個世俗國家、西西里王國及其各省佔據。

狄奧多里克大帝在義大利北方化的歷史上脫穎而出。這位堅強而溫和、慷慨的人統治了羅馬帝國三十多年。他繼續說，馬克和君士坦丁開創了日耳曼民族

[81] H.聖張伯倫的重要性

不只成為佃農和小農，也成為大地主；三分之一的土地所有權落入純日耳曼軍隊手中；超過 20 萬個日耳曼家庭在托斯卡納、拉文納和威尼斯週邊定居，但不幸的是分散了。

於是，北歐人的拳頭再次犁過義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土地，使完全枯竭的荒地再次變得肥沃，不再依賴北非的糧食。由於婚姻禁令和阿里烏教信仰，哥德人（後來的倫巴第人）與「當地人」分離，他們扮演了與曾經建立古羅馬共和國的第一波北歐浪潮相同的角色塑造角色。直到皈依天主教後，種族崩潰才開始。「文藝復興」最終成為北歐人（這次是日耳曼人）血統的咆哮新宣言。

在這裡，隨著珍貴的社會壁壘的突然打破，一位又一位天才從耕耘過的土地上湧現出來，而從羅馬開始非洲化的意大利南部卻仍然沉默寡言，缺乏創造力。直到今天，當來自北方的法西斯主義試圖再次喚醒舊價值觀時，試試看！

4.

儘管在 H. St.

張伯倫會從中得出必要的結論。因為他們內心明白，如果這種日耳曼血統從歐洲完全消失（因此，隨著它所產生的類型和民族創造力量的逐漸消亡），整個西方文化將不得不滅亡。用它。張伯倫補充了有關史前史的新研究

[82] 一種被克服的歷史觀

隨後，種族科學帶來了更深刻的內在反思：可怕的意識是，我們今天面臨著最終的決定。要嘛我們透過重新體驗和培養古老的血統，再加上戰鬥意志的增強，獲得淨化的成就，要嘛最後的日耳曼-西方道德和國家教養價值觀陷入世界城市骯髒的人類洪流中，在一種獸化的、不人道的、貧瘠的柏油路上被打殘，或者以南美、中國、荷屬印度和非洲的私生移民的形式作為病菌滲透出去。

此外，聖張伯倫世界觀的另一個結構性思想在今天似乎至關重要，除了強調透過日耳曼主義建立新世界之外：舊的北歐影響的羅馬和新的日耳曼影響的西方之間的關係有一個時代的特徵是無節制的種族混合，即私生化，攪動一切病態的事物，誇張的感官狂喜，誇大的敘利亞事後信仰，以及整個世界所有人類靈魂的狂熱。張伯倫用一個造詞來命名這次，揭示了塑造歷史的真正藝術家：國家的混亂。

某種狀態的指定，即使它沒有及時改變

可以精確地界定向後和向前，今天已成為普遍意識，對於所有看得更深入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資產。這種新的時間劃分，而不是“古代”和“中世紀”，從最高意義上來說，是 19 世紀末生命和靈魂法則最偉大的發現之一，它成為我們整個世界的基礎。20 世紀前進的歷史觀。

世紀

[83] 北歐浪潮

已經成為。因為這項知識意味著，如果狄奧多里克沒有追隨卡拉卡拉家族，「永夜」就會傳遍歐洲。亞洲、非洲、整個地中海盆地及其山麓的混血兒翻騰的泥漿洪流在狂野的興奮之後會逐漸平息，不斷澎湃的生命會剷除許多腐爛殘廢的東西，但一個人的創造力誕生的文化靈魂將永遠消失，北歐人探索宇宙的改造地球的天才將永遠消失。它只會繼續滋長今天義大利南部一些地方存在的那種「人性」不是活著，而是殘廢的，勉強度日，沒有身體和靈魂的大膽動力，沒有任何真正的渴望，生活在最深處，在熔岩塊或岩石沙漠中間最順從的滿足。

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在日耳曼民族出現大約 2000 年之後的今天，民族文化、創造力和大膽的創業精神仍然在某個地方發揮作用，這些力量即使彼此不一致，也完全歸功於新北歐浪潮覆蓋並滋養了一切，在暴風雨中席捲了整個歐洲，沖刷了高加索山麓，衝過大力士之柱，最終在北非的沙漠中消失。

從廣義上看，歐洲的歷史就是由新人類與遠至萊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羅馬混亂國家的數百萬軍隊之間的鬥爭所組成的。這片黑暗的海浪在其表面承載著輝煌的價值，傳達刺激神經的慾望；他們的波浪訴說著過去，

[84] 世界教會的“理想”

曾經巨大的世界統治和解決所有問題的世界宗教。大部分無憂無慮、天真的北歐血統屈服於誘人的誘惑，甚至成為了半夢半醒的古羅馬榮耀的承載者，只是經常為了幻想而拔劍橫掃整個世界，成為祖先而不是他們生來就是繼承人。到馬丁路德為止，日耳曼主義與國際混亂的鬥爭發展成為貼近自然的英雄主義與為異族幻想服務的英雄主義之間的鬥爭，同一血統的代表手持武器相互對峙的情況並不少見。贊成根本上敵對的價值觀。

航空母艦從德國北部平原轉移到高盧是很自然的事情，
西班牙、義大利，如此自然而有力地爆發的種族，並非都是內部的
他們意識到他們心智本質的聯繫，他們用驚訝的眼睛看到了新的、
陌生人融入自己，吸收他們並 - 作為主人 - 統治這個新事物，

重新設計，但（因為他們是少數）也不得不向新的薪水致敬。即使在今天，當「憲法律師」宣揚「人類統一結構的理想」並讚揚一個單一的、有組織的、可見的世界教會時，它應該從一個單一的地方來決定和總結所有國家生活、所有科學、所有藝術、所有道德、教條*，這是那些一直毒害我們存在的「國家混亂」思想的後果；尤其是當一位此類研究人員補充道：“奧地利所追求的目標，全世界都必須大規模實現。”這是將種族瘟疫和靈魂謀殺變成了全球政治計畫。

*ZBR訴。克拉利克：《奧地利歷史》，1913年。

[85] 德國的重生

皇帝和教宗曾經在這種普世主義、反民族的觀念下進行鬥爭，德國君主制反對他們；馬丁路德將政治上的教皇世界君主制與政治上的民族觀念進行了對比，英國、法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普魯士意味著加強這條對抗混亂的戰線，德國在1813年、1871年進一步階段重生，但仍是無意識和堅定的。1918年的崩潰讓我們徹底崩潰，但同時，它也向探索的靈魂揭示了創造幸福與不幸之網的蛛絲馬跡。從舊日耳曼尼亞的部落意識，經過德意志王室觀念、新普魯士的領導、泛德意識、正式的帝國結構，物種束縛的民族意識今天誕生，成為德國靈魂最偉大的花朵。在這次經歷之後，我們宣稱它是德國未來的宗教，我們今天在政治上遭受重創，受到羞辱和迫害，已經找到了我們力量的根源，實際上發現了它，並以一種與其他性別不同的力量重新體驗了它前。今天，在德國人的更新觀念意義上，神話的掌握和意識的認同終於不再是敵對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最熱烈的民族主義不再是針對部落、王朝、教派，而是針對原初的民族主義。物質，針對受物種束縛的人們本身，終有一天會融化所有渣滓，帶出高貴和卑鄙的信息。

消滅。

進一步的調查將能夠認識到除了日耳曼主義的鬥爭力量和國家混亂之外，歐洲其他本土或滲透種族的影響線。它變成了地中海式的，形式上更受控制，更酷，但與日耳曼價值觀相差不遠。

[86] 阿爾卑斯山的影響

欣賞（西方）種族並看到一些與北歐人的混合（只要它們不以大眾現象的形式出現）並不一定是一種損失，而往往是一種靈魂的豐富*。她認識到，迪那拉人種文化創造力較差，但氣質最強，在歐洲的一些偉大激情中往往很有效，但隨後其近東影響往往會導致私生化現象（例如在奧地利和巴爾幹地區）。新導演的觀眾隨後會看到黑暗的阿爾卑斯種族如何耐心地前進和繁殖，除了復原力之外什麼也不做。她並不公開反抗勝利的日耳曼人民，但在某種啟蒙運動中，她作為一個順從的鄉紳和農民為他提供了巨大的服務，在某些地方，她增強了個人的日耳曼力量，進行頑強的抵抗，但為了滲透到群眾中，創造力增強。

使模糊，使結殼，使窒息。法國、瑞士和德國的大部分地區已經受到阿爾卑斯山的影響，它正在摧毀一切偉大的事物。政治領域的民主，知識分子的缺乏，大膽的和平主義與商業頭腦的聰明才智和追求中的無情相結合。有利可圖的商業投資是可怕的商業投資。泛歐洲生活阿爾卑斯山過度生長的跡象。

*我注意到我無法在這裡處理俄語類型差異的細節。無論是例如B. Kern（「德國人的家譜和物種形象」）透過排除「Dalish」來限制「北歐」一詞，或者Günther是否將Dalish（或Fälisch）呈現為本質上與北歐融合，對於本質單人來說並不是很重要問題。關於北歐人種起源的爭論也是歷史性的，而非本質性的。達爾在《作為北歐人種之源的農民》一書中對自然日耳曼人的問題做了很好的論述。

[87] 中世紀不團結

日耳曼人與北歐人領導的羅馬混亂之間的一切偉大而血腥的戰鬥，往往會長期削弱他們的血脈力量。儘管戰爭經常發生在阿爾卑斯人的背上，但他們比北歐叛亂分子更能倖免，北歐叛亂分子最初是“異端”，為自由開闢了一條清晰的道路，即物種束縛的思維。

如果我們此時忽視阿里烏派早期為宗教自由而進行的鬥爭，即使在羅馬的權力政治鞏固之後，整個西方也沒有提供一個自給自足、有機紮根的生活結構的圖景。如果說羅馬勝利的普世教會是羅馬晚期的無種族世界帝國主義的直接延續，那麼羅馬帝國也成為這一思想最強大的武裝力量，甚至來自日耳曼家族的傑出人物也接受了這個使整個世紀著迷的思想，但各地和所有地區的反對派勢力都立即採取了行動。政治性質的形式是德國君主制、法法高盧主義；教會性質的形式是聖公會主義與庫裡主義的鬥爭；精神性質的性質是自由自然研究的要求；哲學宗教性質的呼籲為了個人的思想和信仰自由。所有這些力量，即使他們仍然承認羅馬是早期的一個想法，並且常常完全不知道他們的要求的全部範圍；無論他們是否出於想要淨化教會的幼稚觀點，他們最終都是激烈的民族主義的力量，如果我們想透過這種方式來理解一種種族束縛的、基於意志的、物種潛意識的思維方式以及對某種形式的普遍主義的感覺。國王和公爵的想法，

[88] 歐洲打擊異端的鬥爭

空間有限的聖公會主義，人格自由，所有這一切都直接紮根於地球，無論這些勢力之間為爭奪霸權而進行了多少鬥爭，並且至今仍在戰鬥。現在看來，最純粹的北歐日耳曼國家、人民和部落，到了時機成熟時，就會最果斷、始終如一地捍衛自己，反對羅馬的普世主義和反對一切有機事物的統一精神形式（一神論），所以我們將

甚至在羅馬近東催眠中取得勝利的偉大覺醒之前，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力量在英勇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與仍然是「異教徒」的日耳曼民族有直接聯繫。阿爾比派、瓦倫斯派、卡特里派、阿諾比派、施丁格派、胡格諾派、改革宗、路德派的歷史，以及自由研究烈士的歷史和北歐哲學英雄的描繪，描繪了一幅為品格價值而進行的巨大鬥爭的令人振奮的圖畫，就是那些靈魂和精神的先決條件，沒有它的實現就沒有西方、沒有流行文化。

今天，任何一個看到民主化法國的人都難以想像，這個國家曾經是從北方到最南方的英勇鬥爭的焦點，這個國家被聰明的律師治理不善，被猶太銀行家掠奪，才華橫溢，但只受過去的推動。半個多世紀以來，產生了最大膽的人物，相反，這些人物不斷地被具有英雄精神的人們重新點燃。今天的「受過教育」的人中誰真正了解哥德式圖盧茲，它的廢墟仍然告訴我們很多關於令人自豪的人性？誰知道這座城市的哪些大領主是在血腥的戰爭中被摧毀和消滅的？誰經歷過這個故事？

[89] 彼得·福里斯特的改革

富瓦伯爵，他們的城堡現在變成可憐的石頭堆，他們的村莊荒涼，他們的土地上只有可憐的居民？其中一名 1200 歲左右的大膽伯爵宣稱：“教皇與我的宗教無關，因為每個人的信仰都必須是自由的。”這種原始的日耳曼思想今天只得到部分實現，它讓整個法國南部付出了最好的鮮血，並隨著它在該地區的根除而永遠窒息。作為西哥德主義的唯一殘餘，法國唯一的新教大學就坐落在這裡：蒙托邦。

同樣的英雄主義也被注入到義大利-法國阿爾卑斯山中部的一個小民族身上。在這裡，鍛造遺囑也可以追溯到一位偉大而神秘的人物，一位來自里昂的商人，他從哪裡移民到了這座城市（從哪裡，尚未確定），名叫彼得，後來他的姓氏是瓦爾多或瓦爾德斯。他多年來在自己的行業中過著光榮的生活，被認為是一個虔誠的人，可能沒有叛逆的想法。但他越來越感覺到簡單的福音與教會的浮誇行為之間的差距；他也越來越深地感受到強迫宗教教義的癱瘓作用。彼得·瓦爾德斯堅信自己是在為精神領袖服務，因此他前往羅馬朝聖，在那裡他要求道德的簡樸、行為的榮譽、關於福音的思想自由、基於基督話語的教學自由。人們想向他承認很多，但不是最本質的。然後瓦爾德斯分配了他的財產，與妻子離婚，並對想要強迫他放棄信仰的羅馬代表說：“人必須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人。”

那是一個偉大異端的誕生

[90] 韋爾多派的傳播

偉大的改革家，所有歐洲人，包括所有天主教徒，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他。彼得的簡單尺寸

瓦爾德斯一定對「里昂窮人」社區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萊茵河、波希米亞之行以及在奧地利中部、波美拉尼亞和勃蘭登堡建立瓦爾登斯社區的成功顯示：他對新教教學自由的要求是古老日耳曼人的一根響亮的弦，在人們的靈魂中牢牢紮根，再也無法根除。布魯伊斯的彼得、克魯尼的亨利也有同樣的要求。布雷西亞的阿諾德也加註。美因茨的雕塑向我們展示了瓦爾德斯的一個純粹的北歐頭像：像古代日耳曼部落的頭骨，強壯而高的額頭，大眼睛，有力地突出，略微彎曲的鼻子和堅定而美麗的嘴巴。下巴周圍有鬍鬚。

被驅逐出里昂後，會眾轉向不同的方向，進行競選活動和傳教。她在哥德式阿爾比派普羅旺斯以及萊茵蘭受到了友好的歡迎。在梅斯，瓦爾多派很快就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地方法官拒絕執行主教逮捕他們的命令；與瓦爾德斯自己曾經提出過的同樣的理由是，人們必須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人。然後教宗介入（英諾森三世），焚燒了翻譯成母語的拉丁文著作，並處決了一些教派人士。其餘的人則穿過整個洛林，逃往荷蘭，逃往另一個德國。向羅馬之手無法直接觸及的所有地方都敞開大門。另一部分搬到了倫巴第，在那裡他們發現了類似的異端思想，包括米蘭的帕塔里亞人傳播的教義

[91] 宗教裁判所的火葬堆

布雷西亞的阿諾德尋求超越純粹福音派的教會和政治改革，他否認教皇有任何世俗權力的權利，以此作為他精神恢復的先決條件。

隨後，瓦爾多教社群擴展到阿爾卑斯山西麓的山谷，在貧瘠的土地上站穩了腳跟，由於他們的勤勞，這些貧瘠的土地逐漸變成了肥沃的花園；她除了安靜而謙虛地實踐自己的信仰並履行她在這個地球上的福音使命之外，別無其他抱負。無數被驅逐的阿爾比派異教徒在這個難以到達的地區受到了友好的歡迎，直到宗教裁判所的鐘聲響徹整個西部，也讓寧靜的山谷和兩個城鎮和二十個村莊陷入了混亂。14世紀，瓦爾多派向教會和君主繳納重金，當然沒有效果。當黑死病在德國地區肆虐時，法國軍隊在審判官的直接命令下開進了安靜的阿爾卑斯山谷。十二名瓦爾多教徒首先必須穿著塗有地獄火焰的黃色外套，被束縛到教堂；在那裡，他們受到了詛咒，他們的鞋子被脫掉，一根繩子綁在他們每個人的脖子上，然後他們都被扔在木頭堆上被火燒死。這些和其他酷刑使許多人崩潰，使他們放棄信仰，但對這些背道者來說，他們的叛教只會帶來進一步的羞辱；隨之而來的叛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的壓迫，人類鬥爭的史詩開始了，這樣的鬥爭從未如此英勇。瓦爾多派被搶走財產和物品，擠滿了宗教裁判所的監獄

[92] 欺騙性的和平

如此之多，以至於他們只能靠人民的慷慨*才能吃飽；因此，他們的減少是透過愛宗教的代表通常的焚燒來實現的。十三年來，一個審判官（博塞利）迫害瓦爾登斯家族，一次又一次地「抓住某人**」說一些異端的話；隨後，囚犯們遭受酷刑，被砍掉雙手、勒死或燒死。儘管如此，恩布倫大主教還是必須向教宗報告瓦爾多派仍然忠於他們的舊信仰。

當重生的風暴已經撼動整個歐洲的羅馬大門之際，梵蒂岡代表再次率領法國軍隊進入阿爾卑斯山谷，以最後的軍事力量粉碎殘餘的抵抗。

在所有的人中，惡毒的英諾森八世於1487年發布了一道詔書，呼籲最終消滅瓦爾多派。十字軍在拉帕魯的指揮下開始，異教徒的房屋被搶劫，他們自己也被屠殺，大多數倖存者逃離，只有少數人留在他們父輩財富的廢墟上，顯然已經破碎，準備與異教徒講和。全能的教會。隨後，他們的財產被歸還。

然而，平靜的時期並不是和平，而是新風暴前的虛假平靜。僅僅四十年後，簡單的信仰再次戰勝了中世紀恐怖主義的外在力量。楓丹白露法令（1540年）再次加劇了對異端的仇恨，羅馬再次遭受致命打擊。

在主教的基礎上

*合唱團，「歷史」Gen. du Dauphine II :391。

** Perrin :歷史 :S. 114。

[93] 3000 次處決

最初，來自 Merindol 的 16 名瓦爾多教徒必須接受指控。他們沒有出現，因為他們知道等待著他們的是什麼。後來他們被宣佈為不法之徒，他們的房屋、妻子和孩子被視為國家沒收，梅林多爾鎮將被夷為平地，所有金庫被摧毀，鎮上所有樹木都被砍倒。國王希望在放棄宗教信仰的問題上採取寬大處理，但瓦爾多派卻宣稱，只有他們能夠證明聖經中的觀點是錯誤的，他們才會這樣做。

現在最困難的考驗來了（1545）。政府軍轉移到梅林多爾，勒死他們發現的所有居民，並摧毀了整個城鎮；卡爾維埃爾和其他村莊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那些逃到山區的人要求免費前往德國。請求遭到拒絕，他們獨自餓死在藏身之處。超過 22 個村莊被摧毀，3,000 人被謀殺，600 多名瓦爾多教徒被判入戰艦，其他人則受到可怕的酷刑。隨後，有關「異端分子所犯下的暴行」的虛假報告被送往巴黎。

儘管如此，受煽動的士兵和虐待狂僧侶所遭受的酷刑引起了弗朗索瓦一世的注意，在臨終前，他說服亨利二世為瓦爾多派提供救濟，他也這麼做了。

儘管瓦爾多派社區規模不是很大，儘管其傳播範圍很廣，因此並不積極活躍，但抵抗修道院忽視和精神壓制的思想以一百種其他形式在法國傳播，法國仍然以日耳曼北歐人為主，並且很好地傳播了。- 補充了當時西方的種族背景，直到這些流派出現

大膽的胡格諾派運動，其勝利將為西方歷史帶來一個不同的方向——向上。

[94] 羅馬教會的腐敗

在這個法國，為自己的種族而戰的戰士數量曾經非常多，上至紅衣主教、王子，下至最簡單的工匠，各個職業和階層都可以找到他們。數百個案例向我們證明，被拖上教會國家法庭的普通人比他們的法官更了解聖經，比博學的審判官更聰明地判斷世界觀問題。這種內心的優越感使他們有勇氣忍受火葬柴堆的折磨，而這一切往往導致法官們聲稱自己堅持異端思想。這並不奇怪，因為人們知道，最可怕的無知不僅發生在低級神職人員中，而且甚至有（正如羅伯特·斯蒂芬努斯告訴我們的）索邦大學的神學教授，他們在對異端的憤怒中，聲稱他們已經年屆五十了，對新約聖經一無所知，所以宗派人士沒有理由關心這件事。1400年左右，教宗在兩年內僅從德國就收回了100,000 荷蘭盾的贖罪券，而在1374年，英國議會不得不計算出基督牧師徵收的稅款是合法國王的五倍，但同樣的金額僅來自德國的所有地區。法國的抱怨也有道理。帝國各階層都在教會稅的壓力下呻吟，甚至誠實的修道士（如方濟各會維特里亞裡烏斯和梅里奧）也要求放棄不值得的贖罪券銷售。就像威爾斯納克的「聖血」一樣，「洛雷托聖殿」（天使會把它從巴勒斯坦帶到歐洲）也遭到了邪惡的對待，而這些奇蹟般的地方竟然是名副其實的金礦。聖職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至於加爾文作為一名十二歲的牧師，

[95] 胡格諾派革命

十八歲就成為牧師，之前從未進行過神學研究：無論是誰，聖職的收入都必須得到保障。

這種直接的傷害引發了更深層的沉思，許多偉大的人物也因此從柴堆的火焰中脫穎而出。還有白羊座大主教路德維希·阿勒曼（Ludwig Allemand），他竭盡全力捍衛議會制度的原則，反對教皇的獨裁統治（在巴塞爾會議上）；在那裡，老而聰明的雅各·勒費弗爾正在致力於教育自由的年輕一代；他的學生 Briconet 繼續這項活動；威廉法雷爾（Wilhelm Farel）是一位煽動者，他已經加入了這場鬥爭，後來成為納沙泰爾、洛森和日內瓦以及卡索利和邁克爾·德阿蘭德的主要改革者。還有高貴的勃根地人朗格（Languet）、聰明的貝札（Beza）、霍托曼（Hotoman）。但最重要的是，來自阿圖瓦的勇敢無畏的貴族路易斯·德·貝爾坎（Louis de Berquin）在人群中脫穎而出。一個充滿坦率和清晰思想的宗教人士，一個被稱為「法國烏爾里希派」的傑出作家。稱為胡騰。

他旁邊是來自莫城的前簡單羊毛梳工約翰·勒克萊爾（Johann Leclerc），他在羅馬宣揚反對反基督者的革命，並且像路德一樣，在大教堂的門上張貼了他的呼籲。此外，勇敢的魯旺（Rouvan）接受了殉難，弗朗茨·蘭伯特（Franz Lambert），一位方濟各會士，以及其他一百位在森林、地窖中宣揚福音和思想自由的人，就像早期基督徒中最優秀的人曾經在地下墓穴中所做的那樣。羅馬。

在胡格諾運動完全佔領法國並在孔德和偉大的科利尼的領導下找到保護之前，同樣的迫害就開始了

陸地，就像在安靜的山谷中

[96] 再次火焰死亡

阿爾卑斯科蒂安 (Alpes Cottiennes) 普羅旺斯。勇敢的伯奎因被捕，被判處咒罵，舌頭被燒紅的鐵刺穿，並被判處終身監禁。他沒有發誓，而是向國王求助。免費。1527年4月22日，他被燒死。

他對柴堆上的人們講話。他的演講被劊子手和僧侶的叫喊聲壓住了。他仍然對死亡感到恐懼。正如據說尼祿用人類燃燒的火把照亮了他的花園一樣，在基督誕生後的16世紀，最虔誠的基督徒國王也會在大型遊行隊伍中從聖日耳曼歐塞爾步行到巴黎圣母院，再從那裡前往他的城堡。在他必須穿過的廣場上，有用來裝飾和紀念教堂的柴堆，不屈不撓的異端分子在火焰中死去。*那天，巴黎有二十四名異端分子死亡。受迫害者開始逃往德國，包括卡爾文、魯塞爾和馬羅特。光是在史特拉斯堡，卡爾文就發現了1,500名法國難民，並在這裡建立了第一個加爾文主義社區。

為了迫害異教徒而頒布的嚴厲法令，在最初的行為之後就互相獵殺。在莫城（法國第一個新教社區）舉行的一次會議令人驚訝，十四名與會者因拒絕放棄誓言而被火燒死，並在互相呼喊祈禱時死去。第二天，索邦大學的一位神學學者證明，那些被燒死的人會受到永恆的詛咒，並補充說：「如果天使從天上來，想要向我們保證相反的情況，我們就必須拒絕這一點，因為它會是上帝

*Darüber Sagt der Jesuit Daniel: “弗朗索瓦想要在這些武器上吸引上天的祝福，以此作為反對新教義的虔誠和熱情的標誌性例子。”法國史，V，654。

[97] 英雄的舊法國

上帝不會永遠譴責他們*。就像在莫城一樣，法國各地的木柴堆都在燃燒，但編年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報道被譴責者的堅定勇氣。約翰·查波特，被帶到了被劊子手處決的地方，因為先前打斷他雙腿的刑訊者又重新表明了自己的信仰，怕在旁觀者中傳染異端，所以立即將他勒死……

由於類似

的情況在各地重演，因此習慣上在將不悔改的異教徒送上火刑柱之前割掉他們的舌頭……“Ad Majorem dei Gloriam”。

歷史上有大量關於火刑柱上的勇敢的已證實的故事，但它也知道許多法官的轉變。這就是她所說的勇敢的杜布爾，他平靜地接受了後來的死刑並被勒死。

舊法國還有其他眾多的人。這是一場英雄般苦難的偉大悲劇，當法國貴族中最優秀的人作為「胡格諾派」走上爭取思想自由的最前線時，這種悲劇很快就變成了一種大膽而聰明的侵略行為。這場與羅馬的戰鬥是在法國所有地區的八場血腥戰爭中展開的，即使聖餐之爭在各地知識衝突的最前沿看起來是一個看似教條主義的重要問題，但它仍然只是一個寓言，說明了更深層的問題。—

精神的持續分離。當科利尼後來上台時，他不僅要求自己而且也要求沙蒂永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從而證明了他的基本信仰

*杜普萊西斯：“Hist. de l' Eglise de Meaux” 卍. 348；
索爾丹：“法國新教史” 卍，200

[98] 胡格諾派衝突

承認*。但由於胡格諾主義面臨著某些生活方式，而羅馬的代表們要求從這種教條基礎上得到答案，新教徒別無選擇，只能逐步製定一個明確的、「自然」的綱領，因為這本質上是不自然的，不同的新教運動本身不得不互相衝突。但一切的背後還有更深層的東西：日耳曼人關於內在自由的原始觀念；教義和新形式只不過是羅馬教義背景中脫穎而出的寓言，值得注意的是，彌撒是胡格諾派最反對的活動。

在胡格諾派貴族中，存在著兩種靈魂之間的鬥爭，這使得鬥爭變得非常困難。雖然他的追隨者堅定地要求良心和教義自由，但他們被迫向他們在國家政治和舊法蘭克效忠方面效忠的國王提出這些要求。然而，後者受羅馬天主教傳統的束縛，不得不在統一的宗教中看到政治國家的安全。因此，當胡格諾派軍隊後來在奧爾良或拉羅謝爾集結對抗國王，當他們在雅爾納克、聖丹尼斯、蒙孔圖爾與國王的軍隊作戰時，他們仍然誠實地宣稱對國王的忠誠，並...他們在公告中聲稱國王並不自由，而是被羅馬黨所俘虜；每次和平協議後都必須向他們確認這一點。

但也是在胡格諾運動最偉大的時期

*參見。關於他 E. Marck 的《Gaspard von Coligny》，斯圖加特，1892 年。

[99] 瓦西和賈納克

他們只是少數。然而，他們的力量在於領導人的聰明才智，在於新的生活態度的英雄主義，在於舊血統的推動，而對手方面，領導權之爭癱瘓了力量，國王生活在不斷的鬥爭中。擔心他的將軍（例如安茹）可能會推翻他。

瓦西大屠殺是一切都岌岌可危的訊號之一，吉斯公爵只是謀殺了胡格諾的祈禱者。於是胡格諾派緊跟在後，隨時準備在聽到孔迪的號召時做出犧牲。儘管失敗了，他們仍然繼續征服新的堡壘、城市、城堡，並時而在北方、時而在南方尋找基地。但在這些戰爭中，古老的法國血統之花仍然死在雙方的戰場上。這也適用於老蒙莫朗西警官，他沒有像吉仁那樣出於教會仇恨為國王而戰，而是以一個封建老人的身份去戰鬥，並於74歲時在聖丹尼斯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新教領袖一一倒下，安德洛特和康迪位居榜首。儘管大腿骨折，這位偉大的王子還是向雅納克發動了爆炸

在他的軍隊前面：“幹得好，法國貴族們，這是我們期待已久的戰鬥。”他受傷的馬摔倒了，敵方隊長從後面襲擊了他。

但即使在有利的和平之後，返回的胡格諾軍隊仍然面臨著可怕的命運。大多數被煽動的天主教徒洗劫了他們的房屋，趕走了他們的家人，並殺害了戰士。隆瑞莫和約之後例如，這種騷亂是自上而下有意識組織的；里昂、亞眠、特魯瓦、魯昂、蘇瓦松和其他城市見證了一場血腥屠殺，三個月內新教徒造成的受害者比戰爭還要多。

[100] 湯瑪斯·皮烏斯五世。

半年。當代作家估計，光是這份和平協議後就有 1 萬人死亡，後來也許是最血腥的蒙孔圖爾戰役僅造成 6,000 人死亡。同時，羅馬不斷煽動，總是下令徹底消滅異端。庇護五世譴責法國國王對胡格諾派的讓步，並讚揚他的臣民（例如內穆爾公爵）違反國王的法令繼續進行滅絕。教宗承諾提供金錢和戰士，並呼籲更多流血。他的傳記作者加布蒂斯稱讚老庇護五世是第三次胡格諾戰爭的作者。即使在雅爾納克的勝利和孔迪的死後，教宗也不滿意。在表示祝賀的同時，他下令消滅包括囚犯在內的所有異端分子。他以上帝的憤怒預先詛咒了一切屈服。

庇護五世甚至在《聖日耳曼和約》之後也遵循這種行為，並煽動國王的臣民反對宮廷。

儘管如此，古老的日耳曼性格似乎仍想佔上風。宮廷曾經是胡格諾派的，國王的城堡裡已經取代了輕鬆的慶祝活動，一種嚴厲的、有時是心胸狹隘的、嚴肅氣氛。當查理九世時，胡格諾派再次到來。科利尼上台。「我歡迎你，就像二十年來沒有貴族受到歡迎一樣，」他對異端領袖說。就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內，一隻新的手掌握了法國的命運。

直到一切都在巴黎的血婚中消亡。國王搖擺不定、沒有個性、脾氣暴躁，他屈服於羅馬黨派的低聲議論，隨後羅馬黨派將科利尼的謀殺歸咎於他。沒有回頭路了。日耳曼浪潮似乎戰勝了這一點。

[101] 科利尼是怎麼死的

法蘭克帝國崩潰了。當科利尼血淋淋的屍體被扔到吉斯公爵腳下時，他擦去臉上的血跡，輕蔑地說：「是的，就是他。」然後踢了他。一名義大利人將這位海軍上將斬首，他的頭隨後被帶到羅馬教宗聖天使堡舉行了慶祝活動。然而，巴黎虔誠的暴徒砍掉了這位法國最偉大英雄的雙手，並將屍體拖到街上三天。

然後就結束了。聚集在巴黎參加婚禮的胡格諾派領導人的倖存者在逃亡後慘遭血腥死亡，或在其他地區被暗殺。在奧爾良，五天內有 1,500 名男子、婦女和兒童死亡；在里昂，有 1,800 人死亡；普羅旺斯的城市每天都看到肢解的屍體。

河水漂流下來，阿爾勒好幾天無法從河裡取水。在魯昂，暴徒在兩天內殺害了 800 人；圖盧茲則有 300 人死亡。聖巴塞洛繆之夜造成了超過 70,000 名受害者的損失。在羅馬，人們歡呼雀躍，和平教教宗鑄造了一枚紀念幣，以紀念殺害異教徒。

當後來的戰鬥不成功時，數十萬人選擇離開法國，而法國則壓制了他們的態度。普魯士和荷蘭將這些移民的後裔（據說總共有近 200 萬）視為他們同胞中最優秀的人。公民。

但這場失血的決定性事實是法蘭西民族性格的改變。第一批胡格諾派領導人所體現的那種真正的驕傲、不屈不撓和高貴已經永遠消失了。作為 17、18 世紀的「經典」法語

[102] 法國性格的衰落

當哲學再次破壞和推翻教會的教條時，它確實被賦予了極大的聰明才智，被賦予了偉大的智慧，但是——看看盧梭，甚至伏爾泰——它缺乏任何真正的、偉大的心靈高貴，傑出的貝爾昆以及康迪、科利尼、泰利尼。但即使是這種偉大的靈性，其內在也與生活相距甚遠，是抽象的。因此，1789 年 7 月 14 日就成了一個人物無力的寓言。科利尼領導下的法國大革命是真正的、血腥的，但在 1793 年左右，它只是嗜血，內部貧瘠，因為它不是建立在任何偉大人物的基礎上的。這就是為什麼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並不熱衷於天才，而只熱衷於瘋狂的市儈、虛榮的煽動家和那些政治戰場上掠奪後人財產的鬣狗。正如俄羅斯布爾什維主義時期，鞭撻化的非人類謀殺了那些因身材高大、步態大膽而顯得可疑的紳士，雅各賓黑人暴徒也將任何身材苗條、金發碧眼的人拖上斷頭台。就種族歷史而言：法蘭克帝國胡格諾派的垮台意味著北歐種族力量即使不是完全瓦解，也意味著瓦解。已被強力推回。古典法國祇表現出精神而沒有高貴，飢餓的伏特本能地抓住了性格的惡化，於是它與掠奪性的亞人類聯手消滅了最後的頭顱。從那時起，地中海混血阿爾卑斯人（不是“凱爾特人”）脫穎而出。店主、律師、投機者成為公共生活的主人。民主的開始，不是品格統治，而是金錢統治。無論是帝國統治還是共和國統治，這都不再改變，因為 19 世紀的人們在種族上缺乏創造力

戰爭。

[103] 穆拉滕在巴黎

這就是為什麼猶太銀行家脫穎而出，然後是猶太記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傳統和同樣的地理環境的影響仍然決定法國的強權政治推力。但這一切都與 14 至 16 世紀有著不同的跡象。那些在法國仍然思想高貴的人退出了骯髒的政治事務，住在各省的城堡裡，過著保守的隱居生活，或者把自己的兒子送進軍隊，只為祖國服務。

但尤其是在海軍方面。即使在 19 世紀末，海軍舞會的觀眾也能驚訝地發現所有軍官都是金髮女郎！*

1914年，德意志帝國發現自己面臨著仍然強大的法國北部的力量（諾曼第在異端時期一直被認為是「小德國」）。然而，這種權力不再是由同一血統的人行使，而是由羅斯柴爾德銀行家和其他與他們有關的金融權力行使。再加上像法利埃、米勒蘭這樣的人，或是許多馬克思主義領導人的高山無能。最後的寶貴血液正在流失，尤其是在今天。整個南部地區已經滅絕，現在正像羅馬曾經那樣吸收非洲人民。土倫和馬賽不斷向這個國家輸送新的私生子。日益腐爛的人口湧入巴黎聖母院周圍。黑人和混血兒走在白人婦女的懷抱上，一個純粹的猶太區建立了新的猶太教堂。令人厭惡的混血兒炫耀行為仍在污染種族

*斯塔克爾伯格：“波羅的海鬥爭中的一生”，慕尼黑，1927年。

[104] 法國“榜樣”

法國各地的美麗女性被吸引到巴黎。因此，我們現在正在經歷一些已經在雅典、羅馬和波斯波利斯發生過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除了政治和軍事方面之外，與法國的密切聯繫在種族歷史方面是如此危險。相反，這裡的呼籲是：防禦入侵非洲，根據人類學特徵關閉邊界，建立北歐-歐洲聯盟，清除歐洲祖國從非洲和敘利亞傳播的病原體。也是為了法國人自己的利益。

5.

法蘭克帝國的歷史到今天已經完整。無論政府中是教士的權力意志還是愚蠢的自由思想交替出現：在每種情況下，偉大的創造性特質都會缺失。因此，法國將因種族恥辱而受到本能的種族恐懼的影響，這種恥辱永遠不會離開每一個至多表面上勝利的被釘十字架的人。因此，德國在全世界的幫助下才被擊敗，至今仍瀰漫著令人顫抖的恐懼。德國完全有理由追隨鄰國人民的生命線，以喚醒所有內部防禦力量，防止其同樣的命運走向。

以新教為主的德國不需要 7 月 14 日。儘管被曾經闖入的阿爾卑斯-小亞細亞精神所擊退，但在波羅的海盆地周圍仍然存在著強烈的抵制羅馬人平整慾望的性格抵制，這實際上迫使羅馬改革其道德生活，以便在完全能夠存在。但不幸的是德國人沒有警惕，他大方地把它留給了陌生人

[105] “兩個德國”

血統，這也是他幾個世紀以來透過自己的巨大犧牲而爭取的權利。他也將對宗教和科學思想的寬容轉移到了一個他必須劃清界限的領域：轉移到塑造人民、塑造人民和形成國家作為有機體的首要前提的領域。

根本存在。他忽略了一個事實：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對上帝和不朽信仰的寬容不能等同於對反日耳曼性格價值的寬容。

英雄不能與股市投機者享有平等的權利；不道德的、非日耳曼的塔木德法的擁護者不能被賦予與漢薩或德國官員平等的權利來塑造國家的生活。這種觸犯自己鮮血的罪行，引起了巨大的民族罪孽，並產生了“兩個德國”，這種情況在1870-71年就已經出現，1914年之後不可調和地對立，最終在1918年分崩離析，現在又互相爭鬥。死亡，雖然仍然不是處處因血緣分離。古斯塔夫·阿道夫時代異端戰爭中發生的事情正在再次發生，只是以不同的象徵。看起來，不是用抽象的、教會式的寓言，而是最終非常有意識地進行有機比較：北歐日耳曼人（或北方血統）和非人類與敘利亞的靈性有關。

民族在世界各個戰場上的流血犧牲，給了民主的東方人和他的世界城市的混蛋同謀們崛起的機會。150年前開始成為法國統治者的這類人自1918年以來也一直站在德國民主的最前沿，擁有敘利亞的資金。

[106] 腐爛的塑膠符號

因此，他不了解舊的價值觀，而是在每一條街道和廣場上公開、大膽地與它們作鬥爭（《柏林日報》說，「最愚蠢的理想是英雄的理想」），快樂的投機者變成了有榮譽的人，東方猶太銀行家成為「國家保護」政黨的金融家，但反對日耳曼本性嘲笑的鬥士卻因「侮辱政府形式」而入獄。這種價值觀的重新部署是統治血統變化的代名詞，甚至只要看看馬克思主義民主領導人的路線，就以可怕的方式證明了毛奇、俾斯麥、魯恩領導人統治之間的種族衰退。威廉一世和那些在1933年之前管理德國證券交易所殖民地的議員。

這個阿爾卑斯山猶太人階級的統治是在人口中有價值的部分經歷了可怕的絕望的幾個小時後出現的，出於本能，他們立即與當今法國的強大勢力結盟，這一事實似乎得到了鞏固。法國曾用過時的思想與1918年起義中的知識貧窮進行鬥爭。他們在那些謊言中長大，不能再偏離自己的方向。法國對德國的民主政策的形式最終回到了衰落人民的「自然」同情，他們將直率的性格視為活生生的譴責，因此努力將自己與衰落聯繫在一起。這也是革命後的俄羅斯在所有馬克思主義非人類主義中心引起同情的本質解釋。

在所有所謂原則、「現實政治」考量等光鮮亮麗的背後，存在著一股潛意識的種族權力之流，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充滿種族混亂廢品的洪水。不管這個

[107] 反對歷史的舊解釋

因此，歷史傳統與空間政策法不利於德意志民族。

所有研究羅馬與異端衝突痛苦歷史的歷史學家都一致宣稱，必須從世界的角度和各自時代的條件來處理事情。這就是羅馬的捍衛者和反對者所做的，他們一起成為一個致命錯誤的受害者：似乎除了暫時的情況之外，不存在不變的基本法則，儘管它們以不同的形式相互鬥爭，但仍然存在。它們的作用方向相同。北歐人民反對羅馬知識分子一神論的鬥爭，就是這樣一個兩千多年的事實，始終是「暫時的狀況」。因此，即使在評估過去的種族相似力量的鬥爭和種族混亂時，與今天相關的價值判斷仍然保留其深刻的合理性。但這場帶來種族和性格變化的鬥爭中所發生的事情，恰恰是行會歷史學家沒有涉及到的：法國南部種族實質的毀滅，以及法國南部創造性血液的消滅。反宗教改革和由此產生的其他“時代環境”，使奧地利的日耳曼核心變得強烈。因此，通常的史學試圖否認不可改變的事物，因此通常以片面的方式評估真正依賴時間的事物，並且僅嘗試使用外部符號對其進行描述。這種認識為未來的表演者和基於不變的心理和種族價值觀的西方發展的創始人提供了新的基礎。

[108] 胡斯運動

創建，適合為所有意志堅強的人提供向上的一步。

但前述內容需要對應者，以避免對大問題進行膚淺的評估。例如胡斯派的故事。波希米亞的新教運動與法國的新教運動表現出明顯不同的特徵。在法國，有一種語言、一種國家傳統，以及統一民族感情的明顯跡象；而在波希米亞，德國人和捷克人相互對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種族而分裂。就捷克人而言，他們在種族上分為北歐斯拉夫貴族，而下層階級則受到阿爾卑斯第納爾的影響，即今天的捷克人所明顯體現的那種類型。在盎格魯撒克遜人（Wiklef）的影響下，斯拉夫捷克人以與正在成為德國的德國和胡格諾派法國相同的方式脫離了羅馬普世主義。這場運動引發了所謂的極端主義趨勢，在《布拉格文章》（1420年8月1日）中，該趨勢將不受上級教會當局影響的自由傳教置於所有要求的首位。接下來是通常的共融主張，呼籲廢除世俗教會財產，並要求世俗當局消除大罪並為其贖罪。為了代表這些要求並得到了教宗敕令的回應，自由的捷克神職人員必須利用他們的下層人民群眾。在這裡，不同種族的阿爾卑斯-第納爾性質出現了，表現為沒有文化的野蠻行為和可怕的迷信。獨眼狂暴的齊斯卡·馮·特羅克諾（其頭在布拉格）

國立博物館認定他是東部-近東人)是第一個
這種毀滅一切的表達

[109] 塔珊石熱情

塔博里特運動，捷克人消滅了仍然活躍在其中的日耳曼軍隊，並擊退了真正的斯拉夫軍隊。

彷彿受到近東瘋狂的驅使，塔博爾狂熱者站起來宣稱“在這次報復的時刻，所有城市、村莊和城堡都必須被摧毀、毀壞和燒毀”，包括布拉格，“城市中的巴比倫”。從《舊約》中汲取的千禧主義（至今也為許多其他新教運動帶來了危險的毒害）導致捷克農民放棄自己的財產，期待“上帝在地上的王國”，進而導致對德國的掠奪。財產產生了後果。

塔博爾派後來向超奎主義者宣戰，早在1420年，他們就宣揚了一種一直從反抗研究和天才精神的黑暗次人類喉嚨中發出的教義：「每個研究文科的人都是虛榮和異教徒。」。真正的捷克愛國者“失去了理智”，就像1917年俄羅斯知識分子麵對不斷崛起的布爾什維克浪潮一樣。正是這種對捷克劣勢的洞察，使得弗蘭茲·帕拉茨基（Franz Palacky，1846）承認，德國人在15世紀和16世紀的所有文化問題上都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地位：「從中我們得出了一個令人不快和令人悲傷的見解，即存在著某種東西。」捷克人和德國人這兩個民族的本質決定了這一點，即使不考慮政治條件，這也賦予了一方更大的擴張能力和對另一方的永久優勢。

*Höfler，“歷史作家”，III，第159頁。

[110] 捷克愛國者的控訴

確保；我們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缺陷，它就像秘密的毒藥一樣，侵蝕著我們價值觀的核心。」而當「捷克民族事業」獲勝，捷克人徹底勝利時，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出現了一種愛國者哈森斯坦憂心忡忡地解釋說：“那些努力正確生活的人逃離祖國”，而另一位捷克民族主義者維克託林·馮·沃謝赫德則承認：“在我們的國家裡，你很難找到一個不崩潰或不崩潰的成員。」就像對其他人的渴望一樣，期待帕拉茨基對捷克共和國的毒藥的解釋，並指出日耳曼種族是一種治療方法，呼應哈森斯坦1506年對德國朋友所說的話。捷克共和國，他寫道：「當然，在奧托王朝、亨利王朝、腓特烈王朝的統治下，當德國繁榮時，我們的力量也在增長……波西米亞被認為是帝國最高貴的部分；但現在你們的政體搖搖欲墜，我們不僅搖搖欲墜，而且正在徹底崩潰……

戰爭讓你精疲力竭，鐵鏟吞噬我們。”

儘管許多人同情反羅馬思想，但德國元素從一開始就被胡斯-塔博裡派運動擊退

他對天主教陣營的認同是一個自然的結果。在這裡，純粹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對焦躁不安的第納里克阿爾卑斯人制定了一個外部方程式，而沒有任何必要的內部協議。當然，在巨大的動盪時期，很多東西都無法倖免，但就特殊的道德力量而言，塔博裡主義幾乎讓捷克人失去了他們所擁有的一切。

從那時起，這個民族就一直缺乏創造力

[111] 日耳曼人的自由觀

並將其後來的文化復興歸功於最近再次湧入的德國形成力量。不幸的是，野性加上性格的渺小至今仍是捷克大部分人生活的標誌。

宗教改革-北歐存在這個等式不能用於這種統一，因為偉大的北歐思想的情感和精神自由也使許多地方的人們從慈善形式中解放出來，他們既沒有自由的靈魂，也沒有令人振奮的研究精神。

對捷克歷史*的這種考察對於所有未來的種族歷史研究都極具啟發性，並教導自由與「自由」有很大不同。日耳曼意義上的自由是內在的獨立、研究的機會和世界觀的擴展。真正的宗教感情；近東分離主義者和黑暗雜種的自由意味著對其他文化價值的無限制破壞。第一個導致了希臘最高的文化發展，但在近東奴隸的「化身」之後，這些創造物被徹底摧毀。今天，一視同仁地給予每個人外部「自由」意味著將自己暴露在種族混亂之中。自由意味著與物種的連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最高的發展。然而，物種聯繫也需要保護該物種。

來到德國的30萬胡格諾派教徒，要嘛是純粹的北歐人，要嘛是具有日耳曼本性所決定的血統，能夠與德國人結成兄弟般的和諧關係。也稱為 1789 年法國起義

*如果您想了解每場可怕的胡斯戰爭，請閱讀例如b. Bertold Bretholz，《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的歷史》，Reichenberg 1922。

[112] 泛歐精華

再次，不僅尋找窮困潦倒的廷臣，而且尋找真正高貴的人，許多「法國人」在普魯士找到了新家。福克（fouque）、查米索（chamisso）、噴泉，許多德國二戰英雄都有法國名字。另一方面，康德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蘇格蘭，比爾霍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荷蘭，而聖張伯倫則作為英國人，將日耳曼深情的最美麗的寶藏從隱藏的深處帶到了光明中。這一切都在日耳曼人的生活態度層面展現了人與價值觀之間的來回。但在當今所有國際人士和猶太人所提倡的所謂泛歐洲主義中，明顯存在著完全不同的性質。這裡發生的不是歐洲日耳曼元素的同化，而是世界城市中種族混亂的廢物的聯合，大商人和小商人之間的和平主義商業協議，最終

最終，在當今法國武裝力量的幫助下，猶太金融推動了對德國乃至世界各地戰敗的日耳曼軍隊的鎮壓。

德國民族自保的外部國家形式被粉碎，這個偽國家直到1933年秋天一直由反日耳曼勢力主導，並在西部受到仍然敵視所有德國人的法國進攻的威脅；此外，德國人只是被東方的暴風雨沖刷過。俄羅斯曾經是由維京人建立的，日耳曼元素遏制了俄羅斯草原的混亂，並迫使居民建立了使文化成為可能的國家形式。垂死的維京血統的這個角色後來被德國漢薩同盟（一般來說是移居俄羅斯的西方移民）接手。自彼得大帝以來的時期，德國波羅的海國家，20世紀之交

[113] 草原之恨

還有高度日耳曼化的波羅的海人民。但在俄羅斯的文明上層階級中，始終渴望無限的擴張，有著打破一切被視為障礙的生活方式的強烈意願。

儘管俄羅斯生活發生了種種劇變，但混合的蒙古血統卻沸騰起來，即使是在大大稀釋的情況下，也吸引著人們做出一些連個人自己都難以理解的行為。俄羅斯生活和俄羅斯文學（從恰達耶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爾基）中不斷出現的所有道德和社會預兆的突然逆轉，表明敵人的血流正在相互角力，這場戰鬥不會停止，直到一個人流血為止。力量戰勝了對方。布爾什維克主義意味著蒙古人對北方文化形式的憤慨，意味著對草原的渴望，意味著遊牧民族對個性根源的仇恨，意味著完全擺脫歐洲的企圖。東波羅的海民族被賦予了許多詩意的天賦，當蒙古語盛行時，事實證明，在北歐領導人、猶太或蒙古暴君手中，它們是一種柔和的語調。她又唱又跳，但同時又謀殺又憤怒；她很忠誠，但在擺脫鬆散的形式時卻會毫無節制地表現出姦詐。

直到它被迫變成新的形式，即使它們是最殘暴的形式。

如果有什麼地方的話，那就在東方，當今種族束縛的歷史觀的深刻真相變得顯而易見，但與此同時，北歐種族的本質已經發現自己處於危險的偉大時刻。對於任何關心歐洲整體文化的人來說，每個國家內部的這些折磨人的力量以及黑社會的洶湧浪潮創造了北歐團結的統一戰線。

[114] 血之神話

透過今天所謂的世界大戰勝利者和戰敗者的戰線（關於這一點在第三本書中）。然而，這些知識給所有進行更深入研究的人帶來了巨大的責任，並要求發展不尋常的性格力量。

早期的基督徒曾經找到了承受一切酷刑和迫害的堅強信念。他們贏了。當羅馬濫用這些行為時，歐洲出現了數十萬新信徒，他們仍在火刑柱上為自由信仰和自由研究而戰。其他人則允許自己被趕出家園和祖國，他們允許自己與黑人和土耳其人一起進入戰船，他們作為施丁格人和瓦爾多派而戰。

到最後一個人的物種特定的存在。並創造了西北歐文化的所有基礎。沒有科利尼和路德，就沒有巴哈、歌德、萊布尼茲、康德。

新教徒對《聖經》的真誠信仰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消失了，就像他們對「教會的神聖呼召」的信仰曾經消失一樣。

但今天，一種新的信仰正在覺醒：血的沒藥，相信人類的神聖本質也可以用血來捍衛。這種信念體現了最清晰的知識，即北歐血統代表著取代並克服了古代聖禮的神秘感。

從最遙遠的過去到最近的現在，北歐創造力的以下多樣性展現在我們眼前：雅利安人

印度為世界帶來了今天從未有過的深刻的形而上學。雅利安波斯為我們寫下了宗教神話，我們至今仍從中汲取力量。多里克希拉斯 (Doric Hellas) 夢想著這個世界的美麗，就像我們所擁有的那樣

[115]北歐文化的多樣性

休眠的完美再也沒有實現；義大利羅馬向我們展示了正式的國家紀律，作為一個例子，說明受威脅的人類實體必須如何塑造自己和保衛自己。日耳曼歐洲向世界賦予了最光明的人性理想：以品格價值學說作為一切道德的基礎，頌揚北歐人的最高價值觀，崇尚自由的思想。良心和榮譽。這是在所有戰場、所有學術場所為之奮鬥的，如果這個想法在即將到來的偉大鬥爭中不能獲勝，西方及其鮮血將會滅亡，就像印度和希臘曾經在混亂中永遠消失一樣。

認識到歐洲在其所有產品中都具有創造性，並且完全基於性格，歐洲宗教和日耳曼科學以及北歐藝術的主題都被揭示出來。內在意識到這一事實，並以英雄之心的全部熱情去體驗它，是為任何重生創造先決條件的。這些知識是新世界觀、新舊政治理念、新生活態度神話的基礎，只有這些知識才能給我們力量推翻亞人類被篡奪的統治地位，並創造一種滲透到整個物種的特定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

6.

對純粹理性的批判的目的是讓我們意識到每一種可能的經驗的形式預設，並將各種活躍的人類力量限制在留給他們的特定領域。的無視

[116] 每個種族都有它的靈魂

批判性的知識論見解導致了所有領域的最大墮落；這就是為什麼康德對知識的批判意味著在一個宗教-經院主義、扁平-自然主義或性感-感性主義時代中清晰的意識覺醒。

系統開始變得疲倦。然而，當認識到理性批判的這一最高成就時，除了使用心智和理性力量的形式、內在方式之外，沒有任何決定，即對不同文化和世界觀的最內在本質的評價。不包括在內。

羅馬體系、猶太教和伊斯蘭狂熱已經充分解決了這個問題。即使是有文化的民族，內心深處也不會賦予任何人以審查者的好與壞、對與錯來評判他們的創作的權利。文化不是從遙遠的地方流傳下來的東西，就像流通良好的文化圈一樣，時而——人們不知道為什麼——在地球的一個地區，現在在另一個地區，而是存在的血腥創造物，每一個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理性和非理性）具有形而上學的根源，圍繞著一個難以理解的中心，與一個最大值相關，並且所有這些，即使後來被證偽，都具有賦予生命的真理內容。每個種族都有它的靈魂，每個靈魂都有它的種族，它自己的內部和外部建築，它特有的外觀和生活方式的姿態，它獨特的意志力和理性之間的關係。每個品種最終只孕育出一個最高理想。如果這種內在轉變被其他育種系統、外來血液和外來思想的主要滲透所改變，甚至被廢黜，那麼這種內在轉變的結果在外部就會表現為混亂和災難時代。因為最大值需要由它決定的特定分組

[117] 新文化解釋的本質

它決定了與這個國家有關的一個種族、一個民族、一個民族的生存方式。因此，它的消除意味著整個內在有機創造性張力狀態的消解。

在這樣的災難之後，靈魂的力量可能會圍繞著舊的中心重新集結，並在新的條件下誕生一種新的存在形式。無論是在最終戰勝了一段時間入侵的外國價值觀之後，還是在容忍旁邊的第二個結晶中心之後。基於不同最高價值觀的兩種或多種世界觀在空間和時間上共存，而同一個人應該參與其中，這意味著一種不祥的臨時解決方案，其中蘊藏著新崩潰的種子。如果入侵的體系成功地削弱了對舊觀念的信仰，並在肉體上分解和征服了這些觀念的承載者、種族和人民，那麼這意味著文化靈魂的死亡，它也會從人們的臉上消失。地球的外在體現消失了。

一個種族、一個民族的生命，不是一種邏輯發展的哲學，也不是一個按照自然法則展開的過程，而是一種神秘綜合體的發展，一種既不能用推理解釋也不能解釋的靈魂活動。透過顯示因果關係使之易於理解。因此，揭示一種文化的內在生命在於揭示宗教、道德、哲學、科學或美學的最高價值，它決定了文化的整體節奏，但同時也決定了人類力量之間的關係和分類。一個以宗教為主的

[118] 三個敵人系統

人們將會誕生一種文化，而不是由知識或美決定其存在形式的文化。最終，任何超越對理性的形式批判的哲學與其說是一種知識，不如說是一種懺悔，精神和種族的承諾，對品格的承諾。

我們目前的混亂時代已經醞釀了幾個世紀。由於某些情況，北歐人民的生活規律有可能透過其他力量的干預而被削弱，在許多地方剝奪了我們對自己最高價值觀的信仰，或將它們歸類為新體系中的從屬因素。北歐的種族靈魂不斷地與這些衰落的跡像作鬥爭。直到新的、敵對的權力中心形成。

19 世紀，三種體系在歐洲共存。

一種是原始的北歐西方，以靈魂自由和榮譽觀念為基礎；另一個是完美的羅馬教條，即謙卑、順從的愛，為統一管理的祭司服務。第三個是混亂的公開預兆：不受限制的唯物主義個人主義，其目的是透過貨幣作為一種統一的、形成類型的力量來統治經濟和政治世界。

這三個力量曾經並繼續為每個歐洲人的靈魂而戰。即使在上個世紀，人們也以自由、榮譽和民族的名義呼籲戰鬥和死亡。但在 1918 年，財閥和羅馬教會的力量取得了勝利。然而，在最可怕的崩潰之中，古老的北歐種族靈魂覺醒了新的、更高的意識。她終於明白，人與人之間是平等共存的。

[119] 沒有“無條件的科學”

不同的——必然是互相排斥的——最大值不應該存在，因為它曾經慷慨地相信它可以承認目前的毀滅。它明白，種族和心理上相關的事物可以融合，但外來的事物必須堅定地分開，並在必要時予以打擊。並不是因為它本身是“錯誤的”或“壞的”，而是因為它對物種來說是陌生的，並且破壞了我們存在的內部結構。今天，我們覺得我們有責任最清楚地解釋自己，要麼承認日耳曼西方的最高價值觀和支持思想，要麼在精神和身體上拋棄自己。永遠。

今天真正的鬥爭並不像以前那樣是關於外部權力轉移和內部妥協，而是相反，關於北歐人民精神細胞的重建，關於在其主權國家中恢復這些思想和價值觀。對我們來說，文化意味著一切的權利，以及種族本質本身的保存。政治權力的局勢也許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對我們不利。但是，一旦一種新的但又古老的德語在某個地方被體驗和創造出來，它堅定不移地以靈魂、種族和歷史意識的方式宣揚和體現新舊價值觀，那麼一切都將只聚集在這個中心周圍模糊地尋找，仍然紮根於歐洲的本土土壤。

應該從一開始就說這一點，以便承認不存在“無條件的”
「科學」應該是偽造的，就像科學黑人通常會做的那樣

為了讓他們的觀點看起來像是普遍有效的學說，他們做了很多事。沒有沒有預設的科學，只有有預設的科學...

[120] 不是“藝術本身”

一組先決條件是思想、理論、假設，它們將分散的搜尋力量引向一個方向，並透過實驗檢驗其事實真相內容。這些想法與意志價值觀一樣是由種族決定的。因為某個靈魂和種族帶著一個特別具體的問題接近宇宙。北歐人提出的問題對猶太人或中國人來說根本不成問題。對西方人來說成為問題的事情對其他種族來說似乎是已解決的謎語。

今天，在所有民主委員會中仍然可以聽到「藝術和科學的國際性」的宗旨。那些精神上的窮人，他們的生活疏離和無種族的無價值的見證讓整個19世紀蒙羞，他們當然不能再被教導這種「普世主義」的局限性。但是，開始背棄這種溫室生物的年輕一代，在公正地審視世界的多樣性之後，將會發現，不存在“藝術本身”，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有。藝術總是特定血統的創造，藝術的形式束縛本質只有具有相同血統的生物才能真正理解；對於其他人來說，它幾乎沒有說什麼（更多內容在第二本書中）。但「科學」也是血緣的結果。我們今天所謂的抽象科學的一切都是日耳曼創造力的結果。這種北歐-西方關於太空中一系列事件可以追溯到法律的想法，對這種合法性的研究，不僅不是每個蒙古人、敘利亞人和非洲人都必須相信的“想法本身”，但恰恰相反：這（在希臘北部以不同的形式出現）

[121] 英雄科學！

幾千年來，思想面臨許多外星種族及其世界觀的最激烈的反對。內在合法性和自決的想法是對所有將其世界觀建立在一個或多個具有神奇力量的存在的任意暴政之上的觀點的一記耳光。我們的科學不可能從《舊約》中耶和華賦予我們的世界觀中發展出來，就像它不可能從非洲人民對惡魔和進化論假設的信仰中發展出來一樣。羅馬教會體系與日耳曼科學的鬥爭就源自於這種永遠陌生的對比。這在羅馬的血流中走上了輝煌的道路。虔誠的北歐修道士，比泛黃的敘利亞羊皮紙更看重那雙吸引世界的眼睛的見證，他們受到毒藥、監獄和匕首的迫害，看看羅傑·培根，看看司各脫·埃里金納……我們今天所說的「科學」是原創的；科學是原始的，是科學的。日耳曼種族的創造，它不是某種技術成果，而是一種獨特形式質疑宇宙的結果。正如阿波羅之於狄俄尼索斯，哥白尼、康德、歌德之於奧古斯丁、博尼法斯八世、庇護九世也是如此。對面的。就像女巫崇拜和陽具習俗試圖摧毀古希臘習俗一樣，伊特魯裡亞的地獄教義和巫術狂熱也盡可能地挫敗了北歐世界知識的每一個衝動。隨著故事的

隨著耶穌從豬身上驅逐邪靈，這種敘利亞魔法至今仍與基督教連結在一起。從此，地獄與升天、地獄之火與地獄折磨成為基督教科學，「魅魔」與「夢魔」被確立為科學教義，羅馬出版這些書籍就不合邏輯了。

哥白尼的

[122]

研究與惡魔

日心說最終於 1827 年從索引中刪除（！！）。因為只有在羅馬「真理」的基礎上，他們的教導才是真正的科學。她不得不勉強接受這樣的事實：儘管近兩千年來發生了流血事件，但她無法強制執行這一觀點，但即

使在今天，她仍然不斷地用古老的魔法教義毒害北歐的研究精神。這種嘗試最明顯的例子是耶穌會及其“科學”

部門。耶穌會凱瑟琳解釋說：「一旦真理透過信仰被牢固地確立起來（『確立』的東西是由羅馬決定的），那麼每一個相互矛盾的陳述都是錯誤的，因此永遠不可能是真正科學的結果……」而現代理論家耶穌會「科學」博士。因斯布魯克教授 J. Donat 宣稱，任何對信仰真理的懷疑都是不可接受的。「對於一門科學來說，這真是可悲，」他感嘆道，「除了對真理的永恆探索之外，它什麼也不能提供。」*

精神態度上的深刻差異很難比一個完全迷失在敘利亞惡魔崇拜中的阿爾卑斯人的話更清楚地表現出來：它們的意思無非是聲稱有權以一個國家的名義摧毀日耳曼-歐洲人的研究意志。任意的教義。另一個例子表明，今天透過引入任意投機，將對內部規律的認識變成混亂的危險：今天的金融「科學」。

一旦歐洲研究人員試圖將一項發現付諸實踐，他總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為目標，並將其投資於因果的編織，
原因和結果，作為被創造的東西，

*《科學的自由》，1910。

[123] 證券交易所操作的數位魔法

想看看那裡已經創建了什麼。他將工作、發明和財產視為種族、民族或國家社區中的社會形成力量；甚至像愛迪生和福特這樣的美國人也表達了這種心態。證券交易所過去也只有一个目的：實現行動與結果、發明、產品與銷售之間的平穩過渡。這是類似的金錢援助。如今，這個服務職位已經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功能。「股票市場與金融科學」目前已成為一場帶有虛假（虛構）價值、數位魔法、某些圈子在從生產到銷售的轉換之間系統地進行的破壞的遊戲。當今股市的主人透過假消息和製造恐慌來催眠大眾。他們有意識地煽動一切病態衝動，經濟體系中的自然中介活動變成了任意性，

世界分解。這種「金融科學」不是國際性的，而純粹是猶太人的，所有北歐人民的經濟疾病都來自於他們試圖將這種來自寄生本能的敘利亞式的、不自然的任意性納入他們的生活體系。如果它最終成功，將導致我們生活的所有自然條件被徹底破壞。道斯報告的“科學”，即銀行家及其媒體對政治情報服務的監視，是從根本上反日耳曼的，因此有意識地對北歐經濟的偉大德國思想家亞當·穆勒懷有致命的敵意。阿道夫·瓦格納，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這也顯示了猶太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即反對“

[124] 科學作為評價

「資本主義」正在戰鬥，但資本主義的核心——股市金融——卻沒有受到影響。

羅馬「科學」的前提是教會所確立的任意強制信仰法；猶太「科學」的前提是虛構，用德文來說就是：欺騙；日耳曼科學的先決條件是承認宇宙法則和人類靈魂在各種後果中的顯現。然而，這些發現和見解對於評估整個生命至關重要，包括那些尚未完全融入這一觀點的事件（如夢遊、千里眼等）。

這一切都意味著：當我們今天談論知識和懺悔時，我們總是做出非常具體的假設。我們研究為所有歐洲人的靈魂而戰的各種最大值，確定與這些最大值相關的力量各自架構，並致力於其中一個系統。

這種對至少基本思想的承認和認可只能來自相似的、相關的但以前被蒙蔽的靈魂；其他人將會而且必須拒絕它，如果他們不能保持沉默，就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與之抗爭。

個人和整個民族與內部垂死的過去的仍然強大的力量的這種分離和分離是痛苦的，並將留下深深的傷口。但我們只有選擇：要麼窒息，要麼為康復而奮鬥。以清晰的意識和堅強的意志發起這場鬥爭是我們性別的任務。是留給後人來完成的。

[125] 教條一元論

7.

對於原始人類而言，「世界」被視為無因的（causalless）空間中的影像和時間中的感覺並置。然後，理解創造了因果聯繫，透過建立指導思想來推理多樣性的統一。我們將這些活動的網路稱為我們的經驗。這是所有生命的形式基礎。然而，它的使用方式卻截然不同。觀念形成理性的主導力量將導致各單位被劃分為越來越少的統一觀念

最終得出解釋世界的單一原則。反過來，這種形式一元論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這取決於一個人是否想讓世界的觀念產生於物質的觀念（絕對物質，即完美的抽象，是一種觀念），或者來自於物質的觀念。

“力”的理念。邏輯機械論者假設分子、原子、電子是原始存在，它們的各種形式和組合創造了思想和靈魂；邏輯能量主義者只將物質視為一種潛在的、集中的力量，以電、光或熱振動的形式釋放自身。唯物論和唯靈論一元論者都是教條主義者，因為他們忽略了「世界」的最後一種原始現象，這種現象在形式上和物質上都以單一但決定性的斷言出現，無論這個斷言是哲學、科學定理還是宗教信仰。即使在克服了多樣性（多元主義）之後，這種原始現象仍然是所有現象的極性，也是所有思想的極性。所有存在的二元性在物理上表現為光與影、熱與冷、有限與無限；精神上分為真與假；道德如善與惡（僅在此範圍內）

[126] 極性——一種原始現象

可能存在爭議，因為這些術語也指的是它們之外的事物）；動態如運動和靜止；作為積極和消極；宗教分為神聖的和撒旦的。極性總是意味著對立面的同時性，其兩種大小和情況不能解釋為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如果沒有惡的概念，善的概念就根本無法被理解；善的概念只受惡的限制，即。H 型。“負面”

電總是與「正」同時出現；兩種形式的正數相同，只是符號相反。不意味著是，精神與肉體的觀念同時作為一種觀念被賦予。在我們摸索知識的最後極限之前，無法證明看似極性的群體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但一切生命，一切創造性的事物，都源自於永遠存在的是與否的對立，甚至教條主義的一元論者，無論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也只能透過永恆矛盾的存在而生存。

唯心論者只能在身體的鏡子中看到「精神」；唯物論者只能在各種品質的前提下發現形式的變化和物質的轉變。

因此，「我」和「宇宙」作為兩個終極的極性條件相互對立，靈魂對其中一個或另一個的重視程度（潛意識中認識到永恆的對立）決定了世界觀的本質、色彩和節奏。和生活。從所有存在和生成的形而上學原始法則（這也是兩個極端的對立面，它們純粹來自經驗（經驗上）每時每刻都相互排斥！），對生命的兩種感覺隨之而來：動態存在或靜態價值。

[127] 耶和華的創造

以靜態為主的世界觀會傾向於某種一元論。它將努力建立一個單一的精神概要（綜合），一個單一的符號，是的，甚至是一種單一的生命形式，反對每一種極性，反對每一種多樣性（多元主義）。在宗教上，它將要求嚴格信仰獨一的上帝（一神論），會給這位獨一的上帝披上所有權力和榮耀的屬性，將創造物追溯到他，甚至會努力解釋撒旦的自我。耶和華成為這樣一位神，然後他充當了一個僵化的、片面的系統

在基督教會的幫助下，它闖入了西方思想。以色列人和猶太人原本就陷入了徹底多元化的宗教生活。儘管他們的民族之神照顧著他們，他們也照顧著他，但沒有人懷疑「其他神」和耶和華一樣真實和活躍。直到被波斯人俘虜後，猶太人才認識了一個普遍的（宇宙）神和他的對手：光明之神阿胡拉·馬茲達和黑暗的安格羅曼尤，後者後來成為耶和華作為唯一的統治者，撒旦作為他的對手。猶太人逐漸擺脫了所有的多元主義，將沙代耶和華置於宇宙的中心，他自己是受授權的僕人，並通過這一行為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代表他的思想、他的種族、他的——儘管純粹是寄生的——統治中心。無論所有混合邊界現象如何，該類型一直被培育並保留至今。即使「背道」的猶太人廢除了耶和華，他們也用同樣的存在取代了他，只是用了不同的名字。現在它被稱為「人性」、「自由」、「自由主義」、「階級」。這些想法到處都變成了古老而僵化的耶和華，並繼續以其他名字培育他的擲彈兵。因為耶和華絕對是

[128] 舊約與羅馬教義

考慮到“物質有效”，那麼就猶太教而言，對獨一上帝的嚴格信仰與實際的物質崇拜（唯物主義）和最無聊的哲學迷信交織在一起，所謂的《舊約全書》、《塔木德》和卡爾馬克思為此提供了相同的見解。這種靜態的自我肯定是猶太人堅韌和力量的形而上原因，也是他們文化絕對貧瘠和寄生活動的形而上原因。

這種本能的靜態也構成了羅馬教會的支柱。它提出了一種形成（綜合）本身，作為被廢黜的「上帝子民」的繼承者，並發展出與耶和華教或後來的閃米特伊斯蘭教相同的堅定不移的形式教條僵化。這樣的系統只知道「規律」（即自己的任意性），而無個性；它在哪裡獲得權力，就必然會毀滅有機體，正是因為它未能完全獲勝，我們才仍然擁有民族、文化，簡言之，還有現實生活。我們甚至親眼目睹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反對歐洲教會沉重負擔的反運動強大到足以將持久的精神多元化附加到猶太-教會-羅馬原則上，為此，部分西方人民也接受僵化的中心，以便人們可以正確地將天主教及其聖徒（作為一種宗教現象，而不是作為教會和權力政治聯盟）視為一種多神論確定的信仰。至少它的中心強化了歐洲的一元靜態態度，並且透過對新教的承認，也將所謂舊約的精神偷偷帶進了原本個人主義的新教之中。

新教從一開始就表現出精神上的分裂。被視為一種防禦運動，

[129] 新教對文字的信仰

它意味著日耳曼人對自由、民族獨立和個人良心的反抗。毫無疑問，他為我們今天所說的最高文化和科學作品鋪平了道路。但在宗教上他失敗了，因為他半途而廢，用耶路撒冷中心取代了羅馬中心。

提出：信件的主權權利阻止了埃克哈特大師曾經宣稱的那種精神的出現，但這種精神還無法在宗教裁判所和火葬柴堆上強制執行。當路德把手放在沃姆斯的《新約》和《舊約》上時，他完成了一項被他的追隨者視為象徵性並尊崇為神聖的行為。從那時起，新教徒的信仰和價值就以這些書的文字來衡量。同樣，我們精神生活的價值衡量標準不在於德國人的本質，即使它在地理上不像羅馬的「反基督者」那樣清晰可辨。路德與慈運理的相遇顯示他仍背負著舊的枷鎖。直到今天，我們在新教信仰中仍保留他關於主餐的物質崇拜教義。直到很晚了，路德才擺脫了“猶太人和他們的謊言”，並宣布我們不再與摩西有任何關係。但同時，《聖經》已成為一本流行的書籍，《舊約》的「預言」已成為一種宗教。這使我們生活的猶太化和僵化更進了一步，難怪從那時起，金發碧眼的德國孩子必須每週日唱歌：“耶和華，我要為你歌唱；因為上帝在哪裡？喜歡你？..”

猶太人（像許多其他事物一樣）有普遍（宇宙）的觀念
上帝從波斯人借來的。在這裡，我們找到了宗教哲學對極地存在的承認的最有力的證明。

【130】波斯世界的救世主

這場偉大的宇宙戲劇發生在光明與黑暗之間的鬥爭中，這場鬥爭持續了許多個宇宙時代，直到如前所述，經過一場可怕的鬥爭，世界救世主曹氏出現，將黑羊與牡羊分開，即：耶穌向後來的世界顯現的形象。戲劇當然必須以勝利達到高潮，但沒有什麼地方比古代波斯教義更自覺、更華麗地展現靈魂的活力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開始擺脫一切耶路撒冷人的外來靜態，在我們看來，與北歐人民的傳說一樣，波斯的戲劇是原始的且密切相關的。超驗（形上學）的思想也與嚴酷的道德理論相結合，並補充了宗教和道德關係中的靈魂共同體，正如有意識的北歐人所感受到的那樣。

當日耳曼人出現在世界歷史上時，他最初並不從事哲學。但如果有什麼是他存在的特徵的話，那就是他內在和外在生活的動力，自然地伴隨著對任何靜止一元論的厭惡；他反對一種教會的僵化，後來羅馬在技術和外交上的優勢在他的軟弱時期強加了這種僵化，當時他的種族的年輕時代即將結束，舊神正在消亡，人們正在尋找新的神。

如果歐洲和羅馬之間的衝突導致了妥協，這種妥協已經持續了1,500多年，儘管引起了很大的憤慨（但並不覺得那麼困難，因為在基督教化之前，舊的國內習俗仍然存在，而且只是得到了新的解釋），這個妥協結果就是這樣

藝術、哲學和科學領域都是不可能的。在這裡，鬥爭是最有意識、最頑強地進行的，並以索引和火葬恐怖的失敗而結束，即使這還沒有滲透到更為遲鈍的敏感群眾——包括受過欺騙的、受過教育的人們的意識中。在這裡，歐洲精神以其所有的活力和對存在的明確分離的極性理解展現了自己，但與此同時，很明顯，形式上的爭論對北歐歐洲人的觸動不如誠實作為一種內在的品格價值，而誠實是一種內在的品格價值，而誠實是一種內在的品格價值。在科學和哲學中。

北歐精神的基本事實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分離出兩個世界：自由世界和自然世界。在伊曼努爾·康德那裡，我們所處的思維方法論的這種原始現象得到了最清晰的認識，並且永遠不會從我們的眼前消失。然而，這種自我覺醒證明了一種非常特殊的「真實」概念。對已故的印度人來說，整個宇宙最終都融入了象徵主義之中。自我最終也只是成為永恆不變的事物的暗示。對印度形而上學家來說，「真的」並不是一個可以在我們的意義上歸類為因果鍊或行為與結果的受限的事實，而是與事件或故事相關的純粹主觀假設。這就是為什麼印度人並不要求人們相信羅摩或克里希納的奇蹟般的事蹟，而是在相信它們的那一刻就宣稱它們是「真實的」。在這種現實觀念的基礎上，印度戲劇中的女孩毫無矛盾地變成了花朵，她們的手臂變成了藤蔓，神靈變成了成千上萬的人形……

作為象徵意義

[132] 哈德良身為士兵與救世主

依靠信仰，「奇蹟」就失去了物質意義。對於地中海東部的人來說則不同。在這裡，自由作為一種神奇的行為被帶入大自然，這些國家的歷史充滿了被認為純粹是物質的「真正的」奇蹟。哈德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清楚的例子，說明掌握兩個不同世界的意識。在他的帝國西北部的日耳曼地區，他表現出自己是一個英雄的國家公僕，像一個簡單的士兵一樣忍受旅途中的一切艱辛，是領主和統治者，但不是上帝和奇蹟創造者。但這位聰明的人性鑑賞家在他穿越非洲、敘利亞和希臘化地區的旅行中就顯得如此。因此，哈德良在帝國南部和東南部被崇拜為救世主，被接受為埃琉斯秘教的領導者，允許自己被崇拜為赫利俄斯，並在埃及將安提諾烏斯引入為神，祂的死亡和真正的復活在那時也被認為是真實的，並且透過向牧師們宣告了基督的死亡和「真正」的復活：哈德良治癒了病人，透過按手使殘疾人康復，有關他的奇蹟事蹟的故事傳遍了所有州東地中海是最真實的編年史。當然，與某些民族的神奇信仰相關的自然與自由的混合體，還包括今天仍在嚴肅地向歐洲人宣揚的基督教傳說：“童貞女誕生”，基督的物質“復活”，“升天和地獄”，加上天主教聖徒的各種“面孔”，在他們看來，聖母瑪利亞就像耶穌基督一樣真實，根據耶穌會士曼索尼烏斯的報告，耶穌基督以肉身出現在聖女貞德面前1598年6月7日，並對「他的」協會的工作表示滿意。

[133] 哥白尼反對尼西亞

路德對哥白尼的評價見證了非洲和亞洲的這個神奇世界給歐洲蒙上了陰影，並威脅到扼殺所有思想，即使是它所教導的最自由的思想。但數百萬人仍然不明白這一點。

哥白尼用永遠旋轉的太陽系的動態世界觀取代了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獄的不動地球圓盤的靜態世界觀，徹底克服了我們整個強制的教會教義、整個墜入地獄和復活的神話，並一勞永逸地結束它。

尼西亞信經是由大多數僧侶投票通過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會讀或寫，這些教義是在強盜會議上起草的，宗教問題是通過棍棒的打擊來解決的，它已經死了，內在不真實，沒有什麼比他們堅持與宗教完全無關的事情，他們仍然捍衛他們自己不再相信的教義更清楚地揭示了我們教會的無助和不誠實。他們說得很對，如果把《舊約》或《尼西亞信經》從教堂的建築中強行剔除，那麼房角的石頭就會消失，整個建築就會倒塌。這可能是確實如此，但從來都不是真的。崩潰是透過一個脆弱的權宜之計的藉口來阻止的，而這種權宜之計只能持續幾十年。相反，事情發生得越晚，就越可怕。當神不再被信仰時，他們就變成了偶像。

當生命形式變成赤裸裸的公式時，就踏出一步

[134] 存在與“啟示”

精神上的死亡或革命。沒有別的了。

“我來不是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劍。”「我想在地球上點燃一把火，我希望它已經燃燒起來，」來自拿撒勒的叛亂者說。

他是一個啟示，後來擔心自己權力的祭司們將這一啟示作為一個獨特的啟示帶到了世界上，並巧妙地用「充滿」來支持它。

預言，未來的新暗示，並竭盡全力將生變成死。

8.

靜態理想，就其本質而言，需要「休息」。但這種要求無法戰勝大自然的永恆洪流，儘管人們都否認動態生命的戒律。這需要專注於一些有限的時刻。

這些「啟示」隨後會盡可能長時間地轉化為「存在」、「永恆的真理」。另一方面，動態（自願）感覺的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允許「存在」發生作用，但將生成作為存在的表達來研究，而不需要神奇的、前所未有的「啟示」作為他的精神體驗的“奇蹟”。這種為「存在」而不斷進行的「進化」鬥爭就是日耳曼宗教，即使在最遙遠的神秘主義中，這種宗教仍然引人注目。北歐情感中的「啟示」只能是一種成長，一種生成的頂峰，而不是對自然律的毀滅。但這正是猶太教的上帝教義所想要的，就像羅馬教義一樣。對這一觀點最嚴重的打擊是日耳曼科學和北歐藝術。教會的耶和華今天已經死了，就像1500年前的沃坦一樣。然而，北歐精神隨後在伊曼努爾·康德那裡達到了哲學意識，他的主要工作是在

[135] 自由神秘主義與自然力學

宗教與科學權力的分離終於實現了。宗教只與「我們內在的天國」有關，真正的科學只與力學有關。物理、化學、生物。這種關鍵的分離一旦實施，就代表了特定物種的北歐文化的首要先決條件。但這也意味著克服敘利亞猶太人的教條，擺脫我們的兩極意識、充滿活力的生活：自由神秘主義和自然機制，只有它們才能確保真正的團結。如果說德國正在興起的復興運動有一項歷史任務的話，那就是：充分有意識地鞏固我們文化先前的基礎，因為它們已經被羅馬猶太教會教義和敘利亞非洲世界觀所改變，並且幫助其核心價值觀取得勝利。

所有這些種族心理、認識論批判的考慮和歷史參考一方面表明，具有種族心理或種族混亂性質的各種力量的巨大多樣性，相互爭奪統治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北歐人或至少主要是北歐人的態度是一致的。在「自然主義」的層面上，印歐民族的所有神都是天空之神、光明之神、白晝之神。印度的伐樓那、希臘的烏拉諾斯、眾神之父宙斯和天神奧丁、印度人的蘇裡亞（「光輝者」）、阿波羅、赫利俄斯和阿胡拉·馬自達，他們都屬於同一個物種的同一個存在——具體發展水準。在這種光之宗教中，父權原則面對著各種冥府母系種族群體*。另一個層面是神話

*赫爾曼·沃斯在《人類的崛起》中試圖將母親的權利描述為一種原始的北大西洋生活方式，但同時也承認太陽神話是一種北方的善，這是完全誤導的。母權制總是與對神的長期信仰連結在一起，父權制總是與太陽神話連結在一起。北方人對女性的高度重視正是基於男性的存在結構。前基督教時期的近東女性始終只產生異性戀和性集體主義。因此，沃斯所引用的證據並不充分。

[136] 身體與靈魂統一的理論

充滿英雄道德，結合探索意志和對知識的渴望，使諸神成為各種意志和精神動力的載體，來自古印度人的太陽神，清晨不僅被要求生育而且為了智慧，奧丁自己犧牲了一隻眼睛來尋找世界的知識。在我們所看到的問題的哲學洞察的高度，儘管奧義書、柏拉圖和康德在形式上存在深刻的差異，但他們在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的理想性方面達到了相同的結果。

因此，公認的多樣性並不是混亂，所揭示的統一性也不是無形的、僅僅是邏輯的統一性。

這種認識至關重要，因為它不僅使我們與所有「絕對」「普世」體系形成鮮明對比，這些體系基於所謂的人性，再次致力於所有未來的所有靈魂的統一化

想要出去；它也使我們與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新力量發生衝突，他們也埋葬了他們的死者，我們經常對他們表示同情，但他們有理由捍衛自己，反對我們可怕的、赤裸裸的理性主義

靈魂受到窒息的威脅，現在相信逃入“原始深處”，即“靈魂”
必須宣戰才能達到“身心合一”

[137] 路德維希·克拉格斯

反觀理性、理解、意志，統稱為“精神”，重新尋找“回來”。

明顯地提到了 18 世紀末出現的「回歸自然」情感和對「原始」的頌揚，但與 Ludwig Klages 或 Melchior Palägyi 等人相比，這當然太廉價了。當今新的靈魂研究（心理學）和性格研究所追求的目標更深層；有時，爭議需要種族和心理上的合理性，以便為整棟建築提供有機生長的基礎。有些事情會分崩離析，但很多事情會顯得更加牢固

在一種界限分明的意識的出現中，人們第一次看到了與原始時代令人敬畏的英雄人類的自然植物性、創造性預感的原始狀態的疏遠。這種狀態只表現為現實生活，而現實生活已被純粹理性的假設和法規所證偽。從這裡開始，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種族心理世界觀和新的心理宇宙觀是多麼接近和陌生，同時又是如何相互對立的。如同所解釋的，心靈是一種純粹形式的工具，即沒有內容的工具；它的任務只是建立一連串的因果關係。然而，如果他登上立法統治者的寶座，那就意味著一種文化的終結。（作為種族中毒的證據，這一點被活力論者忽視了）。目前為止已經達成協議，但這種精神一方的理性和意志完全沒有必要敵視生命。我們剛才已經看到，與所有半人類相比，北歐人對待宇宙的靈魂、意志和理性的態度本質上是相似的。所以我們在這裡有了

[138] “英雄原態”

與一個有權賦予絕對「世界安全」的抽象原始人無關，而是具有明確界定的種族特徵。奇怪的事實出現了，今天的理性主義的苦鬥者以一種完全理性的方式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無意識的創造性的、英雄般的原始人。

因為原始狀態至少就我們所能達到的程度而言並非處處都具有英雄態度。猶太人是從養牛的故事開始的，但他們也缺乏英雄主義；聖經本身伴隨著他後來出埃及的故事，講述了從埃及人那裡偷走貴重物品的故事。「應許之地」的人民本身的欺騙和寄生也表現出了英雄的態度。

腓尼基人也缺乏真正的英雄主義，因為他們也沿著海岸冒險出海。即使純種閃族人（例如阿拉伯人）有勇敢和野性，他又缺乏創造力的特徵

多麼完美。此外，伊特魯裡亞人為我們留下了一堆淫穢的習俗和紀念碑，但也沒有一種表明創造性思考能力的方法。然而，英雄主義是所有北歐民族的基本類型。但這種古老神話時代的英雄主義，這是決定性的因素。儘管多次衰落，但只要這種北歐血統還活著，就從未消失過。英雄主義雖然形式不同，但從齊格飛和赫拉克勒斯的劍貴族，到科珀寧和列奧納多的研究貴族，到埃克哈特和拉加德的宗教貴族，再到弗里德里希和俾斯麥的政治貴族，其本質都是一樣的。

[139] JJ巴霍芬的想像力

古代假定的統一並不存在，它是現代的抽象；此外，即使在「觀察大自然」的時代結束之後，只要沒有被中東的精神叢林所淹沒，理性和意志也離血脈和生命並不遙遠。因為事實並非如此，正如新的身體-靈魂理論試圖描繪的那樣，似乎只有本能的、遺傳的人類才更接近自然，更統一，更充滿生命，而精神的人類必然遠離一切。事實並非如此，這種新教義（受到奧芬奢華詩歌的滋養）的長期方法熱情地體現了世界上特別高的生活深度和安全感。因為從光和太陽的神話開始並進一步發展它的人們與一切有機物的可見創始人和守護者直接相關，因為阿芙羅狄蒂和得墨忒耳、伊希斯和阿斯塔特的最愛只產生於陽光的繼承。所有雅利安人的太陽神話不僅僅是“精神上的”，同時也是宇宙和自然的生命法則。以「本能團結」的名義反對它，甚至渴望將目光投向近東，就意味著重新陷入種族混亂和精神混亂的境地，類似於羅馬晚期不祥地出現的情況。無論我們目前的性格學和身心統一理論與盧梭和托爾斯泰的天真熱情有何不同，這兩個運動仍然有兩個共同點：文化悲觀主義和對「世界安全」的感人信念。還沒有被「精神」腐蝕的人。偉大的啟蒙運動百科全書家的精緻生活和智力平衡運動創造了一種精神荒涼，要求對所有以前的一切進行內在的，然後也是外在的，抵抗。

[140] 每種真實文化的法則

宗教和社會假設。這。羅伯（Robber）、波薩（Posa）、浮士德（Faust）、克拉琴（Klarchen）、格雷琴（Gretchen）都是這場狂飆突進運動的見證，他們以新的、個人的或個體的標誌對抗障礙和紐帶。但自我對其假定的自然起源的這種奉獻要么導致了災難，從維特的田園詩到維特的痛苦，要么導致了對被視為如此“自然”的自然問題的認識。文化上的悲觀主義被對回歸自然的懷疑所取代。新生命主義者也不能倖免這最後一個階段，他們向今天的整個文化，包括明天的文化宣戰，服務於一種純粹抽象的。記住這一點很重要。自然神秘主義。只有將有機形式、種族與「自然」的模糊普遍主義區分開來，認識到他們生命的節拍，調查他們發揮創造力的條件，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喪失或喪失，這場運動才有可能取得富有成效的。使命的減少。

真正的心理影響發生了。但新的自然主義浪漫主義將不得不告別抽象的普遍主義。作為對不受約束的理性個人主義的反應，以及對意志和理性的根本仇恨。因此，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每一種真正文化的最深層規律：它是一個種族植物生命力的意識形成。

這種植物本質與意識本質之間出現了一道深刻的鴻溝，這是由它造成的

*參見 HA Korff：《狂飆突進的詩》，1928 年。

[141] 生命與意識

同時，張力是每個創作的前提。這一差距是由於我們的整個植物-動物存在處於不間斷的流動中這一事實而打開的，但我們的感知能力是中斷的（間歇性的）*。只有由於個人的、完整的感知、時間劃分的創造以及這種間歇性才成為可能的方案，才是語言以及每一種藝術和科學的先決條件。

另一方面，這裡蘊藏著康德認識論主張的最深層的生命根源，即觀念與經驗永遠不會完全重合，也就是說，由意識的間歇性所創造的文化永遠不可能被確立為完全「有生命力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個世界」也被證明是我們整個兩極、二元存在的基本法則。如果說個人在創造性存在的各個領域的輝煌成就是自由和自然的藝術概括，那麼整個民族的成就則代表了這種克服不可克服的半痛苦、半幸福的象徵意義。因此，民間文化是偉大的「精神衝動」在不斷湧動的生、死和生成之中。

由於北歐人從這種不斷進化的生命開始，從那一天起，他就「天生」是個活力論者。然而，其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是日耳曼人認識到自然不會透過魔法改變自己（正如近東人所相信的那樣）

*梅爾基奧爾·帕拉吉(Melchior Palägyi) 在他的《關於意識和生命的基本問題的自然哲學講座》，夏洛滕堡，1908 年中對此進行了非常精彩的闡述；儘管人們不必同意所有結論，其中一些結論揭示了對康德的誤解。

[142] 日耳曼研究方法

），但不能透過智力計劃來掌握（就像後來的希臘），而只能透過對自然最密切的觀察來掌握。在這裡，虔誠的阿爾布雷希特·馮·博爾斯泰特（Albertus Magnus）與歌德走得很近。從狂熱的方濟各到宗教懷疑論者李奧納多。日耳曼西部並沒有讓羅馬教會剝奪他們的這種生氣論，儘管有逐出教會、投毒和火葬的柴堆。這種神秘的生機論同時也是宇宙性的，反之亦然，因為日耳曼人感受到宇宙性的太陽，這就是為什麼他也發現了地球上永恆生成的合法性。也許正是這種最深刻的感覺使他能夠炮製出必要的科學方案，喚起思想的象徵意義，而這些思想本身就給了他武器

儘管不斷塑造的意識存在間歇性，但它卻使其非常接近「永恆的流動」*。

今天，一方面崇拜這些符號和計劃，這一事實意味著與「活力主義」本身的偶像化相同的衰敗狀態。這並不是為什麼日耳曼科學曾經在九百萬被殺害的異教徒軍隊中被作為內在設計自由的最偉大寓言而被賦予我們，以便永遠譴責或崇拜屬於它的部分和方法。今天，任何對「科技」盲目憤怒並對它咒罵不休的人都忘記了，它的出現是由於日耳曼人永恆的驅動力。

*提出這個整體（合法性）是康德最偉大的成就之一。H-聖張伯倫在他的《歌德》和他的《伊曼紐爾·康德》中笛卡爾的講座中給我們清楚地描述了這一認識論行為。

[143] 科技之戰

回去，然後也必須隨著他們的垮台而消失。但這將使我們更容易陷入野蠻行徑，地中海周圍的文化也曾在這種情況下滅亡。殺死當今一切重要事物的不是“技術”，而是墮落的人。他的內心是畸形的，因為在他命運的脆弱時刻，他被引導相信一個對他來說陌生的動機：世界轉變、人性、人類文化。這就是為什麼今天重要的是打破這種催眠，不是加深我們種族的睡眠，宣揚“命運的不可逆轉”，而是維護那些血統的價值觀，一旦新認識到，這些價值觀也賦予了我們新的生命。年輕一代新的方向，使高繁殖和退化。從對印歐語系各民族先前與外國勢力的有機分離的鬥爭本質的真實洞察，在掌握了他們特定物種生活的發展之後，在重溫了角色對宇宙始終不變的內在態度之後，我們認識到，不，我們感受到我們的渴望，今天的現在是一種永恆的現在，充滿了對性別的仇恨，拒絕：使理性和意志與日耳曼精神種族潮流的方向和諧一致。是的，如果可能的話，隨著北歐傳統的潮流，這種傳統從希臘和羅馬直接傳給我們。從哲學上來說，這意味著：賦予今天徘徊的意志一個與其原始原因相對應的偉大動機。

如果我們在這裡看到了英雄藝術態度的本質，無論我們談論的是戰士、思想家或研究者，那麼我們也就知道，所有的英雄主義

[144]

圍繞最大值分組。而這一直是精神和精神榮譽的理念。但榮譽，就像它在物質世界中的承載者一樣，處於與其他種族承載者的價值觀或與國家混亂的形成之間的精神和精神鬥爭中。

20世紀的神話

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145]至[216]

二、愛與榮譽

1.

過去 1900 年的許多戰爭都被貼上了宗教戰爭的標籤。大部分是正確的，也經常是錯誤的。但為了宗教信仰而進行滅絕戰爭的事實表明，日耳曼民族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背離其原始性格。對異教日耳曼民族和後來的阿里烏斯人來說，尊重宗教信仰是很自然的事。只有羅馬教會強制執行唯一救贖的主張，才使歐洲人的思想變得冷酷無情，自然而然地引發了另一個陣營的防禦性鬥爭，由於它們也是基於外來形式，反過來又必然導致精神上的僵化（路德會）、加爾文主義、清教徒主義）。

儘管如此，我們歷史上主要英雄的戰鬥大多與耶穌的神學信仰無關。瑪利亞、聖靈的本質、煉獄等等，而不是品格價值。各教派的教會都宣稱：有如此信仰，如人。這對每個教會來說都是必要的和有希望的，因為透過這種方式，人類價值取決於其強制原則，因此人們在情感上與各自的教會組織聯繫在一起。相較之下，北歐-歐洲人的信條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一直是：作為人，他的信仰也是如此。更準確地說，是他信仰的性質或內容。

[146] 精神決斷

如果信仰保護最高的品格價值，那麼它就是真誠和美好的，無論人類的渴望可能以什麼形式包圍它。如果他不這麼做，如果他壓抑自己引以為傲的價值觀，他就會被認為是在日耳曼人民的內心深處帶來了毀滅。有兩個價值觀最重要地揭示了近兩千年來教會與種族、神學與信仰、強制信仰和品格驕傲之間的全部矛盾，這兩種價值觀植根於始終為統治地位而鬥爭的意志中。歐洲變成了：愛與榮譽。兩人都力求最高。e值適用；教會想要 儘管聽起來很奇怪 透過愛來統治，北歐人想要透過榮譽自由地生活，或帶著榮譽自由地死去。這兩個想法都找到了願意犧牲的烈士，但他們的衝突並不總是達到最清晰的意識，無論它實際上經常暴露出來。

這種見解是為我們這個時代保留的。這是一種神話般的體驗，但又像白色的陽光一樣清晰。

愛與同情、榮譽與責任是精神存在，它們以各種外在形式存在，代表了幾乎所有有文化能力的種族和國家生活的驅動力。根據是否將最普遍的愛情或榮譽概念置於首位，有關人們的世界觀和存在形式以與這種心理決定相對應的方式發展。一種觀念或另一種觀念形成了標準反對整個

思考和行動都經過衡量。但為了創造一個時代的決定性特徵，一個或另一個理想必須佔上風。現在彼此之間已經沒有任何爭鬥了。

[147] 英雄的古印度

與北歐種族或由其決定不同的民族之間的衝突以及各自的種族和意識形態環境相比，更悲慘地追求這兩種思想。

鑑於所出現的問題，即哪種動機最重要的是已被證明是北歐種族的靈魂、國家和文化的形成者，似乎顯而易見的是，幾乎所有保存了我們種族特徵的東西，我們的種族對於各國人民和國家來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榮譽觀念和與之密不可分、源自於內心自由意識的義務觀念。但當愛和憐憫（或如果你願意的話：憐憫）佔據主導地位時，所有曾經被確定為北歐國家的歷史上都開始了種族民族和文化解體的時代。

今天，印度教和佛教的傳播令人作嘔。現在，我們大多數人除了神智學家和人智學家所賦予我們的印度之外，沒有其他的想法。我們說印度是一種心地柔軟的世界觀，它融入太空，教導人們對人類的愛和同情心是最高的。毫無疑問，流入無限的晚期哲學、吠檀多-阿特曼-婆羅門教義、努力從這個世界的痛苦中解脫出來的佛教，以及散佈在印度文學中的數千種說法，都證明了這種觀點：“有沒有什麼事情是靠溫柔做不到的。”「那些在首先滿足了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的希望，甚至向他們的敵人表達愛之後撤退到森林中的人是幸福的」，等等。然而，在印度晚期的這些充滿愛和同情心的產品中出現了完全不同的、古老的觀點。時期不是個人幸福。

[148] 摩訶婆羅多

並認識到擺脫痛苦是唯一可取的目標，而是履行職責和維護榮譽。在一首最古老的印度歌曲中，責任甚至被稱讚為“第六種內在感覺”；在《摩訶婆羅多》（其原始形式）中，整個鬥爭都圍繞著這個想法。不願意參加戰爭的英雄費瑪說，他將離開他的統治者，「如果我的主尤茲什提拉不讓我承擔刹帝利的義務，我甚至應該毫不留情地用他的箭射中我親愛的孫子。」強大的迦爾納說：

名譽如母親，賜予人世間的生命；恥辱則
消耗生命，儘管苦難興盛。

杜喬扎納國王無視所有戰爭法而被打倒，並抱怨道：

你不為不誠實的費馬森殺了我而感到羞恥
嗎？

我們始終誠實戰鬥，勝利時榮譽與我們同在。
你們總是不誠實地戰鬥，卻以恥辱獲勝。

但我曾統治大地，一直到遠離大海的岸邊，
勇敢地站在敵人面前，現在像英雄那樣死去，
為職責而死，並在朋友的陪伴下爬上諸神。

這些肯定與我們通常在著名歌曲中找到的音調完全不同。
但是這些以及印度文學中的數百個其他段落證明了古代印度人也 那就是他，印度人

[149] 亞歷山大與普羅蘇斯

創造—放棄生命不是為了愛情，而是為了責任和榮譽。在雅利安印度，不忠的人也受到譴責，不是因為他變得沒有愛，而是因為他變得不光彩。俗話說：「寧可放棄生命，不要失去榮譽：生命的犧牲只是一時的感受，而榮譽的喪失卻是日復一日的」。「對於英雄來說，在他的心裡似乎可以透過英雄主義來實現目標，而對於懦夫來說，似乎可以透過怯懦來實現目標，」另一位人士在預測評價時說道。敏銳地觀察古印度性格的這一特徵，一直到勇敢的波羅斯國王，他在一場光榮的野戰中被亞歷山大擊敗，但仍然是一個完整的騎士。受傷的他在其他人散去的時候並沒有逃離戰場：“我該怎麼對付你？”亞歷山大問他擊敗的對手。

答案是「皇家」。「沒有別的事了嗎？」馬其頓人說。「一切都在於皇家這個詞，」這是答案。亞歷山大擴大了波魯斯的統治範圍，從那時起，波魯斯就成為了亞歷山大的忠實朋友。這個故事是否有歷史意義並不重要。但它展示了榮譽、忠誠、責任和勇敢的內在價值，這些對英雄和歷史學家來說都是常見的，甚至是不言而喻的。

這種男性的榮譽觀念支撐著古印度王國的發展，並為社會關係提供了先決條件。但是，當這種榮譽概念被與種族分解有關並否定所有世俗障礙的儀式宗教哲學體系所取代時，宗教教條和經濟方面就脫穎而出了。隨著阿特曼-伯斯林克的哲學轉移到塵世生活：「印度諺語」。

[150] 希臘性格的溫柔

婆羅門 - 如前所述 - 雅利安人否認他的種族，以及他的個性，但也否認榮譽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

愛和慈悲 即使它們聲稱涵蓋「整個世界」 總是針對個體的愛或受苦的存在。但讓他人或自己擺脫痛苦的願望純粹是個人感情，不包含任何真正強大的民族或國家建設因素。對鄰居或遠方的愛可以採取行動

它見證了最高的犧牲意願，但也是一種與個人相關的精神力量，沒有人認真要求為了與國家無關的愛而犧牲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後者本身，沒有任何一支軍隊會因此而屈服。

在我們看來，雅典的生活比古印度的生活溫和得多。在這裡，英雄史詩也講述了英雄事蹟。但這些更多的是基於美學。

（更多細節請見第二本書。）然而，在塞莫皮萊之前的三百名斯巴達人被視為榮譽和履行職責的象徵。沒有什麼比我們恢復希臘生活的努力更能說明推動我們西方人的力量了，這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歷史。除了所有希臘人都受到榮譽和責任的驅使之外，我們無法想像。直到很晚的時候，我們才不得不說服自己相信希臘生活在這方面的柔軟性。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這位富有想像力的希臘人也沒有非常認真地對待他的話；他幾乎不認識到抗議的清醒的法律價值。可以說，在這裡我們發現了希臘人性格中最脆弱的點；這也是通往這一點的實際門戶。

[151] 美，希臘的育種理念

近東的商業性和欺詐性，使得謊言和虛假後來形成了「希臘」生活不斷的副作用，這導致萊山德說孩子們被骰子欺騙，男人被誓言欺騙。然而，真正的希臘人卻充滿了一種自由感，這種自由感絕對可以被描述為植根於榮譽感。戰爭中殺害婦女和戰敗的男子自殺的情況並不罕見。歐裡庇得斯教導說：“當你仍然可以自由地死去時，不要讓自己陷入束縛。”福西亞人在戰鬥前用木牆包圍了留在後方的人民，並指示在失敗時將其點燃，這一行為的記憶仍然是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英雄見證。札金索斯的後裔寧願死在火焰中，也不願落入布匿人手中。即使在後來的時代（公元前 200 年）也可以找到神話英雄主義的證據，例如 B. 來自阿比多斯，該城被小腓力圍困，但沒有投降；相反，男人們刺傷了他們的孩子和婦女，跳進蓄水池，用火摧毀了這座城市。同樣的生命、自由和榮譽的價值也滲透到古希臘婦女的生活，如果有必要保護她們免受褻瀆的話。於是，在母親的慫恿下，尤麗狄克上吊自殺了。公元三世紀，當艾里斯的統治者被推翻時，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女兒上吊自殺了。

然而，人們承認，希臘生活的靜態不是由性格決定的，而是由美貌決定的，正如已經提到的，美貌因政治不和而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

透過亞歷山大，繁殖的概念控制了晚期希臘人，主要是美學存在，它在種族上也意識到了其多樣性。

[152] 維京人建國

亞歷山大並不一定追求世界君主制和民族混雜的目標，而只是想將被認為是種族相關的波斯人和希臘人統一起來，將他們置於一個統治之下，以避免進一步的戰爭。他認出了漂流者

波斯上層階級의思想和品格價值與他的馬其頓責任觀相關：因此，他只任命馬其頓領導人或波斯人擔任高級職務；閃米特人、巴比倫人和敘利亞人被故意消滅。亞歷山大死後，他的繼任者試圖將他的國家類型強加於他們的國家和省份。獨眼的安提哥努斯在這裡脫穎而出，就像一位來自史前時代的英雄，他在八十歲時因無法實現帝國理想的統一而在與“合法”繼承人的鬥爭中倒在戰場上。然而，北歐馬其頓的嫁接文化不夠持久。儘管他們傳授希臘知識、希臘藝術和哲學，但他們沒有能力形成類型並強制執行他們的榮譽觀念。被征服的異族血統獲勝，獨創性的、毫無個性的希臘化時代開始了。

如果說榮譽概念是整個存在的中心的話，那就是在北歐、日耳曼西部。維京人以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自我重要性出現在歷史上。隨著人口的增加，肆無忌憚的自由感在各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北歐浪潮。維京人以大量的血和英勇的魯莽，在俄羅斯、西西里、英國和法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在這裡，原始的種族本能在沒有任何束縛或紀律的情況下盛行，不受教育權宜之計或明確定義的法律秩序的約束。唯一的重量級選手

[153] 榮譽，日耳曼中心

諾德曼隨身攜帶的是個人榮譽的概念。榮譽和自由驅使個人走向遠方和獨立，進入有主人空間的國家，或讓他們在自己的農場和城堡裡爭取獨立，直到最後一個人。遠離一切商業考慮的巧妙的無目的性是北歐人的基本特徵，儘管他們經歷過青春的狂風暴雨，但他們出現在西方，塑造了歷史。更緊密的追隨者將自己聚集在個人周圍，這逐漸導致了某些社會生活規則的建立，因為在遷徙之後到處都出現了農村類型的定居點（然而，這種定居點在南方很快就年久失修，並在南方消失了）。東方晚期的輝煌衰落。「觀眾在歷史上很少看到第二個例子，在這個例子中，一個民族的態度如此純粹和完全由一個最高的價值觀決定：所有的權力，所有的財產，每一個紐帶，每一個行動都是為了榮譽，這是而且，如果有必要，他們會毫不猶豫、毫不猶豫地犧牲生命。

正如榮譽法則支配著生活一樣，它反映在詩歌中，並作為一條基本原則貫穿傳奇世界：沒有任何詞彙比榮譽更常見。這就是為什麼北歐的英雄世界，儘管充滿了瘋狂的不團結和旺盛的主觀主義，但在性質和命運上卻如此一致。」整個歷史；我們整個德國，我們「歐洲」的未來也將取決於榮譽觀評價

* Kriek：《人類的形成》，第 154 頁，

[154] 西方的靈魂中心

即使一個人有暴力行為，即使在戰鬥和死亡中，他存在的榮譽意識中心也會營造出一種純粹的氛圍。戰爭可以殘酷地進行，但承認自己的行為被認為是北歐人（克里克）的首要前提。每個個體人格所要求的這種責任感是抵禦道德泥潭的最有效防禦，這種道德泥潭是對價值觀的虛偽侵蝕，在西方歷史進程中，這種泥潭對我們來說是各種形式的人類的「敵人的誘惑」。有時它稱自己為民主，有時稱自己為社會同情心，有時稱自己為謙卑和愛。北方人的個人榮譽需要勇氣和自製力。他不像希臘英雄那樣每次戰鬥前都會聊上好幾個小時；他沒有像他們受傷時那樣尖叫，但他的榮譽感需要冷靜和集中力量。從這裡看來，維京人其實是有文化的人，但美學完美的晚期希臘人卻是落後的、無中心的野蠻人。費希特的一句話，“真正的文化是信仰的文化”，揭示了我們與其他文化相比真正的北歐本質，其最高價值不是信念，對我們來說這是榮譽和責任的代名詞，而是一種不同的情感價值，一種不同的觀念，圍繞著她的生活。

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各種情況，西方人民的命運以多種不同的方式發展。哪裡有北歐血統，哪裡就有榮譽的概念。然而，它也與其他理想混合在一起。

這是透過人們的言語來表明的，以預期結果。教會精神、宗教情感的觀念在俄羅斯人中佔據主導地位，甚至給最瘋狂的爆發披上了狂熱的宗教面紗（例如，比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

[155]基督教的愛情教義

因此，俄羅斯人將他的祖國稱為“Svyataya Rossiya”，即神聖俄羅斯。法國人以正式的美學方式對待生活；對他來說，法國是「美麗的法國」。與義大利人類似。英國人為自己一貫的歷史發展、傳統、固定、典型的生活方式感到自豪。這就是他欽佩他的“老英格蘭”的原因。但對我們來說，儘管有許多邪惡的特徵，我們仍然以同樣的熱情談論“德國忠誠”，這證明我們形而上學的存在仍然感覺“榮譽的骨髓”是它的安息之極。

最終，這種榮譽觀念成為了持續數千年的戰爭的焦點，當時北歐面對武裝的羅馬南方，最終以宗教和基督教之愛的名義被征服。

2.

毫無疑問，即使沒有羅馬-敘利亞基督教的武裝幹預，日耳曼歷史的一個時代——神話時代——也結束了。自然的象徵主義將讓位給一種新的道德形上學體系，一種新的信仰形式。但這種形式無疑具有同樣的精神內涵，並以榮譽為主題和標準。現在，另一種精神價值滲透到基督教中並佔據首位：愛，即謙卑、仁慈、順從和禁慾主義。今天，每個真誠的德國人都清楚，世界上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

全面的愛情主義，為北歐的靈魂帶來了敏感的一擊。基督教作為一個體系

[156]沒有榮譽觀念的基督教

已經發展起來，不知道種族和民族的概念，因為它代表了不同元素的暴力統一融合；它也不知道榮譽的概念，因為對晚期羅馬權力的追求不僅旨在征服身體，而且還征服靈魂。但值得注意的是，愛的理念也無法在教會機構的領導中體現。從第一天起，羅馬體系的結構就從根本上、有意識地在組織上和教條上表現出不寬容，並且對所有其他體系充滿敵意，更不用說是仇恨。只要有可能，它就會使用逐出教會、放逐、火、劍和毒藥來維護自己的獨立。讓我們完全忽略道德判斷，只注意這個事實，即使是現代羅馬天主教作家也不否認這一事實。但這個事實比任何其他事實都更證明「愛」的觀念沒有內在的類型形成力量：因為即使是「愛的宗教」組織也是在沒有愛的情況下建立的。而且比其他創造類型的力量更無愛。正如多林格所證明的那樣，古代哥德人容忍天主教和其他信仰，並對這種信仰本身的精神需求表示尊重。

在「博尼法斯」精神和「愛」強制法則獲勝的地方，什麼都消失了*。沒有一個德國人喜歡它

* 比較例如B. 與羅馬人對迫害的渴望相反，「異教徒」弗里斯蘭國王拉德博德的態度。他仍然忠於父輩的信仰，但沒有迫害基督教傳教士。當一些特別引人注目的基督教使徒被帶到他面前時，其中一位勇敢地代表新信仰面對所引起的憤怒，這位“異教徒”國王說：“我看到你並不害怕我們的威脅，而且你的言語就像你的作品”，並送傳教士“帶著所有榮譽回到法蘭克公爵皮平”。阿爾昆報道。

就精神貴族而言，這位異教徒弗里斯蘭國王遠遠高於羅馬的“上帝代表”，後者旨在將這種內在的自由和敬畏從世界上驅逐出去。

[157] 日耳曼歷史上的緊張局勢

伊特魯裡亞-猶太羅馬體系的負面評價很容易表達：無論它的結構如何，它都因數百萬德國人民的奉獻而變得高貴。他們接管了其中的奇怪之處以及看似志趣相投的東西，較少關注第一個，精心發展第二個，並能夠在整體中主張許多北歐價值觀。然而，在今天這個靈魂發生最大變化的時代，我們需要誠實地審視羅馬的生活與日耳曼西方的本質之間的關係，什麼是促進生命的，什麼是損害生命的。不是從個人惡意的角度出發，而是透過審視兩千多年歷史的巨大緊張和釋放，並審視決定這些衝擊的種族和精神價值。然後我們看到，希臘人和羅馬人本質上相同的鬥爭也落到了德國人的頭上。他比另外兩波北歐民族更無法逃脫這場戰鬥，因為當他們潮水般回歸時，他們體現了他們曾經征服的亞洲靈魂價值觀，以及這些價值觀所體現的東西。

他們攜帶了人類材料。他們帶著他們穿越希臘，越過阿爾卑斯山，越過日耳曼人棲息地的邊界，有時甚至進入北歐種族本身的中心。

[158] 日耳曼人的慷慨的危險

但如果你追溯這一巨大成功的原因，你會發現，除了古老、經驗豐富的南方早期的技術優勢以及日耳曼人民宗教生活的危機時期之外，這無法解釋如此長的歷史、持久的勝利。當人們發現最重要的條件時，日耳曼人的慷慨的吸引力。

這種寬宏大量，是齊格飛永恆的象徵，在他的對手身上也採取了同樣的榮譽和開放的戰鬥方式，甚至後來，他的直率幼稚，仍然無法接受相反的東西，導致德國人在球場上多次嚴重崩潰。他們的歷史：當年，當他開始欽佩羅馬時，最近當他解放猶太人時，從而給予毒藥與健康血液同等的地位。第一個在異端戰爭中，在將德國逼近深淵的三十年鬥爭中進行了可怕的報復；第二個在今天，當中毒的德國國民身體處於最嚴重的抽搐時進行了報復。而這兩個對我們懷有敵意的勢力仍然援引重病患者的慷慨，呼籲他的“正義”，宣揚對一切“人類”的“愛”，並試圖最終消滅所有剩餘的性格抵抗。

這種「人性」的徹底勝利，將產生與近東對雅典和羅馬的勝利相同的後果，以致於後者，曾經是伊特魯裡亞-佩拉斯戈-敘利亞主義的死敵，在戰後成為這些強國的主要代表。舊羅馬以前的價值觀已經崩潰。即便如此，透過身體的分解和不分青紅皂白的人性和愛的宣揚。但愛的教義，即使在其最美麗的外表下，也不是一種典型的力量，而是一種消除阻力的力量。

[159] 沒有愛的教會

教會本身作為一種紀律形式，不能也不應該懂得愛來維持並繼續宣稱自己是一種塑造力量。但她能夠藉助愛去追求強權政治，如果將人格意識、軍事榮譽觀念和男子氣概轉化為謙卑和愛心奉獻，那麼對組織和引導這些信徒的權力的反抗動力就是破碎的。

「一隻羊群和一個牧人！」從字面上看，正如所要求的那樣，這將是對日耳曼精神最明確的宣戰。如果這個想法完全勝利，今天的歐洲將只是一個由數億人組成的毫無個性的部落，在高度培養的在恐懼的幫助下進行統治。地獄裡的煉獄和永恆的折磨、榮譽感的鬥爭被“愛”麻痺了，更好的剩菜被投入到“人道主義”慈善機構“明愛”中。如果羅馬體系想要作為知識分子和政治力量而存在的話，這就是羅馬體系所努力、必須努力達到的狀態。

我在這裡沒有教條的歷史可寫，只是想描述一個邏輯系統，一個覺醒的北歐人（就他的本性而言）從長遠來看必須陷入最嚴重的心理衝突。他要么完全服從它（就像中世紀有時的情況），要么從情感和意識上從根本上拒絕它。第一種情況，在短時間內實現外部均勻性

然而，正如從維杜金德到多林格的鬥爭所表明的那樣，由於其本質上的不可能性，它必然會崩潰；在第二種情況下，真正的有機文化和適合血統和物種的真正信仰形式的道路是清晰的。過去幾個世紀的特點是無風格的妥協，沒有……

[160] 男祭司協會

基本的意識形態問題，但僅限於組織和政治權力關係。

羅馬基督教的特徵是盡可能消除創始人的人格，代之以祭司統治的教會結構。耶穌確實被視為至高無上、最神聖的，是所有信仰和所有祝福的源泉，但只是為了用永恆和不可侵犯的光環包圍代表祂的教會。因為教會及其代表將自己插在耶穌和人們之間，聲稱通往耶穌的道路只能透過教會。由於耶穌不住在地上，人只需要與這個教會打交道，教會被「授權」永遠捆綁或釋放。

利用曾經培養的對耶穌基督（赫連德詩人所說的「統治基督教」）的信仰來實現自我崇拜的牧師協會的強權政治，這與羅馬的本質一樣，也是羅馬的本質。名字是埃及、巴比倫和伊特魯裡亞祭司政客的本質。

為了加強保護神職人員協會權力的教義和規定，使用了虔誠教父的偉大辯證法，他們將1500年前的所有教會法令追溯到福音書，但強調教會獨自擁有有權發布普遍有效、無誤的學說。今天，教會基督教以天主教形式和新教形式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擺在我們面前。開頭和結尾都能看得很清楚。建築完畢，樑柱皆有支撐，教條法令都找到了「理由」。現在已經開始麻木了；所以你可以談談結構，

[161] 教會高於耶穌

不必擔心新興生活現象的驅動力會被誤解。博士。亞當是一位著名的天主教規劃師，他保證：「天主教與早期基督教並不完全相同，甚至與以下信息也不完全相同：要識別基督，就像成熟的橡樹與小橡子一樣。」*這是公開神聖化的傲慢教會的（作品帶有「認可」印記）用乾巴巴的語言講述耶穌，所有對基督的進一步榮耀，正如我所說，只是為了增強教會的統治權，而不是「基督的訊息」 - “小橡子”..教會職務完全掌握在神父手中，神父透過按手成為宗徒權的代表。為了證明這教導的合理性，耶穌對彼得說的話被引用，根據這句話，他稱彼得為他將在其上建造教會的磐石。當然，這個詞後來被教會的忠實僕人**寫入了古代文本，這一事實並不能阻止這個明顯不真實的教義作為耶穌的信息在全世界不知疲倦地重複。「當天主教神父宣講上帝的話語時，

*亞當：《天主教的本質》，1925年。

** 這段經文（馬太福音 16:18-19）將自己標記為眾多虔誠偽造中的一個非常笨拙的段落，因為幾節經文之後，耶穌稱同一個彼得為撒旦，應該遠離他。耶穌在馬可福音 8:30 ff 中也說了同樣的事情。他是否應該在這個如此清楚地被識別出來、耶穌也預見到他被出賣的人身上建立一座教會呢？這種強加於人的做法相當於對基督人格的公開侮辱。默克斯最後說：「關於耶穌的歷史研究絕不能讓自己永遠被這種偽造所欺騙；它必須結束」（《四福音書》，III，320）。

[162] 聖禮的魔法

傳道的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是基督自己。」這將牧師的自我神化提升到了一種信仰的地位，這可能會達到他的傲慢程度，因為當某個地方的領導人「提升他的信仰」時，他的傲慢可能達到了頂峰。教會必須立即宣布其詛咒：「即使天使從天而降，教導的內容與她從使徒那裡接受的不同，她也會說出這種詛咒」（亞當）。

最終消除人類獨立性，取而代之的是在聖禮中：「聖禮恩典不是透過聖禮接受者的個人努力產生或實現的，而是透過聖禮標誌本身的客觀執行來產生或實現的。」這要求摧毀人格，並宣稱其毫無價值作為「宗教」信條。在一個以殘酷的行為將榮譽、個人榮譽、氏族榮譽、部落榮譽、國家榮譽置於整個生活的中心、不關心其他一切的民族中間，公開宣布這樣的要求永遠不會已經成為可能。這只有透過熟練的人才能做到。

以「愛」的觀念取代榮譽的觀念，隨之而來的是謙卑和順服，成為可能。事實上，這個“聖禮標誌”被表述為由耶穌本人“決定”，這只是一個小小的跡象，表明“歷史”的形成和“宗教建築”的建造是粗心大意的。

現在很明顯，即使在榮譽被撤回作為指導思想之後，這些以這種枯燥的表現形式針對魔法的教義的明確版本也無法在歐洲得到執行。北歐人與血緣有關的習俗

[163] 基督教形式的沃坦

他的俠義之心，即使是火與劍，也無法完全驅除。因此，教會開始將前基督教的種族寓言納入據說在「早期基督教之前」完成的系統中。（「在（！）彼得和約翰成為信徒之前，教會就已經存在了。就結構、胚胎、虛擬而言。」亞當。）

沃坦信仰正在消亡，但崇拜「沃德」的神聖樹林仍然是日耳曼朝聖者的目的地。所有對沃坦橡樹的破壞和對舊信仰的所有詛咒都毫無用處。因此，基督教的殉道者和聖人，例如聖馬丁，被置於沃坦的位置。斗篷、劍和馬是他的徽章（即沃坦的象徵），古老的樹林

這樣，至今仍受到德國朝聖者崇拜的戰爭聖人聖馬丁的遺址（參見施韋茨洛赫禮拜堂）就成為了劍神的所在地。還有聖。

喬治和聖邁克爾是古挪威人物的重名，他們透過這次「洗禮」進入羅馬教會的管理。「女惡魔」維納斯女士變身聖約翰佩拉吉亞；雷霆雲神多納爾成為守護天空的聖人。彼得；聖奧斯瓦爾德被賦予了野獵人沃坦的性格，而救世主維達爾撕裂了死亡狼，被描繪在首都和雕刻上（例如貝希特斯加登的迴廊），維達爾想要拯救被芬里斯狼吞噬的奧丁，並殺死了怪物。與耶穌的比較是顯而易見的。就連8世紀末德國最有學識的教會醫生、虔誠的赫拉巴努斯·莫魯斯（Hrabanus Maurus）也允許上帝住在天堂的城堡裡，這種想法並非來自《聖經》，而是來自古代日耳曼人的英雄靈魂。

[164] 繼續“異教”

在1。五月，古日耳曼尼亞慶祝沃爾普吉斯之夜，這是夏至十二夜的開始。這天是沃坦與芙蕾雅結婚的日子。今天慶祝聖。

湖畔沃爾堡五月是她的命名日，而所有魔法、巫術等習俗都被教會改變了，自然的象徵意義也變成了東方惡魔的出沒。

在雷根斯堡（多明尼加教堂）保存著一個聖杯，「鍍金銅架上的椰子殼，只有在『寒冷的聖約翰節』時才飲用」。這是聖餐中聖酒的舊形式（13世紀教會仍在使用）。

12月27日，即冬至之後的盛宴，世紀以兩種形式舉行。為了紀念古代愛情魔藥，「來自聖塞巴斯蒂安腦殼」的葡萄酒至今仍在供應（例如在上巴伐利亞州的埃波斯貝格）。這種「明酒」以及在聖約翰洗禮節、聖馬丁和聖史蒂芬那裡喝酒祈求好運，都是古老的習俗。虔誠的天主教徒約翰·內波穆克·塞普（Johann Nepomuk Sepp）說：“羅馬將基督之杯扣留給外行人，但人們不允許自己從古老的異教杯子中奪走。”

歌曲和圖像隨著習俗而改變。在1488年的《聖徒之書》中，我們看到了聖約翰·奧斯瓦爾德如圖。他穿著皇家長袍，戴著王冠，坐在王座上。

但沃坦的兩隻烏鴉在他周圍飛翔。只有棕櫚樹和牧羊人的手杖是基督教的成分。奧丁今天仍然以奧斯瓦爾德的名字受到崇拜，並有例如B. 他在特勞恩施泰因的教堂，還有萊茵河下游、荷蘭、比利時的聖地。甚至還有聖人的傳說。悲傷可以追溯到奧丁的形象，正如《埃達》中向我們描述的那樣，因為奧丁被長矛刺傷，掛在「被風吹過的樹」上九個晚上。形狀

[165] 字的出現

一個長著鬍鬚、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男人（奧丁、多納爾）向向他祈禱的人扔一隻金鞋，這一形像在許多古老的圖像中反覆出現，並作為許多歌曲的主題。以一種尚不完全清楚的方式，這位女聖人從這個身影中顯現出來。

成為教會關心的問題。

教會不得不讓聖徒們騎上火馬，讓他們揮舞著長矛和劍與龍和其他敵人作戰，以獲得榮譽和榮耀，或者從惡棍手中解救被俘虜的處女。

救援。羅蘭柱和聖喬治柱就是這種類型的例子，後來逐漸被瑪麗安柱所取代：榮譽的象徵被「愛」的寓言所取代。

北歐眾神是帶有長矛、光環、十字架和納粹十字記號的光之形象，象徵太陽、碩果累累、上升的生命。自公元前 3000 多年來，北歐人民的浪潮顯然將這些跡象帶到了希臘、羅馬、特洛伊和印度。米努提烏斯·菲利克斯仍然對異教十字架感到憤怒。直到最後，耶穌被擊中的羅馬（T形）絞刑架必須改造成這個異教的，現在是「基督教」的十字架，異教的太陽或天上的十字架作為光環出現在教會殉道者和基督教使者的頭上。信仰*。

* 我們目前正在經歷新科學的誕生，對古代日耳曼象徵主義的解釋。具有四個輻條的圓圈看起來像一個天體十字，即 h-作為基點的投影，分為六點作為夏至和冬至的點，等等。正是這種宇宙象徵意義已經經歷了整整千年，被誤解為一個時代的殘餘，奠定了這一點它的世界觀用象徵代替天父的信、出生、死亡和永恆。太陽寓言是這個世界觀的摘錄。

[166] 不朽神靈

氣象射線、長矛成為統治的寓言。因此，手持長矛的「騎馬之神」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基督教」紀念石和圖畫上：那是永恆的流浪者沃坦，騎著馬穿越基督教的歷史。這位神分為多種形態，以聖奧斯瓦爾德、聖喬治、聖馬丁、槍騎兵、甚至聖者的身份生活和編織。悲傷在天主教土地上蔓延，但仍以「Wode」的形式無形地流淌在下薩克森州人民的靈魂中。

「只要一個民族活著，他們的神就永垂不朽。」*這是沃坦垮台後的報復。直到博德爾從死裡復活並稱自己為世界的救世主。

羅馬人民（包括維騰貝格）對古挪威傳統的這種原始力量深感憤怒，甚至連博尼法斯和他的繼承者至今也未能完全摧毀這種力量。但也沒有什麼辦法，只能將其他神聖人物命名為基督教聖徒，並以這種方式轉移他們的特徵**。

* A. Dietrich，“古代宗教的衰落”。

** 許多教皇法令顯示了這項政策是如何執行的。例如，教宗格列高利「大帝」寫信給「外邦人」使徒奧古斯都，詢問他關於皈依的建議：「在我們這個時代（大約600年），神聖教會當然可以用熱忱的熱情讓一些事情變得更好。但她溫和地容忍其他事情，但她經常通過這種容忍和監督來鎮壓她所對抗的邪惡」（Bede I:27）。601年7月22日，同一位教宗寫信給修道院長梅利圖斯（Abbot Mellitus），如果異教神殿不被摧毀，它們就可以「轉變」：「如果那時人們沒有看到他們的神廟被摧毀，他們可以全心全意地拋開他們的錯誤去尋找一個。」在允許犧牲之後：「如果他們被授予一些外在的快樂（！），那麼他們可能會更容易使他們的思想習慣於內在的快樂。因為一個人當然不應該有冷酷的頭腦。

。並按照舊習俗在他熟悉的地方

一切都立刻被切斷了，因為即使是那些想登上最高峰的人也是一步一步地走來的。◦沒有突飛猛進」(Bede I, 30, cf. Th. Hänlein: "The Conversion of the Germanic Peoples to Christian", Leipzig 1914 and 1910, I, 57 and 64) ◦

[167] 天主教中的北歐善

然而，基督教會的節日與原住民慶祝的日子是同一天，無論是生育女神奧斯塔拉的節日，後來成為復活的節日，還是冬至的節日，後來成為復活的節日。◦成為耶穌的生日。◦北歐基本形式的天主教會也有北歐種族根源。◦這個事實的怪誕之處在於，它試圖將必要性變成一種美德，並將自己視為精神生活的財富。◦嚴肅地說，教會的強制信仰宣告了每一種民族色彩在教會中都佔有一席之地，所有不同的虔誠都受到它的照顧；沒有任何地方像天主教會（亞當）那樣保護「個人宗教表達自由」。◦這當然是對所有再清楚不過的事實的顛倒。◦從「卜尼法斯」到剷除日耳曼一切根枝的「虔誠者」路易，到被消滅的九百萬異教徒，一直到梵蒂岡大公會議，直到今天，都曾有過一次嘗試。◦創造一種不可阻擋的團結精神信仰（一神論）。◦為北歐人、黎凡特人、黑人、中國人和愛斯基摩人統一執行、傳播一種形式、一種強制性信仰、一種語言和一種儀式（比較芝加哥的聖體大會）

[168] 基督教明愛

1926年，黑人主教們慶祝彌撒。◦兩千多年來，所有種族和人民的永恆鮮血都在反抗它。◦但正如世界君主制的觀念對從亞歷山大到拿破崙的強勢人物產生了令人著迷的影響一樣，教會統治整個世界的觀念也產生了令人著迷的影響。◦正如第一個想法曾經吸引了數百萬人一樣，第二個想法作為一個想法也曾吸引了數百萬人，但在其影響範圍內並未實現完全征服。◦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早期的偉人將羅馬教會視為盟友，或至少是實現浪漫權力計畫的幫助者。◦反過來，後者將武裝的「世俗武裝」視為釋放其精神的一種手段。◦

從內在動機來看，這場鬥爭本質上是一場爭奪被認為是最高形而上學和品格價值的主導地位的鬥爭：愛、謙遜、放棄、順從或榮譽、尊嚴、自信、驕傲。◦

3.

再次強調，只有羅馬制度的追隨者和較低階層的人才需要和實踐愛。◦領導力必須是永久性的，並能激發堅強的本性、輝煌、力量、對人們靈魂和身體的力量。◦毫無疑問，這個制度孕育了巨大的精神犧牲能力：天主教會自豪地稱之為「明愛」。◦但正是在這裡，在其對人類最美麗的影響中，對看似相同的行為的評價和影響存在著同樣強烈的差異。◦

正如上帝的恩典只能透過教會傳遞一樣，仁慈和善行也只能透過教會傳遞。◦
同情

[169]人的病靠“人性”

只是教會送給不幸者、罪人的禮物。這是對一個破碎之人的一次非常巧妙的求愛，目的是將他束縛在一個權力中心，讓他認識到自己在上帝面前完全虛無，但同時他的力量則以勝利的教會為代表。但這種思路也缺乏我們所謂的騎士精神。對於一個崇尚榮譽觀念的北歐人民來說，社區對有需要的人的支持不應以居高臨下的愛和憐憫的名義，而應以正義和責任的名義。這不會帶來順從的謙卑，而是一種內在的提升，不是人格的破碎，而是人格的強化，即榮譽感的重新喚醒。

這就是教會和基督徒的同情心所屬的地方，它也以新的形式出現在共濟會的「人性」中，並導致了我們一生中最大的破壞。一方面是出於無限的愛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強制性信仰，另一方面是沒有任何民族榮譽感支持的民主、不分種族的「人權」學說，社會實際上已成為低等者、病人、殘障者、罪犯和腐敗者的守護者。已開發。「愛」加上「人性」已經成為一種學說，它摧毀了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所有戒律和生活方式，從而反抗了今天正在報復的自然。一個以榮譽和責任為中心的國家不會保留懶惰的人和罪犯，而是消滅他們。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也看到，追求統一、無種族的方案與不健康的主觀主義結合，而

[170] 透過出售贖罪券來腐蝕靈魂

一個由榮譽和義務焊接在一起的社會和國家共同體，必須出於正義，消除外在的困難，並努力在這種繁衍意願中增加個人的價值感，但這也必然會隔離那些在種族和精神上不適合這個社會的人。北歐的生活方式。當榮譽被設定為所有行動的最高價值並且對北歐-西方種族的保護被設定為這一理念的承載者時，一個和另一個就會出現。

羅馬制度如何利用人的弱點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對贖罪券的強制信仰。對於可憐的“罪人”，教會聲稱耶穌基督和聖徒們已經得到了過度的“替代滿足”。根據她釋放和束縛的“神聖委託”，面對相關的惡人，她擁有救贖者的信用（尤其是非洲的德爾圖良，他發展了這種具有法律複雜性的商人理論）。人們試圖用許多神秘的解釋來圍繞這一教義，並在這種替代贖罪的基礎上建立一整套哲學，但沒有一個深入研究的人能夠隱藏其商業弱點。精神和物質關係上的商業。基本上，大赦的想法可以歸結為一個計算示例，其未知的X和Y留在教會手中，可以用任意數字替換。

這是性格和精神野性的滋生，與路德時代當商業代表時發生的那些外在後果完全無關。

富格爾總是陪伴著誠實的特澤爾，並拿走他帶來的所有錢，否則負債累累的教皇就不會向奧格斯堡雜貨店付款

[171] “聖年”

是*。贖罪券的教義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個人榮譽感的觀念在其構成中沒有發揮作用。此外，它也必然會破壞剩餘的榮譽感，並將奴性思維打造成虔誠的本性。從外部來看，日耳曼人對這種恥辱的反抗迫使羅馬制度在實行贖罪券時變得更加謹慎。然而，原則上，今天教會仍然將其視為一種正確和虔誠的做法。（參閱 1926 年關於普遍赦免的呼籲）。不言而喻，這種無稽之談也可以追溯到「聖經起源」。幾千年前，圍繞著新極點羅馬的長譜系重新繁殖，對歐洲的非北歐基礎產生瞭如此強烈的影響。各國人民認為，這種對他們分裂的人性的呼籲根本不被視為恥辱，而是「基督身體的成員」之間的相互幫助。

* 卜尼法斯八世發明的「聖年」帶來了許多贖罪券，週年紀念贖罪券只能在羅馬購買。最初，「Anno Sankro」應該每 100 年慶祝一次。然後每 50 年慶祝一次，然後每 33 年慶祝一次，最後每 25 年慶祝一次，以便更頻繁地收到大筆資金。第一個「聖年」（1300年）為教宗帶來了20萬陌生人和1500萬金盾。1350年，梵蒂岡收到了2200萬，所以你可以理解為什麼在耶穌「紀念生命的歲月」33年之後（正如第二次縮減時期所說），只引入了25年的中斷：「因為人的生命短暫」。你可以看到，甚至耶穌的殉難也可以用來證明他的「代表」的生意是正當的。為了獲得更多的金錢，在“聖年”中引入了“金門”的開關：任何進入這裡並留下貢獻的人也可以使他們的朋友免於一切罪孽。1500年亞歷山大六世使用為女兒盧克雷齊亞（Lucrezia）做嫁妝的禧年大赦的收入。每一種犯罪行為都有其固定的代價，人們可以用它來換取自由：弑父、亂倫都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只有新教的攻擊才阻止了惡作劇。然後授予魔法習俗的贖罪券（帶有肩胛骨、特權祭壇等）。所有較低位置都進行了類似的交易。例如，卡西諾山修道院

年收入50萬杜卡特，約1500包括4個主教區、2個公國、20個縣、350座城堡、440個村莊、336個莊園、23個港口、33個島嶼、200個磨坊、1662座教堂！成千上萬的例子之一。此外，還有Amteschacher（向教皇支付巨額金錢以換取皮衣）、彼得的便士、分配錢等。地球上最糟糕的暴君並不比帝國不存在的人的“代表”更貪婪。這個世界的。

[172] 代禱的神奇信仰

教會代禱的形式可以從同樣的思想來理解，這是從榮耀的思想修改而來的。根據里昂、佛羅倫斯和特倫特會議的決議，以多數票引入了生命與永恆詛咒或永恆幸福之間的淨化狀態，教會被賦予領導煉獄的權力透過其代禱達到良好的結局。

如果你剝去這個教義的所有修飾，也就是說，如果你按照它的意圖來理解它：即，不是將其視為對已故者的真正代禱和精神紀念，

但作為一種即使在死後也會影響靈魂走向的行為，我們對魔法有著最普遍的信仰，例如今天南海人民仍然崇拜的魔法。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關於贖罪券和有效代禱的信仰（以及無數其他信仰，從肩胛骨的教義到聖油和神奇的遺物）處於以巫醫為類型的世界觀的頂峰。藥師，他的祈禱

【173】藥人的世界觀

帶來或阻止下雨，其詛咒會殺死，與上帝（或諸神）簽訂契約並可以強迫他（或他們）做任何事情或透過魔法習俗*影響他。巫醫作為惡魔般的人物，不需要他的追隨者獨立思考或榮譽行事。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必須用盡一切手段消滅對方。他必須培養人類的恐懼和歇斯底里的傾向；他必須宣揚巫術和惡魔魔法；他必須使用索引、火和劍來阻止一切可能導致不同結果甚至從巫醫所教導的整個世界觀中解放出來的研究。

藥師必須把羅傑·培根丟進地牢，就像他丟伽利略一樣；他必須謹慎地解釋哥白尼的著作，並努力摧毀所有想要主張榮譽、責任和男性忠誠——即針對高品質人格的教義——作為塑造生活的力量的思想體系。嘗試

* 一個事件在表面上不適合這項工作，但其內在具有深刻的意義，可以在這裡指出來描述這個精神方向。1929年慕尼黑聖體節當天，遊行隊伍突然遭遇一場猛烈的雷雨。僧侶、尼姑、祭壇童等。他們抓起腋下的蠟燭和十字架，朝四個方向逃跑。福哈伯樞機主教隨後在聖母堂講道，警告信徒不要讓暴風雨動搖他們的信仰，儘管耶穌基督這次沒有接受向他獻上的祭品。耶穌在這裡被描繪成造雨者和雨中的基督聖體聖血遊行隊伍作為失敗的結界嘗試！「醫者哲學」這個詞——沒有任何冒犯的意圖——準確地描述了羅馬教會的精神態度。

[174] 以恐嚇他人作為紀律手段

在世界政治中描述、強化巫醫神奇、惡魔般的世界觀意味著書寫羅馬教義和教會歷史。因此，羅馬知道如何不僅確保在數百萬人眼中的“上帝的代表地位”，而且通過影響各個民族中某些階級不斷培養的對魔法的信仰，來確保對上帝全能的信仰。

保持對來世祭司可以履行的習俗（例如贖罪券、臨終塗油等）的警覺。同時，教皇設法逃避了對這個魔法的責任。國外其他類似性質的機構在這裡表現得更一致。聲稱擁有神奇力量的「原始人」的老師和酋長

如果他們的祭祀儀式導致乾旱或毀滅性的洪水，部落就會被殺死。中國的皇帝是神聖的；作為天子，他受到尊崇，但他對人民和國家的繁榮負有責任。

教宗現在透過將其影響力從這個世界轉移到世界上，使相信他的人們無法驗證他的主張

超過。(然而,如果催眠治療成功,天主教報紙上就會充斥著有關它的新聞,就像他們頑固地對成千上萬離開朝聖和奇蹟的地方保持沉默一樣。)在那裡想像地獄的恐怖 - 一個術語虔誠的烏爾菲拉斯不知道所使用的,對他來說,每一個日耳曼詞都缺失了。沒有節省,也沒有節省,所以羅馬將數百萬人的希望與其儀式及其神奇效果聯繫在一起,而沒有冒著被實驗駁斥的風險。

[175] 耶穌會士取代耶穌基督

這種手段也大大促進了羅馬制度的持久性。

現在,迷惑世界的嘗試已經失敗,但還沒有完全失敗。南方最初對日耳曼人的技術優勢,隨後在所有可以想像的聯盟的幫助下消滅了自由、驕傲和榮譽意識的人,對北歐習俗的巧妙偽造,仍然如此,只是接受了不同的管理……所有這一切都沒有留下持久的影響。

耶穌會從羅馬體系中得出了最終的結論。梵蒂岡大公會議奠定了巫醫哲學建設的基石。在這裡,巫師在他任職期間被宣佈為神,一位絕對正確的神。嚴格來說,耶穌現在不再是替代者,而是被廢黜了。被羅馬制度廢黜和取代,由自稱教宗並被賦予一切權力的藥師加冕。「新約聖經確實是這充滿教會整體意識的使徒傳統的重要反映,但絕不是詳盡的反映,」前述現代天主教綱領家教授(亞當)居高臨下地寫道。

耶穌被驅逐了,但敘利亞伊特魯裡亞迷信卻被驅逐了。最初以他的個性為中心,現已成為「使徒傳統」。榮譽概念本質上並不是羅馬教條中的問題。它必須有系統地從他只要求服從的基本態度中消除它,但有意識地消除這種西方生活中這種無處不在的精神力量的學派無疑是這樣的。

[176] 屍體服從 - 閃族教義

被嘲諷地稱為「耶穌會」的教團:伊格內修斯希望看到耶穌的追隨者受訓的方式幾乎代表了與日耳曼人的思想和感情的最大對比。時至今日,除了巴斯克人的基本本能之外,對於哪些影響在構思和發展過程中最重要,人們仍有不同的看法。儘管虔誠的“瑪麗亞·拉奇之聲”認為“這本小練習本的超自然起源”“沒有任何一個理智的人懷疑過”,但這種將如此新鮮的產品歸因於“神授”的幼稚嘗試,即使對於祭司職分。事實證明,曼雷薩的加西亞·德·西斯內羅神父的著作以及本篤會和方濟各會的規則對伊格內修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他也一定非常熟悉遍布北非的摩爾宗教政治秘密社團的原則西班牙,因為穆斯林教團和耶穌會的原則之間存在著幾乎令人驚訝的對應關係。穆斯林經典教導說:「你將落在手下

你的酋長將像死者守護者手中的屍體一樣。」「服從你的酋長的一切命令，因為上帝親自透過他的聲音發出命令*。」伊格內修斯在他著名的信中也要求同樣的事。服從：盲目服從，死屍般的服從。如果我們想在內心追問命令的善惡問題，那麼盲目服從的明確性就會消失。如果必須執行上級的命令，“不管是什麼” ”，於是就變成了

* 他的支持書 von Scheich Si-Snoussi ·übetsetzt von M. Colas。Näheres bei Müller：“耶穌公司的起源”，巴黎 1898 年。Vgl。還有沙佈內爾：“耶穌會士的穆斯林起源”。

[177] 洛約拉的《憲法》

我們盲目地想要服從，「不留絲毫思考的餘地」。1553 年 3 月 26 日，屍體般的服從的要求被作為一種公開的挑戰拋入日耳曼西方知識分子的生活中。伊格納修斯寫道：「親愛的兄弟們，盡可能地放棄你的意志，投降並犧牲你的自由……」「你應該帶著某種盲目的衝動去服從，讓你的貪婪驅使你，而不需要任何（！）檢查。」做上級所說的一切（！）……在《憲法》中，我們讀到：「每個人都應該相信，任何生活在服從之下的人都應該讓自己透過上級受到神聖天意的指導，就好像他們是「他是」屍體可以以任何方式運到這裡運到那裡；或者就好像他是一位老人的手杖，為任何拿著它的人服務，無論他喜歡什麼地方，無論他喜歡什麼……」在他的“規則”中，洛約拉補充道在“練習”中，他再次呼籲“完全懸置自己的判斷”，並且“如果某些東西在我們眼中看起來是白色的，而教會將其定義為黑色，那麼也宣布它為黑色”。

在德語中：無論僕人認為某事是有罪的還是不光彩的，都需要服從；較早的限制（儘管很陳舊）仍然存在，即只有在要求“明顯的罪過”時才需要遵守*。

* 慕尼黑耶穌會學院的「紀念碑」解釋了關於服從的第35條和第36條規則：「他盲目地服從，就像一具屍體或一個老人的手杖，沒有感覺，沒有任何部分，服從就像他們一樣如果他如此束縛了自己的判斷，並在某種程度上完全消除了它（totum eclipsatum），以至於他無法根據自己進行判斷，也無法看到，而是完全採用了另一種判斷，即上級的判斷，並且如此完全地和如此完美，無論上級的判斷和感受是什麼，都與他真正的判斷和感受相同，沒有別的，而（上級）的這種判斷是他自己的純粹的、自然的判斷。這就是真正克己的力量真正的自我盲目（excaecatio）“不再被自己的運動所驅動，而是被別人的運動所驅動。”（Rensch，檔案貢獻：教會歷史雜誌。1895，XV，263。）

1588年，法國耶穌會士朱利安·文辛特（Julian Vincint）有勇氣宣布伊格內修斯的信為異端，他被宗教裁判所監禁，隨後被宣布精神錯亂。感謝「基督的跟隨者」的關愛，他於隔年在監獄中去世。

如果你想追蹤當今耶穌會中類似的殘酷奴役正直人的案件，請閱讀德國耶穌會神父的審判檔案

布雷默講述了他與耶穌會將軍和保護他免受所有權利侵害的教皇的鬥爭。作為一位公認的學者，布雷默代表了關於習俗的古老而嚴格的觀念，這種觀念只是因為不方便而被禁止。但這位小神父並沒有像成千上萬的人一樣讓自己受到壓制，而是根據教會法捍衛了自己的立場。這導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殘酷對待，隨後對這位牧師進行了審判，然後他在羅馬受到了無人知曉的譴責。布雷默公開指責耶穌會將軍和教宗偽造文件。

兩人都必須忍受……宗教裁判所的好時光已經結束了，否則布萊默早就在地牢裡腐爛了。
更多詳情 博士F. Ernst，《教宗與耶穌會總會長》，波恩，1930年。

[178] 摧毀良心的“對”

然而，即使是當時最熱心的西方教會成員也無法容忍這種開放性，這種從羅馬制度的要求中得出最終結論的勇氣。甚至羅馬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也起來反對這種過於明確的語言，由於這種要求的恥辱和奴役，抗議從世界各個角落響起。耶穌會的教義幾乎遭到公開譴責，但狡猾的貝拉明為了「教會的團結」*設法阻止了這一點。依納爵要求將白色的東西稱為黑色，如果教會有命令的話，這意味著對靈魂的毒害的神聖化，是對摧毀良心的權利的承認，是對謊言的公開提升為虔誠作品的地位。這種榨乾了我們道德脊髓的教導，之所以不能完全實行，並不是因為教會獨自拯救的善意，而是因為教會的力量。

[179] 消除榮譽觀念

對歐洲精神的捍衛以及即使經過數十年的壓迫也不可能消滅歐洲的榮譽感。今天，人們被迫不再宣稱依納爵「由上帝指定」的話是真實的；人們不敢在耶穌會學校中公開要求服從屍體並放棄自己的榮譽。但成為一群沒有靈魂的僕人的目標和道路卻是明確無誤地描繪出來的。組織的活動嚇壞了想像力，奴役了人的意志，破壞了一切尊嚴感，就像在強大的中央意志的催眠下對精神人格的征服一樣。教會沒有譴責屍體教義這一事實表明，它與其工具耶穌會有相同的目標。就像敘利亞-非洲修會想要為「上帝最大的榮耀」而努力一樣，耶穌會「Ad Majorem dei Gloriam」修會也有目的地瓦解北歐-日耳曼西部，當然，也到處築巢。

[180] 耶穌會的性質

國家機構上的創傷變得明顯。

這裡我們不是在談論善意或惡意，而是在談論不可改變的品格價值。伊格內修斯是個勇敢的人，儘管野心勃勃，但他的奴隸制是所有歐洲價值觀的逆轉。正如理論唯物主義者個人可以成為一個善良、節儉的人（這裡也是信仰和品格價值觀之間的差異）一樣，好戰的洛約拉也可以成為一個象徵。

對北歐種族靈魂最殘酷的鬥爭。開門見山：沒有什麼比將伊格內修斯的練習與普魯士的育種系統進行比較更錯誤的了，這種做法常常是為了掩蓋事實；相反，這兩種形式的人類塑造形式形成了不可調和的對立面。伊格內修斯廢除了統一的僧侶服裝，放棄了過度的禁慾主義，在所有城市中容納了他的代表（「附屬者」），並在外在生活上給予了他們極大的自由。為此，耶穌會士犧牲了修會：他們自己的研究、個性、男性尊嚴，以及最終他們的種族和精神本質。表面上，普魯士士兵受到嚴厲的紀律約束，但內心卻是自由的。第一個系統不懂得榮譽這個概念，一遇到它就試圖踐踏它；第二個就是圍繞著這個想法。第一個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生活中的一種真菌，一種腐蝕性的酸，它會浸出我們過去的一切強大而偉大的東西；第二個過去和現在都是我們整個存在結構的原始細胞，因為當它第一次在維京人和年輕的德國人的歷史中公開出現時，它是有效的。

在巴斯克伊格內修斯之後，猶太人萊內斯成為他的繼任者的進一步發展

[181] 梵蒂岡大公會議

羅馬教條的方向對我們所有人都充滿敵意。它的有效性，特別是在特里斯廷會議上的有效性，以及在那裡做出的決定的後果值得一篇德國博士論文。1870年7月18日，耶穌會梵蒂岡大公會議做出了最後的懺悔：「我們教導並宣布，根據主的命令，羅馬教會擁有高於所有其他教會的普通權威……宗座教廷不存在不可抗力，任何人都不得使其接受新的知識，也沒有人有權對它的判決進行評判。」「聖彼得教廷始終沒有受到任何錯誤的影響。」「我們宣告這是上帝啟示的信條：羅馬教宗在祂的椅子（前大教堂）上講話時，透過神聖的力量決定了整個教會所持有的關於信仰或信仰的教義。習俗，在聖彼得向在他許諾的存在中，具有神聖的救世主希望他的教會在決定有關信仰或道德的教義時被賦予的無誤性……但是，如果有人膽敢反對我們的這一決定，因為上帝禁止的事情應該：他應該受到禁止。」

這完成了羅馬耶穌會的人格消滅系統。

確實，數百萬忠實的天主教徒隱約意識到這種對職位本身的自我神化的嚴重性，有些人站起來抗議這種對人類的侮辱。這就是梵蒂岡大公會議的本質。布拉格大學的天主教校長驚恐地寫道：“他們讓自己被屠殺，自己被屠殺，拋棄了信念、信仰、神職人員和男子氣概的榮譽。就是這樣。”

[182] 對庇護九世的徒勞抗議。

這是一種發展的結果，它認為基督教的本質是盲目服從羅馬教主*。J斯特拉斯邁耶主教解釋說，教廷將教皇視為腐肉，並希望庇護九世死亡，這是「真正的」

意指對人類的利益」；J. Döllinger「身為基督徒、神學家和歷史學家」拒絕了這項教條。即使是中心的偉大驕傲溫德索斯特，也至少有足夠的勇氣拒絕了新的絕對正確的教條，至少在正如昆澤報道的那樣**，他盡一切努力安撫溫德索斯特，並“試圖平息他對耶穌會士的憤怒，他宣布耶穌會士犯有一切罪行，並且對他們的驅逐他不會動一根手指頭。」但是16世紀發生的事情。在19世紀，看似可能的事情現在卻不然了；沒有任何幫助。庇護九世能夠自豪地宣稱：“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而沒有精神上的腐敗，被奴役的天主教世界敢於反抗這種假設.....

問題不在於教皇是否頒布了任何絕對正確的特別法令，而在於他被授予了這種可能性。那種每個人都覺得自己靈魂中心的難以理解的東西，再一次被啃食、粉碎。教宗不會公開要求任何不光彩的事情，但天主教世界發布的空白授權這一事實足以表明，人的榮譽實際上是為了「愛」而被拋棄的。梵蒂岡大公會議意味著決裂

*舒爾特：「德國的古老天主教」。

** “諾德。出去。” 1871年1月11日。

*** 觀察結果。天主教 1866年。s。357.

[183]路德偉大的拯救之舉

當時教堂裡最後的人物。當今世界也是如此：因為當今的權貴已經在這些不光彩的教義的統治下長大了。所謂的「政治天主教」只是耶穌會羅馬體系之外的必要條件，因此不是濫用，而是羅馬原則的一貫應用，即使是對真正宗教的濫用。因為如果所有脫離羅馬的精神存在、所有獨立於羅馬的世俗權力都表現為對“合法統治”的“叛教”，那麼一切手段都證明了重新獲得這種精神政治統治的目的是正當的。

這個制度成功地迫使有愛心的人做出犧牲，為無情的種姓服務。透過將內在焦點從榮譽感轉移到謙卑和同情心，北歐人民的精神尊嚴受到了損害。戰爭和革命一部分是由羅馬利用的，一部分是由羅馬直接造成的。帶來了進一步的身心磨損，直到在民主猶太人的幫助下，1870年才有可能在建築物的圓頂上安放基石。這意味著放棄個人、人民、種族的榮譽，轉而支持自稱是上帝的祭司社會的權力主張。

從這個更大的背景來看，路德的偉大事蹟並不在於建立教會，而是比單純地造成教會分裂更有意義。儘管路德仍深陷中世紀，但他的行為標誌著羅馬基督教滲透後歐洲歷史上的巨大劇變：路德否認神職本身，即一個聲稱擁有社會地位的人類種姓的權利。像其他基於所謂的信仰的人一樣與神靈有更密切的關係

[184] 教會中的喇嘛教

「神聖科學」聲稱對上帝的救贖計劃和「天堂」的條件有更好的了解。透過這樣做，馬丁路德阻止了從中亞經敘利亞和非洲來到我們身邊的那個神奇怪物的前進。

非洲是修道主義，是剃髮；中亞是非自然的禁慾，透過這種禁慾，人們應該「更接近上帝」；亞洲是念珠，至今仍在西藏使用，其機制在轉經輪。教宗的足吻是亞洲人的，而達賴喇嘛今天仍然要求同樣的事情 - 甚至更多，然而，這在歐洲無法實現。

人們還會想到亞歷山大大帝。當他征服了整個近東時，他命令亞洲人在迎接他時跪在他面前，但他對待他的馬其頓人就好像他們是同志一樣。關係就這樣。北歐已經與東方主義分離，但喇嘛教以羅馬祭司種姓的形式侵入，並延續了巴比倫人、埃及人和伊特魯裡亞人的東方政治。馬丁路德向整個精神共同體宣戰並保持勝利，所有有榮譽意識的天主教徒都應歸功於他的工作，教皇必須改革和淨化自己，以便能夠在歐洲覺醒的文化世界中生存。

想想看，如果那些想要將神聖與骯髒和噁心生活結合的精神獲勝，前日耳曼國家的結局將會如何。聖。尤西比烏斯帶著 260 磅的鐵鍊四處走動，聖約翰。馬卡里烏斯透過忍受一個人的痛苦而獲得了他的聖職

[185] “聖潔的氣味”

聖人，他所坐的蟻丘。方濟各。在許多方面無疑是一位偉大的人物。為了上帝的喜悅，赤身裸體在荊棘上打滾，向亞洲主義致敬。特別虔誠的修女會喝別人的唾液，吃死老鼠和臭雞蛋，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變得「更聖潔」。聖希拉留斯之所以受到讚揚，是因為他只生活在污穢之中，聖希拉留斯受到讚揚。亞他那修因從未洗過腳而感到自豪，聖約翰也是如此。亞伯拉罕，來自聖。西爾維亞報道。

聖修道院尤弗拉西婭甚至發誓，永遠不讓他的修女們洗澡……隨著這種「聖潔的氣味」的無節制的發展，今天的歐洲早就達到了印度和西藏的骯髒聖人的境界了。對貧窮和苦難最徹底的譴責、最可怕的迷信隨著祭司階層的不斷富裕。整個反羅馬運動拯救了歐洲，而西方最偉大的救世主是馬丁路德，因為他與本質作鬥爭，而概述的條件從中產生了必然的結果：

羅馬的魔法祭司是近亞和中亞祭司社會的延續。德國農民的兒子因此成為新世界發展的軸心，所有歐洲人都應該感激他，因為他不僅使新教徒獲得了自由，而且使天主教徒免於精神毀滅。後來許多叛教者（維也納、慕尼黑曾經是新教城市）回歸天主教，只有透過強制淨化聖徒的氣味才有可能，但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如果新教精神不再存在，西藏-伊特魯裡亞世界就會再次顯露出來（西班牙，最不信奉新教的

[186] 皇帝與教皇

歐洲的任何地方都沒有像 1931 年 4 月革命之前那樣存在如此落後的精神和智力) 。利奧·塔克西爾騙局向世界揭示了這一點，就像所有國家虔誠的教士驅魔一樣，揭示了撒旦妄想信仰在當今最高層仍然盛行。

4.

皇帝與教宗之爭的本質，最初是騎士榮譽與女性化愛情教義之間的霸權之爭。第一個妥協的活生生的寓言是十字柄的劍，是騎在戰馬上的主教。毫無疑問，騎士榮譽是第一位的。即使是查理曼大帝也會有庇護九世。笑著拒絕*。但他認為這是權宜之計。透過宗教神聖化他的尊嚴，就像埃及法老一樣，並宣稱他對人民的統治來自上帝的恩典。皇帝和教宗最初在反對「高貴的撒克遜人」的強權政治方面是盟友，根據歌德的說法，「高貴的撒克遜人」因憎恨所需形式的基督教而聞名。維杜金德為自己而戰，但同時也為所有北歐人民的自由而戰。他被打敗了；但今天，毫無疑問，我們與引導他的力量站在一起，而不是與幫助查理曼取得勝利的力量站在一起。

*查理曼大帝的種族形像在這種情況下很有趣：查理曼大帝是一個明顯的圓頭男人，脖子又粗又短，否則可能具有北歐特徵，即東北歐人，不再像他的對手維杜金德那樣天生自由。

[187] 日耳曼基督教貝奧武甫

對於老騎士來說，忠誠和男子氣概的榮譽與財產和幸福一樣重要，對於埃達的歌手來說也是如此。哈瓦馬爾的結論是：

財產消亡，氏
族消亡，你自己
也會像他們一樣死去；我
知道一件事永遠存在：死者的
榮耀。

這是佛教業力理論的北歐形式。在貝奧武夫的歌曲中，記錄了日耳曼人的榮譽感與基督教的救贖思想的融合，貝奧武夫致力於拯救被撕裂、折磨的人類；但他並不是藉助「不抵抗邪惡」的教義進行戰鬥，而是作為「邪惡的恐怖英雄」（參見昆濕奴的話，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世界上消滅邪惡的人）。然而，在《貝奧武甫》中，某種柔和的基調已經很明顯了。雖然古老的日耳曼部落在沒有領袖和主人的情況下從戰場回家被認為是一種恥辱，但基督的「門徒」在客西馬尼園的可憐行為（這也讓《救世主》的詩人感到非常尷尬）已經在這裡消失了。貝奧武夫的追隨者離開了他，只剩下一個忠誠的人，因為他們被死亡的預感所籠罩！這種完全非北歐的、心軟的特質可以透過有意識地讚揚榮譽來彌補。

提出：“任何事件都不能削弱血愛的高貴人”，“我們都面臨著生命終結的威脅：因此，無論是誰，都可以在死前為自己贏得名聲！”最後，那些不光彩和不忠實的逃亡者將被禁止：

現在讓你們這一代都無法獲得劍和光寶的捐贈，

[188] 哈根和彼得

享受故土和祖位：當遠方的貴族得知你的逃亡這一不光彩的行為時，每個人都將被剝奪生命的權利。對每一個貴族來說，死亡都比可恥的活著更好。

日耳曼騎士在意志薄弱和低等本能突破的情況下也會犯下不光彩的行為，但如果他後來站起來承認這些行為並接受後果，那麼我們更多地將其理解為第一個的懦夫行為。使徒們。對我們來說，即使是像哈根這樣怪異的人物也比「岩石」彼得大得多。哈根為了國王的榮譽而放棄了自己的榮譽，並最終為之而死，自豪而完整。多嘴的彼得在第一次審判時兩次三次否認他的主。當他拔出劍時，唯一讓他表現出同情心的爆發（《救世主》的詩人用明顯的解脫描述了這一點）被他後來懦弱的謊言明顯掩蓋了。教會傳統徒勞地試圖讓彼得成為英雄。但是虔誠的「Heliand」詩人咒罵著為客西馬尼園門徒的行為辯解，因為他們的擔憂，因為否則他們的睡眠就會顯得不光彩，因此對他的撒克遜人來說是不可理解的：

.... 主的原住民發現他們在憂慮
中沉睡/他們的心情沉重，因為親愛的主/應該離開他們。

從騎士身份到騎士身份的發展始於康拉德二世時期，並持續到14世紀。騎士們將自己視為“富人的孩子”，有義務保護皇帝和帝國免受外敵的侵害。這

[189] 騎士身份

事實賦予了他們生存的權利，它導致了真正的騎士榮譽概念，這是榮譽理念的第一個地球上的、適合階級的代表，是為最高目的量身定制的。在維京人和老日耳曼酋長及其隨從幾乎完全的主觀主義之後，一大群人就這樣調和了整個種族的精神中心。

藉用劍、束腰，乃至後來的騎士風俗，象徵著內在的提升和修養。雖然後來的騎士制度，由於其僵化和模範式的孤立，在復興的文明生活中代表了古代的落後，但這一時期的攻擊也雖然和平騎士精神並不是一幅令人愉快的畫面，但即使是最好的想法在具體實施時也無法避免這些事情

但直到今天，「騎士」這個詞仍然只描述一個為人類同胞強有力地挺身而出並知道如何保護榮譽的人。

5.

當然，羅馬制度也試圖使這種騎士身份變得有用，這透過劍的奉獻等方式來體現。在他的十個誓言開始時，騎士承諾服務宗教，然後幫助那些處於困境的人，最後才服從皇帝。這樣一來，影響力也正式確立了，就像之前已經進行過的。

某些虔誠的歷史學家甚至試圖將騎士精神本身的建立追溯到羅馬（就像他們的教條追溯到耶穌一樣），據此

【190】騎士觀念的扭曲

格列高利七世被稱為騎士精神的創始人。當然，這只是為了使反羅馬思想的表現依賴教皇，透過因果關係將其追溯到教皇，當然，目前也會產生各種後果。例如，我們知道。歷史學家 Gfrörer 詳細講述了騎士精神如何來自神聖羅馬，以便直率地揭示其意圖：「只是由於教會透過格列高利七世的效力，對羅馬的武士階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西方的基督教帝國，最初是在羅馬式地區，騎士制度作為一種機構或團體達到了其全部內容，其任務是通過特殊義務使士兵的英雄主義為宗教服務。」名譽、榮譽、部落、人民、皇帝和帝國在過去和現在都被羅馬體系的代表視為僅僅是名字和瑣事；可以追溯到基督牧師的假冒騎士團的唯一目的似乎是為教皇服務。這也讓羅馬教會一成不變的政治變得十分清晰，令人著迷的佈道實際上成功地為瘋狂十字軍中的霸道教會流血成河，讓“英雄主義為宗教服務”，讓“愛”的榮譽被征服。「伊佩爾和阿拉斯，」佛蘭德人喊道，「Hufta heya Beyerlant」是巴伐利亞人的戰鬥口號。這無法阻止羅馬，但可能透過使不同的利益相互對抗而播下不和的種子。直到今天，它仍認為這是其一生的工作。羅馬不能成為一個出於自我保護而具有榮譽意識的民族

[191]8至10世紀的羅馬

一個國家，更不用說一個有榮譽感、自給自足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它必須播下衝突、戰爭和促進種族破壞的原因。這是他自己的無種族系統的本質，只要這個系統存在，就永遠不會改變。

即使在今天，另一個看似根深蒂固的歷史偽造仍然主導著那些對羅馬及其製度有清晰描述的圈子：彷彿逐漸傳播到西方的教育和文化是教會活動的結果。情況恰恰相反。

在倫巴第人的壓力下，教宗史蒂芬二世（約 755 年）向皮平尋求幫助，並要求邀請他前往法蘭克帝國。有時候是這樣的；皮平徒步接待教皇，但教皇意識到自己的軟弱，將自己表現為基督的可憐使徒，裹著衣服

與他的祭司們一起穿著髮袍，將骨灰撒在頭上，並跪下懇求國王幫助羅馬人民。從那時起，法國就認為自己是羅馬的長女（儘管自雨果·卡佩以來，法國明智地放棄了羅馬頭銜的誘惑），而同一位教皇則反對查理曼大帝與倫巴第婦女的婚姻。他寫道，查理不應該“以一種不忠實和極其惡臭的方式”用倫巴第人的血玷污法蘭克人“最高貴的王室”，而在另一種情況下，他請求上天將查理置於「永恆的火焰」中。

由於這項威脅沒有給皇帝留下任何印象，這位虔誠的父親後來與「臭」倫巴第國王結盟。

在據說世界的靈性是從羅馬開始的時候，那裡的事情實際上是極度不靈性的。教宗史蒂芬六世於 896 年抵達。紀念從墳墓中挖出前任死者腐爛的屍體的記憶

[192] 購買教宗辦公室

在宗教會議上作為邪惡入侵者被判死刑，從「作偽證」的腐爛屍體上砍下三個手指，並將其交給羅馬「人民」淹死。然後教宗輪流，互相推翻，互相囚禁，直到塞爾吉烏斯三世帶著他左邊的妃子馬羅齊亞登上「彼得之位」。這位婦女和她的母親西奧多拉一起，獲得了有影響力的主教作為她的情人和支持者的統治。當塞爾吉烏斯完成後，經過短暫的休息，馬羅齊亞將她的兒子提升為教皇約翰十一世。她的長子阿爾布里希對此非常憤怒，推翻了母親的統治。他死後，他的兒子約翰二世擔任教宗職務。但後來情況也沒有好轉，983年，被趕走的教皇博尼法斯七世設法將他的“代表”競爭對手約翰十四關進監獄，並讓他死在那裡。但博尼法斯也沒有享受這頂王冠多久。反過來，他又被皇家貴族和西奧多拉夫人趕走了，正如我所說的，西奧多拉夫人是非常能幹的妓女馬羅齊亞的著名母親，她的孫子老克雷森蒂烏斯。J. 成為羅馬領主，現在他將教宗寶座賣給了願意的人。1024年，一位從未擔任過牧師的人登上了教皇寶座。他為自己買來了上帝的代表，並自稱為約翰十九世。

此外，一位伯爵十歲的兒子被選為教皇，即教皇本篤九世。但由於他很早就沉迷於所有可以想像的惡習，即使對羅馬人來說，他的行為也變得過於豐富多彩。於是他們選出了基督的新代表，即西爾維斯特三世。叫。但新教宗很快就害怕自己職位的危險，寧願以 1000 英鎊的價格將其交給格列高利五世。賣掉被驅逐的本尼迪克特在道德上感到不安的東西。

[193] 國王拯救教皇

準備好了並再次要求彼得擔任主席。誠實的紅衣主教凱撒·巴羅尼烏斯簡單地稱這些教宗為「妓女種馬」。這起醜聞直到海因里希三世皇帝才停止。干涉。

這些就是羅馬在 10 世紀和 11 世紀的情況，每個德國人都應該知道這一點，但卻被一種一方面撒謊另一方面又懦弱的史學所明智地掩蓋了。正是在這個時候，亨利一世領導下的德國人開始了民族團結，奧託一世大帝有意識地進行了國家發展和培育的嘗試。

奧托將宗教視為塑造靈魂和使人高貴的時刻。由於他這位德國騎士，主教們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晉升為王子並傳授知識，促進手工藝、貿易和農業。在皇帝而不是教皇的指導和保護下，奎德林堡、賴歇瑙和赫斯菲爾德的第一批文化中心蓬勃發展。相反，教皇們謀殺了可敬的擁護者，例如哈德良四世，他下令將布雷西亞的阿諾德勒死並燒死。他聽到了這件事，聽到了悔改的佈道*。

奧託一世的努力無疑是基於日耳曼民族教會的想法，而這種想法似乎隨著阿里烏斯哥德人的消失而消亡。為此他規定神職人員應由地主任命：這促使他

*我不能在這裡透露更多細節。值得注意的是，妓院向教宗支付了一定比例的報酬，而保羅二世（1464-1471）將其變成了穩定的收入來源。西克斯圖斯四世每年從妓院獲得 20,000 金幣。神職人員必須為他們的妾繳納一定的稅款，而梵蒂岡則透過支付給妓院的支票來支付其官員的工資。西克斯圖斯四世也允許孩子氣的愛情，但必須支付一定的報酬。不雅八世有16個孩子要養活。亞歷山大六世但宣稱教皇高於國王，就像人高於野獸一樣。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他謀殺了十幾名對他來說似乎很危險的主教和紅衣主教。教宗亞歷山大六世以 30 萬金幣淘汰土耳其王位覬覦者德謝姆平靜地從「異教徒」蘇丹收了錢。1501年亞歷山大六世被任命為他的女兒盧克特齊亞（Luktezia）曾一度擔任他的副手。

[194] 克盧尼亞森人的“改革”

而且還要讓教宗服從自己：羅馬人必須宣誓未經皇帝同意不得選舉教宗。奧托三世獨裁地任命了兩位教宗。海因里希三世以類似的方式清理了一切。教皇權。在美因茨大主教維利格斯與羅馬無民中央主義的巨大衝突中，所有德國主教都發現自己有意識地公開拒絕教皇，而教皇最終不得不屈服。那時的德國人民比1870年和1930年還要自由！

然而，Unyazens極大地加強了教皇權，他們想要超越國家框架並創建一個僅依賴教皇的國際組織。

儘管這場運動的目標是改革破舊的修道院制度，但它很快就暴露了其非日耳曼心態。日耳曼人曾經嘲笑過的針對邪惡邪惡肉體的通常的懺悔練習，被剝奪了以前笨拙的形式，並轉變為對靈魂的更狡猾的折磨（可以說，作為耶穌會的先驅）。克倫亞森修道院的某些地方有嚴格的沉默規則，禁止一切歡樂，也不容許友誼。炫耀被視為一種虔誠的義務，有罪的人會受到不光彩的懲罰。這種非自然的繁殖形式顯然來自利古里亞-東方種族，該種族在人類移民之前就已經存在。

[195] 羅馬的感謝

北歐國家，包括法國東南部。這種對自己靈魂的踐踏，這種內在的自我閹割以及屈服於外來惡魔和魔法力量的渴望，向我們展示了羅馬教會的精神，即與所有一元血統和破碎的人口群體進行最密切的、由種族決定的互動。因此，烏亞曾人的「改革」立即在洛林東部種族地區站穩腳跟並非巧合。美因茨大主教阿里博立即針對這種精神疾病採取行動，支持權力意識強的康拉德二世。「德語」第一次成為常識，羅馬教會的僧侶們現在正在尋找他們人民剩餘的、幾乎被摧毀的精神寶藏。

德國皇帝將教皇從沼澤中拉了出來，為教會帶來了榮耀，並授予其僕人貴族地位。羅馬普世主義因此再次得到加強，當然也利用了這些力量，像往常一樣引用了已被證實的偽造品（“君士坦丁的捐贈”和“伊西多里安法令”），以將教皇對皇帝的統治呈現為「上帝的旨意」和集中製來反對聖公會主義。這場鬥爭是使用一切可用手段進行的：煽動封臣反對皇帝，並宣布舉行教會罷工來反對「不服從」的主教。這就是羅馬的感謝。

羅馬歷史學家特別喜歡讚揚羅馬教皇的持久性，以此作為其「神聖機構」的證明。但那些知道羅馬的權力地位首先歸功於帝國及其精神影響力的人

僅有的

[196] 羅馬的“耐用性”

虔誠的貴族精神的內在偉大，如阿西西的弗朗西斯、阿爾伯特·馬格努斯、梅斯特·埃克哈特，可能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此外，設施本身的耐用性並不能衡量其內在價值。重要的是幫助它持續下去的力量。畢竟，埃及文化比羅馬教會古老得多。國語的祖先比教宗更知名；老子和孔子生活在 2500 年前，至今仍在統治。

然後德意志羅馬帝國大約在一百年前就滅亡了。教宗也將成為他應該成為的人的時刻即將到來：義大利國家教會的領袖（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與梵蒂岡之間的對抗有望加速這一必要性的實施）。羅馬教皇（儘管事實上在所謂的世界上有許多真正偉大的人）

彼得的主席)必須將他的統治建立在對日耳曼人民的心理奴役和種族破壞的前提上。梵蒂岡從自由而偉大的靈魂中汲取了奴役的武器，他們在11世紀至14世紀將自己奉獻給羅馬，作為他們神聖化的想法。然而，自從耶穌會和特利登廷會議興起以來，「羅馬」既被種族決定，又同時僵化。一方面是利古里的聖阿方索航麟的“道德神學”，另一方面是耶穌會造成的恥辱，這意味著自從埃克哈特大師的宗教被扼殺以來，歐洲文化中真正偉大的一切都源自於一種反面。- 教會精神，來自但丁（他在1864年因將羅馬描述為下水道而受到明確譴責）和喬托到哥白尼和路德；源自德國古典藝術與北歐繪畫

[197] 漢莎航空

更不用說音樂了。一切被奴役稱為「愛」的事物都聚集在羅馬之下；一切尋求靈魂榮譽和自由的事物都越來越有意識地與羅馬知識界分離。

6.

騎士身份在 15 世紀和 16 世紀失去了重要性。但他所培養的榮譽觀念卻在其他班級中覺醒了。尤其是公民們從城堡中解放出來，建造自己的城市和教堂，進行貿易和商業，並聯合起來形成強大的聯盟，直到三十年戰爭最終結束了整個文化。

漢斯·阿表明，日耳曼人的榮譽概念本身就體現在商人身上，商人只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就可以在沒有東方中介的情況下產生影響。它最初是一個確保貿易安全的清醒商業協會，後來廣泛伸手，不僅進行貿易，還進行建設、建立和殖民。

諾夫哥羅德和維斯比的廢墟和布魯日、呂貝克和不來梅的市政廳一樣大聲訴說著道德力量。超過 75 個城市相互結成防禦聯盟，其本質是在帝國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形成一個德國權力中心。但在類似的想法紮根之前，德國史上最大的災難發生了。結果與胡格諾戰爭在法國產生的結果相同：德國人民的性格發生了改變。16 世紀初，儘管帝國政權悲慘，德國仍然擁有自豪的農民和肥沃的中產階級，但血腥的三十年（教皇英諾森）

[198] 三十年戰爭

還不夠)德國最好的血統，無數敵國的外國蜂擁而至腐蝕了種族，整個家庭在搶劫和謀殺中長大。光是巴伐利亞就有 5000 個廢棄農場，數百座繁榮的城市成為廢墟，幾乎三分之二的德國人被消滅。不再有藝術、沒有文化、沒有性格。不光彩的王子掠奪了悲慘的人民，這些「臣民」以一種遲鈍而遲鈍的方式忍受著一切。然而，日耳曼人的血液卻團結起來，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放蕩和法國的威脅。下薩克森州的血液曾經吸引到道加瓦河是的，抵抗了上面和下面的所有腐朽。費爾貝林的號角和偉大選帝侯的聲音，德國的復活、拯救和重生正是透過他的事蹟開始的，今天在我們耳邊聽起來仍然像一個充滿希望的呼喚。人們可能會懷念普魯士，無論如何你喜歡：這種對日耳曼物質的原始拯救永遠是他的光榮事蹟；沒有它，就沒有德國文化，根本沒有德國人民，最多有數百萬人被貪婪的鄰居和貪婪的教會王子剝削。

今天，在一場新的、可怕的經濟衰退之中，這並非巧合。儘管腓特烈大帝的形像似乎被光芒四射的光輝所掩蓋，但他身上仍然包含著 儘管他是人性的 所有這些品格價值觀，今天的德意志帝國再次渴望其統治

變成：個人的大膽、堅定的決心、責任感、洞察力

仍然保持謹慎和榮譽感

[199] 腓特烈一世

從來沒有被選為如此神秘的大人物，作為一生的指路之星。1757年9月17日，他問他的妹妹：「一個王子怎樣才能在他的國家、他的人民的名聲和他自己的榮譽中生存下去？」不幸永遠不會讓他成為一個懦夫，相反：「我永遠不會接受恥辱」。「榮譽使我在戰爭中冒著一百次生命危險，這讓我為了一些較小的原因而反抗死亡。」「人們不能說我，」他進一步強調，“我想要我祖國的自由和偉大。我家的。”

1759年8月16日，在一場可怕的失敗後，弗里德里希在給達爾讓的信中寫道：“如果我有不止一條生命，我會把它犧牲給祖國。”“我考慮的不是名譽，而是國家。”幾天後，它寫道：“我對祖國和榮譽的堅定不移的忠誠使我承擔了一切，但希望並不能引導我。”他也向路易絲·多蘿西婭·馮·哥達坦白：「也許普魯士的命運時刻已經到來，也許我們將經歷一個新的專制帝國。我不知道。但我保證，這只會在血流成河之後發生，我不會看到我的祖國被鎖鏈鎖住，也不會看到德國人遭受可恥的奴役。」弗里德里希再次寫信給達根斯（1760年9月18日）：「他們應該知道，我沒有必要活著，但我要履行我的職責」（1760年10月28日）：「我永遠不會經歷那一刻將迫使我達成不利的和平。」「我要麼讓自己被埋在祖國的廢墟下，要麼……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我聽到了內心的聲音和榮譽的要求

[200] 共濟會的出現

我總是讓自己的行動受到指導，我也打算在未來這樣做。」*

如果說腓特烈·威廉一世是公民榮譽和自我限制智慧的象徵，那麼腓特烈二世則是一切英雄的象徵，而這些英雄似乎已經在鮮血、污垢和苦難中逐漸消失。他的一生是最真實、最偉大的德國歷史，今天，一個試圖用惡意的修飾來偽造腓特烈形象的德國人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完全悲慘的惡棍。

但他能夠塑造的只有少數。儘管他進行了偉大的和平工作，廣大民眾還是粗魯的，沒有文化傳統，受過教育的人是墮落的、猿猴的、非普魯士人、非德國人。他們只是不情願地讓弗里茲思想的孕育形式對他們產生影響，而弗里德里希本人——康德將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獻給了他的政府——並沒有在當時的德國人身上發現一種與相比之下得到充分發展的獨立精神。對法國人來說，

因此，他對法國文學的熱情也為法國新思想世界的勝利鋪平了道路，這種思想以愛的觀念的新形式，以人性主義的形式，將尚未到來的有機力量完全覺醒

使普魯士陷入癱瘓，後來使其無法抵抗法國大革命的軍隊。

新的人類學說是共濟會的「宗教」。直到今天，這仍然為普遍抽象教育提供了智力基礎，是一切追求自我幸福的起點。

* 在這方面，我想參考理查德·費斯勒(Richard Fesler)的優秀版本：《弗里德里希大帝，信件和著作》，兩卷，萊比錫，1927年，該版本與許多其他版本不同，它分離出最重要的內容並慷慨地評估它們。

[201] 作為反教堂的小屋

宣揚自由的講道，也塑造了（早在1740年）近150年的政治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和混亂不堪、撕裂人心的“人道”民主誕生了。

18世紀初，人們聚集在倫敦，其中一些人因為以前的“愛的宗教”內部的教派糾紛而付出了人民和祖國的代價，成立了“促進人性和博愛的人類聯盟”。“在一個殘酷的時代。由於這個協會只承認“人類”，所以從一開始就沒有種族或宗教區別。很大程度上是基督徒。”這就是1722年制定的憲法。據說，人性思想構成了共濟會的「原則、目的和內容」。「根據弗萊堡儀式，它比所有教堂、國家和學校，比所有階級、人民和民族都影響更深遠；因為它延伸到全人類。」這就是德國旅館今天仍然教給我們的*。羅馬教會和共濟會反教會在打破精神和身體形態所造成的所有障礙方面達成了一致。兩者都以愛或人性的名義，以無限的普世主義的名義號召自己的追隨者，只有教會要求在其範圍內（當然應該是整個地球）完全服從、服從，而對立的教會則宣揚無限的普世主義。破壞邊界，

* R. Fischer：“約伯教義問答的解釋。共濟會”，萊比錫 1902年。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參閱 A. Rosenberg：“共濟會的犯罪”和“共濟會世界政治”，慕尼黑，1921年和1929年。

[202] 猶太教與共濟會

把個人「人類」的苦與樂作為評判的標準，這也被視為造成當前局面的原因，即個人的赤裸裸的財富已經成為民主的最高善，在社會生活中被賦予最高地位。

這種原子論的世界觀過去和現在都是民主政治理論和力量自由發揮必要性的經濟強制的先決條件。因此，所有權力都希望放鬆州和國家的限制。那些致力於建立社會關係的人必須努力讓共濟會哲學以及「人類聯盟」為他們所接受。現在我們看到了

國際猶太人出於本能，同時也出於有意識的考慮，融入了共濟會組織。誠然，「人類聯盟」中的種族本質本能地表現出防禦性，就像它對教會消滅日耳曼物種的企圖一樣，但仍然很容易證明，當北歐人在抵禦羅馬時，盲目的人霍杜爾毫無戒心地從背後給了他致命一擊：共濟會成為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的政治人物協會，並領導了19世紀的民主革命。

年復一年，他們的「世界觀」破壞了所有日耳曼人存在的基礎。
今天，我們幾乎到處都看到國際證券交易所和世界貿易的忙碌代表領導著反「教會」。一切都以「人性」的名義。當今世界剝削者出於「人性」的虛偽，無疑比那些經常以「基督教之愛」的名義在歐洲造成動亂和混亂的奴役企圖更加可恥。感謝人性的宣講與人類平等的學說

[203] 「人性」的墮落

每個猶太人、黑人和混血兒都成為歐洲國家的正式公民；出於對個人的人道主義關懷，歐洲國家充斥著收治絕症和精神病患者的豪華機構；感謝人性，即使是累犯，也被視為不顧全體人民利益的不幸者，第一時間被釋放回社會，並且不妨礙其繁衍能力。以人性和「精神自由」的名義，骯髒的記者和每一個不光彩的惡棍都可以傳播任何類型的妓院文學；感謝人性，黑人和猶太人被允許與北歐種族通婚，甚至擔任重要職務。這種與任何種族榮譽概念無關的人性，使股市上最令人髮指的欺詐行為成為一種受人尊敬的職業，而今天這種穿著燕尾服和高頂禮帽的有組織犯罪幾乎專制地統治著世界經濟和「專家」數百萬人的數十年辛苦勞作的會議。

在這場共濟會民主之後，整個馬克思主義運動興起，它偽造了工人健康抗議的開端，並在猶太金錢、猶太領導人和部分個人主義的猶太人的幫助下，使股票市場上的所有社會民主黨都屈服了。部分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19世紀的產業工人被自己的命運欺騙了，突然被連根拔起，被剝奪了一切判斷標準，在無產階級國際的誘人說教中尋求庇護，相信他可以通過階級鬥爭獲得“自由”，即通過毀掉自己的半個身體，陶醉於所要達到的力量，並用粉飾將其全部覆蓋

【204】犧牲觀念的扭曲

人類的。今天，這種錯覺已經破滅，馬克思主義領導層對一個掙扎著、天生強大、好鬥的人民階級的可怕欺騙已經被揭露*。

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悖論在於，它們實際上都代表了最殘酷、最不光彩、最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有意識地助長了所有可能促進腐爛的衝動，但同時又表現出對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的憐憫和愛。在更聰明的

這裡明智地援引了無產階級做出犧牲的精神能力，以使其在內部依賴其領導人。在這裡我們看到犧牲和「愛」的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扮演著與羅馬體系中相同的角色。血腥和榮譽也遭到了馬克思主義領導人的嘲笑和嘲笑，直到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工人中出現。今天我們終於要講「無產階級榮譽」了。如果這種想法傳播開來，並不是一切都失去了，因為透過堅持一般的榮譽觀念，德國工人有一天將能夠永遠擺脫他們不光彩的馬克思主義領導。

如果這種階級榮譽觀念隨後發展為國家榮譽觀念，那麼德國自由的第一鐘就已經敲響了。但這只有在所有真正勞動的德國人民結成陣線反對所有那些被賣給經濟、利潤和股票市場的人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無論這一事實是否被民主、基督教、國際主義和人性的外衣所掩蓋。

A. 羅森伯格：“國際高級金融是所有國家工人運動的主人”，慕尼黑，1925年。

[205] 腓特烈大帝的寓言

腓特烈大帝的精神就像一股不可馴服的自然力量，影響著今日的德國人民。在勝利的非人類的瘋狂中再次發現自己的一切，都在老弗里茨為自由而戰中實現了最無糟粕的奮鬥，用黃銅筆標記出來，通過所有時間的信封描述了日耳曼本質。與這種偉大一起出現的是難以理解的悲劇，偉大人物可能擁有的思想自由佔據了太多的小人物，而這種思想自由是由可怕但必要的紀律所形成的，將這種思想帶入了法國民主的懷抱。閃爍著外在的智力裝飾。拿破崙發現普魯士受辯子和啟蒙運動的支配。而這種崩潰是因為它不再以弗里茲的方式思考，而是以和平主義、自由主義的方式思考。「我們在腓特烈大帝的榮譽上睡著了，」路易絲王后後來寫信給她的父親。但從這次衰落中，泛德的想法終於出現了。普魯士的榮譽變成了德國的事。格奈森瑙和布呂歇爾、沙恩霍斯特和揚、阿恩特和斯坦因，他們都是舊榮譽感的化身，並在他們的一生中表達了這一點，就像路易絲女王本人一樣，她想盡一切努力減輕她人民的命運，除了會違背榮譽感。

我們知道這一切，或應該知道這一切，就像當時展開旗幟、後來爬上街壘的兄弟會一樣，辯子和順從的精神三十年戰爭的永遠不幸的結果，至今仍然盛行。給予了我們一切。德國是其高空飛行自由戰爭所帶來的成就。

直到德國人的夢想似乎出現在梅斯、馬爾斯拉圖、聖路易斯的戰場上。私人轎車實現了。似乎！

[206] 俄羅斯的苦難學說

1871年的《凡爾賽和約》是一項政治協議，沒有任何神話和意識形態內容。大日耳曼思想的必要性使得布呂歇爾宣稱，如果國王不想讓人民起來，就應該把他們趕走；這導致一塊石頭向普魯士國王提出選擇，要么簽署“致我的人民”的呼籲書，要么前往斯潘道，這個無條件的

1871年後，性別就消失了。它把自己交給了“經濟”，交給了世界貿易，變成了共濟會人道，變得“飽和”，忘記了擴大生存空間的任務，並崩潰了，被民主、馬克思主義撕裂了和人性。直到今天，重生的時刻才到來。

7.

基督徒的謙卑和共濟會的人性是兩種形式，在這兩種形式下，愛作為最高價值的觀念被傳播給受某個專橫中心引導的人群。許多基督教謙卑和自由人性的導師根本沒有這個意圖，這根本不重要；事實上，這並不重要。它只是對所宣稱的價值的一種利用形式。19世紀末，愛的觀念以第三種形式出現，這給我們帶來了布爾什維主義：在俄羅斯的痛苦和同情理論中，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為象徵。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日記》中相當公開地指出，種族人類的一種「絕對根深蒂固的渴望」是對苦難的渴望，對永久苦難的渴望。凡事都受苦，甚至在喜樂中也是如此。他的人物行為和生活都是基於這個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慈悲也在其中

[207]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劇

俄羅斯道德的焦點。人們知道罪犯的行為是罪惡的，但是：“有一些不言而喻的想法……俄羅斯人民隱藏的這些想法中，有一種將罪犯稱為不幸的想法。這種想法純粹是俄羅斯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羅斯靈魂的放大鏡；透過他的個性，你可以讀懂整個俄羅斯的多樣性，而這往往是難以解釋的。事實上，他從供詞中得出的結論與他評估俄羅斯心態的擔憂一樣重要。他指出，這種受苦的觀念與非人格化和順從的特質密切相關。俄羅斯自殺。B.也沒有懷疑被殺的自己是神仙。他根本不是無神論者。顯然他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想想早期的無神論者：當他們對一件事失去信心時，他們立即開始熱情地相信另一件事。想想狄德羅、伏爾泰的信仰……我們的信仰完全是白紙黑字。拉薩；是的，為什麼要在這裡提到伏爾泰；只是缺錢養情婦，僅此而已。」

在一個「只想活著看到自己的人民幸福和受教育」的人身上發現這種認識是令人震驚的，這補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言論，即俄羅斯沒有人不撒謊。這是因為那裡最受尊敬的人可能會說謊。首先，因為人類似乎對真相感到厭倦；其次，“因為我們都為自己感到羞恥，每個人都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展現自己。”儘管人們渴望知識和真理，但人類的武裝卻很薄弱。但在這裡，順從的缺點已經很明顯了：無限的

[208] 俄羅斯人的謙遜和自以為是

測量。「他（俄羅斯人）可能對他要解決的問題一無所知，但他並不為此感到羞恥，他的良心是平靜的。這種良心的缺乏表明了對自我批評的漠視和無視。甚至一個人會陷入絕望，失去對獨立和為國家儲蓄的希望。」

皮羅戈夫中尉在街上被一名身穿全套制服的德國人毆打。當他意識到沒人能看到這一事件後，他逃到一條小巷，準備在當天晚上作為沙龍的英雄向一位貴族女士求婚。她對愛人的怯懦一無所知：“但你認為她會在那時就帶走他嗎？她絕對會這麼做。”

幾名俄羅斯人與賈斯圖斯·馮·李比希一起搭火車，但沒人認識他。其中一位對化學一無所知的人開始與李比希談論這個話題。他說了很長一段話，直到他到達自己的車站，然後拿上自己的東西離開車廂，神情自豪，對自己非常滿意。但其他俄羅斯人絲毫沒有懷疑這個江湖騙子贏得了這場辯論。

陀思妥耶夫斯基將這種屈辱（加上突然的傲慢）歸因於200年來與所有獨立性的斷絕以及200年來向俄羅斯人臉上吐口水，這使俄羅斯人的良知擴大到了災難性的順從。今天我們將做出不同的判斷：俄羅斯人的血液裡有一種不健康、病態、私生子的東西，它一再阻礙一切偉大的嘗試。心理主義並不是強大心態的結果。但恰恰相反

[209] 拉斯·科爾尼科夫一家

靈魂殘缺的跡象。就像受傷的人會反覆感覺和檢查他的傷口一樣，精神病患者的內心狀態也會如此。在俄羅斯人的苦難和順從觀念中，存在著愛與榮譽價值之間最強烈的張力。儘管存在賭注和禁令，但在整個西方，榮譽和自由的概念不斷突破。20世紀初的“俄羅斯人”

在19世紀，當榮譽幾乎成為福音時，榮譽根本就不再是一種創造力。米佳·卡拉馬佐夫（Mitya Karamazov）用腳虐待他的父親，結果立即變得卑微，他幾乎不認識她，不認識沉思的伊凡（Ivan），也不認識斯塔雷佐西瑪（俄羅斯文學中最美麗的人物之一），更不用說老卡拉馬佐夫本人了。梅甚金王子扮演一個有人格能力的人的病態愚蠢角色的結局令人震驚。羅戈任熱情十足，還缺乏歐洲中鋒。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個內心失重的人，斯乜爾佳科夫最終是一切奴性的集合體，沒有任何向上的慾望，還有那些指手劃腳的學生和病態的革命者，他們整夜互相交談、辯論，但最終不知道自己在爭論什麼。關於這些都是腐敗的血液、中毒的靈魂的比喻。

屠格涅夫曾經向俄國尋求小說主角堅強和直率的典範。他沒有找到，於是選擇了一位保加利亞人，他稱他為因薩羅夫。

高爾基墜落到社會底層，塑造了一個沒有意志的流浪漢。

沒有信仰，或至少有一個像腐木中的磷一樣閃閃發光的信仰*。安德烈耶夫走到了那個被打耳光的男人身邊，她

*「在陌生人中間」。

[210] 所謂的“共同人性”

身為人類，他們都證實了恰達耶夫的痛苦認知：俄羅斯既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他沒有維持自己有機鞏固的傳統。俄羅斯人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將任何一個思想引入人類思想的人，他從進步中獲得的一切都被它扭曲了。俄羅斯人正在移動，但走的是一條彎曲的路線，不會到達目標，他就像一個無法正確思考的小孩*。

如上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潛伏著這種認知；他清楚地認識到人格意識的缺乏。但他的「全人性」源自於對給世界某種獨立的東西的痛苦渴望，被認為是俄羅斯性的代名詞。正是俄羅斯在其懷抱中忠實地保存了基督的真實形象，目的是在西方人民迷失方向時為他們指出一條新的拯救道路。苦難、寬容的人類是對這一未來的預言。「俄羅斯的詞」，

* 維克多·馮·赫爾姆在幾十年前對俄羅斯人做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判斷：「俄羅斯是一個永恆變化、完全不保守的國家，也是一個起源極端保守的國家，在風俗和思想方面，原始時代還活著。」不管你怎麼想，現代文化在這裡都是清漆，上下波動，只會產生令人厭惡的現象；古代傳統所流傳下來的物品、習俗、工具等，都是紮實的、明智的、巧妙的、巧妙的。用過的。」

還有其他地方：「他們不是年輕的民族，而是老年的民族，就像中國人一樣。他們所有的錯誤都不是年輕時的粗魯，而是源於虛弱無力。他們非常古老，古老，保守地保留著最古老的東西，不給予最早的古代可以透過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迷信、他們的繼承法等來研究。他們肆無忌憚、不光彩、辛勞、粗心、前後矛盾，沒有感情和自我活動，但只有在強加的現代文化形式中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有發達的、獨立的主體性需求；他們的道德不變，堅如磐石，可靠，涉及到他們自己的古老亞洲的原始生活形式。他們是一個靜止的民族。根據歌德的深刻觀察，這樣的民族也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技術。在古老的俄羅斯分支中，在技術方面，他們在一切方面都表現得紮實，不需要核心的、基於自我的個性，而是根據刻在每個人身上的繼承規則進行聯合生產；然後他們就像海狸、螞蟻和蜜蜂一樣工作。俄羅斯的所有歐洲工業都可憐得可笑。一切都只是一種幻覺，是為當下而計算的，脆弱的、粉飾的，總是幼稚地模仿最新的、最高的模型，而且非常不完美、粗魯、無味。」（參見希曼：「維克托·赫爾姆，ein Lebensbild」，1894年。）

[211] 卑微的“英雄”

現在很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絕望嘗試本質上與他與賈斯圖斯·馮·李比希相比的俄羅斯人的行為相似。一個破碎的、沒有個性的靈魂，卻妄想症改變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正處於疲倦和懶惰的痛苦中的歐洲人、所有都市知識分子的混蛋以及拋開他的反猶太主義觀點在猶太文學界中取得了成功，這在他的人物和托爾斯泰乏味的和平主義中是另一種受歡迎的。分解西方的手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力量不是這裡的問題（見第二本），而是他所創造的人物本身和他的環境，這是在這裡實現的。從現在開始，任何生病的、破損的或腐爛的東西都被認為是「人」。被羞辱和迫害的人成為“英雄”，癲癇症成為深層的人性問題，就像神聖的腐爛床一樣不可侵犯。

【212】“黑暗之力”

中世紀的勒，或西蒙風格。這使得日耳曼人的人性觀變成了相反的觀點。對西方人來說，像阿喀琉斯或富有創造力的浮士德這樣的英雄是人；人是一種力量，就像不知疲倦的李奧納多；人類的本質是像理查德·瓦格納和弗里德里希·尼采一樣與這種俄羅斯疾病進行的鬥爭。把罪犯描繪成不幸的人，把腐爛的人描繪成「人性」的象徵，必須一勞永逸地廢除。即使是被許多種族錯誤地稱為印第安人的人，也承認自己的命運是自己造成的，是前世的過錯。不管人們如何解釋這種輪迴學說，它都是貴族式的，它曾經來自一顆勇敢的心。但對「黑暗力量」的哀嘆卻是毒血的無奈結巴。這種腐敗的血統創造了其對苦難、謙遜、「全人類之愛」的最高渴望，並像曾經勝利的羅馬一樣敵視自然，直到歐洲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禁慾主義的埃及-非洲受虐狂。。

事實上，古希臘的愛和所謂的基督教教義現在被用同一個字來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柏拉圖被同時提及，這已經是一場災難。古希臘的愛欲是一種精神上的繁榮，總是與豐饒的土地聯繫在一起。對自然的感覺，神聖的柏拉圖是一個與神學家和教授為我們偽造的完全不同的人物。從荷馬到柏拉圖，自然和愛是一體的，就像希臘的最高藝術仍然受到種族的束縛一樣。教會的「愛」不僅反對一切種族和民族的觀念，而且還遠遠不止於此。「聖人」芝諾在西元4世紀說：

[213] 教會對身體的侮辱

“基督教美德的最大榮耀就是踐踏自然。”教會任何可能盛行的地方都忠實地遵循這一教義。對身體不純潔的侮辱一直持續到今天，民族主義和種族思想被視為異教徒。當虔誠的人在灰燼中打滾，用鞭子抽打自己，陷入膿瘡，給自己戴上鐵項鍊，像西蒙一樣，在柱子上蹲了三十年，或者，「跟隨耶穌」。像聖·塔利俄斯被困在戰車車輪上十年，為了休息

這種「繼承」與蘇格拉底的抽象「善」以及後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人」是平行的。

它不是一種自然的“愛”，不是一種難以理解的“善良和忠誠的共同體”，也不是一種曾經具有創造文化和藝術效果的腐爛血液的“全人類”，而是在希臘肥沃的土地。愛欲與種族之美，日耳曼尼亞的榮譽和種族生活的活力。任何無視這些法律的人都無法為日耳曼西部的強大未來指明道路。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你幾乎可以在與毀滅力量的不斷鬥爭中領會他神聖的偉大意志。雖然他仍然稱讚俄羅斯人民是歐洲未來的嚮導，但他認為俄羅斯已經受到惡魔的擺佈。他已經知道誰將成為力量遊戲的主人：“失業的律師和厚顏無恥的猶太人。”克倫斯基和托洛斯基被預言了。1917年，「俄羅斯人」終於得到救贖。它分為兩部分。北俄羅斯的熱血放棄了戰鬥，東蒙古的熱血強勢崛起，召喚著中華民族和沙漠人民；猶太人、亞美尼亞人

[214] 布爾什維克主義一種血液疾病

強行進入領導層，卡伊穆科韃靼人列寧成為了主人。這種血統的惡魔本性本能地針對一切表面上仍然直立的事物，看起來像北歐男性；這可以說是對洛思羅普·斯托達德描述為“非人類”的人的活生生的譴責。先前無能為力的愛情變成了癲癇發作，以瘋子的精力在政治上進行。斯梅爾佳科夫統治俄羅斯。無論俄羅斯實驗的結果如何，作為統治者的布爾什維主義只有在一個種族和心理上有病的國家機構中才有可能，該機構無法決定榮譽，只能決定不流血的「愛」。因此，任何想要新德國的人都會拒絕俄羅斯的誘惑及其對猶太人的剝削。這裡也已經發生了逆轉。未來將記錄結果。

8.

當世界大戰爆發時，德國患病的國家領導人也看到命運不再是榮譽、自由和民族，不是愛情，而是經濟。這種中毒也必然導致危機和癱瘓破裂。那發生在1918年11月9日。隨後的時期證明，所有舊政黨及其領導人都已經腐爛，無法用於建設新國家。他們只講人民，只考慮經濟；他們談論帝國的統一，思考利益；他們奉行“基督教政治”，在自己的穀倉裡勤奮工作。因此，我們這個時代的心理和政治狀況如下：

【215】世界的終結

古老的敘利亞-猶太-東方教會體系自廢：從不符合北歐西方精神建設法則的教條主義出發，試圖推開或服從北歐種族唯一支持和文化創造的思想-榮譽、自由和責任這種中毒過程已經多次導致最嚴重的崩潰。我們認識到

今天，羅馬和新教教會作為消極基督教的核心最高價值觀與我們的靈魂不符，它們阻礙了北歐種族決定人民的有機力量，必須取笑他們，並且可以在日耳曼基督教必須的意義上被重新估價。這就是今天宗教探索的意義。

舊的民族主義已經死了，一旦在1813年爆發，它就逐漸失去了無條件性，越來越受到頑固的王朝主義、產業政策、股市暴利的毒害，在缺乏想像力的19世紀資產階級中變得外化，由於人道主義的愚蠢，它於1918年11月9日崩潰，當時它的搬運工和代表逃離了一群逃兵和囚犯。

舊的社會主義正在腐爛。

它誕生於一種有機的渴望，卻落入了國際話匣子和欺詐者的手中，由於其外國血統領導層的股票市場與資本主義的聯繫，背叛了其自我犧牲的崛起，與塔塔羅-布爾什維克的腐敗細菌聯姻，並被證明曾經再次強調，唯物主義思想不可能實現通往自由的有機革命。馬克思主義正在俄羅斯廣闊的平原和會議椅上腐爛

【216】重生的開始

來自日內瓦、巴黎、洛迦諾和海牙……在那裡，社會主義思想完全被證券交易所的鬣狗出賣了。

所以今天整個世界正在崩潰。世界大戰的結果意味著一場世界革命，展現了19世紀的真面目，這個世紀承載著數千年的浪費。那些看似還活著的價值觀和風俗習慣都沉沒了，並且已經在內部被克服了；只有一群沒有方向的群眾仍然在古老的偶像屋的廢墟上祈禱。但今天，從廢墟中，那些看似被埋藏的力量正在崛起，並且越來越有意識地佔據每一個正在為新的生活和時間態度而奮鬥的人。北歐靈魂再次開始從它的中心——榮譽意識——開始發揮作用。這似乎很神秘，就像她創造奧丁的時候，曾經感受到奧託大帝的手的時候，她生下埃克哈特大師的時候，巴赫用音調寫詩的時候，腓特烈一世行走在地球上的時候。德國神秘主義的新時代已經來臨，血的神話和自由靈魂的神話正在覺醒，迎接新的、有意識的生活。

20世紀的神話

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217] 至 [273]

三·神秘主義與行動

在北歐西部、日耳曼騎士、普魯士軍官、波羅的海漢薩、德國士兵和德國農民中，我們在其各種地球影響中認識到塑造人生的榮譽概念。在詩歌中，從古老的史詩，到瓦爾特·馮·德·沃格爾韋德，從騎士歌曲到克萊斯特和歌德，我們將榮譽的主題視為內容，將內在自由視為最重要的創作法則。但現在我們可以在另一個很好的分支中追蹤北歐人的作品：那就是德國神秘主義者。

這位神秘主義者努力將自己越來越多地從物質世界的糾纏中解放出來。他承認我們人類存在的衝動、快樂、權力，但也承認所謂的善行對靈魂來說並不是必需的；但他越是克服塵世的沉重，就越覺得自己內心變得更偉大、更豐富、更神聖。他發現了一種純粹的精神力量，並感到自己的靈魂代表了絕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比擬的力量中心。這種靈魂對一切事物（包括上帝）的自由和漠不關心，以及對任何強迫（甚至來自上帝的強迫）的防禦，顯示了我們可以追溯到北歐榮譽和自由概念的最深層次。他是埃克哈特大師談到時總是充滿驚奇和欽佩的“靈魂的山堡”和“火花”。他代表了我們種族最內在、最微妙但最強大的本質。

[218] 榮譽與自由

埃克哈特並沒有命名這個最內在的部分，因為認識和意願的純粹主體必須是無名的、無財產的，並且與一切形式的時間和空間分離。但今天我們可以大膽地稱這種「火花」為烈火，它是榮譽和自由思想的形而上學寓言。因為榮譽和自由最終不是外在的品質，而是永恆和無空間的實體，它們構成了“堡壘”，真正的意志和真正的理性從這裡爆發到“世界”。

要嘛打敗他們，要嘛將他們當作靈魂悟道的權宜之計。

德國神秘主義的好消息在其全面開花之前就被反歐洲教會用盡一切手段扼殺了。然而，這個消息並沒有完全消亡。但新教的大罪不是聽從他們的意見，而是將所謂的舊約聖經變成人民的書，並將猶太教的書信當作偶像。當前靈魂重新準備的時代要么會聆聽德國神秘主義的信息（儘管是以新的形式），要么會在舊勢力的踢擊下在其發展之前消亡，正如許多嘗試的情況一樣。在羅馬人的毒害—猶太人的毒害之後重建我們的本性。埃克哈特大師對聽眾所要求的「開明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今天必須配以鋼鐵般的意志，有足夠的勇氣從其知識中得出所有結論。「如果你想擁有核心，就必須打破外殼」（艾克哈特）。

自從北歐西部最偉大的使徒為我們帶來我們的宗教以來已經六百年了，

[219] 沃坦與博尼法斯

過著豐富的生活，為我們的存在和生成解毒，克服壓迫身體和靈魂的敘利亞教條，喚醒我們心中的上帝，即「我們內心的天國」。

在尋找與過去新的精神聯繫方面，今天最糟糕的更新運動只能追溯到埃達和相關的日耳曼概念圈。主要歸功於他們，除了寓言之外，我們的傳說和童話故事的內在豐富性在火葬柴堆的瓦礫和灰燼下再次變得可見。但日耳曼宗教團體在追求從過去幾代人和他們的宗教寓言中尋找內在支持的渴望時，忽視了沃坦作為宗教形式已經消亡的事實。他不是死於“博尼法斯”，而是死於他自己。他完成了一個神話時代諸神的垮台，一個無憂無慮的自然象徵時代。人們在北歐歌曲中感受到了他的垮台，但在期待不可避免的諸神的黃昏時，他們希望看到“來自上方的強者”。但令歐洲不幸的是，敘利亞耶和華以他的「代表」伊特魯裡亞羅馬教皇的形式取代了他的位置。奧丁曾經死過，現在也死了；但這位德國神秘主義者在自己的靈魂中發現了「來自上方的強者」。神聖的瓦爾哈拉從無限的、霧濛濛的距離降臨到人類的胸中。靈魂不朽自由的發現和宣告是一種拯救行為，保護我們免受迄今為止所有的絞殺企圖。因此，西方的宗教史幾乎完全是宗教叛亂的歷史。教會內真正的宗教只有在無法阻止北歐靈魂發展的情況下才存在（例如聖方濟）

[220] 神秘日耳曼重生

和弗拉·安傑利科），因為他們在西方人性中的共鳴太強大了。

在德國神秘主義者中，新的、重生的日耳曼人首先有意識地出現。儘管穿著他那個時代的外衣。我們文化的精神誕生並不是發生在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也不是發生在所謂的宗教改革時期。這次更多的是外在的覺醒和殊死的鬥爭。不，是在13、14世紀

精神人格的觀念，我們歷史的主要觀念，第一次成為宗教和生命的教義；在此期間，我們後來的批判哲學的本質被有意識地預見到，此外，北歐西方永恆的形而上學信仰被宣告，儘管它在許多代人的靈魂中發揮作用，但直到現代才得以普遍解決。時機已經成熟了。「最深的井有最高的水」；在我們這個時代，它已被規定要沉入最深處，以便將最高的事物帶入光明。她是否能證明自己配得上這個召喚取決於她自己。

基督的名字花了三百多年才對地中海地區的人民產生了某種意義；大約一千年後，基督的名字才滲透到整個西方。孔子過世時，很少有人哀悼；直到他去世三百年後，人們才開始崇拜他，直到五百年後，才為他建造了第一座寺廟。如今，一千五百座寺廟都向他祈禱，稱他為「完美的聖人」。阿克哈特大師的墳墓也已經過了六百年

在德國靈魂能夠理解它之前。今天，人們似乎看到了曙光，這表明

[221] 靈魂的“內在的工作”

對德國人的使徒、「神聖而受祝福的大師」*來說，這一切似乎已經成熟了。

2.

每個生物都驅使自己朝著一個目標前進，即使它自己並不知道。

靈魂也有它的目標：達到純粹的自我和上帝意識。

但這個靈魂已經「擴散和分散」到感官、空間和時間的世界。感官在其中很活躍，並在最初削弱精神集中的力量；因此，「內在的工作」的前提是

*埃克哈特大師尚未在任何地方得到詳細和詳盡的處理，這將是永恆的恥辱。關於他的第一個信息是菲佛版的他的講道。德尼菲爾的著作提供了天主教作家對艾克哈特所做的最好的例證。這位偉大的德國人淪落為模仿者，他的不忠行為隨後被「拒絕」。

參見 Denifle “Meisler Eckehart 的拉丁文著作”，1886 年；《靈修生活》是一本充滿甜蜜和宗教媚俗的文本，埃克哈特對此進行了「加工」。磷

Mehlhorn 只給了一個簡短的、無意義的概述（“德國神秘主義的鼎盛時期”），而 A. Spamer 整理了有趣的文本（“14 和 15 世紀德國神秘主義的文本”），所選文本具有啟發性 Meister Eckeharts 作者：O. Karrer，1923 年。雖然有點費力，但仍然深入了解了埃克哈特的偉大之處，Dr. A. Dempf 在他的《中世紀形而上學》中的研究，慕尼黑 1930 年。H-Büttner 給出了最好的作品，同時也給予了深入的欣賞（“埃克哈特大師的著作和佈道”，2 卷）。我遵循了他的高地德語翻譯。如果耶拿的出版商 E. Diederichs 能夠出版該作品的一個非常便宜的、也許是刪節版的通俗版本，那就太好了。它是每個德國家庭的第一個字體。據我所知，埃克哈特全部作品的出版工作自 1931 年起就一直在籌備之中。時間到了！

[222] “靈魂貴族”

抽出所有外部力量，消除所有圖像和相似之處。

但這種「內在的工作」意味著「接管」天國，正如耶穌所見證的那樣，並要求靈魂中的「大能者」。神秘主義者的這種嘗試要求消除作為一種觀念的世界，以便意識到作為純粹主體存在於我們體內的形而上學本質。由於這並不完全可能，因此「上帝」這個概念被創造為這個靈魂的新對象，以最終宣告靈魂與上帝的同等性。

但這種行為只有在靈魂擺脫所有教條、教會和教宗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多明尼加修道院院長艾克哈特大師並不迴避快樂地公開宣揚所有雅利安人的這一基本信念。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他報告了「靈魂的非創造和不可創造之光」並宣揚：「上帝賦予了靈魂自由的自決權，因此除了它的自由意志之外，他不想對它做任何事情或強加給它。它不想要什麼。」

與所有強迫觀念相反，他繼續解釋說，有三個部分

《靈魂高貴》證明：“第一個論點是存在的榮耀（來自‘天堂’），第二個論點是力量的強大，第三個論點是作品作為其成果。”在每次「走出去」進入這個世界之前，靈魂必須意識到「它自己的美」。但征服天國的內在只能透過最大的自由來完成。「在工作完成之前，你的靈魂不會結出果實：不要把自己交給上帝或自己，因為你已經把你的工作帶到了世界上。否則，你將沒有平安，在工作完成之前不會結出果實。」即便如此，它仍然不夠美觀，因為它們是由一個

[223] 靈魂的偉大比天堂更廣闊

「被（外在）束縛、束縛於工作的靈魂並不是從自由中誕生的。」
當出現關於上帝為何成為人的問題時，異端埃克哈特沒有回答：以便我們這些可憐的罪人可以為自己寫下多餘的善行，但他說：「我的回答是：因為，所以上帝可能誕生在靈魂中…」這導致了一個幸福的懺悔：
「上帝誕生的靈魂一定已經失去了時間，它一定已經逃脫了時間；它必須向上翱翔，並完全凍結在這財富中。上帝的：那是浩瀚和寬度，不是遙遠和寬廣。然後靈魂認識到一切事物並認識到它們的完美！大師們，無論他們寫到天空有多寬：我的能力中最小的心靈比廣闊的天空更廣闊！」

神秘主義的常見解釋一再強調“放棄自己”、“把自己交給上帝”，並將這種自我贈予他人的行為視為神秘體驗的本質。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可以透過羅馬扭曲的晚期神秘主義來理解；它也來自於「我和上帝本質上不同」這一看似根深蒂固的態度。但任何一個整體了解埃克哈特的人都會很容易地意識到，這種「奉獻」實際上是最高的自信，這種自信在這個世界上只能透過時間和空間的對應物來體現。靈魂的教義超越了宇宙，也不受上帝的影響，而隱居教義意味著對舊約思想世界和後來甜蜜的後神秘主義的完全拒絕。

關於全世界靈魂能力的那些話是一種真正神秘的體驗，同時它們意味著

[224] 艾克哈特對知識的批判

艾克哈特在其他地方也充分意識地主張了關於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因果關係）理想性的哲學知識，他用比康德更美麗的語言來證明和教導，康德更受科學和哲學經院主義的負擔。四百年後做。「天空純淨無雲，清澈見底，時間和空間都不會影響它。沒有任何物理物質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也不包含在時間中：它的旋轉發生得令人難以置信地快，它的軌跡本身是永恆的，但從它的軌跡來看時間。沒有什麼比時間和空間更能阻礙靈魂認識上帝了。因此，如果靈魂要認識上帝，它必須在空間之上認識他……如果眼睛要提供顏色，那麼它本身就必須提供顏色必須事先剝去顏色。」

如果靈魂要感知上帝，它就必須與虛無毫無共同之處。」上帝，這種正面的表達是宗教人對於純粹哲學的界定。

因此，「事物本身」一詞不僅被極其謹慎地理解為不同於驅動力和圖像（它破壞了所有自然象徵主義），而且感知的純粹形式也被視為純粹的外殼並被剝去。艾克哈特在另一點說：「在時間和空間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不屬於上帝……」「靈魂在腳、眼睛和每個肢體中同時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現在，「上帝創造世界的現在，與我現在所說的現在，就像昨天的日子一樣接近。而且，在永恆中，末日也與他的昨天一樣接近。」

從這種最高的哲學意識出發，自由精神如何
艾克哈特也做出了必要的反教會結論：死亡不是由於罪孽

[225] 貴族艾克哈特

正如旨在製造令人顫抖的恐懼的文士們想讓我們相信的那樣，薪水是一件自然的、本質上不重要的事件，不會影響我們之前和之後的永生。艾克哈特以宏偉的姿態向世界呼喚：「根據我永恆和短暫的本性，我是我自己的原因。這是我出生的唯一原因。根據我永恆的出生方式，我是我自己的原因。「從永恆開始，現在和將來都將永遠存在。只有我作為一個短暫的存在，才會死亡並化為烏有；因為它屬於白天，因此，就像時間一樣，它必須消失。在我出生時，萬物也誕生了；在我出生時，一切也都誕生了；因為它屬於白天，所以它必須消失。我同時是我自己的，萬物皆有因。如果我願意，我和萬物都不會存在。但如果我不存在，那麼上帝也不會存在。」他若有所思地補充說：“你沒有必要理解這一點。”

以前，甚至在印度，從來沒有像艾克哈特在這些話中所表達的那樣有意識的貴族式的靈魂懺悔，他充分意識到他的時代無法理解它。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打在羅馬教會臉上的一記耳光，當羅馬教會將這位德國最著名的傳教士拖到宗教裁判所面前時，人們也認為他是這樣的，儘管他們因為害怕他的追隨者而不敢像對待較小的異教徒那樣解僱他。但當艾克哈特去世後，教會對德國靈魂最深處及其懺悔，以及關於德國靈魂和德國歷史的一切偉大和光榮的事物宣布了「絕對正確」的詛咒。

「高貴的人」和「高貴的靈魂」也從堅定不移的自由意識中產生

[226] “善行”

德國人對所謂好作品的評價是神祕的。正如羅馬所教導的那樣，它們不是一種神奇的裝置，也不是耶和華預定的任務，而只是一種馴服日益侵蝕的感官世界的手段。正如艾克哈特所教導的，應該給外在的人戴上“韉繩”，以防止他“逃離自己”。

人應該進行虔誠的練習，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尊重真理。「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發現自己傾向於真正的內心，德國使徒繼續宣講，那麼他就會大膽地放棄一切外在的東西，甚至是你透過誓言約束自己的練習，教宗和主教都無法釋放你。！因為一個人向上帝許下的誓言，沒有人可以奪走他。」據我所知，這是艾克哈特唯一的地方

以攻擊性的方式使用教皇的名字。這顯示他對羅馬教會基本法的完全和高壓拒絕*。根據阿克哈特的說法，他們的“高貴靈魂”

* 這種人性的、令人振奮的偉大在牧師的傲慢中找到了敵對的對手。13世紀最偉大的演說家之一、雷根斯堡有趣的小貝特霍爾德修士教導說，如果他看到聖母瑪利亞與天軍和旁邊的牧師，他寧願向牧師鞠躬，也不願向牧師鞠躬。「如果一位神父來到我親愛的妻子聖瑪利亞和所有天軍所坐的地方，他們都會在神父面前起立……」此外：「無論誰正確接受祝聖，都擁有如此廣泛的力量，這是從未有過的。」一個皇帝或國王獲得瞭如此巨大的權力……無論誰屈服於祭司的權力-無論他犯了多大的罪-祭司都有能力立即關閉地獄並為他打開天堂...」（法伊弗神父：「貝特霍爾德·馮·雷根斯堡。」）這難道不是純粹的敘利亞魔法已經超越我們了嗎？

[227] 反對行為正義

永遠面對的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不是教會，不是主教，不是教宗。世上沒有人有權利束縛我或釋放我；更不用說「代表上帝」這樣做的權利了。這些雅利安家族每個虔誠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懺悔的話，當然來自完全不同的地方。

這些生來就是藥師哲學，羅馬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將其整合在一起，其信條都只追求一個目標，即使人類依賴於羅馬的祭司階層，並燒毀「靈魂的高貴」。

阿克哈特在約翰福音 4 章 9 節第一封信的講道中說：「我堅定地斷言，只要你做事是為了天國，為了上帝，或者為了你的幸福，即從如果你認為你在吸收、奉獻、融化的感情和特殊的依偎中比在爐火旁或馬廐裡更能得到上帝的幫助，那麼你除了接受上帝之外什麼也不做。如果有人問一個真正的男人，一個為自己的理由而工作的人：“你為什麼工作！”如果他回答正確，他只會說：『我為了工作而工作！』」阿克哈特將基於行為的正義教義視為來自魔鬼的低語，就祈禱而言，它最後說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大轉折：“人們經常對我說：為我祈禱上帝！然後我對自己說：你為什麼要出去？為什麼你不留在自己身邊並觸及你自己的寶藏？你本質上承載著你內心的所有現實！我們必須像那樣留在自己的內心，在那個存在中和一切現實

【228】自我意識的覺醒

沒有中介和區別，在真正的幸福中擁有上帝幫助我們。”

因此，阿克哈特是一位想要消除祭司職分的牧師，他想要將他的整個活動僅僅集中在將尋求者視為平等和平等的本質上

為受人尊敬的人掃清道路；誰不想透過說服靈魂永遠依賴教宗和教會來奴役靈魂，但誰想讓它沉睡的美麗，它的高貴和它的自由意識，即它的榮譽意識活躍起來。因為歸根究底，榮譽不過是自由、美麗、高貴的靈魂。

當艾克哈特拒絕訴諸人類的弱點時，同樣崇高人的願望就變得顯而易見：「因此，一個人可以根據我們的主的弱點來追隨他，並且不需要，是的，絕不能相信他沒有達到標準。」人類再一次被提升，而不是被壓低，埃克哈特嘲笑地回憶起正義的行為：「尤其要避免所有的特殊性，無論是在衣服、食物、言語上，比如使用高調的言語或奇怪的手勢，這不要完成任何其他事情。」在防禦了這些外在性之後，對真實人格權的最明確的斷言如下：「但是你應該知道，絕不是一切特殊的事情對你來說都是禁止的。有很多特殊的事情你有時必須遵守，並且必須遵守。」“有些人，因為無論誰是特別的，他也必須做特別的事情，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很多次。”這意味著例外不會轉移到辦公室和神職人員（這是不可侵犯的，無論其持有者是否是罪犯），而是僅以個人靈魂的偉大程度來衡量。再次有意識地反羅馬，有意識地轉向德國人的內心。

[229] 反對“融化感情”

有一次，耶穌讓一個病人在安息日起床並搬走他的病床，這引起了當地虔誠人們的強烈抗議。但耶穌以極大的嘲諷回答：安息日是為了人的緣故，而不是人因為安息日；因此，人也是安息日的主人。— 耶路撒冷文士的繼承者現在也堅持嚴格遵守所有虔誠的做法，無論是否涉及人類的內在存在。埃克哈特對他們說：「相信我：完美還包括這一點，即一個人應該崛起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所有作品都匯集在一部作品中。這必鬚髮生在神的國度裡，人就是神。萬物都以神性回應他，人也是他一切作品的主人。」

這種與外在行為的關係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同樣清楚的是，艾克哈特拒絕所有那些人們試圖以不知疲倦的耐心讚揚或拒絕為「神秘」的美德。埃克哈特一再嘲笑虔誠的狂喜和“融化的感覺”，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比他對基督關於馬大和瑪麗的話的解釋更重要了。

「一切有限的事物都只是一種手段。首先，我無法到達上帝的不可避免的手段是：我在暫時性中的工作和創造。它絲毫不影響我們對永恆救贖的關心。」這是德國人與印度人對阿特曼-婆羅門教義的見解的典型背離：做並不重要，但行為不應該被輕視。坐在耶穌腳邊的瑪麗在艾克哈特看來是初學者，而瑪莎則顯得上級：「瑪莎擔心她...

[230] 靈魂與自然的統一

姊妹會沉浸在狂喜和美好的感情中，希望自己能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然後基督回答說：“瑪莎，放心吧，她也選擇了最好的部分，這永遠不能從她身上奪走！”這種繁榮將會消退。正如你所看到的，埃克哈特對一切甜味和易潮解的東西的厭惡甚至對耶穌的一句話給出了相反的解釋，而這句話的含義似乎很明顯。

緊接著他就開始有意識地拒絕所有印度的一體性、所有教會的禁慾主義教義和斯多葛學派的智慧。以下這句話確實展現了生命的極性，真實行動的創造力，即使在最深的隱居深處也能認識到這一點，並立即使德國信仰價值觀的使徒遠離通常的教會正義和修道院的貧瘠。埃克哈特帶著難以辨認的諷刺，對他周圍的異教徒貝居因人（當時這些「叛教者」被稱為）說道：「但現在我們的好人要求我們必須變得如此完美，以至於沒有愛可以再感動我們，我們愛是無法觸及的，彷彿來自苦難。你對自己不公平！我聲稱：聖人尚未出生，無法被感動……基督也沒有它，正如他的陳述所證明的那樣：“我的靈魂悲傷至死！”言語深深地傷害了基督……而這來自他與生俱來的高貴以及神性與人性的神聖結合。”並進一步說：「現在某些人想要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他們沒有行為。我說這是不可接受的！聖徒們，在他們達到這個程度之後，他們就開始做正確的事情，我們也發現這一點得到了證實藉著基督

【231】自由意志

上帝成為人、人成為上帝的第一刻，祂也開始為我們的救贖而努力。」艾克哈特因為什麼原因宣揚這種反教會的教義呢？……，他的身體裡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只管理他的一部分

為了讓精神自由在這裡盛行，這是艾克哈特以及北歐-西方人性所認知到的最高事物。他這樣表達：

「上帝不是任何工作的破壞者，而是一個執行者。上帝不是自然的破壞者，而是它的終結者。如果上帝在自然開始之前就摧毀了自然，那麼暴力和不公正就會發生在它身上。他不會做類似的事情。人有一個自由的意志，可以選擇善惡，上帝擺在他面前：做錯事，死，做對事，生。人應該是自由的，是他所有作品的主人，不被毀滅和征服。」

這意味著自然和自由的永恆、互惠互利的極性已經得到認可，並以最美妙的方式表達出來。所有貧瘠、折磨人、東方普法爾茨和以工作為導向的法利賽主義都將被一位了解我們同類的宗教和哲學天才之手一掃而光。上帝與自然的「神聖結合」（兩極化，但混合）是我們存在的基礎，代表靈魂的自由，並以其工作的豐碩成果為榮。而一切的驅動力就是意志。根據新約，天使加百列來到馬利亞身邊。然而，艾克哈特微笑著說：「事實上，他的名字並不比康拉德更叫加布里埃爾。他從他作為使者的工作中得到了加布里埃爾這個名字。- 因為加布里埃爾意味著力量。在這次出生中，上帝起作用- 並且仍然充當 作為權力。」什麼

[232] 新的價值觀排名

埃克哈特靈魂的動力閃耀出最明亮的光芒*。

3.

埃克哈特靈魂的這種自由不僅需要對生活和作品進行不同的評估，而且還需要對羅馬教會、一般傳統基督教的最理想，即當時和今天的整個公共世界進行不同的評估。

如果一個人承認「高貴的靈魂」是最高價值，那麼愛、謙卑、憐憫、恩典等，作為一切事物的軸觀念就會下降到第二和第三層次。在這裡，埃克哈特也不迴避聆聽「Fünklein」的聲音，並漫不經心地說出他的靈魂告訴他的話。當然，不需強調的是，祂並不是輕視愛、謙卑、憐憫或恩典的教導。相反，我們在他的講道中找到了關於這些想法的最美麗的話語，但他討厭那種甜蜜的狂喜。

* 安吉魯斯·西萊修斯也是埃克哈特發現的反映，但他在教會中已經被感傷了，特別是當他在一段“叛教”時期（1652）之後回到了獨自帶來救贖的教會時。畢竟，他身上到處閃爍著明亮的“火花”，這是最偉大的大師點燃的火焰。“我知道，如果沒有我，上帝一刻也無法生存，我將一事無成，他也將不得不放棄靈魂。”“我與上帝一樣大，他與我一樣小；他不能高於我，我不能低於他！”這些話宣告了每個真正的、完整的雅利安宗教人士開始其經歷的靈魂的開始。「我也是上帝的兒子，」西萊修斯從與上帝平等和靈魂自由的陳述中得出結論，然後強調相互依賴：「上帝關心我，就像我關心他一樣。」

我幫助他培養他的天性，就像他培養我的天性一樣。對安吉魯斯·西萊修斯來說，右翼分子的無效性也來自於核心的心理體驗：「寫作就是寫作，沒有別的。我的安慰是本質/上帝在我身上說出了永恆的話語」；於是他達到了宣稱整個世界是「神為自己創造的遊戲」的高度。安傑魯斯·西萊修斯也不想乞求天道、欺騙，而是“征服”、“風暴”，最終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安息之極：“內有榮辱者，不外求/若世間求，外亦有”。

這些對這位「凱魯賓流浪者」靈魂的貴族告白現在被大量無關緊要、心軟的話語所擾亂，越接近結局，這些話語就越令人不愉快。顯然，西萊修斯愛上了他早期的前羅馬時期的語言，然後，即使在二十年後，他仍將神秘主義淡化為教會的「教化」。

[233] 「隱居」學說

鬆弛的“美好感情”，總之一切心理穩定。他的愛的教義將愛描述為一種力量，它知道自己與它為之奮鬥的神聖力量相同。愛必須“突破事物”，因為只有“自由的精神”才能迫使上帝甦醒。“現在你必須想像一下，對於14世紀初的多明尼加修道院院長來說，面對一個主宰世界、不寬容的教會，重新評估最高的有效價值觀意味著什麼，是的，即使是這樣。

試圖向單純的信徒傳達正面的新的最大化。這不可能發生在對羅馬的公開攻擊中，而只能發生在對靈性經驗的積極描述中。從這項洞察中，我們可以讀到艾克哈克關於「靈魂的隱居」的講道，這也許是日耳曼人格意識最美麗的懺悔。

在書中，艾克哈特探討了基督教會的最高價值：愛、謙卑、憐憫，並發現它們的高度、深度和大小必須讓位給靈魂的狀態。他反擊了唯一的一個

[234] 成為「與自己合一」！

保羅頌揚愛，因為愛最好的一點是它迫使我们愛神。現在，我們把上帝帶到我們身邊，比我們強迫自己走向上帝更重要——因為我們的靈魂依賴與上帝合而為一。

上帝自己的地位是團結和正直，但這些都是建立在隱居的基礎上的。

“因此，上帝不能不把自己交給一顆僻靜的心。”而且，伴隨著塵世苦難的愛仍然是指受造物，而隱居則不再是如此。這將世界毀滅為虛無，使我們更接近上帝。就謙卑而言，當實行謙卑時，靈魂就會向受造物低頭，使人再次走出自我。

“無論這樣的外出有多好，保持靜止仍然是更高的。”「完全的閉關，不尊重眾生，不跪不舉，不想居於其下或之上，只想自在，不愛任何人，也不傷害任何人。它不努力。對於任何其他存在的平等或不平等，它不想要這個或那個，它只想與自己合而為一。

也許沒有任何地方像這裡一樣，自我誇大的靈魂表達得如此尖銳和清晰。這是對卓有成效的工作的認可後必要的有節奏的反動，歌德後來稱讚其為所有福音書中最高的：對自己的尊重。

根據埃克哈特的說法，仁慈只不過是自我的走出去，因此，出於同樣的原因，仁慈不能被認為與隱居一樣崇高或有價值。但由於上帝的本質與所有的名字是分開的，因此一切外在事物都無法接近他

[235] 恩典教義之爭

可以。從這裡開始，艾克哈特現在將充滿魔力的祈禱及其意義放在了正確的位置。「我主張：所有的祈禱和所有的善行，對上帝的隱居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就好像沒有這樣的事情一樣，因此，上帝對人的態度絕不比祈禱或做好事更溫和傾向。永遠不會這樣做」。這是非常明確的：完全拒絕近乎魔術的「代表」和「唯一救贖」的代禱。

教會。最後還有一段民族自白：

「讓自己遠離所有人，不受所有收到的印象的影響，擺脫一切可能對你的存在構成外來成分的事物，

並且始終將你的思想引導到一個健康的願景：在這個願景中，你將上帝放在心中，作為你的眼睛永遠不會動搖的目標。”

這種靈魂的自給自足的偉大隨後體現在對羅馬和後來的新教宗教教義的評價中。

在這個現象世界中，我們無法想像精神上的強化是內在集中的結果，而不是作為被視為上帝的永恆存在的禮物。基於這種情況，保羅主義 - 以及所有基督教會 - 將恩典教義視為基督教的最高奧秘得以擴展。猶太人關於「上帝的僕人」的觀念，從專斷的、專制的上帝那裡接受恩典，就這樣傳到了羅馬和維滕堡，並且仍然堅持保羅，作為這一教義的實際創造者，這意味著教會不是基督教的，而是保羅教會的，因為耶穌毫無疑問地稱讚與神合一 - 是救贖和目標，

[236] 艾克哈特與奧古斯丁

不是來自全能者的居高臨下的恩典，與祂相比，即使是最偉大的人類靈魂也算不上什麼。這種恩典的教義當然很受每個教會的歡迎，只要他們和他們的領袖充當“上帝的代表”，並因此能夠將施予恩典的力量結合在他們神奇的手中。像艾克哈特這樣的天才現在必須對恩典的概念採取完全不同的方法。他也發現了關於上帝的愛和恩典的美麗話語：靈魂中有恩典的地方，它是「純潔的，像上帝一樣，與上帝相關的」。這裡已經轉向高度，而不是轉向深度和屈從。“恩典不起作用”，因為它“太高貴了”。相反，它是一種「內在、依附和與神的合一，那就是恩典」。但這種恩典並不是像教會所教導的那樣，是透過上帝的全能和我們的虛無來實現的，相反，而是透過靈魂與上帝的形象來實現的。在這一點上，艾克哈特追隨奧古斯丁，但他一定知道，他偶爾的靈魂懺悔導致了徹底的崩潰（他要求對異教徒判處死刑），並導致了以奴役人們靈魂為目的的“神權政治”。然而，艾克哈特從靈魂偉大的事實中得出結論：“如果它不具備這一點，它就根本無法通過恩典成為上帝，也無法超越恩典。”這裡又出現了特徵現象

這是北歐高人的姿態，他根據清晰的靈魂本能做出判斷（艾克哈特·馮·霍赫海姆是圖林根貴族），與撕裂的、不自由的、混蛋的奧古斯丁的結論進行比較。在這種持久的神性活力中，靈魂上升到更高的光：「然後，靈魂的每一種力量都成為神聖人物之一的形象：意志是聖靈的形象，

[237] 罪惡與悔改

知識是兒子的，記憶是父親的。他們的本性成為自然的形象。然而靈魂仍然是不可分割的。這是我的自知之明使我能夠在這件事上做出的最後陳述。」然而，最高的懺悔如下：「現在聽聽靈魂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上帝，甚至超越恩典！神所賜給她的不應再改變，因為她已經達到了更高的境界，不再需要恩典*。」

這裡公開地表達了這樣的想法：在「基督的代表」對西方又進行了兩百年的堵嘴之後，路德甚至不再敢於思考。對阿克哈特來說，這種關於恩典觀念的立場也導致了對罪和悔恨的完全不同的評估。

「一旦我們感到抱歉，犯了罪就不再是罪了，」阿克哈特大師開始了他關於「罪的祝福」的佈道，這句話立即使他遠離了通常需要的懺悔。當然，人不應該犯罪，但即使個人行為“違背上帝”，“慷慨而信實的上帝”仍然知道如何從中得到最好的結果。這位上帝不會在帳本上計算過去，因為：“上帝是現在的上帝。”我們教會的整個唯物歷史主義再次邁出了一步。只有保羅·德·拉加德敢於像 14 世紀的多明尼加前輩那樣公開演講。

* 將這段貴族式的、宏偉的自白與令人感動的掙扎卻又奴性的半個非洲人奧格恩斯汀進行比較：「上帝，這個人想要讚美你，你的生物的一小部分，這個人帶著他的死亡，帶著他的生命的見證。罪惡和你抵擋驕傲人的見證。」

[238] 教會價值觀的第二優先

為此，他受到了新教牧師的類似禁令，就像阿克哈特受到羅馬牧師的禁令一樣。

阿克哈特區分了兩種類型的悔改：感性的悔改和神聖的悔改。第一個顯然是指教會仍然「陷入痛苦之中，無法動彈」。所以它只是意味著徒勞的哀號，「不會有任何結果」。神聖的悔改則不同：“一旦人內心產生不贊成，他就會立即上升到上帝面前，並小心翼翼地武裝起來，反對一切罪惡，使自己擁有不可動搖的意志。”在這裡，再次強調了向上的方向，一切都只根據它是否創造了靈魂，是否提升了靈魂來評價：「但凡真正進入上帝旨意的人，都不會願意成為罪人，」他所陷入的事情或許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這與歌德解釋說，人類的教育者也允許品味錯誤時的意思是一樣的：“凡是有成果的，唯獨是真實的。”

從阿克哈特大師的中心來看，即從封閉的、神性的、自由的、美麗的、高貴的靈魂的角度來看，教會的所有最高價值觀似乎都是第二、第三階的價值觀。— 愛、謙卑、憐憫、禱告、善行、恩典、悔改，所有這些都是好的和有用的，但只有在一個條件下：當它增強靈魂的力量，提升它，使它更像上帝時。如果沒有，所有這些美德都變得毫無用處，甚至有害。靈魂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教會的價值只意味著與他們之外的某個時刻有關的東西，無論是上帝、靈魂或「生物」。因此，獨處的靈魂的高貴是最高的；男人必須為她服務。我們今天稱之為榮譽觀念最深層的形上學根源，榮譽本身也是一種觀念。

【239】靈魂的三種力量

是，即沒有任何對另一個值的引用。沒有榮譽就不能想到自由的想法，而沒有自由就不能想到榮譽。艾克哈特教導說，靈魂本身會做好事，與上帝沒有任何關係，因此它與一切事物分離，甚至可以用語言表達這一點。透過這一點，艾克哈特大師所表現出的自己並不是一個欣喜若狂的狂熱者，而是一個新宗教的創造者，我們的宗教，脫離了敘利亞、埃及和羅馬灌輸給我們的外來本性。

4.

艾克哈特不僅向我們傳達了宗教和道德的最高價值，而且他還預見了「純粹理性批判」在心理學上以及（如前所述）認識論方面的所有重要發現，即使他沒有進行微妙的調查。

在對“火花”（我們存在的神秘中心）的幸福意識之後，艾克哈特大師的“自由精神”，在宗教上興奮但在哲學上謹慎，走上了從靈魂回到世界的道路。

他發現靈魂透過三種力量進入世界：意志，轉向對象；理性，看穿並命令它所掌握的事物；記憶，保存所經歷和看到的事物。這三種力量可以說是與神聖三位一體相對應的。一系列深入的辯論致力於理性和意志的主題：兩者在精神上都是自由的，但根據心情和場合，在他長達數十年的佈道過程中，艾克哈特大師將第一名分配給了一種力量，現在另一個（巴特納）。

【240】理性與意志

艾克哈特曾經解釋說，理性「注意到」所有事情，但意志「可以做所有事情」。因此，當理性無法走得更遠時，意志就會在信仰的光芒和力量中超越。意志想要高於一切知識。這是它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正是理性“劃分、命令和設置”，然後認識到存在某種更高級的東西，給意志提供了正確的推動力。“在這裡，理性高於意志。”意志是自由的：「上帝並沒有強迫意志，祂讓意志自由；因此它除了上帝和自由本身之外別無所求！除了神想要的以外，靈不能再想要任何東西。

這不是他缺乏自由，這是他自己的自由*。」艾克哈特隨後引用了基督的話：他不想讓我們成為奴隸，而是稱我們為朋友。

“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想要什麼。”然而，這種新的、反覆強調的自由理念並不總是與經驗相吻合。人們對此有所抱怨。艾克哈特和他們一起說：「那

*我在這裡忍不住引用《Cyandogya Upanishad》中與精神相關的一句話：「確實，人是由意志（Kratu）形成的；無論他在這個世界上的意志是什麼，人死後就會變成什麼樣子；因此，人應該為善意而努力……」

「精神是祂的本質，生命是祂的身體，光明是祂的形式，祂的決定是真理，祂的自我是無限的，祂是全知的，全能的，包容一切的，沉默的，漠不關心的：這是我的靈魂（阿特曼）內心深處，比一粒米、一粒大麥、一粒芥末、一粒小米還小，在一粒小米之上，這是

我內心深處的靈魂，比大地更大，比空氣更大，比天空更大，比這些世界更大。」

「全能、全知、全知、寂靜、無憂，這是我內心最深處的靈魂，這是婆羅門，我離開這裡後將進入他那裡。 - 「無論是誰，當然他毫不懷疑。」所以坎迪利亞說說了……”

任何人如果沒有在這句話中聽到歌德所說的瞬間留下億萬年的翅膀沙沙作響的聲音，就不會有靈魂的偉大感。在《Brihadaranyakam Upanishad》中，一位幸福的哲學家唱道：

但凡在思想上如此認識自己的人，又怎會希望自己的身體繼續生病呢？

那些在身體的深淵污穢中自我覺醒的人，知道祂是全能的，是世界的創造者！

他就是宇宙，因為他本身就是宇宙。

【241】艾克哈特與愛情觀

也是我的抱怨。這種體驗是如此的崇高或普遍，以至於你一毛錢或半便士都買不到它。只要你有正確的慾望和自由意志，它就會來找你。」這是康德在理論和實踐上關於觀念與經驗之間衝突的教導。

與此同時，艾克哈特嘲笑“一些神父”，他們“受到高度讚揚，想成為偉大的神父”。康德對校長、「哲學家」和「千禧年的健談」也做了類似的事。

簡而言之，靈魂所能聚集的一切都應該概括為意志的簡單統一：而意志應該拒絕最高的善，並不斷地堅持它！從這裡看來，愛的觀念在艾克哈特關於靈魂和知識的著作中再次佔據了應有的位置：它不服務於狂喜的想像，不甜蜜的感覺，也不服務於教會所追求的性心理狂喜。用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催眠方法來放置它，但更確切地說，它是為自由創造力服務的，從最好的意義上來說，是為專橫的意志服務的。「還有誰

【242】僕人的“忠誠”

如果你有意志，你也會有更多的愛。」艾克哈特說，這與羅馬神職人員和當今日益僵化的新教教會的教義截然相反，後者希望根除自我意志，從而摧毀自我意志。被剝奪了印記的人們的「愛」的話：「從這個意義上說，愛完全落入意志。」然後是公開嘲笑教會關於愛的教義：「但現在還有第二件事。」，愛的爆發和效果，當然突出的是親密、奉獻和歡樂。但說實話：這絕對不是最好的！因為有時不是來自上帝的愛，而是純粹出於自然而自然地嚐到瞭如此融化的感覺……諷刺還不止於此。

清楚地。但正是從服從自由意志的愛中，忠誠的真正概念才產生。它可能不會像僕人的“忠誠”那樣帶來那麼多的“感覺”、“結果”和“狂喜”，但只有與堅強的意志相結合時，它才是真實的。

我們必須插上「理性和意志的翅膀」：「這樣，我們就不會落後，反而會不斷增強力量」。不是透過不確定的飄動，而是感謝覺醒的意識的高度：“在每一項工作中，一個人必須有意識地運用自己的理性……並在盡可能最高的意義上把握上帝。”

意志、理性、記憶的控制指的是調解自我與自然的感官；這反過來又直接影響外在世界，其中也包括人類作為一個人（身體）。這整個表象的多樣性表現為由空間和時間決定的，正如我所說的

[243] 神是現在的神

艾克哈特也承認它是一種只與這個世界相關的感知形式，儘管是純粹的。

他的整個宗教教義也是無緣無故的。透過將上帝理解為當下的上帝，他對遺傳感興趣，即。h- 根本沒有歷史因果過程；這屬於外在世界，不屬於靈魂和上帝的研究。在這樣做的過程中，艾克哈特放棄了東方自由與自然的混合，以及所有那些寓言和“奇蹟”，沒有這些，教堂就存在

正如耶穌所說，「通姦的一代」即使在今天也無法相處。地球是平的還是像球一樣漂浮在以太中並不影響真正的宗教，包括艾克哈特的教義，而哥白尼的這一發現在內部摧毀了我們兩個基督教會，即使他們通過撒謊來欺騙自己和世界蹩腳地試圖欺騙*。

正是在他的意志理論中，艾克哈特已經提前超越了叔本華，現在他顯示自己是一個承認存在的永恆極性的西方動力哲學家。理性成就的本質是「外在事物的運動」。為了將這些知識「銘刻」在靈魂中。“同樣的運動現在在意識中繼續進行，因此永遠不會停止。”即使是無與倫比的神秘主義者，想要分離一切，以便留在上帝的純淨視野中，努力追求“在上帝中永無止境的安息”，也知道這種安息只能持續片刻。

*正是在復活的唯物主義教條中，教會絕望的猶太化變得顯而易見。保羅的話完全出自猶太歷史主義唯物主義的思想圈：“如果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傳道就是無效的，你們的信仰也是無效的”，這表明了前哥白尼的世界觀與對復活的信仰是不可解決的。以及我們偽基督教會的純粹物質基礎。

[244] 存在的二元性

可以，目標是這個目標只能透過靈魂及其力量的不斷新的運動來實現。在這裡，埃克哈特大師表現出自己優於印度聖人，並認識到永恆的節奏是一切生育的先決條件。從這個理論洞察中，他得出了生活的實際結論（參見瑪莎瑪麗亞的案例）。如果心靈、意志也尋求永恆，“那麼，所深愛的事物就永遠不會消失。”「這個人並不尋求平安，因為他不會被任何不安所困擾。這個人在上帝面前享有良好的聲譽，因為他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神聖的，比它們本身更好！當然！這需要努力工作和警覺的、真實的、有效的意識，無論事物或人，心靈都必須以什麼為基礎。人不能透過逃避世界來學習這一點：透過逃離事物並進入孤獨，遠離外在世界。相反，他學習一種內在的孤獨，無論在哪裡，與誰在一起，他都必須學會突破事物…»

艾克哈特認為，他也在耶穌身上發現了這種二元性作為他存在的基本法則：「對他（耶穌）來說，也有上層權力和下層權力的區別；對他來說，他們也有兩種工作。他的上層力量被賦予了永恆幸福的擁有和享受。但下層力量，卻同時在地球上遭受著最嚴重的痛苦和戰鬥。這些活動都沒有妨礙對方的計劃！」
「（上級和下級勢力的）衝突越持久、越激烈，勝利和勝利的榮譽就越大、越值得讚揚。」

5.

與艾克哈特的個性相比，羅馬相信魔法的本質現在更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245] 一個天主教日

這是非洲-敘利亞國家的精神混亂，“痴迷的宗教”

（弗羅貝尼烏斯），借助魔法崇拜和猶太聖經，並濫用耶穌的外貌，從地中海東部創建了其西方中心。隨著西方的逐步覺醒和神秘主義的絞殺，這個中心現在竭盡全力鎮壓反羅馬的神秘主義。

世界觀，以便將《天主教》呈現為足以滿足所有人（包括現代人）的需求。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工作方式*。

這位羅馬耶穌會哲學家確定了世界觀的三種主要類型：內在性（陳述）的方向，它想要依靠自身；的方向

超越（客觀性），這使得上帝只能被視為第一作者，因此自然神論教義；超越性的方向，試圖連結另外兩個靈魂

代表設定。數千年來的哲學鬥爭一直圍繞著這些類型的設計。羅馬基督徒現在應該站在這場鬥爭之上，分開但擁抱所有類型，生活在所有類型中。三種哲學類型之間的鬥爭可以——如此說

羅馬—三個體系內的所有嘗試從未達到統一
克服生活中的矛盾（二律背反）是徒勞無功的，最終總是以失敗告終。

強行宣告對立面的身份。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所有三個典型的的方向都做出了相同的「錯誤」假設：好像人在某種程度上與上帝平等，好像只有人類奮鬥的無限遙遠的理想才與上帝平等。結果，該生物被視為獨裁封閉，這是

* 我在此關注 E. Przywara, SJ：“天主教神學的宗教哲學”，慕尼黑 1926 年。

[246] 耶穌會基本教義

無異於對盤旋在一切之上的創造之神進行精神毀滅。這就是羅馬教義發揮其「基本觀點」的地方：即（根據 IV.

拉特蘭會議 1215）上帝與祂的創造物既相似又不同。相似，因為他有同樣的機會

他把“不安放在上帝面前”，因為作為一種卑微的生物，它只能找到“上帝的安息”。因此，人並不生活在他的精神氛圍中，而是生活在絕對的、遙遠的、統治性的上帝的範圍內。因此，天主教徒是“向頂峰開放的”，這會導致真正努力的緊張，而不是“戰鬥”，而不是“爆炸性的團結”（Przywara s.J.）。這是羅馬的基礎，即“Analogia entis”，即存在的類比：“上帝根據現實和本質與世界區分開來，高於他之外存在的或可以想到的一切，不可言喻的崇高，必須揭示他的寓言中的完美「從無到有，在完全的自由中創造出完美的受造物」。

據說這種羅馬思想在「彼得的呼召」之前就已經存在，它的起源非常清楚。這位高高在上、高高在上、可畏可畏的神，就是所謂《舊約》中的耶和華，讓人戰戰兢兢地讚美他，敬畏他的人敬拜他。祂從無到有創造了我們所有人，在適合祂的時候創造了神奇的奇蹟，並為了祂的榮耀而創造了世界。儘管有火與劍，敘利亞非洲人對魔法的信仰無法強加給歐洲人。北歐精神遺產其實不僅包括人類靈魂與上帝相似的意識，也包括人類靈魂與上帝平等的意識。印度的阿特曼與婆羅門平等的教義。「他的就是宇宙，因為他自己就是宇宙」是對此的第一個偉大的承認。波斯共同學說

[247] 論眾生的類比

人類的鬥爭和阿胡拉·馬自達的光明向我們展示了北歐-伊朗人的嚴峻觀點；希臘諸神的天堂源自於一個與柏拉圖自我誇大的思想理論一樣偉大的靈魂。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精神自由，古代日耳曼人的上帝觀念是不可想像的。耶穌也談到我們內心的天國。世界漫遊者奧丁已經表現出了精神探索的任性，探索者和懺悔者埃克哈特也表現出了這種精神追求，從路德到拉加德的所有偉人也表現出了這種精神追求。但這個靈魂也存在於可敬的湯瑪斯阿基諾和大多數西方教父身上。歐洲-北歐精神從舊約中奪取了類比（如果忽略從無到有創造世界的先決條件）：羅馬體系「自耶穌以來」尚未完成，但顯然是一種妥協

敘利亞、非洲和歐洲，借用了所有可能的知識，但又自以為是地宣稱這些只是唯一的、唯一的、拯救性的天主教教義的一部分。羅馬幾乎不能容忍湯瑪斯和他的對手鄧斯·司各脫，但它不能再容忍艾克哈特，因為他的成功將意味著耶和華的廢黜。這位上帝暴君的廢黜無異於他的教皇代表的廢黜。從那時起，歐洲的知識發展就在沒有羅馬、與羅馬並肩、反對羅馬的情況下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羅馬盡可能地逐出教會。如果一切都不起作用，那麼新事物就會被簡單地「合併」並被捍衛為「原始的卡羅克部分」。

從本質上講，羅馬人將惡魔提升為上帝的想法意味著對我們任性的靈魂的毀滅，對精神存在極性的企圖暗殺。

羅馬耶穌會現代宗教哲學試圖透過實體類比來實現這一目標

[248] 北歐的自我實現

透過斷言存在「張力」來避免得出仍然無法強制執行的結論，這比嘗試「聲明對立面的同一性」更有效。在這種情況下，羅馬使古老的柏拉圖的存在和成為的學說為其服務。我們為永恆的生成而奮鬥，但帶著一種「生成」的意識。這種北歐的自我實現觀念，在猶太羅馬的扭曲中，具有生物「走向上帝」運動的意義，由此自我實現成為上帝的實現，在上帝手中，我們只代表無形的形狀。黏土或屍體。

羅馬雅威主義對任性、有靈魂意識的西方的這些明顯讓步，讓許多人留在了羅馬，如果他們認識到其本質，他們早就離開了。因為無論我給自己精神上的自由（如埃克哈特），還是奴性地順服於主（如伊格內修斯），以便被人使用，就像可捏的粘土、棍子或像屍體一樣，這使得人類和人類之間的區別和人類，在製度和製度之間，最終在種族和混血兒之間。羅馬耶和華的意思是：神奇的專制、從無到有的神奇創造（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瘋狂的想法）。北歐西方人說：我和上帝是精神上的兩極，創造的行為是每一個完整的結合，分離創造了新的動力。真正的北歐靈魂在翱翔時永遠是“走向上帝”，也永遠是“來自上帝”。你的「安息在上帝之中」同時也是「安息在你自己之內」。這種結合被視為一種禮物和自信，被稱為北歐神秘主義。羅馬的「神秘主義」本質上意味著廢除極性和動力的不可能的要求，意味著對人類的征服。

[249] 此在與此在

羅馬哲學並不像它聲稱的那樣，站在內在性、超越性和先驗性這三個典型的靈魂方向之外，涵蓋所有這些方向，而是代表一種折衷的嘗試，將所有這些類型的部分與猶太-敘利亞-非洲信仰結合。羅馬的教義並不是從一個中心源源不斷地流經世界，而是用借用和扭曲的北歐人民的教義覆蓋其敘利亞基礎，這些教義出現在各種不同的版本中。

少數民族人物建立了他的思想世界。這也就導致了對於存在問題的態度和態度。

猶太羅馬學說主張世界是上帝從無到有創造的，它宣稱「創造者」和「受造物」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因此它將一種只對這個世界有效的觀點轉移到了形而上學領域。直到今天，造物主的「代表」立場仍然有意識地以最頑強的能量為此時此刻的存在而戰。日耳曼精神始終處於與這一點最尖銳的戰鬥位置。可怕的基本原則 即使是最古老的北歐精神

世界的創世神話，印度的，一無所知。他所知道的只是報導一場騷亂、一場混亂。他認為宇宙是從一種從內部運作並與混亂作鬥爭的秩序原則中產生的。他也思考了一下來自外部的秩序（而不是從無到有的創造者！），但以最高的哲學水平得出結論 關於創造從何而來的問題的頭腦發熱：

創造萬物的人，在天堂的最高光中觀察萬物的
人，創造或未創造創造的人，都知道這一點！ 或
者他也不知道？

[250] 造物主與受造物

印度的一元論其實誕生於尖銳的二元論：靈魂是唯一本質的東西，物質是一種必須克服的幻覺。對於任何印度雅利安人來說，創造這個問題，即使是從無到有，也會被視為褻瀆唯物主義。印度的創世神話、希臘的創世神話和日耳曼尼亞的創世神話中都盛行著類似的情緒：混亂服從於意志、法律，但世界永遠不會憑空出現，正如沙漠中的敘利亞-非洲之子所教導的那樣，以及羅馬及其統治者所教導的那樣。惡魔耶和華接管了它。席勒的這句話：“當我想到上帝時，我就放棄造物主”，以最簡潔的形式意味著明確拒絕雅利安-北歐種族靈魂對“造物主與受造物”之間神奇聯繫的拒絕，將上帝視為上帝與不光彩的受造物。羅馬將伊西斯、荷魯斯、耶和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耶穌、托馬斯等揉捏在一起，並希望將這種存在方式強加於種族和民族的存在上，或者，在不可能的情況下，透過暗示來灌輸這種存在方式。偽造的目的是為了削弱這種自然存在，然後將精神上 and 種族上的殘疾人聚集在「天主教」屋頂下。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可以將這種宏大的、毀滅性的嘗試與創造類型的效果進行對比。一位偉人放棄了羅馬巫醫哲學，另一位則為自己而戰，第三位則轉向其他任務。系統性地保護歐洲免受廣泛攻擊的行動尚未大規模開始。不幸的是，路德教在這場鬥爭中成為了羅馬的戰友，儘管它“抗議”，因為路德教的“正統教義”迄今為止已經通過對猶太聖經的宣誓而將自己封閉起來。它也宣揚了一種無需照顧的生存方式

[251] 神秘的帕拉塞爾蘇斯

有機存在。今天，終於，從暴力催眠中的根本覺醒開始了：我們不再從同樣源自猶太-羅馬-非洲的強制信仰體系來對待生活，而是從存在中來決定埃克哈特大師的生活方式。曾經嚮往的。但這種存在是種族束縛的靈魂，具有最高的價值、榮譽和靈魂自由，它決定了其他價值的建築結構。這種種族靈魂在喚醒某些特徵並壓制其他特徵的本質中生活和發展。這些種族、靈魂和自然的力量是永恆的先決條件、存在、生命、道德、信仰、藝術等由此產生。這是最後的、內在的轉捩點，是我們生命中新覺醒的神話。

如果帕拉塞爾蘇斯今天生活在我們中間，充滿渴望的偉人也會這樣說。一個在臃腫、抽象、外星學者組成的世界中覺醒的人，他們與來自希臘、羅馬和阿拉伯的權威粘在一起，毒害了活生生的人體，使病人病情加重，儘管相互爭吵，但像一個人一樣站在一起。一位天才進入了誰的根基，並不斷尋找自己的根基。研究自然的全部規律，將藥物評估為構建身體生命過程的支持手段，而不是不連貫的魔法混合物，這就是驅使泰奧弗拉斯托斯·馮·霍恩海姆作為一個孤獨的先知在當時的世界中焦躁不安的原因，討厭和害怕天才的印記，天才並不把教堂和祭壇、教義和言語視為目的本身，而是根據它們嵌入自然和血液環境的深度來評價它們。偉大的帕拉塞爾蘇斯因此成為所有德國人的代言人。

[252] 艾克哈特的反羅馬本性

自然探險家、德國神秘主義者、存在的偉大傳播者，為了像埃克哈特大師那樣摸索到星星，專橫而謙遜地適應宇宙的偉大法則，充滿幸福，就像關於宇宙的純潔一樣。夜鶯的聲音就像是關於你自己心中莫名的創意泡泡。

6.

埃克哈特的反羅馬宗教、道德教義和對知識的批評，有意識地、甚至是尖銳地與羅馬教會和後來的路德教會的所有基本戒律保持了距離。他用北歐-西方靈魂的動態來取代猶太-羅馬的靜力學。他要求承認所有生命的二元性，而不是一元論的強暴。他所宣揚的不是屈從和奴役的學說，而是靈魂和意志自由的信仰。他用屬靈人格的榮耀和高貴來取代教會對上帝替代地位的推定。個人精神孤立和隱居的貴族理想取代了狂喜、臣服、順從的愛。對大自然的掠奪被它的完美所取代。這一切都意味著：取代猶太羅馬世界觀的是北歐-西方的靈魂信仰，也就是德意志日耳曼人、北歐種族的內在靈魂。

艾克哈特非常清楚，他只與教會內的極少數人交談過。因此，他經常與異端貝居因人和貝加德人交往，向他們傳教，並與他們進行長時間的餐桌交談。他們稱他為“埃克哈特兄弟”，並且

[253] 德國使徒的宗教裁判所

雖然他一點一點地拒絕羅馬-敘利亞的強制信仰，但他在任何演講中都沒有反對「異端」。但他也想在教會內尋找並團結與他本性相同的人。這是在愛爾福特、史特拉斯堡、科隆和布拉格工作的目標。阿克哈特斷然否認存在人們「必須相信」的教義，因為這是上級和傳統的要求。他呼籲自由、崇高的理性和自由的靈魂作為來自上帝的禮物，值得人們傾聽。他明確告訴聽眾，如果他們遵循他的教義，就應該公開提及他：“我用我的身體來支持它。”但黑暗之人也在行動，像往常一樣聚集在一起對抗偉大的靈魂。當阿克哈特在科隆教書時，虔誠的宗教裁判所的柴堆在他周圍熊熊燃燒，即使在他的命令中，許多人抱怨他用當地語言和在“普通人”面前談論太多可能導致異端的事情。科隆大主教隨後向教宗起訴阿克哈特，教宗本來想將他消滅，但他與皇帝的鬥爭需要多明尼加人的政治支持，因此還不敢燒掉他們的精神頭。「阿克哈特案」是由一位修道士調查後宣判他無罪的。（按照「自由」20世紀初絕對正確的教條，這樣的無罪釋放是不可能的。）然而，宗教裁判所隨後繼續其工作。1327年1月24日，阿克哈特以任意行為為由拒絕了他們的干預，並於1327年5月4日傳喚他的對手到教宗面前。阿克哈特在科隆多明尼加教堂發表的類似聲明最後寫道：「在不透露我的任何一句話的情況下，我正在改進和撤銷.....所有這些句子

[254] 阿克哈特的“撤銷”

人們將能夠證明它們是基於對理性的錯誤使用*。”

阿克哈特的解釋在邏輯上被虔誠的審判者拒絕，認為是「無聊的」。但在他去見教皇之前，他就去世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自然死亡還是受到粉末的幫助。無論如何，能夠將羅馬教會轉變為德國教會的最強大力量已經被打破了。

阿克哈特的去世是歐洲最偉大的命運時刻之一。他的德國宗教隨後被羅馬透過一則公牛正式「譴責」。起初，按照久經考驗的方法（為了誤導追隨者），阿克哈特的「撤回」被表現為一般性的道歉，而阿克哈特則相反，準備全力捍衛他的學說。他的自由的特徵是，他不依賴教會教義，甚至也不依賴聖經（像後來的路德），而只依賴自由的、理性的知識。之後是第一個假貨。羅馬的虔誠追隨者「糾正」了阿克哈特大師，並將他歸類為湯瑪斯·阿基諾**的精神學生。

* 參見布特納：講道。

** 儘管托馬斯必須在亞里斯多德的幫助下將神奇的材料帶入理性主義體系，並由此帶來內在的矛盾，但托馬斯的嘗試的偉大性和智力能量的力量是不容爭議的。也許不為人所知的是，托馬斯是倫巴第人。阿基諾貴族家族以自己的日耳曼血統而自豪，並支持最偉大的霍亨施陶芬腓特烈二世。因此，托馬斯·阿基諾伯爵

阿塞拉作為敘利亞總督，為腓特烈開闢了前往「聖地」的道路，陪同皇帝首次前往德國，隨後被派往西西里島作為特別代表，隨後代表腓特烈與教皇進行談判。

此外，腓特烈的另一位總督阿基諾的托馬斯二世和他的女婿，與末代霍亨斯陶芬康拉德一起滅亡。- “聖托馬斯”顯然不符合性格並被遺棄。他將自己的靈魂獻給了羅馬順便說一句，托馬斯是阿爾布雷希特·馮·博爾斯泰特（阿爾伯特·馬格努斯）和愛爾蘭人佩特魯斯·馮·希德尼亞的學生。

[255服]第255服[雙線] 新服

13世紀羅馬中心的外在墮落，與各國神職人員的普遍墮落相對應，如果不是一些領袖人物屢次用武力挽救局勢，早就成為各國人民的笑柄。他們的整個自我，作為對這種遲鈍現象的反應，自由精神兄弟姐妹協會在13世紀成立，神秘主義先驅在其中嶄露頭角。埃克哈特大師與貝都因人和貝加登人（Waidstudents）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並與他們一起工作。這場虔誠但非教會的運動像一條寬闊的溪流一樣穿過德國土地（在教堂內外）傳播。最重要的是，它繼承了被摧毀的阿里烏教的一個基本特徵：用民族語言教導宗教。此時，從一開始直到今天，有機民間傳說與羅馬-拉丁嫁接之間永無止境的鬥爭已經變得顯而易見。（格列高利七世曾形容在教堂禮拜時使用當地語言是不恰當的。）真正的民情拒絕外來拉丁語，因為它被視為一種難以理解的魔法公式，可以人云亦雲，並被如此使用。13世紀中葉左右的德國宗教運動利用神聖的德語母語反抗反人民的羅馬

[256] 艾克哈特身為德語老師

離開。現在講道和演講不再用拉丁語，而是用真誠的德語。艾克哈特也是我們本性最偉大的先驅，他的學生和繼承者（包括蘇索和陶勒）總是稱他為「受祝福和神聖的大師」。艾克哈特雖然必須用拉丁語寫很多東西，但他是第一個使用德語語言也是科學的。他費盡心力地努力用德語造詞取代拉丁文的句子結構。在這裡，他也是一個異端，他的工作受到羅馬教會的踐踏和扼殺，只有馬丁·路德才繼續下去，從而簡單地為德國人民的存在創造了先決條件。今天，天主教神父也用德語講道，但整個禮拜儀式、諺語、歌曲和祈禱語都必須由我們一些簡單的人用拉丁語低聲念誦。教會不能放棄這種強姦，因為它必須保持其非民族特徵，但各國人民不能再容忍這些異教徒、外來殘餘。無論西藏人轉動轉經筒或德國農民用拉丁語祈禱，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兩者都只是意味著機械練習，而不是真正的宗教深化。

因此，由於羅馬的贗品，真正的艾克哈特從德國人民的視野中消失了。宗教浪潮繼續席捲維杜金德的土地

萊茵河下游，到處都出現了靈魂自由的懺悔者：蘇索和陶勒、魯伊斯布魯克和格魯特斯、博梅和安吉魯斯·西萊修斯。但德國人民最偉大的精神力量、最美麗的梦想卻過早消逝了；從上方看，後來的一切都只是阿克哈特偉大靈魂的反映。他的男子氣概變得浮誇

[257] 阿克哈特對我們這個時代

狂歡，他強烈的愛變成了甜蜜的狂喜。在教會朝這個方向的支持下，女性化的「神秘主義」之流重新流回了羅馬教會的子宮裡，路德的舉動終於擊碎了外來的外殼，但他也儘管渴望，卻沒有找到師父的同一個靈魂。阿克哈特回到了他的精神自由。他的教會從第一天起就不自由，因此一處僵化，另一處淤塞。德國靈魂必須尋找教會以外的道路。她在藝術中接受了它。當阿克哈特的精神沉寂時，日耳曼繪畫興起，JS巴赫的靈魂迴響，歌德的浮士德，貝多芬的《第九》，康德的哲學…

最後，是阿克哈特最深刻、最有力的教導。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來說，這似乎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有遠見。

阿克哈特用以下的话結束了關於「上帝之國」的講道：「除了已經將其稱為自己的生命，或至少將其作為內心渴望的人之外，這句話不是對任何人說的。上帝幫助我們這可能會向我們透露。」

因此，他所有的話語都只針對那些在精神上相關的人，他的教義是針對所有“內在或高貴的人”，而這裡出現的一個謎團，直到今天才被賦予新的生命。

在一次講道中（哥林多後書 2 章 2 節），阿克哈特區分了血和肉。透過血統，他理解了（正如他和聖約翰一樣相信的）「一個人不服從他的意志」的一切，即在潛意識中運作的東西，是靈魂的對應物。阿克哈特在另一處說（關於馬太福音 10 章 28 節）：「人類最高尚的事就是

[258服]第258服[雙線] 新服

血 如果你想要的話。但人類最糟糕的東西就是血液 當它想要作惡時。”

現在已經說出了最後一句話。緊接著永恆自由靈魂的神話之後的是神話，即血緣宗教。——對應，不知有無因果。種族與自我、血統與靈魂密切相關；阿克哈特大師的教義對一個私生子來說沒有什麼好處，也不適合那種從東方滲透到歐洲心臟、構成羅馬最順從的奇怪的種族混合物。阿克哈特的靈魂理論針對的是那些擁有相同或相關血統、有著相似生活或將言語視為「內心渴望」的人，而不是那些精神上陌生的人和血緣上有敵意的人。但這也需要反向拒絕。在這裡，阿克哈特大師表達了民族自白：「任何容器都不能容納兩種飲料：如果要盛酒，則必須將水倒出，而不能盛放兩種飲料。」

還剩下一滴。」更進一步說：「一個人應該尊重別人的方式，而不是辱罵任何人的方式。」「所有人都不可能只走一條路。」甚至更進一步：「因為有時一個人的生活就是這樣，他的生命就是死亡。」

這與羅馬教會（最終是維滕貝格）教導我們的完全相反。它想要迫使我們所有人——無論是白人、黃種人還是黑人——走上一條道路，進入一種形式，受教條的約束，這就是為什麼當它成為權力時，它毒害了我們的靈魂，毒害了我們的歐洲種族。他們的生命就是我們的死亡。事實上，我們的死亡不僅僅是日耳曼靈魂的力量，它迄今為止阻止了羅馬（和耶路撒冷）的最終勝利。艾克哈特大師誕生了北歐風格

[259] 艾克哈特與歌德

靈魂第一次完全意識到自己。我們所有後來的偉人都深深植根於他的個性中。德國的信仰能夠而且將會從他偉大的靈魂中誕生。

7.

最全面的是，歌德與艾克哈特的靈魂親緣關係在歌德身上得到體現。他的整個存在植根於靈魂的自由，但同時也植根於他對創造性生活的承諾。當然，藝術家比宗教神秘主義者更具體地強調這一面。歌德的一生是兩個世界之間的搖籃；當其中一人威脅要徹底俘虜他時，他熱情地投靠了另一人。當艾克哈特大師談到「隱居」和「工作」時，歌德更喜歡將這兩種狀態稱為意義和行動。「意義」意味著對世界的剝離，靈魂的無限擴展，「行動」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進行創造的工作。與艾克哈特大師一樣，歌德一再強調我們存在的法則：人類的意義和行動是有節奏地交替、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一件事指向另一件事，允許它被識別和創造。「遠離塵世，為內省而生活，甚至不能提升我們的自我認識：「一個人實際上只能在活動中觀察和傾聽自己。」任何人都以透過思想來檢驗行動、透過思想來檢驗思想為法則。在行動中，他不會犯錯，如果他犯了錯誤，他很快就會找到回到正確道路的方法。

「感覺」一直是我們印歐人的主導器官，不需要持續的刺激，這就是為什麼需要找到它

[260] 意義與作用

我們在這方面從歌德那裡得到的鼓勵也較少。另一方面，他更堅定地強調限制、行動。「我承認，這項聽起來很重要的任務：認識你自己，在我看來一直是可疑的，這是秘密結盟的牧師的一個詭計，他們用無法實現的要求來迷惑人們，引導他們從對抗外在世界的活動轉向虛假的內在沉思。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範圍內才能了解自己，而他只能在自己和世界中意識到這一點。每一個新物體，經過仔細檢查，都會在我們體內打開一個新的器官。“智力無助於治愈我們陷入的精神痛苦，理性無能為力，但堅定的行動可以做到一切。”

歌德不遺餘力地以新的方式孜孜不倦地指出這令人振奮的行為。即使是簡陋的工藝品。人類活動最偉大的讚歌是《浮士德》。在繞過並滲透了所有科學、所有愛和苦難之後，浮士德透過行動獲得了自由。對於永遠追求無限的精神來說，限制行為，築壩洪水作為對人類有用的服務，是生命的基石，是邁向未知的最後一步。行為的高貴性在藝術作品中達到了頂峰：“真正的藝術家的教學揭示了意義，因為在語言無法表達的地方，行為會說話。”

“那些儘早經歷這種情況的人將很容易獲得自由。” “只有當一個人感到當下受到限制時，他才能宣稱自己是自由的；如果他敢於宣稱自己是受限制的，那麼他就會感到自由。” “一位大師懂得，即使對於最偉大的精神來說，限制也是邁向最高發展的必要步驟。” “如何了解彼此：不是透過觀察，而是透過實踐。嘗試你的職責

[261]歌德的「兩個世界」。

去做，你立刻就知道自己出了什麼問題，但責任是當今的需求。”

“如果一個人的內心紮根的想法對他的積極生活沒有影響，甚至使他退出積極的生活，那麼這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不幸。”

“……在我看來，果斷和始終如一是人類最值得尊敬的品質。” “當一個人被迫去爭取一些他無法通過定期的自我活動與之結合的東西時，這總是一種不幸。”

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如果“在他的能力和技能的範圍內行動”，也可以是“完整的”。

「在土壤中，人們可以找到滿足塵世最高需求的物質，一個物質世界，交給人類最高的處理能力，但在這條精神道路上，總是可以找到參與、愛、受管制的、自由的活動。這兩個世界彼此對抗地移動，以暫時的生命形式展現它們的共同特徵，這是人類必須訓練自己的最高形式。」

當歌德在羅馬滿足了他的感官時，他寫道：“我現在只知道生產一些東西並正確地運用我的感官。”但緊接著它又說：“一個新的時代對我來說正在開始。我的思想現在因看到和了解瞭如此多的東西而變得如此廣闊，以至於我不得不將自己限制在某些工作上。”在另一點上，他總結道：“我一生都在綜合和分析地從事詩歌和觀察工作；人類精神的收縮和舒張給了我第二次呼吸。”

席勒過世後，為了控制自己的絕望，他說：「當我堅強起來時，我看著

[262] 神秘與機制

“尋找決定性的活動”，1823年，當他失去兒子，受到嚴重的精神和身體痛苦的困擾時，他喚回了似乎已經在來世迷失的思緒：“現在跨越墳墓。”

歌德靈魂的這種狀態本質上與北歐西方所有偉人的現實生活相似。列奧納多在他的聖安妮中，在施洗者約翰的眼中，在基督的面前，召喚出一個無形的超自然世界，同時他也是一名工程師，最酷的技術人員，他無法設計出足夠的東西來讓大自然為他服務機械地。列奧納多的許多名言可以被認為是出自歌德之口。在貝多芬的作品中，在最深沉的神秘狂喜之後，突然出現了一首明亮的諧謔曲，而最動人的隱居之歌就是《歡樂交響曲》。彷彿消失在夢中的貝多芬也說出了充滿活力的西方人的話：

「力量是使自己與眾不同的人的道德，它也是我的」；他把「掐住命運的喉嚨」當作自己的目標。同樣強而有力的並置也定義了米開朗基羅的個性：你向維多利亞·科隆納讀他的十四行詩，然後站在他的女預言家和該死的基督面前。這也讓我們明白，西方神秘主義並不排除生命，相反，選擇了創造性的存在作為夥伴。要提高，就必須反其道而行：靈魂越豪邁，外在工作就越有力；性格越封閉，行為越變形。

日耳曼人的活力本性並不是透過逃避現實來表達的，而是意味著征服世界和戰鬥。

[263]日耳曼人對研究的渴望

有兩種方式：宗教-藝術-形上學和路西法-經驗主義。

沒有一個種族能夠以這種方式將研究人員派遣到全球各地，他們不僅是發明家，而且是真正意義上的發現者，就像北歐西方人一樣：也就是說，他們將自己的發現轉化為世界圖景。最黑暗的大陸、最寒冷的極地、熱帶叢林和最裸露的草原、最遙遠的海洋和最隱蔽的河流和湖泊都已被發現，最高的山脈已被征服。各個時代、各個民族都渴望飛越太空，只有歐洲人的這種慾望成為了發明的力量。

誰沒有在汽車裡、在火車上感受到光明力量猛烈地克服空間和時間，誰就沒有在機器和鋼鐵廠中、在一千個輪子的連鎖中感受到這種經驗性征服世界的脈搏，不了解日耳曼歐洲靈魂的某一面，就永遠不會了解另一面——神秘的——面。讓人想起百歲浮士德突然發出的感嘆：

少數不屬於我的樹毀了我在世上的財產。

這裡所說的並不是為了舒適的生活而利用自己的財產的貪婪，而是「主在指揮中感到幸福」的敦促。

必須區分路西法教和撒旦教。撒旦描述了機械性征服世界的道德面。它純粹是由本能動機決定的。這就是猶太人對世界的態度。征服物質的鬥爭是路西法式的，沒有主觀利益作為驅動動機。

第一個源自於一個

[264] 老子的智慧

沒有創造力的性格，因此永遠不會發現任何東西，也就是說，發現任何東西，永遠不會真正發明任何東西；第二種是藉助自然法則征服自然法則，追蹤自然法則並建造作品，使材料合規。

路西法式的征服世界很容易變成撒但式的，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這就是為什麼在一個主要是路西法時代，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滅亡的時代，猶太教獲得了雙重的容易進入和發展的機會。

8.

“休息比情緒更重要。軟弱會迫使堅強。軟弱會迫使僵硬。”這句話裡蘊藏著整個文化的情緒，中華民族的靈魂，體現在李白讓（老子）身上，他生活在2500年前，卻像今天疲憊的聖人一樣對我們說話。沒有人會在閱讀《道德經》時不被一絲真實感所包圍。臣服於它是一種輕鬆、柔軟的心態的最美體驗之一：讓人類滿足於不變的道路；他將完全獨自經歷這一切，他不應該這樣做，因為只有命運才會把他帶向和平與善良的正道。人並不努力去了解人的本質。他只知道一件事：“肉身的毀滅並不是損失，這就不朽。”當心任何多餘的東西，你平靜而平靜地微笑著，遵循神秘規定的命運之路。

老子智慧的喜悅是對心智和精神的對立面的渴望。但這不是共識，沒有什麼比我們更錯的了

[265] 反德塔木德道德

讚揚東方的智慧以及我們自己的智慧，甚至優於我們，就像疲倦且失去內在節奏的歐洲人今天選擇做的那樣。又一個對比。

當研究盧登的歷史和文學時，人們幾乎發現除了忙碌、無盡的活動之外什麼也沒有，所有力量完全片面地集中在地球的福祉上。由此，有人可能會說，幾乎不道德的心理傾向產生了一種只知道一件事的道德準則：負載的優勢。由此而來的是對智取、偷竊和過失殺人的認可，實際上是認可。這導致了宗教和道德上允許的偽證，即“合法”的塔木德“宗教”

雪橇。所有自然的利己主義傾向都透過允許它們的「道德」獲得能量補貼。雖然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都有宗教和道德觀念和情感，這些觀念和情感阻礙了純粹本能的任意性和自我放縱，但盧登人的情況卻恰恰相反。所以 2500 年來我們一直在看到同一張照片。猶太人對這個世界的商品貪婪，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國家搬到另一個國家，並停留在他發現對忙碌的寄生抵抗力最小的地方。他被趕走，又回來，一代被殺，另一代人堅定不移地開始同樣的遊戲。亞哈隨魯是個半妖半妖、可笑又悲慘的角色，被所有的王者所鄙視，卻又感到自己天真無邪（因為他除了自己之外沒有能力理解任何事物），亞哈隨魯以撒旦世界本性的兒子的身份穿越歷史。永遠以不同的名字，但始終相同

永恆的;永遠肯定真理,永遠說謊;永遠相信自己的“使命”,但卻完全貧瘠並被注定成為寄生蟲,形成了永恆

表德它

[266] 不同的種族心理動態

與Jajnavalkya、佛陀、老子形成最遙遠的對比。那裡寧靜,這裡忙碌;那裡善良,這裡狡猾;那裡是和平,這裡是對世界各國人民的深惡痛絕;那裡是全能的,這裡是完全的無能和缺乏理解。

北歐理念與兩個對立面等距離,但並不像是在它們之間,而是位於連接它們的線之外。因為歌德的冷靜不是老子的冷靜,俾斯麥的行動不是羅斯柴爾德的行動。日耳曼人的個性沒有中國人的冷靜和猶太人的忙碌(當然是個性,而不是人),相反,有時外表相似的東西是由力量決定的,並指向目標(就一個人而言)。經過最仔細的檢查後可以聲稱)中國人和店主的本質是不同的。

北歐人也深信大自然永恆的合法性;他也知道,他注定要受制於這種本性。他也沒有鄙視她,而是將她視為超自然存在的寓言。但同時,他不認為非自然、人格是任意的;他不滿足於相信不朽本身;相反,每次他審視自己時,他都會驚訝於他的非自然的永恆特性。自然的自我。他也在其他人身上發現了一種不同的內在存在,同樣獨立,一個同樣豐富、人際關係豐富的縮影。當李佩讓說,有成就的人不會與「他人」發生衝突,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方向,這裡有一種北歐情懷的冷漠,讓同路的流浪者漫不經心地躺在一邊,默默地孤獨。想一個人去。這裡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這看似美好的偉大和平是否真的存在?

[267] 道德與玄學

中國人的「靈魂」並不意味著靈魂的內在靜止,而只是內心不那麼活潑的反面。

印度人也教導說,「另一個」正沿著同樣的道路走向終點。他相信他可以對世界上的每個生物說出“偉大的詞”“那就是你”,但他的形而上學觀點的重點與中國人的結論相去甚遠。Li-Pejang 致力於我們存在的道德面,而忽略了形而上學的面。他宣揚對誠實者和不誠實者的誠實,對朋友和非朋友的愛。這是真正的善;在這方面,高尚的人是一致的。印度人完全專注於人類形而上學的一面。他非常重視這一點,最後他得出了非常清楚的觀點:這種行為本身不會傷害一個有知識的、有阿特曼-婆羅門的人。他「不被惡事所玷污」。一切肉體的事反正都只是欺騙表象,發生什麼事並不重要。這就是印度的最終後果。

Li-Pejang教導無為，因為「道路和正道」是每個人從內心規定的，他透過尋找、研究和行動只會造成不和諧和危害。印度呼籲不作為，因為它對人類形而上的存在沒有影響。這裡有完全不同的靈魂在工作。談論「好人」的平等變成了犯罪。

看到我們帶著如此豐富的靈魂來到這個世界，看到不同的靈魂如何在地球的不同地方工作，透過結巴來表達自己，這真是美麗和崇高千倍。試圖以陌生人的身份介入並試圖製造對比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268] 以角色實現的故事

模糊。不同靈魂、不同種族如此大規模的融合與融合，卻能產生如此美好的事物，實屬罕見。最常見的是萎縮。懷著如此崇高的意圖，例如例如，雖然熱心的傳教士可能曾經去過印度和中國，但他們只是擾亂了自己的發展。但當人們今天來到這裡並開始嘲笑西方偉人的本性，指出印度和中國是我們這些犯了錯誤的歐洲人應該用來提升自己的最偉大事物時，我們也必須捍衛自己。無論Jajnavalkya的演講多麼優美，無論老子的聲音多麼討人喜歡：如果我們不斷地給這些聲音留出空間，我們就會在精神上迷失。我們要麼走自己的路，要麼陷入混亂、瘋狂、深淵。

我們知道：我們都有一個方向：從「黑暗走向光明」、從塵世的束縛走向未知的永恆的嚮往。但我們絕不滿足於知道我們走了同樣的道路，無論是從道德還是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對我們的感受和思考方式感興趣。

中國人有千卷歷史，這不是歷史，而是編年史；對敘述者來說，一切似乎都很重要，甚至是最小的細節。印度人根本沒有真正關注這種暫時性。它沒有真正的編年史，也沒有歷史。他只有傳說、歌曲和讚美詩。

雙方都沒有尋求發展。一個人沒有完全理解人格的發展，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民族，而另一個人則認為它是一種幻覺，因此並不重要。

日耳曼人出現在世界歷史上。

[269]行動，即靈魂形成的力量

他環遊了整個地球；他發現了數百萬個世界；他在熱帶炎熱的陽光下挖掘出古老的、長期被遺忘的城市；他研究詩歌和傳奇城堡；他以難以言喻的努力破解了紙莎草捲軸、象形文字和陶器銘文，他檢視了具有千年歷史的灰漿和石頭的成分；他學會了世界上所有的語言；他生活在布須曼人、印度人和中國人中間，形成了不同民族靈魂的圖像。他看到技術、工業、哲學、道德、藝術和宗教從不同種類的起源發展成不同性質的作品：他理解個性，因為他是一個他自己。他將人們的行為理解為行為，即一種形成的精神力量，一種特殊內在存在的表達。他不僅對人們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思考和行動這一事實感興趣，而且在他至少學會懷疑導致這種情況的內在力量之前，他不會休息。中國人長期以來一直流行的努力

由於兩國人民都沉迷於收集和登記，因此與德國人進行比較仍然完全停留在表面上。你不應該用個人的怪異來衡量一個人的靈魂，而應該用成就來衡量。在這裡，我們看到中國人仍然是編目員，而德國人則是歷史（如果可以使用這個詞的話）和哲學的大師；也就是說，收藏曾經是目的，有時卻是手段。終點有時是機械組裝，有時又是世界的圖畫。這就是差別。

正如所提到的具體情況，簡單地說德國人與其他民族或種族的相同之處在於他們是一個具有歷史天賦的民族，這也是非常膚淺的。

[270] 人格詮釋

相反，這裡有一些不同的東西。因為條頓人，尤其是日耳曼人，在內心深處感受到或至少有意識地懷疑人格的價值和尊嚴；因為他感覺到它何時在某處發展或消亡，因此，出於一種活潑的感覺，出於靈魂的最大活動，他被吸引去觀察、研究和理解他的人類同胞。這就是為什麼他把歷史理解為一個民族個性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他在數千年的廢墟和瓦礫中尋找人類力量的證據。

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既無法解釋也無法研究的原始現象。

因為日耳曼精神本能地感受到人格的永恆性和不可磨滅性，因為它不提倡「你也是一切」的洞察力，所以探索其他外來人格表現形式的渴望幾乎全部存在於其中。希臘人並不關心他的過去，因為他是當代人；他不關心他的過去。印地安人沒有歷史，因為他把時間、發展、個性——一切都視為幻影；中國人收集了從他的過去一直到中間人的日常生活的所有數據，他收集了關於這個人的數據，他沒有解釋這個人的現實；類似埃及人的木乃伊化。有意識地將任何文化視為某種從未存在過且永遠不會回來的東西的表達，某種神秘獨特的東西的表達，這就是北歐日耳曼精神的事實神秘的基本情緒。

這就是為什麼歐洲人能夠破解像形文字和巴比倫陶器碎片。這就是為什麼整個家庭將他們的創造力投入希臘、埃及、恆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挖掘中，以尋找和解釋一種生物。如果歐洲精神意味著人的形式（希臘人），那麼它就是

[271] 孤獨的歐洲人

這種有機擴張和有機濃縮從未發生過。就叫這個

浮士德式的靈魂因此意味著在各個領域追求無限。但這是基於人格的獨特性和尊嚴，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具有同樣的力量。

出於這種崇敬，牧民可以收集從印度到冰島人民的聲音，歌德可以為我們召喚波斯；日耳曼學者能夠展現印度靈魂的實現，這種靈魂如此遙遠，卻又常常如此親近（穆勒，多伊森等）。一幅充滿連結、對比鮮明的世界圖景在我們的精神凝視下展開。一切都站在那裡，顏色和形狀都很奇怪，既可疑又奇怪，而在中間和旁邊，我，這個北歐人，站著，這個已經變得有意識的個人，作為存在的最後一個謎團，孤獨。這種內在情緒或這種意識，是整個歐洲文化斷裂、支離破碎、被遺棄、無限遙遠的最終原因。唐吉訶德、哈姆雷特、帕西瓦爾、浮士德、倫勃朗、貝多芬、歌德、華格納、尼采，他們都經歷過這樣的事，說過這樣的話，創造過這樣的經歷，或者是這種經歷的見證。因此，北歐的行動概念在這裡也發展成為與老子所理解的「做」完全不同的東西，也不同於佛陀所認為的有害的東西，因為它會帶來痛苦。行動的概念更脫離了猶太人的勤勞活動，猶太人的勤勞活動總是以純粹的塵世物理目的作為其驅動力。對西方人來說，行動是靈魂發展中內在存在的表達，沒有塵世的目的，也就是我們靈魂活動的一種形式。透過遵循這一點，我們真正生活在地球上並追求更高的目標。我們賦予這種行為一種只屬於我們自己的尊嚴。

[272] 行動、神秘主義與生活

帶領我們自己。在這裡我提醒大家歌德最深刻的一句話：“每一個經過仔細考慮的行動，都會觸發我們的一種新能力。”

這裡的靈魂與《道德王》中的靈魂完全不同；但它與四聖道的教導也有根本的不同。老子拒絕做事，因為它必須與做的事情同時發生。佛陀也害怕痛苦，但歌德也接受苦難，甚至認為苦難是必要的，是令人振奮的（“不能絕望的人不應該活著”）；就像偉大的大師埃克哈特一樣，他在靈魂擴展的幸福時刻中找到了所有痛苦的經驗都是透過創造性的行為來購買和克服的。絕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這魂力相比。她是原始的，一點也不沉默，更不帶著順從的微笑，而是有著寬闊的翅膀，凌駕於世間的一切之上。

如果人們少看外在生活，而看一個民族的內在渴望，正如其偉人所表達的那樣，那麼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對於中國人來說，休息就是克服行動，以便不自覺地追隨命運的道路。行動；對印度人來說，休息意味著生命的克服，是進入永恆的第一階段。猶太人的休息是等待一項承諾物質成功的活動；北歐人的冷靜是行動前的專注，同時是神秘主義和生活。中國和印度想要以不同的方式克服生命的脈動；對猶太人來說，平靜只是外在環境的結果，而北方人則想要一種內在決定的、有機的、創造性的節奏。當然，只有少數人一生、整個工作都遵循這種北歐節奏。

[273] 歐洲的存在節奏

能夠執行。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他們是我們精神和種族中最偉大的人。

在我們的一些偉人身上，這種節奏，儘管有個人的熱情，充滿了強大的寬廣的筆觸。這是李奧納多、倫勃朗、巴哈、歌德的作品。在其他情況下，這種脈搏更猛烈、更突然、更劇烈。這是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和貝多芬的作品告訴我們的。伊曼紐·康德 (Immanuel Kant) 在許多人看來就是節制本身，他強調他最深的信念是，只有透過繁榮，即節制，才能實現節制。最高的精神意願去行動，才能創造出偉大的作品。那是一種溫柔的自我告白。這就是為什麼你可以在維倫·馮·柯尼斯堡的作品中聽到北歐靈魂的翅膀寬闊地扇動：“人群沒有註意到哲學家是熱情的。”

所以，即使就與行動的關係而言，不同民族的精神走向也是清晰可見的。一方面，中國人和印度人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猶太人是對立和矛盾的（不是精神上的對立面！），而在他們之外，北歐日耳曼人（在這個問題上）是兩個方向的對立面，跨越了我們存在的兩極：神秘主義和人生的事蹟，受到充滿活力的生活態度的支持，受到對自由創造意志和高貴靈魂的承諾的啟發。艾克哈特大師想要「與自己合而為一」。我們最終也想要這樣。

20世紀的神話

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277] 至 [322]

第二本：

日耳曼藝術的精髓

藝術作品是宗教的生動體現。

理查德·瓦格納。

一、種族的美麗理想

1.

技藝精湛的時代即將結束。我們已經厭倦了總是受到誘惑和眼花撩亂；我們受夠了過去幾十年的緊張陰謀；我們討厭今天仍然被稱為藝術的一切所涉及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技術努力。我們認為，理智主義作為一種被認為具有文化意義的現象的時代正在消亡。那些向我們宣稱它是未來、歐洲文化終結的占卜者，已經是個已逝去的過去的預言家。這些人內心疲憊不堪，在思考或寫作之前就已經失去了信心。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哲學和歷史觀也必須以懷疑告終。我們的死亡和生成的時代貪婪地吞噬著它的作品：弱者被擊垮，強者感覺到他們的信仰和抵抗在增長。

科學和藝術中對理論唯物主義的背離可以被視為已經發生在內部；朝另一個方向（神智學、神秘學等）的鐘擺擺動已經開始；並且已經開始了。與這兩種潮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存在的方向逐漸開始再次活躍起來。

厚體積美學的時代也結束了。所有領域的主要解剖工作

[278] 「一般」美學

他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關於藝術本質和美感的作品，並深入最細微的細節。這裡儲存了大量的智力成果，但今天沒有人讀齊默爾曼、哈特曼，是的，幾乎沒有人閱讀費希納、庫爾佩、格魯斯、利普斯、穆勒-弗賴恩費爾斯、穆斯和許多其他人的作品。沒有人理解溫克爾曼和萊辛的觀點

為了更符合今天的思維，席勒、康德和叔本華幾乎只是名義上受到大眾的尊敬。並不是因為我們無法在他們的作品中找到最深刻的思想，而是因為我們已經無法將它們作為一個整體運用到藝術欣賞的領域中。他們幾乎都只關注希臘，並且仍然談論一種所謂可能的普遍美學。而當他們注意到不同民族藝術的差異時，他們的理論思維——我們稱之為18世紀哲學的思維——就會與自己的作品發生衝突，或是侵犯自己民族的藝術作品。理論與行動之間的矛盾存在於歌德、席勒和叔本華那裡。整個19世紀美學的最大錯誤在於它不是建立在藝術家的作品之上，而是剖析了他們的文字。她沒有註意到歌德對形式上有能力的拉奧孔的欽佩是一回事，浮士德的行為則有本質上的不同，歌德的日耳曼本能太強大了，他的作品掩蓋了幾乎所有對我們來說具有權威性的理論希臘主義。

我們解剖美學的出發點是錯的，所以無法產生更深層的效果。它並沒有幫助我們獲得更清晰的意識，它沒有起到指導作用，而是充滿了模糊的籠統或僅僅

[279] 心智形式內容

希臘 通常是晚期希臘 標準接近歐洲藝術。

人們曾經漫不經心地談論東方的哲學或歷史，直到他們認識到這個所謂統一的東方包含著完全相互排斥的文化的民族。如今，談論「西方」已成為一種時尚。雖然這樣做比「摩根蘭」更有道理，但如果不強調構成西方的北歐元素，那就太模糊了。

幾乎所有寫過「美學狀態」或藝術價值決定的哲學家都忽略了物理意義上的種族美理想和
心理本質上種族界限的最大值這一事實。顯然，如果我們想談論藝術的本質及其效果，例如純粹的物理
表現。

例如，希臘人的形象對我們的影響必定與中國皇帝的肖像不同。每個輪廓在中國和在希臘都有不同的功
能，如果不了解塑造的、由種族決定的意志，就不能對其進行解釋，也不能「美感地享受」。每一件藝
術作品也都形成了精神內容。這一點，除了其形式上的處理之外，也只能根據不同種族的靈魂來理解。

我們以前的美學，儘管在細節上有許多正確的東西，已經被表達為整體的空曠空間。天真的藝術家，以及有
意識的、真正的藝術家，總是以種族形成的方式進行，並通過使用他周圍的種族類型來外在地體現精神
特徵，這些種族類型首先成為某些特性的傑出承載者。

正如希臘在許多方面對我們的影響一樣，它

[280] 美—希臘生活的中心

希臘人有一個與印度人、羅馬人或日耳曼人不同的內在中心，決定了他的生活節奏。這是一種審美價值。在研
討會上，美是衡量希臘生活的標準，人們圍坐一圈，喝著稀釋的酒，討論一個整體的話題；美是《伊利
亞德》最感人的主題；當貧窮、衣衫襤褸的希臘人面對一位羅馬將軍時，美本身就取得了勝利，而這位將軍的
性格喚起了他們對祖先的記憶：T.

昆克提烏斯·弗拉米努斯。由於他的尊嚴和美麗，他被視為民族英雄；雅典也像英雄一樣慶祝他。
這是希臘人在生命巔峰時最深切的渴望，也是在衰落時的渴望，如果我們想了解希臘，我們就必須把我們
的最高價值——品格——作為最高價值。一個真正美麗的人死後可以在希臘被尊為半神。因此，即使是只有一
半希臘血統的埃吉斯坦人也會建造一隻蒼鷺，並獻祭給在與迦太基人的戰鬥中被認為是最美
麗的希臘人。希臘人有可能會饒恕在公開戰鬥中攻擊他們的對手，如果他因其美麗而引人注目，這對他們來
說似乎是神性的一部分，關於這一點，普魯塔克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感人的故事。就連被希臘人殺掉的波斯
將軍馬西提奧斯，在他的美貌顯露出來後，也被希臘戰士抱在懷裡以示欽佩，希臘人向薛西斯解釋說，他的
美貌使他有權統治自己的人民。但儘管經歷了一些糟糕的經歷，這種外表卻被視為高貴靈魂的反映。
英雄總是美麗的。但這意味著：屬於某種種族類型。

[281] 希臘的北歐理想之美

例如，希臘英雄不僅在希臘語中以幾乎相同的形式出現
塑料，也用於歌舞表演、花瓶繪畫；在他苗條的身體裡

可以說，他是現代理想美的典型，但他的輪廓比後來的日耳曼人更溫和。除了偉大的希臘藝術之外，還可以看到埃克塞基亞斯 (Exekias)、克利蒂亞斯 (Clitias) 和尼科斯特尼 (Nikosthenes) 的花瓶畫，例如B. 第一個展示阿賈克斯和阿喀琉斯玩五線遊戲，他的腳輪和他的馬；Charitaios 的水螞與亞馬遜人；俄耳甫斯碗上歐弗洛尼烏斯的金髮妻子，看起來幾乎像格雷琴；宏偉的阿佛洛狄忒與鵝*，阿里斯托芬和埃爾吉尼斯的尼普火山口等。透過數以千計的花瓶和陶器，我們發現了一種不變的、僅略有變化的類型，顯然僅靠這種類型就向希臘人傳達了英雄、美麗和偉大的興奮。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有意識的種族對比，例如對西勒諾斯、色狼和半人馬的描繪。菲紐斯島的碗包含男性慾望的三個化身及其所有屬性。這三人的頭又圓又笨，額頭腫得像腦積水，鼻子短而球根狀，嘴唇鼓鼓的。安多克季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描述了西勒諾斯，把他畫得毛茸茸的，留著長鬍子。從側面圖上仍然可以看到粗壯、肉質的頸部。同樣的類型在克莉奧弗拉德**中得到了精彩的描繪，真正的希臘酒神在身材和頭骨線條上呈現出非常有意識的心理種族對比。同樣，尼科斯特尼將拿著酒袋的西勒諾斯描繪成徹頭徹尾的

* 參見 E. Pfahl：“希臘人的繪畫”，圖 498。

** Pfuhl aa 0. Abb. 379.

[282] 藝術衰退與種族混亂

動物主義-愚蠢的漫畫，而歐弗洛尼烏斯留下了一個西勒諾斯碗，它以幾乎堪稱典範的方式代表了遲鈍、毛茸茸的東方黑人種族類型。

除了這兩個巨大的對立面：苗條、有力、貴族氣概的希臘人，以及矮小、遲鈍、獸性十足的西勒諾斯（無疑屬於被希臘人征服的種族或進口奴隸的類型）之外，世界上也出現了以亞洲血統的滲透不斷增加二十步距離的繪畫可以被解釋為閃族和猶太教。—碗 Eosmeister z. b.

向我們展示了一位背著麻袋的閃米特商人，而早期意大利下菲紐斯隕石坑上則描繪了一隻鳥身女妖，如今在選帝侯大街上仍然可以親眼欣賞到它的頭部和手部動作。

從小亞細亞到龐貝古城的壁畫，數以千計的花瓶和圖畫提供了八個世紀以來這樣一個事實的證據：英雄或狂熱的附身者所期望的藝術和美學印像是按種族來理解和代表的。隨著希臘人的私生化進程不斷發展，「人道」的混合人物出現了，他們的四肢鬆軟，頭部毫無特色。進步民主化時代的種族混亂與藝術混亂密不可分。不再有一個想要表達自己的靈魂，不再有體現靈魂的類型。只有希臘文化中的「人」還活著，這種生物既沒有也不可能具有美學效果，因為希臘人形成風格的種族靈魂已經永遠消亡了。品達筆下的「金髮亞該亞人」在地中海地區已經是獨一無二的了，或者，正如阿達曼提烏斯的面相學家對五世紀初實際希臘人的報道，「他們是

[283] 北歐設計師荷馬

身材筆直高大，皮膚堅挺白皙，手腳勻稱，頸項強健，頭髮棕色，精緻而微捲，方臉，嘴唇細膩，鼻子挺直，眼睛閃閃發亮，充滿力量。「他們是世界上眼睛最美麗的人」。

與希臘的美術一樣，荷馬和他的創作也是北歐的。

當特勒馬科斯與母親分離時，「宙斯的藍眼睛女兒」給他帶來了「順風」。當墨涅拉俄斯的命運被預言*時，他被預言有一種神聖的生命，將帶領他到達“天涯海角”，“到達英雄金發女郎拉達曼蒂斯居住的極樂世界走廊”。只有擁有「金色捲髮」的荷爾德林才能想像出希臘的天才。荷馬作為一位有意識的紳士承認：

因為意志堅定的人總是能最好地完成任何工作，即使他是遠道而來的陌生人。

然而，在忒爾西忒斯身上，出現了一個對「金髮英雄」懷有敵意的黑暗、畸形的叛徒，顯然是希臘軍隊中近東間諜的化身。我們柏林和法蘭克福和平主義者的先驅。荷馬**將腓尼基人忒耳西特人的兄弟描述為「騙子，在黑暗的船上帶著無數的小飾品」。透過這種方式，荷馬創造了精神種族藝術，並幫助誕生了後來為紀念「宙斯的藍眼睛女兒」而豎立的畫作，指導了畫家的畫筆，但也賦予了外星人、英雄敵對的原則它的種族形式。因此，《西勒諾斯》並不像我們的藝術史學家那樣是“畫出獨特、粗壯的姿態”

它給我們

*奧德賽 IV。

** 奧德賽 XV。

[284] 蘇格拉底，非希臘人

想讓人們相信，而是希臘人看來的外來種族靈魂特徵的塑膠再現。後來盛行的陽具崇拜，荒涼的酒神節，整個酒神晚期的分解都可以追溯到被征服的東方東方種族類型的種族優勢，這些種族以前被描述為沉悶和有限的。

這一轉變在大象般強大的蘇格拉底身上找到了重要的轉捩點。毫無疑問，柏拉圖過度地頌揚了吹頭髮的人。無論如何，蘇格拉底在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自白是真誠的。他解釋說，你可以用一卷寫好的紙捲*引誘他離開最美麗的大自然。

在希臘人放眼世界的過程中，這是最淺薄的學校主義的自白。蘇格拉底就是一個例子，說明天才的精神力量和種族力量，無論道德哲學多麼優秀，無論「全人類」美學多麼優秀，仍然遠遠不是同一回事。虔誠和美麗始終支撐著希臘人的生活，但對希臘人來說，鬥爭似乎也是永恆的自然法則，甚至連帕拉斯·雅典娜也遵循這一法則。蘇格拉底並沒有開啟希臘歷史的新時代，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人們融入希臘生活。確實，他也受到雅典神聖傳統、荷馬、悲劇、伯里克利和建造者的影響。

* 《斐德羅篇》開頭那段意義重大的段落字面意思是：「我渴望學習，田野和樹木不想教我任何東西，但城裡的人們卻願意。但你，似乎我，找到了引誘我出去的正确方法。

因為就像他們在面前舉著樹葉或穀物來引導飢餓的牛一樣，如果你向我展示這樣的帶有演講的捲，你當然可以帶領我走遍阿提卡以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285] “善人共同體”

雅典衛城；儘管蘇格拉底本人以軍人的身份參與了權力政治的鬥爭，但蘇格拉底仍然是一個非希臘種族的無天才、儘管高貴、勇敢的人。在他生活的時代，雅典正在誤入歧途，曾經的貴族民主制（只包括希臘人，不包括外國人）正在滑向混亂的深淵。在煽動家的暴政下，偉大的阿爾喀比德被放逐，整個雅典軍隊在錫拉丘茲之前被消滅，幾乎所有其他征服都失敗了。勝利的貴族隨後讓數百名民主黨人喝下了毒杯，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到了他們身上。阿里斯托芬嘲笑舊傳統，新老師高爾吉亞、普羅泰戈拉等。陶醉於純粹、美麗的形式。然後，那個已經被千百次認出來的奇怪人——席琳——出現了。另一個種族在其最強大的發展中，盡可能地在精神上受到希臘文化的塑造：清醒、諷刺、堅強；意識到面對破碎的形式：無所畏懼、勇敢。醜陋的蘇格拉底邏輯嚴密，辯證法優美，讓美麗但內心毫無根據的希臘老師感到絕望。

此外，他在自己身上尋求“善”，宣揚“善的共同體”，並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個新的奮鬥的希臘種族。

身為雅典領主的伯里克利曾經不得不請求宮廷寬恕，授予他與外國妻子所生的最後一個兒子公民權。這被視為特例。他本人早些時候提出的這項嚴格的種族法隨著雅典的不斷流血而瓦解。但在腐朽時期給他致命一擊的是非希臘人蘇格拉底。「社群...的想法

[286]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

「善」導致了新的人的劃分。不是根據種族和人民，而是根據個人。雅典種族民主崩潰後，蘇格拉底是當時國際社會民主黨人。他個人的勇敢和聰明給了種族他的學生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一位近東奴隸的兒子）從她那裡得出結論，宣揚打破所有種族和民族之間的所有障礙是人類的進步。

正是因為柏拉圖，蘇格拉底才成為我們所有領導人尊敬的英雄。希臘天才透過柏拉圖，感謝這個在腐朽時代代表著清醒審慎的人；他愛這個人，並透過將他靈魂的話語放入蘇格拉底的口中，為他樹立了一座永恆的紀念碑。於是，真正的蘇格拉底就從世人的視野中消失了。柏拉圖的著作中只有少數地方提到了他。在《斐多篇》中，例如，柏拉圖告訴我們，蘇格拉底宣稱他沒有資格研究有機過程。畢竟，事物的真正本質並不在於透過觀察來檢驗它們，而在於我們對它們的思考；一個人不應該因為看太多而「損壞眼睛」。如果一個人想知道地球是平的還是圓的，他不應該去研究它，而應該簡單地質疑理性：哪個比較明智？將地球視為中心是否更明智？柏拉圖當然沒有發明這段話；它與蘇格拉底相對應，蘇格拉底聲稱他想逃離寫在紙捲後面的最美麗的自然；但也是同一個人將目光從種族美麗的希臘轉向抽象的人性，善良的兄弟情誼。

[287] 不自然的“美”

宣布。這就是理性的、強制性的理論從陽光到陰影的轉變。正如猶太教條在宗教中傳播一樣，士兵般的反生命「科學」方法也在歐洲傳播。亞里斯多德是他的圖解先驅，黑格爾是他最後一位偉大的學生。黑格爾說：“邏輯是上帝的科學。”這個字是對每一個真正的北歐宗教、每一個真正的日耳曼科學和真正的希臘科學的一記重拳。但這個字是真正的蘇格拉底式的，黑格爾和蘇格拉底一起成為我們大多數大學教授中的聖人並非沒有道理。

靈魂的形象和外表當然不總是一致的，但蘇格拉底就是這樣。在愛神與北歐種族美的環境中，從金髮碧眼的阿佛洛狄忒，到頭髮從未被剪刀碰過的金髮傑森，從歐裡庇得斯白皮膚、苗條金髮的狄奧尼俄斯，到《可愛的金髮頭》。《鳥》阿里斯托芬有著同樣的美的理想，支撐並形成了真正的希臘風格；在這裡，毛茸茸的色狼類型出現作為陌生人的象徵。但在這裡，如果在任何地方，將目光從世界移開就意味著崩潰。美麗消失了，混蛋形像也出現在藝術中，令人厭惡的、絕對醜陋的、違背自然本身的東西變得「美麗」。

「合理和善良」的宣揚與希臘人對種族和靈魂的分解是並行的現象。然後，「善」摧毀了藝術中美的種族理想以及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支持的英雄思想。

關於這種對希臘文化的種族和靈魂懷有敵意的、不斷蔓延的混亂的寓言中，最偉大的、因為個人最高貴的寓言是蘇格拉底。

[288] “希臘”日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柏拉圖將他的整個天才傾注在不可動搖的清醒人身上，並賦予他不朽；但柏拉圖本質上是：一位貴族、一位奧林匹斯山選手、一位醉美詩人、一位塑膠設計師、一位精力充沛的思想家，他最終希望透過暴力甚至獨裁的國家憲法來拯救種族基礎上的人民，這不是蘇格拉底式的，而是理智上沉醉的希臘主義的最後一次偉大的繁榮。普拉克西特列斯後來創作的，是對一切蘇格拉底主義的抗議，是對北歐希臘種族之美的最後讚歌，就像薩莫色雷斯宏偉的耐吉一樣。但蘇格拉底是個象徵。希臘陷入了種族混亂，取代了驕傲的雅典人，普遍被鄙視的“希臘人”居住在崛起的羅馬省份，這些沒有個性的希臘人讓自己接受“教育”，付錢給他們，而當他們接受教育時，他們就失敗了。厭倦了他們。

蘇格拉底和安提斯泰尼獲勝，希臘滅亡。當這位天才處於軟弱時期時，「常識」摧毀了他。當美麗對「善」做出讓步時，醜就成了常態。

當蘇格拉底站在法官面前時，他說：“從來沒有比我為雅典做出的貢獻更大的了。”正如他自己所說，「上帝的使者」的「謙遜」和「謙卑」也有其缺點。蘇格拉底不自覺地感覺到希臘正在分崩離析……

[289]日耳曼人與希臘人

2.

正如蘇格拉底曾經體現的那樣，正是出於同樣的精神，西方晚期「人道」的「美學」誕生了。

她像蘇格拉底一樣，尋找“人類”，不是希臘人，不是德國人，不是猶太人和中國人，“發現”所謂的普遍規律，宣揚審美情調和沈思，因為它們的作者本身大多沒有精神種族意識。意志 - 並且失去了藝術動力。在對衛城的熱情中，我們的經典也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所面對的是北歐人的一面，在藝術上代表了日耳曼人的一面。

希臘人正式聚集在一起並可塑性地孤立，而日耳曼人則創造了精神和關係財富的強度。希臘人將種族英雄運動置於平靜之中，而後來的北歐兄弟在對形式的不同渴望的驅使下，將平靜轉化為運動。希臘人是概括性的，哥德式、巴洛克式、浪漫主義則是人格化的。但是，從帕德嫩神廟山牆的三個女人到薩莫色雷斯的長矛的奔騰線條的喜悅引起了我們的共鳴，產生了明亮的共鳴，並且至今仍在繼續產生共鳴，因為毫無疑問，這裡暴露了一種精神種族的親緣關係。如果18世紀和19世紀的理論家們充分認識到這一事實，他們就不會把對形式上有能力但乏味的拉奧孔的欽佩作為「一般」美學的出發點，也不會把形式化帕特農神廟建築的判斷標準藝術簡單地解釋了。他們忽視並關注了希臘的血腥和真實

[290] 桑喬潘薩 飾演 Rassetypus

雅典衛城的廢墟具有厘米級的規模，是歐洲衰落的“人道主義”時代的感傷狂喜而又塵土飛揚的校長，後來在物質崇拜中變得愚蠢，為本能的博士論文提供了主旋律。結果，對希臘和北歐藝術的藝術和精神評價都被扭曲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仍然以錯誤的視角看待希臘和日耳曼尼亞的人物。

只有對於為了美學而不是為了藝術和生活而美學的美學家來說，線條只不過是線條、裝飾。但對每一位藝術家來說，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它都是一種功能，是成就的承載者。它與特定的事情有關。用人類的術語來說，各種種族類型是某些心理實體的體現，因此描述它們的顏色線性總體是由心理和種族決定的。當委拉斯開茲想要與金髮小公主形成鮮明對比時，他在她旁邊放置了一個“侏儒”，即西班牙人口過多的私生子類型之一。從委拉斯開茲到祖洛阿加，一切沉悶和奴役於地球的事物，都在這些斜眼可憐的殘疾人身上永垂不朽。桑喬·潘薩是純粹東方黑暗人種的種族類型：迷信、無文化、浮躁、唯物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忠誠”，但大多只是順從。桑喬也不是一個“胖子”，而是一個集中的種族精神存在，正如他的主人代表了北歐騎士精神的悲喜劇扭曲，在異國陽光下變得病態誇張，但仍然流淌在卡蒙家族的血液中。就像塞萬提斯的血管裡一樣。即使在今天，在卡斯提爾的舊貴族圈子裡，據說閃閃發光的藍色也是如此。

[291] 英雄人物是由種族決定的

公平皮膚下的血統，即北歐皮膚，被認為是高貴血統的標誌*。

「希臘」西勒諾斯的輪廓與「西班牙」桑喬和「西班牙」矮人的繪圖相對應。此外，我們發現整個歐洲具有同樣遲鈍心理本質的人具有相似的特徵。

西方各民族是種族混合和政治教養制度的結果，但他們每個人都從北歐階級接受了國家形成力量的精髓，同時也接受了整個文化的形成力量。與這一事實密切相關的是北歐人對美麗的定義，即使在今天北歐血統已被完全消除的地區，這種理想有時仍然會產生影響。整個歐洲的英雄形象就是高大修長的身材，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額頭，肌肉發達但不過分。即使像艾伯特家族這樣的人已經被沖到了生活的表面，一個英雄的想法與一個矮胖、寬肩、劍腿、粗脖子和平額頭的人相結合也是不可能的。看看霍亨施陶芬國王的頭像，馬格德堡的紀念碑，亨利二世的頭像；例如，請注意雷塞爾如何

* 阿斯圖裡亞斯人反抗摩爾人爭取自由的鬥爭是在西哥特人佩拉約斯的指揮下開始的。這個誓言就像任何法蘭克羅蘭一樣日耳曼式的。恩里克（Enrique）、阿方索（Alfonso）等只不過是經過修改的德國名字；加泰隆尼亞全稱為Gotalonia、Gotenland；安達盧西亞的名字來自汪達爾人：Vandalitia。直到十一世紀，西班牙教堂的禮拜儀式還是西哥德式的。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拉是藍眼睛的，塞萬提斯筆下的女人是金髮碧眼的。

[292]席勒論希臘藝術

甚至還畫出了查理曼大帝的臉，以及他的對手維杜金德的臉。人們閱讀舊法國關於羅蘭的報道，沃爾夫勒姆關於帕西法爾的評論，以便知道這裡的內在和外在外形成了一個緊密的精神種族網絡，正如它一次又一次地展示自己一樣。以一千種形式發生了我們所認為的偉大的藝術。多納泰羅筆下的聖喬治在平靜中表現出與加塔梅拉塔一樣的理想美，甚至與面部表情扭曲的狂野科萊奧尼一樣；威靈頓公爵和古斯塔夫·阿道夫與毛奇的不同之處幾乎僅在於髮型和鬍鬚風格不同。不過，與過去相比，有一個變化：過去，英雄將軍親自率領子民上陣，整個人都成了一個符號。今天有一種更內在的動力：意志和大腦從數百萬人的中心引導。因此，描繪中所包含的不是整個人物，而是只包含頭部。他的繪畫讓我們能夠更加專注於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的事情。額頭、鼻子、眼睛、嘴巴、下巴成為意志的載體、思想的方向。從靜態到動態的路徑也可以在這裡看到。至此，北歐西方藝術與希臘理想分離。

席勒曾在看著朱諾·盧多維西時寫道：「坦白說，人只有在真正意義上的人性時才會玩耍，而只有在玩耍時他才是完全的人……。」

「這句話長期存在於希臘人的藝術和情感中，他們最高尚的思想中……自然法則的物質約束和道德法則的精神約束都消失了。」

[293] 藝術中的靜力學與動力學

他們對必然性的更高概念同時涵蓋了兩個世界，只有從這兩個必然性的統一中才能出現真正的自由。受到這種精神的啟發，他們在傾向的同時，從理想的面部特徵中抹去了所有意志的痕跡……人物安息在自身之中，一個完全封閉的創造物，彷彿超越了空間，不屈服，不屈服。反抗。”

與物種相關的美作為北歐種族的外在靜態，即希臘性，與物種相關的美作為內在的動態，即北歐西方。伯里克利的臉和腓特烈大帝頭是種族靈魂範圍和種族最初相同的美理想的兩個象徵。

令人羞愧但又是一個事實，儘管有無數的“美學”，但一般美學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展示種族美理想的發展，至今還沒有被記錄下來*。外行人、藝術學者，甚至藝術家本人，閉著眼睛在畫廊裡穿行，讀著歐洲和中國的詩歌，卻看不到設計的真正本質和真正規律。

形成的北歐靈魂真正脫穎而出。只要看一下歐洲繪畫中最受尊敬的作品之一：艾克的《唱歌的孩子》三聯畫。艾克夫婦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北歐人的理想形象，在技術上和圖形上並不完全達到後來者的水平，但在內在的形式感上他們與所有人不相上下。左邊年輕的頭像（來自觀眾）。

* 到目前為止，只能在 Günther 的“Rassenkunde”和 Schultze-Naumburg：“藝術與種族”中找到對此的方法。

【294】美的理想拯救靈魂

翼的輪廓從背景中脫穎而出，具有最純粹的種族之美，並在頂部中心的上帝面前找到了其陽剛的對應物。柏林博物館裡的艾克夫婦的頭像也有著類似的精神。更深入地說：米開朗基羅透過他喚醒亞當的上帝表現出與凡·艾克作品中上帝的頭相同的類型，當然，米開朗基羅對艾克的創造物的存在沒有任何想法。但同樣的頭出現在摩西的身上（儘管因情緒緊張而改變），摩西因憤怒而顫抖。荷蘭人和義大利人都只能以典型的方式描繪出巨大的威嚴。揚·凡·艾克和米開朗基羅都無法透過猶太種族的面貌體現他們的威嚴、力量和尊嚴的理想。只要想像下一張長著歪鼻子、下垂的嘴唇、銳利的黑眼睛和羊毛狀頭髮的臉，就會立即感受到歐洲上帝透過猶太人的頭像化身的可能性（更不用說是猶太人的“人物”了）。但僅憑這項見解就足以完全拒絕猶太教的內在上帝觀念，這種觀念與猶太教的外表形成了一個本質。但在這裡我們的靈魂已經被猶太人污染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是聖經和羅馬教會。在他們的幫助下，沙漠惡魔成為了歐洲的「神」。任何不想要他的人都被燒死或毒死。西方人僅透過藝術拯救自己，並在圖畫和石頭中創造了他的神，儘管為了實現他在色彩和大理石中的內在美並將所有這些財富服務於一種精神而付出了悲慘的鬥爭，

[295] 北歐但丁

天哪，是的，沒有一個歐洲藝術家的手能夠找到將自己體現為美的能力。只要看看米開朗基羅的女先知、他的耶利米、他的奴隸、他的聖彼得堡男孩、他的洛倫佐，就會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某種精神種族的懺悔。

幾乎同樣的美的理想引導著提香的一生。“天地之愛” 他的維納斯（柏林） 給了我們一種像帕德嫩神廟山牆的女人向我們展示的那樣的女人，就像曾經與日耳曼征服者一起翻越阿爾卑斯山的女人一樣。提香的《弗洛拉》和他的《聖家》（慕尼黑）重複了同樣的語言，而喬爾喬內，作為同一個威尼斯人，在他的《維納斯》中創造了北歐女性美的微頭微尾的經典作品，而帕爾瑪·韋奇奧，再次成為威尼斯人，除了在其他方面找不到任何樂趣。金髮碧眼的女人，大女人（例如他在德累斯頓的三個姐妹）。這種美麗的理想是如此強烈，以至於黑人女性染髮是為了顯得美麗，即金髮。

這裡必須記住另一位偉大的北歐義大利人：但丁。他對美的理想也有日耳曼根源，也許沒有什麼地方比他的石罐更能直接表達了：

哦！為什麼她不為我哭泣，而我卻在熱氣騰騰中
為她哭泣？
我立即喊道：“我來救你！”
而我卻非常樂意這麼做，因為我用右手抓住了丘比特為嘲笑我而捲成的金色
辮子，然後想要放縱我的慾望！

.....

如果我能抓住那對我的心來說是一根棍子和鞭子的金髮就好了...

[296] 倫勃朗對美的描繪

當但丁在煉獄遇見曼弗雷德國王（第3章），他寫道：

我轉過身來，直視著他的臉。
他金髮碧眼，外表美麗高貴...

從這裡到魯本斯只有一步之遙。儘管他誇大了肉慾的一面，但他筆下的女性結構絕對是由北歐人種類型決定的，這種類型類似於古希臘與矮小、牛頭、寬額、圓頭的農牧神形成鮮明對比。

倫勃朗是一位優秀的《聖經》學者（更準確地說，他一定讀過很少的《聖經》本身，而是讀過雅各布·卡特斯（Jacob Cats）的荷蘭民間書籍《Trouringh》，因為他幾乎到處都遵循它的描述），並且相信自己有義務畫畫。他還描述了被抓的約瑟夫，如何用手說話，向被襲擊的女人波提乏（柏林）的丈夫抗議自己的“清白”，但一旦倫勃朗處理嚴肅的事情，他必須離開阿姆斯特丹貧民窟。“浪子”（彼得堡）的父親被剝奪了所有猶太屬性：一個高大的北歐老人，一雙聰明而善良的雙手。北歐義大利藝術家的規律性對倫勃朗來說，他是陌生的；與其說他追求的是線條，不如說是氣氛、色調交響曲、神秘主義。然而，他的《艾瑪斯的基督》（巴黎）和他母親（彼得堡）的肖像和宏偉的人物一樣具有北歐的感覺。達那厄

(聖彼得堡)顯示倫勃朗無法代表喬爾喬內靈魂想像之外的真正美。倫勃朗最精緻的畫作之一被稱為《猶太新娘》，即使在這幅畫中，也絕對引人注目，缺乏猶太“美”，而是一種粗獷、精緻的北歐感覺。

[297] 西斯汀美麗理想

正如我們的藝術哲學家向我們保證的那樣，拉斐爾筆下的人不僅是“陽剛、美麗、強大的人物”，而且是北歐種族靈魂的化身，正如拉斐爾年輕的自畫像中所看到的那樣。一位敏銳的觀察者正確地宣稱，西斯汀聖母的孩子耶穌在外表和姿勢上都是「徹頭徹尾的英雄」（沃爾夫林）。這句話表達得恰如其分，但為何所謂的猶太家庭顯得英勇，卻缺乏必要的理由。這裡重要的不僅是構圖和色彩分佈，不是“親密”和“奉獻”，而是作為形成意志成功的先決條件的種族美理想。一個黑藍色、羊毛髮、棕色的猶太男孩代替深金髮、淺色頭髮、淺色頭髮的耶穌聖嬰，就像一個類似的「上帝之母」與聖人一樣不可能，即使他有著奧芬巴赫或迪斯雷利那樣的「高貴面孔」。我們靈魂表達的媒介一直是北歐種族的美理想；（我在這裡表達的）的可能性使所謂的「基督教」教會煥發了生機。請注意，在這裡，一切偉大的事情也是在反對舊聖經本質的情況下實現的。透過圖畫體現來遵循舊聖經精神只會令人厭惡以及輕蔑的笑聲……與拉斐爾筆下的女人一樣美麗的是波提切利和霍爾拜因在達姆施塔特的聖母瑪利亞的詩意人物……

人們可以在所有西方藝術中追蹤這些暗示。當然經常與其他（西地中海、東阿爾卑斯和第納里克）混合在一起。北歐種族之美身材高大、占主導地位，總是以理想和指路之星的形像出現。幾乎千分之一的人是完全按照這種理想設計的，外觀

[298] 國際大都會的種族混亂

許多人的形象往往與繼承的形象並不相符，但創造和塑造的慾望總是尋求同一個方向。人們看著列奧納多的頭像，看著丁托列託的自畫像（巴黎），看著丟勒的年輕自畫像……從他們身上回望我們的是同一個靈魂。

與所有事物一樣，19世紀隨著其他問題（景觀等）的出現而出現了一定的中斷。在德國，伍德和格布哈德試圖實現北歐之美，但他們陷入了軼事，他們缺乏天才的影響和類似的探索環境。馬里斯努力維護希臘形式，為了「美」而折磨了自己一生；他崩潰了（順便說一句，他有一半猶太人血統）。

費爾巴哈移居南方，變得冷靜而正式，儘管題材是悲劇性的……

這個國際大都市開始了種族破壞性的工作。瀝青人的夜間咖啡變成了工作室，理論，混蛋辯證法變成了伴隨著新「方向」的祈禱。德國人、猶太人以及與自然疏離的街頭種族的種族混亂十分猖獗。結果是混血兒“藝術”。

文森梵谷 (Vincent van Gogh)是個充滿嚮往但心碎的人，他流浪到外面畫畫。他想回到家鄉：「她作品中的農民形象」其實是現代的，是「現代藝術的核心，文藝復興、荷蘭學派和希臘人都沒有做到這一點」。他為這個理想而苦惱，坦言如果以前有力量的話，他會畫「聖像」；他們會成為像第一批基督徒的人。他想「稍後繼續戰鬥」。今天他正因為這些想法而滅亡。只畫畫，不畫畫。

[299] 梵谷、高更、畢卡索

思考，畫畫，不管是什麼，捲心菜，生菜，讓自己平靜下來……」文森特畫了蘋果樹、捲心菜和路石。直到他發瘋。

高更在南海尋找美麗的理想。他畫了黑人女友的種族、憂鬱的天性、色彩繽紛的樹葉和海洋。他的內心也已經腐爛和撕裂，就像所有在全世界尋找失落之美的人一樣，無論他們的名字是伯克林、費爾巴哈、梵谷還是高更。直到這一代人厭倦了這種尋找並屈服於混亂。

畢卡索曾經非常小心地臨摹古代大師的作品，在其間畫出強烈的圖畫（其中一幅掛在莫斯科的舒金），並最終將他在肥沃、明暗相間的方塊中的理論插圖作為新藝術推薦給漫無目的的觀眾。

寄生作家貪婪地抓住最新的轟動，對藝術的新時代讚不絕口。畢卡索仍然可恥地隱藏在幾何藝術作品背後的東西在世界大戰後公開而大膽地顯現出來：混血主義聲稱可以將其由智力梅毒和繪畫幼稚症產生的私生子描繪為“靈魂的表達”。例如，仔細觀察科科基卡的“自畫像”，以便部分理解面對這種愚蠢的藝術時可怕的內心……漢斯·海因茨·尤爾斯在一篇中篇小說中講述了一個孩子的故事。像皮症患者如此不自然地傾向於尋找特殊的快樂。我們的「歐洲精神」今天也處於同樣的狀態，透過猶太筆，崇拜科科基卡斯、夏卡爾、佩希施泰因等作為未來繪畫的領導者。只要形式敢於出現，它也具有混血猶太人的特徵，例如

[300] 阿諾德·伯克林

例如施瓦爾巴赫，他已經敢於將耶穌描繪成平足和羅圈腿。洛維斯·科林斯 (Lovis Corinth)表現出了一定的穩健性，但這位畫筆屠夫也融入了柏林的粘土橡木色私生主義，這種私生主義已經變成了敘利亞。

本來就具有強大繪畫天賦的印象派，一度成為破壞一切的知性主義的戰鬥口號。原子論的世界觀也原子化了色彩；頭腦簡單的自然科學在印象派的實踐者和理論家身上遭到了失敗。沒有神話的世界也創造了沒有神話的感性藝術。那些內心想要擺脫這種荒涼的人崩潰了。梵谷是一個瘋狂的、未被滿足的渴望的悲劇例子；高更則是另一個試圖擺脫理智主義的隱喻。只有保羅西涅克夫婦在上面肆無忌憚地作畫，漫不經心地將他們的顏料貼在一起。

這些男人在她面前無助地站著。他們的對手對未來也同樣毫無頭緒。曾經許諾給伯克林的荷馬式命運已經決定了。如今，將死亡島掛在牆上已經成為一種內在的不可能。海浪中仙女的嬉戲為我們帶來了一種我們根本無法再容忍的物質。在漆黑的河邊白楊樹下，身穿希臘藍袍的婦女們，植物群大步穿過田野；綠色大地上的豎琴演奏者，這些對我們來說都代表著藝術的荒謬性，並不斷歪曲伯克林在其他作品中永恆閃耀的強大原創性。但他們是個折衷主義者，受到 19 世紀原子論的影響。

伯克林感到厭惡，回望 16 世紀，尤其是他的弱點

[301]文藝復興時期的模仿與表現主義

作為德國想像力的天堂。為我們保留他本性這一面的努力是令人感動的忠實，然而，強大的想像力並沒有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生活，而是激發了古代的模式。儘管力量很大，並濫用了表現手段。當伯克林放棄寓言時，他的力量最為強大。今天，我們以同樣渴望的理解來思考許多古典主義的嘗試，就像我們對雅各布·伯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感到驚訝一樣，他在當時模仿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時，嚴肅地做出了藝術價值的觀察。那些用“大時代”家具和圖像包圍自己的人們，在文藝復興文化中迷人地描繪了“現代人的誕生”，他們不再有任何真正的偉大動力去追求十九世紀人類的重生。如果他們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就會害怕與印象派時代精神的正面對抗。他們退出生活，在不合適的對象上展現才華。

沒有神話時代的全部悲劇也可以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看到。人們不再想要理智主義，他們開始討厭無休止的色彩分解，他們鄙視棕色的畫廊油漆和提香的複製品。人們在正確的感覺中尋找救贖、表達和力量。而這種強烈張力的結果就是——對表現主義的嘲諷。整個種族都在呼喊著表達，卻沒有什麼好表達的。它呼喚美，不再有美的理想。它想要採取一種新的創造性的生活方式，但卻失去了任何真正的創造力。於是表達就變成了態度；因此，原子化並沒有創造出新的風格形成力量，而是再次繼續下去。

[302] 「悔悟的客觀性」結束

內心無奈的人們吞嚥了“原始藝術”，推崇日本和中國，並開始認真地將歐洲北歐藝術追溯到亞洲（伯格）*。

像塞尚和霍爾德這樣的強大力量在爭取新風格的鬥爭中失敗了，儘管他們的追隨者盡一切努力堅持將這兩個人作為新意志的旗手，儘管所有哲學文學都努力將知識拐杖強加在這種渴望上。

因此，酒吧神秘主義與大腦主義、立體主義和線性混亂交替出現，直到人們厭倦了這一切，今天再次嘗試徒勞無功，以「新的客觀性」。

整個混亂發展的本質在於，美的理想的喪失，在如此多的形式和服裝中，美的理想一直是所有歐洲藝術創作的支撐基礎。民主的、種族污染的學說、毀滅人民的國際大都市與計畫中的猶太人分解活動結合在一起。結果不僅是世界觀和政治理念崩潰了，北歐西方的藝術也崩潰了。

在這裡，我們達到了任何藝術欣賞的最深刻的標準之一，然而，所有專業美學家一直忽視並且幾乎不懷疑這一點。

* 例如，請閱讀備受讚譽的美學家的以下加利馬蒂亞斯：「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正在被普遍主義的理念所取代，這種普遍主義尋求宇宙有機體中精神的本質和愛的共同體。」

「歐洲發現了自己、其文化精神的狹隘性和文明之母，並遇到了其文化的亞洲根源」（《現代藝術導論》，第38頁）。

[303] 「美感共同體精神」問題

除此之外，美學與品味判斷有關，即它要求一件藝術作品不僅取悅一個人，而且得到「普遍」的認可。幾十年來，對這種「一般」味覺規律的探索一直引起人們的熱議。所有爭論的一個先決條件都被忽略了：一件藝術作品只有在一個有機定義的美理想的框架內移動才能被「愉悅」！康德定義：「美是物體有用的形式，只要它是在沒有目的的想法的情況下被感知的。」*在這裡康德說了一句深刻的話，從中他只得出了一個必須採用的結論：一種「美感常識」。**，一般是間接基於純粹人類認知能力的情緒，即心境。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康德在關鍵時刻將探索引向了災難性的方向。喬爾喬涅筆下的維納斯之美對我們有著不知不覺的功能性影響；但這也是所有其他真正的種族美，即有機和心理決定的美的運作方式。我們今天從康德的第一个見解中得出的結論是：

品味判斷的「普遍有效性」僅源自種族-民族的美理想，並且僅延伸到那些有意或無意地在心中持有相同美觀念的圈子。

有了這個基本洞察力，基礎就一勞永逸地從所有以前的「普遍」美學中消失了，世界的有機靈魂概念被抽象的普遍主義或原子主義的個體所取代。

* 對判斷的批評 § 17。

AA 0。§ 20。

[304]作為形式問題的內容

通往戶外的藝術也採用了這條道路。然而，這項發現需要其他重要的見解。

3.

在努力將美學對象與所有非審美元素分開的過程中，內容始終與形式分離。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為了防止道德說教和美學永遠混合在一起。然而，這種方法論上必要的區分卻忘記了強調最重要的事情：就北歐西方藝術而言，內容除了內容之外，還代表了形式問題。對我們來說，內容中某些元素的選擇或消除已經是一個形成的、完全藝術化的過程。但由於對希臘藝術的片面讚美（這也被誤解），這一點被遺忘了，西方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被簡單地拋在了一邊，如果普通公民隨後將其變成了一種「道德藝術」，那就不足為奇了。這種剩餘的藝術。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因為德國美學家們堅定地註視著希臘雕塑，宣稱美學只與美有關，即與輕鬆擺脫道德強制、機械壓力和精神緊張的狀態有關。但希臘的這種美麗現在可能是希臘生活的一個靜態元素。人們可能會爭論建築、雕塑、史詩或悲劇是希臘留給我們的最偉大的東西，但毫無疑問，內部和外部雕塑是每個希臘藝術活動的起點和終點。

[305] 作為雕塑家的希臘人

一直是。即使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中，這種可塑性的靜態也被保留下來；即使在歐裡庇得斯的可怕作品中，命運與其說是一種內在的條件和發展，不如說是一種不可理解的條件和外在不毀滅性的事件的交織。

因此，希臘之美始終是靜態的，而不是動態的。同樣如此，但是在西方藝術中尋找美並僅將其納入美學考慮的範圍是違背歐洲精神的罪過：因為

從一開始，儘管美的理想相似，但我們的藝術並不是面向造型的、靜止的美，而是面向精神的運動：也就是說，不是外在狀態變成了形式，而是在其鬥爭中的精神價值與其他價值或對立力量。透過選擇驅動藝術作品並必然決定其形式的內容，北歐藝術比希臘藝術更能適應個性、其變形、強化和主張。因此，西方最高的藝術作品不是一件「美麗」的作品，而是能為外表帶來精神衝擊力並從內部提升到自身之上的作品。內在崇高動力的力量是不屬於希臘美學的那一刻，但絕對必須作為一個形式問題納入北歐西方之一，同時沒有任何純粹的智力或道德暗示。

正如在許多情況下一樣，席勒也根據自己的本能和後天希臘化偏見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未能得出結論。他寫道：「我們在美學判斷中更專注於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方向，更關注自由而不是法律，由此已經足夠明顯：

[306] 在《尼伯龍根之歌》中塑造意志

我們寧願看到以犧牲合法性為代價來表達力量和自由，而不是看到以犧牲力量和自由為代價來實現合法性。審美判斷在這方面包含的真理比通常認為的要多。顯然，證明意志力量的惡習表明比借用傾向支持的美德更傾向於真正的道德自由，因為一貫的惡棍只需要付出一次戰勝自己的代價就可以獲得所有的意志的一致性和力量，而他卻浪費了這些為惡而用，為善而用。”

這些話公開地揭示了解釋為什麼像理查三世這樣的人物的一個側面。伊阿古可以對我們產生美學影響。它們按照它們原本的樣子運作，憑藉著它們固有的內在法則，我們不會受到誘惑去做出道德判斷。部分是它們的生命力使我們與一切和解。但這不僅是自莎士比亞以來的情況，而且在德國藝術的開端也是如此。《尼伯龍根之歌》也許是對西方任性藝術創作的最有力的挫敗，事實上它也是北歐種族本身的最高價值，它成為一個問題，驅動靈魂，甚至在叛徒身上體驗到其藝術上的完美實現。最偉大的風格。

我知道，反對將《尼伯龍根之歌》與《伊利亞德》進行比較的反對意見是，考慮到希臘和德國人民的歷史發展，它們並不是「同時的」。然而，如果遵循始終保持不變的內在形式法則，則可以進行比較。如果《尼伯龍根之歌》被認為足夠偉大，足以與《伊利亞德》作為不同但平等的藝術對應物進行對比，那麼我們也與歌德意見不一致，歌德聲稱人們應該從《伊利亞特》中獲得樂趣。

[307] 伊利亞德與尼伯龍根之歌

不要透過將德國史詩與希臘史詩進行比較來貶低它：你從荷馬那裡帶來了「太大的規模」。

《伊利亞德》和《尼伯龍根之歌》已經被經常比較過，經過德國主義者的長時間考慮和我們的希臘主義者很快形成的意見，這種比較的結果始終是，《伊利亞特》在藝術意義上遠高於德國詩歌，但後者為我們呈現了更強大的角色在你眼前。

今天有必要放棄這些觀點，這些觀點源自於希臘藝術戒律的普遍性假設。承認一件藝術作品表現出強烈的個性，就是承認創造它的同等創造力。它在本質上與希臘不同，但又相同，尤其是在藝術方面。

如果我們想像《伊利亞德》的豐富性和生動的可塑性（例如阿伽門農煽動他的軍事領導人戰鬥的多種方式，對個人戰鬥的總是新穎的描述），那麼德國英雄之歌將不會有好結果。這種技術常常很笨拙，描述到處重複（顯然是後來的斯皮爾曼安排）而沒有正式四捨五入。但尼伯龍根人的內在生活卻更活躍，他們的行動源自於內在力量和衝突的意志，他們根據內在的一致性和某種靈魂態度來工作。個人內心所產生的各種行為的交織只會加劇導致災難的悲劇性矛盾。

當然，從一開始，人們就必須警惕想要貶低荷馬作為創造者的誤解。他給了希臘人民一個神的世界

[308] 荷馬與海倫人物

幾個世紀以來，設計一直決定著視覺藝術家的形式。但荷馬的藝術態度與我們的本性不同。他的人物在人類的中間活動，他們沒有陷入神秘的精神深淵，他們沒有表現出對最高高度的渴望，他們的行為較少作為內在鋼鐵必然性的後果而出現，不表現為惡魔或神聖的表達人的意志力是人自身的力量，但都是外在影響的結果。

人們可以反駁這一說法，說正是不那麼宏偉的特徵比人類心靈的非凡爆發更難藝術地創造。但當然這不是重點。

當特洛伊經過十年的徵戰最終陷落時，這場民族鬥爭的起因也被釋放出來：海倫娜進入了戰士的圈子。荷馬沒有描述她的美麗，而是描述她對周圍每個人的印象。那些失去朋友和兄弟、遭受千辛萬苦的戰士們都認為，為了這個女人，為了這個美麗，流血成河是值得的。那是

希臘風情！海倫娜本質上是否值得被置於國際戲劇的中心並不重要。甚至有可能，這位女性在巴黎感覺就像在斯巴達國王的床上一樣舒服。

無論如何，他們的命運都沒有任何抱怨。

美麗的女人是國家之間鬥爭的原因，被認為足夠偉大。類似的事情在歷史上可能發生過數百次，但如果詩人使用這個事實作為強有力的作品的基礎，他就會在他的選擇中證明這一點。

[309]自然與藝術形式

內容已經創造了某種表徵形式的東西，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與我們的本質形成鮮明對比。內心的動魔缺失或被有意識地推到一邊；形式，美取而代之。

正如希臘城邦的狹小和孤立使普通公民能夠清楚地了解決定其生活的環境，並且不會每天使自己的判斷能力與所提出的要求失去平衡一樣，希臘精神也表現在藝術要有清晰界定界限的能力。帶著這種藝術上的確定性，他從伊克蒂諾斯和卡里克拉特斯那裡談到了與菲迪亞斯、荷馬和柏拉圖一樣多的東西。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是沒有清晰輪廓的，只有一點點沒有說出來，但一切都在發展。如果有人可以這麼說的話，轉化為集中的形式以及澄清和變形的客觀性。

一旦完全令人滿意地實現了這一點，希臘人就會不知疲倦地以各種方式改變他所發現的基本主題，歌德多次向埃克曼欽佩地讚揚了這一特點。

沒有什麼比荷馬將大自然提升為藝術形式更宏偉的了。我們遇到的不是對大自然的長篇描述，而是手邊材料的大氣內容，通常被壓縮成一個字。荷馬的這種極其簡潔的形式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著迷於數百年和數千年的魔力。它統治著他的整個作品，存在於作品的每個細節中。她擁有永恆的青春和永恆的不朽。

它們的奇特效果在於能夠忽略對自然的描述的創造力，

[310] 烏爾彭桑德河之戰

立即使他們人性化，透過強有力的隱喻使他們更接近我們，將他們不同的狀況融入一個印像中。— 荷馬總是將亞該亞人描述為“有頭腦的人”，阿喀琉斯貫穿整個作品，是“匆忙的奔跑者”，赫克托爾大步走向特洛伊城門，是“晃動頭盔”的人，在這裡，宙斯是「公牛」眼睛女神。希臘人的交通工具只有兩個字來詳盡描述：「黑暗和拱形」。看起來就是這樣。

一位偉大畫家的筆觸，透過一個動作將生物的颜色和線條強加到畫布上。這是希臘好消息最完美的形式。當歌德稱他的石南花為「美麗的早晨」（他只用過一次這種形式，它只屬於石南花）時，同樣的藝術法則在這裡顯而易見，因為它形成了他為希臘生活的精神呼吸空氣。

日耳曼詩人的選擇和設計有所不同。形成的內容不是人（美），而是個性（任性發展）。外在事件只是人物表現和結果的場合（而非原因），或者說是人內心意志的最直接體現。在北歐藝術誕生之初，各種形式的榮譽和忠誠似乎都是推動力量。古德倫立即從海倫娜身邊被偷走，但她並沒有投降。她更喜歡為女僕服務，而不是恥辱的生活，儘管哈特穆特的男子氣概和騎士精神比悲慘的巴黎代表了一個更偉大、更藝術上合理的屈服理由。但美麗，尤其是國王女兒的驕傲和忠誠，為我們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藝術主題，即烏爾彭桑德的血腥戰鬥。

[311] 齊格飛與克里姆希爾德

讓擊敗。尼伯龍根的悲劇正是基於這種內在的正當性，基於對內在性格價值的認知。如果齊格飛的性格像帕里斯一樣是個廢物，我們誰也無法理解克里姆希爾德對她丈夫的愛，我們也無法理解她對女人的這種惡魔般的忠誠；如果齊格飛的形象沒有被描繪成永恆閃耀的榮耀，我們誰都無法發現不僅對兄弟的背叛，而且對所有勃艮第人的背叛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人道上和藝術上都是合理的。無論將齊格飛描繪成垂死的泉神、月亮神還是太陽神（西克），當他作為一個人物出現在一首詩中的那一刻，他就成為了一個被塑造的內容。如果說完美的天才在任何地方都有體現，那就是這裡了。

無論齊格飛出現在哪裡，每個人的心都會向他傾訴；只要他能提供幫助，他就會毫不猶豫、無私和信任地為他所選擇的朋友服務。透過愛，他承擔起一種罪惡感——就像向岡瑟求愛布倫希爾德那樣。由於這種罪孽，他滅亡了。

他的對手哈根是一個貪婪和對一個人無條件忠誠的混合體，這個角色的巨大、示意性輪廓代表了與聰明的齊格飛在藝術上最強的對應物。一種無條件的勇敢，由於他的堅持，最終讓我們為他所犯下的許多罪行而死。克里姆希爾登在埃策爾的宮廷中與哈根和沃爾克的相遇是可以想像到的最戲劇性的詩意畫面之一。兩個同伴的守夜，吟遊詩人的歌聲，充滿了男子氣概，美妙的詩意。

在不同的任性本性發生衝突的悲劇性必然性中，例如內疚和

[312] 呂迪格侯爵

贖罪催生了新的罪惡感，榮譽與榮譽的鬥爭，忠誠與忠誠的鬥爭，並以寓言的形式體現在人類性格中，這是北歐日耳曼存在的強大創造，因為它在德國藝術中顯得比生命更大。非常開始。

這些愛的或戰鬥的力量是偉大的詩意大綱所馴服的材料，爭論《尼伯龍根之歌》有多少人創作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許多民歌已經成為一部作品。

最新的研究人員聲稱呂迪格的形像是（第五位詩人）的最終成分。就這樣吧。那麼這第五個也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在所有的世界文學中，人們將徒勞地尋找呂迪格侯爵身上所體現的如此簡單的內在偉大的個性。注意他周圍戰鬥的力量在精神上是如何分佈的。最重要的是他對女王的誓言的忠誠，他對男子漢榮譽的承諾，這必須戰勝所有其他權力。但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老朋友、他親自帶到這個國家並保證保護的客人，甚至是他唯一女兒的未婚夫。所以呂迪格有意識地以鋼鐵般的一致性接受死亡，儘管埃策爾和克里姆希爾登的毫無防備仍然對他的丈夫產生食言的強烈誘惑，榮譽的觀念成為激勵他一切行動的力量。例如，人們會想到阿喀琉斯的形象，他是有史以來最輝煌的英雄化身之一，然而，由於個人受傷，他的整個人民失去了領袖，然後想到了呂迪格侯爵，他在垂死掙扎前，將自己的盾牌交給對手，以保護他以全力防禦面對它，人們會意識到這裡存在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差距

[313] 反對猖獗的美學

存在，但同時也掌握非常不同類型的詩歌形式*。

有兩個不同的靈魂在努力將大自然轉化為藝術。也讓人哭、讓人笑、讓人愛、讓人恨、讓人英雄事蹟，但它並不使內在成為推動一切的力量；它把人格拋在一邊，作為一種待塑造的現象，把所有的愛都轉向外界，創造文字和鑿子本身就是強化美感的絕妙武器；另一種則立即潛入人類內心的最深處，將所有靈魂力量馴服為一個內在的、受藝術制約的整體，而不賦予形式美決定性的分量。

即使是人類最偉大的作品也有弱點。《尼伯龍根之歌》也是如此。齊格飛與布倫希爾德的關係在這裡並不像舊傳統那樣完全建立。這種關係在《埃達》中得到了最終的詮釋：《齊格飛之死之歌》是日耳曼精髓最偉大的啟示之一，是一首關於愛、忠誠、仇恨和復仇的歌。

人們最終應該停止將我們過去的歌手視為無害、笨拙的詩歌創作者，就像我們希臘美學家的潛意識中仍然存在的情況一樣，儘管他們的歌曲中的“偉大人物”得到了居高臨下的認可。

在《伊利亞德》的第六首歌中可以找到與呂迪格-格諾相對應的人性和藝術美。在那裡，格勞克斯和迪奧梅德斯認識到自己是因父輩友誼和古老的熱情好客而聯繫在一起的同志。為了紀念這段早期的友誼，他們更換了盔甲，並且 - 不再互相爭鬥，而是同意在戰場上避免彼此。這當然是解決特定衝突的重要方法。

【314】德國史詩的偉大創造

相反，我們必須將他們列為最偉大的創意藝術家之一。人物只能由人物、活生生的人物來創造，即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我們存在的永恆寓言的人物，只能是藝術天才和形式的結果。

地球上沒有比你，齊格弗里德，獨自站在陽光下更高尚的英雄了。

我們理解歌德，當他說：「荷馬的繪畫具有一種令人恐懼的純潔性」（順便說一句，這句話與歌德關於和諧的其他自白相悖），我們也相信我們欣賞荷馬的藝術自製力和史詩般的偉大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當我們想到《尼伯龍根之歌》的巨大且特別的藝術創作時，我們也感到害怕。如果荷馬被公認為所有時代、所有民族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那麼是時候也讓我們詩人正確地認識到，缺點和錯誤是技術性和形式藝術性的，但形成的、巧妙的創造力是無與倫比的*。

* 在所有日耳曼歌曲中，榮譽觀念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命運，前面已經解釋過。但L.沃爾夫（《移民時期的英雄》，第148頁）在《希爾德布蘭德之歌》中非常精彩地描述了驅動和決定一切的純粹藝術力量，例如：「苦難，否則我們戲劇的本質，不是詩歌的目標，而只是起點。黑暗力量越是壓迫，它面前的英雄氣概就越大。不知不覺中，兒子與被認為已經死去的父親作對。他稱讚他勝過一切英雄，侮辱站在他面前的陌生人，正是這個人受到了榮耀。他稱讚希爾德布蘭德的忠誠和勇敢，同時指責他的背叛和懦弱。他談到了老人的好戰，他不得不控制自己為了不懲罰他的兒子，他花了很長時間。整首歌在藝術上以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確度進行創作，通過最高戲劇性的對比，並且因為它是由一種價值觀引導的，就像洶湧的海潮法則一樣有機。」

【315】審美意志

這兩部史詩作為民間藝術寓言相互對立。一個人在內生之後更加轉向清晰的形式，另一個人則透過情感的鬥爭而成為一部悲劇史詩。荷馬掌握了材料，《尼伯龍根之歌》的詩人以及所有日耳曼歌曲的創作者則掌握了內容。透過這個

由氣質和考慮決定的不同目標所創造的藝術作品，儘管尺寸相同，但不能用相同的標準來衡量，並且需要不同的美學來公正地對待每種類型的存在。正如我們無法以從菲迪亞斯那裡獲得的標準來接近米開朗基羅一樣，我們也無法在希臘史詩面前接近德國史詩。

個別細節將在稍後討論。前面的考慮現在引出了第三個事實，這個事實不僅幾乎被美學家們普遍忽視，而且還被徹底否認：美學意志。對這種意志的否定也許是德國美學中最可恥的一章。歐洲藝術家為內容和形式而奮鬥的例子有成千上萬，但藝術教授們卻忽略了。這種執著的信念是，藝術只與“虛幻的感覺”有關，可以說，藝術懸停在學術房間的塵埃雲之上，作為“自由美”，不受生活的影響。出於道德原因，遺囑被沒收，並且不允許從刻有此銘文的公文包中取出

...

[316] 法案—解除的遺囑

4.

理查·華格納寫信給瑪蒂爾德·韋森東克：「你知道，我們的人不左顧右盼，既不向前也不向後，時間和世界對我們來說都是冷漠的，只有一件事決定我們，那就是需要釋放我們內心的需要。」存在。」巴爾札克（《貝特表弟》）坦言：「不斷的工作是藝術的法則，也是生活的法則；因為藝術是理想化的創造。偉大的藝術家，完美的詩人，不期待命令或鼓勵；他們今天誕生，明天，永遠。由此而來的是工作習慣，這種對困難的不斷了解，與繆斯和創造力的不斷結合。」

這樣的自白並沒有傳到我們美學教宗的耳朵裡。現在是最終在藝術家中確立創造性美學意志的存在的時候了。因此也在「鑑賞家」中確立了創造性美學意志的存在。在對內容選擇的內心考量中，在任性宣洩的嚮往中，北歐西方的美觀念從內部顯現出來，可以說是其真正的本質，它不再能夠僅通過生物學來把握，而是由內而外地顯現出來。只能指明。

人類存在的本質是在身體和精神上不斷地利用和處理從外部滲透的材料和內部經驗。

形式意志和精神創造性地佔有環境和內心世界。

無論知識發揮多少作用，這種塑造都是一種意志的行為，無論這會導致成為聖人、研究者、思想家、政治家或藝術家。每一種形式都是行動，每一個行動都是不可或缺的

【317】貝多芬的靈魂驅動

出院意願。我們對藝術靈魂的研究通常是基於欣賞藝術的觀眾的觀察。從她的角度來看，確實如此。如果種族和個人的藝術慾望被揭露，那就是錯誤的。在我們談論一件藝術作品對運動感覺、情感和智力的影響之前，必須先明確其創作起點。

永恆力量法則不僅適用於物質領域，也適用於精神領域。對我們來說，似乎不言而喻的是，英雄意志不斷振動，不斷產生意志。我們的學者特別熱衷於發現宗教或政治現象的能量來源。厚厚的著作將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結構與過去的特定思想家連結起來。哲學教授的這種活動有時甚至被視為哲學本身，顯得如此重要。美學系統也經過仔細研究和記錄。

但藝術和藝術家幾乎完全被遺忘了。他們創造了一種特殊的審美觀，背棄北歐西部，凝視東南方或雲層，以便將在那裡發現的價值衡量標準應用到歐洲藝術中。

但是是什麼驅使貝多芬冒著暴風雨和惡劣天氣在維也納奔跑，突然停下來，不顧一切地用拳頭敲擊節奏？

是什麼迫使倫勃朗在極度貧困中鄙視外在的一切，站在畫布前直至力竭？是什麼促使列奧納多探索人類的奧秘

探索形狀？是什麼促使烏爾里希·馮·恩辛根制定他的教會計畫？這一切都不算什麼

【318】故意的創造行為

除了藝術（美學）意志的體現之外，如果我們最終想要超越我們的高級教師美學，那麼這種力量與英雄和道德一樣，最終必須被視為一個原始之謎。更是如此，因為藝術的急躁、任性本質在北歐西部表現得最為明顯。不明確這一點是 19 世紀最大的疏忽罪過之一。

希臘人也衷心希望他的藝術誕生。有一個希臘傳說，講述了一位藝術家如此熱愛自己的作品，他的愛將死石變成了充滿血的生命。這個神話也包含了一種無所不包的美學意志的坦白。帕德嫩神殿上的狂野繪畫、希臘舞蹈和失落的希臘音樂（所有其他「繆斯」的名字都源自希臘音樂）將使這種意志的衝動在過去比今天顯得更加清晰。然而，在希臘人，在有意的創造行為之後，對形式的精神馴服開始了，這就是希臘人的特徵。這種自我控制引發了西方觀眾的「沉思」情緒，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整體美學。

美感是指愉悅的感覺；審美意境是一種一廂情願的看法，在這種看法中，純粹的知識主體上升到無渣滓的客觀性。這是康德和叔本華的美學教導。這是一百位藝術哲學家中有九十九位後來所寫的。這個判斷也是基於上述強制信念，它使我們的整個美學陷入了貧瘠狀態：彷彿存在這樣一種東西的極其奇怪的斷言

[319] 摻假的人文主義

沒有審美意志。其他激烈的反對者也聚集在這一主張上，事實上，每一件藝術品背後都有一種力量，就像宗教信仰背後一樣，這一事實被忽視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美學所指的是觀點、想法、概念，只是指對美感的剖析，而不是指每一個藝術創作都基於創造性意志這一事實，這種創造性意志集中在作品中，必然會自我設定。目標，行動的力量，為了喚醒靈魂，所有的努力不應該白費。

在藝術領域，我們經歷著與宗教意識形態發展並行的現象。種族心理衝動創造出極其公正的作品，像孩子一樣抓住當前的環境，舊的形式佔上風，並專制地改變他們的力量路線。直到意識形態的過度異化，由政治權力強制執行和維持，外來的法律概念被疊加在法律範圍內發展起來的習俗之上，並且與所有這些一起，一種新的「藝術理論」得以進入。當沃坦彌留之際，我們的靈魂尋求新的形式時，羅馬出現了；當哥德時期完成其生命週期時，羅馬法和人文主義牧師出現了，他們試圖透過應用新的價值衡量標準來從上層削弱我們。隨著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出土，隨著希臘藝術作品的首次發現，北歐探索時代的精神抓住了新發現的美，但也抓住了羅馬晚期的偽造。

沒有人會努力讓古希臘的美理想與北歐的美理想一致，因為這主要是他的血統；但至少這位希臘美女是個完整的見證

[320] 「無意志沉思」的教條

個人道德是撕裂的、個人主義的希臘人民靜態的一面，是其典型的神話。然而，外在美從來都不是北歐-西方存在的最高價值，而是形成的意志，它表現為榮譽和義務（弗里德里希和俾斯麥），表現為靈魂的戲劇（貝多芬，莎士比亞），表現為集中的意志。氣氛（萊昂納多，倫勃朗）。在15世紀，這種強大的藝術意志被賦予了來自完全不同的環境的美學價值尺度。文藝復興在藝術意義上表現出本能與新觀念之間的鬥爭，正如宗教改革在宗教意義上所表現的。經過義大利北部熱鬧的16世紀和巴洛克風格的盛行之後，所謂的希臘最高價值變得越來越有效。希臘遺跡的研究成果（寶石、花瓶、大量繪畫和肖像）

作為「一般」美學的基礎，希臘形式被視為「純粹的人類」。於是出現了「無意志沉思」的學說，隨之而來的是對美感意志的否定。和諧與渴望平靜的希臘神話掩蓋了日耳曼人的本能、強大的自我懺悔和藝術釋放意志的方法。衝突一直持續到今天，只是膽怯地不時出現新的觀點。

儘管我們的美學明顯地借鑒了希臘的標準，但它自豪地相信其基本原則是「純粹的人類」和普遍主義。正如在國家生活中一樣，在藝術中也一樣，以純粹教授的方式假定了兩種類型的文化生活：個人主義和普遍主義，即一種靈魂的方向，使自我及其利益成為思維的起點和終點。

【321】個人主義與普遍主義

和行動，另一個想要將這個自我整合到「普遍性」法則之下。這種看似顯而易見的類型指定的危險之處在於，它讓這個“普遍”蒸發為無限。看似慷慨的普世主義曾經導致國際性的“世界教會”，到“世界國家”，後來到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以及今日的民主「人道」。普遍主義作為生活的基本原則，與個人主義一樣是無限的；如果兩種世界觀之一獲勝，結局必然是混亂。這就是為什麼個人主義喜歡將自己包裹在善良、道德和無害的普遍主義外衣中。當個人主義和普遍主義都與不同的、與成長相關的中心相關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對自我來說，種族和人民是它存在的前提，但同時也代表它前進的唯一可能性。但同時，「一般」又與種族、人民相吻合，因而在這裡找到了其有機的限制。個人主義和普遍主義本身找到了無限的直線；就種族和人民而言，它們是有節奏地交替流動的力量，服務於種族戒律並使創造成為可能。這種普遍的動態生活觀也必須在西方藝術的思考中找到對應的內容。

在藝術中，這種考慮有三個有機的先決條件，如果歐洲的每一種真正的美學想要成為覺醒的北歐西方生活的服務紐帶，那麼它必須依賴三個先決條件：北歐種族的美理想，內在的一

歐洲藝術的動態，因而內容為一體

[322]叔本華

形式問題與美感意志的承認。

這些最後的斷言不可避免地導致我們對藝術問題的內在態度和已經流行的叔本華意志概念的後果進行爭論。在克服這個問題之前，人們可以

澄清 不僅在藝術方面 是無法討論的，美學狀態的本質也無法被本能或有意識地理解。

20世紀的神話

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323] 到 [344]

II. 意志與驅力

1.

不幸的是，康德的話變得如此微不足道，我們頭頂的星空和我們內心的道德法則構成了我們的存在，但彼此之間沒有因果關係，表達了對極地觀點的深刻承諾。世界和充滿活力的生活態度。事實上，沒有一個真正的歐洲人能夠在這種生活條件之外作為創造者存在，儘管他們中的一些人對廢除對立面、和平、靜力學和一元論的渴望異常強烈。沒有什麼比這種渴望更典型了，但沒有什麼比阿圖爾·叔本華的例子更清楚地向我們證明一元論的不可能性了，這位浪漫主義者相信他可以用“理性之劍”掌握他存在的血腥動力，並墮落了因為它而分開。基於意志對世界的解釋使他遠離了印度人的思想，他相信他可以將其解釋為他自己的思想，而印度人並不將救贖置於意志行為中，而是置於知識行為中。然而，叔本華將世界表現為意志和想像的暴力一元論嘗試揭示了一個過程，其知識和評價對於我們的世界觀至關重要，但對於掌握我們藝術的本質也同樣重要。

客體和主體是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這就是重點，體認到極性，

[324]客體與主體

叔本華就是從這裡誕生的。從這裡開始，他一方面反對唯心主義，唯心主義認為因果關係原則不是屬於人的觀念，而是物自體的本質屬性，它產生了對象，另一方面，反對教條唯物主義，它……主體的想像活動是物質的形式和效果的結果。因為要解釋的、物質性解釋的認知從一開始就被假定為前提，「在知道的過程中，我們想像了物質，但事實上，我們除了代表物質的主體、看到它的眼睛、感覺手，認識它的頭腦。」

從客觀出發是唯物論的錯誤，因為它已經受到主體及其感知形式的限制，因此不是絕對的；

人們可以像理解主體的認知一樣容易地理解物質，因此叔本華將自己置於教條的現實主義和教條的唯心主義之間；它既不僅僅源自主體，也不僅僅源自於客體，而是源自於「作為意識的第一個行為的觀念」。

他同意康德關於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是純粹的理想性的學說，即不是使經驗成為可能的經驗觀點，他在主要著作的第一本書中的全部努力相當於證明這一點，解釋說，如果你將物質視為自在之物並由此解釋主題如果你嘗試，結果將是扁平的唯物論。另一方面，如果人們將主體視為絕對的，那麼招魂術就會出現。如果你教條式地將客體和主體分開，就像這樣

[325]心靈與理性的功能

你有二元論。如果有人聲稱兩者是一而同的，就會產生斯賓諾莎主義。所有這些都是教條主義的觀點，而我們只知道客體和主體是兩個相關的，客體存在-主體的觀念。

我們有兩種智力：理解，即辨識因果關係的能力（我們與動物共有），以及推理，即抽象的能力（我們獨有）。理解的功能在於形成觀點，理性形成概念的活動，我們的語言、科學以及一般而言我們的整個文化都是從概念中成長起來的。

現在這個理由「本質上是女性化的：只有在收到之後才能給予」。
這表達了叔本華觀點的基本教條。理性 大腦的功能；世界因此被證明是一種「大腦現象」。思維本身就是一個分泌過程，類似唾液分泌的形成。

理性的工作是創造知識，即抽象判斷；“知識意味著：在一個人的頭腦中，能夠任意再現這樣的判斷，這些判斷有其自身之外的知識的充分基礎，也就是說，是真實的。”

因此，物體是一個觀念；它以時間、空間和因果關係的純粹感知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一切都在他們之中，一切都透過他們。這意味著世界觀是嚴格封閉的，似乎沒有任何漏洞可以上升或下降到原始地面。但叔本華發現了世界的另一個「另一面」。我們的理性，俯瞰過去與未來，意識中的必然死亡，必須回答人類從何而來、從何而來的問題。

[326] 意志只能憑直覺識別

世界和自我的本質。而先前斷言整個世界都是「徹頭徹尾」想像的叔本華，突破了他為自己設定的障礙。「但是驅使我們進行研究的是，我們僅僅知道我們有想法，知道它們是這樣那樣的，並且根據這樣那樣的法則，是不夠的，

其一般表述始終是理性原則。我們想知道這些想法的意義：我們問這個世界是否只不過是想法，那麼它一定像一個虛無縹緲的夢一樣在我們面前掠過，不值得我們關注；或者它是否是別的東西，更多的東西，然後那是什麼！」沒有人能夠給出比純粹否定的答案更多的東西，一個完全抽象的、毫無意義的、只有限制性的答案。阿那克薩戈拉的概括，印度人的阿特曼，康德的自在之物。叔本華現在揭示了這個自在之物是我們最「親密」地了解的內在存在，即意志。人們無法從想像中到達它，而是它是一個完全陌生於它的法則和形式的存在，意志只能憑直覺來認識。

人會根據原因、刺激和動機來觀察自己身體的運動和行為以及其他物體的變化。但他只會將其影響理解為他所看到的所有其他結果與其原因的聯繫。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意志」這個詞給了他「他自己外表的鑰匙」，向他揭示了意義，向他展示了他的存在、他的行為、他的動作的內在運作方式」。

因此，主體的身體以兩種方式被賦予：首先作為一個理念，作為物體中的一個物體並服從它們的法則，然後以另一種方式

[327] 遺囑的具體化

透過每個人立即知道的東西，即「意志」一詞所表示的。「每一個意志行為同時也是他身體的運動行為，並不是一個是原因，另一個是結果，但它們是一體的。同樣的東西以不同的方式進入意識。」“身體的行動無非是意志的客觀化行動，即進入視野的意志的行動。”

我不承認意志是完整、完美的東西，而只是存在於時間的個體行為中；所以我無法想像意志；它是無空間和無時間的。意志獨立於表象，不服從理性原則，是沒有根據的；他在所有外表上都是同一個存在。在康德看來，這一切都只屬於自在之物，因此意志就是自在之物。就其本身而言，它是自由的，作為一種現象，它是不自由的、預先決定的（確定的）。可以說，自由就在我們身後，但從未在我們的行動中顯現出來。由此可見，我們的經驗特徵，正如我們在行動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是不自由和不可改變的，但它代表了自由可理解性的客觀化；經驗特徵與可理知特徵的關係，正如表象與事物本身的關係。意志被最徹底地客觀化，就像它處於性本能、無條件生存意志的焦點。那是一種永恆的慾望和奮鬥，在短暫的滿足之後，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遵循著這種惡魔的特質，在慾望的驅使下，不眠不休。

但這種意志不僅在我們看來是人類本身的事物；相反，它是所有自然現象背後的驅動力。確實，它在人類身上最完全地客觀化了，但是當我們看到「水奔向深處」的強大的、不可阻擋的衝動時，...

[328] 沒有多重性原則的多重性

磁鐵不斷轉向北極的毅力，兩極爭取統一的暴力，以及當我們看到晶體快速而突然地升起時，就像人類的慾望一樣，因障礙而增加等等……那麼 根據叔本華的說法 我們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想像力就能認出我們自己的存在，即使是從很遠的地方，模糊地、不言而喻的，但同樣清晰的，「以及第一道黎明的光芒正午陽光的名字」；這就是意志。相應地，意志的客觀化也有不同的層次，這些就是柏拉圖的思想。它們是插入想像和意志這兩個不同世界之間的中間環節，從而建立了否則無法理解的相互關係。因此，沒有多重性原則的多重性！最低層次是自然的一般力量：重力、不可穿透性、剛性、彈性、電力、磁力等。它們也像我們自己的意志一樣，是毫無根據的，因此只有它們的個別現象才服從於自然法則。原因。它們是“神秘的品質”。在意志客觀化的更高層次上，我們看到人類和動物，特別是動物的個體性變得越來越突出，宇宙的本質也正是在這裡顯現出來，其存在的鬥爭體現了宇宙的本質。將要。

自然界中的普遍鬥爭在動物世界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動物世界以植物世界為食，其中每一種動物本身都成為另一種動物的獵物和食物，也就是說，其觀念在其中呈現的物質成為一種表徵」每一種動物都必須將自己的存在讓給另一種動物

[329]知識是“世界的明鏡”

只能透過不斷地消滅陌生人才獲得；因此，生命意志不斷地消耗自己……直到最後，人類將自然視為其用途的產物。』這種力量，透過如此多的多樣性和力量、聰明才智和活動的消耗，只是一種力量，交配中的幸福感是可怕的、毫無意義的、短暫的、轉瞬即逝的，飢餓的滿足是一種平衡；付出的努力和回報是不成比例的。叔本華到處都看到「普遍的痛苦、不安的辛勞、不斷的催促、無止盡的鬥爭…」，充其量是無聊。

只有盲目的意志才能把自己置於這樣的境地。在無機自然界中，整個鬥爭是按照不可改變的因果法則進行的；在植物界中，運動遵循刺激，即原因產生不等於它們的結果；而在動物界，運動遵循刺激，即原因產生不等於它們的結果；最後，動機和知識成為我們動物行為的引導者。這一切都是依法進行的，沒有任何理性和思想自由的空間，它是「下屬機關」。

知識，無論是直覺的還是理性的，都是從更高層次的客觀化意志中產生的，因為人是他人的必需品

無機自然、植物和動物世界所需的技能；它最初完全是為意志服務的，但一些非常偉大的人能夠做到這一點

人們逃離這個枷鎖。這些知識就只是「世界的一面清晰的鏡子」。

因此，世界作為一個觀念源自於意志！儘管叔本華最初受到限制，但這裡仍然存在因果關係

【330】世界的幻象

聲稱，因果關係確實存在，儘管是偽裝的。因此，結果如下：理性只是反射，即。h，她是個十足的「女性資產」；它受直覺必然決定的概念的限制；因此她缺乏創造力。我們不是自由的：因為我們的行為必然是由動機決定的，無論是實際的或想像的；可以說，在人背後起作用的、處於必然性之外的“可理解的性格”，在生活中表現為與生俱來的、不可改變的，因此也服從於理性的原則。

但正是這種被堵住的理性，才能夠通過“智慧過剩”，從這些惡魔般的“意志”的枷鎖中上升到一種無意志的沉思，作為一個純粹的“知識主體”，意志的可怕力量，它的無根據性而不合理的現象則需要以「清淨世間眼」來看穿和克服。這是透過藝術家的天才實現的，藝術家擺脫了意志，現在能夠純粹而客觀地表現自然；但它首先發生在神聖現象中，理性成功地將暫時的審美遺忘轉變為永恆的、無欲的沉思，看穿了世界的幻象並否認了生存的意願。

終點是人在經歷了所有的艱難和折磨之後所看到的虛無。「然而，在我們面前，什麼都沒有留下。但是，抵抗這種融化為虛無的，我們的本性，只有生存的意志，我們自己就是我們自己，就像我們的世界一樣.....

但是，讓我們把目光從我們自己的貧窮和自我意識轉向那些克服了世界的人，在他們身上，意志已經實現了充分的自我認識，在一切事物中發現了自己，然後又發現了自己

[331]叔本華的中心概念

自由地否認，而不是從慾望到恐懼的不斷轉變，而不是永遠無法滿足的希望……那種高於一切理性的平靜，那種心靈的完全平靜，正如拉斐爾和科雷吉奧所描繪的那樣，只是似乎我們知識仍然存在，意志卻消失了。「但我們隨後懷著深深而痛苦的渴望看待這種狀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己的可憐和絕望的本性通過對比而顯現出來。儘管如此，這種沉思是唯一能夠永久安慰我們的方法，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我們正承受著無藥可救的痛苦和無盡的苦難，這是意志、世界的體現；另一方面，當意志被廢除時，我們看到世界消失了，眼前只剩下空虛的虛無。……我們坦白承認：意志被徹底廢除之後剩下的東西，對於那些還充滿意志的人來說，當然算不了什麼。

相反，對於那些意志已經轉變和否認的人來說，我們這個真實的世界及其所有的太陽和銀河系什麼也不是。”

2.

討論叔本華的整個教學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而只能強調那些與我們的評估相關的觀點

生命法則及其在世界觀、科學和藝術中的表達可能。

首先，這裡必須指出叔本華哲學的中心概念—意志。我們看到它被呈現為立即被了解並給予我們所有人的東西。但如果現在說出「意志」這個詞，任何不帶偏見且尚未被叔本華催眠的人都會想到這一點。

[332] 意志與作為表徵的世界

這項原則無法進一步解釋，實際上是「以最親密的方式」被了解的，儘管有與生俱來的利己主義，但它經常在我們身上說話，有時在各國人民的歷史上誕生了難以理解的強大人物。我們也許會想起德國神秘主義者的靈魂力量，想起路德，想起許多為一種思想而奮鬥的人的生命奉獻，想起來自拿撒勒的世界征服者的形象，簡而言之，想起所有代表自由意志的人物。面對生活中的一切力量。如果我們被要求尋找我們內心的存在，即「意志」這個詞所指的，並且應該為我們「親密地」所知，這就是我們會想到的。但我們越讀叔本華，就越發現這種意志觀念是錯誤的、幼稚的。相反，意志雖然與一切表像不同，毫無根據且神秘莫測，但它卻是一種猛烈而漫無目的的惡魔衝動，從慾望到慾望都搖擺不定。它存在於人和動物體內，它出現在植物和石頭中。他讓水流沖下岩石，磁鐵吸引鐵，植物翱翔，雄性走向雌性，一種生物毀滅另一種...

正如所確信的那樣，這種意志是一個統一體，但透過將思想調解到物理世界的多樣性中而被粉碎，召喚出它的客觀化，並在其最高層次上「照亮自己—盞燈」智力。這完全取決於他，生來就是為他服務的。為了忠於暴虐的主人，他四處尋找獵物。他將世界設計為一個想法，而我們經歷了一個奇怪的事實：大腦，這是極地的先決條件

【333】「第三機關」的力量

時間和空間的觀念的重要之處在於，即使在時間和空間中，它也同時成為觀念的主體和觀念的客體。這讓人想起一個古老的故事，根據這個故事，母雞先從雞蛋中孵化出來，但雞蛋先從母雞中孵化出來。

叔本華實際上已經在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一本書中完成了他的哲學。埃爾已經表明，一切都是「徹頭徹尾」的想像，一切都有時間、空間和因果關係作為其先決條件，我們絕對不自由。他沒有給理性這一從屬機關留任何後門，並限制了它的全部想像能力。從此之後所有關於這個的怪物都隨之而來。

但是意志，本來可以如此方便地在任何地方實現其客觀化（為什麼仍然是一個永恆的謎），但卻犯了輕率的錯誤（這是更難以理解的，因為它明確保證身體的功能在任何地方都完全適合於身體的功能）。意志，大腦被賦予了「超額」的智力。有些人突然反叛，看穿了災難性的意志，放棄了這件事本身，並作為一個純粹的知識主體站在那裡，創造了永恆的藝術作品並成為聖人。第三級器官——智力——的這種力量在哪裡，能夠突然擺脫對其不屈不撓的暴君的服從？我們不知道，但如果沒有這一斷言，叔本華對無條件的意志、觀念、客觀化、美學狀態等的建構是不正確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不是真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洞察到，將自然和形而上學捆綁成一個統一的一元論體系的現象在這裡是在玩弄一個人。

[334] 意志與駕駛

對意志意義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使之成為可能。我還沒有發現任何地方都做得夠徹底。魯道夫·海姆在其關於叔本華的著作中極力拒絕將意志作為解釋自然的原則。J. Volkelt雖然解釋了意志概念中的衝突，但他想維持這個原則；K. 費雪幾乎從不談遺囑。H. 聖張伯倫（走向另一個極端）總體上拒絕意志理論，但在我看來，到處都很少強調該術語的雙重應用。

在其主要著作出版前幾年，叔本華就將意志視為偉大而神聖的東西。他對此說：“我的意志是絕對的，凌駕於一切物質和自然之上，本來就是神聖的，其神聖是沒有極限的。”但後來，這種意志觀念被認為是一種形而上的力量，呈現出閃閃發光的色彩，作為變色龍，它從此貫穿了叔本華的全部著作。

例如，叔本華說：B. 意志是我們唯一感到負責的，也是我們唯一可以負責的，因為智力是來自諸神和自然的禮物；這說明人們本能地將意志視為人的本質。完全正確，但這裡的意志的意義與叔本華的意志相反，叔本華的意志是一種漫無目的、不可改變的利己主義驅力。

或者，當叔本華將世界描述為一個功能性的整體，其中的一切都處於一種「難以理解的和諧」狀態時，這也不能算作盲目的意志。然而，權宜之計是，意志確實是不合理的，

[335]作為詩人的叔本華

然而，表現得「好像」他很懂事，實在是太差勁了。

如果這些觀念被認為代表了意志的更強和更弱的客觀化，那麼一個漫無目的的存在就再次被賦予了一種有目標意識的衡量能力，因為它越客觀化自己，它就變得越有差別。

此外，整個自然的目的論概念不屬於叔本華的體系。只有當我理解人類行為的目的時，也就是說，如果我預設了一種創造性的、以目標為導向的意志，我才能理解人類的行為本身。但如果我將自然視為目標導向的，也就是無意識的目的性，那麼我就預設了一種組織原則，無論它是如何構成的，而不是一種瘋狂的、盲目的、漫無目的的意志。

因此，必須清楚地理解一件事：同一個字將表示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一個指出了一種與所有自然相反的原則，其唯一目的是自我保護；另一個則描述了利己主義的本質。簡而言之，我們必須區分意志和本能。

正如叔本華從他的一元論教條中所教導的那樣，意志總是與內驅力相反，並且並不完全相同。意志、動力和吸引力之間的區別不是量的區別，而是質的區別。如果我感覺到自己——叔本華在這裡是對的——一種動物性的慾望，完全集中在感性、潛意識或進入意識圈，不受控制地佔據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在其存在和主張中精確地揭示其全部目的，那麼我可以，如果我作為詩人，我想像植物和礦物王國中也有類似的動力。

但我不能用這種詩意的類比作為哲學類比的基礎

[336] 想要的極性方向

制定一個世界觀。我更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透過解釋原因，我最終陷入了一個無法逃脫的循環。

我被迫假設，抵銷慾望的另一個因素也體現了另一個原則；這種理性（與這一原則相關，並在其幫助下可以克服盲目本能的束縛，無論是暫時還是永遠）確實是由大腦決定的，但不是由大腦產生的，因為器官的功能也可以做同樣的事情就不介紹了。

我被迫認識到我的整個意志存在是兩極的，分為兩部分：感性本能部分和超感性意志部分；浮士德在胸中感受到的兩個靈魂其實是只有盲目教條主義才能呈現為同一的兩個原則。如果歌德聽到一個「非常安靜、非常清晰」的聲音告訴他「要做什麼」和「要逃避」什麼，他常常會崩潰

另一個方向的熱情。因此，人的道德面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人知道他內心有一條絕對的道德法則，也感覺到遵循它的可能性。否則，所有的道德戒律都只是荒謬的東西，而基督和康德一定是非常愚蠢的人。應該和能力是互為前提的：沒有自由，就沒有責任感，就沒有道德，就沒有靈魂的修養。

最後叔本華也擺脫了困境。當如此強大的衝動被第三理性所認可時，突然開始輕聲細語、甜蜜地咕咕叫，這個後果甚至讓痴迷於他的想法的叔本華有時感到頭疼。

[337]叔本華不必要的意志確認

「理性之劍」（多伊森）無法僅透過知識解決世界衝突，由此得出兩個結論：要麼從實際出發，要麼牢記最崇高的例子，認識到勝利的可能性意志勝過意志驅動；或者你發動暴力政變，宣布整個世界不自由，從而放棄任何淨化的可能性。基督、列奧納多、康德、歌德都站在這個立場上，印地安人和叔本華也站在這個立場。但只有一次，最後一個突然允許自由進入世界，曾經是「唯一的例外」。也就是說，用嘲笑的鹼液倒出的東西最終會以機械神出現。混亂、漫無目的的動力現在突然有了一種道德力量，叔本華正確地高度重視的道德世界秩序得到了拯救。否則叔本華的原始意志只知道物質，不知道道德；現在他似乎恰恰相反。

因此，叔本華在教導意志的否定時，也意味著對本能的否定和對意志的肯定。 -

但這是整個系統的不一致，並且完全破壞了它。叔本華一生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所倡導的主張是：內驅力構成了宇宙和人的本質，並且與意志是同一的。幸運的是，他承認，但與他的體系不相容的是，這種意志同時也是一種道德的、救贖的意志，人代表著除了本能和第三理性之外完全不同的東西。正如《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最後一本書中出現的道德意志否定了整件事

[338]自然主義一元論

在教授他的第一本書時，叔本華後來在一封信中承認，在惱人的提問者的騷擾下，「這件事確實是一種奇蹟」...

這種被迫的一元論世界觀相距甚遠，沒有時間能夠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叔本華後來所說的關於嵌入事物本身的内容

個性及其不朽性說，它是美麗的，並且公正地對待它偶爾的自我克服，但也不符合對它的不斷嘲笑。他說：「…由此可見，個性不僅僅基於個體原則因此，它不僅僅是一種表象；而是植根於事物本身，植根於個人的意志；因為他的性格本身就是個人的。但其根源有多深，是我不知道的問題之一。* 這是一個人寫的，他聲稱自己一生都找到了世界統一的原則，即點金石，並侮辱了所有不願意接受這一點的人。

如果偽裝成意志的內在驅力代表一種「統一」原則，那麼它就不是整個人類的統一，而只是人類某一方面的總結，也就是自然的一面。叔本華致力於出色地實現這一目標。

透過將內在驅力解讀為或多或少突出的原則，他的教導不是唯物論的，而是自然主義的一元論。既然叔本華不是一個沒有血性的人物，而是一個強大的人格，那麼就多說幾句吧，因為像叔本華這樣的人在德國人中並不罕見。

* 日期為 I 的信函 1858 年 3 月。

[339]叔本華作為一個人物

3.

人們經常將人與工作進行比較，一方面指出了巨大的對比，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許多教義與個性的重疊。確實如此：一個認真地認為自己是宗教創始人並宣揚否定世界的人，作為一個富裕的貴族過著非常無憂無慮的生活，並以一種近乎怪誕的焦慮來關心自己的福祉。由於噩夢和對霍亂的恐懼，他離開了柏林。他住在法蘭克福的底層，以便在發生火災時能夠快速逃生；他每次來訪時都會隨身攜帶一個杯子，以免因用可能不乾淨的杯子喝水而面臨感染的風險……在這裡，他的「意志」的力量似乎已經增加到了病態的地步。

叔本華對死亡有著近乎惡魔般的恐懼。他被殘酷的利己主義所佔據，對任何反對他的人都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憤怒。但同時，他又是一位全球性的知識分子，他的卓越洞察力和靈光一現的靈感賦予了成千上萬的精神洞察力，他對許多問題做出了精彩的闡釋，並以只有極少數最偉大的人才能寫出的輝煌、色彩和清晰的德語。

另一方面，他很少感受到歌德和康德所說的「安靜、可聽見」的聲音；它似乎只是一種模糊的渴望。他無法理解施萊爾馬赫的微妙和費希特的壯麗；他無法理解施萊爾馬赫的微妙和費希特的壯麗。他被過度自我誇大的病壓得喘不過氣來，只能興高采烈地談論他在生活中遇到的人的弱點。

[340]作為一種內在經驗的矛盾

人不是一本複雜的書，而是一種具有「自身矛盾」的自然生物，這個字最適合阿圖爾·叔本華。動力、洞察力和意志之間的矛盾在一顆心中如此強烈，這是很少見的。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高興地感到自己的感官衝動正在消失，從那時起，對名譽的要求明顯減弱，轉而支持基本的悲觀主義（在痛苦的意義上）。作為一名70歲的老人，他寫道：「《舊約》把70到80年放在兩個地方，這不會太困擾我，但希羅多爾也在兩個地方說了同樣的事情：這有更多的內容……但是《奧義書》在兩處說道：人的一生只有100年……這是一個安慰。」*

然而，在過去，叔本華對兩種本性之間的內在鬥爭感到非常深刻。他的主要作品並不像一些膚淺的哲學家（費雪）所聲稱的那樣，是由一個面對生活戲劇的觀眾寫成的，而是由一個被惡魔抓住的同伴寫成的。否則，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很容易看到自己作品中不同的部分，但事實上，它們是真實經驗的反映。正如叔本華本人感到自己在巨大的衝動下扭動一樣，他周圍的世界似乎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在這種衝動之下。正如他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智力不斷擴展一樣，他也讓他在工作中理論上完全擺脫了本能的束縛。正如他自己只有無力的自由意志一樣，道德世界秩序最終也只是以一種非常羞澀的方式出現。叔本華宣揚，僅憑本能的知識就可以克服本能作為一種渴望，但他自己卻擁有本能，儘管如此。

* 帕爾加 II 8. Kap. § 116.

[341] 人與工作

一切見識，都無法領悟。如果這樣的智慧無法實現這一點，那麼這種宏大的自我懺悔，即“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是不言而喻的。叔本華沒有看到，或者因為他病態的堅持而不願意承認從教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不僅僅是理論上講授的哲學見解能夠提供幫助，而是所有真正偉大的人都可以使用的一個因素的出現：掌握或克服驅動力的意志。當佛陀體認到這種驅力是苦時，那隻是他存在的一方面；但如果他透過實際行動把它放回去，那就是自願的他人。當基督為了一個理念而接受死亡時，他反對“毒蛇的種類”，這就是自由原則的結果，它反對生命的驅動力，任何爭議都無法消除它，也不能僅通過洞察力來消除它。成立。

正如歌德所理解的那樣，“獨立良心”表現為“道德日的太陽”，叔本華相信他通過將其偷偷帶入驅動器，然後讓兩者一起閃爍而克服了這一原則。

阿圖爾·叔本華的哲學是一個盛滿美味佳餚的容器，由他堅強的個性的鐵環所束縛。現在，絲帶已經掉落，所有的部分，儘管它們很美麗，但都變得雜亂無章。對於一部完整的、全面的作品而言，個性是不夠的，叔本華的哲學是一個絕望的探索者的悲慘夢想。在支離破碎的表達中，在巧合中，「天才的世界精神奏出意味深長的旋律」的意志，只能是輝煌的意志。但這種意志只是毫無根據、漫無目的、盲目的意志。

【342】叔本華的悲劇性鬥爭

衝動純粹是一種動物本能。前者是創造價值的原則，後者是缺乏創造性、令人沮喪的原則。前者向我們揭示了人的尊嚴，後者則揭示了人的瑣碎的一面。所有偉大的藝術家和聖人都充滿了第一，他們在行動中將其塑造為藝術作品和生活；透過他和形成想法的理性，他們引導動力進入渠道，在那裡它找到了作為他們工作材料的適當位置。阿圖爾·叔本華也想實現這一目標，但由於缺乏求知的意志而失敗了。這是他的人生和作品的悲劇。作為這樣的悲劇，叔本華將永遠令我們敬畏，作為為這個世界的本質而奮鬥的英勇的榜樣，而且其力量是真正的西方的。一個人把一切都放在一張卡上，但失敗了。拼命攀登高峰的嘗試總是以落入虛無而告終。但完全非印度人的叔本華也承認，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英雄的人生歷程」。這是北歐的告白，再美麗不過了。這就是為什麼亞瑟叔本華也是我們的。

4.

對於我在本書中要說的內容，前面對叔本華哲學的討論對我來說顯得特別重要。如今，他的著作不僅出現在教授的辦公桌上，也出現在商人的辦公桌上，並以其出色的文筆和迷人的說服技巧而進入了最廣泛的圈子。因此，「意志」的概念在任何地方都很常見，現在大多數人按照叔本華的理解被理解為一種盲目的衝動。

[343] 意志的五種形式

理解，即使另一種觀點始終存在，半無意識地存在。有必要對意志這個概念進行簡要的檢驗，並表明其本身的矛盾，或將其解釋為一種驅動力，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如果一個人想重新為北歐人的生活態度奠定基礎，那麼就必須從其古老的純粹性中理解意志，將其視為一種來自自由領域的原則，它可以抵消利己主義的驅力，正如康德和費希特所說的。但這種討論對於理解西方藝術及其心理影響也具有根本重要性。當我談到並非缺乏意志的藝術美學概念時，我不想做出不可能的斷言，即藝術應該按照叔本華的驅動力，即「意志」行事，而是藝術作品，尤其是一件藝術品。

其中的某些群體，不僅或根本不針對沉浸在沉思情緒中的知識主體，而是旨在喚醒一種心理活動、一種意志。

對人類本質最重要的洞見之一就是認識到人類是一種形成性的生物。他所有的精神和理性活動都是基於對轉變的努力；只有這樣，他才能控制周圍的世界，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同時他也用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的內在存在，並將這種行為投射為宗教、道德、藝術、科學觀念、哲學。人有五種傾向；每個人都需要一個答案。在藝術中，他尋找外在和內在的形式；在科學中，真理是判斷與自然現象的結合；他要求宗教要有一個令人難忘的超自然象徵。在哲學上他要求意志的一致。

[344服]第344服[雙線] 新服

承認宗教和科學。在道德方面，他制定了必要的行動原則。

每當一個人進入這五個區域之一時，一種不同方向的形式、一種不同的行動意志就會說話。這種意願和認知的努力不能從整個自然來解釋；它們要么對驅力及其滿足（科學、哲學）漠不關心，要么準備好戰鬥（道德、宗教），要么將兩者都納入到他們的形成（藝術）。精神力量的這些不同態度之間的區別，可以追溯到意志和理性，並在靈魂和人格中統一起來，是真正文化的首要先決條件。他們統一的生活方式構成了一個種族的神話。

這種區分可以是天真地無意識地做出的，也可以是哲學上有意識地做出的。一種文化作為精神決定種族的表達，其關係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也取決於對個人傾向的強調的類型和色彩。

續：III. 個性與客觀風格

回到“20世紀神話”

20世紀的神話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345] 到 [404]

三 · 個性與客觀風格

1.

空間是同時的，時間的本質是連續的；空間只能用靜止來調節，時間只能用運動來衡量。因此，一個藝術的、靜態的靈魂總是更喜歡空間藝術，而在其他藝術中，會強調精神的共存，而不是連續和分離。反過來，藝術動態的創造力將尋求在其藝術中實現外部和內部運動的所有品質，也就是說，它將特別控制時間藝術（音樂、戲劇），並代表發展和變化空間藝術；它將努力將過去、現在和未來壓縮到一個瞬間，甚至在太空中。這就是為什麼例如B.西方繪畫主要是肖像藝術。這意味著最高的內在運動必須以一種必然的空間形式來召喚：整個生命的動態可以在一瞬間體驗到。這就是倫勃朗、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的藝術本質。

但動力始終是意志的釋放。也在藝術上。

這些考慮對於掌握古代和西方的本質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人們認識到希臘在藝術上是靜態的，那麼歐洲則是藝術上、動態的和自願的。這種不同的心理態度的後果有兩個

【346】創造的二元性

我想將其稱為客觀性風格和個性風格。

每位嚴肅的藝術規律研究者都發現自己被迫認識到創作的至少一種雙重性，正如在討論叔本華^{為了}的意志概念時所指出的，他的形而上學理論由於兩種意志傾向的不自然混合而失敗。驅動力 and 意志力與智力站在共同的立場；他們都願意，但方向不同。創造藝術本身總是一種自由的形式，但在這裡，這種原始的形式意志也被分成至少兩股力量。正如我所說，這不是一個新發現。它被稱為例如例如，一種藝術作品是阿波羅式的，另一種是酒神式的，想用它來描述情緒的差異和藝術創作的不同風格。尼采的這種影響在希臘藝術的背景是合理的。但將這些與希臘精神密不可分的概念轉移到其他民族的藝術上是根本錯誤的。北歐西方藝術從來都不是阿波羅式的，即歡快的、平衡的、和諧的、正式的，也不是酒神式的，即酒神式的。h-單獨感官興奮、欣喜若狂。你甚至找不到能夠真正捕捉希臘藝術風格的德語單字。

人們必須牢記卡利克拉特、菲迪亞斯、普拉克西特列斯、荷馬和埃斯庫羅斯、希臘祖先崇拜和巴克斯戲劇、墳墓和對不朽的信仰，才能理解阿波羅和酒神應該意味著什麼。將這種靈魂的另一種表達轉移到德國藝術中是不可能的，只會造成混亂。

席勒則試圖將藝術創作（僅限於詩歌）的二元性解釋為天真和感傷。他因為這個而喜歡上一些人

[347服]第347服[雙線] 新服

例如，在走進死胡同後，他發現自己被迫將荷馬和莎士比亞描述為天真的詩人。最終，他敏銳的頭腦總是能把他從困境中拯救出來。即使他堅持美學沉思的強制性學說，他的每一篇論文都包含如此大量的深刻觀察，揭示了我們的本質，以至於每個德國人都可以讀到他的《美學書信》、《論樸素和感傷的詩》、《論優雅與…尊嚴》、「論悲慘」、「對藝術中常見和低下的使用的思考」等。

理想主義和自然主義風格的進一步共同劃分既沒有形式上的啟發性，也沒有其他方面的成果。因為日耳曼藝術一直都是兩者兼而有之：列奧納多（Leonardo）建議他的學生也研究牆上的污漬，同時畫了基督的頭；達文西（Leonardo）建議他的學生也研究牆上的污跡，同時畫了基督的頭；而達文西（Leonardo）則建議他的學生研究牆上的污跡，同時畫了基督的頭。丟勒以微觀的保真度畫出了兔子或鳥的翅膀，創作了《騎士、死亡和魔鬼》和《小激情》，他同時是「理想主義者」和「自然主義者」。倫勃朗並不迴避對動物人的任何描繪，但卻是「浪子」的創造者。《格呂內瓦爾德》不遺餘力地描繪了肉體的折磨，並在旁邊描繪了復活。歌德在一部作品中寫下了比洛克斯堡安息日和神秘合唱團。

歐洲藝術從來都不是我們所熟悉的甜蜜意義上的“理想化”，也從來不是對大自然的可怕迴避或綏靖。相反，西方藝術家的形成之路是經過自然的。在自然被征服之前，它就已經被無情地表達出來了。

這不是心目中和諧美麗的理想

【348】靈魂的形成

主導歐洲的古代思想，卻無情地體現了一種新的美學理想。

這就是為什麼，為了揭示我們藝術的本質，人們不能寫出一種永遠靜態的美麗與和諧的哲學，即使用從古代獲得的標準。為了真正可用，美麗的概念必須被賦予更廣泛的含義。除了北歐的種族理想之外，只有穿透物質性的重要意志的內在輻射才能被認為對我們來說是「美麗的」。

第九號交響曲的美與希臘神殿的美有本質上的不同；倫勃朗提圖斯在彼得堡的頭像與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阿波羅頭像有著不同的美麗靈魂。

希臘的美是身體的塑造，日耳曼的美是對靈魂的塑造。一是外在平衡，二是內部規律。結果是，一是客觀，二是個人風格。

「典型化和個性化風格」這個詞也經常被使用。由於通常不會進行更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人們認為典型藝術家忽略巧合，只尋求創造人物的廣泛特徵，而個性藝術家則恰恰喜歡這些隨意性和特質。透過這樣的方式，風格問題僅僅被視為一種方法，而不是藝術的必然性。然後，您可以閱讀有關藝術家如何選擇這種、現在那種風格以便「本著他的精神」工作的頁面。事實上，這些都是內在過程，這一事實通常被忽視，因此，許多學者甚至得出浮士德是浮士德的結論。

[349] 方法與基本法則

第一部分是個性化風格的結果，第二部分是典型風格的結果。

當然，人格的內在發展不能以這種方式來掌握。

因為如果人格、個體性和主體性被表現為同一個，那麼必然會出現一個又一個的混亂。

典型化和個性化風格並不是各國人民根據需求而使用的兩種方法，但客觀性和個性化風格是某些民族藝術創作的的基本規律，狹義上也是藝術家個體藝術創作的的基本規律。

同等的話語永遠不像同等價值的硬幣。根據環境的不同，它們傳達不同的概念。至少人們必須就某個術語的主要含義達成一致，如果可能的話，為其他色調選擇不同的單字。人格（意志加理性）是與物質相反的力量，代表人的形上學，狹義上是內在存在的內在而不安的行動[活動]力量，日耳曼靈魂的原始困惑（原始現象），人（驅力加理性）是人體及其利益。個性意味著人與個性在地球上不可分割的結合。「個體」治療指的是這個單位，「個人治療」指的是個性，主觀表徵指的是可以從人身上理解的驅動力。

物體（物體）永遠是世界。這也包括作為一個人的人類。藝術客觀性的強度取決於這些態度的強度和多樣性。迄今客觀與主觀之間的一切

[350] 人格與正當性

那些在創造力方向上發現本質差異的人發現，這些研究促使他們只將客觀性與主觀性進行對比，而主觀性則與客體的價值相對立，並且沒有任何主觀性。形成風格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所有人為了保護偉大的藝術家免受這種解釋，將「清晰的客觀性」描述為他們的本質和最高藝術的唯一標準。一次解剖完成得太快，隨後又進行了一次

不正確的，至少是片面的概述，一種智力短路。這種「客觀性」標準具有普遍性的強制性學說必須被拋棄。

歌德曾經說過一句很奇怪的話。他認為，每一個個人的意志都對應著某種客觀的本質，也就是說，每個個人的藝術意志都可以轉化為客觀的、合法的東西，轉化為有機的、合法的東西，或是在那裡找到它的對應。這種對物質世界的非常具體的、個人的態度實際上導致了「羅馬式」和哥德式時期的內在增長的偉大成就，它們的內在統一性是獨一無二的。這種對蘭斯、烏爾姆和史特拉斯堡大教堂不言而喻的感覺，早已讓我們忽略了這些作品中對石頭的暴力。我們沒有注意到，要讓脆弱的材料服務於明顯與之相反的想法，必須需要什麼巨大的形成力量、最強大的內在藝術力量。因為我們要明確一點：從石頭上切割出透明的花邊圖案並用它們建造塔樓，以前從未有人以這種方式想到過。石塊、浮雕、巨大的雕塑過去被認為是紀念碑雕塑藝術。在哥德時期這裡有一種新的精神

[351服]第351服[雙線] 新服

發生。然而，史特拉斯堡大教堂矗立在那裡，似乎是從地裡長出來的，它顯得客觀，即客觀、合法。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種顯著的關係，它激發了所有領域最深入的研究：最強大的藝術個性將形式作為重力無處不在，即視覺的活法。如果經過幾次猛烈的嘗試，它已經獲得了主導藝術的手段。物質，那麼它就是一件藝術品。最終，它是一個有機的創作。真正的人格最初是對被征服的對象懷有敵意，然後對像被迫對形成的意志做出反應，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人格風格就是結果。

主觀主義者不受意志方向的支配（即使在個人作品中也是如此），而是受內在和外巧合的支配。主觀主義意味著在各個方面和各個領域對人格和客體「事物」的侵犯；有時是可愛的遊戲，或令人厭惡的無形（從形式的角度），有時是肉慾的挑逗，瘋狂的無政府狀態或無拘無束的慾望（作為一種感覺），但彼此沒有內在或外在的規律，沒有內部形狀或外部形狀。主觀主義既是一個哲學問題，也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問題，是一個民族、一個個體、整個時代的內部貧瘠（種族雜交）的結果，或者一般來說，作為終點，心理種族崩潰的寓言。

2.

藝術靜態與藝術動態之間的對立沒有像在

[352] 希臘神殿與哥德式大教堂

希臘和哥德式建築。在所有北歐建築中，這些創作代表了形成意志的最尖銳的矛盾表達。

哥德式代表了唯一一次嚴肅的嘗試，也是整個建築史上唯一一次基於形上學的時間感來創造空間藝術的嘗試。與空間的三個維度相反，時間的本質是由方向決定的。哥德式也只知道一系列的形式，只追求一個方向。因此，它與材料、石塊、水平荷載和垂直支撐以及空間佔用裝置、牆面、天花板發生衝突。因此，哥德式是一種只知道前進方向的渴望的實現；它是充滿活力的西方靈魂的第一個石頭體現，後來繪畫試圖再次體現這種靈魂，但直到那時才進入音樂-部分也出現在戲劇中-可以完全實現。即使從這個普遍的角度來看，哥德式也是一種極其個人化的東西：西方永恆的、超理性的（非理性的）、任性的本質，以其一種有節奏的反覆振動的時間決定形式。

當然，希臘神廟也是一種民意的表達，因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個性的表達。但如果我們（現在應該總是這樣）總是將個性理解為與材料的對比，一種積極而不懈的努力，將材料轉化為內心意志和藝術形成力量的隱喻，那麼在希臘神廟中，我們就感覺不到什麼這個遺囑：希臘神殿是為了紀念一位神而建造的，也供奉著這位神的雕像，但它仍然不是那個神。

[353] 多立克式建築結構

但透過這種方式，內在不僅神聖化了本質，也神聖化了外在整體形狀。整棟建築從一開始就被視為一塊塑料，即一個依靠自身的管狀空間設計。希臘神廟是孤立的，與周圍環境沒有必然的聯繫，儘管有一個主立面，但應該從各個側面觀看。古典多立克式建築是最完美、自成體系的空間韻律化。整體的尺度隱藏在各部分的尺度之中；沒有任何線條，沒有任何超越寺廟本身形狀的裝飾。一切都是一種純淨的、清晰可見的、或至少是經驗豐富的功能；負載和支撐以最清晰的方式表達，並且彼此達到完美的平衡。

整棟建築共三層：有楣板和楣樑的承重屋頂、支撐的排柱、寬闊的階梯基座。因為整個作品被視為一個整體，例如沒有底座的經典多立克柱。如果希臘人看到或必須看到個人，基本用法就會立即發生（就像後來愛奧尼亞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情況一樣）。然而，在多立克時代，整個下部結構構成了整排柱子及其傳遞的荷載的基礎。屋頂上的荷載由柱子在各點記錄。可以這麼說，作為緩衝墊推動

多立克柱頭出現在這裡，其輪廓遵循數學的力線，一直到最後的線條，代表了基於客觀性的風格意志的最巧妙的創造。柱子被推壓的特徵透過軸的小膨脹來指示。楣樑的三部分劃分進一步強調了荷載的水平性質，而卡尼投影的懸垂部分則由水滴象徵。

[354] 哥德式的技術要求

變成。在此上方，Kymation 的自由端輕微擺動，突出到空中。山牆角和山牆頂部設有休息點。由於靜態和形象的原因，角柱有所加固並向內彎曲；根據透視經驗，台階並不是嚴格水平放置的。因此，我們到處都能發現一種藝術意志，它努力表達目標，同時又具有形式上的天才。柱序比例的波動，在山牆區域、楣板上引入更豐富的裝飾，以及更輕的離子，所有這一切並沒有從本質上改變希臘的主題。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位清晰而自由的希臘天才不斷地重塑了被認為是完整的基本法，並在他能夠工作的任何地方留下了明確無誤的痕跡。

從石頭上說話的並不是一種持續明顯的內在衝動，在我們看來幾乎沒有任何個人的東西。它也幾乎沒有任何主觀的、感性的表現力：藝術客觀性的精神在這種完美中誕生，在世界上僅此一次。

當然，哥德式也承認客觀要求：技術上明確的建築法（構造）。人們甚至試圖基於純粹的工程考慮來「解釋」它。但日耳曼精神（哥德式屬於北歐西部的日耳曼時代，與日耳曼時代相反，日耳曼時代始於18世紀，但現在才覺醒為清晰的意識），是新技術的發明，例如尖拱、扶壁和肋拱頂只是實現新意志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這個新的意志專制地奪取了現有的形式，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

[355] 第355服[雙線] 新服

希臘藝術家、哲學家和美學家抱怨「對希臘美的粗暴掠奪」。事實上，所有現有的形式元素僅具有與先前不同的有效性（功能）。個體支柱，以前是蹲式支撐，失去了作為個體成員的獨立性。它與其他柱子放在一起形成一束柱子並儘可能高地拉伸。這束的首部不應被視為承受負載的緩衝墊，而僅代表線條流動中的節拍：變得至關重要的是對豐富繪製的尖拱的開始的強調。在這裡，純粹的靜態任務變得動態。

新設計的所有技術優勢都得到了明確的認可和利用。跨越具有相同拱高的不同大小的房間的可能性，使用肋拱頂在幾個點上施加拱頂壓力，然後使用飛扶壁吸收這種壓力並將其傳遞到堅固的橋台……

這種全新的力量發揮創造了不同的建築法律文件，並要求解決方案只能根據其心理和技術特徵進行評估，而不能受到希臘標準的影響。如果例如B.叔本華聲稱建築的本質在於盡可能清晰地表達荷載和支撐之間的相互關係，而這又最好透過水平和垂直來完成，所以他完全受到希臘的影響。哥德時期的壓力和反壓力的發揮比希臘神殿建築更生動和多樣化。從這裡看出，希臘的解決方案是差的和有限的，靜態多於動態，穩態，線路的洪流較少。此外，哥德式建築師有意識地進行了和諧、有觸覺但不引人注目的事情

[356] 向上的努力

韻律。所以例如B. 中殿拱頂與起點之間的連接線與相鄰柱束從底座到柱頭的連線總是形成平行線。延伸時，第一條線與過道的柱腳相交。在設計側立面和整個外部結構時，也會考慮相同的因素。因此，毫無疑問，該結構的純粹客觀方面從未被忽視。塔樓怎麼會伸到空中！但仍然：所有這一切都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因為所有物質都服從特定的意志。這將源自於地球，它不再想與水平荷載的壓力有任何關係，它想克服所有地球的重量，它不想表達材料的功能結構，而是表達材料的工作非常具體的靈魂運動。他不尋找榜樣，他獨裁地採用現有材料，對其進行測試，然後在上面打上自己的印記：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傾斜動力傳輸為實現這一想法提供了第一個機會。

一個鏤空的、華麗的拱門從銜接的橋台上升起；它的上升線由尖頂屋頂延續，最後被塔樓接管，由於最精美、不斷更新和更輕的圖案，塔樓消失在空氣中。尖塔的表面仍然給人一種沉重的印象。這就是為什麼要盡一切努力使其盡可能輕；為此，在輪廓上放置尖頂以中斷這條線，這讓人想起負擔。表面本身被突破或完全被垂直蒸發所取代，就像安特衛普大教堂一樣。在這裡，我們以堅強的意志實現了一切，將地球的負擔拋在了腳下，它本身就可以實現

[357] 法國與德國哥德式

我們的時代還沒有被測量，今天它就在不被理解的情況下與哥德式奇蹟擦肩而過。只有少數人虔誠地站在偉大精神的見證人面前，這種精神是強大的精神，雖然受到如此的誹謗，但在許多事情上卻是真正的日耳曼「中世紀」。如果一種偉大的、真誠的信仰再次走進我們的內心，那麼「哥德靈魂」就會以一種新的形式再次甦醒。現在她正湧向其他區域。

關於哥德式本質的爭論已經結束。它的基礎起源於北歐法國。當時胡格諾派的祖先還沒有被趕走，當時斷頭台還沒有流下北歐最珍貴的血。當時的法蘭克帝國仍盛行西方節奏。然而，慢慢地，「羅馬式」地中海和阿爾卑斯東南部的元素被推進，後來與日耳曼語混合，創造了法語，並在17和18世紀達到頂峰。一些偉人仍然渴望追尋失落的過去。回來了；他們是垂死之人。

但即使中世紀的北方法國仍然幾乎完全是日耳曼式的，法國哥德式和德國哥德式之間的某些差異在當時已經顯現出來。巴黎聖母院、蘭斯大教堂在亞眠崛起，直至魯昂。……但它們都是按照同一種基本類型建造的；它們有三個中殿，有六角形唱詩班和風景如畫的迴廊；它們都有兩座塔樓。所有建築的主立面也保留了三向分隔：門戶、玫瑰窗、皇家畫廊以及水平分隔線。

哥德式的思想並沒有取得很大的突破。我們從一開始就看到了德國最大的

[358] 哥德式建築的內部

多樣性。唱詩班有時是六邊形，有時是四邊形，條件差異很大，出現大廳教堂（相同高度的中殿），像馬爾堡美麗的伊麗莎白教堂；烏爾里希·馮·恩辛根建造了他的五通道大教堂，並只為其提供了一座塔樓（烏爾姆）。比法國更快，拱門變得越來越尖，牆壁幾乎完全消失，門戶被越來越淡的睫毛升起，立面上的水平線被移除，塔樓之間的中央建築變窄。最終，除了向上努力、到處重複之外，別無他法。輪廓說明了這一點，附加的雕塑遵循建築線條，一件由石頭製成的沉重的、嘲諷的卓越作品沿著牆壁延伸。燈光像一首強大的交響樂一樣湧入大廳。它們虛幻的閃爍讓世界的最後一點消失*。

與希臘神廟相比，哥德式在內部建築上達到了頂峰。帶有彩色玻璃的大窗戶故意取代了狹窄的牆壁，透過其色彩和燈光效果消除了狹窄的限制。

變得有意識

* 當我寫這本書時，我偶然發現了 K. Scheffler 的小書：《哥德式精神》。舍夫勒在這裡或那裡談到了正確的事情。但由於他並沒有進行尖銳的區分，而只是一次，所以他再次做出了錯誤的聯繫並沉迷於非常膚淺的概括。它具有我們所認為的哥德式精神

在埃及人、希臘人或史前民族中都沒有發現這種現象，甚至就印度詩歌而言，我們必須小心地將其納入其中。

舍夫勒沒有把個人和主觀分開，還把種族精神混在一起，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他甚至寫道：

「…我們怎麼可能會說，閃米特種族就其本質而言，傾向於暴力形式。它的獨特之處在於投機熱情，對自身和自身的殘酷，那種受苦的天賦，這是哥德式精神氣質的先決條件」（第68頁）。這句話充滿了妖孽。「暴力形式」與哥德精神不是一回事；閃米特人從來不愛思辨哲學。他對自己比對敵人更無情。至於“苦難天才”，這不是哥特問題，而是俄羅斯問題。

痛苦的感覺固然有，但要塑造它，也就是創造藝術，需要一個行動，就是攻擊力。這與痛苦有不同的根源。

身為尼采的繼承者，舍夫勒犯了相反的錯誤。這些將希臘的靈魂表達轉移到了日耳曼藝術中，舍夫勒將日耳曼的個性轉移到了拉普斯，中國人轉移到了整個「人類」。如今這是一項不可原諒的事業。

[359]日耳曼人對自然的感情

在這裡，運動被帶入房間的平靜中，從而將時間感帶入空間藝術中。例如，太陽透過彩色玻璃的運動與帕德嫩神殿的色彩效果相反，帕德嫩神殿的顏色只不過是一個在空間上與另一個空間脫穎而出的有色表面。哥德式建築的這種國際化感覺可以追溯到日耳曼人對森林的嚮往（夏多布里昂甚至在其中看到了“基督教精神”，儘管這過去和現在都是日耳曼人對自然的感情的最大敵人），柱子、樹幹、尖拱圖案、樹葉、…天空景色的窗戶；這種解釋無疑有一定道理，但這裡的因果關係是混淆的。柱子等並不是對森林的新認識，而是指向曾經尋找搖曳的黑暗森林和無盡廣闊的景色的同一個非理性存在；這個存在出於對世界的相同感覺而創造了哥特式扶壁和神秘的色彩遊戲。

就連哥德式大教堂的內部也是這樣的

[360]哥德式大教堂的“曝光”

變化與關係、非重複線條與空間設計。這同樣適用於外部建築。

希臘神廟是一座從四面八方都能看到的雕塑，冷峻而獨立，而哥德式大教堂則是從一群尖尖的小房子中脫穎而出。她需要以此來衡量她的偉大，而房屋及其居民都依賴她靈魂的共同創造。無論誰想嘲笑它，對我來說，兩個靈魂的本質都在這裡表達：外在（孤立）的和諧和（動態）個性的內在奮鬥。

(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摧毀科隆、烏爾姆等大教堂是一種殘酷行為。暴露它們以便能夠「更好地觀察它們」。在這裡，他們再次從希臘精神出發，再次對自己犯了罪，並且不了解自己。事情完成後，猥褻者的眼睛都乾了。現在他們想建造新房子...

13 至 15 世紀的個人精神和典型精神透過詩歌、石頭和木頭來表達。它出現在床、櫥櫃、箱子和樓梯欄桿上。他一次又一次地試圖變得親密和多樣化，總是對到處嘗試和測試的形式表現出厭惡。即使在中產階級中，這也是一首個性的讚歌。同時，瓦爾特·馮·德·沃格爾韋德唱起了他無法抑制的自由之歌。沃爾夫拉姆·馮·艾申巴赫和戈特弗里德大師創作了德國曲調，然後另一種表達德國靈魂的方式變成了：鐵筆和畫筆，後來又被管風琴和管弦樂隊所取代。

希臘的精髓在雕塑中達到頂峰，建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切都服從於塑膠的觀點。希臘雕塑幾乎完全專注於人類。人類

[361服]第361服[雙線] 新服

作為一個身體是幾個世紀以來的主題，在數千件作品中已經實現了最高的完美。

在這裡，客觀風格也佔了上風。一切特殊的東西都被壓制，一切不合理的東西都被簡化為簡單的情況，所有的褶皺和皺紋都被撫平，所有的誇張都被消除。希臘青年協會 Epebia 曾在這裡創作藝術。因此，除了菲迪亞斯 (Phidias)、斯科帕斯 (Skopas) 和普拉克西特列斯* (Praxiteles*) 之外，這些作品排成一長排，完全線性和諧與平衡，具有平衡的物理焦點。連動也化為靜，連摔角也是平衡姿勢。這幾乎是對人格的完全排斥。人們常常感覺到這種形式和優越的自製力源自於某種恐懼感。因為希臘藝術廣受讚譽的歡樂並沒有窮盡其本質。希臘人的靈魂裡流淌著一股隱密的憂鬱情緒。但幸運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它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影響藝術創作。希臘統一性一旦被打破，就會發生「酒神式」的狂歡，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浴室、宴會和藝術上的人身上。因此，陽具是希臘晚期生活公開展示的象徵，它正在撕裂自己。希臘人的意志在與本能的鬥爭中被消耗殆盡，以至於高級理性在藝術創作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因此，客觀性

* 即使在最主觀的延伸（龐貝古城），希臘在形式上仍然完好無損。這種形式的安全是希臘的優點和缺點。力量在於將希臘人從許多錯誤的道路上拯救出來；弱點，因為它是缺乏內在意志力的證據。

[362] 地下宗教

希臘文化。因此，我們強制提出無意志的審美情緒學說。

3.

希臘和哥德式高雅藝術的共同點是地下宗教。一個人靈魂的整個氛圍都在宗教情緒中顯現出來，即使它常常只是不言而喻地存在。對我們來說，打破物質束縛和對永恆事物的探索（這種情緒的標誌）是一個標誌，表明人類的精神、純粹創造力、原始力量確實存在。從這種情緒中誕生了聖人、偉大的自然探索者、哲學家、道德價值的傳播者、偉大的藝術家。如果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缺乏這種尚未成形但只是誕生的情緒，那麼他們也缺乏偉大的、真正的藝術的先決條件。他的主觀游移必然佔上風。菲迪亞斯（Phidias）和卡利克拉特（Callicrates）是為了紀念諸神而創造的；為了紀念上帝，民間靈魂在科隆大教堂、印度的岩石寺廟、永恆沉默的佛像上工作了幾個世紀。原始元素透過藝術重生變成形式。即使這位神明沒有名字，但在倫勃朗的自畫像和歌德的歌謠中，它的氣息仍然在吹拂。

除了閃米特人和他們的私生子同父異母兄弟猶太人的一小部分殘餘之外，這種真正的宗教基礎已經消失了。

遠離塵世的情緒，已經成熟為宗教信仰，總是會努力擺脫最後的塵世殘餘，或者保持完全沉默，即使它必然保持塵世的想法。這與對不朽的非物質信仰沒有任何不同。

[363] 猶太人的“不朽信仰”

眾所周知，除了波斯人對「流放」中的猶太人產生的明顯的外在影響外，我們在整本所謂的舊約聖經中找不到對永生的信仰。在地球上創造一個「天堂」是猶太人的目標。為此，正如後來的「聖書」所說，正義者（即猶太人）將從各國的墳墓中爬過地球，透過未知力量專門為他們鑽的洞到達應許之地。《塔爾古姆》、《米德拉希姆》、《塔木德》以最大的滿足感描述了這種預期天堂的美妙狀態。然後，被選中的人統治新的世界。所有其他民族都是他的奴隸，死了，重生又要下地獄了。然而，猶太人不會離開並在地球上過著幸福的生活。耶路撒冷已經以最輝煌的方式重建，安息日的邊界鑲滿了寶石和珍珠。如果某人有債務需要償還，他就會從他的圈子裡打出一顆珍珠，從而免除所有義務。水果每個月都成熟，葡萄長得有整個房間那麼大，穀物自己長出來，風把穀物吹到一起，猶太人只需鏟麵粉。花園裡生長著八百種玫瑰，牛奶、香脂、蜂蜜和美酒。溪流流經巴勒斯坦。每個猶太人都有一個帳篷，帳篷上面長著一根金色的藤蔓，藤蔓上掛著三十顆珍珠。在下面

每層樓都有一張鑲有寶石的桌子。天堂裡有八百種花朵盛開，花朵的中心是生命之樹。它有五十萬種氣味和味道。樹上有七朵雲彩，猶太人敲擊它的四邊樹枝，讓它美妙的香氣從世界的一端吹到另一端，等等。

[364] 猶太藝術的本能

這片牛奶和蜂蜜的土地變得更加宗教嚴肅，並慶祝其在猶太馬克思主義及其美妙的“未來狀態”中的復活。這種靈魂的情緒解釋了猶太人至今的貪婪，以及他們幾乎完全缺乏真正的精神和藝術創造力。原有的宗教因素缺失了，外在的不朽信仰只是表面上對外來觀點的適應，從來都不是內在決定的驅動力，這就是為什麼猶太「藝術」永遠不會成為個人風格，也永遠不會成為個人風格的原因。一種真正客觀的風格，但僅僅是技術技巧和旨在達到外部效果的主觀工作；通常與嚴重的感官影響有關，即使不是完全針對不道德行為。在猶太「藝術」中，我們幾乎有唯一的例子，一個古老的群體（不能說是一個民族）參與了許多偉大的文化，卻無法擺脫這種衝動；因此，猶太「藝術」幾乎是唯一解決本能的藝術。因此，它既不喚醒美感的自我遺忘，也不訴諸意志，而只是（在最好的情況下）訴諸技術判斷或主觀情感興奮。

看看猶太藝術家就知道了。從詩篇開始，有時在恐懼中嘎嘎作響，有時“在恐懼中歡欣鼓舞”，有時為了復仇而哼吟（這往往只是由於路德的重寫而聽起來如此美麗），到呻吟的吉比羅勒，到淫蕩的大衛·本·塞洛莫到卑鄙的海因里希海涅。請注意崇拜財神的凱勒曼 (Kellermann)、感官效果製作者施尼茲勒 (Schnitzler)。費利克斯·門德爾松 (Felix Mendelssohn) 在經歷了多年的苦難後，在澤爾特 (Zelter) 的帶領下轉向了巴赫（猶太人隨後為巴赫進行了宣傳）。他最好的作品，技術性且正式。尋找自己達到頂峰的果斷嘗試

[365] 伊斯蘭教的主觀主義

馬勒最終不得不「猶太人」（路易斯）並期待著千聲樂團的最後一場。看看萊因哈特-戈德曼劇院馬戲團的大規模誇張，看看鋼琴上、小提琴上、棋盤上的猶太神童：塔爾米、技術、陰謀、效果、數量、精湛技藝，你想要的一切，除了天才，沒有創造力。

而在歐洲原本的外來性中，所有的猶太教都成為了黑人「藝術」在各個領域的推手。

杜林已經證明，禁止創造神是因為對視覺藝術完全無能。這也是它能夠歷經數千年有效的的原因。當今猶太視覺藝術家拼命嘗試透過未來主義、表現主義創造“新客觀性”

證明才華是這個古老事實的活生生的見證。不應否認追求更高事物的個人方法（猶達·哈利維），但從整體上看，猶太教缺乏誕生真正偉大作品的來源。

如果像我們這個時代一樣，猶太「藝術家」在我們的藝術生活中佔據了突出的地位，那麼這無疑是一個跡象，表明我們已經偏離了正確的道路，我們失去了一種不可或缺的靈魂力量。希望只是暫時的。

伊斯蘭藝術幾乎可以被解釋為純粹主觀的。所有沙沙作響的潺潺聲、風景如畫的噴泉、所有舒適的陰影、所有閃爍的色彩、所有照亮阿爾罕布拉宮的數千支蠟燭、所有宮殿牆壁裝飾上令人困惑的線條，都可以反映在內心的精神貧困

[366] 創造馬蹄形拱門

不要欺騙。但伊斯蘭教在世界各地的旅程中留給我們的大部分偉大事物——哈里發陵墓的巨大圓頂、希臘智慧的傳播、充滿幻想的童話故事——我們今天認為是從外國精神借來的，他們現在來自希臘、伊朗或印度。一個沒有形而上宗教的體系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創造性，即使阿拉伯人的來世沒有像猶太人那樣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其概念內容本質上是相同的。靈魂的貧瘠與不屈不撓的信仰相結合，這一事實並不能改變事實。我們將始終將阿拉伯人視為一個獨特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有創造力的人。

這一對應物向我們展示了大多數其他民族對相互聯繫的渴望。從這裡看，老子接近基督，接近歐洲的偉人，儘管他們各不相同。權力在這裡發揮作用，導致它們的存在在空間上接近，但內在彼此不同。

事實法和屬人法都與伊斯蘭教相去甚遠。正如他既沒有創作出偉大的史詩，也沒有創作出偉大的音樂，他也沒有創造出自己的建築。他借鑒了雅利安波斯人的所有建築思想；他沒有將任何真正規則的新形式強加於他發現的作為靈魂真正表達的材料上，而是他幾乎只玩裝飾性的、任意的遊戲。

這種主體性創造了例如B.馬蹄形拱門。支撐用於設置普通拱門的模板的水平梁靠在柱或支柱的突出部上。拆除後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

[367] 蔓藤花紋

投影，現在只是填滿了迫擊砲彈。這使得拱門的形狀不受任何靜態必要性的影響。另一方面，這並不是內心形成意願的表達。這是非藝術性的任意性。但這種形狀隨後又在拱線上重複出現，產生了三葉草拱門、帶有突出石舌的拱門等。現在看看不同的變化。無論是科爾多瓦的清真寺、阿沙爾清真寺、Kait-Bai尖塔、開羅的巴爾庫克清真寺、布拉克的梅施凱梅清真寺、塞哥維亞的修道院教堂……此外，有些建築的頂部有一個拱門。其他，最不可能的跳馬遊戲、蜂箱（Saal der Abbenzerragen）等。有時非常複雜，有時又很樸素的「伊斯蘭」裝飾品、服裝圖案和格子幾乎全部來自波斯。古代伊朗織物圖案和帶有圖紙的手稿為這裡提供了模型。

如果說毫無基礎的多立克柱嚴格來說是出於結構工程和建築原因，那麼這個原則在著名的阿爾罕布拉宮的大廳裡就完全不合適了。除了這些柱子通常是從其他建築物聚集在一起並且必須由不同力量的戰士平衡高度之外，拱門還被疊放在一起。柱子看起來幾乎無法承受壓力，實際上在地面上戳出洞來。

伊斯蘭建築的精髓在備受讚譽的阿拉伯式花紋中得到體現。

事實上，這是阿拉伯人創造的最美麗的東西。但它也不是一座建築，而只是裝飾。任意性的精神在這裡表現出來：裝飾物覆蓋了整個牆壁，沒有方向；它可以向四面八方延伸或任意封閉。曾是

【368】阿拉伯人的外教

希臘珠寶是在一定的空間內決定的，組成一定的區域邊界，在哥德式作品中，一切都服從於大地運動的垂直方向，並且在每種情況下，外部法則都是由於內在決定而產生的，因此在阿拉伯式花紋毫無節制地盛行，毫無表情。輕歌劇和專業劇院的佈景畫家展現了對伊斯蘭「建築」價值的最佳直覺。裝飾性的趣味性和無方向性的生活在這裡很合適。

有必要清楚地突出這個外星人。今天我們可以正確地做到這一點，因為透過仔細研究純粹的技術建造方法，我們獲得了評估伊斯蘭風格的其他表達方式的方法。我們的“哲學家”應該停止在阿拉伯式花紋中尋找“神奇的靈魂”，而應該在其中找到像浮士德式的追求無限的東西。伊斯蘭教留給我們的一些東西肯定比剛才描述的要好，但隨後也很清楚，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有記錄，這一遺產的真正創造者不是阿拉伯人。正如「阿拉伯」科學，即希臘哲學的培育，並不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而幾乎完全由講阿拉伯語的波斯人進行，因此，例如，希臘哲學也是如此。B. 麥地那的先知清真寺也是由外籍勞工建造的；瓦利德必須派人前往拜占庭才能在耶路撒冷進行建設。希臘人在大馬士革建造了「世界奇蹟」。在埃及，阿拉伯人發現了豐富的科普特建築；美麗的

那裡的許多建築物都是由科普特工程師設計的。這就是科普特藝術家建造伊本圖倫清真寺的方式。是他第一次有意識地使用尖弓。然而，這為此提供了模型。

[369] 個人風格

大理石門（納亞辛區），曾經矗立在一座諾曼教堂（阿卡聖讓達卡）。所有這些都必須考慮在內，以便正確了解各種影響：薩珊王朝、科普特王朝。希臘人提供了基礎。

然後，阿拉伯專制主義及其過度裝飾性產生了影響。

現在可以理解，這些阿拉伯元素（三葉形拱門）的模仿。龍骨拱門、阿拉伯式花紋等）永遠不會被允許與我們坐在一起。他們對我們來說是陌生人，應該永遠與我們分離，作為外來靈魂的證據，無論是人格藝術的概念或客觀風格都無法適用。

4.

當然，在無方向的藝術主觀主義與掌握材料的內在有機但自以為是的個性風格之間，存在著一個完整的藝術家和藝術運動的階梯。許多藝術家都具有接近更高境界的天賦，但卻無法將這種渴望引導到藝術上的完美境界。其他人則漫不經心地介入日常生活，描述、描繪、風格化它，純粹是為了塑造它的樂趣。個性作為存在於地球上的人和個性的結合，佔據了我們。

因此，我們必須確定主觀主義和人格藝術之間的一個中間階段：從任意性到內在規律的轉變；我們將這些區域稱為個人風格，它強調某種成長性（有機），但也顯示出限制。此類指定（應明確強調）在方法論上是必要的，以便始終.....

[370] 彼得·保羅·魯本斯

捕捉河流中的生命。只有當我們將某物視為形狀時，我們才能識別它，即使其輪廓不是剛性的而是可塑性可移動的。

個人之愛是歐洲，尤其是其心臟德國的優秀特徵，我們只需粗略地瀏覽詩歌、建築、雕塑和繪畫，就能證實這個觀點。

哥德式石雕和木雕，各地的風景畫家，修道院聖經的繪圖員，捲曲字母的發明者，奇怪故事的講述者，他們都在努力表達，而且確實是非常有活力的表達，

...

由一千隻手組成。同樣的精神存在於荷蘭的數百名畫家中，它也存在於舊法國的所有藝術中，並且在今天的個體中仍然存在著新的形式。

彼得·保羅·魯本斯屬於這個領域，是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沒有人懷疑他身上蘊含著強大想像力的偉大寶藏，但他如何處理它，它變成了什麼材料，它變成了什麼內容，它的處理方向是如何確定的，向我們展示了這位藝術家幾乎完全站在一個立場。主體和個性之間的中間點。他的整個塑造與感性的本質有關，它有數千種顏色和形式，還有它的激情、歡樂和恐懼。我們發現，從他與伊莎貝拉·布蘭特的肖像中微妙的溫柔到對盛大集市的痴迷，我們發現了我們凡人個性的全部規模；從妖豔的仙女和醉酒的西勒諾斯對生命的感官慾望，到被詛咒者墜入地獄時肉體的哀號。這些指控是

[371] 倫勃朗的世界風雲

總是新穎活潑，構圖完美，儘管有各種感官的狂歡，但具有有目的的藝術客觀性。但魯本斯並沒有成功地創造出一個能夠以寓言的方式闡明整個塵世歡樂或悲傷的作品，這證明了一個偉大的、真實的、內在的、超越的願景的成功。魯本斯經常嘗試！但他那幅巨大的基督升天畫布，站在地球上，壓碎了蛇頭、世界末日般的龍和其他怪物、濃密的雲彩、歡騰的天使和飄動的、閃閃發光的長袍，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一種織物和無與倫比的想像；但它們只是失敗的嘗試。他的作品範圍越大，其心理影響就越小。而魯本的地獄之旅——生命、動作、構圖的傑作——只表現出外在的繁榮，是說服的伎倆，目的是透過外在的努力使一種不可思議的、超然的力量變得可信。

倫勃朗的作品告別了這個世界，畫筆的靈感有時來自對世界的微笑征服，有時來自破碎的絕望。魯本斯的最後一部作品是他自己扮演聖喬治，穿著閃亮的盔甲屠龍。

魯本斯作為一個人過著豐富的生活，作為一個藝術家受到全世界的尊敬，並致力於無憂無慮地完善個性。倫勃朗完全退縮到自己身邊，將整個世界——不帶感情色彩，但卻充滿了最深的預感——視為必須克服的材料。魯本的作品是各種形式的生命的強大交響曲，而這種存在的力量就是它的內容。他最偉大的作品似乎是他從希臘傳說寶庫中尋找並送給瑪麗的所有符號的作品。

[372] 哈爾斯與貝尼尼

美第奇被浪費了，所有的世界末日寓言都被拋在一邊，他周圍人們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基礎：羅浮宮的博覽會。任何曾經站在這部作品前的人都會立刻看到叔本華用一生來描述的東西：盲目本能的力量。沒有任何類比，生活本身就變成這樣了。貪吃者和酒鬼，他們

妓女和好色的男孩、歌手和醉酒的舞者重複著放蕩動物的同一首歌。將其一舉丟到畫布上的藝術力量有其獨特之處。魯本斯的自我放縱是他的本質和藝術形式。

弗朗茲·哈爾斯 (Franz Hals) 笑著用大畫筆將生活描繪在畫布上，他的風格與此類似，但力量較小。阿德里安·布勞威爾 (Adrian Brouwer) 過早去世，他也被同樣的精神所激勵，但充滿了更戲劇化的衝動。他對個人本能本質的描述常常讓人想起魯本斯，並暗示這位藝術家。如果他活得更久的話，可能會在材料中奮力拼搏，並從荷蘭風俗畫中形成內在的、戲劇性的生活。

另一位我們可以放心地將其作品描述為個人風格的作品是洛倫佐·貝尼尼 (Lorenzo Bernini)。聖彼得廣場柱廊的建造者、偉大的雕塑家，被全家人尊為最偉大的藝術天才之一。我們也常常不得不欽佩他，但例如他在建造通往西斯汀教堂的樓梯時的滑稽動作，他明顯的感性觸感。B. 對丘比特和普賽克來說，他對迷人材料的誇張使用對我們來說是適應品味的標誌。

[373]巴洛克的精髓

廣大群眾的思想，或至少意味著對最內在創造力的扭曲。

像魯本斯一樣，他是一個擁有最偉大想像力和對材料的掌握的人，是使用所有繪畫和透視手段和技巧的大師，但他缺乏從達芬奇或倫勃朗的作品中散發出的靈魂的宏偉和神秘的魔力。埃爾文大師的作品。

關於時間和“巴洛克”一詞的另一個詞。

我們的藝術史將「巴洛克時代的大師」視為單一藝術和知識運動的代表。然而，如果不解釋巴洛克一詞的本質，那麼其中的真相就會變成一種誤導性的陳述。據說，與文藝復興時期只追求和諧的原則相反，巴洛克風格追求表達的力量。除了事實並非如此，特別是對於文藝復興時期最偉大的人物（列奧納多、多納泰羅、馬薩喬）而言，我們必須繼續分析第二個陳述，以免滿足於空洞的短語。當人們說米開朗基羅是巴洛克，委拉斯開茲、莎士比亞、倫勃朗，同時還有魯本斯和哈爾斯，羅馬的「浪子」和「耶穌」時，這意味著什麼？除非事先就概念所包含的眾多內容的明確區別達成基本一致，否則不能用一個詞來涵蓋。

我們從比「巴洛克」時期更遠的距離來看待哥德式建築，並且比這裡更清楚地掌握其統一的目的。然而，在他們的評估中可以注意到非常不同的次要要素和陳述。“巴洛克”

就是現在

[374]自然的“靈化”

一種新的精神浪潮的價值不僅在於其時間長度、振動週期和力量，而且尤其在於其價值承載的表面和深度。

正是在這裡，從我們的藝術本質中得出的標準，我們已經看到在哥德時期出現的標準，將被證明是富有成效的：藝術個性、個性、主觀主義的影響力。

在米開朗基羅身上，人們正確地看到這位藝術家最明顯地打破了希臘的所有美學原則：不是透過平衡的形式來平息現有的激情，而是透過他自己的法則，透過個人藝術家的意志來爆炸它們。彷彿在對希臘進行瘋狂而有意識的抗議，這個既不會說希臘語也不會說拉丁語的人的作品就矗立在我們面前，他創造了奴隸、摩西、美第奇墳墓，他的女預言家和先知揭示了歌德可以理解的靈魂的豐富性。可以說，在米開朗基羅之後，他不再喜歡自然，因為他無法用盡可能大的眼睛來看待它。米開朗基羅為自己創造了法則，他獨自遵循這條法則，透過這條法則，他獨自能夠克服物質。倫勃朗的作品同樣具有個人色彩，莎士比亞的作品也同樣偉大。

在這些人一生的工作中，我們發現了從極端個人到完全「一體精神」的尺度。倫勃朗的《玉米田裡的僧侶》、他的猶太頭像、他對被忽視的角落和人物的蝕刻畫，這些作品都抓住了生活的起起落落，範圍從《床上的情侶》到《百盾床單》。繼任者和較小的同時代人仍然停留在個人領域。團結的力量，體現在聖約翰教堂的平面圖和結構中。

彼得·馮

[375] 耶穌會風格

米開朗基羅後來表現出更多的外在能量消耗。他通往梵蒂岡圖書館的前廳，其鏤空壁柱和狂野的線條違反了所有建築規定，是一種獨特的、主觀的爆發，但成為許多其他人的長期原則。現在，柱子的集合堆積起來，出現了彎曲的卡尼，牆壁上雕刻著風景如畫的壁龕，山牆被打破並充滿了漩渦花飾。塔樓和立面均採用圓形輪廓，強大的蝸殼向建築中心延伸。Il Gesu、Maria della Salute 和數百座其他建築見證了力量的偉大表達，同時也見證了僅以風景如畫和個性化的方式確定的風格意志。這進一步推入了主觀主義的範疇。耶穌會反宗教改革運動看到了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錫箔、紙箔、塗有金漆的石膏花環和其他胡言亂語的展示，以此作為利用「藝術」重新奪回宗教改革期間迷失的思想的手段。偉大藝術的個別教宗是否榮耀了自己和羅馬，例如？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出於真正的創作樂趣而提供了有益的服務，因此現在出現了強烈的繪畫慾望和完全的藝術狂野的混合體，這幾乎完全具有所謂的感官效果。耶穌會風格。

Pozzo, SJ 的「坐柱」、紙板和灰泥背景是當今歐洲各地仍然存在的藝術犯罪的經典模型。

哥德式的盛行已經結束；勝利的、不分種族的羅馬已經戰勝了北歐精神，至少在建築方面是如此。另一方面，新教陷入了矛盾，並允許貧窮進入其禮拜場所，這也影響了人們的思想

[376] 哥德式與巴洛克式的本質關係

就像耶穌會教堂裡的金、錫和香使感官上過熱一樣，它也冷卻下來了。

在其最偉大的代表中，巴洛克時代可以等同於烏爾姆、斯特拉斯堡、蘭斯、里昂、貢比涅、科隆等大教堂的創造者內心深處的渴望，只不過這一次這種精神採取了不同的方式。在 13 和 14 世紀，建築是主要媒介並體現了最深的渴望，而在 16 和 17 世紀，雕塑，尤其是繪畫（以音樂精神為載體）；圓規和直尺被鑿子和刷子取代。如果在 13 世紀，我們可以正確地談論一種非常統一的西方個人靈魂，那麼現在我們也可以更準確地談論個人的個性，他們在畫面中比在長期的、多手移動的情況下更能脫穎而出。建造一座大教堂。

就像哥德式風格最後為有趣的拱頂技巧和魚泡圖案注入了生命一樣，巴洛克風格也為米開朗基羅的無能模仿者注入了生命。生命的精神將歐文大師和倫勃朗帶到了最高的高度，而在萬千的渴望之下卻不足以追隨他們。

本質：自我誇大的克服和對材料的掌握是哥德式和巴洛克式的基礎。但一個時代實行的是沖天計劃，另一個時代則是精神集中。當新的「哥德式巴洛克」浪潮中的詩歌和音樂幫助北歐和德國達到最深刻的表達時，又向前邁出了一步...

現在，所謂的日耳曼（或北歐-西方）藝術出現在內部建築。它的目標是用新的手段、新的形式體現最高的精神能量。

【377】歐洲暴力的生命脈動

世界的一種新的精神化從主觀態度和個人創造（即單位）中產生，就像一朵花，只有在它展現出它的輝煌之後，才沉入無形，被傾倒。

我們經歷過三次：哥德時期、巴洛克時期、歌德時代，其主觀後果目前正在發生。這就是歐洲的生命脈搏，比其他民族跳動得更快、更劇烈。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今天，蟾蜍的呻吟聲在我們中間傳播，它們不注重節奏，只假裝相信一口氣，宣告了西方文化的衰落。如果其他民族似乎沒有這種節奏，而是留下了一條大的生命線，那麼這對我們來說根本不意味著生命的規律，喜歡用開花和死亡植物為例的人應該這樣做再進一步，以便它可以適用於我們。今天，我們的文化世界正吹著秋風。任何感覺老了的人都會找到很多理由將即將到來的冬天描繪成最後一個冬天。

對於那些失去信仰的人來說，冷漠的理解既是大師，也是設計者。但任何人如果不認識到中國幾千年的呼吸，而是認識到歐洲的猛烈脈搏是一種只屬於他們的獨特性和生活態度，那麼他就會以不同的眼光看待過去和未來。預示著我們「命運的垮台」！哥德式以最無聊的行會制度結束，Meistersingerei以最枯燥的清醒結束，巴洛克以一千種瘋人院的伎倆結束。今天，在對舊形式進行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漫無目的的使用之後，我們看到同樣漫無目的的無政府狀態正在肆虐。我們可能還沒到達潮水的底部。但

[378] 19世紀建築的衰落

正如第三次那樣，歐洲將第四次喘口氣。目前還沒有人知道內化我們生活的正確方法是什麼。

但無論如何，它將是那些與永恆及其方向聯繫起來的人，以便體驗一種真正新形式的誕生。

將本質上由時間決定的風格規律進行比較，也從根本上解決了近幾十年來一直備受爭議的問題，尤其是在今天，它在建築中再次具有突出的實際重要性；關於使用舊樣式的允許性。

就建築和裝飾藝術而言，19世紀下半葉也是各種形式前所未有的、非正式的結合的時期。

各個時代的權威、各個世紀的模板和各個民族的作品圖像裝飾著建築師的工作室，在當時，人們可以模仿它們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技術發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它需要不斷建造新的工廠、火車站、發電廠等，以至於沒有時間讓新的要求在藝術上滲透。人們不再能夠毫無偏見地應對新的問題，而是繼續沿著舊的道路漂流，沒有任何方向。可怕的火車站、工廠和倉庫的建造開始了，用希臘鑄造的首都、莨苳葉、模仿摩爾式、哥德式和中國的形式，結合最粗糙的鐵結構。整個歐洲仍然佈滿了這些藝術史無前例的衰退產物。當新一代想要變得暴力「個人化」時，臭名昭著的「新藝術運動」出現了，從巴黎到莫斯科和布達佩斯都可以欣賞到其藝術和手工藝犯罪

[379] 我們這個時代的建築節奏

能。時至今日，它仍在許多地方肆虐。創造力被破壞了，因為它在思想和藝術上被外國標準扭曲了，不再能夠應對生活的新要求。

我們在 20 世紀之交經歷了對哥德式的新熱情，導致了新的「哥德式」教堂和市政廳的創建。這說明，用哥德式形式進行當代創作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對世界的感覺不再是垂直的、為世界奮鬥的；它需要力量和表達，但不再是舊哥德式意志的形式。對於哥德式的個人風格來說，即使它源自於原始的日耳曼性格，仍然只反映了當時只盛行的特定類型的感覺。對於紀念性建築，我們的時代需要在積木之上堆砌積木，對於水塔，需要巨大、封閉的形式，對於糧倉，需要簡單、巨大的體量。我們的工廠必須很大；分散的商業建築被整合成巨大的工作用房；結構廣泛的發電站位於地面以上。原本隨意拼湊的大工廠建築有機地移動在一起，形成內在的共通性；現代輪船的內部消失了路易十六風格的龐貝游泳池和沙龍，如今，即使對於最普通的暴發戶來說，這些也不再足夠好了。飯店正在擺脫塔爾米裝飾，「摩爾式」火車站正在拆除，鐵石之歌正在以新的節奏唱出。即使失望接踵而至，隨著一代建築師開始誠實地面對生活的新問題，真正的創造性歡樂已經席捲整個世界。

[380] 紐約的建築

開始理解並為本質和當代的表達而奮鬥。在其他藝術中仍然可能存在的自我放縱，透過以實用為最終目標和經濟計算，在建築中找到了它的調節法則。正如從長遠來看，真理通常是最好的政策一樣，構造上的權宜之計是任何建築的最佳先決條件。事實證明，哥德式的形式已經被永遠克服了，但哥德式的靈魂已經在為新的實現而奮鬥，任何一個非盲人都可以看到這一點。並由此產生了由石頭構成的新節奏。這個起源於美國，但由於缺乏文化，至今未能成功；然而，在德國，我們已經開始尋找現代建築問題的新解決方案：高層建築。美國新貴藝術的可怕本質，包括文藝復興風格的摩天大樓或哥德式山牆、巴洛克圖案或最無聊的工程技術（即使在美國也即將結束），這讓我們忽略了一個事實：我們的生活也固有需要一個答案。一座又一座的巨石擠在美國的老房子裡，曾經最高的建築教堂，如今卻奇形怪狀地萎縮在一堆巨大的石頭中間。紐約的建立沒有內在的價值衡量標準和有機規模。這位哥德式建築師很清楚，他不能把教堂和市政廳塔樓放在一起。一棟建築的大小會破壞另一棟建築的大小，從而剝奪了其必要規模的高度。美國的匆忙和苦惱沒有這些考慮。然而，那裡的經驗卻為歐洲帶來了最不可避免的要求。

在任何地方，當面臨更廣泛的基礎建築問題時，這種願望就開始體現

[381]客觀建構的希臘風格

從水平支撐上，還可以建造一個巨大的山體，它有自己的側翼作為其尺寸的衡量標準，它本身形成了一個建築系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內部的基本法律要求在該建築物附近不得建造新建築物。這也適用於追求高而佔地面積小的建築。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空間的韻律和內在的力量。

有趣的關係出現了，使用哥德式的外在形式意味著內在的不可能性，但如果未來真正的建築要出現，哥德式的內在意誌及其建築法則必須再次經歷*。

與希臘設計相比，這種關係正好相反。正如所解釋的，它們具有客觀有效的性質。希臘語 Kymation 是每個免費嘉年華結局的基本知識。它的輪廓比帕德嫩神廟更為寬闊，但基本形狀仍然是由兩個四分之一圓形成的線條。如果水平荷載由石柱支撐，則多立克柱頭、帶有凹槽和輕微膨脹的多立克柱軸決定了方向

*此處無法詳細說明。我指的是著名的紐約摩天大樓，然後是建築師豪厄爾斯和胡德設計的論壇報大廈（芝加哥）的可怕設計以及芬恩·沙裡寧的設計，感覺更真實，儘管仍然很長並且不完全令人滿意。此外，關於拉塞爾和克羅塞爾1從建築體本身實現結構的嘗試，關於休·費里斯和杜多克的城市規劃設計；在紐約電話公司那座看起來確實巨大的大樓上。在德國，Wilhelm Kreis 的提案、Arthur Sokoph 為德國國家貿易助理協會設計的高層建築、漢堡、Chilehaus 等都很引人注目。

[382] 伊特魯裡亞建築與北歐矩形建築

幾乎機械地忠於力線。算盤的形狀也只會有些變化。希臘風格的這些形式是永恆客觀的，並且具有正確的用處。如果您想表達負載和支撐之間的這些微妙的過渡！文藝復興認為它必須這樣做，19世紀的古典主義更是如此。過去幾年裡，這裡也發生了內在轉變和逆轉。這些中間部分今天受到鄙視，就像哥德式的垂直方向被拒絕一樣。重疊的線條清楚地互相交會；這裡也沒有壓抑的和諧，而是開放的方向改變。粗糙而堅硬，就像把石頭堆在石頭上的拳頭。對現代「哥德式」的探求並不是衝雲而上，而是以艱辛的工作為基礎。就像浮士德一樣，他排乾沼澤，在他似乎無可救藥地陷入古典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沼澤之後，我們越來越清楚地註意到他今天想要什麼：透過最粗糙的工作進行精緻化、精神化、靈魂反省。

最後一件事使我們有理由將古希臘建築的基本形式視為可以一次又一次地使用，這種形式可以追溯到史前時代，並將客觀性與自然生長和種族個性結合起來。在地中海種族文化盛行的地方，我們都可以將圓形建築視為他們的建築類型。這是伊特魯裡亞房屋、撒丁島前北歐城堡的基本類型，也是梯林斯古城堡的類型。然而，在北方，長方形建築是透過使用長木材有機地出現。有證據顯示矩形建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巨石文化時代

[383] 大教堂的建築原理

平面圖，包括前廳和柱子：後來的閣樓房屋的原型，希臘寺廟建築。勃蘭登堡的哈爾多夫、諾伊魯卡的房屋類型是石器時代的房屋，是北歐部落帶到多瑙河谷、摩拉維亞、義大利、希臘的原型，但最重要的是城堡的梅隆形式在巴爾謝貝爾。從西元前8世紀開始這座日耳曼-希臘式房屋於西元前4世紀出現在我們面前，北歐的長方形建築是在前印歐時期蒂林的古老圓形城堡的廢墟上建造的；邁錫尼和特洛伊的王宮就是依照這原則建造的，北歐人似乎在這裡征服和繁衍。荷馬報道的「金髮墨涅拉俄斯」屬於阿爾西諾斯城堡，奧德修斯看到這座城堡「用柱子建造」（奧德賽7），古代偉大的國王阿塔里西亞斯（阿特柔斯）和向小亞細亞海岸伸出雙手的同志們是特洛伊宮殿的建造者將最新的平面圖傳送到了哈利卡納蘇斯。因此，希臘建築的訓練和基本思想是一種帶有日耳曼感覺的存在。「羅馬式」（實際上是日耳曼式）和哥德式大教堂也忠於這些想法 - 無論形式如何受時間限制。這兩種形式背後的基本原則代表了北歐空間概念的本質。在義大利，北歐的洪水雖然像希臘一樣覆蓋了整個國家，但通常只會沖刷伊特魯裡亞中心周圍，因此常常不受影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針對矩形設計的反擊。它從圓形的伊特魯裡亞房屋到馬蹄形建築，再到龐貝古城羅馬別墅的平面圖。這座圓形建築工程

[384] 圓形大廳

顯然，它也可以追溯到純粹的技術事物，但這種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話。前北歐地中海民族最初的女性統治以沼澤或沼澤植物和沼澤動物為象徵，這是普遍性交的標誌。伊希斯，大自然母親，被描繪成坐在沼澤蘆葦叢中，而阿耳忒彌斯和阿佛洛狄忒則在「蘆葦和沼澤中」受到崇拜。

最初的伊特魯裡亞房屋也是用同樣具有象徵意義的蘆葦建造的，將蘆葦桿紮成一圈插入地下，並將頂部的管子組合在一起。然後用石頭重新塑造了這個形狀。第一個母性崇拜—沼澤崇拜，與崇拜母親的「義大利」原住民的小屋具有相同的象徵意義。後期的戰鬥尤為明顯

教會建設的中心原則和基本原則之間的衝突。

原來的聖彼得大教堂（後來改建為大教堂）的大型圓頂建築體現了這種古老的圓形房屋的想法，聖斯特凡諾羅通多教堂或瑪麗亞德拉致敬教堂也是如此。儘管北歐的正式權力後來經常控制這項原則，但它在我們內部始終是陌生的。圓形建築限制了四面八方的視野，它沒有方向性，但同時基本上四面都是自由的；在三維空間概念的最深層次上，無論藝術家的手有多強大，圓形建築都無法傳達出真實的空間感。

與地中海民族的動物混合神的形像不同，北歐希臘人（從他們身上我們常常可以比從幾乎被僧侶完全摧毀的日耳曼古物中更好地解讀我們的本性）有一個自由的、無惡魔的神的形像在他們心中。

[385服]第385服[雙線] 新服

正如卡爾·舒赫哈特（Karl Schuchhardt）*精美地指出的那樣，神祇定居在第一縷陽光照亮山峰的地方。凡是東方有自由山峰的地方，北歐人都將他們的神安置在阿索斯山、奧林匹斯山、帕納蘇斯山、赫利孔山以及北部的沃丹山和多納爾山上。在沒有山脈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高聳的森林山峰：宙斯橡樹，日耳曼部落的神聖橡樹，被博尼法斯砍倒了。但是 - 我們補充說 - 這些被謀殺的橡樹被“羅馬式”鐘樓和哥德式教堂塔樓所取代。他們現在在令人眼花繚亂的高度捕捉了神聖太陽的第一縷陽光。塔樓守護者成為他們的僕人和解釋者，當尖頂發出紅色光芒時，這種光芒喚醒了與荷馬的人民仰望奧林匹克山或古代日耳曼尼亞在日出時聚集在高高的橡樹林時相同的崇高感。

就這樣，哥德式和希臘式在我們的精神和藝術體驗上再次走近了。我們不會想到放棄未利用的新機會，或將自己永遠束縛於受時間限制的形式和技術；相反，我們肯定生命的流動、心態和時代的多樣性。但除此之外，我們仍然對神秘地連接我們的生命之水感到幸福，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一件事：空間的感覺，對我們來說，它具有相同的永恆的表現形式作為其實現的先決條件。

從崇拜面料的技術到真正的時尚感的轉變今天已經完成。
至今仍完好無損的那一個

*《德國史前史》，慕尼黑，1928年。

[386]建築變得誠實

西方人格不會在永恆的渴望中試圖逃離地球，而是會尊重地球、塑造它並「啟發」它。她將會在

將有限視為無限的寓言，它將用靈魂滲透力量。今天，建築（儘管有德紹建築學院）是第一個再次變得誠實的藝術。偉大的任務等著你透過科技和新的創造來克服科技。任何有眼睛的人都會看到有意識地尋找一種內在的、真實的形式，以形成我們生活的新意志，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糧倉里工作，在北德勞埃德輪船上，在陶恩鐵路的橋樑上... 劇院、市政廳和神聖建築將從這種對真理的新探索中出現的時刻將會到來；今天，一位現代建築師帶著憐憫和羞恥的心情看著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慕尼黑的市政廳、巴塞隆納可怕的新大教堂，以及其他數千件內部不真實的藝術和意識形態混亂的見證。

5.

個性風格和客觀風格已被區分。我承認，今天談論「個性」是很尷尬的，因為每個不成熟的人都會不小心地將這個詞應用於自己，而今天的每個領導人都主要要求為人民和國家的未來培養一種類型和類型。然而，很明顯，我們在所有領域的未來存在形式將一如既往，也源自於偉大的人類個體。由於擔心被視為低俗和專題作家，許多嚴肅的人不再使用“個性”這個詞。

[387服]第387服[雙線] 新服

接受它，但它仍然必須完成。如果你迴避「個性」這個概念和這個詞，那麼就有一種危險，那就是思想和語言會蒸發成本質的和難以理解的；進入無限制的“無限的感覺”，例如B. 如今表達自己已成為時尚。

個人主義和普遍主義在於自我。今天，個人主義時代正在經歷危險的痙攣，卻讓普世主義學說再次獲得力量。這些已經觸及的異類思想必然會產生與生活相反的形式，個人主義隨後會再次反抗這些形式，並在必要時用武力征服這些形式。魯莽的個人主義和不受限制的普遍主義是相互依存的。只有透過將族裔和種族概念作為某種靈魂的表達，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作為一種平行現象，一個原則和另一個原則都受到有機和物理性質的限制。然而，清晰的靈魂和對始終活躍的精神意志存在的認識恰恰意味著人格。這是並且仍然是西方最深刻的經驗，任何虛假的恥辱都不應阻止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否則，任何事情最終都無法追溯到其起源。

崩潰後今天如何管理國家和經濟

經濟個人主義努力建立在普遍主義思想的基礎上（而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有機的、富有成效的未來願景似乎已經誕生），這意味著對西方靈魂的解釋

藝術是表達孤獨和無限感覺的永恆努力，是人與個性的平行努力

【388】特里斯坦與薩克斯的孤獨感

進入無形無岸的地方。無限感存在於哥德式建築中，存在於消失的音樂中，存在於勒諾特無盡的花園視角中，存在於倫勃朗的明暗對比中，存在於微積分中。孤獨和無限的感覺無疑是西方自然的標誌。在劇院裡你可以看到《特里斯坦三世》中對此的引用。行動 然後閉上眼睛，想像自己處於孤獨者的位置。在高高岩石懸崖上，頭頂上是充滿折磨的藍色無限，接近永恆。特里斯坦的靈魂渴望某種無限遙遠的東西，這個想法對他來說在地球上被稱為伊索德。在這荒涼之中，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了聲音，牧羊人笛子的幾個音符，以一種特殊而遙遠的節奏，準確地表達了理性語言無法表達的東西。

華格納在威尼斯創作《特里斯坦》，他孤獨一人，有意識地孤立，與瑪蒂德分離，內心有自殺的念頭。

另一張照片。漢斯·薩克斯生活在最大的資產階級中間。他也逐漸變得孤獨。他並不孤單。在他周圍，人們在慶祝的最大歡樂中進行洗禮，風景如畫的小鎮，幸福的夫婦，包括他自己疲憊不堪的門徒。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們的大薩克斯風」歡呼雀躍。

為了紀念他，治癒的呼聲響起。在這喧囂之中，他微笑著站著，富有卻孤獨，被遺棄，訴說著藝術的永恆；「德國大師」的話對很多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再次感受到無限的感覺，但表達方式與《特里斯坦》完全不同。華格納與特里斯坦一起創作

【389】不朽的人格

外部和內部的一致性，在漢斯·薩克斯的對比中。

但是，是什麼導致了這種無限、被遺棄和孤獨的感覺，這種感覺在我們所知道的任何種族和文化靈魂中都找不到如此明顯的感覺？人們靈魂之間的各種差異已經被充分指出，包括浮士德本性的永恆奮鬥和他們的無限感，但尚未上升到真正的意識。印度人還有一種永恆的感覺，這是古老的財產。但印度人在空間中模糊，他的渴望是徹底消解，他的無限是所有表象、自我和世界靈魂平等的知識，他不可能感受到我們意義上的孤獨：他到處都看到自己！

浮士德式的人不僅洞察無限和最深，而且他確實是孤獨的。但這只是可能的，因為他內心體驗到了一些獨特的、不朽的東西，而這種東西是他獨有的，因為他不僅作為一個人從周圍的環境中脫穎而出，而且因為他是一個人格，即一個只出現一次的不朽靈魂。

永恆的、支配的、探索性的、永恆的、無空間的，脫離了所有地球上的獨特力量。這是日耳曼-北歐靈魂的秘密，歌德稱之為原始現象，在其背後我們不再尋找、識別或解釋任何東西，我們只應崇拜它，以便讓它在我們內心發揮作用。

人格不朽的思想是對這個現象世界最強烈的宣戰。印度人在區分了世界和靈魂之後，將後者視為謊言和表象，並將其歸結為真正的現實。靈魂，阿特曼，那

[390]印度的哲學一元論

按照他的說法，自己是唯一的。阿特曼完全包含在水滴中、動物中、人類中；它不加區別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所有生物中，作為某種“永恆的、年輕的”，作為一個“不成熟的奇蹟”。從這種模糊到無限的普遍感覺中，人類種族之間的差異

精神被忽視，所有地球上的差異都被視為幻象，並以最大的精神力量宣佈為不存在。“你也是一切”，這是印度靈魂教義；這是前所未有的哲學收縮（內涵）之後的無限擴張（擴張）。

哲學理性總是努力將這個世界的多樣性結合成統一，從感知中形成經驗，從許多事物中形成統一。印度主要是哲學的，也就是說，它不是把救贖放在宗教的、故意的轉變中，而是放在知識的行為中。任何看穿這個世界幻象的人都得到了救贖。它也對應於這種基本的哲學情緒，即許多靈魂，諸如後來在Samkhyam系統中出現的想法，在他們看來是對哲學意義的褻瀆。對於每一個只傾向於知識的哲學家來說，這都是如此。理性哲學本身總是以印度或物質崇拜的一元論為目標。

西方的宗教靈魂反對這種觀點，這次是根據耶穌的教義：主張整個世界的永恆人格。它來自於一種未知的個體體現（表現），這種未知只在我們內心最興奮的時刻出現，就像記憶的影子；她自己在地球上有一項未知的任務要完成

[391]西方的個人尊嚴

卸下並回歸到自己的本質。每個人格都是一個沒有終點的統一體；這是與哲學一元論相對立的宗教意志。單子在宇宙中獨立存在，它回到了宗教語言中所謂的「父親」。引起哲學抵抗的是宗教經驗。

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有所有的基督教會，耶穌仍然是我們歷史上的關鍵點。這就是為什麼他成為歐洲人的神，儘管這種扭曲至今仍時常令人反感。如果這種建造了哥德式大教堂、創造了倫勃朗肖像的集中的個性情感能夠更清晰地滲透到公眾的意識中，那將在我們整個文化中掀起新的浪潮。其前提是要克服「基督教」教會以往的工作。

個人尊嚴與人無關，否則最貪婪的人就會最強烈地體現出對個人不朽的信仰。但這些只需要將他們的動物性延伸到無限。一個人高估了例如B. 埃及的大小。金字塔和木乃伊化並不是對永恆的超越感的表達，而是對存在的公然主張。這就是為什麼埃及如此僵化，因為一切都被投入或被迫為這個世界服務，這是一個由官員和文士組成的國家。這也有一個很好的維度，只是與個人傾向的浪漫主義者試圖模仿的完全不同。

如果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個人永生的概念已經包含在古印度的教義中——儘管所有人都反對它。因為如果我，身為植物、動物或人類，總是重生的我，那麼我就成為一個

【392】無法解決的長生問題

假設某些事物是不可改變的，而某些事物會改變。業力的概念，被佛教哲學的許多奧秘所包圍，這裡並沒有澄清。這部作品與戰車的著名類比是非常物質化的，並且是基於相似性的錯誤結論。正是「心之心」(Novalis)根據我們的信仰而重生。因此，靈魂輪迴的教義被理解為一個寓言，是對一個問題最可信的答案，而一個人根本不應該為了得到肯定的答案而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我意識到我在這裡受到直覺形式的束縛，沒有直覺，我就無法想像任何東西（時間、空間、因果關係），那麼我將無法理解最真實的答案，因為它預設了完全不同形式的直覺——或者一個都沒有。當我談論個人不朽並面臨這樣的結論時，「來世」中的人格數量不斷增加，所有不朽的人格都可以以這種方式繁殖（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或者一個非常具體的人格存在著許多不朽的人格，它們在永恆的輪迴中得以實現，答案是我們在不同條件下出現的領域和想法在這裡混合在一起。

我們對「異界」領域的法則一無所知！適用於此的法律（“這裡”和“那裡”的想法也應該被拒絕，但表明我們無法避免使用它們）不適用於“其他”國家。

在人格觀念中，形而上的問題可以說是濃縮為一點。每個人都感受到自己內心有很多可塑的可能性，知道某些能力已經萎縮，其他能力已經發展或可以發展，並且

[393] 不自由需要自由

但他在每一個新的行動中都能認出自己。他知道他存在的結構線保持不變；他顯然面臨一條無條件的法則。這種對自我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作為一個自我的確定性，是一個人對意志自由的認識和對不屈不撓的法則的認識不斷積累的原因。耶穌說，刺不能結無花果，因此，無花果也是如此。沒有一個惡人可以做善事。儘管如此，他還是要求內心的轉變。路德寫了一本關於缺乏意志自由的書和一本關於基督徒個人自由的書。歌德說出了他的“原話”，康德闡述了矛盾的事實；叔本華否定自由意志，但重新引入了道德世界秩序。

對所有歐洲人來說，終極秘密都包含在人格概念中，但同時自由與缺乏自由之間的衝突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有條件的衝突。如果我們忽略影響我們作為自然生物的純粹機械的外在影響（這種影響被錯誤地混入到人格問題的治療中），那麼矛盾的原因就在於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不同的情況，從不同的角度評估自己。觀點。如果我們感到自己的存在“缺乏自由”，無條件地渴望能夠以一種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行動，我們就會無意識地把我們的自我分成兩部分，並感到其中一部分壓在我們身上，而不是告訴自己，我們，作為一個人格，我們自己希望這種效果是一種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在外部和經驗上發展的內在發展。每個人都為自己制定了法律。他創造這條法律的事實就是他的人格自由。這項見解與艾克哈特大師的教誨完全一致。

【394】測定生命本質

因此，情況並非如叔本華所教導的那樣，經驗特徵和可理解特徵是來自兩個行星的兩種現象，可以說，它們存在於個人人格之外，作為一般的經驗和道德世界秩序，並且透過偶然的機會而存在於個體人格之外。巧合，造就了一個人，就像印度因果報應主義所聲稱的那樣。

無論德國白話宣稱每個人都是自己幸福的創造者，無論歌德談論天才的創造力，還是埃克哈特要求一個人必須“與自己合一”，本質上都在說同一件事。這是日耳曼人對人類古老問題的特殊態度。

不朽人格的思想是一首靈魂的詩歌，但它是一種宗教的提升，並不與對知識的最嚴格的批評相矛盾，而且確實可以接近，但要小心，甚至從生活的物質方面。當面對無機物時，為什麼和目的的問題是毫無意義的。但生命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來理解。凡是有實現某事的地方，轉變總是以目標為條件的。因此，生命是有目的的，即無意識的有目的的活動。每個存在體都會沿著其道路接受本能和努力，以服務於這一決心，即實現目標。如果我們聲稱人類，更具體地說，北歐人具有相似性，並說：對不朽的信仰不斷出現並在內部引導我們的事實表明，這是一種賦予我們的力量，那麼現在這是一個完全荒謬的想法嗎？代表我們的不朽？偉大的自然學家

同時也是偉大思想家卡爾·恩斯特·馮·貝爾 (Karl Ernst von Baer) 在被問及生活：「由於自我教育在取得某種成就方面並不統一

[395] 預定論

形式是存在的，但器官是為將來的使用而準備的，物質是為了自我形成而不斷變化的，那麼在我看來，生命過程最普遍的特徵就是目的性。*「我們將認識到，生命的本質是生命的本質。生命只是生命——它可以是過程本身，也可以是生命的過程。這樣我們就不會尋找生命的空間所在地，因為生命過程只能從時間的角度進行。」 **在這裡，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場性格考驗：我們是否能夠將種族和血腥的生活及其規律解釋為永恆的寓言？我們能否將我們的永生意志體驗為一種以目標為導向的手段？

是不是感覺這裡的生命已經消除了空間，已經超越了通常的因果關係，甚至在剝離了時間之後仍然繼續？

一個類似的例子更清楚地闡明了預定論的關係。在西方思想世界中，無非是“心中的上帝”，不是自我的對立面，而是自我，透過存在的本質決定目標。但在猶太-敘利亞-羅馬的思想世界裡，人格與上帝被撕裂並敵對地對立，「預定論」的觀念成為一種瘋狂的觀點，使人淪為天生的奴隸。

從無到有的一個「生物」是永遠的

* “論有機體中的一心一意。” ** “關於一般的實用性和決心”，1866年。

[396] 人格與神的統一

由任意的創造精神選擇，永遠譴責對方。原因仍然是魔法師教學的秘密。在這裡，當非常具體的思想結構被外國類型的封面「同化」時，我們再次經歷了災難；精神和情感上的混蛋就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日耳曼人對其他物種與生俱來的尊重，使我們存在的可塑性可能性走向了一個方向，導致許多本來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繁榮的事物消亡。感謝上帝，奧古斯丁可怕的預定論並沒有產生真正持久的影響，這是無意識轉身的標誌，甚至沒有放棄「永恆的羅馬」的終極目標。

只有在嚴格的猶太教會「基督教」中，人格與上帝之間的完全分離仍然存在，儘管耶穌的形象恰恰要求這種統一達到歷史上很少發展到如此迷人的程度：絕對人格，即 d. h. 依照自己的法則自由生活，成為他們的主人

然而，正如我們的時尚語言所說，這與所謂的「表現出你的個性」形成了最強烈的對比。第一個是控制，第二個是無力。如果有人補充說，這種自由受到種族和人民的有機限制，那麼我們就面臨西方每個特定物種文化時代的永恆先決條件。

獨立人格的思想和宿命論現在都與命運的概念緊密相連。

在這裡，兩種不可調和的世界觀相互對峙：古印度的世界觀和近東的世界觀。印度人身為靈魂貴族，將塵世的命運只歸咎於自己。你問某人

【397】日耳曼人的命運觀

如果他生來雙目失明，他會回答為什麼他相信自己必須遭受這種懲罰：因為他前世做了惡事。所以，他現在必須按照自己的行為來承受災難。這種完全符合邏輯的觀念完全排除了外在，也完全否定了我們這些在教會勢力範圍內長大的人所說的「命中註定」。

這種對外在的強調是我們對早期基督教形式的不幸繼承，它將近東思想世界帶到了歐洲。而荷馬時期的人們仍然對自己充滿信心，

在她一生的同時，希臘人的內在生活也受到了後來嚴重的外在衝擊的動搖。因此，在悲劇中，人格和命運以徹底的二元性的方式出現。無罪-有罪，人們屈服於入侵的外力（伊底帕斯）。從這種絕望中，分裂的靈魂又採取了下一步：屈服於一個控制這個靈魂的巫師，這個巫師完全吸收了人格，將自己呈現為命運，“上帝的代表”，並以永遠順從的謙卑對待人們，努力接受。

與這兩種類型相比，日耳曼主義再次呈現雙重矛盾。它不認為物理宇宙和精細法則不存在，但它也對閃米特宿命論或敘利亞「命運般」的魔法瘋狂一無所知。相反，它將自我和命運作為同時存在的事實聯繫起來，而不詢問這兩部分的因果關係。

日耳曼人對於命運觀念的關係與後來的人如出一轍
路德提出了自然法與自然法並存的觀點

[398] 在加泰隆尼亞地區

個人自由。他對宇宙的精神態度與伊曼紐爾·康德關於自由領域和自然必然領域*的知識論研究完全吻合。

也許沒有什麼地方比最古老的日耳曼傳說和歌曲與康德思想的最高崇高的比較，以及荷爾德林的讚美詩“心靈的波浪永遠不會泡沫化”的比較，更清楚地顯示了北歐-德國所有事物的這種基本一致。美麗，即使不是默默地改變她的命運。在加泰隆尼亞的戰場上，德國人遇見了德國人，他們都相信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自由和榮譽而戰。這位日耳曼歌手總結了他的命運之歌：

詛咒落在了我們身上，兄弟，我應該殺了你。
這永遠不會被忘記，諾恩人嚴厲地說。

在這裡，表情冷靜的諾恩人似乎是一個神秘而又敏感的寓言。

* 這裡可以補充一點，單純信徒對「天父上帝」的信任本質上與這裡所畫的命運概念是一樣的。「父親」的概念是宗教人士所做的必要的個人化，與哲學的個人化相反，在哲學的個人化中，人物的價值觀是完全相同的。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日耳曼思想家可以很容易地與一個正直而盡職盡責地履行其一生職責的北歐農民達成諒解，如果被毒害的敘利亞教會沒有毒害和混淆信仰與罪惡的教義和恩典的應許的話。煉獄和永恆的詛咒。就像這樣，如果你信任自己的方式，你也信任「上帝」。一個需要另一個。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教會及其代表需要懷疑、分裂、絕望的人來統治。

[399服]第399服[雙線] 新服

宇宙法律的必然性。掙扎中的日耳曼人民現在有意識地接受這種命運，為他們自願承認的內在價值觀服務，並作為自由人毫無怨言地執行它。諾德蘭的兒子哈姆迪爾和索爾利在母親的慫恿下，獨自騎馬南下來到哥德國王埃爾馬內里克的宮廷，為妹妹的死報仇。他們知道自己也正在走向死亡，但他們有意識地、自由地屈服於氏族的榮譽，戰鬥到最後一滴血和索爾利的遺言：

我們打得很好，我們站在哥德人的屍體上，帶著武器倒下，就像樹
枝上的老鷹。
當今天末日到來時，我們將獲得極大的榮譽：沒有人
能活著看到諾恩人說話的夜晚。

具有一種英雄般的、不帶感情色彩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種精神只能在其他日耳曼歌曲中才能找到的慷慨的英雄精神。尤其是希爾德布蘭德之歌。父子麵對面，第一個作為歸來的戰士，第二個作為地球的保護者。父親認出了兒子，但他認為兒子的歡迎詞只不過是一場戰爭，並用嘲笑的言語激怒了這位老英雄。他一直忍耐著，直到他的兒子指責他不名譽。然後希爾德布蘭德喊道：

「禍哉，統治之神，命運將是悲慘的！」

“他一定是最膽怯的一個，那個來自東方的人，既然你如此想要與你戰鬥，他就拒絕與你戰鬥。”

在實現自我生成的榮譽法則時，老希爾德布蘭德也看到了主導的命運，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最深的日耳曼神秘主義，它將「非受造的靈魂」視為上帝，它自己的命運。但同時，英雄的解決方案也教導我們

【400】愛情與榮譽的靈魂衝突

希爾德布蘭德利德是康德在哲學清醒的最高層次上所說的自由王國和自然王國，它們在任何地方都是分開的，但人類同時屬於它們。此時就出現了康德所說的人性的崇高：面對可怕的外在力量時意識到人格的價值。L.沃爾夫正確地指出*，希爾德布蘭德所祈求的上帝並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據說基督教的上帝對所有信徒都握有保護之手。由於這位基督教的上帝，命運的概念一方面變得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另一方面，如果對它進行一貫的思考和解釋，它總是會導致預定論的教義。希爾德布蘭德的老歌作為一個主題，後來以偽造的形式出現在各個民族中，壓制了整個戲劇的本質：在這些歌曲中，父親只有在犯罪後才發現他殺了他的兒子，否則他會認出他並騎馬短暫的比賽結束後，他平靜地回到了妻子烏特的家中。在這裡，消除榮譽觀念的基督教影響已經顯而易見。

這些日耳曼歌曲也表明了另一件事（就像舊版的瓦爾塔里歌曲、阿爾布溫 and 圖里森德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故事），榮譽不會引起衝突，而是解決地球上戰鬥中的衝突。

只有當新的價值觀與日耳曼人的最高價值觀——榮譽、自由、自豪和勇氣相等時，日耳曼人的生活才變得有問題。這場撕裂歐洲心臟的衝突，至今仍是我們缺乏力量最深層的原因。

*《移民時期的英雄》，耶拿 1928 年，第 146 頁。

[401] 特里斯坦 – 一部榮譽劇

靈魂風格、民間文化、民族國家。愛和基督教並沒有阻止“日耳曼人的自我毀滅”，反而讓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鬥爭爆發。因為即使在遷徙期間，被撕裂的日耳曼部落也悲傷地感受到了他們的敵意：「詛咒襲擊了我們，兄弟，我應該殺了你，」老哥特歌手唱道……狄奧多里克的帝國似乎保證了日耳曼人的再次統一，羅馬化的法蘭克人不會再摧毀一切。因此，悲劇性的衝突仍在繼續，將個人榮譽、氏族榮譽、部落榮譽納入一般日耳曼榮譽感的機會被錯過了。這要歸功於羅馬基督教。即使是遷徙時期的戰士變成了久坐的騎士。

根據日耳曼人的觀點，命運和個性是不斷相互作用的，每一部真正的北歐戲劇都會以某種方式將外部事件和內部人物價值觀聯繫起來，絕不允許它們在沒有聯繫的情況下並行運行。就像它對浮士德和特里斯坦所做的那樣。

甜蜜的美學也誤解了這部偉大的戲劇，只從欣喜若狂的伊索德的角度來看待它。這或許是華格納最偉大的作品，不是一部愛情劇，而是一部榮譽劇。因為特里斯坦認為他對國王和朋友的新娘的不可克服的愛是不光彩的，所以他遠離她，因此當他意識到無法掌控自己的愛時，他想喝下死亡藥水。「最忠誠的信徒」如何拋棄定義他一生的榮譽概念並屈服於他的激情，這是一個無法解釋、未解之謎。

[402服]第402服[雙線] 新服

以愛情藥水為象徵。戲劇的內心高潮是馬克和特里斯坦面對面的那一刻（不是標誌著結束的Liebestod）。當國王深思熟慮地詢問「最忠誠的信徒」：

特里斯坦失去了
榮譽和真正的
本性，所有榮譽的所
在，現在去哪裡了？
深不可測、深奧得可
怕的道理，誰讓
世人知道呢？

那些悲傷地探索形而上學的聲音從管弦樂隊中傳出，彷彿它們在問日耳曼人最深刻的問題：“所有榮譽中的最高榮譽”如何變得“無榮譽”。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似乎已被不可逆轉地證明了。儘管有象徵性的解釋，最後一個問題仍然沒有答案；特里斯坦死於他的行為，他有意識地接受了死亡，並撕下了流血傷口上的繃帶。他死於對他來說刀槍不入的人的外傷，伊索爾德因為她與他有著宿命的聯繫。特里斯坦死於榮譽衝突，伊索德死於相思病。

這是日耳曼人的“命運”，也是日耳曼人透過藝術對生活的克服。但創造這一切代表著人格藝術的最高高度。

在19世紀的教會之外，繼18世紀的自然哲學家之後，出現了一種世界觀，在各方面都不加批判地試圖將整個人類融入自然的機械法則中。這種笨拙的達爾文馬克思主義試圖創造一個不可避免的“經濟”。

[403]斯賓格勒的文化圈理論

今天，宣稱「合法性」可以被視為已經被克服了。然而，另一種觀點以迷人的幌子出現（特別是透過斯賓格勒），以具有相當說服力的「浮士德人」為代表：所謂的形態學觀點這些歷史人物的老師非常正確地表達了因果關係和命運是兩個並不重合的觀念。此外，他們也按照日耳曼人的本性，大聲公開地放棄了閃米特宿命論，這種宿命論認為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是不可改變的。但是他們現在將命運的概念重新定位到所謂的文化圈，這當然可以在歷史上得到證明，但是，這就是危險錯誤出現的地方- 審視這些文化群體的種族有機出現及其衰落。斯賓格勒認為，這樣一個文化群體就像聖靈一樣從遠處降臨在一片大地上；屬於它的人經歷著它的英雄時代、文化的精神高度、文明的分解、衰落。然後從這些故事中得出預示我們未來的結論*。此外，這種「新」命運觀的本質是其不可逆性。

*博士。H. Günther 在其《德國整體種族研究》第 12 版中對斯賓格勒進行了可怕的拒絕。斯賓格勒幻想著一種“藝術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秩序的象徵”，古希臘人“突然”從石頭建築“回歸”到木結構。請記住，北歐種族浪潮帶來了這座木結構建築，一個新的靈魂出現了，而且它不是同一個靈魂在工作，正如斯賓格勒喜歡向我們暗示的那樣。斯賓格勒進一步注意到吠陀和荷馬時期埋葬風格的突然變化。在這裡，岡瑟也必須向他指出，北歐血統再次帶來了火葬。在這裡，斯賓格勒的幻想到處都化為烏有，無論他的作品各個部分多麼美麗，無論它們包含多少真理。

[404] 斯賓格勒的偽裝因果關係

最後，我們面臨著一個意想不到的事實：斯賓格勒在福斯滕的幌子下成功地引入了自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神奇的近東概念。人類事件的植物本質學說將我們所有人重新置於因果關係的鏈中，而不可逆轉的學說旨在讓我們屈服於命運。斯賓格勒不知道真正的浮士德式的「只有我想要！」；他沒有看到種族心理力量塑造世界，而是發明了抽象的計劃，我們現在必須將其視為「命運」。他出色地否認了這種關於種族、個性、內在價值、每一種真正促進文化的衝動的學說，總而言之，是日耳曼人的「心中之心」。

儘管如此，斯賓格勒的工作還是很棒又優秀的。它像雷暴一樣襲擊，折斷腐爛的樹枝，但也給渴望的肥沃土地施肥。如果他真的很偉大，他應該為此感到高興：因為取得成果（即使是透過錯誤）是一個人可以實現的最高目標。但現在，種族和精神的覺醒已經遠遠超越了“格式塔”，找到了通往永恆價值的道路，並將過去時代的人民和藝術視為活生生的現在，超越了混亂的時代。

繼續：審美意志

回到“20世紀神話”

20世紀的神話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405] 至 [450]

四、審美意志

1.

這種明顯的題外話是必要的，因為它使人們可以理解，重要的不是“永恆和無限的感覺”，而是代表了所有藝術創作的最終原始現象的類似條件個性中的個性。勒諾特的無限視角和倫勃朗神秘的明暗對比並不是一種模糊到無限的東西，而是一種靈魂張力。奇怪的是，很少有系統論者註意到歐洲所有偉大藝術家很快有意識地、半本能地遵循的節奏。他們的藝術不是從物質到無限，而是反擊自我，一次又一次凝聚精神力量，可以說是為了再次將其拋棄。就在貝多芬在最高處形成聲像、接近蒸發的那一刻，歡快的諧謔曲突然插入。

在拋棄世界的主題中，一種專制的戰鬥意志在共鳴。這些不是抑制，而是西方藝術的生命節奏。貝多芬的諧謔曲，百年浮士德生命的最後一幕，瓦格納齊格弗里德的英雄偉大，漢斯·薩克斯微笑著克服悲劇和局限性，埃克哈特大師的神秘主義和他豐富而積極的生活只能如果忽略任何嚴格的一元論，就可以理解

[406]靈魂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突破

放棄了。將蒸發無邊解釋為「西方靈魂」³¹¹，是為歐洲文化注入朦朧的敘利亞魔法的根本嘗試。

巴赫和貝多芬的音樂並不是靈魂蒸發的最高境界，而是代表了無與倫比的靈魂力量的突破，不僅擺脫了物質的束縛（這只是消極的一面），而且表達了一些非常具體的東西，即使事實並非如此，總是可以把黑白帶回家。日耳曼人對世界的征服並不是無限的擴張（什麼？

「揮發」)但增加了緊迫性(即任性的行動) ,這是舒伯特賦予無所不能的「甜美的神聖和弦」。

意志是靈魂對目標意識能量的印記 ,因此屬於目標設定(最終)視角 ,而內在驅力則與原因研究(因果)視角相關。

思維方式是相連的。即使在今天 ,審美意志也被任性的自我所否定 ,其中包括一切實用性。它即使不是最強烈的 ,也肯定是人類意志最全面的表達。

因為藝術創作是每一種藝術中透過某種形式所束縛的統一體對材料和內容的有意識的轉化。如果意志的其他方向只有一種性格特徵、一種材料 ,那麼藝術就以一切材料和內容 ,無論是感性的還是超感性的 ,作為其材料。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 ,我們對世界和自我的整個形成的挪用是一種有意識的藝術活動。乘坐雷霆戰車在空中飛行的神話形象和大理石雅典娜雅典娜本質上都是同一形成活動的結果。甚至是以太的想法

[407] 倫勃朗的《浪子》

力量守恆定律也以類似的靈魂塑造能力為前提。

一個例子：「浪子」。這是倫勃朗倒數第二年的一張照片 ;他在最貧窮和絕望的狀態下畫了它。他死後 ,人們在舊垃圾中發現了它。在這裡 ,我們看到過去的苦難濃縮成一瞬間 ,以無情的自然主義描繪跪下的罪人。同時 ,這個衣衫襤褸的人物散發著對一切可怕事物的平靜和變形的勝利。鞠躬的父親臉上訴說著無限的愛。在這裡 ,無情的自然主義及其所有的巧合和個人表達 ,與對自然的完全克服是對立的 ,就像所有繪畫中的少數畫面一樣。純粹的形式 ,無論是圖形還是繪畫 ,一切都從無限的黑暗延伸到老人 ,他的臉和他的手臂 ,充滿了柔和的光線 ;最深的棕色、紅色和黃色的整個尺度在這裡找到了它的發光高潮。觀看者目光的方向也匯聚於此 ,同時 ,這裡也是心靈階梯的最高境界 :從觀看的冷漠、好奇 ,從最深的虔誠 ,到解脫、振奮的救贖……

發生在倫勃朗身上的形成性心理活動完全轉移到了兒子和父親兩個人的靈魂中。在這裡 ,他展示了情感到自由行動的成功轉變。道德自由找到了藝術表達方式 ;一個道德寓言變成了一種藝術體驗。因為這裡沒有教導我們效法聖子的行為是有罪的 ,也沒有向我們宣講謙卑 ,

[408]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戰

沒有要求寬恕，而是將人類自由的救贖行為呈現給我們，並利用一切形成力量的手段將其帶入最生動的意識，就像古老的神話對自然所做的那樣。與倫勃朗當時的心態相同，叔本華會寫下關於世界虛無的最深刻的思想，基督會教導我們所有心懷邪惡的人寬恕，莎士比亞會寫下令人震驚的戲劇，倫勃朗只能用畫筆說話。這是一種針對特定方向的心理強制；它不是哲學的，不是道德的，而是藝術的。

幾十年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直處於激烈爭議的中心。溫和的希臘化作家譴責了對恐怖和罪惡的無情描述，並指責無情的精神狀態所造成的可怕影響。

另一方面，對尼古丁和苦艾酒上癮的人在欣賞自己為拉斯科爾尼科夫、梅什廷或卡拉馬佐夫時獲得了肉體上的快感。有些人批評了「不平衡的形式」、表現的層疊性質，然後又批評了無限孤立的性質，有些人則稱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新宗教的先知。

有些人認為唯一的價值衡量標準是所謂的人類和有意義的東西，有些人則認為是無情的自然主義。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是俄羅斯人，甚至聲稱被視為新靈魂的榜樣，那麼對這項要求的最有力的辯護是完全合理的。但對於美學家來說，抱怨說，在閱讀拉斯柯爾尼科夫時，「每一根纖維都軟化了，

[409] 道德與美感判斷

“壓碎了，壓碎了”並爆發出抱怨：“形成審美觀察的生命元素的自由度和平衡應該從哪裡來？”（沃爾克爾特）這裡，英雄和道德的對象顯然與審美的對象混淆了。這是因為，純粹考察了道德人的心理影響，而忽略了詩人的形式力量和審美意志。因此，格呂內瓦爾德的受難也必須被視為災難性的，因為婦女在其面前暈倒而被拒絕。因為在這裡我們也沒有倖免於任何可怕的事情，神聖的「審美平衡」受到了這幅德國古老繪畫最偉大的作品的無情攻擊。我們不應該感受到個別的英雄或受害者，而應該感受到創造他們的力量！

人們不能用人類的道德標準或所謂客觀形式的標準來衡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最終必須決定從不同的角度來完成他的整個藝術美學，正如這裡所嘗試的那樣。這是對一種深刻的、內在的、任性的紐帶的認可。關於道德平衡、形式控制等的字詞在這裡不再合適。

一般來說，100個藝術美學家中有99個的錯誤是，當他們觀看戲劇、一幅畫中的人物時，他們把自己的細小感受和恐懼推到了他們考慮的前台，而不是創造了作品的藝術力量。

人物是活的，無論是殘廢的還是正直的，是善良的還是邪惡的；如果我們認識到它們存在的內在必要性，那麼當我們脫離物質事物時，正是這種創造力抓住了我們。子

[410] 梅施金王子 – 湯瑪斯·布登布魯克

對歐洲藝術來說，慾望和崇高意志的表達並不是為了給「遊戲本能」騰出空間，而是為了對藝術意誌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不應該以一種好玩的方式和所有精神力量的平衡來欣賞一件藝術品，而應該意識到一種創造性的形式。我的滿足感並不在於看到了表象，而是體驗到了工作中的存在，感受到了這個透過表象工作的存在在我內心受到召喚。

令我感興趣的不是阿遼沙、迪米特里或伊凡·卡拉馬佐夫，而是與權力同等程度的興趣，也不是推動他們每個人走上錯綜複雜道路的意圖，而是透過人類詩意的存在變得可見的有機創造，從而使他們的方式變得可見。讓我們振作起來。我是否應該將這些人物視為人生理想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當我們運用批判性措施時，我們不必想確定我們的「美學自由」被保留得有多牢固，也不必確定人物是否健康或懶惰，而是他們是否有必然的效果，即他們是否它們的移動方式源自於內在的統一核心。這就是人們長久以來試圖解開的結，卻徒勞無功。

但新的美學差異也在這裡出現，雖然我們在梅施金王子背後感受到了一種無情的創造力，他作為一個道德單位是可憐的，但在托馬斯·布登布魯克的背後，我們只看到一個咀嚼鋼筆的美學家透過燈光折磨他的大腦神經刺激的問題。梅施金的癲癇發作是一種內心的爆發，可憐的布登布魯克災難性的牙齒脫落是運氣不好，費盡心思準備，但仍然只是運氣不好。當這個瘋狂的白痴在他愛人的屍體上做一件精神上必要的事情時

[411] 夏洛克作為一個美學問題

《崩潰》意味著托馬斯·曼在鋪路石上處決的托馬斯·布登布魯克讓我們感到既不愉快又滑稽。

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現在引出了另一個已經簡單觸及的問題：令人厭惡的、甚至懶惰的人物如何能夠產生美學效果？那麼，那些處理外在形式的藝術作品，與人們或藝術家的美的理想完全不符，也沒有教導我們從道德角度要求的詞語，為什麼它們常常創造出一種強烈的美感？席勒的回答是我們本能地更專注於力而不是物體

尊重法律觸及本質，但不解釋本質。因為吸引我們的正是美感對象的內在合法性，即使它代表——比方說——借用價值（採用價值），甚至是敵對價值。

我們無法「取悅」夏洛克這樣的人物；他的思想在各方面也與我們靈魂的戒律相矛盾。然而，創造物很少採取這樣的形式：因為它本身在種族和心理上都是完整的。表面上，它是由從埃及的石刻到托洛茨基的所有猶太種族特徵造成的，精神上夏洛克展示了舊約理想的本質，透過塔木德、舒爾坎-阿魯克到華爾街的現代銀行家。這個有著千年歷史的生物成為夏洛克中猶太人的新創造物——就像呂迪格侯爵和浮士德一樣，北歐生物的創造。夏洛克做了他必須做的事；一旦放置，它必然成為藝術家美學意志的進一步證明。席勒的假設是，這位大罪犯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體型所帶來的力量。

[412] 基督受難作為一個藝術問題

突然改變的可能性在這裡似乎是錯的。夏洛克永遠不會改變，他的身體遵循一條戒律，在他本性的不變性中，這條戒律與規定星星週期的法則有著類似的效果。

因此，夏洛克既是一個個體，也是一個預表，既是猶太人，也是猶太教。這也適用於梅菲斯特，他的美感印像也不是基於美，也不是基於權力，而是基於他內在的必然性，也就是創造他的藝術行為。理查三世、伊阿古、弗朗茨·摩爾都是純粹個人的人物，沒有成為典型。雖然藝術家顯然將自己等同於呂迪格或浮士德所代表的英雄價值觀，但他與其他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純粹的精神意志形式。正是這些人物——包括希勒·鮑伯、佩雷·葛朗台、塔圖夫——向我們證明了我們最終必須說出美感創造和美感體驗的根源。

處於齊格飛和夏洛克之間的中間位置是這樣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藝術家沒有在與其他力量的鬥爭中形成自己的最大價值，也沒有將其他內部完全陌生的力量置於作品的中心，而是在其中顯然，他試圖將藉來的靈魂表達到最後的結論。西方藝術史上最令人震驚的問題在這裡清晰地呈現出來：基督的受難與受難的高潮。

教會教導耶穌有意識地為全人類犧牲自己，祂所受的酷刑也被詳細描述，以便盡可能清楚地表明奉獻的力量。犧牲性的死亡將謙卑的觀念提升到了最高的價值，即順服、自我奉獻的愛。認可度

[413服]第413服[雙線] 新服

這種價值是中世紀教會的標誌，因此它也成為西方藝術家的借用價值，他們試圖在自己的作品中與這種價值保持一致。數千個被創造為特殊虔誠的標誌

受難使基督的形象服從於謙卑的教導。那個經常「近乎英勇」地看待世界的微笑的金髮孩子，現在變成了一個飽受痛苦折磨、面目扭曲、傷口潰爛的崩潰人物。完全毀滅、絕望和死亡的感覺與中世紀的呂迪格、希爾德布蘭德、迪特里希和齊格飛的英雄不證自明的感覺相似。這類最大的作品是伊森海姆祭壇，它將教會借用的價值提升為寓言。這件作品是謙遜理想的最合乎邏輯的實現，體現了世界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藝術意志的熱情力量。這種釘十字架近乎對材料和故意藝術強度的病態誇大。殉道者身上的多處刀傷、沉睡中的瑪麗亞，代表著「基督教藝術」的高潮，同時整體價值也透露著復活中同樣的審美意志，具有一種奇怪的新轉變正在發生十字架上的黑暗耶穌突然又變成了輕盈、苗條、金髮、復活的基督。在神秘的色彩圓圈中，它飄逸地升起，再次無與倫比地成為無意志崩潰狀態的象徵。

自從這次高峰表現以來，這種從西方借來的價值已經逐漸失去了影響力。受難和復活幾乎成為純粹的裝飾性指控，成為美麗色彩效果和

[414] 貸款價值結束

燈光效果。倫勃朗仍然經常嘗試這個主題，但無人能與格呂內瓦爾德的力量相提並論。主題已經耗盡，創造十字架的內在動力在今天的世界感和形式中缺失了。格呂內瓦爾德所描繪的真正意義上的十字架（作為藝術品和懺悔）在今天無法被繪畫、雕刻、配樂或書寫。貸款價值也已放棄。但這裡出現了一個新舊主題：耶穌是英雄。不是那種傷痕累累的那種，也不是那種神奇消失的晚期哥德式的那種，而是那種獨特、樸素的個性。耶穌這個新形象的創作尚未完成，但呂迪格和梅斯特·埃克哈特已經預先確定了這一點。

3.

從溫克爾曼到叔本華的經典德國美學都是以藝術品為基礎的。即使只是來自晚期希臘的藝術品。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對現實生活的忽視還不夠。因此，新美學家順應整個時代的潮流，將美學越來越轉向藝術接受者的感受，並根據自己的氣質，每個人都發現了自己不同的體驗，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新的、但又是「一般的」美學。美學越來越成為所謂心理學（靈魂研究）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感性主義逐步佔領了地面，考慮到過去幾十年來普遍的物質崇拜觀點，這並不奇怪。藝術成為純粹經濟方法的對應物，因為正如人們所說，它的形式力求「以最少的努力傳達盡可能豐富的內容」。

[415服]第415服[雙線] 新服

(穆勒-弗賴恩菲爾斯) 因此,藝術中的空氣感似乎可以促進大腦活動。無意識的非理性被視為權宜之計而被駁回:美感是基於內心的模仿,基於運動的同情心。最後,穆勒和他的追隨者發現,在藝術享受中,促進生活的感覺普遍增強。在這裡,他非常接近基本的見解,但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純粹的心理學之中,這使他忽略了藝術作品中客觀賦予的東西。格魯斯也走了同樣的路。我們欠 Külpe 對聯想值進行了詳細的檢查;儘管保持了心理學的方法,他還是回到了藝術作品,並呼籲將美分解為其各個組成部分,呼籲(類似於沃爾克爾特)藝術規範“如果一個人想要產生審美上令人愉悅的效果,就必須遵循這些規範”。其他美學家開始探索美作為藝術品的理想屬性。哥德式大教堂是由石頭建造的,是聲音的旋律。石頭和聲音都不美麗,重要的是它們的法律共通性。美依附於物質而無法被感官感知。但美並不是個體屬性的總和,而是某種特定的東西。正如每個音樂三重奏所證明的那樣,它幾乎獨立於各個部分。這種脫離客觀的美感表象,意味著美感對象的本質,它激發出兩種想像的情感:移情和同情的情感。由此,維塔塞克走上了一種廣泛傳播的藝術觀念:所謂的移情美學,這是由利普斯詳細創立的。在他之後是

[416服]第416服[雙線] 新服

審美狀態是一種愉悅的感覺,可以追溯到靈魂的舒適,即靈魂很容易抓住一切讓它感到愉悅的東西。美是生命的活動,醜是生命的否定;因此,第一個會引起空氣的感受,另一個會引起不愉快的感受。這裡已經存在著一種“同理心”,這種“同理心”會隨著喜樂的人而增加,而悲傷的人也會感到悲傷。產生共鳴的可能性取決於藝術鑑賞家認可的可能性。我們自己的力量或渴望必須在藝術作品中找到對應。利普斯後來將他的美學研究的焦點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主題上,並解釋說,每一種感知到的表達都只存在於觀看者本人中:「所有這一切都是移情,是將自己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我所知道的外國個體都是客觀化的那些。

。我自己的複製品,我自己的複製品,簡而言之,是同理心的產物。」*

美感享受原來是精神上的自我滿足。於是,一塊落下的石頭就變成了一種“奮進”,就像山只是因為我們把這個靈魂放進去才大膽地“奮進”向天堂一樣(利普斯忽略了山也是“躺下”的事實)。物質的被動性和主動性成為情感體驗;沉重、堅硬等失去了客觀性並獲得了自我的抒情特性:「物體的必然性……在它們身上被感受到,並且是它們的

起源只不過是我們內心所經歷的判斷的必要性……它不是對象。·。強制也好，強迫也好，只有我是這樣。”

這意味著局勢嚴重顛倒

* 《當代文化》,第 359-360 頁。

[417服]第417服[雙線] 新服

已提供。人們曾無數次嘗試完善移情的心理理論，對其進行補充，將其與古典美學（Meumann、Dessoir、Volkelt等）融合，但沒有任何地方明確和公開地認識到，對移情的教條式否定民族-種族制約的美感意志是幾乎所有分歧的根源。

這種知識本身就建構了從客體到主體、從藝術家的形式意志（作為權力的最高表達）到藝術接受者的形式意志（作為較低層次）的橋樑。

沒有什麼地方比音樂更能清楚體現這一事實了。這種藝術沒有物質，只有內容和形式。它們的表現手段是時間的節奏，它們的規律是時間的建築。叔本華對音樂本質的反思被認為是最深刻的論文之一，他解釋說，這種藝術的效果如此獨特，因為它直接針對最內在的意志。叔本華在這裡看到的是正確的，但他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正在摧毀他的哲學體系和他的美學信條。因為，首先，「盲目意志」在這裡再次被呈現為自身的對立面，作為靈魂最神聖的衝動，因為每一次藝術享受都意味著克服一切本能。其次，音樂對意志的影響被一位思想家以最偉大的藝術經驗呈現出來，他以近乎催眠的雄辯，將美學狀態的本質描述為沉思。

聆聽真正的音樂並不意味著陷入沉思，也不意味著陷入甜蜜的梦想，而是透過聲音形狀的非物質媒介體驗形式的意志和形式的建築。但這意味著更進一步：那些沉睡在聽者之中並且與藝術家相似的人

【418】「美感」循環

感覺形式的力量已經成長。音樂 以及其他所有藝術 是對「世界」的重新詮釋，一種挪用，一種靈魂的代表，從弗拉·安傑利科和拉貝的最安靜的靜止到米開朗基羅和貝多芬的狂野。藝術家從內到外，接受者從外部 從創作的作品 到內部，以達到藝術家最初創作作品時所充滿的體驗。這是唯一真正的「美感」循環，而藝術作品的最高任務就是增強我們靈魂的形成力，鞏固其對世界的自由，甚至克服它。

因為當說一個人在參觀畫廊後以美學的方式看待大自然時，這意味著什麼呢？這豈不是說，這個人體內同樣蟄伏的一種力量，在藝術創作的方向上還不足以自我活化的力量被喚醒了？為什麼我們在看過一部作品或聽過一段音樂幾週、幾個月、甚至幾年之後，仍然可以在想像中如此強烈地回憶起當時的精神狀態？是的，對許多人來說，這種情感體驗往往只發生在藝術失去價值之後，也就是說，在物質、常常令人不安的副作用被消除之後。當一個人聲稱一位藝術家對另一位藝術家有影響時，這意味著什麼？這是否意味著除了之前一直處於休眠狀態並且只有透過特殊衝動才能喚醒的形成意志被喚醒之外，還有其他意義嗎？（當然，我這裡不是在談論模仿技術。）我們的整個記憶都可以包含在這個考慮中。您可以例如B. 請注意，當出現特殊聲音或

【419】美麗與威嚴

噪音引起了內部震動，例如例如，手榴彈爆炸埋葬了一名士兵並引起了神經休克，類似的聲音在很多年後仍然會產生相同的精神和身體影響。這裡顯然有一種形成力量，值得在哲學和美學的背景下徹底對待。

4.

這將我們引向美麗的另一極。除了考察這一點之外，康德還利用了崇高的感覺。還有另一種現象喚醒了一種“無趣的視角”，但並不美麗，即崇高的現象。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不是平靜或玩味的，而是令人感動的。情感力量的平衡、和諧只有在衝突期間和衝突之後才會發生。當我們發現自己面對著某種絕對偉大、無限且無形的事物時，我們的想像無法從整體上看待它。身為感性眾生，我們感到自己渺小，同時，正是因為這種感覺，我們內心升起另一種感覺，這表明我們無限地不僅僅是感性眾生，因為我們是那些認為同一事物很小的人。

大膽、懸垂的岩石、雷雨雲、颶風、洶湧的海洋都是自然的力量，面對它們，我們的身體抵抗力似乎無限小。但如果我們深入思考這些強大的現象，我們就會體驗到靈魂力量的提升，並發現自己內心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抵抗能力，這讓我們有勇氣與看似無所不能的自然競爭。「就是這樣的感覺

[420]康德的崇高學說

崇高的本質，尊重我們自己的命運*。（讓我們遵循由此產生的宗教觀念，這必須導致榮譽和敬畏

因此，這種崇高的感覺是由一種不悅引起的，我們的感覺神經認為這種不悅似乎微不足道，只有當我們意識到人類的優越性並最終平靜、無私時，才會轉變成一種快樂的感覺沉思。最終，我們的情感力量也出現了平衡，不僅在想像和理解之間，而且在想像和理性之間。

「崇高是透過抵抗感官興趣而立即令人愉悅的事物」**。

崇高是透過某種潛移默化而產生的，在潛移默化中，我們將理性喚醒我們的感覺轉移到物體上。美麗需要對物體的某種品質的觀念，而另一方面，崇高「只存在於這樣一種關係中，在這種關係中，自然觀念中的感性被判斷為適合於一種可能的超感性。」使用它。

康德認為，在藝術中，崇高只能在道德意志與感性意志的鬥爭中出現。但由於道德意志本身是無激情的，只意味著良好的性情，所以它的出現可能會以情感的形式出現。

如果善意的想法帶著情感出現，那就是熱情；這種熱情不是道德的，但卻是崇高的。「這就是理想人的行為方式

* 判斷批評，§ 27. aa 0. § 29.

[421] “情感力量的和諧”

作為藝術中這種情感的載體，他們是悲劇中真正的英雄，他們作為自由英雄和烈士，賦予崇高，而崇高總是與思維方式、理智和理性而非感性的觀念有關。上面那隻手。

這些評論澄清了康德關於兩種心態的觀點，這兩種心態與本能分離，最終讓我們感受到內在生命力量的和諧，並旨在讓我們處於一種不自覺的直覺和沈思的狀態。

就美學判斷的推導（即，他們的觀點的正當性）而言，我們不能在這裡詳細討論，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康德只允許這些適用於美「透過意識到面對自然時，形式上是相同的，可以對自然提出各種問題。另一方面，自然中的崇高現在被不恰當地稱為，它只是人性思維方式的基礎。意識到這一點僅給出了一個原本無形且不合時宜的對象原因的概念，該對象以這種方式以有目的的方式主觀地使用，但其本身並因其形式而未被判斷為這樣。」*

這些陳述向我們展示了康德和席勒同樣的掙扎：他無法否認自己對戲劇中偉大人物的情感，但他以驚人的毅力總是想回到“情感力量的和諧”，而不是意志精神的統一。體驗並認識到精神能量的覺醒是美學狀態的本質。我們的思想家不願意這樣做

* aaO § 30。

[422]柏遼茲的自白

儘管他們允許崇高在藝術中被接受，但他們的例子幾乎完全來自自然，因為他們認為崇高的感覺只是一種反應。但讓我們面對一座哥德式大教堂：這裡同樣是巨大的、令人壓抑的規模，令人恐懼的人，以及個性和崇高的體驗。但這座大教堂是一種行動，是人類最有力的藝術創作，是崇高感覺的藝術表現。在這裡，創作與情感歸一源頭；促使我敬畏的最終是這裡所展現出來的個性、人民、人類的統一性、形成的力量。

人們很容易在這裡對藝術家的自白、創作和經驗進行長篇大論，因為忽略這些是行會美學的特徵，儘管它們應該為所有關於藝術的考慮提供必要的基礎。但這會過度擴展本章的範圍，因此只做一些註釋。

例如，在他的信件中我們看到：柏遼茲（B. Hector Berlioz）作為一位經歷過所有風風雨雨的藝術家，他到處都在做、在經歷。在聽完自己的一首作品後，他告訴他的朋友費朗，他想大聲喊出這對他的影響是多麼巨大和可怕，他滿意地從一位聽眾那裡說，他的臉色蒼白得像死了一樣。情感。柏遼茲在里昂渴望地寫道：“我想，如果我再次聽到真正的音樂，我會發瘋的。”

他欣喜若狂地寫信給R. Kreutzer：「天才啊！如果有一天我想描述激情，我該怎麼辦？人們不會理解我，因為他們甚至沒有用花圈向這位最精彩的作品的作者致意，不是他帶著勝利的姿態，不是在他面前

[423] 福樓拜與尼采

1856年，他警告西奧多·里特：「記住1月12日！那天你第一次遇到了偉大的戲劇音樂的奇蹟，在這一天你聽到了格魯克的威嚴，並得到了第一個想法。」「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藝術本能，毫不猶豫地向這位你迄今為止未知的天才致敬。是的，是的，要相信，無論人們說什麼，只有一半的激情，一個

一半的心，一半的大腦，我們藝術中有兩位偉大的、更高的神：貝多芬和格魯克」。

柏遼茲現在可能被稱為“過於可憐”。但顯然清醒的福樓拜也向我們報告了創作中消耗了多少意志力：「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他寫信給莫泊桑「只有一件事：為藝術犧牲一切！我像驢子一樣工作了14年。我“我一生都生活在這種偏執的固執中，排除了我其他的激情，我把它們鎖在籠子裡，有時我獨自去看看。”

「你們是幸福的，你們這些詩人，你們的詩有一個出口。當有什麼事情折磨你們時，你們會吐出一首十四行詩，這會讓你們的心平靜下來。但我們這些可憐的魔鬼，我們散文家，我們被禁止任何人格（最重要的是，我仍然想一想所有回到我們靈魂中的苦澀，所有扼住我們喉嚨的道德污點。”

這就是尼采所說的心境：

「有很多事情要宣布的人，一旦內心保持沉默。
凡是要點燃閃電的人，都必須長久地成為一朵雲。”

[424服]第424服[雙線] 新服

幾乎沒有人能像尼采那樣優美地描述一部偉大作品的誕生：「在十九世紀末，有誰清楚地知道強盛時代的詩人所說的靈感是什麼？ 啟示，即某些東西突然變得可見的意義。」帶著難以言表的確定性和自由，變得可聽見，某種震撼你的東西，將你擊倒在你的核心……你聽到，你不看，你不拿，你不問誰在那裡；就像閃電一樣，思想亮起，必然，以形式毫不猶豫，我從來沒有選擇。一種狂喜，其巨大的張力有時會引發淚流，其中步伐不由自主地急促，現在變得緩慢；一個完整的存在在外面自己……一種幸福的深度，其中最痛苦和最黑暗的事物並不作為對比，而是作為條件，作為挑戰，作為如此豐富的光中的必要顏色……一切都以最高程度的不自覺發生，但彷彿處於自由、無條件、神性的風暴中。”

這難道不是讓萊瑙在演奏《費德里奧》後承認的本質和觸發點：「我再次被情感的風暴所佔據，在兩個小時裡我無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當我回想起這樣的快樂，我就失去了與命運抗爭的勇氣！」

那麼貝多芬本人，這位透過他的作品最終動搖了所有追求「沉思」與「和諧」的美學基礎的人呢？他對年輕音樂家Louis Schlösser說：「你會問我的想法從何而來？我不能可靠地這麼說；它們是不請自來的，間接的，直接的，我可以用手抓住它們，在偉大的世界中。」戶外，在…瓦爾德，向上

[425] 荷爾德林，德國最偉大的歌手

散步，在安靜的夜裡，在清晨，被情緒所刺激，這些情緒被轉化為詩人的文字和我的聲音，發聲、咆哮、暴風雨，直到它們最終以音符的形式出現在我面前。」降E大調四重奏作品130中的降E卡瓦廷，貝多芬對霍爾茨說：「我自己的音樂從來沒有給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即使記住這首曲子，我也會流淚。」然後，他於1812年8月15日寫信給貝蒂娜·馮·阿尼姆，抗議所有的感傷和本能的感傷：「我告訴歌德我的意見，我們的掌聲也是如此，一個人希望被像他這樣的人在理智上聽到；情感只適合女人；音樂必須驅除男人的精神之火。」

這證明了貝多芬身上具有勝利的日耳曼本質，他被許多下層人類水平的不可思議的種族心理力量所折磨和拉扯，而貝多芬的這種本質時不時地在貝多芬身上脫穎而出，就像哥特式大教堂中的怪誕怪誕一樣。

最後：德國人中最偉大的歌手和他們靈魂中最溫柔的播音員會對通過將藝術體驗降低為溶解的虛無來摧毀心靈的浮力的企圖說些什麼？當這些人還沒有作為全能公民統治我們的生活時，荷爾德林不是已經遭受了這些人的痛苦嗎？當海伯利安在尋找偉大的靈魂時，不得不認識到，他們只有通過努力工作、科學，甚至他們的宗教已經變得野蠻；海伯利安找到了工匠、思想家、牧師、頭銜持有者，但沒有人民，沒有靈魂的統一，沒有內在的活力，沒有生命的完整性。

[426服]第426服[雙線] 新服

因此，在荷爾德林看來，美德本身就是一種燦爛的罪惡，他覺得最令人震驚的發現是這些人想把他們狹隘的思想提升為整體的法則。當藝術從理論上允許的中立領域「引發沉思」的高度滑落到促進消化、提升旅遊業、陶醉技術的水平時，荷爾德林會有何感受！他曾經想把希臘的天才送給他的狄奧蒂瑪，只能生出對受傷的天才的哀嘆；今天他的作品可能是絕望的呼喊——或者攻擊，他的歌曲更是內心深處意志的灼燒折磨的傾訴。但是，荷爾德林眼中的宗教之美並不是我們哲學博士的「沉思」滿足，而是生命高度高度的完整性，是靈魂所有的提升、心靈的所有渴望、生命的所有力量的集合。意志，在最短暫的時刻綁在一起。還有荷爾德林的歌曲！最陡峭的人生價值觀和神聖的旅行慾望的一次光輝的上升，對世界「巨人之心」的召喚，當他寫下「明智的顧問」時，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現在謀殺心靈的新藝術正在綻放，智者的建議現在變成了刺客手中的死亡匕首……」

這樣你就可以嚮往、創造、經歷西方所有真正的藝術家的經歷；無處不在，一開始就有集中的藝術意志，準備掌控一場偉大的表演，揉捏它，塑造它。塑造它，產生新的創作，然後在美感意志的觸發中與整體意志相協調，為一個人的幸福做好準備。

[427] “不道德的天才”

正是這種意志堅定的藝術性，也對我們的現代美學也喜歡一再提出的斷言懷有敵意：彷彿存在著一個不道德或不道德的天才。這種觀點顯然具有純粹的理智主義性質，可以追溯到藝術性與一般意志存在的分離的嘗試。

在這裡，人們不會錯誤地看到一種不純正的地中海種族的特徵，這種特徵是由猶太文學協會特別傳播的。北歐日耳曼藝術從一開始就透過內容的選擇來證明這一說法。人們讀了華格納寫給李斯特的信，就會明白真正的種族與柏油知性主義有多麼深刻的不同。另請注意貝多芬的話：“亨德爾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我願意裸露頭跪在他的墳墓上。”「莫札特最偉大的作品仍然是《魔笛》，因為在這裡他首先展現了德國大師的身份。唐璜仍然具有意大利風格，而且，神聖藝術決不應該讓自己淪為這樣一個醜聞題材的陪襯。」」。

正是基於這個特點，日耳曼西部的偉大創作得以出現：大教堂以及戲劇和交響樂。

用眼睛和耳朵的一切手段來喚醒這種意志的崇高性的最偉大的有意識的嘗試是瓦格納的音樂劇。瓦格納宣稱舞蹈、音樂和詩歌是一門藝術，並將衝突和無法生育歸因於以下事實：三種孤立的藝術已經達到了其表達能力的極限並變得扭曲。貝多芬的絕對音樂使大師在 IX 中實現了這一點。交響樂回歸人聲。就像這樣的節奏

【428】華格納的創作

骨頭，人的聲音是聲音的肉體。但音樂本身缺乏“道德意志”，它的孤立意味著混亂或無聊的節目音樂。戲劇與音樂和舞蹈這一最完美的詩歌形式相疏遠，但在與「其他」藝術分離後，必然最終成為純粹的書面悲劇，永遠無法被再現。歌德失敗了，他的繼任者更是失敗了。正是由於這種超脫，原本只有真實、血腥的民族舞蹈，結合民謠音樂和歌曲，變成了一種與自然格格不入的腿部動作，沒有內容，也沒有真正的節奏。因此，瓦格納在三種藝術的結合中看到了未來的藝術作品，而這三種藝術只構成了一種藝術：文字戲劇。

瓦格納與整個烏合之眾的世界作鬥爭並取得了勝利。拜羅伊特的文化工作將永遠是毋庸置疑的。但儘管如此，今天瓦格納的基本教義已經開始背離，彷彿舞蹈、音樂和詩歌必須以他放鬆的方式永遠聯繫在一起；就好像拜羅伊特其實是永恆的「雅利安之謎的完成」。

華格納嚴格區分了語言佔絕對優勢的條件和音樂必須起主導作用的條件，以使用內在的動作代替外在的動作。他總是完全成功（如《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名歌手》），但他也創作了一部達到如此高度的戲劇，以至於劇院不得不在這裡失敗，就像《浮士德II》一樣。（《戒指》尼伯龍根”）和

[429] 文字、聲音、舞蹈

另一方面，這證明了舞蹈作為一種戲劇性姿態的一般形式經常被言語和音樂的結合所違反。

儘管它具有天生的音樂性，但這個詞始終是思想或感覺的載體。儘管人們願意將承載思想的語言視為一種「超美學」元素，但它卻是每一部真正戲劇的先決條件。他們的清晰度和理解能力決定了演講廳的高度和寬度；語言技巧被認為是每個偉大表演者的先決條件。詩人的形式意志只能透過語言這個媒介來表達。只要這個詞描述了人類衝突、講述了一個事件或傳達了一個思路，音樂就不會支持它，而是會擾亂它。伴隨的音樂其實破壞了意志和思想傳播的媒介。除此之外，這可以在《I》中的故事《特里斯坦》中看到。行動，在沃坦與布倫希爾德的對話中，在阿爾貝里希的詛咒中，在諸神的黃昏前奏中的諾恩之歌中。無論何時需要傳達一個想法，管弦樂團都會阻礙。幾乎所有人群場景都是如此。人們的話語完全消失在迅速膨脹的聲像之中；觀眾只聽到含糊其辭的大聲驚呼，只看到看似無緣無故舉起的手。這不會導致設計，而是導致混亂。例如，將埃格蒙特的開始與布倫希爾德到達勃根地城堡進行比較。歌德的民間場景表現得最為生動，左右幾句話描繪了整個群體的情緒和思想，與埃格蒙特的共性則賦予了這個個體真實的、令人難以忘懷的力量。期間的音樂伴奏

[430] 音樂劇中的教條

這種大規模的場面會剝奪它所有的機智和性格*。

除了人們對布倫希爾德在聚集的人們面前揭示她靈魂的祕密的不合理期望之外，他的行為伴隨著音樂已經成為文字聲音劇中的一個抑制場景，而批評它不僅僅是出於對瓦格納願望的熱情。在這裡，語氣已經壓倒了詞語。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堅持了強制原則，就好像音樂在音樂劇中不應該有片刻停頓。儘管她有權在《萊茵的黃金》的開頭、《特里斯坦》的第二幕和第三幕、《名歌手》的第三幕中獨領風騷，但她同樣有責任帶領人們進入特里斯坦、馬克、漢斯·薩克斯的靈魂。這妨礙了這個詞。貝多芬的《埃格蒙特》音樂是最深刻的音樂劇。但這種音樂不會以同樣的方式移動，即使它確實如此。

* 德高望重的H.聖張伯倫或許可以被視為華格納詞音戲劇理念最自覺的倡導者。同時，他熱情地捍衛歌德的觀點，即真正的詩歌，即「瘋狂的藝術」與所有其他藝術之間存在著差距，根本沒有邊界。妄想的藝術只與觀念有關，所有其他藝術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真實的”，即感官的藝術。正如張伯倫在瓦格納本人身上指出的那樣，這裡顯然存在著「可塑性矛盾」。在我看來，歌德的劃分更為正確：它們都是不同的藝術，可以相互促進、相互促進，而不是重新獲得「一門藝術」；歌曲中詞與音的結合不能簡單地應用為一部偉大戲劇的節目。一條新的道路出現了，文字、語氣和臉部表情之間的新組合，這也許可以彌補一些後瓦格納時代的失常。

【431】運動因素

埃格蒙特和奧蘭治之間，或埃格蒙特和阿爾巴之間的衝突將由管弦樂團伴奏。

除了舞蹈之外，戲劇是唯一以活人本身作為表演手段的藝術。它的任務是不僅在時間上，而且透過手勢在空間上產生戲劇性的效果。運動是空間和時間的函數；我們的一種感知形式與另一種感知有一定的關係。用言語表達的情感也必然要求整個人有強烈的外在運動。空間變化的速度對應於內在體驗的速度。在言語戲劇中，可以不受抑制地建立這些時空關係，從而在聽眾和觀眾中發展出固有的節奏，但也有所謂的節奏。喚醒運動因子。

有一段時間，這種運動因素的重要性被誇大了：「當感性心理美學佔據主導地位時，經典」

但這次挫折把他推到了幕後。然而，毫無疑問，人類的這種運動覺醒是一種任性的高驅動力的外在形象。克萊隆號（Clairons）吹響了進攻的號角，即霍恩弗里德貝格進行曲（Hohenfriedberg March），數百萬人在其聲音下喪生，這表明英雄般的、刺耳的聲音可以產生多大的意志，而這種意志可以轉化為最高的身體能量張力。這包括真正的民族舞蹈的節奏，人們對這些聲音在精神和運動上做出反應。在這裡，時間和空間也有一定的關係，不受任何第三個因素的抑制。但如果音樂被添加到戲劇這個詞中，並且這個詞被添加到舞曲音樂中，而且不是在更短的時間內，

[432] 三門藝術 – 一門藝術？

但藝術上的差異總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人們嘲笑古老的歌劇中，英雄宣布逃脫，然後又站了十分鐘，但即使在瓦格納的戲劇中，文字內容和手勢之間的內在和諧也常常被音樂所阻礙。

例如B.布倫希爾德突然在岡瑟的宮廷中看到齊格飛並熱情地接近他，她的歌聲抑制了動作。

相反，齊格飛必須做出防禦姿態，就像慢動作一樣。《諸神與巨人之間的萊茵的黃金》中的大部分出場也是如此。

如果在這些情況下，音樂（因為它與歌唱的身體可能性相關）擾亂了心理運動過程的過程，那麼在其他情況下，單字就無法跟隨舞蹈的速度；他在這裡也不得不忍受造假，這種情況在音樂劇中很少發生。

這些反思並不是對不重要事物的批評，而是指出了華格納和每個歌劇演員都痛苦地感受到的本質；他們說，從長遠來看，這三種藝術不可能同時統一，但無論它們在早期如何相互聯繫，都不能忽視它們現有的獨立規律，而不會對藝術造成損害。它們不是一門藝術。試圖用武力做到這一點會破壞心理節奏並阻礙運動表達和印象。華格納的整個藝術作品只不過是意志的一次巨大釋放，但有時卻會妨礙他自己。它的偉大的前提也是它存在一些弱點的前提。大多數人都會在不知不覺中感受到

[433] 華格納—生命的創造者

瓦格納音樂劇的接受者，無法解釋這種不適；但隨後，神秘和英雄段落的無與倫比的印象占主導地位，並彌補了之前黑暗地感知到的空間和時間之間的不平衡（森林編織、葬禮進行曲）*。

這些評論絕不會削弱瓦格納的行動。她孕育了生命，這一點至關重要。非常孤立的藝術再次聚集在一起無疑是一件幸事。他們互相刺激。也許另一位偉大的人物將會出現，他將觸及當今生活的核心，並考慮到三種藝術的新獨立法則，將為我們提供一種新的文字戲劇形式，以“埃格蒙特”和“特里斯坦”為代表。榜樣。

但所有西方藝術的本質在理查·華格納身上變得顯而易見：北歐靈魂不是沉思的，也不是個人的

心理學會失敗，但宇宙心理法則是在精神上隨意體驗的

建築設計的。理查德·瓦格納是具有這三個因素的藝術家之一，這三個因素都是我們的一部分。

* 作為註釋，我想表達我的信念，瓦格納在《指環》中對人們和劇院提出瞭如此高的要求，以至於他們根本無法實現他的偉大願望。此外，還有一些象徵性效果（戒指、帕西法爾）看起來技術性太強。正如經典的《沃爾普吉斯之夜》的演繹被放棄一樣，魔戒的化身也永遠不會令人滿意。雖然特里斯坦和漢斯·薩克斯擁有永生，但魔戒要么必須由同樣天才的手重新設計，要么逐漸劇院附近的節目正在消失。

【434】永恆的渴望

整個藝術生活：在《羅恩格林》和《齊格飛》中表現出來的北歐美的理想，與對自然最深的感情、《特里斯坦與伊索德》中人的內在意志以及對北歐-西方最高價值的奮鬥連結在一起。人，英雄的榮譽，與內心的真實相連。

這種內在的美的理想在沃坦、馬克國王和漢斯·薩克斯身上都得到了實現（《帕西法爾》是一種強烈的教會色彩，轉而支持封建價值觀）。

在這裡，瓦格納的內在生活與所有歐洲偉人最深刻的內涵相遇。我不想再提起他們的名字了。「最崇高的事情是英雄的人生歷程，」叔本華本人承認。這種英雄意志的力量是指導我們所有思想家、研究人員和藝術家的神秘媒介。這是西方最偉大作品的內容和渴望，從《呂迪格伯爵》到《英雄史詩》，到《浮士德》和《漢斯·薩克斯》，暴力塑造了一切。它們在接受者身上的覺醒也是西方藝術的最終目標。

這種洞察力既遠離了我們古典主義的疏離，也遠離了當今淺薄的感性藝術和形式主義。它涵蓋了兩者，並與它們一起深入，在那裡它找到了北歐西方靈魂本質所創造的一切。

5.

最偉大的意志的釋放也是西方所有其他真正藝術家的一個特徵，包括那些精神衝動並不表現出同樣強烈（儘管方向相似）的形式意志的人。這裡的結果也很奇怪。我們稱之為

[435服]第435服[雙線] 新服

溫柔、親密、幽默。我不知道其他種族的產物，甚至是相關民族的產物，還可以用這樣的詞來形容：哥德式的尖山牆小房子，有艙口和小玻璃窗，加長的凸窗，雕花的木屋。門、鑲滿釘子的箱子和彩繪的箱子。

木鑲板、低矮的房間可以看到鄰居房間的景色。還有 Gottfried Keller 的故事和莫里克牧師(Pastor Mörrike) 的詩，莫里克牧師非常喜愛鳥類，希望將他所有的東西都放在狹窄的房間裡；拉貝的詩、狄更斯的藝術、克拉納赫的繪畫，處處可見日耳曼人外表安靜但本質溫柔的個性。拉貝在一首詩中表達了這一點：

“在世界事物最狹窄
的範圍內。”

但在這裡，這些藝術家的沉默也不是「經典的沉默」。當然，日耳曼的一切都是基於對「心靈的大海平靜」的深深嚮往；北歐人在阿爾卑斯山上漂泊了數百年；無數代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希臘。但沒有什麼比這更膚淺的了。說德國人正在尋找他失去的本質，失去的模範態度與和諧。哦不！對節奏的渴望，強大的精神意志力的表達是這裡的基礎，這也說明這種尋找不僅是對揭示自己的本性，同時也尋找互補性的補充來證明自己的性格。不斷研究和積極的北歐人尋求和平，有時傾向於將其看得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重要。但一旦他實現了這一點，它就不再重要了。好景不長，他尋找、研究並

[436] 狄更斯，拉貝，凱勒

繼續成型。（「與休息無關！」貝多芬在1801年寫信給韋格納，「我不知道除了睡眠之外沒有其他休息方式，這讓我很痛苦，所以我現在不得不給他比平常更多的休息。」）當他說「安靜」時，仍在深處冒泡，隨時準備轉變為活躍的現象。日耳曼藝術是行動，即形成的意志。狄更斯用永恆但完全非希臘的美麗為世界和人們鍍上了一層金色。

他的這種內在美是一種意志的遊戲，時而黑暗，時而明亮，但總是與冒泡的運動連結在一起。《荒涼山莊》或許是這種藝術中最美味的果實，其氣氛比《大衛·科波菲爾》更令人難以忘懷。即使在拉貝慈祥的面容下，《Abu Telfan》中也醞釀著一種積極的渴望，在《Die Innerste》中，這種渴望膨脹為戲劇性的和弦。儘管悲愴感更強烈，CF Meyer 的《法官》、《僧侶的婚禮》、《Jürg Jenatsch》卻沒有那麼深刻，也源自相同的靈魂傳統，而凱勒則像哥德式木雕師一樣創削他奇怪的人物，切割奇怪的皺紋。進入他們的臉，然後將他們送入無感情的世界。這是一種巨大而豐富的生命，是由日耳曼靈魂所孕育的，一直到赫爾曼·倫斯，他聽到了大地靈魂在他體內的跳動。正是這種自然、神秘的一面，可以在倫斯非常「清晰」的客觀性中感受到，也可以在歌德的「樹梢之上是和平……」中感受到。和“暮光從天而降”。最簡短的描述中隱藏著永恆的渴望、永恆的運動，「狼狽」按照內心深處的心理和種族自由意志行事，就像浮士德一樣，想要探索整個世界。再說一次：生活在外在沉默中的拉貝是一位真正的“飢餓牧師”，渴望智慧和世界觀。

[437服]第437服[雙線] 新服

“抬頭看星星！”他教。“小心街道！”聲音再次響起。他不僅在平靜的大海中看到了真正的和諧，而且在席捲人們的狂暴風暴中也看到了真正的和諧，並給他的英雄羅伯特·沃爾夫留下了人生旅程的口號：“即使身陷枷鎖，也要勇往直前！”戈特弗里德·凱勒的詩中也流淌著不言而喻的英雄主義的潛流，這些詩在溫暖的陽光下顯得如此清晰和明確。《村裡的茱麗葉與羅密歐》是一部難以言喻的偉大作品，正如《雷古拉·阿姆瑞恩女士》是內心自豪感的典範。那個用心編織嫁衣、用詩將愛情編織進去的姑娘又唱道：如果男人不想為祖國而戰，那就讓嫁衣變成陪葬衣吧。牧羊人在高山上不斷重建被雪崩摧毀的小屋，耐心地看著，解釋道：「如果一頭毀滅性的母獅在奴役的咒語下掉進我的樹葉裡，那麼我會親自放火燒房子並走向遙遠的世界。」

穿著資產階級服飾的北歐人是幽默家。儘管他內心深處抱怨和悲傷，但這種沸騰的情緒被有意識的自我控制所馴服，並被人類的理解鍍上了一層金色。因此，歌德不可能是幽默家，就像達文西或莎士比亞一樣。正如一些人仍然認為的那樣，即使是塞萬提斯也不是幽默家。但像戈特弗里德·凱勒、威廉·布希、威廉·拉貝，甚至查爾斯·狄更斯和斯皮茨威格這樣的深刻幽默家都屬於歐洲生活的低語；他們是歡快的休息點，但背景卻很黑暗。森林不僅僅是一定數量的樹木，人民不僅僅是其全體成員，國家不僅僅是其法律的總和。森林

[438] 克努特·漢姆生

還有運動，急促的節奏，光影的發揮，清晰的線條，黑暗的神秘；人民作為一個民族，有奮鬥、有勝利、有失敗、有歡笑、有哀悼，他們的生命如瀑布或寬流。然而水卻能體現性格。因此，斯托姆、拉貝和凱勒的「沉默」屬於歌德和華格納的壯麗，布希的微笑悲劇屬於席勒的悲愴，大步前進。一股血液和靈魂的黑暗暗流將他們所有人聯繫在一起，即使在「安靜」的地方，人們也會響起一首永恆的德國歌曲，永恆的成長和為自己的存在而奮鬥。

在世的藝術家，沒有人能比克努特·漢姆生更出色地創造出神秘、自然、任性的特質。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農民伊薩克要在荒涼的地區費力地清理出一塊又一塊土地，為什麼他的妻子會加入他並生下孩子。但白伊薩遵循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法則，憑藉他神秘的原始意志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他生命的盡頭，他肯定會驚訝地回顧自己的行動所取得的成果。《大地的祝福》是當今北歐意志的偉大史詩，以其永恆的原始形式，在木犁背後英勇，在每一個肌肉動作中碩果累累，直奔未知的終點。但同樣令人費解卻顯而易見的還有貝諾尼、商人麥克、埃德瓦爾達男爵夫人和獵人格蘭。每個人格從一開始就被注入了內在的法則。並採取相應行動。她做了看似不相容的事，但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你甚至不需要從「心理學」上解釋它。

捉摸;他們的外表就是他們的內心意志。我們的意志與創造它們的力量的共鳴才是真正的「美感體驗」。

[439] 荷爾德林的歌聲

「流浪漢」的出現是與白伊薩沉入地球的合法性相對應的。漢姆生使用同樣的媒介，以一種神秘、自然主義的方式描述了宇宙和靈魂的法則。農民、漁民和商人再次反映了一個世界。由於旅行和未滿足的渴望，他們失去了與地球母親的聯繫，地球母親的祝福不再降臨到他們身上。他們不安地從一個地方遊蕩到另一個地方，改變活動和愛：由於根部從充滿活力的土地上被拔掉，花朵也會死去。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艾德瓦特、奧古斯特、洛維斯瑪格麗特，但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目的是什麼。它們是一種衰落，充其量是一種過渡，是人類達到新形式和類型、創造價值、贏得新榮譽的實驗作品。他們的生活正如詩人所描繪的那樣，自然而神秘。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豪普特曼家族，甚至是易卜生，都退居到了幕後。透過漢姆生，世界再次被征服。

最後，渴望！畢竟，它既推動了藝術家的創作，也推動了研究人員的發現。整個德國浪漫主義與曾經的哥德式浪漫主義一樣，如果沒有渴望，是不可想像的。荷爾德林是我們這個時代所嚮往的最偉大的藝術家；無論他在《狄奧蒂瑪》中看到希臘的夢幻形象，還是向德國人唱這首歌，他存在的這種原始元素總是會突破。如果人們與荷爾德林談論沉思，他根本不會理解；如果我們沒有在我們自己的高度高度整體性中體驗他的作品中審美的、任性的渴望元素，我們就不會理解他的任何事情。生活的嚮往。也正是這種原始的本能造就了這兩款產品

[440服]第440服[雙線] 新服

賦予德國當下永恆價值的一部分：漢斯·格林的《沒有空間的人》和歐文·科爾本海耶的《帕拉塞爾蘇斯》。從威悉河畔的村莊傳來的鐘聲伴隨著科尼利厄斯·弗里博特走遍世界，表達了對空間、田野和利用本土創造力的渴望。來自利波爾茲貝格的這些渴望的鐘聲也為全球所有德國人敲響了警鐘，甚至超越了追尋者的死亡，這是由被誤導的同志造成的。《沒有空間的人》在形式上可能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從角色塑造的力度來看，某些人的畫可能落後於西格麗德·溫塞特的《克里斯汀·拉夫蘭的女兒》（其描繪由埃倫德·尼庫勞松，例如，是一部傑作），挪威人缺少這種從格林存在的各個方面向我們吹來的原始渴望。他們的人物越多地談論信仰和神學，讀者就會變得越冷靜，因為他感覺到意圖並試圖將思想轉移到人物的內心，而這些人物甚至看起來並不是這種生活感受的載體。這也是同樣回到中世紀的科爾本海爾接近格林的地方。「沒有這樣的人，這樣的人

科爾本海耶讓永恆的流浪者對十字架上的上帝說：「沒有神，卻總是渴望見到上帝。」他用強壯的雙臂抱起躺在路上乞討的疲倦的基督，帶著他穿過德國地區……而可憐的基督那飽受折磨的身影，唱出了這位德國天才的強勁氣息，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有力。直到偉大的獨眼人談到德國人：「他們不再承認我，因為他們只有的聲音他們的舌頭對帶有死亡印記的永恆之神表示敬意，其他一切對他們來說都顯得微不足道。但

[441服]第441服[雙線] 新服

他們活著我。這個人的血液裡還帶著那麼多的本源！所以他們一定是人們最渴望的……從這個世界觀中，詩人、偉大的探索者帕拉塞爾蘇斯出現了，他站在兩個偉大時代的門檻上，展望未來，渴望一個詞與詞對立的時代。不再是祭壇對著祭壇，而這一切都將融入原本的生命法則……

有人相信科爾本海耶寫出他的偉大作品是出於藝術樂趣，而不是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孤獨、渴望的人嗎？如果沒有感覺到渴望的力量在內心增長，有人會相信自己理解了他的作品嗎？相信這一點的人不僅沒有領會這部“小說”，而且也沒有對日耳曼藝術的本質產生絲毫懷疑，無論是烏爾里希·馮·恩辛根和大師歐文，還是《浮士德》的詩人和《海伯利安》的創作者。從這種感覺出發，他們都不希望他們的工作結果是“沉思”，也不希望它導致“柏拉圖思想”的知識，正如叔本華所認為的那樣（這是純粹理智主義的方式），而是它們激起了渴望，即我們存在的任性的一面從普遍感覺的沉悶中向一個方向伸展，托起並創造了活躍在這一代力量中的精神生命。

6.

這是一個在世界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就像早期的歐洲人一樣虔誠，今天也是如此，儘管對許多人來說仍然隱藏，但在許多地方正在進行深入的宗教探索

[442] 歐洲宗教搜尋中毒

西方也產生了许多神秘主義者和虔誠的人：絕對的宗教天才，即歐洲尚未擁有的人類神性的完全獨立的體現。無論它有多豐富，無論它在塑造和克服它方面有多強大，我們仍然沒有值得我們使用的宗教形式。

可以創造：阿西西的方濟各、路德、歌德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我們宗教的創始人來說都沒有意義。歐洲沒有出現過佳吉那瓦爾基亞（Jainavalkya）、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老子、佛陀或耶穌。

當歐洲的第一個神話時代接近尾聲時，歐洲對宗教的追求從源頭就被一種外在形式所毒害。西方人可以

不再以特定物種的方式思考、感受或祈禱。在暴力辯護失敗後，他接受了教會強加給他的替代信仰體系。豐富的傳說寶藏在猶太羅馬教條的石地上綻放。宏偉的人物，在真耶穌的預感或轉變中，用他們的熱情照亮了敘利亞僵硬的外表。英雄們發現自己為這種信仰而戰鬥和犧牲。然而，阿西西富商之子的行為並不意味著創造，也不意味著像印度人微笑著躺在自己挖的墳墓裡那樣對世界的貴族征服，而只是一種否定。放棄自我是所有歐洲聖徒的悲歌，是西方宗教生活純粹否定的一面，因為歐洲人不被允許以自己的方式產生正面的影響。他嘗試過的地方，例如以“受祝福的大師”的形式

埃克哈特 (Eckehart)認為，所有教會價值觀都消失並瓦解了，然後突然出現了一個新的精神結構，直到現在才可見其全部規模，並取代了外國教會

[443] 藝術作為征服世界的媒介

- 但又不得不在她的魔咒下工作。所以這位德國人的使徒在他能夠完全有意識地教導人們適合他的征服世界的宗教方式並以這種精神生活之前就去世了。

因此，歐洲在物理上征服了世界和宇宙。然而，精神探索不可能是宗教性的，而只能是羅馬猶太人的，將重點從宗教意志轉向了藝術意志。印度的古代讚美詩與其說是藝術作品，不如說是宗教哲學的懺悔；中國的神像止步於對自然的殘酷扭曲，或者上升到風格化和形式化的地步；埃及的繪畫是圖形構圖，希臘對我們來說成為一種抽象形式。光是在歐洲，藝術就成為征服世界的真正媒介，本身就是一種宗教。格呂內瓦爾德的受難、哥德大教堂、倫勃朗的自畫像、巴赫的賦格曲、《英雄》、《神秘合唱團》都是關於一個全新靈魂的寓言，一個不斷活躍的靈魂，只有歐洲才誕生過這樣的靈魂。

瓦格納渴望得到大眾的青睞作為一種象徵。在他看來，不同藝術原始來源的共通性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我們最初無法創造這種“未來的宗教”，“因為我們只是個體，孤獨的人”：“藝術作品是所描繪的活生生的宗教；但藝術家並沒有發明宗教；它們只產生於人民*”。

瓦格納曾經希望藝術成為宗教。像拉加德一樣，他是唯一一個與阿爾貝裡什整個資產階級資本世界作鬥爭並感到

* 未來的藝術品。

除了禮物之外，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任務。他沒有崩潰地說：“我不再了解這個世界了”，而是他想創造一個不同的世界，並感受到新的、復活的生命的曙光。與他對立的是被收買的世界媒體、厭倦了的資產階級、整個時代都缺乏思想。

無論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人對拜羅伊特思想的形式是陌生還是同情：對於那個時代的一代來說，這種思想是獸性時代生命的真正來源。在所有那些人們不僅僅透過美學家 and 缺乏創造性的抗議來處理生活的國家中，拜羅伊特都找到了共鳴的靈魂，雖然曾經廣受讚譽的「社會詩人」今天只能勉強維持悲慘的生活，但拜羅伊特的內在價值仍然突出。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正在啃食19世紀資產階級的腐爛根源，根據報紙報道構建戲劇，然後“教育”自己，離開掙扎的社會運動，在《柏林日報》的加利西亞軌道上進行美學化，在攝影師面前模仿歌德的態度，然後在股市勝利後，1918年，其媒體將他介紹給德國人民作為他們的「最偉大的詩人」。內在毫無價值，他們是隊長，而他的圈子是他們自己內部所屬時代的貧瘠分解者。在他們中沒有一個，無論是蘇德曼家族還是韋德金家族，當然也不是後來的群體（曼·凱撒，韋費爾，哈森克萊弗），斯特恩海姆）是否有任何真正的抗議激怒了赫爾岑，不：正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在政治上失敗一樣，渴望藝術表達的復興運動也是如此。

[445] 知識分子國際

被這個自以為是的「德國」和希伯來文學協會背叛和扭曲。所有這些工人階級詩人都在金錢及其僕人的力量面前死去，據說他們是在與之抗爭。他們都是知識分子新貴，一坐上金王子的餐桌就變得穩重、「人性化」。「強盜」、「陰謀與愛」、甚至「威廉退爾」的真正偉大革命運動在19世紀是無處可感受到的。妓女露露的塑造是「詩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而為了鎮壓那些真正湧現出來的、掙扎的人，金錢大亨們與猶太戲劇導演、新聞界人士組成了卡特爾，他們讚揚一切厚顏無恥的、啃咬的、做作的、無能的、殘廢的東西，並更團結、自覺地進行鬥爭。反對世界上任何真正的復興，一旦反對理查德·瓦格納。因為他們知道：大者以小者的死亡為食；新的價值一旦被承認，就會折斷無價值者的脖子。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陷入這場最偉大的鬥爭。我們不能再忘記像拉貝或凱勒那樣的世界，將自己與生命的洪流隔絕開來，我們也不想這樣做，儘管我們知道整個國際在混血「藝術家」大軍的領導下致力於覺醒的種族靈魂的新價值直至死亡都是敵對的。或者確切地說：因為這個。

巴布斯、辛克萊、烏納穆諾、伊巴內斯、莫魯瓦、肖及其出版商與曼斯、凱撒、富爾達及其報業集團密切合作。他們提供相互讚揚、翻譯、表演。一個發布與另一個的對話。三個月前，全世界的媒體都知道了這件大事：湯瑪斯·曼正在寫一部中篇小說。每個人都透過對方的嘴向驚訝的人報告。

[446服]第446服[雙線] 新服

環球：他屈尊思考什麼，他如何工作：室內或室外，早上或晚上。然而，儘管猶太人的廣告中唱著讚美詩，但今天的這種寫作資產階級正在腐爛：它仍然喋喋不休地談論人性、國際和平、正義，但它本身卻沒有一丁點血腥的、真正的人性可以提供；與那些視世界大戰為己任的列強達成了和平，並在報紙上撰文，日復一日地嘲笑人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本性的真正權利。就像政治民主本身一樣，它的詩篇作者都是懶惰的，不管是叫肖的，年復一年只吃屍體，連好吃不好吃的，還是海因里希曼之類的沒被打倒的人。他們給了驢踢。

19世紀還有另一個緩解因素：它的人民正處於工業主義覺醒的急流之中，並且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對新事物感到驚訝。雖然他們覺得舊的價值觀在動搖，但如果沒有看到日出卻死了，誰會願意折斷這根棍子呢？但20世紀初已經出現了傲慢到充當新制度先驅的人們。今天我們看到，他們所宣稱的一切都是浮誇的時尚，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種時尚的崛起。易卜生和斯特林堡仍然誠實地戰鬥到死：今天最後的民主和馬克思主義歌手既不相信別人，也不具有任何內在的價值觀，他們現在正在中國、希臘和印度文學中挖掘人物（Klabund，霍夫曼斯塔爾、哈森克萊弗、萊因哈特），要嘛清理他們，要嘛抓黑鬼

[447]被誤導的勞工運動

來自廷巴克圖的他們向選定的觀眾呈現「新美」、「新生活節奏」。

這就是今天靈性的本質，這就是現代戲劇、現代戲劇、現代音樂！巴黎、維也納、莫斯科和紐約都瀰漫著屍臭味。「foetor judaicus」與各國人民的廢棄物混合在一起。私生子是時代的“英雄”，黑鬼導演的妓女和裸體歌舞是十一月民主的藝術形式。靈魂的瘟疫似乎已經到了終點。

礦井和高爐前的數百萬工人受到壓迫和剝削。它正在挨餓，並遭受新機器規則帶來的所有恐怖。但它不想投降，它想戰鬥。戰鬥本身：它尋找一個領導者，但沒有找到，令人震驚的是，必須注意到猶太律師和叛徒所持有的烏黑但強大的人物（只要這樣做是安全的）的相似之處大銀行的支持，而「工人詩人」卻無法誕生一個戰士人物。無論是在生活中或是藝術中，工人的戰鬥大軍都沒有被賦予戰士形象。倍倍爾一生都只是個小軍士，

豪普特曼並沒有超越「韋伯」和「克蘭普頓同事」。光是這一點就證明馬克思主義不可能是真正的德國自由運動，也根本不可能是西方自由運動；因為它自己的同類運動創造了它自己的英雄形象和最高的有機價值。但這些力量被懦弱的馬克思主義領導烏合之眾所取代，他們允許自己被任何擁有黃色的人收買；類別作為 talmi 值取代了整體。德國工人忘了，我們不能否認人民和祖國，而必須征服他們。現在

[448] 1914年的美麗理想

在猶太人的領導下，他長期摧毀了兩者。今天正在覺醒的新工人運動 國家社會主義 將必須證明它是否有能力不僅為德國工人及其全體人民提供政治理念，而且還提供男性力量和意誌之美的理想，主導一切的精神理想最大價值，因此是貫穿生命、創造生命的有機藝術的先決條件。

我們已經在德國所有城市和村莊看到了這種情況的開始。

戰爭紀念碑上幾乎隨處可見的銅盔下射出的燈光都具有神秘的相似性。額頭陡峭，佈滿皺紋，鼻子堅挺，鼻子棱角分明，嘴巴緊閉，窄窄的嘴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縫，充滿了緊張的意志。

睜大的眼睛直視前方。有意識地走向遠方，走向永恆。前線士兵的這種自願的陽剛之氣與早期的美麗理想明顯不同；內在的力量比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代更清晰。但這種新的美也是德國工人、當今奮鬥的德國人的物種特有的美形象。為了不讓這個賦予生命的寓言出現並獲勝，嗎啡成癮的混蛋在猶太「工人階級」報紙和雜誌上畫出殘廢和扭曲的面孔，剪下木刻，其中白痴和癲癩被認為代表意志和鬥爭，而無助的教會仍然下令「釘十字架」。或讓「上帝的羔羊」寫一首詩。一切都不再有幫助了：1918年的背叛開始對叛徒進行報復。從死亡的戰鬥中顫抖，從鬥爭中，需要和苦難，新一代正在奮力崛起，這最終是一個物種特有的一代。

[449服]第449服[雙線] 新服

心中有一個目標，它具有特定於物種的新舊美理想，這是由特定於物種的創造性意誌所驅動的。他的就是未來。

審美價值的背後顯然存在著「超審美價值」。個性和類型，其中之一會導致並增強另一個。真正的人格總是具有最大的價值；無條件的服從甚至賦予真正的奴隸某種生命形式；只有混血兒和混蛋才會從勝利的呼喊轉向毫無根據的抱怨，從不自然的情慾轉向神智，從厚顏無恥的反宗教轉向狂熱、惡魔般的狂喜。

在這場崩潰中，德國的新一代確實在尋找一種新的藝術，但他們知道，只有一種新的、最高尚的價值觀佔據了整個生活，這種藝術才會誕生。我們。世界大戰尚未找到主唱，這並非巧合。無論個別歌曲多麼動人，人民和祖國的價值觀都突然破碎；只有在戰鬥中，德國神話才被喚醒。那些經歷最強烈的人被草坪或洪水淹沒。其他人往往最終陷入崩潰的泥淖。大多數人失去了為任何有價值的事情而奮鬥的信心。然而，今天，個人仍在成為一般人格。時代的需要銘刻在每個德國人的心中，戰爭中的每一次犧牲，無論多麼微小，都意味著對8000萬人民的奉獻，但這8000萬人民永遠在一起，與他們的孩子和最遙遠的後裔在一起，只是因為他們所做的犧牲的共通點。儘管有所有議會和政治家，戰前對「祖國」的抽象熱情如今已成為一種神話般的真實體驗。

[450] 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史詩

這種體驗將會而且必須增強為一種不言而喻的現實感。但這種感覺意味著人的原子，個體的靈魂，逐漸開始變得志同道合。多年來竭盡全力推動這一點的人物自然會被推上頂峰。無論政治生活採取何種形式，世界大戰詩人的誕生已經來臨！然後，他和其他人一樣知道，無論今天的衰落如何，兩百萬死去的德國英雄都是真正活著的人，他們為了德國人民的榮譽和自由而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一行動中這是我們精神重生的唯一源泉，也是所有德國人可以毫無異議地屈服的唯一價值。這位德國詩人將用強大的雙手將害蟲趕出我們的劇院，他將激勵音樂家創造新的英雄音樂，並用他的鑿子指導雕塑家。新一代的英雄紀念碑和紀念林將被改造成新宗教的朝聖地，德國人心將在新神話的精神中不斷重塑。然後世界再次被藝術征服。

20世紀的神話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451] 到 [481]

第三本：

即將到來的王國

在一個民族的整個生命歷史中，它最神聖的時刻
就是它從無力中覺醒的時刻……一個以歡樂和愛
擁抱民族永恆的民族，可以時刻慶祝它的重生和復
活的日子。

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揚

一、神話與類型

1.

總有一天，人們會把他們偉大的夢想家視為最偉大的現實人物。那些夢想家，他們的渴望變成了形象，這張夢想的臉成為了人生的目標。當他們作為宗教迷、哲學家、創造性發明家和政治家行走在這個世界上時，形成了一種想法；雕塑形式，如果他們也是用文字、聲音或色彩寫詩的藝術家。發明家的夢想是精神力量的第一個表達，它將所有內在的衝動集中在一個方向，在意識到內部如此生動的圖像無法完全實現的痛苦中增加所有的精神和精神能量，並最終誕生新時代圍繞著其軸心旋轉的創造性行為。

北歐精神曾經夢想在希臘的地中海，靠近太陽，夢想人類飛越奧林匹斯山。這種渴望創造了伊卡洛斯的戲劇。像這樣死去，卻發現生命在別處再次在他體內脈動。

做夢的人將太陽和劍的少女送入空中，看到女武神在暴風雨和惡劣的天氣中在他上方奔跑，然後將自己傳送到無限廣闊的瓦爾哈拉殿堂。古老的渴望在鐵匠維蘭德身上變成了形象，再次死去，卻在列奧納多的房間裡再次甦醒，煥發出新的生命。從詩人的形象來看

【454】人類飛行的夢想

現在變成了實際的意願。強大的人類已經掌握了自然，並以僕人的眼光聆聽它的法則。但現在還為時過早。四百年後，人類飛行的夢想家再次擁有了這種脆性材料。這一次，問題被征服了，方便地集中到馴服的能量中，找到了前進的動力。有一天，一艘閃亮、快速、可操縱的銀色飛艇在空中飛翔，幾千年來的夢想成真了。實現的形式與最初的夢想家設想的不同，技術過去和現在仍然是有時間限制的，但精神和專橫的衝動是永恆的，是設定目標並克服地球重量的莫名其妙的意志。

人們曾經夢想有一個能看見一切、聽到一切的存在，他們稱之為宙斯，他俯瞰著奧林匹斯山雲層之上的土地，也稱之為阿古斯·帕諾普特斯，他被任命為觀察者。只有少數人敢於為人類做類似的事情

要求。但這少數夢想家卻調查了閃電漫步之神的本質，檢驗了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有一次，在這些力量的幫助下，他們彼此交談，距離遙遠，只透過一根電線連接。那麼這條線就不再需要了。如今，高大、細長的塔樓向全世界發出神秘的波浪，這些波浪以歌曲或音樂的形式傳播到數千公里之外。一個大膽的夢想再次成為現實。

戰士和征服者曾經夢想在沙漠中建立一個天堂。少數人的夢想變成了數百萬人的工作。水從一條小溪流過溝渠到另一條小溪。

【455】「天堂」的創造與毀滅

到處都是，但在乾燥的沙漠中都經過精心設計。彷彿在神奇力量的驅使下，黃沙變綠了，田野裡結滿了碩果累累的沙沙作響。村莊、城市鱗次櫛比，藝術和科學蓬勃發展，直到無夢的征服軍隊席捲了這個由有夢想的人類召喚出來的“天堂”，摧毀了一切。他們仍然靠著土地的果實為生，卻不知道如何活著的夢想。運河淤塞，水積聚，流回原來的河床，從那裡流入無形的印度洋。森林變得發育不良，麥田消失了，草地被易碎的岩石和逃脫的沙子所取代。人們要么枯萎，要么繼續前行，城市沉沒，塵埃籠罩著它們。直到數千年後，北歐夢想家才從瓦礫和灰燼中挖掘出石化的文化。今天，昔日天堂的全貌展現在我們眼前，這個夢想已經實現，只要一個能夠一次又一次夢想的種族活躍，它就孕育了生命、美麗和力量。但一旦無夢修行者的種族接管了夢想的實現，現實也隨著夢想而沉沒。

正如美索不達米亞人夢想生育和權力一樣，希臘的一個大家庭也夢想著美麗和賦予生命的愛神。因此，在印度和尼羅河沿岸，人們夢想著紀律和聖潔，這就是日耳曼人夢想的榮譽和責任的天堂。

除了強迫現實的夢想和無夢的破壞者之外，還有破壞性的夢想。它們與創意一樣真實，而且常常一樣強大。時至今日，人們仍在談論印度的黑人小民族，他們的刺痛。

[456]論猶太教的世界強國夢想

眼睛驅逐蛇和鳥，迫使它們進入獵人的網；我們知道伊格內修斯邪惡卻又異常強烈的夢想，他毀滅靈魂的氣息至今仍籠罩在我們的整個文化中。我們也知道黑阿爾伯阿爾貝里奇的夢想，他為了統治世界而詛咒愛情。這個夢想在錫安山孕育了幾個世紀，黃金的夢想，謊言和仇恨的力量。這個夢想驅使猶太人走向世界各地。不安、夢幻，這就是原因。

同樣創造現實、毀滅現實，邪惡夢想幻象的承載者至今仍生活在我們中間。他的夢想在三千年前就盡全力實現，但在經歷了多次失敗之後，他的夢想幾乎變成了現實：黃金和統治世界。放棄了愛、美、榮譽，只夢想著無愛、醜陋、不光彩的主人的夢想，直到1933年，猶太人顯得比我們更強大：因為我們已經停止實現我們的夢想，甚至笨拙地試圖實現猶太人的夢想體驗。這也導致了德國的崩潰。

但在當今的混亂之中，最偉大、最快樂的事情是一種神秘的、微妙而強烈的覺醒，即我們已經開始再次夢想自己的夢想。不是故意的，而是最初的，在許多地方，在同一時間，在同一個方向。這又是艾克哈特大師、弗里德里希和拉加德的新舊夢想...

北歐維京人曾經漫遊世界。他們像所有其他戰士一樣搶劫，但他們夢想榮譽和國家，夢想統治和創造。他們所到之處，都出現了獨特的文化結構：在基輔、巴勒莫、在布列塔尼、英國。異於物種和夢想的生物出現的地方，

[457] 保羅·德·拉加德

夢想的現實破滅了；在相似的梦想家居住的地方，一種新的文化誕生了。

神聖、光榮的帝國的夢想指引著德國老皇帝的劍，也指引著反抗他們的騎士。這個夢想把她帶到了遙遠的羅馬，帶到了無盡的東方。鮮血在義大利的「聖墓」廢墟之間滲漏，無法作為一個經歷過的現實復活。直到舊夢在勃蘭登堡沙灘上再次實現。但他也再次沉淪，似乎迷失了方向，被遺忘了。今天我們終於又開始做夢了。

在陶醉於第二帝國的過程中，一位預言家奠定了日耳曼北歐-西方的夢想，幾乎獨自一人為他的種族設定了具體的目標。他在《德國著作》和其他主要著作中寫道：“從來沒有一個德國國家。”「（今天的）國家是一個種姓，政治生活是一場鬧劇，輿論是一個懦弱的妓女。」“現在每個人都清楚德意志帝國是不可行的。”“我們生活在一場內戰之中，這場內戰只是暫時沒有火藥和鉛，而是通過沉默和誹謗而變得最卑鄙。”“我們不得不在1878年做我們應該在878年做的事情，這讓我們感到痛苦。”「對不朽的信仰越來越成為我們的一個條件，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我們才能在由泥土和鐵組成的猶太德意志帝國中忍受生活。」“基督教的宗教概念是錯誤的。宗教是與上帝的個人關係。它是無條件的存在。”

「保羅把舊約帶入教會，在教會的影響下，福音盡可能地消失了。」 「每個國家都需要一個國教，

[458] “上帝的口糧思想”

產生於以下考慮：國家不是透過物理生成而產生的，而是透過歷史事件而產生的，但受天意的統治。這就是為什麼國家是神聖任命的，它們是被創造的。」 「始終認識到一個國家的使命意味著將其浸入永恆青春的井中：始終服務於這一使命意味著獲得更高的目標，並與這些目標一起實現更高的生活。」

“世界宗教是單數，民族宗教是複數，這是兩個對手的綱領點。” “國家是上帝的思想！” 「天主教、新教、猶太教、自然主義必須讓位給新的世界觀，這樣人們就不再想到它們，就像早晨的陽光照耀在群山上時不再想到夜燈一樣。否則，世界的統一就會消失。”德國將一天天變得更加可疑。” 「人只有一種罪孽，那就是不做自己。” “我所宣告和要求的美好未來仍然遙遙無期…”

這位偉大的德國夢想家離開我們並沒有多久：保羅·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於1891年12月22日去世。繼埃克哈特大師之後，他也許是第一個表達德國永恆夢想的人，而沒有那些先前束縛這位偉大導師的紐帶仍然被綁著。幾千年前，是什麼感動了德國騎士，驅使他們走向高峰，但也帶著錯誤和愧疚，在這裡第一次成為最清晰的認識：今天，德國人民再次開始夢想埃克哈特和拉加德的夢想。很多人還沒有勇氣去追求這個夢想；奇怪的夢境仍然經常抑制他們的心理活動，這就是為什麼這裡做了一個謙虛的、自命不凡的嘗試來剖析前兩本書中所呈現的內容，作為一種更剖析我們存在的方式

[459] 什麼是神話？

相比之下，這是一個夢幻般的、真實的目標。作為一種圖像，它滲透著永恆的北歐日耳曼思想，而不是技術細節。

在必須繪製這些圖案的地方，要敏銳地意識到，當發現統治地球的新手段時，它們看起來可能會完全不同。伊卡洛斯飛行幾乎在所有方面都與齊柏林飛艇的構造不同。然而，為奮鬥指明方向的意志是相似的。某種意志，基於清晰的價值層次，加上有機的願景，有一天將迫使它在所有領域實現，克服所有障礙。

2.

性格的價值觀、智力生活的線條、符號的顏色並列、交織在一起，卻形成了一個人。但只有當它們本身就是結果、從一個中心誕生時，它們才變得血腥十足。

超出了只能透過經驗（經驗）研究的範圍。這種對自我、人民和整個社會各個方向的難以理解的總結構成了他的神話。荷馬的諸神世界就是這樣一個神話，當外國人和價值開始接管希臘文化時，它繼續保護和保存希臘。阿波羅的美麗和宙斯的力量、宇宙中命運的必然性以及人類與宇宙神秘地聯繫在一起的神話，是希臘幾千年來的作品，儘管只有荷馬才將其收集起來。一種類型培育力量。

如此巨大的力量不僅體現在一張富有創意的夢想面孔上，也體現在一張寄生面孔上。

【460】人體寄生蟲

猶太人統治世界的夢想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儘管具有破壞性的力量。他帶領著政治和經濟的黑魔法師前進了近三千年，這些黃金本能力量的流動常常不知足地增加，“放棄愛”，雅各布的孩子們用金色的網來束縛慷慨、寬容的人或那些有愛的人。變得虛弱。在梅菲斯特身上，這種力量被賦予了一種獨特的形式，但它表現出與當今穀物和鑽石交易、「世界新聞」和國際聯盟外交的主人相同的內在結構規律。當北歐精神飛翔的力量在某個地方開始減弱時，亞哈隨魯的塵世生命就會將自己吸入衰弱的肌肉中。每當一個民族的身體上出現任何傷口時，猶太惡魔總是會蠶食病灶，並利用這個世界上偉大人民的軟弱時間作為寄生蟲。這位極其強大的寄生蟲並不是以英雄的身份獲得控制權的願望為指導，而是為了讓世界對他自己來說「有趣」。

不要爭辯，要偷偷摸摸；他的法則不是為價值服務，而是利用貶值，這是他的出發點，也是他永遠無法逃脫的法則。只要他存在。

今天，我們發現自己正處於兩個遠離世界的靈魂之間的偉大的、也許是最後的衝突之中。而這場德國天才與猶太惡魔之間的對抗無意中以一個半猶太人（施密茨）*為標誌。他寫道：「猶太人的邪惡惡魔是…法利賽主義。它確實是彌賽亞希望的承載者，但同時也是彌賽亞不會出現這一事實的守護者…

這是猶太教的一種特殊的、極度危險的形式

* 奧斯卡·施密茨 (Oskar Schmitz)，《猶太人》，1926年，特刊。

[461] 猶太人的自白

否定世界……法利賽人積極地否定世界，他確保盡可能少的事物形成，而這樣做是受到惡魔影響的驅使。這種表面上的否定實際上是一種特別暴力的肯定世界的方式，但帶有否定的跡象。如果世界在他周圍睡著了，佛教徒會很高興，如果生命不想一次又一次地在他周圍形成，法利賽人就會完蛋，因為那時他的否定性生命功能將不再有任何活動。」「他們（否定者）是那些

這種精神總是否認和隱藏彌賽亞的到來，並欣喜若狂地肯定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存在。如果他真的來了，他們就得像猶大一樣上吊自殺，因為他們完全沒有能力答應。”

如果你想深入研究這種坦白和有時突然出現的類似遺漏，一個結果隨處可見：寄生。

這個術語最初不應被理解為道德評價，而應被理解為對生命法則（生物）事實的識別，就像我們談論植物和動物生命中的寄生現象一樣。如果麻袋蟹鑽進可食用螃蟹的肛門，逐漸長入其中，並吸出其最後的生命力，這就像猶太人透過公開的流行傷口滲透社會並以其種族和文化為食一樣。創造力直到他們消亡。這種毀滅正是施密茨所說的“對世界的積極否定”，即“一切都沒有成型”的“擔憂”，因為“法利賽人”，我們稱之為寄生蟲，沒有自己的內在成長，沒有有機的靈魂形式，這就是為什麼沒有種族形式。

迄今為止，只有一位研究人員指出了這一極其重要的觀點*，

* Arno Schickedanz：「國際生活中的社會寄生」。

[462服]第462服[雙線] 新服

他在對猶太寄生蟲的生命法則進行了嚴格的科學證明之後，也在這裡找到了正確的解釋，即猶太教的外部多樣性並不與其內部統一性相矛盾，而是儘管這聽起來很奇怪——它的狀況。希克丹茨創造了猶太人反種族的非常恰當的概念，因為寄生生命活動也會帶來一定的失血，只是在其始終不斷的表達中與北歐種族的建築工作相反。反之亦然，無論寄生蟲病菌在世界上形成什麼地方，它們總是被猶太教所吸引，就像埃及的敗類隨著希伯來人離開法老的土地一樣。

與寄生對創造性生命的重估相對應的是，寄生者也有它的「神話」；就猶太教而言，類似的瘋子的帝國幻想，被選擇的神話。上帝選擇了威廉·布希和叔本華已經描述過的這個反國家作為他的最愛，這聽起來像是一種嘲諷。但既然神的形像是由人塑造的，那麼這位「神」從眾人中選擇了這個「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對猶太人來說，唯一的好處是，他們的藝術無能使他們無法以實物形式描繪這位「上帝」。否則，在所有歐洲人中引起的恐懼肯定會從一開始就阻止詩人和畫家對耶和華的接管和改進。

這句話道出了猶太教最重要的事。從永恆否定的惡魔中產生了對北歐靈魂所有表達的不間斷的啃咬，那種內在的不可能性，

[463服]第463服[雙線] 新服

對歐洲的創造說“是”，不斷地與為無形無政府主義服務的真正文化人物進行鬥爭，而這種無政府主義只是通過毫無意義的“預言”進行了拙劣的偽裝。

猶太人作為一個集中實體的寄生源自猶太神話，即耶和華神向正義者許諾統治世界。以斯拉的種族血統和拉比的《塔木德》創造了一個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堅韌精神和血液的社區。從埃及的約瑟夫到羅斯柴爾德和拉特瑙，從斐洛到大衛·本·塞洛莫到海涅，猶太人在其中介活動和外來類型分解中的特徵始終保持不變。1800年以前，主要是不道德的道德準則產生了滋生作用；如果沒有《塔木德》和《舒爾坎·阿魯克》，整個猶太教是不可想像的。經過一段短暫的時期，猶太人也出現了“解放”，19世紀末，反種族思想作為合法思想脫穎而出，並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形成。猶太復國主義者致力於東方，今天強烈反對作為歐洲先驅前往巴勒斯坦。一位著名作家甚至公開表示，猶太復國主義者將「在覺醒的亞洲人民的行列中戰鬥」。從所有荊棘叢的火焰中，從孤獨的夜晚中，只能聽到一種呼喚：亞洲猶太復國主義只是寄生主義*的片面想法。同時，紅色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思想也有精神和政治上的連結。在莫斯科，猶太復國主義者霍利徹經歷了莫斯科和錫安之間的內在相似之處，猶太復國主義者 F. Kohn 解釋說，有一個來自父親的相似之處

* E.禮貌：「東方之門」。

[464服]第464服[雙線] 新服

卡爾·馬克思、羅莎·盧森堡和所有為「自由事業」服務的猶太布爾什維克的唯一路線。

這種猶太復國主義聲稱要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在一些領導人身上，一個未得救之人的願望可能很誠實地實現了，即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猶太民族」的生命金字塔，即垂直結構，與以前存在的水平分層結構形成鮮明對比。從猶太人原來的角度來看，這是歐洲各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國家觀念的外來感染。試圖真正形成一個由猶太農民、工人、工匠、技術人員、哲學家、戰士和政治家組成的有機社區，這與反種族的所有本能相矛盾，如果猶太人真的孤立無援，那麼從一開始就注定會崩潰。因此，當東正教徒尖銳地拒絕猶太復國主義這一方面，認為其是對西方生活觀的模仿，並聲稱其“世界使命”，即試圖使“以色列”成為一個像另一個國家一樣的國家，有意識地與“以色列”作戰時，他們就代表了真正的猶太本質。衰退。”這種合乎邏輯的態度使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意識到”，他們自己的運動現在被人們用與其出現初期完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當時西奧多·赫茨爾將其視為對無處不在的拒絕的抗議

猶太人是歐洲人造成的。1929年8月在蘇黎世舉行的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上，一位領導人物馬丁·布伯 (Martin Buber) 解釋了不同的觀點：

關於猶太民族有三種基本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以色列不是一個國家。第二，以色列站在現代國家這一邊

[465] 「天選之人的世界盼望」

民族地方。最後是第三種，也是布伯的觀點，它顯示以色列高於各國。

《法蘭克福正統報》《以色列人》*評論道：「這就是我們多年來一直在說的，我們用它來證明我們對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消極立場是正確的，它並沒有將以色列置於在國家之上，而是 以色列人 ” ” 教導。

如果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受到以色列選民帶著預言使命走在人民最前線的想法的滋養，那麼布伯，這位聖經話語和思想的成功調解者，就會以同樣的方式理解以色列的超國家任務。他一定是從先知那裡了解到這一點的，如果以這種方式理解這些話，作為綱領指向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和事件的中心，我們幾乎沒有任何理由在猶太復國主義中看到和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反對觀點。猶太民族、它的世界希望和世界任務。”

但這種「選擇」的「世界希望」必須在於與所有國家同化生活，並將耶路撒冷僅僅設計為一個臨時諮詢中心，透過制定合理的計畫可以加強數千年的本能。這樣一來，猶太復國主義就不會像頑固的歐洲熱衷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場國家政治運動，而是對知識和物質中間貿易的水平寄生層的顯著強化。

因此，猶太復國主義者霍利徹對莫斯科種族混亂的熱情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布伯的調查和猶太復國主義者霍夫利希的親亞洲主義一樣重要。

* 1919年8月15日起第33號。

[466服]第466服[雙線] 新服

猶太復國主義者弗里茨·科恩 (Fritz Kohn) 錄製了父親雅各布 (Jakob) 與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的統一錄音。

被選中的古老神話正在藉助我們這個時代的技術和一個已經變得沒有靈魂的世界的共同文明孕育出一種新型寄生蟲*。

羅馬教會的權力取決於天主教徒對透過教宗代表上帝的信仰。強化和維持這個神話服務並服務於 sä

梵蒂岡及其僕人的所有行動和教義。上帝所代表的神話不能承認任何種族或國家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而只承認追隨者對代表上帝的教皇的愛和謙卑的偉大，而這種服從就被許諾了永恆的幸福。羅馬（敘利亞-猶太-阿爾卑斯）神話的本質在於否認人格是種族最特殊的高教養形式，但同時也宣告了人民的卑鄙。種族、人民、個性是必須服務上帝及其世界權力的代表的手段。因此，羅馬必然沒有有機的空間政策，而只有一個中心和作為信徒群體的散居者。因此，教宗意識到自己對神話的責任，他的指導方針只能是透過中心相互加強僑民，並透過在僑民中的成功來提高中心的聲譽。

*這裡不是詳盡討論猶太人問題的地方。我參考了我的著作：《猶太人歷代的蹤跡》、《塔木德中的不道德》、《顛覆性的猶太復國主義》、《國際高級金融》。

[467] 信仰靈魂的世界狀態

作為一個信仰靈魂的世界國家，羅馬沒有國家領土，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只是將其作為塵世統治「權利」的象徵。在這裡，它也擺脫了所有隨空間、血液和土壤一起成長的任性衝動。正如真正的猶太人只看到“純潔”和“不潔”，伊斯蘭教徒只看到信徒和非信徒，所以羅馬只看到天主教徒（與基督徒等同）和非天主教徒（“異教徒”）。為了為其神話服務，梵蒂岡只能從是否毀滅非天主教宗教、民族、階級等的角度來判斷宗教、民族和階級鬥爭、王朝和經濟爭端。天主教徒的總數，無論是白人、黑人或黃種人，都有望增加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它必須讓信徒充滿戰鬥的意志。當羅馬認為權宜之計或世界的壓力要求屈服時，羅馬的工具有時會宣揚絕對王權的觀念，就像在世界情緒改變後輕鬆地宣揚人民主權的觀念一樣。18世紀，他們是為了王位和祭壇，也是為了共和國和證券交易所，因為這種態度預示著權力的增加。他們是沙文主義到了最後可能的程度，或者如果有關人民或階級被壓垮、被壓垮，他們就將和平主義宣揚為真正的基督教。

梵蒂岡的工具——大使、紅衣主教、主教等——完全沒有必要是有意識的說謊者和欺詐者；相反，他們可能是個人無可指責的人，但梵蒂岡在明確之後處理了那些有問題的人。評估個性，例如B. 一位大使來到巴黎，可以毫無限制地宣告自己與「天主教學院」有聯繫

[468] 基督教—達到目的的手段

與法國作戰意味著與上帝作戰；他確保了熱情的比利時梅西埃的地位，後者鼓勵他的天主教同志進行抵抗

這場運動不僅是為了反對普魯士新教“野蠻人”，也是為了讓和平主義者在德國獲得高位。因此，也有這樣的情況，例如，耶穌會士以基督教的名義宣揚仇恨，甚至更多的仇恨，但另一個國家的同一教派的成員則以非基督教為由拒絕仇恨，並要求謙卑和服從。

不管細節上有多少虛假，當羅馬神話被當作所有事件的軸心時，羅馬人的行為只是一致的，不受感傷的道德說教的影響……因為「基督教」不存在，就像不存在一樣。「經濟」、「政治」本身就是一個基準。兩者都是將堅定的靈魂與上帝作為繼承人代表的神話聯繫在一起的一種手段。

臨時口號應該是什麼是權宜之計的問題；中心神話決定其他一切。它的徹底勝利將意味著一個祭司階層將統治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大眾，這些人作為一個共產主義組織的社區，沒有種族，沒有意志，將他們的存在視為上帝的禮物，由全能的巫師調解。就像耶穌會士曾經試圖在巴拉圭做的事情一樣。

今天，數百萬人仍然服務於這個沒有種族和個性的製度*，但他們不知道或不理解它，因為他們都與國家、空間或階級政治聯繫在一起，並且在某些地方促進他們自己的利益被視為真正的善意。這

*以下非常有趣的遺漏來自嚴格教會的“美麗未來”的編輯，博士。約瑟夫·埃伯勒在維也納。1926年墨西哥政府與羅馬教會發生爭執之際，埃伯勒在12月2日第46期中寫道。

1926年8月雜誌：「襲擊教會在墨西哥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自從西班牙的統治和強大的權威政權被擺脫以來，它已經成為慣例大約一百年了。在墨西哥，宗教和文化動盪有一定的先決條件。人口條件本身。

Gratia supportonit naturam = 超自然生命的培養需要有序的自然條件。他們在一個人口混雜的國家中失蹤了。19%是白人，38%是印度人，43%是混血。而且這些階層之間不斷存在鬥爭。

這種種族混合可能是為什麼在墨西哥以及美國其他某些南方州，基督教、天主教的平均人口水平沒有達到與其他地方相同的高水平的原因之一，這就是為什麼這些美國南方州經常依賴外國神職人員的教牧關懷。”

這些話出自一個多年來一直與反基督教的民族國家觀念作鬥爭的人之口，代表著對羅馬世界觀的最嚴厲的攻擊：因為這個來自狂熱教會天主教黨派的懺悔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伏特的精神和道德高度不是由羅馬信仰決定的，而是只有種族優越的人才能從羅馬信仰中創造出有價值的東西。因此，種族分裂的羅馬教會在任何想要塑造事物的地方仍然需要強大的種族力量，而它本身卻試圖透過其教條來摧毀種族和民族。幾乎和博士同時。

埃伯勒無意中寫下了上述對種族觀念的承諾，發現於

偉大的聖體大會在芝加哥召開，所有種族的「天主教徒」都參加了會議。例如，芝加哥的黑鬼擁有 B. 一座大教堂和一位黑人主教在那裡慶祝彌撒！這意味著培育那些可以在墨西哥、南美洲、義大利南部觀察到的所有遺傳部位的雜交現象。在這裡，羅馬和猶太教攜手並進。

[469] 牧師類型服務藥師神話

梵蒂岡考慮相關地方大使的稱呼和委託代表什麼。

事實上，羅馬的這項政策受到其他勢力的阻撓，並且當靈魂中除了對羅馬的熱愛以外的最高價值觀增長時，常常不得不向他們屈服，只要上帝的神話存在，這一事實就不會改變梵蒂岡的本質和意志。代表，因此有一種對所有靈魂擁有權力的主張。只有這種核心洞察力才能使耶穌會士、樞機主教和主教幾個世紀以來的政策變得可以理解：牧師類型服務於教會、藝術、政治、科學和教育中的藥師神話。

今日降臨人間的不幸

[470服]第470服[雙線] 新服對德國

甚至擊垮了很多正直的人。數百萬人被迫從外部和內部屈服於地面，尋求一動不動、蒼白的人的支持。羅馬神話利用了這種內在的靈魂衝突。因此，前雅利安階級曾經由於日耳曼勢力而逃脫了羅馬的紀律，現在卻又回歸到舊的信仰，並加入到宣揚羅馬巫師對我們的世界統治的合理性的行列中。人們。

歐洲擁有有史以來最不光彩的文件的同一位教宗庇護九世曾經說過一句話，毫無疑問，這句話無疑被視為羅馬神話的公然暗示。1874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成立週年紀念日）他向國際朝聖者聚會宣稱：「俾斯麥是人類天堂裡的蛇。透過這條蛇，德國人民將被引誘，想要超越上帝本人，而這種自我誇大將帶來羞辱。」

[471] “耶穌會士，社會民主黨的領袖”

沒有人曾品嚐過它們。只有永恆的人知道「永恆報應山上的那粒沙子」是否還沒有散落，它在下降過程中變成山體滑坡，幾年後就會流入這個王國的泥土腳下，把它變成這個王國就像巴別塔一樣，是「輕視上帝」而建造的，也將「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滅亡。

宣誓效忠羅馬神話的外交官們，為了“榮耀上帝”，孜孜不倦地進行這種“永恆的報復”，就像他們在查理曼大帝、奧託一世和斐迪南二世時代所做的那樣。這意味著德國的中間黨當它從保護王位和祭壇轉向與反宗教馬克思主義者結盟時，它仍然忠於自己，正如俾斯麥在1887年在德國國會宣布耶穌會士有一天將成為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時所預言的那樣。

為了“永恆的報復”，該中心呼籲與馬克思主義者建立“兄弟般的武裝”來對抗新教帝國，並在1914年的命運攸關的日子裡，“和平教皇”本篤十五世奮力前行。天主教奧匈帝國為了贏得世界大戰，推翻俄羅斯異端以及「天堂之蛇」的國家。與任何重大戰役計劃一樣，數百萬忠實的天主教徒不可避免地要犧牲。

在這些例子和數以千計的其他例子中，你可以看到像徵性的因果關係。原因是庇護九世的觀點，它來自羅馬神話，即新的德意志帝國必須被粉碎，這一觀點在本篤十五世的名言中也清楚地體現出來，他後悔自己本質上只是一個法國人來自小牧師博士的著作。莫尼烏斯，

[472服]第472服[雙線] 新服

他否認比利時法郎的事實，但將德國士兵描繪成祭壇褻瀆者和強盜，並高興地宣稱德國的天主教徒正在阻止民族國家的形成。

因此，德意志帝國崩潰的推動不僅是全球寄生本能的全猶太股票市場政策的問題，也是古羅馬、神話、敘利亞-近東地區不可避免的堅定鬥爭的結果。1924年底，中央機關報《日耳曼報》對此做出了令人震驚的承諾；她寫道：任何想要尋找自1917年以來中間黨態度基本路線的人（！）都應該意識到，這種態度決定了傑出的天主教徒，他們的政治意願和行動並沒有脫離基本的天主教態度。這是完全正確的：透過破壞德國特定物種的權力意識，中心領導人服務於反對新教、日耳曼異端的無種族羅馬神話。也有人說，特別是普魯士的天主教徒將處於完全不同的環境中比巴伐利亞的天主教徒還要多。他自1917年以來的作品的核心應該被理解為“克服勃蘭登堡-普魯士的歷史精神病”，並試圖回到中世紀的德國性之門。

每個德國人都應該知道這些詞，以便他們能夠了解1500年來以及今天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1917年，當中間派、民主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推動和平決議時，德國國會開始了公開的顛覆工作。1917年，埃爾茨貝格犯下“輕率行為”，切爾寧的信因此被協約國知曉，而違背諾言的卡爾皇帝則與龐加萊*一起進行了背叛。

*參見費斯特：「查理皇帝的政治」。

[473] 種族混亂的哲學家

這就是所謂的天主教政治。而當「日耳曼尼亞」為普魯士指明了不同的「環境」時，這也要求天主教政治家採取不同的態度，第一句話就指的是具有自覺民族榮譽的北歐環境。

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的德意志帝國必須被“克服”，並且在全猶太證券交易所政黨的幫助下，新教北方必須被瓦解。

在巴伐利亞，在「另一種環境」中，人們因此不得不奉行更保守的、保護人民的政策，因為這裡的目標是保護自己的教派。在阿道夫·希特勒獲勝之前，中央的「統一政策」和巴伐利亞支部的「聯邦主義」政策都服務於同一個目標：加強敘利亞-羅馬的中央集權。

眾所周知，這種偽聯邦制的經典哲學家是康斯坦丁·弗朗茨，他甚至自稱“大德國人”而不是“大羅馬人”。他在《民族自由主義的宗教》一書中指出，無論是在政治上或教會方面，歐洲國家統一的基礎應該是德國，因此也是普及教育的培育中心。相反，他們想讓它成為一個封閉的國家機構，只有一種國家形式本身服務於權力和團結。糟糕的！這項因舊聯盟被破壞而產生的事實，是德國事務自然具有的普遍性。你無法讓德國成為像法國或義大利那樣的國家。德國應該成為並且成為逐漸發展的歐洲聯邦的核心和典範。這就是它的命運。現在的問題是：誰來決定？德國還是外國大師凌駕於我們之上？

[474] 庇護十一世反對“浪費”

弗朗茲進一步認為，聯邦制並不排除，而是包括，它不希望自己有任何特殊的東西，但總是同時為每個人。沒有特殊主義的有限自給自足。它關注整體和偉大。他力求團結，但透過成員在精神共同體基礎上的自由聯合：“不是集中，而是集中作為獨立生活圈子的相互作用，每個圈子繼續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從而最好地服務整體。”

到這裡，我們就到達了核心點：德國人民應該以「聯邦主義」的方式融入「整體」。德國被認為是結束「集中」統治的手段，這個「整體」意味著梵蒂岡的世界政策。換句話說，應該嘗試再次進行懺悔的、無種族的世界國家的血腥失敗的實驗。我們應該放棄這個測試對象；拋棄用我們最好的心和靈魂獲得的作為民族文化的一切，將宗派戰爭寫在紙上（再次以上帝和愛的名義），從而確認我們已經放棄了自己。

《日本曼尼亞》中的文章（1924年）公開談論了中世紀的回歸。任何了解當時剛剛締結的巴伐利亞協約的人都知道，它代表著承認「偉大的天主教徒」埃爾茨伯格（他被稱為「巴伐利亞天主教徒」）的成功的第一步。

在他的悼詞中)並將巴伐利亞變成重新征服德國的跳板,即成為宗派衝突的焦點。

通過革命到中世紀!一個奇怪的解決方案!教宗庇護十一世1923年5月23日,他在樞機主教會議上說(這符合庇護九世的政策),德國天主教“正處於肆虐之中”

【475】不可逾越的鴻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在當前複雜的情況下,他用自己的熱情、精力和組織能力彌補了「四百年前羅馬教會發生的可悲的背道」。這很清楚。巴伐利亞中心機關報《拜耳·信使報》直言不諱地威脅我們所有人,令人驚訝的是,下面的話幾乎沒有被聽到。他於1923年7月5日寫道:「世界歷史上有一種內在的正義在發揮作用,它知道如何懲罰和復仇,就像它到達德國人民一樣,因為他們不想屈服於上帝賦予的權威,這項事業現在已經給德國土地帶來了四個世紀以來的所有苦難,如果德意志民族在最後時刻不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它將注定失敗。」

所以:要嘛德國人民屈服於外國勢力的法令,要嘛「復仇的正義」將他們從地球上抹去。

1924年3月16日,南方主要天主教報紙《奧格斯堡郵報》在一篇反對魯登道夫的論戰中寫道,真正服務於羅馬神話:「它(天主教堂)是唯一大規模的宗教機構,幾乎是地球上唯一的機構,它從不服從國家……這就是為什麼它的紐帶比人民的紐帶更神聖,它的秩序比國家的秩序更高。對於少數民族來說,國家或人民是絕對的、最高的價值和目的。」

在這裡,德國人民與外國神話及其機構(其中心位於德國境外)的權力主張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這一鴻溝也以令人感激的開放性為標誌。

[476] 新教“侮辱上帝”

人們明確地認識到,國家和人民對這個中心的重要性只是次要的。同時,明確要求教會利益高於國家和人民利益,即有權以崇高理想的名義犯下叛國罪,而不是低等理想。北歐類型應該服從羅馬計劃,北歐神話應該服從羅馬魔法。然而,許多善良的德國人出於天生的怯懦或懶惰,不願想像在與教會權力利益發生衝突時問題會如此嚴重。事實上,這個問題每天都牽動每個德國人的切身利益,他應該主要支持教會的權力主張還是德國人的需求?

沒有人能倖免，特別是因為黑人媒體明確聲稱擁有教會權力政治的特權（而不是教會教牧關懷的特權）。

庇護十一世的政治。因此，它顯然處於新的反宗教改革的標誌之下，它激發了宗教裁判所的所有本能：為了永遠打破日耳曼德國。在就職演說中，他將所有「四個世紀的叛亂」歸咎於「宗教改革的黑暗精神」。路德會摧毀基督教習俗（當時教會的衰敗因此被稱為「基督教習俗」），並將自己置於靈魂和上帝之間。當然，羅馬教會不能容忍這種對精神中介業務的破壞。

1929年12月，教宗庇護對新教的衰落感到高興，但少數人幾個月後，他對羅馬新教的進展表示不滿，表達它並厚顏無恥地將其描述為“對神聖的創始人的侮辱”

[477] “拉丁性的恢復”

「天主教會」。在1930年的聖誕節演講中，教宗稱新教是欺騙性的、隱藏的，但同時又是大膽無禮的，目的是...

1931年3月，他大膽地將所有天主教和新教教派描述為“過時的異端”，從而達到了煽動的頂峰。由於世界在這裡面對的不是一個煽動性的小牧師，而是所有習慣於斟酌言論的天主教徒的頭腦，所有這些爆發無非意味著有意識地鞭打一億多人，目的是為了通過對新教的圍剿，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權力地位。這揭示了「基督的王權」的真實本質，即所謂的「基督的王權」。“天主教行動”，中間黨的民粹主義和平主義政治，德國羅馬主教宣布驅逐德國民族主義，通過主教的反對民族主義的宣言。今天，沒有一個德國天主教徒可以忽視這樣一個可怕的認識：有目的的、不帶感情色彩的羅馬政策已經與馬克思主義的非人類主義和所有德國的外部敵人聯手，以完成1918年11月尚未完全實現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羅馬政治也犧牲了整個天主教世代的生存和生活，以迫使所有日耳曼人後來發育不良的繼承人受其控制。這就是中間的天主教徒仍在大肆宣揚的“西方使命”，即在法國及其盟友的強制威脅的幫助下“恢復拉丁性”，不幸的是，法國及其盟友仍然對我們懷有敵意。

奧地利主要的基督教社會黨派的言論與中央媒體的言論一模一樣。1921年初

[478] 海因里希一世。

《新帝國》雜誌將純粹民族國家的原則描述為直接非基督教。你只需要選擇！於是演講者來了

1923年康斯坦茨的德國天主教日得出的結論是，當今最大的異端是“誇大的民族主義”，甚至在天主教徒的心中已經造成了“最嚴重的破壞和破壞”。德國主教每月重複的口號。

這些可以輕易地重複一千遍的自白，是清晰明確的，但它們卻是模糊的，因為中央領導人時不時地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流露出對祖國的熱愛，而當有沒辦法，他們竟然敢宣稱支持教會權力政治才是真正的德國人。這種心態導致了對德國歷史的欣賞，拒絕創造一個真正的德意志帝國的嘗試，並努力永遠、永遠不允許未來出現真正的德國類型。所謂的“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這個讓數十萬德國人白白流血的無機建築，今天卻被童話般的輝煌所包圍，中世紀時期被描繪成一個和平時期，這是由事實上，教會決定了世界的命運。

我們也崇敬德國歷史上的偉人；我們也為當時統治歐洲的人物感到自豪。但我們為他們感到自豪，不是因為他們代表了教會的權力，而是因為他們代表了德國血統和德國權力意志。亨利一世在925年統一了交戰的日耳曼部落，拒絕了教皇的任命，將萊茵河定為德國的河流，他被我們視為德意志帝國的先驅。你也一樣。

[479服]第479服[雙線] 新服

獅子亨利是我們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以堅強的個性的全部力量試圖阻止對意大利的征服，開始在東方定居，從而為未來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德意志帝國並為保護和加強德意志人民創造了第一個證券。但這種欽佩並不妨礙我們拒絕拒絕種族滅絕的大羅馬帝國的不幸制度，當歐洲其他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時，這個制度注定會崩潰和崩潰。今天，試圖再次強化這個神話意味著對德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我們都在奮鬥，爭取有一天，提倡這個想法將被整個國家視為與試圖建立布爾什維克世界共和國一樣的叛國罪。

這些受羅馬神話束縛的人的言論並非巧合，而只是那些為羅馬教會世界統治思想的有效性而施洗的一些症狀，這種思想要求愛、服從、奴性服從、否認國家榮譽。“基督牧師”的名字。除了邪惡的猶太教之外，如果要出現有榮譽感的德國人民和真正的民族文化，這是在精神上和精神上必須克服的第二個外來繁殖系統。

當今世界革命的本質在於種族類型的覺醒。不僅在歐洲，而且在全世界。這種覺醒是對自由經濟體系最後的混亂擴張的有機反運動。

商業帝國主義，出於絕望而剝削的對象屬於布爾什維克
馬克思主義陷入困境，

[480]論古老教會的消亡

完成民主已經開始的事業：消除種族和大眾意識。基督教出現時羅馬帝國的情況與今日西方的情況類似。對舊神的信仰蕩然無存，北歐統治階級幾乎腐朽而亡，國家意志也崩潰了。沒有什麼類型塑造理想主宰世界，而是有來自各個地區的數千名熱情的教師。在這種混亂之中，「愛的宗教」永遠不可能取得勝利。它確實可能導致個人犧牲、叛亂和革命，這正是保羅發表令人著迷的佈道時的最終目標，而參加佈道的主要是熱情的女性；但它只是作為一種形式取得了勝利，這要歸功於猶太人的意志和自身的狂熱，這種狂熱被轉移到了這個飽經風霜的國家，成為對權力和統治世界的渴望。如今，舊神也已消亡，東方對皇帝「蒙上帝恩典」的信仰已無可挽回地消失了，對「國家」本身的神化也消失了，因為它已成為毫無內容的血腥陰謀。當民主已經處於議會衰敗的狀態時，它就取得了勝利。僵化的教會不再給尋求者任何滿足，一群宗派分子從街頭使徒或帳篷傳教士那裡尋求內心的支持，他們「認真」搜尋古老的猶太聖經，以便為自己和他們的追隨者預言這裡的永生。地球。國際主義的無種族觀念因此達到了頂峰：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世界信任是歐洲歷史上從未見過的虛偽和不光彩的時代垮台的標誌。

如今，混亂幾乎已經成為一個有意識的節目項目。作為民主的最終結果

[481] 建立一個新類型！

在這個腐朽的時代，遠離自然的無政府狀態的使者正在各個國家的所有主要城市中廣為人知。這種炸藥在柏林以及紐約、巴黎、上海和倫敦都有販售。作為抵禦這種世界危險的自然防禦，一種新的體驗像一種難以理解的液體一樣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它本能地、有意識地把民族和種族的觀念置於思維的中心，與有機賦予的最高價值觀連結起來每個民族的感情都圍繞著它，這決定了他們的性格和文化的色彩。數百萬人突然將一項被部分遺忘、部分忽視的任務視為一項任務：體驗神話並創造一種類型。並以這種類型建立國家和生活。但現在的問題是，在整個民族中，誰被要求設計和實現類型形成架構。這涉及到種族和民族內部的一個問題：性別問題。

20世紀的神話

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482] 到 [522]

II. 國家與性別

1.

我們已經看到，在所有宗教、道德和藝術價值觀的背後，都有由種族決定的民族，無節制的混合如何最終抹殺所有真正的價值觀，人們的個性如何在種族混亂中消失，從而成為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混合體，或其他什麼。服務於新的、強烈的種族意志，成為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臣民。在這些種族和靈魂的全球對比中，生活也圍繞著兩個極點搖擺：男性和女性。如果一個物種的人的男性和女性的外在種族和最深層的心理特徵、取向和價值結構也是相同的，那麼大自然除了身體和意識形態的極性之外，還創造了性的極性，以產生有機的張力、生育、放電，是任何創造的先決條件。從這個基本洞察出發，可以得出兩件事：男性和女性的某些特徵，儘管處於不同的層次和不同的類型，但根據這個世界的物理藍圖的簡單、永恆的法則，它們仍然是相似的；但還有那

消除與性別相關的緊張局勢的嘗試必然會導致創造力的下降。性別集體主義在種族混合的情況下意味著什麼是模糊的

[483] 性別極性

種族內部的性特徵，從外部來看，第二個特徵似乎是宣揚無種族人性的結果。

人們可能會認為，對性極性這一事實的認識，僅靠性極性就可以維持創造並產生緊張和釋放，這一定是一種永恆的、不可動搖的信念，因為它已經被證明了上千次。事實上，所有更深層的思想家都持這種觀點，作為從生活中得出的不言而喻的結論，男人在研究、發明和設計的所有領域都優於女人，但他的價值在於同樣重要的，其他一切都基於血液保存和種族繁衍的前提價值。然而，在外部災難和內部崩潰的時代，女權主義男性與解放的女性一起崛起，成為文化衰退和國家崩潰的象徵。

歐裡庇得斯的美狄亞的演講與斯托克小姐或潘克赫斯特小姐的長篇大論是同一類，儘管文藝復興時期婦女享有所有自由，但沒有太陽王時代的自由。雅各賓主義、今日的民主所表現出的東西，與亞里斯多德用幾句話所表達的「女性之所以為女性，是因為某種能力的缺乏」不同。古代神話作家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透過女性生物來象徵嵌入宇宙法則的命運：

日耳曼部落是透過諾恩人產生的，而希臘人則是透過莫伊里安人產生的。能力的缺乏是針對植物、主觀的結果。任何種族和時代的女性都缺乏直覺和精神縱覽的力量：哪裡有神話世界的形成，哪裡有偉大的史詩或戲劇，哪裡有探索宇宙的

[484服]第484服[雙線] 新服

當一個科學假說出現在世界歷史上時，背後就有一个人作為創造者。對古代雅利安印第安人來說，是Prajapati（即「生物之主」）形成了這個世界，或直接是Purusha（即人和精神）；日耳曼人由巨人尤彌爾（Ymir）組成了天地，無處不在的男性精靈創造了對抗混亂的世界秩序。

因此，只要有某種類型的典型和代表性事物，人就充當了生成因。但歷史上最偉大的兩項男性行為就是國家和婚姻。

今天的女權主義 無意中 在巴霍芬身上發現了其本質的變形，一些病態的思想家把他對母性的過度幻想，儘管有所有有趣的細節，視為純粹的歷史事實。儘管他和他的所有親戚將異性戀視為女性統治的一種形式是正確的，但假設這種女性統治的國家形式同樣是錯誤的。巴霍芬 例如B. 不迴避從女性在社區中的高地位得出關於「母權制」的結論，然後對此進行了抒情的描述。例如，他會得意忘形。鑑於這個粗糙的多利安部落中的女性自由，B.甚至為斯巴達主張這一點。斯巴達尤其提供了最複雜的國家理由的例子，沒有任何女性成分。國王和長官形成了絕對權力，其本質是透過增加和強化多立克上層階級來保存和擴張這種權力。為此，女性還必須參加體操比賽；不然的話，戴金飾物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樣的

[485] 國家源自男性協會

被禁止的，例如精緻的髮型。如果婦女在日耳曼部落中受到高度尊重，那並不是因為母性權利仍然是這裡的“第一步”，而是因為父權得到了充分實現，僅此一項就保證了穩定，並且由於北歐人的種族本質，與最重要的對婦女的尊重有關。伴隨著這種寬宏大量的，這是永恆的探究和自由本性的一部分，但在危機時期也可能成為對整體的巨大危險：那是在當時，當猶太人的解放被批准時，那是後來，當婦女政治解放的思想被認為可以在國家法律領域得到對待。

仍然流行的觀點是，國家的細胞是家庭。這種觀點已成為一種強制性信念，面對正在摧毀所有家庭觀念的馬克思主義和民主努力，這種信念不斷得到強化。這種教條不僅在考慮婦女問題時，而且在評估當今革新運動的本質和我們未來的新國家理念時，都蒙上了陰影。

國家從來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間共同思想的結果，而是男人們為了某個目標而聯合起來的結果。家庭已證明自己是國家和國家架構的更強大、有時更弱的支持者，並且經常被有目的地為其服務，但從來不是國家的事業或最重要的維護者，即權力、政治和社會團體。

[486服]第486服[雙線] 新服

世界各地出現的第一個協會是氏族、部落、游牧部落的戰士協會，其目的是為了抵禦外國敵對環境的聯合安全。當一個部落被另一個部落征服時，戰敗的軍事集團也被併入另一個勝利的部落。這就是潛意識中存在於觀念中的功能聯想「狀態」的第一個萌芽。

我們所說的羅馬、斯巴達、雅典、波茨坦都源自於交戰的男子聯盟。

但中國、日本、印度、波斯和埃及的整個政治本質也是建立在這個最初的基礎上的，後來在平靜的外部條件下獲得了不同的特徵，但其核心始終是男人的聯合體：直到埃及垮台為止。一種或另一種文化。但它的垮台意味著雄性繁殖系統、雄性類型形成規範的觀念的消解。

埃及相對較快地從軍事協會轉變為技術協會，該協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帶有博學的抄寫員和官員的印記，但後來逐漸被祭司協會所取代。因此，埃及被稱為典型的文官國家，或說「抄寫員」被認為是其最本質的類型。在每種情況下，都有一個非常具體的技術規範被認為是所有行動的標準，這對數千種類型產生了培育作用。年。因此，尼羅河帝國的第一個重大文化成就是開墾土地和開發與洪水相關的土壤變化。埃及沒有部落名稱，它既不知道性別聯繫，也不知道血仇。家庭在偉大的埃及國家結構中幾乎沒有任何作用。

[487] 中國的生活水平

玩過；然而，埃及的這種有學問的官場政治思想卻具有不畏數千年的頑強。但這種類型是由埃及技術人員、學者、「抄寫員」的特殊協會培育出來的，他們……

電力調節、土地灌溉、大氣影響、皇家建築規劃等。必須建議，以便整個活動都由神職人員協會進行宗教奉獻“看哪，沒有不受統治的財產，只有抄寫員自己統治自己”，這是杜奧夫教義的核心句子。因此，博學的技術人員，正確但並非廉潔的抄寫員，孕育了一個國家共同體。

我們在中國也看到了類似的情況，在這裡，武士聯盟也正在轉變為一個學者社會。老子和孔子共同確立了中國人靈魂的經典之後，他們的道德和人生教義（以孔子完全占主導地位）也成為了中國人的道德和生活教義。中國人民國家生活、宗教和科學活動的措施和指南。為了維持規範，武士聯盟將自己轉變為一個表面上只有鬆散凝聚力的社會，其主導類型是博學的普通話。這種類型統治了中國人的生活數千年。沒有一個高級官員沒有通過孔子經典教義的哲學考試。即使在純粹的政治聯繫因戰爭和革命而鬆動的時代，這種生育制度也將中華帝國維繫在一起；由明顯的種族決定的製度維繫在一起的男性社會在這些時代得以倖存。然而，在中國，還有整個祖先崇拜，它孕育了一種團結的本能，至少在氏族信仰以及與地球的聯繫中是如此。

[488] 印度的種姓制度

這是中國古代最耐用的水泥，至今仍然如此。從女性影響力的角度來看，家庭對中國社會和國家的貢獻幾乎沒有。

這兩個看似遙遠的例子在毫無爭議地由雅利安人建立的帝國中也得到了補充。這在印度的種姓制度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古印度的生活方式最初是由武士種姓刹帝利決定的。在古老的吠陀歌曲中，有一種勇敢、防禦的精神，這種精神一直延續到後基督教的衰落時期。是的，時至今日，拉傑普特人（戰士家族）在支離破碎的印度仍然是雅利安人的異類，然而，人民的精神領導權逐漸移交給了婆羅門，婆羅門最終將所有印度人置於他們的精神控制之下。

秘密知識和魔法儀式是風格形成的元素，它們變得如此廣泛，以至於婆羅門教仍然代表著數億人服從的約束力。婆羅門（例如，與羅馬教皇相反）的特點是從未爭奪政治權力，但他們的權威如此之大，以至於他們通過偽造古代吠陀文本引入了焚燒寡婦的措施，這種措施只有...可以回到專制的男性社會。沒有什麼地方比手無寸鐵但仍處於統治地位的婆羅門類型更能體現引人注目的、創造性的建築理念的力量了。他的哲學的風格形成力量仍然令人欽佩，即使是在肆無忌憚、否認種族的一體主義鼓勵與當地人混合以及黑暗混血種族登上高位的時候。

[489] 希臘的埃菲比亞節

希臘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同樣生動的例子，說明男性結社是國家的核心，也是其生活方式的支柱，這種生活方式被稱為斯巴達和雅典。如果你想描述武士協會對斯巴達生活的影響，那就像是在重複基本的智慧；但在雅典，情況並沒有太大不同。當更有洞察力的人後來意識到民主化過程中的解體時，他們訴諸於仍然存在的迫切需要的男性協會。這些協會的成員不稱自己為家庭和氏族，而是稱自己為「兄弟」；在希臘生活中，他們也代表著有意識地脫離依賴感情的親屬關係。在雅典，青年協會、埃菲比亞、首先，亞里斯多德以這個國有化的青年協會開始介紹雅典憲法並非巧合。這種國有化標誌著在他之前不久，鬆散的個人主義民主試圖恢復好戰的原始語境。古希臘男子協會*。用我們的語言來說，它只不過是為所有年輕的自由雅典人引入一般兵役制。隨著18世紀

多年來，他們被安置在軍營裡，穿著制服。體操大師和教育工作者嚴格遵守保證力量和團結的紀律。

希臘民主派求助於現有的青年組織，知道雅典的貴族國家體制曾經是由這些組織產生的，但這種絕望的行動來得太晚了。雅典的實力已經通過

* 有關類型育種的更多資訊 E. Kriek：「人類形成」。

[490] 羅馬的家長

煽動者、智者、民主人士、從女性身分和通婚中解放出來的婦女都解體了，不得不為一個新的、強大的男人群體讓路：亞歷山大大帝的戰士。如果你再深入一點，你還必須將雅典藝術家行會和哲學流派（包括斯托阿）視為男性協會，同時也不要忽視神諭女神在希臘生活中的主要作用。然而，這些代表了純粹的情感而非前希臘生活的類型形成面；他們和狄俄尼索斯崇拜無疑在種族上與土著被征服階級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繫，正如酒神巴克斯也成長為希臘晚期的象徵一樣。酒神節、赫塔拉經濟和民主奴隸解放是希臘人民、雅典國家和整個希臘文化的腐蝕力量。

我們可以在羅馬觀察到國家、人民、男子協會和家庭之間非常有趣的關係。在羅馬，個人幾乎停止發展個性。他的整個事工和一生都屬於教會。然而，對這個共同體的權力和規模的認識卻追溯性地形成了公民的自豪感甚至個人財產。但如果只是國家中的一個數字，那麼私法下的個人主義就是絕對的。「家庭」也參與其中，這無疑是羅馬國家建設中極為重要的基石。眾所周知，這個「家庭」不過是「家長」的工具，終身掌控著所有成員的生命和肢體。所以這裡的規則也是最無情的

雄性繁殖。只有成年的兒子加入了男子聯盟：庫裡亞，即軍隊，從而逃脫了家長的暴政。在這裡，兒子站在父親身邊。

[491] 羅馬教會是一個男人的協會

是的，在平等的基礎上，有時甚至是上級。這兩種力量相互平衡，監督公民的紀律，創造了征服世界的嚴格的羅馬模式，其法律仍然決定著今天西方生活的規範。這裡應該直接說：粗魯的個人主義、私人資本主義的羅馬法創造了羅馬權力，但是——脫離了物種本身的環境——對日耳曼人的本性產生了腐蝕作用，如果我們想要得到這種結果，就必須消除它。又健康了。

崩潰的羅馬的原則被一個致力於統治世界的新男性聯盟所繼承：天主教會。

基督教在一位偉大人物的支持下進入了世界歷史，但最初是一場無種族的群眾運動，僅受情感驅動並瓦解了國家。但當它征服了國家後，祭司們就像埃及和印度一樣，開始擴展思想架構，充當人與上帝之間唯一的調解者，並從這個角度改善歷史。已經描述過的這種教會制度表現出了極大的紀律性，並透過其代表的獨身發展成為一個非常極端的男性協會。儘管伊希斯-瑪麗亞邪教的引入也考慮到了她們的母性情感，但婦女過去和現在都只被視為服務分子。透過允許情感方面——從容忍奉獻開始，到宗教歇斯底里結束——再加上教會建築結構中完全排除女性元素，男性聯盟的教會-羅馬體系具有其彈性。

[492服]第492服[雙線] 新服

這是有道理的，但不應忽視的是，婆羅門和官僚的類型比羅馬祭司的類型要古老得多，而且顯得更穩定。

不言而喻，世界各地的男性協會的領導人都努力將他們的統治呈現為上帝所命定的。埃及法老這樣做了，婆羅門也這樣做了，他們大膽地宣稱，誰知道吠陀的秘密並掌握了祭祀儀式，「眾神在誰的手中」。

現在，神聖恩典的觀念在西方被一群與羅馬神職人員完全不同的人所接受：被日耳曼騎士所採納，這種制度在帝國達到了頂峰。中世紀標誌著「同化」修道主義和騎士精神這兩種偉大的男性交往形式的痛苦嘗試，每個人都試圖讓自己屈服於他人。

羅馬制度本質上不是北歐的，因此中世紀的騎士制度只是取代它的鬥爭的一方面。日耳曼莊園和行會、城市協會、漢薩協會等似乎是擺脫羅馬思想的進一步力量。因此，新教作為一種反羅馬情緒，符合整個歐洲普遍存在的情緒；就連戈爾斯也承認，這是日耳曼人民的道德良心。但宗教改革並沒有任何類型形成的力量，而只是鬆動了民族觀念的基礎，民族觀念在我們這個時代才開始發展其神話力量。今天很明顯，羅馬育種系統只能透過另一種類型育種力量來消除：這一個

[493] 普魯士軍官團

她最初是在普魯士軍官的類型中長大的，她在1914年證明了這一點，後來成為了德國士兵的類型。根據北歐人的說法，普魯士軍隊，然後是德國軍隊，是基於榮譽和責任的建築人聯盟最偉大的例子之一。所以其他人的仇恨自然是針對他的。

這些觀察可以無限期地延長：德國劍騎士團、聖殿騎士團、共濟會、耶穌會、拉比協會、英語俱樂部、德國學生團體、1918年後的德國自由軍團、衝鋒隊國家社會黨等；這些都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的生動例子，即一個國家、種族、社會或教會類型，無論其形式有多麼不同，幾乎都可以追溯到男人的協會及其繁殖。女人、家庭被納入或排除，她的犧牲能力被迫為某種類型服務，只有另一種思想的力量將她從繁殖系統中釋放出來，以便將她用作分解的生成元素。如希臘民主，在晚期的、無種族的羅馬，就像今天的「解放」運動一樣。或者，在革命轉型之後，為了使其權力更加充滿激情：致力於一種新的、形成類型的理想。

3.

婦女政治平等的要求是法國大革命思想的自然結果。這將一切基於所謂人權的主觀訴求推向了極致，正如猶太人的解放是從宣揚無意義的人類平等而來的，

[494] 「解放」的開始

「將婦女從男性奴役中解放出來」也是如此。當今婦女解放的要求是以不受限制的個人主義的名義提出的，而不是以新綜合的名義提出的。追隨者也從「活出」的意義上理解了這場運動。此外，由於世界貿易和過度工業化，社會狀況正在惡化。這些婦女是

為了養家活口，被迫在工廠幫丈夫工作；勞動力供應的增加進一步降低了該人的薪資。結果，單身期不自然地延長，一方面增加了適齡未婚婦女的數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賣淫活動。

這本來是該州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但他沒有，或許也無法應付工業化和無產階級化的衝擊。因此，相當正當的工人運動將婦女視為同胞，並將她的事業作為其努力的綱領點。

1902年成立的「婦女選舉權協會」於1905年宣布了以下要求：接納婦女擔任社區和國家的所有負責職務；婦女參與司法；新南威爾斯市政和政治投票權。這是對國家有計畫、有意識的攻擊。

讓我們牢記一開始提出的事實，即自始至終

世界歷史、國家、社會結構、任何一般的永久協會

由於男性意志和男性生育能力，女性顯然擁有根本上理所當然的、永久的國家影響力

[495服]第495服[雙線] 新服

必須代表明顯下降的開始。這裡重要的不是「積極合作」的良好意願，也不是一個或另一個有能力的、甚至是偉大的女性個性，而是女性的本質，它最終以抒情或智力而非建築的方式回應所有問題，就是只以原子的方式看待個體，而不是一起看待一切。我們的女權民主“人性”，簡而言之，它憐憫個體罪犯、國家、人民，但卻忘記了類型，是所有否定規範或僅在情感上參與規範的努力的滋生地。

「婦女國家」擁護者的本質特徵是，她們的攻擊（與整個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的猶太媒體一致）本能地針對“普魯士軍國主義”，即針對繁殖和類型創造的基礎每個國家，只要其文化、人民和國家存在。例如，B. 英國受到普遍讚揚是因為它「沒有大陸軍國主義」（Schirmacher）。然而，英國人直到1832年才賦予婦女政治選舉權，並在1835年之前賦予婦女與男性完全平等的地方投票權，但後來根據經驗，出於非常正當的理由再次廢除了這一權利（直到1929年在新的民主壓力下才重新引入）。獲得解放的人民對德國及其「強姦」並沒有說好話：「我們現代文化國家中沒有一個能夠將其政治存在歸功於僅僅一代人之前才打響的勝利戰爭。但是每場戰爭，每一次強調和宣揚軍國主義就是「削弱文化力量和婦女影響力」。事實上，每一種文化

【496】爭奪權力

八千年來僅在劍的保護下出現，並在無條件的自我主張意志不再存在的情況下絕望地滅亡，「解放者」沒有眼睛，沒有理解力。正如受馬克思主義感染的人只看到他的階級、他的同教一樣，解放者只看到女人。不是女人與男人、劍與精神、人民與國家、權力與文化。正如毫無神話和特色的19世紀在議會制、馬克思主義，簡而言之，所有破壞性力量面前無能為力一樣，民主政治家的霧化女權主義也是如此，他們在這樣做時感到特別慷慨。

這種“慷慨”，或者更確切地說，男性塑造力量的弱點，鼓勵了女性運動來表達一切歸結為：獲得權力。力量是甜蜜的；女人和男人一樣追求它，當男人疲倦時，女人的能量會變得更強，這是一種自然現象。

為了證明這種普遍的權力主張的合理性，出現了一系列旨在證明「婦女絕對平等」的文獻，其中婦女生育的事實以令人耳目一新的邏輯呈現為「基本」平等的原因（Elbertskirchen）。

如果現在人們指出歷史是這位婦女缺乏類型塑造能力的關鍵證人，那麼她就會抱怨抑制她的暴力壓迫，而沒有註意到這一承認本身就是決定性的。尤其是最偉大的男性天才往往是貧窮和壓迫的孩子，但他們仍然成為人民的統治者和塑造者。但壓迫的說法也存在明顯的篡改歷史的情況。

[497服]第497服[雙線] 新服

前。即使在黑暗時代，貴族女性也比參加戰鬥和冒險的粗野騎士享有更好的教育。他們還有足夠的閒暇在家學習解剖學和天文學。然而，在這些女性中，沒有出現瓦爾特·馮·沃格爾韋德、沃爾夫拉姆·羅傑·培根，後者作為一個被教會追趕到整個歐洲的人，成為了我們科學的創始人之一。為此，不需要“權力”，只需要那種形成想法的綜合視覺，這是男性存在的永遠的標誌。

希臘人給予知識分子自由，即使不是給妻子，至少也給了朝臣。除了抒情性的薩福之外，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相反，婦女的這種自由是希臘衰落的生動標誌。文藝復興也給了女性與男性相同的機會。維多利亞·科隆納（Vittoria Colonna）、盧克雷齊亞·博吉亞（Lucrezia Borgia），或許還有其他一兩個人了解我們文化的歷史；第一個透過米開朗基羅的詩歌，第二個透過他們無限的衝動。

在這方面，這位女性也未能創造出持久的天才價值。

4.

婦女運動對19世紀崩潰的世界的突破是在廣闊的戰線上進行的，並與其他運動一起自然地分解

力量加強：世界貿易、民主、馬克思主義、議會制。然而，幾十年過去了，婦女在各個領域付出的巨大努力，讓許多先驅者在數起事蹟和勝利時變得謙虛；只剩下索妮亞·科瓦萊夫斯基夫人

[498] 解放的“邏輯”

居禮夫人，她的丈夫被碾壓後，她的天才突然消失，她是收割機的傳奇發明家。否則，許多有能力的醫生、工匠、勤奮的辦公室女士、博學的自然科學家，但沒有綜合...

解放的「科學」解釋說，所謂的女性特徵只不過是幾千年來男性統治造成的。如果女人統治，就像有時發生的那樣，「女性」特徵就會在男人身上發展起來。因此，應該只評估表現，而不是性別。

這種「邏輯」既典型又普遍。它本質上源自於過時的環境理論，根據該理論，人只不過是環境的產物。

即使在今天，這位達爾文式的滯銷者仍然要為女權活動者提供「思想」支撐和「科學」骨氣。這裡有兩種不相容的思路並存。一方面，它是宣傳藝術的一部分，訴諸男性的俠義和同情心，以描繪被過去粗魯的男人欺騙的自由和文化的女性的命運，並要求改變現狀。另一方面，今天人們試圖證明，男人已經普遍「鍛鍊出來」了，「女人世紀」正在來臨，過去已經存在過男人扮演聽話寵物的女人狀態。由此我們應該放心，男性國家的崩潰不會導致混亂，相反，真正的文化、真正的人道國家的開始。

觀察這些新歷史學家的研究進展是令人愉快的。這些報告例如B. 堪察加婦女

[499] 埃及的母親崇拜

即使是最大的承諾也無法被說服去洗衣服、補衣服或做其他家務（這可能是堪察達利亞高雅文化的來源）。埃及尤其成為目標，狄奧多魯斯·斯特拉波和希羅多德被搜尋詞語，以便將婦女崇拜的標誌解釋為埃及的女性國家。這應該例如B. 從上方的標題可以看到拉美西斯國王和他的妻子的大門雕塑。其曰：“且看神妻所說，母母，天下之主母。”這本來是為了證明王后凌駕於國王之上……母親的話卻被故意忽視了。此外，埃及男性主要從事家務勞動，而女性則負責統治。承認了。但是，舊的教義一勞永逸地消失了，即婦女之所以沒有建立國家或創造科學，僅僅是因為她們受到了壓迫！然而同時——

當然，這是無意的。另一件事也證明了：婦女，無論擁有或儘管擁有全部自由，都既沒有建立也沒有維持國家。因為埃及不是一個婦女國家。從美尼斯國王（西元前3400年左右）開始，埃及的政治史就是人類的歷史。第一座皇家陵墓是陳特的陵墓，他的統治奠定了埃及文化的基礎。國王成為荷魯斯的化身；即使在死後，他也可以「只要他的心有慾望，就可以把女人從她們的丈夫身邊帶到任何他想要的地方」。他被稱為「神」或「大房子」（par o，法老）。王權在儀式和典型的法律體系中發現了其嚴格的限制，而其神祇的遵守則與此有關。如果可能的話，每個國王都會建造自己的住所，自己的墳墓。決定了日常生活的節奏。見上文。

[500服]第500服[雙線] 新服

公務員、管家、技術員，簡而言之，就是「抄寫員」。經過一段時期的動盪之後，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努力成為一個創造力強者，埃及的古典時期開始了。

埃及是一個男性主導的國家，而女性擁有最大的自由，這一事實表明，可以有女性統治，但不能有女性主導的國家。這個詞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詞，正如「男人的國家」這個詞實際上是一個同義反覆。

男性國家和女性國家這兩種類型之間並不存在搖擺，平衡和「平等」的中間階段似乎是文化的理想目標。相反，遠離男性典型的「鐘擺擺動」意味著一個退化的時期。鐘擺並沒有擺動到新的類型，而是最終陷入了沼澤。這個例子不僅滯後，而且給了一個完全誤導性的圖像。對歐洲種族（不只他們）來說，女性時期是生命結構衰退的時期，如果持續下去，就意味著一種文化、一個種族的衰退。

如果女性在歐洲歷史進程中（透過王朝繼承）掌權並統治得好或不好，她們都是在各自形式的男性國家中並得到男性國家的支持。他們使自己服從於他的類型，以便在死後他們可以再次為一個人服務。由女性組成的部長、將軍和士兵將是「婦女國家」的先決條件。

法國專制君主主義原則衰落的時期自然而然地為婦女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貴族小姐享有封建諸侯的一切權利；它可以徵召軍隊和徵稅。這

[501] 美國的女人

大地主在莊園代表中擁有席位和投票權（例如塞維涅夫人），甚至成為法國貴族。在日益惡化的行會制度下，大師們甚至要決定自己職業的選擇權。法國革命思想包括婦女的解放（他們的擁護者是紅花奧林普·德·古熱（Olympe de Gouges）和塞洛瓦涅·德·梅里庫爾（Theroigne de Mericourt））；但只要革命者還在戰鬥，婦女就失去了舊政權下的所有權利。

曾經擁有過。後來他們利用了民主的勝利。由於拿破崙的反女權主義主張，深受解放者的憎恨，因此美國人從一開始就給予婦女平等的權利，因此更加受到讚揚。

這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現在回顧美國的歷史，我們清楚地註意到兩件事：女性統治社會，但男性國家。今天，美國人在生活中仍然無情地使用他的肘部；對美元的持續追求幾乎完全決定了他的存在。體育和科技是他的「教育」。藝術、科學和政治的所有途徑都向自由女性開放。她們的社會地位無可爭議地高於男性。美國女性統治的結果是這個國家的文化水準極度低。只有當對美元的追逐變得更加溫和，當今天的純粹技術人員開始思考存在的本質和目的時，真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才會在美國出現。艾默生也許是第一個深思熟慮的時刻

美國性；但最初只是一會兒。

儘管女性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但國家自然是男性的，將是外交

[502] “雙重標準”

國防也是女性，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將不再是女性。

國家的本質在內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形式上它始終是權力。這個世界上的力量只有在戰鬥中、在生死之戰中才能獲得和維持。婦女政治統治的要求也需要一支婦女軍隊才能被視為平等權利。沒有必要深究這項要求的荒謬性和本質上的不可能性。婦女疾病在軍隊中會迅速增加，種族衰退將不可避免。就算是男女混軍，也不過是大妓院而已。

據說當今的男性主導國家存在著雙重標準。事實是，首先，是他創造並維持了家庭，而不是他的家庭。事實上，男性國家也規定，例如，離婚時有罪的男性一方有義務根據其離婚妻子的身份贍養她。然而，從來沒有聽到那些呼籲「平等」的女性說，如果女性不忠，她們就會強加給她照顧被欺騙的男性的責任。然而，這卻是完全自然的事情。要求是否存在差異。事實上，在內心深處，女權運動者只想以犧牲男性為代價來忍受痛苦。在美國，單方面離婚法幾乎已在各地實施。此外，其目的是對男性施加法律義務，將其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給女性。

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如何呼籲“平等”，而這僅包括他們的
了解特權，有限的解放女性對她要求的不是平等，而是要求的證據感到震驚

[503] 反自由主義反應

以犧牲男性力量為代價的寄生生活，被賦予社會和政治特權。

受自由主義污染的19世紀的人也不明白這一點。當前的混亂是這種自我遺忘的復仇剋星。

今天，覺醒的人類看到，選票之神是一個空洞的、不重要的抹去，四尾 普遍、平等、秘密、直接 投票權不是神奇的占卜棒，而是反腐敗的分解工具。人們煽動者。那麼女性的這種普遍投票權應該被剝奪嗎？是的！ – 還有那個男人！

民族國家不會由匿名的男性和女性群眾進行決定性的選舉，而是由負責任的人士進行。

自由主義教導：自由、遷徙自由、自由貿易、議會制、婦女解放、人類平等、性別平等，即它違背了自然法，創造只能透過釋放極地緊張局勢來實現，能量梯度完成任何種類的工作、完成文化都是必要的。今天，在女性化的舊世界崩潰的過程中，德國思想要求：權威、塑造力量、限制、繁殖、自給自足、保護種族特徵、承認性別的永恆極性。

5.

對平等權利的呼籲，或者更準確地說，對「婦女國家」的呼籲，有一種非常明顯的暗流。可以說，能夠在科學、法律和政治領域自由決定的要求，以明顯的男性化方式顯示了男性的「亞馬遜」特徵，即傾向。

【504】拒絕義務的想法

在領域中競爭，獲取知識、技能和行動，模仿一個人做了什麼、沒有做什麼。但也存在著對色情自由和性自由的需求。

純粹的個人主義觀念，作為所有腐朽的社會和政治狀況的根源，也放鬆了所有民族中先前嚴格的男性繁殖形式。如果人們認為婦女會利用她所有的權力來保護自己和孩子免受解散的後果，那麼我們看到“解放的婦女”正在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她現在也要求“性自由”的權利整個女性性別。個別嚴肅的女性當然反對這種活動，但「色情革命」的學說常常在女權運動者的隊伍中盛行，因為很明顯，如果有的話，女性的類型創造和塑造力量出現在這裡，必須。這句話：「一個有自尊的女人不能進入合法婚姻」(Anita Augspurg)可以被視為色情節目的福音。

瘋狂的女性披著堅持「個人價值」和「自決」的幌子，放棄了對自己性別的最後保護，摧毀了為她們和孩子提供生活安全的唯一形式。獲得解放的婦女透過要求國家必須照顧出生的孩子來幫助自己。哪一個州？它是一個照顧無節制性行為後果的機構嗎？在這裡，也否定了對自己的責任和對他人的要求的想法。這意味著不存在真正「解放」的國家理念。因為如果沒有義務的概念，長遠來看，國家是不可想像的。律師咒罵婚姻是賣淫；但

[505] 「婦女國家」的墮胎

如果「國家」而不是人來支付費用，整個事情會發生什麼變化？

如果這個人只是主觀地思考，即不考慮公眾，那麼他最終可能一切都好。他從一個女人到另一個女人，盡其所能地享受自己，但只有那個女人在懷孕時才需要付帳。解脫教義的這一必然結果引起了許多深思熟慮的人的注意。經過仔細考慮，針對一夫多妻制的男人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規定”，他們實際上可能會想出享受大量自由婚姻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想法（露絲·布雷）。那麼「自由戀愛」就又結束了；女人會向男人規定必要數量的愛情快樂。

眾所周知，其他「解放者」找到了更好的出路：在預防無效的情況下墮胎。“科學將成功地找到摧毀正在萌芽的生命的無害手段的時刻從遠處招手……對於所有不沉迷於“名義上的憤怒”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幸福的前景。”史托克夫人在《生育保護》中如此寫道。

當然，女預言家的這聲渴望的呼喊也有它的“科學性”

文件。就墮胎而言，人們認為只有男性國家才會對墮胎進行懲罰。如果是“女性國家”，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女人會立刻允許摧毀正在萌芽的生命。這也是權利的一部分，即婦女的身體自由。（值得自豪的是，巴塞爾州已經允許墮胎。）這些婦女解放科學家和他們熱情的隨行人員再次站在最美的統一戰線上

[506服]第506服[雙線] 新服

整個民主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決和毀滅我們的種族。絕對個人自由權也必然需要消除種族障礙。「解放者」可以聲稱有權與黑人、猶太人和中國人交往，而婦女，作為指定的種族保護者，由於解放而成為所有民族基礎的破壞者。

綜合考慮，真正的「解放者」不僅缺乏榮譽和義務的觀念，而且幾乎缺乏一切道德紐帶。他們只知道「發展」、「權力關係」、「洗牌」等思想和概念，而與發展思想相對應的、墮落思想卻幾乎完全缺失。因此，他們非常冷靜地談論這樣一個事實：隨著「婦女國家」的努力變得更加強大，男性和女性賣淫（以及男性妓院）都會出現。然而，由於與女性性情相比，男性的身體落後，這一事實無法在很大程度上實現，這一事實被解釋為即將到來的榮耀的一個特別美麗的標誌。

另一個強大的解放群體（Elbertskirchen 先生、Meisel-Heß 女士、Augspurg 等）自然而然地反對賣淫，但更多的是為了確保其他婦女的終身支持，而不是出於一般道德原因。這個群體的鬥爭是多麼不誠實，從他們不想承認婚姻關係（唯一可能的後果），而是聲稱對生活有「自由」的熱愛這一事實就可以看出。

我們民主管理的城市中的某些中心讓我們對理想的婦女國家未來的條件有了某種預感。那些嬌嫩的

[507服]第507服[雙線] 新服

穿著漆皮鞋和紫色絲襪、戴著手鐲、手指上戴著精緻戒指、藍色眼睛和紅色鼻孔的漫步男人，這些都是即將到來的“女性國家”中必將成為司空見慣的“類型”。真正的、合乎邏輯的解放者並不認為這一切是腐朽和墮落，而是從令人憎惡的男性狀態到女性天堂的“鐘擺擺動”，可以說是發展的必然。這意味著一切價值差異都被拋棄，每一個混蛋、每一個白痴都可以自豪地認為自己是人類社會的必要成員，並主張自由活動和平等的權利。

比如說，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計劃生育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無奈之舉，但推動人口下降是一回事，而熱衷於爭取一個消除生育的國家權力又是另一回事。這種腐蝕我們所有人的苦難的先決條件設定了目標。

第一個意味著種族和文化的毀滅，第二個意味著對女人和男人、對全體人民的拯救。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名男子根本無法辯護。相反：今天的生活危機主要歸咎於他。但他的罪孽並不在解放人民尋找的地方！他的罪行在於他不再是個完全的男人，這就是為什麼女人也常常不再是個女人。這個人失去了他的世界觀。他以前的宗教信仰崩潰了，他的科學觀念變得不穩定；這就是為什麼它的類型和風格形成能力在所有領域都喪失了。這就是為什麼「女人」一方面以「亞馬遜」的身份搶奪國家舵；這就是為什麼她另一方面要求色情無政府狀態作為「解放」。在這兩種情況下

【508】女神伊斯塔的歷史

她並沒有將自己從男性狀態中解放出來，而只是背叛了自己性別的榮譽。

宗教賣淫在東方民族中非常普遍。祭司們從來沒有錯過過這種樂趣，虔誠的巴比倫人和埃及人也沒有錯過這種樂趣。例如，只要跟隨女神伊斯塔的故事，就能從這位神的轉變中看到一個民族的衰落。起初她是一位掌管狩獵甚至戰爭的處女女神。即使在漢摩拉比時代，她的形象仍然留著鬍鬚。後來她被認為是天后、肛門女神、愛與生育女神。受腓尼基人的影響，她成為「宗教」賣淫的守護神，直到她最終成為性無政府主義的象徵阿斯塔特。至此，巴比倫作為一個國家和類型最終也解體了。

任何想要避免歐洲垮台的人都必須最終擺脫自由主義、摧毀國家的世界觀，並在各自分配的領域中團結所有力量，無論男女，以實現這樣的口號：種族保護、人民的力量、國家紀律。

6.

當然，前面的言論並沒有對女性做出價值判斷。然而，對於培養下一代有德國意識的人來說，男性以發明、塑造（建築）和總結（綜合）的方式對待世界和生活，而女性則以抒情的方式對待世界和生活，這是至關重要的洞察力。即使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並不總是表現出偉大的知識結構，但事實仍然是，偉大的國家已經建立，法律法規，政治的類型形成協會，

【509】女人作為生命的保護者

具有軍事性質、教會性質、全面的哲學和創造體系、交響樂、戲劇和神聖建築，所有這些，自從人類存在以來，都是由人類的綜合心靈創造的。相較之下，女人所代表的世界的美麗和獨特並不遜於男人，而是與男人平等。「亞馬遜」解放女性應該為這樣的事實負責：女性開始失去對自己存在的尊重，並將男性的價值觀視為自己的價值觀。這意味著一種精神障礙，一種對女性本性的重新磁化，即使在今天，女性本性仍然生活在鬼火中，類似於「現代」男性本性，而不是關心男性的建築和綜合本質。存在、崇拜人類偶像、人類之愛、和平主義、奴隸解放等。開始崇拜。如果您將此視為一個過渡階段，那您就錯了。由於「解放」運動，女性並沒有成為建築家，而只是知識分子（如「亞馬遜」）或純粹的情色（如性革命的代表）。在這兩種情況下，她都失去了她固有的東西，但還沒有實現男性氣概。這同樣適用於「解放」的人，反之亦然。

從女人的角度來看，國家、法律、科學、哲學都可以被視為外在的東西。為什麼總是有形式、模式、意識？在最深處的體驗中自發性的、無意識的流動不是更偉大、更美麗嗎？

你總是需要作品來證明你的靈魂嗎？男性的這些形式和作品不是常常誕生於抒情女性氣質的氛圍嗎？如果沒有女性，這種氛圍就不會總是出現？生命既是存在又是生成，同時也是意識和潛意識。在其永恆的生成中尋求

[510服]第510服[雙線] 新服

人試圖透過思想和作品的形成來創造一個存在，即作為有機建築結構的「世界」。女人是潛意識永恆的守護者。北歐日耳曼神話將女神芙蕾雅描繪成永恆青春美麗的守護者。如果它們是從眾神那裡偷來的，它們就會衰老和衰弱。神話般的原始智慧在她與洛基的關係中得到了體現。

洛基是個神混蛋。關於他是否能在沃爾霍爾得到平等地位的討論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終於發生了。那個混蛋洛基在奧丁的城堡要被巨人重建的時候扮演了談判者的角色。他提出要弗蕾亞作為報酬！當眾神聽到這個協議後，他們拒絕執行。洛基欺騙了巨人，正義守護者奧丁發現自己有罪。贖罪是瓦爾哈拉的垮台。這個神話包含著現在才再次覺醒的最深奧的知識：這個私生子毫不猶豫地提供了種族不朽的象徵，永遠說謊，甚至讓高貴的人也陷入罪惡之中。當奧丁陪伴死去的博德爾踏上最後的旅程時，他會在耳邊低聲說些什麼呢？

翻譯成今天的語言，日耳曼神話說：我們種族的保存取決於女人的手和方式。任何人仍然可以因為政治奴役而團結起來，但不再因為種族污染而團結起來。如果一個國家的婦女生下黑人或猶太私生子，那麼黑人「藝術」的泥流就會繼續像今天一樣不受阻礙地流過歐洲；如果猶太妓院文學繼續像現在一樣進入家庭，如果來自選帝侯大街的敘利亞人繼續被視為「人民的同志」和可能的結婚對象，那麼總有一天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德國（以及整個歐洲）

【511】女人的使命

在它的精神中心裡，只有私生子居住。今天的猶太人憑藉著性慾「重生」的教義，以及婦女解放教義的幫助，觸及了我們整個存在的根源。目前尚不清楚，覺醒的德國何時準備好用鐵掃帚和無情的紀律進行徹底清洗。但如果有的話，今天女性最神聖、最偉大的任務已經是宣揚保護種族。這意味著守護和保存那種無意識的、仍然不集中的、但因此正是原始的生活；我們種族文化的內容、類型和架構所依賴的生活，而正是這些價值觀使我們具有創造力。

但許多女性並沒有關注這個最重要、最偉大的事情，反而停止了

我們種族和人民的敵人的轉移性呼聲，並準備為了選票和議會席位而向這個人宣戰至死。據稱，為了不成為“二等公民”，女性被煽動擁有“選擇權”（彷彿在今天的金錢統治下，命運將由選舉決定），而她的選擇本能一個人被明里暗裡污染靈魂和種族的雜誌和作品所污染。今天，女人拿著錢走進大型猶太百貨公司，從商店的櫥窗裡，腐爛的時代閃閃發光，而今天的自由主義和壓抑的民族主義男人太軟弱了，無法抵抗整體潮流。

女人的抒情激情在需要的時候可以變得像男人的意志一樣英勇，但似乎被埋藏了很長時間。

【512】教育自由！

真正女人的工作就是清理這些瓦礫。將婦女從婦女解放中解放出來，是女性世代想要拯救人民和種族、永恆的無意識、所有文化的基礎免遭毀滅的首要要求。

比德邁和「夢幻少女時代」的時代當然終於結束了。婦女屬於人民生活的整體；她可以獲得所有教育機會；與男子一樣，必須透過節奏、體操和體育運動來進行體操。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她的職業生涯不應該受到任何困難（儘管生育保護法必須更嚴格地執行）。然而，我們人民所有創新者的目標將是打破反人民的、令人疲憊不堪的民主馬克思主義制度，並為社會秩序鋪平道路，這種秩序不再強迫年輕女性（就像今天的情況一樣）湧入職場。最重要的女性力量湧入勞動市場生活。因此，女性應該有一切機會發揮自己的優勢；但有一件事必須明確：這個人必須並且仍然是一名法官、士兵和國家領導人。今天，這些職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種非抒情的、甚至是嚴厲的態度，只承認典型和常見的東西。如果這裡的人們想要屈服，那就意味著忽視我們的過去和未來。最堅強的人，只有夠堅強，才能成就鋼鐵般的未來。如果種族和民族嘲笑，如果種族恥辱有一天會導致入獄和死刑，那麼就需要鋼鐵般的意志和最粗暴的正式力量，直到

[513服]第513服[雙線] 新服

「滔天」一度成為理所當然的事。

不同的靈魂不能被拉平、“平衡”，而必須作為有機存在受到尊重並在其個性中得到培育。存在的建築和抒情是雙重的聲音，男人和女人是產生生命張力的兩極。每個生命體越強大，工作效果、文化價值、生存意志越大

整個人。任何想要破壞這項法律的人都必須在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身上找到他們堅定的敵人。如果沒有人再抵禦種族和性別混亂，那麼垮台將是不可避免的。

在第一本書中，詳細討論了日耳曼語言的最大價值。德國男人和德國女人以不同的方式為他服務。但將其培育為一種生活方式可以而且必須是男人、男人協會的任務。我們正處於一個巨大的發酵過程之中；許多人物和協會仍然只是在本能的、消極的防禦鬥爭中與中世紀教會和共濟會作鬥爭。他們仍然存在分歧，因為未來的類型尚未確定，榮譽的最高價值也不一定得到認可。偉大的想法來自少數人，但為了培養其他人成為領導者，這些少數人只能容忍領導職位上的個人，對他們來說，榮譽和責任的思想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

任何讓步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 從長遠來看都會產生破壞性影響。力量、靈魂和種族態度必須結合在一起，以幫助創造未來的類型。實現這一目標是德國未來領導人的首要任務，也是最後一項任務。

【514】最高榮譽值

7.

如果德意志帝國要在 1933 年革命後繼續存在，那麼這將是一個有目標意識的男性聯盟的工作，該聯盟必須清楚在未來的生活中要實現的最高價值。所有其他生活戒律所圍繞的最高價值必須符合人民的內心深處的本性；只有這樣，他們才會忍受必要的嚴厲紀律，這種紀律將持續數十年，并快樂地忍受它。但這個單一的、最內在的轉向必須進行；其他一切都由它產生。

羅馬教宗從「上帝的代表」教義中汲取了道德和理論的力量，以及實踐和政治的影響。迄今為止，這神話般的教條決定了數百萬人的類型和歷史。

如今，這種教條被有意識地、無情地拒絕、反抗，並被對自己靈魂和種族價值觀的信仰所取代，而這種信仰也正在成長為神話力量。榮譽理念、國家榮譽 成為我們所有思想和行動的起點和終點。它不能容忍與自己相鄰的任何形式的同等權力中心，無論是基督教的愛，或是共濟會的人性，或是羅馬的哲學。

所有塑造我們靈魂的力量都源自於偉大的人物。他們作為思想家具有目標設定效應，作為詩人具有揭示本質效應，作為政治家具有類型形成效應。他們都是自己 and 人民的夢想家。

歌德不培育類型；相反，他的意思是整體的普遍豐富

[515服]第515服[雙線] 新服

存在。他的一些話帶來了隱藏的精神之井，否則這些精神之井可能不會突破。這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是如此。在《浮士德》中，歌德描繪了我們的本質，即永恆，在我們的靈魂每次注入後，它都會以新的形式存在。因此，與我們其他人民不同，祂成為我們制度的守護者和維護者。當苦戰的時代結束後，歌德將再次開始對外界產生明顯的影響。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他將辭職，因為他討厭一種形成思想的力量，他不想承認一種思想的獨裁，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詩歌中，沒有它，一個民族就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民族。並且永遠不會創造一個真實的狀態。正如歌德禁止他的兒子參加德國人的自由戰爭，並不得不將斯坦因、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留給命運之鎚一樣，如果他今天和我們在一起，他也不會成為爭取自由鬥爭的領導者以及我們世紀的重塑。沒有有限的犧牲就沒有真正的偉大；無限富有的人不可能聚集在一起，無情地追求單一的東西。

耶穌也不是一個典型的塑造者，而是一個靈魂的豐富者。格列高利「大帝」、格列高利七世、英諾森三世將他的人格融入羅馬的祭司會。博尼法斯八世，他成為「僕人」的僕人，其目的與他想像的完全相反。這與聖相似。法蘭西斯。相較之下，穆罕默德和孔子則是強大的類型創造者。他們設定目標，繪製道路；穆罕默德強迫人民恪守自己的教義，而孔子則更默默地創造和維護中國人。

[516服]第516服[雙線] 新服

依納爵形成了一種與穆罕默德本質上相似的類型。他有意識地踐踏人的榮譽感，為人的思想設定新的目標，給出精確的手段和方式，因而是有意識的靈魂培育者。除此之外，耶穌會精神還為自己創造了一種可以從面相上定義的型別。

在藝術領域，我們也經歷過類似的現象。這裡有一些獨特的人物，不會創造出一種普遍的風格，但也有一些人繼續存在，形成了一種類型。米開朗基羅例如B.像極少數人一樣豐富了藝術，但繼續他的工作方式卻導致了混亂。倫勃朗和萊昂納多的情況可能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拉斐爾展現了強大的造型能力，類似於提香和希臘藝術。

政治生活也提供類似的教育。亞歷山大的誕生，體現了世界帝國的理念。羅馬採納了這個想法。凱撒的專有名稱隨後演變為君主頭銜“皇帝”和“沙皇”。與教會羅馬思想結合，靠上帝恩典的統治者類型出現了。拿破崙意味著一股與凱撒一樣強大的革命力量，但迄今為止僅產生了轟動效應，而沒有形成類型創造力量。路德以另一種方式打破了我們生活中的外來外殼，但他並沒有以宗教或政府的術語宣告一種類型。他

必須再次清理我們的系統，敲擊岩石，才能幫助堵塞的生命源突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除了偉大的普魯士國王之外，沒有人能夠迫使它變成有機河床，這一事實標誌著德國後來歷史的悲劇。

鑑於這發生在僅僅 44 年後

[517服]第517服[雙線] 新服

隨著第二帝國的崩潰，除了一開始已經解決的問題之外，最後一個問題也出現了：1870 年是否存在著一種塑造型政治家力量在發揮作用？是和不是。我相信俾斯麥有一天會受到與路德類似的評判，就他的工作的後果及其驅動力而言，而不是他的工作手段。他屬於這樣一種人，他們天生具有罕見的意志，可以在整個時代留下自己的印記，但卻在自己周圍創造了一片荒地，散佈著那些不被無條件服從的死去的人物。幾十年來，人們一直抱怨俾斯麥感到自己擁有絕對的優越感，將所有部會視為不同的私人辦公室，並將部長視為他的辦公室負責人。無論威廉二世對俾斯麥的行為多麼不明智，無論他在閱讀他的《事件與人物》時顯得多麼平庸，它們仍然包含著真實的畫面。

威廉將俾斯麥比喻為曠野中不穩定的方塊。如果你把它滾開，你會發現它下面全是蟲。這是我們過去五十年來政治史的象徵。1871年的帝國理念只是「靠上帝的恩典」回顧內部已死的帝國，同時它與混亂的自由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繫。只有俾斯麥號成功地為這座無機結構注入了一股熾熱的生命氣息。由於感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他的專橫責任感增強到了不允許任何獨立性質的繼任者的程度。

即使威廉二世，德國的歷史基本上也不會改變。
俾斯麥繼續留任。所以偉人用一隻手創造和建造帝國，用另一隻手打賭

【518】大參謀

保險絲進入你自己的房子。而且沒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避免這場災難。

但除了俾斯麥之外，還有一個可以追溯到的人物
德國並沒有沉沒得更早，我們應該感謝他在世界大戰中英勇奮鬥四年半的機會：毛奇（斯賓格勒的重要註釋）。大總參謀部的創造者是最強的類型形成者自腓特烈大帝以來的力量。他不是
在政治辯論中鍛造人民靈魂的人，但正是他幫助培養了現有的人格價值觀，並使個人的責任感成為一切行動的前提。

毛奇在教練和參謀長之間的關係與俾斯麥在外交上的做法完全相反，他甚至試圖讓部長們在經濟上依賴他。直接的那個

下屬有義務以最尖銳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果有相反的命令，甚至必須將其記錄在案。這項原則自上而下地貫徹執行，並透過各種規定來推動，所有這些規定的目的都是為了教育德國士兵。儘管有最嚴格的紀律，成為獨立思考、果斷行動的人民和戰士，這就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成功的秘訣。儘管人性的缺點是永遠無法避免的，但從腓特烈大帝的普魯士軍官身上擴展出來的德國士兵類型有力地證明了，即使對於新興的第三帝國來說，如果有人願意的話，也只有毛奇伯爵的方法才能成為拯救之路。避免解放起義和令人震驚的喜悅之後又出現另一次崩潰。

【519】十九世紀末的軍官

毛奇是個始終如一的人。然而，他的活力並沒有像路德或俾斯麥那樣爆發出可怕的爆發；他也很少像其他兩人那樣陷入深深的精神懺悔中。

儘管如此，毛奇對他周圍的人還是產生了引人注目的影響。有吸引力，但不壓抑。德國第二帝國是在戰場上建立的，是俾斯麥創建的；但它主要保留了毛奇天才的個性和類型創造能力。俾斯麥之後，帝國的總理們只不過是無足輕重的人，或者是沒有方向的、靈活的人，他們在他的教義和自由化力量之間來回搖擺，以最終將德國人民帶入敵對的“目標”之網。“有意識的外交官。但也恰巧的是，灰色的德軍培養出如此多的優秀將領和士兵，是世界其他地方無法誇耀的。從1914年到1918年，真正的德意志帝國不再在德國，而是在前線。前線靠近福克蘭群島、青島、德屬東非、印度洋、英格蘭上空。在德國，蠕蟲們坐在部長的椅子上，不知道如何應對這個領域的強大國家。

戰前，軍官類型與其他人越來越孤立，成為一種種姓，並最終開始顯現出這種對德國來說是無機的分離的壞面，這並不是毛奇制度的錯。一個純粹以榮譽為基礎的軍官階級必須越來越遠離不擇手段的交易者和股市交易者。但為了實現這種分離，必須劃定嚴格的界限，這對人類來說是不愉快的。

[520服]第520服[雙線] 新服

軌，但有必要保留類型。正是這位飽受猶太誹謗媒體迫害的軍官，後來無私地保衛了德國，幾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戰場上，並且還訓練了那些在1914年至1918年間首次穿上灰色榮譽禮服的人。

資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的德國已不再是神話。它不再具有它所相信的、它準備為之奮鬥的最大價值。世界想要它

為了「和平」地在經濟上征服並填滿他的錢袋子，他在貿易和討價還價中已經陷入瞭如此低谷，以至於當其他民族不容忍這種行為並結成聯盟來對抗德國旅行推銷員的危險時，人們感到驚訝。

1914年8月，毛奇軍隊的巔峰終於成為全民的巔峰。一切仍然真實而偉大的東西都扔掉了商業糟粕，並感謝德國士兵保護了國家榮譽觀念。毛奇似乎贏得了比耶希羅德的支持。然後他就被最高軍閥拋棄了。至少不是現在，在多年漠視我國人民的最高價值之後，趁機把吐口水多年的烏合之眾絞死在絞刑架上，皇帝與馬克思主義領導人握手，無意中為叛徒平反。並將為生存而戰的國家的害蟲處死於主。直到1918年11月9日他和人民收到了這個生物的感謝。

毫無疑問，毛奇類型不會在男子聯賽的早期脫穎而出，該聯賽將形成未來的德國。我們稱之為條頓騎士團。在當今混亂的混亂之中尋找靈魂

[521服]第521服[雙線] 新服

要讓人振作起來，就需要具有催眠性質的路德教佈道，以及有意識地重新磁化心靈的作家。然而，即將到來的帝國的路德派領導人將清楚地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如果他不僅要實現自己，而且要擁有持久的、想要的，那麼在勝利後，他必須絕對放棄俾斯麥體系，並將毛奇的原則轉移到政治上。創造一個宣誓實現最大價值的帝國。無論事物採取何種形式，無論是爆發力或創造形式的力量，兩者都只能具有靈魂北歐的本質。由於完全外來種族的後裔已滲透到歐洲，因此無法形成日耳曼領導階級，除非放棄德意志民族的神聖日耳曼帝國，並將未來留給政治領域的“力量自由發揮”，正如所發生的那樣1871年後成為經濟領域的一項原則。但那樣的話，所有的精神和血的犧牲都白費了。過了一會兒，同樣的「

「民主」將會上台，而德國的解放鬥爭將只是走向毀滅之路的一個插曲，而不是人們如此熱烈追捧的新崛起的跡象。

一個信念、一個神話，只有當它涵蓋了整個人時才是真實的。即使政治領袖無法詳細檢查軍隊周圍的追隨者，也必須在秩序的中心進行絕對的直率。

在這裡，為了未來的利益，所有政治、戰術和宣傳考慮都必須退居二線。弗里茲的榮譽觀、毛奇的培育方法、俾斯麥的神聖意志，這三種力量，以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混合體體現出來，都只為一件事服務：德意志民族的榮譽。

她

【522】未來的類型

這個神話必須決定未來德國人的類型。一旦你認識到這一點，你就會在當下開始塑造它。

20世紀的神話

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523服]

三·人民與國家

1.

在我們的歷史進程中，人民、國家、教會、階級和軍隊有著截然不同的權力平衡。採用羅馬基督教基本上意味著放棄有機日耳曼王室觀念作為世俗行動的標準，轉而支持鬆散的帝國觀念，因為它已被教會採納為古羅馬的遺產。花了一千年的時間，北歐君主制重新確立自己的地位。從獅子亨利開始，一直到勃蘭登堡。而羅馬帝國則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沼澤中逐漸消亡。霍亨施陶芬家族也足夠自信，宣稱他們的帝國是德意志帝國，獨立於羅馬（例如，在貝桑松日，那些將帝國描述為教皇封地的教皇使節幾乎與腓特烈一世的伯爵和公爵們分離）被殺，但這種自信並不是建立在皇帝凌駕於教皇之上的根本教義之上，因此也不是傳統和進一步的形成力量。

另一方面，羅馬早在750年就故意偽造了其「君士坦丁的捐贈」（君士坦丁受洗阿里安的事實被忽略了）。教宗哈德良一世向查理曼撒謊，聲稱這筆「捐贈」在梵蒂岡檔案館裡，他被東方蒙蔽了雙眼。

[524服]第524服[雙線] 新服

法蘭克國王從根本上承認羅馬主教的至高無上，即使教宗在公元800年*拜倒在查理曼面前。下一任教宗已經從這份虛假文件中推斷出他們透過法律和傳統確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儘管後來被證明是偽造的），並且關於教會對帝國的特權的整個文獻出現了，這在《Unam Sanctam Boniface VIII》法令中達到了頂峰。博尼法斯隨後「宣布並定義，每個生物都應該服從羅馬教皇，這是救贖的必要性」。

1914年去世的耶穌會總會長韋恩茨 (Wertz) 將這則公諭明確描述為“教條定義”，莊嚴地記錄了正確的“永恆 (!) 時代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這正是教會其他博士的想法。

由此必然導致一個承認羅馬具有最高價值的人對國家誓言的所有保留。萊姆庫爾

違反「教會法」。由於這種「權利」要求國家服從教會，羅馬從根本上要求不承認任何誓言，

*對羅馬教會的主張所依據的所有贗品進行精確彙編將非常有啟發性。除了臭名昭著的「君士坦丁的捐贈」之外，這裡還應該提到尼西亞教會大會結果的偽造，根據該結果，羅馬主教的首要地位被認為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此外，偽造的「真實」烈士故事數量超過500個；偽造君士坦丁大帝的教誨和洗禮；偽西里爾等。總之，幾乎所有羅馬教會的「有據可查」的說法都是基於偽造。

[525服]第525服[雙線] 新服

那些沒有被他「成聖」的人。桑切斯已經要參加一場「非正義戰爭」了（就像1866年和1870年）*！

從德國人民的國家觀念來看，羅馬教會對國家本身的這個非常明確的立場現在有了自然的對應。

1789年專制君主政體崩潰後，民主原則與民族觀念發生了鬥爭。一開始是孤立的，後來導致這兩個運動僵化，一種新的、血統的權力理論形成了，它在黑格爾那裡找到了頂峰，然後被卡爾·馬克思以一種新的歪曲將國家和階級統治等同起來所繼承。今天，我們以與羅馬類似的方式面對“國家”，只是從問題的內部方面來看：“國家”將自己和人民交給了可敬的經濟強國，永遠不僅僅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工具。發生了針對廣大群眾的暴力行為。近幾十年來，黑格爾關於國家本身絕對性的觀點在德國（而且不僅是在德國）佔據主導地位。官員逐漸變得越來越像主人，並且由於當權者的同樣態度，忘記了他曾經是、也不被允許成為全體人民的代表來執行技術或政治事務。。「國家」和「國家官員」就這樣脫離了人民的有機體，在人民的眼中表現為一個獨立的機械裝置。

* Vgl. Hoensbroech: “Der Jesuitorden” Bd. 是。 330.

【526】古老的、虛無的狀態

相反，為了最終掌控人生。數百萬人面臨這一事態發展，處於戰鬥狀態。但由於這樣一個群體不敢在民族陣營中公開發表出來，心懷不滿的人們站在了國際社會民主主義一邊，而在國內卻沒有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1918年的起義並沒有改變任何事情，因為馬克思主義者當然與德國人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只是尋求執行某些國際原則，使用舊的技術手段，「國家本身」再次對「國家否認者」採取最強烈的行動。因此，角色顛倒了，沒有靈魂的本性依然存在。但這種本性在1918年之後變得更加明顯，因為「國家」曾經不時地遏制人民的明顯敵人，但現在，以它的律師的身份，譴責他必須透過良好的判斷承認他們的所有思想和行動都只是為人民服務和犧牲。

從1918年到1933年，國家和人民公開作為對手，甚至是不共戴天的敵人相對。如何克服這場內部衝突也將決定德國的外部命運。

今天，國家不再是獨立的偶像，在它面前每個人都必須跪在地上。國家甚至不是目的，而只是保護人民的手段。其中之一意味著教會、法律、藝術和科學應該是如此。政府形式的更迭和州法律的消逝，但人民卻依然存在。

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國家是其他一切事物必須服從的首要也是最後的事物。但隨之而來的是，不應該有檢察官，而應該只有檢察官。

[527服]第527服[雙線] 新服

這將改變整個生活的法律基礎，並使過去十年中常見的羞辱性條件變得不可能。

同一位檢察官曾經代表帝國國家，後來又代表共和國。 「獨立」法官也依賴這樣的計畫。因此，根據羅馬“法”，檢察官作為“國家公僕”以“人民”的名義阻止了人民的民族領導：民主和民主的抽象“人民主權”。黑格爾的一句鄙視的話：“人民是國家的一部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催生了同樣毫無根據的所謂“國家權威”圖謀。

但人民的權威高於這個「國家權威」。任何不承認這一點的人都是人民的敵人，即使是國家本身。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3年。

一方面，這是示意性的。另一方面，就內容而言，無條件合法性可以說與舊憲法一樣具有非國家性。君主制（和君主）的問題也是權宜之計的問題（儘管是在最高意義上），而不是一個教條問題。如此看待他們的人在性格形成上與社會民主黨人沒有顯著差異，社會民主黨人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統的共和黨人，而不管全體人民可能會發生什麼。這就是今天德國人民隨處可見的正義本能的覺醒。所以他會獲勝。共和國將不得不成為民族國家，否則就會消失。一個君主制如果不從一開始就擺脫某些舊有的偏見，也無法生存。

[528] 無種族的權威滋生無政府狀態

持久。因為它將不得不因與威廉二世帝國相同的原因而滅亡。

未來的精神今天終於明確了它的要求。從 30 開始。
他的統治始於 1933 年 1 月。

教宗脫離開放世界國家始於 17 世紀。1789 年，王朝讓位給毫無風格的自由主義作為絕對價值。1871 年，格策州開始獨立於最初創建它的人民。今天人們開始了！最終有意識地獲得他應得的地位。

2.

對自由的要求以及對權威和類型的的要求幾乎在所有地方都被錯誤地提出並得到了無機的回應。在歐洲，人們以抽象國家原則的名義或以所謂絕對宗教啟示的名義，即以自由個人主義和教會普遍主義的名義要求權威。在每種情況下，都聲稱所有種族和民族都必須服從這種「上帝賦予的」權威及其形式。這些強制性信仰的答案是對所有種族、人民和階級不受限制的自由的呼聲。無種族的權威要求自由的無政府狀態。古代形式的羅馬和雅各賓主義以及巴博夫和列寧晚期最純粹的形式在內部是相互依賴的。

[529] 只有類型才有可能的自由

在當今的種族心理世界觀中，自由的概念以及對權威的認可現在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特徵。民族當然不僅是單一種族的，而且還具有歷史性和空間性的因素，但它絕不是不同種族因素均勻混合的結果，而是儘管具有多樣性，但始終具有以下特徵：基本種族的主導地位，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態度、政治風格、藝術文化等所決定的。這種種族統治需要一種類型。真正的有機自由只有在這樣的類型中才有可能。靈魂的自由和人格的自由一樣，永遠都是形式。形狀總是受到塑性限制。這種限制是基於種族的。但這個種族是某個靈魂的外在形象。

這樣就完成這個循環了。具有馬克思主義或民主性質的印度國際主義位於這個有機體之外，羅馬權威要求國際承認以及所有教會對權力的要求也是如此。

對個性和類型的渴望在內心深處是一樣的。強烈的個性具有風格形成的效果，但從形而上的角度來看，類型已經存在於它之前，因此個性只是其最純粹的表達。這種永恆的渴望在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表現。在十九世紀之交，我們經歷過這樣的事

大量名人的出現，作為我們整個文化的血液，給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機器時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摧毀了人格理想和類型形成力量。方案、工廠產品、成為大師；赤裸裸的因果關係概念打敗了真正的科學

【530】先知尼采

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透過大眾的瘋狂（數量論）扼殺了一切存在（品質），股市成為物質崇拜（物質主義）的偶像
時間瘟疫。弗里德里希·尼采代表了千百萬被壓迫者的絕望呼聲，他關於超人的瘋狂佈道是對受當時物質壓力壓制的被征服的個人生活的猛烈擴張。現在，至少有一個人突然在狂熱的憤慨中摧毀了所有價值觀，甚至開始瘋狂地憤怒，所有尋找的歐洲人的靈魂中掠過一絲寬慰。尼采發瘋的事實是一個隱喻。一種被極度壓抑的創造意志像山洪爆發一樣爆發出來，但同樣的意志，早已在內部被打破，再也無法強迫創造。他走出銀行。在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幾代人被封鎖的時代只理解弗里德里希·尼采偉大意志和經驗的主觀一面，並將最深刻的個性鬥爭扭曲成對所有動力的生存的呼籲。

緊接著尼采旗幟而來的是紅旗和馬克思主義游牧巡迴傳教士，這種人的教導幾乎沒有人像尼采那樣嘲笑過他們的瘋狂。所有敘利亞人和尼格羅人的種族污染都是以他的名義，以他的名義發生的，而尼采尤其致力於種族的高教養。尼采陷入了狂熱政治愛好者的夢想，比落入強盜手中還要糟糕。德國人民只聽說過打破一切束縛、主觀主義、“個性”，而沒有聽說過紀律和內在建設。尼采的那句美麗的名言：「風從未來而來，翅膀秘密地拍動，好消息傳到耳朵裡。」只是一句感傷的話

[531服]第531服[雙線] 新服

他的祖先生活在一個瘋狂的世界中，與拉加德和瓦格納一起，他幾乎是唯一有遠見的人。

這個瘋狂的時代終於要消亡了。如今，最強的個性不再需要個性，而是類型；民族的、紮根於大地的生活方式，一種「身體和靈魂都是直角」的德國新人類類型出現了；20世紀的任務就是塑造它。當今的真正人格，尤其是在其最高發展階段，力求以雕塑般的方式塑造這些特徵，大聲地宣揚這些思想，他已經經歷過這些思想，並且已經將其視為他所感知的新的但古老的德國人類類型的特徵。不是從某事中解脫，而是為某事解脫！

類型不是圖式，就像人格不是主觀主義。類型是永恆的種族和心理內容的受時間限制的可塑形式，是生命的戒律，

沒有機械定律。在認識到這一永恆性的同時，對類型的意志也是對性別的嚴格的、形成性的國家紀律的意志，這種性別是主觀紀律和傳統上僵化的。

但這種類型的經驗是我們整個歷史神話知識的誕生：北歐種族靈魂的誕生以及對其最高價值作為我們整個存在的指導星的內在認識。

3.

更深入的見解在於，國家榮譽觀念雖然無法用手掌握，但卻植根於最堅實的物質現實：植根於一個民族的耕地，也就是它的生存空間。

[532] 為內心的自由而戰

榮譽觀念與自由觀念是密不可分的。無論這個想法的版本有多麼不同，形而上學上最深刻的無疑在於從埃克哈特、路德、歌德到聖張伯倫的德國懺悔，他在我們這個時代對此解釋得如此清楚：承認之間的平行性自然法則和自由，概括為人類個體，但這個難題無法進一步解決。受因果關係影響的外在事物，像其他有機存在一樣對刺激和動機作出反應，而其中最內在的、與意志相關的願景，仍然保持不變和不可觸及，無論其影響有多少可以純粹機械地阻止。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否認這種內在自由這一事實證明了它的存在。

我們知識分子生活的巨大災難是，由血液中毒引起的自由概念的罪惡轉變開始在德國生活中越來越占主導地位：彷彿自由是經濟個人主義的同義詞。結果，研究、思考和創造的真正內在自由被破壞：願景和意志變得越來越屈從於推測和本能。這種「自由」對有機過程的侵蝕必然導致與自然、抽象圖式、經濟和政治教義的疏離，這些教義不再聽從自然法則，而是追隨個人的孤立驅力。因此，批判認識論看似微小的轉變，卻為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物質災難，因為日復一日，無情的自然會進行報復，直到即將到來的災難，所謂的世界經濟及其人造的、非自然的基礎結構，將堪比世界末日。

【533】耕地與自由的想法

會崩潰。如果外在壓力不需要打破堅強的性格，它只能機械地粉碎它，但很明顯，它可以導致數百萬人的性格中毒。這是德國人民缺乏居住空間所造成的。到了19世紀，規模變得越來越小。

19世紀，農民仍依附於大地的土地面積增加，無土地、無財產的無產者數量增加。數百萬人聚集在世界各大城市，但人潮仍持續上漲。它呼籲工業化、出口、全球經濟，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它的困境中，它受到了敘利亞陰謀者的影響，他們不想將數百萬被剝奪財產的人轉變為渴望太空的人，但也想讓這些人無產階級化。他們仍然擁有財產，以便建立無地和奴隸軍隊，透過「國際和平」的遙不可及的鬼火來獲取財產和剝削它。然而，隨著這種對太空觀念的盜竊，靈魂受到了毒害：大眾榮譽的觀念突然作為一個不必要的幻影出現，太空鬥爭的鼓吹者被貼上了“反人民帝國主義者”的標籤，一場合法的、巨大的自由鬥爭被偽造，被馬克思主義的方式誤導，並在國際共產主義的沼澤中絕望地結束。

只有當一個民族擁有可以呼吸的空氣和可以耕種的土地時，真正具有創造性的自由思想才能在整個民族中充分綻放。因此，只有在一個擁有足夠生存空間的國家中，才能看到一種活生生的榮譽。更深層：哪裡出現了受折磨的國家榮譽的想法，哪裡就出現了對空間的需求。這就是為什麼無論是與土壤格格不入的猶太教，或是與土壤格格不入的羅馬，都不懂得榮譽的觀念；

[534服]第534服[雙線] 新服

或者更好：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想法，所以對耕地的渴望對他們來說是行不通的，強大而幸福的一代可以在耕地上播下碩果累累的種子。今天，當所有的敵人都都在攻擊德國的榮譽時，他們也竊取了德國的空間；這就是為什麼形而上的鬥爭最終是關於無法抑制的內心深處的性格價值觀，意味著生存空間的鬥爭。一者強化另一者。用劍和犁爭取榮譽和自由必然是新一代的戰鬥口號，他們想要建立一個新帝國，並且正在尋找能夠有效判斷其行動和努力的標準。這個呼籲是民族主義的。還有社會主義！

4.

一般來說，社會主義是指一種要求個人服從集體意志的觀點，無論是階級、教會、國家或人民。這個定義完全沒有內容，並且給所有任意的聯繫留下了自由發揮的空間，因為這個詞的基本內容被完全拋在了一邊。如果說社會活動是指以拯救個人免於精神和物質崩潰為目的的私人企業，那麼社會主義則意味著由集體進行的保護個人或整個社區免受對其勞動力的任何剝削。

個人對集體指令的每一次屈服都不是社會主義，因此也不是每一次社會化、國有化或「國有化」。否則你可能會壟斷

[535]馬克思主義推動貨幣統治

將馬克思主義透過其反生命學說實際上所做的視為一種社會主義，幫助發展資本主義，使其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然後用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取代世界上偉大的剝削者的統治。基本上，這意味著條件根本沒有改變，只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本質改變了。為什麼馬克思主義隨處可見民主財閥，而民主財閥總是被證明比它本身更強大。一項措施是否是社會主義，只能根據其後果來判斷，無論是預防性的還是改變現有事實的。

造成這種結果的決定性因素是整體（集體）的性質，以集體的名義實施限制個人的社會經濟指令。資產階級議會國家實施了上千種「社會主義」幹預措施；它對所有公司實行強制抵押貸款以換取「賠償」；它監管關稅、債券利息和勞動力分配；它還對所有公司實施強制性抵押貸款。然而，它是一個階級國家，其執政黨不採取社會主義措施，而是採取給全體人民帶來負擔的措施。同樣，自下而上進行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也無法為自己主張權利：因為在其勝利中屈從於它的數以百萬計的人民並沒有被視為一個整體，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為了人民利益而被剝削的對象。純粹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的社區成員。這就是為什麼在以前的政治條件下，「國家」這個詞被錯誤地使用，因為「國家」要么是為資產階級服務，要么是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服務，因此無論它有多少，它根本不存在。它的替代者需要崇拜。如何

[536服]第536服[雙線] 新服

無論教派主義和這種兩側的階級鬥爭如何抵制，它們都無法制定和實施社會主義措施。這只能由一個體系的代表來完成，該體系能夠將人民視為一個有機體，將國家（正如所解釋的那樣）視為其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定的手段，並且對他們而言，“民族”是一個國家。整體是個人和小集體限制行為的尺度。19世紀偉大的、決定命運的鬥爭，即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偉大鬥爭，就是從這種思路中產生的，世界終於開始成熟起來。舊的民族主義往往不是真正的，而是農業、大工業以及後來的金融資本主義私人利益的掩護，所以愛國主義是大騙子最後的避難所。馬克思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但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它顯然是財閥統治的附屬品，作為共產主義，它是對所有國家財產價值的毀滅性暴行，使真正的社會主義成為可能。因此，結果不是一場戰鬥，而是真正的民族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之間的等式，這是德國歸功於希特勒的一個有根據的概要。

一項堪稱典範的社會主義措施是德國國家鐵路的國有化，從而擺脫了急於商業的私人專制，而運營安全是保護人民的先決條件，這使每個德國人受益。

真正的社會主義措施是發電廠和電力公司的市政化

城市供水，無論階級或教派，每個人都可以使用該服務。社會主義機構是城市機構

[537服]第537服[雙線] 新服

電力運輸、警察、公共圖書館等，儘管這些機構是在君主制還是共和國中實施完全無關，這再次使得這種形式的政府顯得獨立於問題的性質。

正如德國國家鐵路和「國家銀行」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樣，君主制比魏瑪共和國更加社會主義，魏瑪共和國通過簽署道威斯獨裁令將兩者完全置於私人 and 外國金融家的控制之下及其他亡國文書。

生存鬥爭和私人關懷（有時是巧妙的共生）決定了人類的公共生活。第一個是自然選擇過程，第二個是純粹的人類對鄰居的崇高意願，透過基督教得以加深。

如果這兩個因素自行其是，將意味著每一種文化、每一種真正的人民國家的消亡。因此，不存在所謂的「自然」國家觀念，而只是像「基督教」國家觀念一樣。日耳曼概念中的真正國家在於將影響力鬥爭與某些條件聯繫起來，並且只允許它在一定的條件下發生。品格價值的規則。現代經濟個人主義作為國家的原則，因此意味著一個快樂的騙子和一個有榮譽的人之間享有平等地位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敲詐勒索者和他的同志在1918年之後到處獲勝。明愛，就其本身而言，作為獨裁者向受壓迫的數百萬人的施捨或個人施捨，並不能治愈任何損害，而只是掩蓋潰爛的傷口。這與無節制的剝削相反。有時，最大的騙子甚至為幾十年來被掠奪的受害者建造醫院

[538服]第538服[雙線] 新服

然後讓他的報紙慶祝他作為慈善家。

今天任何想成為民族主義者的人都必須成為社會主義者。反之亦然。1914年至1918年灰色陣線的社會主義想要成為國家生活。沒有他，馬克思主義就永遠不會被戰勝，國際資本就永遠不會變得無害。由於這些原因，可以理解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措施可以根據其後果來解釋。最初對私有財產概念是中立的。

它會在保證整體安全的地方識別它，並在它構成危險的地方限制它。這就是為什麼z。B. 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鐵路國有化和個人土地所有權的需求

要求。兩者都為經濟上受壓迫的人服務，以便為他們提供文化和國家創造的先決條件。

從這個新的角度來看，廣大民眾的許多生活表達方式將與以前完全不同。

我們可以直接從近100年來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運動中政治領域中的個人主義與經濟普世主義的聯繫中看出，這種運動從個人的幸福出發，同時宣揚了一種旨在實現泛人類文化的人類文化。- 歐洲最終是一個世界共和國，無論是股市人的共和國，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構，作為世界股市專政的保護形式。道斯計畫和楊格計畫都是普世主義和不流血的個人主義合併的寓言。這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539服]第539服[雙線] 新服

只有自我與社會、自我與國家之間的互動才能被認為是有機的，因為對我們來說，社會的概念 - 即人類組織的實體 - 包括透過品格價值建立的基於血緣的有機聯繫和理想。從這個基本觀點來看，整個新的思想和國家體系源自於這樣的基本知識：人們並不是由抽象的個人主義、抽象的普世主義或抽象的社會主義所形成的，可以說是從雲端降臨的，而是相反，由血統健康是以個人主義為標準的，就像我們不知道普遍主義一樣。從根本上和歷史上來說，個人主義和普遍主義是腐朽的世界觀，充其量是不幸的人的世界觀，他們因某些環境而分裂，並尋求最終的強制性信仰的庇護，從而擺脫內心的分裂。

從整個新生的經驗中，從對古老永恆價值的認識中，從對有機對立的新認識中，當我們審視歷史最後一個時代的發展時，我們突然看到了燦爛的光芒。我們看到，這最重要的一點在整個19世紀再次被強調。

十九世紀和進入二十世紀，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運動的角力、規模和強大，說明它們都必然有有機健康的核心、有機健康的動力，無論怎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哪些人和系統已經控制了這些意志力和思考過程。我們看到古老的德國民族主義在其偉大之後

[540] 王朝主義毒害了民族主義

在費希特最深刻的辯護之後，在布呂歇爾和弗萊赫爾·馮·斯坦因和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的爆炸性出現之後，在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的軍事能量中體現出來之後，在內部已過時但組織上仍然存在的人手中，自由戰爭爆發了。梅特涅體系最清楚地代表了強大的家族。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一出現，就立刻與王朝主義發生了災難性的連結。

國王或皇帝本身的價值高於全體人民的價值。我們看到朝臣經濟不斷壯大，但很快就會崩潰

如果俾斯麥的巨大權力沒有再次嘗試將君主政體和國家打造成一個在王朝領導下的統一集團，那麼，腓特烈大帝即使在命運最困難的日子裡也體現了這種團結，而他的繼任者德皇威廉二世已經失去了這種信念，他宣稱他想讓他的人民免於內戰並越過邊境。在此過程中，他將王朝觀念從國家整體中分離出來，1918年11月9日，王朝國家觀念崩潰了，所有有意識的德國民族主義圈子都逐漸開始理解這一點。

除了王朝主義之外，19世紀的德國民族主義也與自由民主密切相關，隨著工業托拉斯的發展、世界經濟的發展、批發貿易和世界銀行的發展，自由民主也變得越來越強大。這些信託的經濟利益並不罕見

【541】老資產階級之死

表現為國家利益，例如B. 德意志銀行及其在土耳其的利潤被偽造，以服務德意志帝國的利益。在戰爭期間，我們看到全國的呼聲並不包括宣布被德軍佔領的土地現在應該成為德國帝國的財產，而是多年來只涉及布里伊和朗維的礦場[原文如此]，把產業和利潤的利益置於整個民族的利益之上。今天，由於這種不自然的聯繫和等級制度的顛倒，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正在消亡，只有新的經驗才能宣告新的民族主義，從而無意識地和有意識地與過去的所有日耳曼自由鬥爭聯繫起來，但最重要的是與無條件的偉大聯繫起來。在1813年創立德國的人從深淵回到了高峰。

正如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受到馬克思自由主義勢力的毒害一樣，社會主義也是如此。我們已將社會主義定義為國家實施的保護全體人民免受任何形式剝削的措施，也是保護個人免受私人貪婪利潤的國家措施。在這裡，重要的也不僅僅是正式行為本身，行為只有與其影響有關才能成為社會主義。

因此，社會主義行為可能並不像已經說過的那樣意味著正式的國有化；相反，它甚至可能意味著個性化，即許多個體力量的解放，如果這種解放導致整體的加強的話。正如俾斯麥曾經

[542服]第542服[雙線] 新服

被保守派攻擊為「社會主義者」時，他解釋社會主義這個詞對他來說可能沒有什麼威脅。他使鐵路社會化，他還記得施泰因解放農民的行動，這也代表了社會主義措施。我們的觀點與俾斯麥的觀點有著深厚的關聯。帝國男爵的行為

馮·斯坦因意味著將數十萬農民從可怕的暴政中解放出來。透過這種創造性力量的釋放，人民的福祉和品格得到了提高，而施泰因的行為至今仍然是德國社會主義自由史上最偉大的里程碑之一。

新的想法現在已經切實地揭示出來了。他將人民和種族置於高於各自國家及其形式的地位。他宣稱保護人民比保護宗教信仰、階級、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更重要；他認為叛國罪比叛國罪更嚴重。因此，德國革新運動主張對正式國家享有與羅馬相同的自由：它認為「國家」的鬥士入獄並服刑，為他的人民和榮譽而受苦，不是作為罪犯，而是作為一個罪犯。貴族。它不承認對 1918 年 11 月 9 日之後成立的實體承擔任何內部義務。然而，對我們來說，「不公正」並不是一場戰鬥，如果它碰巧是針對那些在政治上歪曲教義、想把根本叛國冒充為「信仰」的真正宗教的成員，而不公正的戰鬥是針對同志的戰鬥。因此，德國人民和未來德國國家的死敵就是所有那些教派或德國的勢力。

【543】向國家榮譽宣誓！

提高他們的階級對德國同志的競選口號*。

新帝國要求公共生活中的每個德國人不是宣誓就某種政府形式宣誓，而是宣誓盡其所能，承認德國國家榮譽作為其行為和工作的最高標準為了它。如果官員、市長、主教、總監等不能宣誓，他必然會失去擔任公職的所有權利。這些公民權利本身，每個人在 21 歲時都會作為禮物收到，現在必須在一個新的州獲得（這個想法...

* 背離國家本身、與國家本身抗爭可能會導致 B. 如果它是由有種族意識的主人而不是奴隸本性領導的話，它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具有合法的「反民族」特徵。因為即使是這樣的人，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也曾經被削弱和被盜過。我們已經看到這一點 14 年了，民主金錢暴徒在徵用流動財產之後，也將手伸向不動產，透過抵押貸款、市場無政府狀態等間接掠奪農民和土地所有者。俾斯麥曾說過，奪走他財產的國家就不再是他的祖國。那是一位紳士的拒絕；出於類似的感情，被剝奪土地的德國人前往世界各地取得財產。後來經常發生的背離原來的家園的情況，是基於與爭奪的財產的新聯繫。但「財產就是偷竊」這一口號是缺乏創造力的奴隸本性的戰鬥口號。難怪敘利亞馬克思接受了這項呼籲，並將其置於其無聊學說的最前線。然而，只要馬克思主義以某種方式佔據主導地位，它就可能被揭露為不真實：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對佔有的貪婪變得最為明顯。

因此，鑑於以前對人民的掠奪，所有無產者，特別是他們的戰鬥口號是：創造新的財產，爭取新的生存空間。

[544服]第544服[雙線] 新服

國家社會主義計劃已經體現。)透過在教育機構和實際生活中無可挑剔的行為而獲得。一個侵犯民族榮譽的德國人從邏輯上就剝奪了自己從這個民族獲得任何權利的權利。國家不應該起訴因良心衝突而無法向德國伏特宣誓的人，但不言而喻的是，他們失去了公民權利。所以他們不可以當教師、傳道者、法官、士兵等。自由主義世界觀，由於其反人民、缺乏界限，意味著思想自由的學說也意味著所有政治和教學性質的活動享有平等權利的學說，而不涉及任何創造性中心。因此，這是非常合乎邏輯的，不僅是某種政府形式的鬥士，而且還是一個反對人民的煽動者，這是每個國家都必須承擔的，必須被授予與為人民獻出生命的人相同的權利。已經撞山一百次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混蛋通常甚至認為培養國際“世界觀念”特別“人道”，但卻愚蠢地嘲笑對自己人民權利的強烈強調是倒退。

隨之而來的混亂是很自然的。

不言而喻，一個民族中總是會有而且必須有政治上活躍的人物和團體。「兄弟國家」是一個烏托邦，甚至不是一個美麗的烏托邦。完全的兄弟情誼意味著平衡價值觀上的所有差異、所有緊張局勢、生活的所有動態。在這裡，鬥爭始終是生命的火花。但所有這些

[545服]第545服[雙線] 新服

戰鬥應該在理想中進行，其價值應該用價值衡量標準來檢驗：所宣揚的思想和所要求的措施是否適合使德國人民高貴和強大，加強種族，提高民族意識。其活動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加強國際階級團結或國際教派利益的政黨有權在德國存在。這些反人民政黨過去和現在的活動都在啃噬撕裂德國人的靈魂。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和中間派的支持者仍然是德國人，但另一方面，他們必須承認德國性以外的價值觀是最高價值。因此，即將到來的德國渴望的帝國的問題是向這些飽受折磨、被誤導的千百萬人傳播一種新的世界觀，從一個新的神話中賦予他們一種全面的最高價值，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人民和人民的價值。國家榮譽潛伏在每個人的心中，以清除它幾個世紀以來的廢墟，並將整個生命置於其像徵之中。只有做到這一點，德意志帝國才能成立，否則一切承諾都是空談。

然而，純粹的國家機器只能以不完美的方式來完成這項代表人民的工作。州法律幾乎只能更具決定性

或具有製造障礙的性質，而非教義性質。例如，國家可以而且必須：B. 鎮壓沒有祖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但從長遠來看，只有背後有強大的生命更新浪潮和創造性的社會工作，他才能做到這一點。這項工作必須由有意識建立的男性協會來進行。

【546】希特勒，種族靈魂的覺醒者

自 1933 年以來，我們就知道在哪些力量的幫助下，1918 年 11 月的非國家被德意志帝國所取代。我們認識這個將在德國城市的塔樓上升起新旗幟的人已經很多年了。今天，我們終於了解並體驗了從沉睡中醒來的種族靈魂的力量，它必須承載著這個人。這位新的國家締造者的任務是創建一個男人協會，比如說條頓騎士團，它由在德國人民的復興中發揮領導作用的人物組成。

這個「德意志騎士團」的成員是由帝國重建後第一任國家元首從各階層人民中任命的。前提是：服務民，不分地域。以這種方式任命的秩序委員會總是在成員去世後透過新的任命來完成。國家元首——總統、皇帝或國王——由騎士團理事會和騎士團理事會以多數票選舉產生，終身任職。（在這個技術方面，羅馬教會作為北歐古羅馬元老院的延續的組織是典範。）一方面，來自國家各級的秩序委員會的人民服務力量超越了其城市和地區協會，在每種情況下由於傑出的個人成就；人民與領導階層之間的聯繫因此得到保留，並避免了 1871 年後出現的種姓式孤立。然而，另一方面，無限的民主和與之相伴的煽動卻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最好的建議。世襲君主制雖然使王位持有者出於自身利益而將國內政策與人民利益結合起來，但也存在君主制崩潰的危險。

[547服]第547服[雙線] 新服

王朝就像任何其他性別一樣。因此，拜占庭主義必然會在皇帝職位沒有適當代表的情況下出現。然而，由於這些條件，透過建立世襲君主制所尋求的國家生活的穩定恰恰相反：帝國的衰落、動亂和革命。

今天人們很少能直接看到偉人，這就需要以前的災難中有人明顯地出現和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由七千萬人直接行使的總統和帝國選舉只是錢袋子的問題。由此可見，在 100 個案例中，有 99 個不是真正受歡迎的領導者，而是證券交易所的僱員，一般而言，登上最高層的人是金錢的僱員。這就是為什麼這種虛假的民主要求必須在即將到來的第一個德國人民國家中最終被打破。

由此還可以得出結論，與領導條頓騎士團議會一起向政府提供建議的議會絕不能像在不道德的民主議會制度統治下那樣，通過大規模的混淆而產生。超出了鄉村社區、中等城市的界限，普通人就失去了判斷的標準。只有當他能夠現場追蹤他的工作時，他才能獨立評估一個人的人格價值。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政黨團體總是會影響選舉以支持未知變數。因此，必須從一個原則出發：在選舉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名單，而是人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渴望德意志帝國舉行議會選舉

[548服]第548服[雙線] 新服

不應在街頭進行，而應由國家大型機構的代表進行：軍隊、農民協會、公務員、自由職業組織、工匠行會、商人、大學和其他階級團體。根據規模和重要性，必須向這些團體和展位的主席授予代表人數。首先，這裡必須考慮軍隊指揮官。軍隊必須遠離任何政黨政治鬥爭，但正如股票市場和新聞民主國家所追求的那樣，軍隊的政治消滅必須在即將到來的帝國中一勞永逸地結束。軍隊不是為了默默地被驅趕到戰場上的，但它也不是為了被懦弱的和平民主主義者以「國家」的名義出賣和解除武裝而設計的。世界大戰的可怕經驗擺在我們面前，成為任何時代的警示。絕不能再重蹈覆轍。然而，這不會是秘密的、無名的、煽動的人群對二十或三十個名單進行投票，而是最終的一個名人圈子。

俾斯麥已經將秘密選舉權描述為非日耳曼式的。也是這樣。透過這種無名，個人的怯懦被認為是他人的一種思考方式，而責任感被故意削弱。對整個民族來說，這意味著滋生精神上的粗糙。但即使在最好的狀態下，人性也無法被避免。被拒絕的候選人很容易將純粹出於客觀原因認為他不適合的人視為個人敵人，這是一種很多且不受歡迎的情況

【549】不負責任的議員

困難必定隨之而來。因此，實際的做法是讓選民在議會選舉和秩序委員會內的國家元首選舉中自由公開或秘密投票。再加上自由和公開表達自己觀點的明確願望，將逐漸有可能培養出負責任的選民，而這當然不可能透過立即公開投票的命令來實現。

按照舊議會制的精神，每位議會成員對自己的行為比擁有無限指揮權的君主更不負責任。而議會支持的內閣則依靠著名的“政府多數派”來決策。如果一項政治計劃成功，議會部長就是一個“大人物”，如果不成功，相關部長就成為“大人物”。- 在極端情況下-退出而不承擔任何責任。這一事實自然會鼓勵最肆無忌憚的議員一再推薦自己擔任部長，但如果存在真正的責任，例如軍事指揮官理所當然的責任，情況就不會如此。這種不光彩的製度所孕育出的議會劣勢自然將這種狀況描述為眾所周知的進步精神的表現。事實上，他是大多數人的懦弱的產物，他們想無禮地評判每個人、每件事，但在廣大黨員背後卻隱藏著不負責任的形象。

議員也不必對選民負責。他是「全民」選舉出來的

[550服]第550服[雙線] 新服

用民主馬克思主義騙子的語言來說，這意味著無法合法地確定一個明確界定的選民群體。如前所述，如果一群確切已知的選民參加了選舉，這一事實將立即改變。再加上帝國元首任命的政治法庭可以像軍事法庭追究失敗的將軍一樣追究失敗的部長的責任，部長的競爭將變得更加稀少，只有真正負責任的人才會為爭奪權力而奮鬥。1918年民主下尋求的立場可以著眼於最普通的主題，並且有成功的希望並且不受懲罰。

當選的人物最終回到初選是可取的，但這需要克服今天每個人都像金牛犢一樣崇拜的信條：不受限制的行動自由的信條。今天，你可以看到這種種族滅絕從農村和省份流向大城市。這些膨脹，讓人們感到不安，破壞了人與自然的聯繫，吸引了各種膚色的冒險家和奸商，加劇了種族混亂。作為文明中心的城市已經成為布爾什維克通過國際大都市衰落的前哨系統。無本性、無意志、膽怯的「靈性」與私生奴隸或受奴役但仍然有教養的階級的殘酷、無類型的憤怒慾望結合在一起，因此他們想在馬克思主義領導的虛假陣線中為自由而戰。史賓格勒預測，我們的結局將是2000萬個城市和一個滅絕的國家，拉特瑙將德國城市的石質沙漠和「悲慘的居民」描述為未來，他們將為強大的外國做苦工。這

【551】斯賓格勒的意志薄弱

兩人的動機固然不同，但他們共同向德國人民灌輸了不可逆轉的觀念，可以說是一種“命運的感覺”

是意志薄弱或怯懦的新表達方式；但這也已經成為那些想要操縱我們的人民陷入類似農民般的最終狀態的痛苦的政治罪犯的口號！國際馬克思主義媒體正在按計劃這樣做，以便將數百萬人作為忠誠的追隨者團結起來，成為準備暴風雨的群眾。意志薄弱的哲學家們給人民的敵人提供了完成蓄謀已久的破壞工作的「思想」基礎。（斯賓格勒仍然宣揚權力、權力、權力這一事實缺乏一致性。）所有這些關於「發展的不可逆轉性」的神諭呼喊都是基於非日耳曼式的強制信仰，即行動自由是「個人的保證」。自由。但即使這個所謂不可動搖的信條也只是一個意志問題，行動自由「權利」的根本撤銷意味著我們整個未來生活的先決條件，因此必須得到執行，即使這種權力裁決最初被數百萬人所接受嚴重的「人格損害」。但只剩下一個選擇：「自願」慘死在柏油路上，或「強迫」在農村、中等城市康復。這種選擇在廢除自由的意義上已經做出了。運動，即使最初在少數人心中- 表明逆轉正在開始發生。

所有股份公司、卡特爾等聯合在兩三個城市並「必須」接管整個行政機構的說法根本是不正確的；

[552服]第552服[雙線] 新服

為了留住數十萬人，「必須」在柏林建造新工廠的說法並不正確。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供給和需求「必須」支配生活，這是不正確的。相反，真正的人民國家的任務恰恰是這種力量發揮的先決條件是由其代表有意識地指導的。這個國際大都市以其閃爍的氛圍、電影院、百貨公司、證券交易所和夜間咖啡館讓整個國家著迷。在遷徙自由的標誌下，最好的血液暢通無阻地流入血液污染的國際大都市，尋找工作、創辦企業、增加供給、吸收需求，這再次加劇了移民的癮。這種災難性的循環只能透過嚴格執行人口禁令來解決。大城市的住房建設並沒有被拯救，因為住房建設仍然有如此多的需求。這實際上促進了毀滅，但廢除自由的遷徙自由正在摧毀人民。

德國各州必須絕對廢除無證移民進入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的做法。新建住房的資金只應在緊急情況下才撥給這些城市；而應分配給較小的城市。如果開採目標位於現場（新發現的煤礦、鹽礦等），則只能在人口10萬的城市建造新工廠。今天的交通選擇塑造了整個經濟生活的力量分佈（去中心化），不僅沒有損害它，而且最終甚至帶來了可計算的增長。只需保護種族力量和公共健康，這是我們擁有的最重要的資本。

[553] 國家去無產階級化！

在集聚（集中）迅速發生的美國，原材料從全國各地流向的巨型穀物加工廠和龐大的屠宰場，導致鐵路網絡超載，並因運費成本而導致製成品價格更高。最初拒絕建立較小的總部的決定得到了挽救。人員和貨物自由流動的發展正在超越自身，越來越多的聲音雖然最初不敢挑戰流動自由教條的瘋狂，但卻清醒地認識到權力下放的天然必要性。他們從純粹的經濟考慮得出的結論和我從種族保護的想法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例如，福特就非常正確地要求棉紡廠不應建在大城市，而應建在棉花田附近。）

今天，農民仍然是最大的生產者，但也不是最大的銷售者。他依賴於在產品進入市場之前對其進行加工的中間階段。他無法當場將它們轉化為成品，但必須用原料給運輸系統帶來負擔。這種災難性的發展旨在連根拔起農民階級，而農民階級是每個民族最有力的支持者，是一個「永不消亡」的階級（張伯倫），它是由民主和馬克思主義有意識地推動的，目的是透過這種方式擴大農民階級的規模。無產階級軍隊。真正的民眾政策必須以完全相反的方式進行。然而，我們國家以及所有其他國家的去無產階級化只能透過有意識地拆除我們的世界城市並建立新的中心來想像。

[554服]第554服[雙線] 新服

在巨大的石頭堆中談論定居化和國有化是瘋狂的。正如美國所嘗試的那樣，透過汽車的幫助進行「救援」的美國化意味著浪費能源和時間，儘管消耗了里程。

每天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從外面進入紐約，晚上又被吐出來，這使得交通超載，使生活變得比嚴格控制和分流人流時更加昂貴。如果意志的力量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決定了我們的命運，那麼有一天可能會出現一萬個文化促進中心，而不是一百個大型人口污染中心。形像地說，我們今天的生活只沿著一條線移動：來回。未來必須圍繞有機確定的中心進行循環。如果一個城市的人口接近10萬，

四處尋找排水溝。新的創始人應該被安置到較小的地方或在鄉村定居，而不是像「人道主義」民主喜歡做的那樣住在地窖和閣樓裡。

人們一定不要相信我們還有選擇。只要看看紐約危及生命的憂慮，你就會立刻知道一切都岌岌可危。為了應對不斷增加的交通量，大量的建築師和技術人員日夜工作。現在已經到了我們開始建立多層街道的階段了。馬車道必須遷至房屋下方，上面的人行道也必須改建為拱廊。橋樑

必須從街道的一側延伸到另一側，形成一個完整的人行道網絡，走廊，永遠

[555] 全球城市與交通便利

規畫了人工照明的通道。美國新的三區法允許透過減少樓層將房屋開發得比以前高得多，例如建築師H. Ferris、R. Hood、M.的設計。

顯示拉塞爾、克羅塞爾。所有這些以完全行動自由為思想基礎的技術努力的目標是一堆巨大的石金字塔，每個人的生命都必須在其中荒涼、凍結，並最終有一天死去。這種意識形態基礎必須被消除，只有這樣，才能掃清戰勝科技的道路——透過科技本身。交通的便利造就了國際化的城市。如果我們不想在種族和心理上滅亡，她就會死於這種便捷的溝通。城邦創造了希臘文化、小鎮、中等規模的城鎮以及歐洲的每一種流行文化：前個體農民不斷擴大的目光抓住了國家的概念，而沒有迷失在無限之中。這是有機文化結構出現的唯一途徑。

便利的交通、新聞（如果管理得當）、廣播和個人觀察現在使每個成年人都能夠判斷一個人口不超過10萬的城市的事務；他能夠透過自己的觀察糾正外部報告中的任何不準確之處。

地方政治家的工作關係到國家的福祉，這與商人和各行各業的工人的日常關切相對應。這裡也有一個真正的績效評估的方法，地方選舉有可能由廣大人民進行初選，但這也必須基於個人而不是名單。這些是建議的

[556服]第556服[雙線] 新服

來自行會、協會和條頓騎士團當地代表的候選人。因此，議會的選民是基於廣泛的民眾基礎，而不是無名群眾。婦女的投票權在地方選舉中也將保留。因此，來自下層並與知名人物相協調的民眾意願必須適應上層的普遍意願。不受限制的君主制只知道從上到下的方向，混亂的民主只知道從下到上的大規模擁擠。透過個人權力行為實現的未來德國國家不會讓塑造型人物受到選舉突發奇想或財務詐欺的影響，而是讓他們由國家領導人繼續掌權，並透過德國秩序教育不斷更新他們。然而，所概述的選擇為創意人士提供了不受阻礙的晉升機會。如前所述，即將到來的帝國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也就是說，它不是建立在冷淡情緒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打字熱情和種族束縛的人性之上。

最熱烈形式的民族主義是社會主義行動的前提與最終目標

國家對個人的保護是承認其個人榮譽並支持種族保護的標誌。

如果一方面為了克服種族滅絕的國際大都市而必須進行這種分界，那麼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警告不要試圖廢除城市本身，以便將德國分割成不超過十二個的小殖民地。數千居民。這些誘人的想法的代表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他們從根本上來說是在試圖開創一個歷史性的「自然導向」時代，這是一種無望的嘗試。

[557服]第557服[雙線] 新服

為了成為一個理想的整體，八千萬園丁需要成為生命的樞紐，足夠大，能夠給許多強勢人物足夠的精神喘息空間，但在設計上也足夠有限，不讓他們迷失在眾多集中的混亂之中。但數以百萬計的人卻支離破碎。只有在城市中才能形成文化，只有城市才能提供有意識的國民生活的焦點，聚集現有的能量，著眼於整體，並實現德國作為一個向多方向開放的國家所擁有的政治世界觀。超過任何其他需求。一些擁有 50 萬人口的中心，許多中心擁有 10 萬左右人口，這是一種精神上的需要，儘管必須努力實現所有技術和經濟初創企業的權力下放。

除了有意識地拒絕自由主義的「自由」之外，軍事政治困境本身也迫使我們摧毀世界上的城市。

以後可能發生的戰爭將很大程度上受到空軍的影響。毒氣彈和爆炸彈的目標永遠是大城市。工廠和城市越分散，空襲成功造成的損害就越小。今天和以前一樣，命運迫使我們全體人民必須參與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過去，城堡的領主在他的城鎮房屋周圍築起了圍牆，所有的戰鬥都必須由城鎮居民作為整體參與。自由時代訓練了職業化的軍隊，公民讓士兵保衛自己的生命，同時厚顏無恥地抱怨軍國主義。這種偽田園詩已經結束了：曾經在整個國家周圍築起鋼鐵圍牆的技術本身再次突破了它，恢復了人民與戰爭之間的古老有機關係。因此

[558服]第558服[雙線] 新服

世界觀和命運共同要求拆除全球城市，根據戰略方面建設城市和鐵路。過去，挑釁的城堡建在高山頂上，但今天一切重要的東西都隱藏在地下的混凝土砲台中。整個城市的高樓大廈變得瘋狂；這種認知也將迫使某些城市發展產生後果。

這些是新的國家政治體系的一些基本原則，因為它們自動產生於我們人民的最高價值及其命運。依序從他們那裡

接下來的進一步措施純粹是技術性的，因此不屬於本書的討論範圍。

國家可能被視為一個隨意移民的領域，這一事實對下一代來說將顯得瘋狂，就像政治自由主義的所有其他要求一樣瘋狂和自殺。

我們誰也不知道即將到來的帝國是否會以帝國、王國或共和國的面目出現。我們無法詳細預測未來的形式感。舊帝國的王冠已經滾入塵埃，共和國的建立是德國人在一千年後仍會感到羞恥的行為。迄今為止，似乎只有古老的日耳曼王室觀念仍保留著其神話般的輝煌。當羅馬帝國在世界各地不斷擴張時，它形成了有機的支柱。這是 1871 年重建帝國的基礎。時至今日，部落的感覺仍然縈繞在他的心頭。23 王朝已經滅亡；如果德國不想再次成為可怕的內亂的受害者，他們就不會被允許回來。各州應該關閉州議會

[559服]第559服[雙線] 新服

每個人都擴展了他令人尊敬的部落王權思想。帝國主義思想是依附於舊有的皇帝觀念；人們只想到排場和權力。皇室的理念更加親密、更加樸實。純樸的巴伐利亞人對他的國王的眼光與忠誠的普魯士人一樣生動；對人民來說，「皇帝」是「上帝恩典」的抽象概念。我們對 1914 年之前的輕歌劇式行為感到非常厭倦。但真正令我們厭惡的是貧困，以及民主的寄生暴發戶本質。我們希望在德國國王身上看到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但又體現了英雄神話。正如灰色鋼盔在暴風雨的戰鬥中取代了閃閃發光的尖刺頭盔一樣，未來也將透過宗教國家的誕生找到德國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人民領導的形式，作為對德國的渴望的體現。對即將到來的帝國來說，這一代人是對為德國獻出生命的兩百萬受害者的實現。

要求將國家榮譽和種族保護置於所有國家生活中心的要求導致了受到 19 世紀混亂影響的世界觀。

世紀白天與夜晚有何不同。血腥的世界大戰、世界各地的起義，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人民最低程度的剝削，都源自於光榮的商人理想。

十九世紀催生了布爾什維主義，這是其最成熟的果實，這是自宗教裁判所以來東方精神最具毀滅性的瘟疫，它的毒雲籠罩著歐洲。從一次內心的逆轉和重生中，一個新國家的夢想形象出現了，所有主要輪廓都清晰地描繪出來；數百萬人已經體驗到了對類型和法律、腳踏實地和光榮的新渴望

【560】我們這個時代嚴酷的人生教訓

攜帶的。道路是清晰的，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是永恆脈動、不斷進步的生命的任務。艾克哈特大師說：“最深的井，水量最高。” 1918年，德國人民因自己的過錯跌入了最深的深淵，十五年來受到內外敵人最沒有尊嚴的折磨和折磨。儘管如此，我們已經找到了一些力量，它們已經到達了生活的深處，重新發現了德國國家力量的永恆源泉，並且現在準備好戰鬥，並在時代的苦難中攜帶這些經驗和見解。19世紀所犯下的資產階級鎮靜、馬克思主義犯罪狂熱和完全缺乏思想，今天的20世紀必須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做出彌補，而德國在這種權力集中之前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

這就是為什麼新的生命學說不是一種柔和的悲傷說教，而是一種嚴厲而痛苦的要求，因為我們知道，人性學說試圖抵消自然的選擇過程，因此自然會通過以下方式進行報復：結束所有這些民主和其他嘗試將被徹底摧毀。因此，德國復興的本質在於融入永恆的貴族血統自然法則，不提倡透過軟弱來選擇病態者，相反，透過有意識的選擇，將意志堅強、富有創造力的人帶回現實世界。頂上，沒有回頭去抓住剩下的東西。

今天，當我們回顧德國的過去時，例如當我們經歷
Dinkelsbühl 或羅滕堡健行，日耳曼人的完整圖片

[561服]第561服[雙線] 新服

文化擺在我們面前，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創造力和防禦力。我們知道，三十年戰爭永遠摧毀了一種生活方式，十七、十八世紀兩者之間有著深深的深淵，只有隨著普魯士國家的強大，一個非常年輕的生命才開始再次蓬勃發展。在 1813 年的自由戰爭及其人們中，我們看到了全新的德國歷史概念的出現，今天我們人民與這些自由戰爭的領導人聯繫在一起，成為新國家理念和新生活態度的第一批創始人。

我們想起偉大的馮·斯坦因男爵，他只知道一個叫做德國的祖國，他宣稱：「在這個偉大發展的時刻，王朝對我來說完全漠不關心；它們只是工具；我的願望是

德國將變得強大，以重新獲得獨立和國籍，並保持其在法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地位；它不能透過舊的、腐朽的和腐爛的形式來保存。」史坦因將反對「民主幻想主義者和君主專制」描述為他的鬥爭路線。我們也這樣做，只是強調代替民主幻想主義者加入了馬克思主義而我們眼前又浮現出一位等待復活的先知：保羅·德·拉加德。沒有人像他一樣看到自由主義第二帝國所造成的損害，從而導致衰落，他令人震驚地哀嘆道：「我們的日子太黑暗了，不能不許諾新的太陽。

我在等待這個太陽。”

今天，我們對與德意志民族真正偉大的人的一致感到安全，對我們無條件的信仰感到高興和強大，就像德國人一樣。

[562] 法國革命思想的終結

斯坦因和拉加德以及他們各自為之工作的許多其他人正在等待更新，以代表太陽的升起。在歐洲的革命運動中，我們的內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只是一場沒有創造性思想的大崩潰，我們今天正在經歷它的衰敗，我們這個動盪的時代和對血液本質的認識意味著今天有意識地開始的最偉大的精神革命。這些時代問題每天都在逼近我們；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去解決這些問題，為自己的精神鬥爭做一個交代，並讓所有覺醒的人民加入正在覺醒的德國的軍隊。不斷重新掌握國家的新任務，恭敬地為國家服務，是每個人的義務和任務，此生才是永恆的幸福。

20世紀的神話

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563] 到 [598]

IV. 北歐-德國法

1.

我們社會不團結的最深層原因之一在於羅馬-敘利亞影響對北歐注重榮譽的法律理念的扭曲。純粹私人資本主義的羅馬思想，在不受限制的國家偶像手中，無論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聖化”了一小群人的獵物，他們最知道如何穿過純粹正式的段落網絡的網格。結果，智力野化必然滋生，並受到「法律」的保護。數百萬受壓迫者的沉悶咆哮確實被馬克思主義扭曲了，但與對所有日耳曼法律概念的嘲笑相比，它是完全合理的，而國家和教會同樣應為此受到譴責。擁有一切權力的「國家」現在頒布了所謂的社會法律，但不是以大眾榮譽、正義和義務的名義，而是作為來自上層的禮物，就像來自著名的「基督教」愛、恩典、憐憫和慈悲。這既不好也不公平，因為許多人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欣喜若狂。

戰前時代想讓我們相信，但它是對我們人民的侮辱的延續，因為它已被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定為原則。

君主制自由化的開始是由各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完成的，

[564服]第564服[雙線] 新服

因為，不管他所謂的反對資本主義民主的鬥爭如何，他都來自於同樣的物質崇拜世界觀。當金錢本身成為無限的統治者時，不光彩的「法律」從未如此盛行。不管它的形而上學錨定如何，「法律」無所不在地從自助中出現。首先是為了生存的可能性、為了維護外在自由而進行的赤裸裸的鬥爭，然後是為某些品格價值服務。對個人榮譽的攻擊成為法律認可的個人辯護的起點。這種自救後來擴及到保護氏族的利益和榮譽。只是逐漸地，更大的協會、教會和國家才出現，以普遍法院取代主教或國王所體現的社區服務自助。根據日耳曼人的觀點，這種對個人生活的干預只有在代表對榮譽的保護時才是合理的。教會拒絕了北歐西方的這種原始想法，或至少在某些地方只是勉強承認；到目前為止，我們現行的法律只知道所謂的。“保護合法利益”，無論這些利益是光榮的還是聲名狼藉的。從保護個人榮譽到保護宗族的一個自然步驟就是宣布保護人民的榮譽。但正是在這裡，我們面臨著也許是品格惡化的最可怕的寓言，這個寓言很久以前就開始了，但直到今天才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明顯：在整個“德國”法律中，沒有一個千萬之中單一的規定，那是侮辱人民榮譽的懲罰！因此，德國人民的名聲和名譽可能會被任何人任意玷污而不受懲罰。柏林猶太人

【565】1933年前叛徒的保護

被稱為“日耳曼尼亞”德國性的象徵，一個妓女，整個民族是“永恆的博切”，一個“官方屍體、投票牛和殺人犯的國家”...

1933年之前，沒有一個檢察官動過絲毫的手腳將這些人送進監獄。另一方面，那些將這些猶太人描繪成無賴的人則因「侮辱」而受到殘酷的懲罰。

這個例子引發了我們這個時代如此豐富的其他一切，怪誕而瘋狂。臭名昭著的叛徒所受到的「懲罰」不是嚴厲的勞役，甚至不是監禁，而是名譽監禁。德國法院公開引用和平主義情緒作為減輕處罰的因素，而那些渾身有一百處傷口的人則在德國僱用間諜。戰鬥最困難的時期，「女兇手」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因此，那些毀滅人民的人獲得了榮譽，而為人民而奮鬥的人卻試圖被剝奪榮譽。對於這樣的事情

沒有靈魂的「正義」會造成可怕的結果，因為它缺乏對人民利益和榮譽的衡量。日耳曼法律概念賦予每個人以言行代表國家榮譽的權利，包括在情況不允許法院干預的情況下透過身體自助。給予叛徒和平主義情緒作為減刑因素，等於宣告懦夫與勇者處於平等地位。因此，最終提出以下要求是非常合理的：

“每一個居住在德國的德國人和非德國人，如果通過言語、寫作和行為侮辱德國人民，將根據案件的嚴重程度，被判處監禁、勞役或死刑。”

[566]法律作為類型形成力量的思想

「在德國境外犯下上述罪行的德國人，如果不接受德國法庭審判，將被宣佈為不名譽。他將失去所有公民權利，將永遠驅逐出境並被拘留。他的資產將用於沒收國家的利益。」

在處理法律觀念時，也許存在著最強的類型形成力，但同時也具有最強的類型破壞力。儘管哲學或宗教性質的觀點常常遠離生活，但日常生活需要不斷地實際應用調節法則。根據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或另一個法律代表的最高價值，公民態度以及思考方式是被決定、塑造或撕裂的。榮譽和忠誠的理念是日耳曼-北歐法律的基本原則，即使在德國之外，它也始終具有民族建設和國家建設的作用。羅馬法的思想保證了資本主義時代的個人化特徵。猶太教的光榮理念體現在《塔木德》和《舒爾坎-阿魯克》中，總是形成猶太人可以成為「合法代表」的腐蝕性元素。今天，如此眾多的猶太人在“我們的”律師中工作，而且他們工作“成功”，這一事實向每一位更深入的思考者證明，我們被剝奪了德國法律的權利

是。

2.

我在開頭已經提到了騎士榮譽的概念。但在我們看來，它也出現在日耳曼人各個時代的所有法律文件中，作為北歐種族靈魂的永恆神話。尊重自己人生理念的能力

[567服]第567服[雙線] 新服

冰島傳奇將犧牲視為北歐人的本質。這種商品的保護是透過犧牲所有其他商品來實現的。首先由每個人個人決定，然後透過法官所體現的社區代表，這也是基於榮譽概念的。保盧斯·迪亞科努斯 (Paulus Diakonus) 在談到倫巴第人的觀點時說道：“用武器保護自由比支付利息來玷污自由更好。”

國王。德高望重的薩克森斯皮格爾解釋道：“沒有榮譽的善不能被視為善，沒有榮譽的身體通常被認為是死的。”根據日耳曼語的說法，只有榮譽不受侵犯的人才有「權利」；只有那些榮譽不受侵犯的人才有「權利」。1918年以後，誰有最多的錢就是“對的”，即使他是最大的流氓。根據聖珀爾滕市的法律，「其他以財物為名的人」被視為沒有擔任公民職務的資格。「行會必須像鴿子採摘的一樣純潔，」德國過去的工匠說。正如《薩克森明鏡》所說，“因此，所有榮譽都來自忠誠”，而席勒關於不為榮譽奉獻一切的毫無價值的國家的話，正是對與我們同在數千年的同一個靈魂的同樣地表達，創造了生命。直到一種外在的、尚未轉變的宗教和羅馬政治觀念，外來的法律也取代了這種生活。

與人民格格不入的太醫，將外國法律和不光彩的思想嫁接到日耳曼部落；他們只是統治教會和羅馬國家權力的追隨者。蓋勒·馮·凱澤斯伯格已經抱怨過那些“八卦的人”，他們“閒聊完全損害了公共利益”，只關心自己的事情。1513年出現了一首詩《Welschgattung》，它有意識地反映了羅馬時代德國自由的喪失

[568]社會農民調查

正確的回報。烏爾里希·馮·胡滕（Ulrich von Hutten）（在對話“強盜”中）則指出撒克遜人在沒有新醫生的情況下仍堅持自己的權利。當法律還停留在武器而不是書本上時，德國的情況比較好。因此，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德國社會革命本質上是完全合理的：16世紀初的農民起義：反對羅馬奴隸制的三重形式，即教會、國家和對法律的扭曲。20世紀初的今天，思想和精神革命仍在繼續。直到最後的勝利。

古代日耳曼法律的腐敗有利於「合法」的教會和世俗暴君，這是15世紀社會強暴的原因。那些指出他們擁有射殺家禽、狩獵和捕魚的舊有權利的農民遭到嘲笑並被趕走。Bundschuh認為這種奴役「不符合上帝的話語」的建議對羅馬高級教士的影響並不比對羅馬王子的醫生的影響更大。早在1432年，農民就開始反抗容克和主教，同時也反抗在騙子保護下逃往城市的猖獗放債的猶太人。1462年，薩爾斯堡大主教徵收巨額稅收，當飽受折磨的人民起來反抗他時，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公爵趕來援助，鎮壓農民。1476年，第一位「社會主義者」（約翰·貝姆）出現，他呼籲沒收王子和高級教士的財產。貝姆想率領大軍從尼克拉豪森出發，但先在維爾茨堡被捕、綁架、被燒死。奇怪的是，與這些社會鬥爭並行的是貝加登的神秘運動，埃克哈特大師

曾經參與過。在世界各地，我國人民中的受壓迫階層都在反抗敵對的思想形式、宗教的萎縮和對正義的卑劣扭曲。「Bundschuh」和「可憐的康拉德」有時會在最優秀的騎士（弗洛里安·蓋耶）的帶領下穿越德國土地。但長期持有的溪流之力卻無法被馴服。狂野的部落燒焦、掠奪，踐踏一切阻擋他們的東西。路德站在裝甲公國一邊，因而剝奪了農民運動的良好動力，既然路德退出了社會起義，農民運動就發現自己失去了最好的力量。德國農民起義就是這樣被鎮壓的，這場起義是溫和的，基於最道德的願望，在它的十二句話中提出了很多今天的更新計劃現在必須再次提出的要求，但教會的領導人卻對此提出了要求。當時的國家並沒有像19世紀那樣給予更多的關注。在那個世紀，不光彩的全球經濟再次「理所當然地」奴役了數百萬人。

合作理念一度比羅馬國家理念產生了更大的影響。處於這種社會形成力量最前線的是中世紀早期的騎士制度。他所建立的封建聯盟，用我們的語言來說，代表了第一個德國聯盟。正是這個「聯盟」將整個帝國團結在一起，而不是羅馬教會，就像有意識地偽造歷史向我們描繪的那樣。

騎士聯盟之後是城市協會、行會、鄉村和宮廷協會以及市場合作社。這是一個血腥的德國法律體系，它可以被解釋為當教規法（Corpus iuris cauomci）在13世紀開始生效時，我們生活僵化的第一個跡象。

[570服]第570服[雙線] 新服

1917年世界大戰期間剛更新，並宣布基本上不可改變。因此，這種所謂的「神聖權利」不能因任何習俗或在任何情況下而改變。除了「神」的、不變的法則之外，還有可變的下位法則。這也得到了教會的證實和修改。

人民不參與此事。「人們祈禱、服事、贖罪。」「神聖」律法是教宗的無限統治、主教的祝聖權、聖禮。你可以看到，羅馬在這裡也是一貫的，從上帝替代地位的神話中吸取了最後一滴蜂蜜。如何

如果人們考慮古代日耳曼法律曾經是多麼富有成效和賦予生命，人們就會更加欣賞這種對整個德國法律創造力的限制，其後果是災難性的。

643年，倫巴第法律向羅哈里國王顯現，並催生了以帕維亞為中心的大量蓬勃發展的法學院。倫巴第和德國後來的城市協會的法律章程可以追溯到倫巴第的創建。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等在遷徙過程中，他們也攜帶了種族法律觀點，並取代了古羅馬法。後來法蘭克人和巴伐利亞人的血統的滲透進一步促進了晚期羅馬法的發展。「偉大的」法國大革命意味著日耳曼成分和法律意見的毀滅，從此「法國」就由猶太羅馬統治確定。

撒克遜法律創造了英格蘭。諾曼法案構成了舊俄羅斯國家的基礎。日耳曼法律在東部騎士團（即後來的漢薩）定居點創造了生活和習俗。德國城市憲法甚至在烏克蘭也塑造了市政性質。呂貝克法律主導並培育了里瓦爾、裡加、

[571服]第571服[雙線] 新服

諾夫哥羅德。《馬格德堡法》奠定了波蘭國家的基礎；即使波蘭國家因反宗教改革而四分五裂並走向垮台，他仍然是繼續發揮塑造作用的紐帶。

3.

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在爭論法律是否應該凌駕於政治，或者政治是否應該凌駕於法律，即道德或權力是否應該優先。只要它

自從幾個世代的行動以來，統治總是戰勝無限的原則。

但如果說一代滿足者和美學家取代了那些塑造他們的人領導了一個時代，那麼普遍的呼聲永遠是

“國際法”和“道德原則”，然而，在其背後通常除了巨大的怯懦之外什麼也沒有。但即使情況並非如此（康德），法律和政治問題也被錯誤地提出。到目前為止，人們一直將這兩個概念視為兩個獨立的、幾乎絕對的實體，然後根據他們的性格和氣質來判斷他們之間的理想關係。另一方面，人們忘記了法律和政治都不是絕對的實體，而只是某些人的某些影響。從人民至上的立場來看，這兩種思想也都指的是一種高於兩者的原則，它必須指導人民在國內和國外的國家關係中，並根據其為更高的人服務的可用性，將其納入其中。融入他們的生活結構。

北歐史前時代的一個古老的印度法律原則是：正確和錯誤不會到處說；這就是我們。法律是雅利安人所做的

[572服]第572服[雙線] 新服

這顯示了現在被遺忘的原始智慧，即法律並不比宗教和藝術更不流血的計劃，而是永遠與某種血緣聯繫在一起，它伴隨著它的出現和消亡。現在意味著政治... 從真正政治家的最佳意義上來說，外部安全是為了加強人民的力量，那麼“法律”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妨礙這一點，如果它被正確地理解為“我們的法律”，其中它是一個國家整體結構中的一個服務環節，而不是一個控制環節。正如我們的藝術人文主義者將希臘視為只是藝術典範而非有機設計的東西一樣，我們的法律人文主義者也將目光投向了羅馬。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羅馬法是羅馬人民的成果，我們無法模仿，因為它所提到的最高價值與我們的不同。羅馬的社會和軍事典型催生了純粹個人主義的法律憲法作為對應。家族之父掌握著家族成員的生死，這是一個寓言：

羅馬物化，將財產概念發揮到了極致。同時，羅馬法律觀念也神聖化了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經濟個體成為最高價值，被允許用幾乎一切手段捍衛自己的“合法利益”，而不必問人民的榮譽是否在這種經濟自我的建立中受到損害。

當然，人們不應該認為古羅馬法對晚期羅馬私生子現象（順便說一句，也有一些類似的倫巴底人的接觸）負責，因為古羅馬法有其由其餘類型學所設定的不成文的限制，羅馬國家和社會都與這種現象有關。羅馬教會賜給我們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573服]第573服[雙線] 新服

「合法地」完成對自由人民的奴役。因為僅僅採用不受限制的私人資本主義法律原則，並不能真正重溫整個古羅馬生活，它就從支撐它的有機國家建築的框架中被撕裂，獲得了不同的效力（功能），甚至更多：從函數 Scale 變得更絕對。從與其他僵化類型相對應的情況來看，主觀主義的缺乏抑製成為了法律。時至今日，這一事實仍然被手續所掩蓋。「如果羅馬人沒有以強大的片面性實行單一法和人民法的對立，那麼他們永遠不會將與國家同等的獨立法律的思想添加到人類遺產中。在單一且不可分割的國家權力中，有個人主權這些是羅馬法律史*的強大槓桿。」O.吉爾克就是這樣愉快地描述了羅馬生命極性的形式。當今的個人主義社會將數千段視為可以繞過的石頭。這是很自然的：由於不受限制的經濟個人主義，即“法律”，在思考和應用時不考慮種族和人民，而且人民的榮譽不是決定中心，因此，實現經濟目標的路徑只能從形式上來判斷。和法律的角度的角度，而不是從北歐日耳曼人的榮譽感的角度。

許多人對這些今天變得顯而易見的事情感到震驚，現在正試圖透過要求「法律獨立」於政黨、金融和經濟部門來拯救自己。

* “私法的社會任務” 柏林，1889年，第6頁。

【574】保護人民榮譽！

和其他力量的召喚。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這種所謂的自由，即缺乏對創意中心的參考正是造成當前無法無天狀態的原因。這也是因為，正如所解釋的那樣，政治也被視為純粹形式的所謂國家權威的執行，而不是為人民服務及其最高價值的成就。

「法律和「國家就像其他兩個外殼一樣位於我們之上，就像「宗教，」藝術和「科學。他們空洞的權力表達具有革命力量

醒了。首先，絕望的社會壓迫者的力量。今天，北歐日耳曼種族靈魂的革命終於被剝奪了，它的最高價值被剝奪了。

這是基本事實，然而，這是由法律妥協造成的，例如：B. 德國民法典（其中僅重新確立了舊日耳曼法律意識的一些特徵）。

如果我們將這些發現的結論與開頭所述的內容聯繫起來，就會發現（最初是從國內角度思考）法律和政治僅代表同一意志的兩種不同表達，這是為我們最終的種族價值服務的。法官的首要職責是透過做出反對任何攻擊的裁決來保護人民的榮譽，政治家有責任徹底執行這樣的裁決。相反，政治作為立法和行政權力，有責任只頒佈在社會、宗教和一般道德方面服務於我們人民最高價值的法律。法官在這裡進行諮詢投票。

19世紀的偶像是經濟、利潤。所有法律都基於這項原則

[575]日耳曼法律思想的統一

與此相關的是，所有財產都變成了商品，所有藝術品都被交易，殖民地的宗教和「異教徒」使團成為鴉片商、鑽石販子或種植園主的追隨者。國家觀念徒勞地與我們物種特有的生命的消失作鬥爭。它太弱了，因為它不是包羅萬象的神話，而只是被認為是眾多價值中的一種。遠非最高價值，而常作為一種便利的剝削手段。因此，法律也成為經濟的奴隸，也就是決定政治的利潤慾望和金錢的奴隸。1918年11月的「德國」民主標誌著世界上最骯髒的任人唯親主義的勝利。

因此，如果我們今天提倡一開始概述的法律，那就意味著對所有現代民主國家及其布爾什維克分支的本質的有意識的攻擊。這意味著用榮譽觀念和人民對一切國際主義的完全統治的要求來取代不光彩的商品觀念。今天仍在爭奪主導地位的一切事物都必須平等地服務於這個理念：宗教、政治、法律、藝術、學校、社會研究。

保護人民榮譽的要求所帶來的最重要的是對人民和種族的保護的最無情的實施。

這種心理特徵的刻畫與德國法律概念的各種描述的本質完全吻合。是否有人會像吉爾克那樣說：「我們不能在不放棄未來的情況下打破所有權利統一的偉大日耳曼思想」？是否，對於M. Bott-Bodenhausen，人們使用效果-效果而不是存在的概念。

*aaO S.12。

[576服]第576服[雙線] 新服

概念，而不是身體，想要設定動力*的功能，一切都歸結為將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內在聯繫置於事物、商品、黃色之上。與理性孤立的方法相反，這種正義是一種有意的、道德上的統一活動。德國人並未授予所有者對物品、財產不受阻礙的權利（儘管有 BGB § 903），但僅與處理其財產的效果有關。

義務觀念、活生生的關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所有這些都體現了德國法律概念的特徵，而這一切都源自於意志中心，我們稱之為榮譽保護的保存。

歐洲沒有一個國家的種族是統一的，包括德國。根據最新研究，我們收養了五個類型明顯不同的品種。但毫無疑問，主要是北歐種族為歐洲帶來了真正的文化成果。偉大的英雄、藝術家和國家締造者都是從他們的血液中誕生的；他們建造了堅固的城堡和神聖的大教堂；北歐血統創作的音樂作品被我們視為最偉大的啟示。最重要的是，北歐血統塑造了德國人的生活。即使是今天它只有少量純度的那些圈子也以它為基礎。德語屬於北歐語言，對西方人種、第納爾人種和東波羅的海人種也產生了文化和類型形成的影響。即使是主要的第納爾類型也常常以北歐方式進行內部塑造。這種強調北歐人種的行為並不意味著在德國播撒“種族仇恨”，相反，而是對某一民族的自覺承認。

* 形成法與功能法，1926年。

【577】北歐思想作為黏合劑

我們人民體內充滿血液的黏合劑。如果沒有這種塑造了我們歷史的黏合劑，德國永遠不會成為德意志帝國，日耳曼詩歌永遠不會出現，榮譽觀念永遠不會主導和崇高的法律和生活。當北歐的血液完全乾涸的那一天，德國將在毫無特色的混亂中解體和滅亡。詳細討論了許多力量正在有意識地為此努力的事實。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主要依賴阿爾卑斯山的下層階級，儘管他們已經日耳曼化，但他們本質上仍然是迷信和奴性的，沒有任何內在價值。現在，舊帝國觀念的外在聯繫已經瓦解，這種血液與其他混蛋現象混合在一起，以便將自己服務於一種神奇的信仰或服務於獨立的民主混亂，這種混亂在寄生中找到了它的先驅。但本能地強烈的猶太教。

如果德國的復興想要實現我們靈魂的生活價值，它也必須維持和加強這些價值的物質先決條件。因此，種族保護、種族繁殖和種族衛生是新時代不可或缺的要求。

然而，從我們最深入的探索來看，種族育種首先意味著對我們人民中北歐種族成分的保護。德國各州的首要職責是製定滿足這項基本要求的法律。

梵蒂岡再次宣稱自己是貴重物品繁殖的最大敵人，也是低等物品保存和繁殖的保護者。教宗庇護十一世向嚴肅的天主教優生學家解釋。1931年初，他在通諭《論基督教婚姻》中說，有能力結婚的人是不正確的，但可能只會產生劣等的後代。

[578服]第578服[雙線] 新服

會賦予生命，但會以某種方式影響身體的完整性。因為個人有權處置其成員，並且必須被允許「根據其自然目的」使用它們。理性和「基督教道德教義」都顯示了這一點，世俗當局永遠沒有權利忽視它。將白痴、梅毒患者的孩子、酗酒者和瘋子的無節制繁殖呈現為“基督教道德教義”，無疑是反自然和反人的思想高度，這在今天可能被許多人宣稱是不可能的，但在事實上，它只不過是敘利亞-非洲-羅馬教條主義出現的種族混亂體系的必然流出。每一個希望看到自己的人民身心健康、主張白痴和絕症患者不會感染自己國家的歐洲人，按照羅馬教義，都必須允許自己被描繪成反天主教徒、敵人。他將選擇自己是否是反基督者，或者基督教的創始人是否真的將所有物種的下等人的自由繁殖想像為教條，正如他的“代表”如此大膽地要求的那樣。

任何想要一個健康、精神上強大的德國的人都必須強烈拒絕這部基於非人類性滋生的教皇通諭，因此羅馬思想的基礎是不自然和敵視生命。

移民德國以前是按照教派來判斷，然後按照猶太人的「人性」來處理，今後將按照北歐人的種族和衛生方面來進行。入籍例如B. 因此，北歐斯堪的納維亞人沒有什麼能夠阻止黑白混血兒的湧入。

[579服]第579服[雙線] 新服

但來自南方或東方的勢力將不得不製造出難以克服的困難。患有影響未來性別的疾病的人必須被禁止永久居留，或必須透過醫療幹預剝奪其生育能力。對於慣犯來說，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只要猶太人仍被允許生活在德國領土上，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婚姻就必須被禁止。（不言而喻，猶太人失去了公民權，並被置於他們應得的新法律的管轄之下。）

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發生性交、強迫生育等行為，視情節輕重，可處以沒收資產、驅逐、監禁和死刑。公民權利不能是從搖籃裡就被賦予的禮物，而必須是透過努力爭取的。只有履行職責並為人民的榮譽服務才能賦予這項權利。

這一集必須像今天的確認一樣莊嚴。只有為某件事做出犧牲，你才願意為此奮鬥。

最後一項措施幾乎會自動使那些有機地最有能力為我們人民的最高價值服務的種族因素脫穎而出。

你只需要看著我們的國防軍或衝鋒隊的幾個連經過，就能看到這些來自潛意識的英雄力量在發揮作用。為了保護他們免受背後新的背叛，必須確保這一點保持純潔。

在維也納法院的裁決中，在證明更寬鬆的做法的合理性時，指出被告主要處於商業環境中，因此他的欺詐行為較難評估。這曾經是公開說過的。北歐思想

【580】懲罰是類型分離

在早期，光榮行為與其他罪行的嚴格區分在民主、無種族的法律生活以及無種族的政治和經濟中已經消失。最後的殘餘仍存在於一段時期或終身的榮譽權利被剝奪。這些賦予價值的殘餘也是最後的類型形成和保存人民的力量，但今天它們幾乎已經耗盡。本著民主精神，即使是行賄的大臣也被視為正人君子，而那些稱他們為流氓的人則受到嚴厲的懲罰。這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進行的。光是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德國新法將恢復榮譽與不榮譽之間的價值差距，並加強對不榮譽犯罪的懲罰。只有這樣，德國型的人才能重新出現。

4.

正如我們的人類使徒想讓我們相信的那樣，懲罰不是教育手段。懲罰也不是報復。懲罰（這裡指的是對不光彩的罪行的懲罰）就是排斥外來物種和外來生物。因此，對不名譽犯罪的懲罰必然導致喪失公民權利，情節嚴重的，終身驅逐並沒收資產。一個不把民族和國家榮譽視為最高價值的人，就喪失了受這個民族保護的權利。不言而喻，叛國罪只能判處監禁和死刑。

德國人有一個致命的特點，已經被多次提及
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傳承：大多數問題與血緣和土壤無關，而純粹是抽象的

對待它就好像定義是「本身」存在的東西，好像這是使一個或多或少靈活的詞成為最瘋狂鬥爭的綱領的問題。例如，卡爾·克里斯蒂安·皮安克就是這樣一位具有民主性質的抽象「右派」哲學家，即使在法德戰爭期間，他也只研究德國是否也有「權利」來執行其至關重要的必需品。在長期的哲學討論中，他得出的結論是，德國必須放棄民族主義思想，因為這種思想對其鄰國產生了「挑釁」作用。但「右翼」哲學家普朗克以及他的所有繼任者，直到舒金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福斯特，都沒有想到鄰國的民族主義浪潮也會有正當的意願在德國保衛自己。然而，在實踐中，這種不流血的圖式導致德國人民的生命權被限制，以利於其他人民的民族意志。

在外交政策中獲得流行的因素在國內政策中也以同樣的方式發生。從純粹抽象的「權利」的角度來看，移民的東德人被賦予的權利不僅與德國人民的實際權利毫無共同之處，而且是背道而馳的。因此，猶太人相對於德國人的特權地位自然產生於抽象法律。

就像民主的偽思想家為「法律」而戰一樣，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也為「資本」而戰。一個不流血的概念，或者更準確地說，只是一個詞，再次成為數百萬人爭論的對象。顯然，資本與資本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異。不可否認，每個企業都需要資金

[582]金融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

唯一的問題是這個資本在誰的手中以及它按照什麼原則進行管理、指導或監督。這是決定性因素，反對「資本」的叫囂已被證明是煽動者的蓄意欺騙，他們用反人民資本的概念來描述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而讓流動的國際借貸資本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

如果有意識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認識到，透過獲得權力，將這種可以輕鬆地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流動金融資本與國家和人民聯繫起來很重要，那麼這將意味著整個反對金錢統治的鬥爭，即反對真正具有破壞性的資本主義的鬥爭，都是以正確的形式進行的。但事實上，他在猶太煽動者的身後小跑，被言辭所迷惑，透過對土地資本的破壞，他讓自己成為了國際金融資本的捍衛者，而國際金融資本正在摧毀人民。這場悲慘災難的原因在於，德國人太容易把籠統、空洞的概念當成事實，並準備為幻象獻出自己的血。

即使在民族圈子裡，人們至今也未能完全擺脫這種不流血的比較。有些作家是這樣想的：他們宣稱

今天，“資本”或“所有權”統治著“工作”，因此，從“永恆正義”的意義上來說，每個民族和愛國者的努力必須是打破這種財產對工作的統治，打破工作作為一種權力的統治。財產價值的衡量標準。在這個抽象版本中，並置是相同的

【583】佔有是凝結的工作

站不住腳的，就像對「法律」的哲學抽象研究和社會民主主義反對抽象資本的鬥爭一樣。在這裡，我們也必須區分佔有和所有權。從真正意義上來說，佔有（財產意義上的）無非是凝結的勞動。因為每一個真正創造性的工作努力，無論在哪個領域，都只不過是財產的創造。（除此之外，只有根本無法衡量的神秘天才才足夠。）人類靈魂中根深蒂固地根深蒂固的是一種渴望，即提高作品產量，超越日常生活的滿足，一旦一時的衝動已得到滿足，佔有依然存在。正如人類對自己的孩子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繁衍衝動一樣，他也努力將財產傳遞給未來，傳遞給他的後代。如果這種衝動不是人類固有的，他們永遠不會成為發明家和發現者，他們永遠不會成為創造者。這種個人所有權感同樣適用於藝術作品和科學作品，它們源自於過剩的創造力，只不過代表了在過剩勞動力和過剩工作績效的基礎上獲得的佔有。因此，反對所有權作為一個概念本身至少是輕率的，但在實際執行中，這種鬥爭必須達到與社會民主主義反對「資本」完全相同的結果。

當然，還有另一種形式的所有權，它不是創造性工作的結果，而是透過牟取暴利或透過欺騙性的政治情報服務來利用這項工作。所以這裡有一個非常實用的標準

[584]希特勒論工作的價值

評估財產的來源。因此，這並不是反對「佔有」本身，而是根據德國性格的價值觀磨礪良心、榮譽感和責任感，並幫助這種態度在法律上得到執行。

就工作而言，當然每一種職業，只要符合德國整體的框架，都同樣值得榮譽，而阿道夫·希特勒已經多次為勞動者制定了唯一的標準：衡量標準一個人的不可替代性整個國家的人民決定了對他們工作價值的評估。不用說，這裡也有等級制度。但由此可見，工作本身不能與財產本身進行對比。相反，這種比較貫穿佔有與佔有、工作與佔有之間的差異。

Ingenium 和 Ingenium 之間的工作。我們必須確保投機性獲得的「財產」被國家沒收或帶走，但作為凝結勞動的財產被不可侵犯地視為一種永恆刺激的文化因素。而在工作與工作的區別中，還必須產生一種動力，即為了評估全體人民的利益的價值，每個人都會努力將個人工作的成功擴大到盡可能大的範圍。這似乎是未來德國人處理工作、財產、投機和資本主義問題的基本態度。在任何地方，血緣和人民的連結都必須被視為驅動因素，而不是一個詞，而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

[585服]第585服[雙線] 新服

當考慮整個國家內部的經濟鬥爭時，情況完全相同。罷工和停工是相互依賴的。如果其中一個被允許，另一個也必須被允許。如果實業家可以拒絕工作機會，那麼工人也有同樣的權利從企業家那裡收回自己的勞動。而且是有組織的，因為只有這樣，兩方才能以1:1的比數對決。

目前形式的罷工和停工都是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物。第一個與社會主義無關，第二個與國民經濟無關。兩者都是從個人或階級及其利益出發，而沒有考慮到人民的整體。以前的「社會主義」部長的仲裁辦公室是一個笑柄，只能顯示國家機器的管理是多麼缺乏想像。人們甚至擔心在這裡採取獨裁方式，因為這需要民主的帝國勞工部長承擔實際的責任。但這將充分證明我們對世界資本的投降，沒有任何隱藏的可能性，也沒有任何將責任歸咎於他人的可能性。但金融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感到害怕，原因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德國這個富有創造力的國家是三個因素的受害者：工業、飽受折磨的體力勞動力和無助的民主社會民主性質的政府。

我們的前帝國政府和支持他們的政黨應對這場巨大的危機負責：即整個國會大廈。

企業家、工人和工人本身並不是個體，而是有機實體的成員

[586服]第586服[雙線] 新服

完整，沒有它，它們就毫無意義。因此，企業家和工人的行動自由必然受到人民整體利益要求的限制。因此，有時必須禁止罷工和停工。然而，這只有在政府乾預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其本身並非源自於純粹的利益團體。但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經濟個人主義和政黨政治的議會混合是我們在1933年之前被詛咒的存在的毒瘤，因此，社會民主主義永遠無法解決社會問題，更不用說想要扭轉局面的共產主義了。整個生活顛倒了。透過將部分解釋為整體，但最重要的是那些在1917年就已經失敗的「國家」經濟能力，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無助。「我從來沒有關心過社會問題，主要的是1918年11月9日，雨果·斯廷尼斯 (Hugo Stinnes) 對 v. 先生說：「煙囪在冒煙」。西門子。這就是今天德國重工業的一部分仍然「思考」的方式，這也孕育了「自上而下」的階級鬥爭。

所以，從現實生活的這一面來看，舊的偽民族主義、舊的偽社會主義正在我們的眼皮下，在嚴重的折磨中死去。兩者過去和現在都與「經濟民主」不自然地聯繫在一起，受到它的毒害，只能透過新民族主義和新社會主義來解毒，以便為種族有機生活的新國家理念做好準備。

這種直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本質是古代的，今天的。

[587服]第587服[雙線] 新服

埋葬了德國人的正義感。如果羅馬法只堅持形式方面的佔有，將這種佔有從一切關係中提拔出來作為其本身的事情，那麼日耳曼法律概念根本不承認這種觀點，而只是認識和承認關係。私有財產與整個社會之間的義務關係，賦予所有權特質合法所有權的涵義。社會主義思想最深的毒害也許就在此時開始了。除了馬克思主義造成的三大破壞之外，即國際主義學說（它摧毀了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普遍基礎）、階級鬥爭（旨在摧毀民族，即生命有機體，導致一方反抗另一方）以及透過和平主義（它應該透過外交政策的閹割來完成這項破壞工作），第四個也許是最深刻的破壞似乎是對財產概念的破壞，它是與日耳曼人的人格理想有著最密切的聯繫。馬克思主義曾經採用蒲魯東的「財產就是偷竊」這句話，並把它當作反對私有財產意義上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口號。這個內在不自覺的口號（如果沒有財產觀念，盜竊的概念就不可能存在）將所有煽動者帶入馬克思主義領導層，並將所有誠實的人排除在外，所以它就這樣發生了：在馬克思主義領導下自1918年以來的規則，財產不被宣佈為盜竊，但恰恰相反：最大的盜竊被視為合法財產。

【588】關於合法性的想法

這一事實凸顯了財產的整個概念的含義。

缺乏想像力的資產階級指責德國復興運動敵視財產權，因為它允許以民族國家的名義採取行動。即使是那些因通貨膨脹而被掠奪的公民，也害怕地堅持過時的財產觀，因此感覺自己與人民最大的害蟲有更多的聯繫，而不是願意讓他們的舊觀念接受嚴格的審查。先前的聲明表明，整個爭議只是關於盜竊與合法財產之間的合法性理念開始運作的問題。對於一個總是將法律觀念與誠實行為和義務觀念聯繫起來的日耳曼人來說，合法所有權並不難確定，而在民主制度下的舊財產概念中，那些實際上應該入獄或絞死的人絞刑架上，穿著最漂亮的燕尾服，作為所謂自由民主的代表去參加國際經濟會議。這種不能承認不公平佔有為財產的新觀點因此成為真正德國財產觀念的最強有力的保護者和守護者，這完全符合舊日耳曼人的正義感。

在這裡我們也看到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它向我們指出了先前所說的內容已說：對我們來說，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種保護人民的權宜之計，也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或社會政策方案，而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內部因素

【589】無恥的金錢統治

評價，即意志上。義務的觀念來自於意志及其價值觀，權利的觀念也來自於它。血液與這種意志是一體的，因此這個詞看來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並不是對立的，但在它們最深層的本質上是同一的，從哲學上證明，我們生活的兩種表達方式都可以追溯到普通的、任性的生活，這種生活在某個方向上的評價原因。

如果你以這種方式思考並經歷我們這個時代的鬥爭，只有那時你才會知道那些賦予所有其他個人要求充分內容、色彩和統一性的先決條件。但是，如果每個德國人在所有即將到來的生活問題中審視自己以他的血統人的最高價值觀點來說，那麼他有時肯定會犯錯，但他總是會很快意識到錯誤並能夠糾正它。

5.

從所描述的政府和法律角度來看，我們當前的整個經濟體系儘管規模龐大，但內部似乎已經腐爛和空洞。自1919年以來，國際世界信託基金在重大經濟會議上慶祝了不光彩的勝利。世界上從未見過金錢對所有其他價值觀的無恥統治，數百萬人躺在血腥的戰場上，為榮譽而犧牲和信仰，自由，爭論祖國。這

國際股市盜版的無恥行為在其勝利後幾乎丟掉了共濟會人性的所有面具，它不僅以令人恐懼的方式清晰地表明了民主的腐朽，而且還表明了民主的腐敗。

【590】黃金熱潮

還有舊民族主義的瓦解，它手中的劍充當了股市的僕人。這種股市主導地位只知道它自己的最高價值：“經濟就是命運”，國際金融精神的英雄瓦爾特·拉特瑙自豪地宣稱。為了經濟而經營經濟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時代的「想法」。19世紀所有國家的整個經濟都缺乏榮譽觀念，無論該經濟是由民族主義者還是國際主義者經營的。這就是為什麼它導致了惡棍對榮譽者的統治。

所有大學的教授都教授我們必須遵守的所謂經濟法則。但他們忘記了，每一個「法律」效果都有一個起點，一個前提，在此基礎上出現必要的過程。例如，人為灌輸給我們的金幣是國際金本位制的前提，被認為是“自然法”，但一旦廢除了這種黃金熱潮，金幣就會消失，就像宗教裁判所的女巫熱潮一樣。中世紀在啟蒙運動之後也是如此。世界城市的種族混亂是遷徙自由概念的自然結果。股市的獨裁是經濟崇拜、利潤至上的必然結果。當新人支持的新想法成為經濟生活的基礎時，它就會消失。在這裡，北歐的榮譽概念有一天將透過其代表制定一項新的法律。

曾幾何時，即使一個並非自己過錯的破產者也會被認為是不光彩的，因為他的破產不僅毀了自己，也毀了其他人。在當今世界，即使是故意破產也是一樁好生意，敲詐勒索者也是民主社會的有用成員。即將到來的國度的律法

[591] 剷除敲詐勒索！

會用鐵掃帚清掃這裡。我們必須採納拉加德關於猶太人的說法，即旋毛蟲無法被訓練，但必須盡快使其變得無害。今天，數百萬人在可怕的不公正中呻吟，渴望透過薪資獎金、升值等方式獲得救贖。他們忘記了，他們的痛苦是由我們的經濟作為最高價值的共同前提造成的。

但當繩索和絞刑架開始進行必要的清洗時，他們會立即明白上個世紀發生了什麼事。有一天，你會驚訝地發現，當一位有榮譽感的強人用充滿活力的拳頭抓住銀行和證券交易所的烏合之眾，穿著絲綢燕尾服大搖大擺地抓住他們的衣領，讓他們變得無害時，整件事情會如此迅速地崩潰。透過法律手段建立新的司法體系。對我們來說，法律只是而且只是服務於德國榮譽的東西，因此，正確的經濟只是從這裡開始的，就像古老的高貴工業一樣，這在今天仍然是一種古老的漢薩習俗。

對於技術措施，會有不同的看法。這裡不能討論，因為其他條件需要今天不可用的手段

必須正確評估。人們無法詳細地制定一場知識革命的法則。你只需要知道結果和目標，並熱情地為此奮鬥。

從我們的觀點來看，經濟就像法律和政治一樣，融入了類型創造力量的體系中。一切為一服務，而且只為一服務。

未來的德國國家必須在其司法中心插入兩項更重要的措施，這與自然的有機選擇過程相對應：驅逐和

[592服]第592服[雙線] 新服

關注聲明。如果一個德國人犯下了嚴重違反國家義務的罪行，並且超出了僅對其個人生活產生影響的罪行，那麼民族社會就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容忍和支持這個有害成員；因此，她將透過法庭宣佈在一段時間內或永遠被放逐。在逃離德國法院的嚴重案件中，必須宣布罪犯被拘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德國人將不被允許與他進行個人或商業往來；這項決定必須使用一切政治和經濟手段來執行。

罪犯家庭受到的影響程度必須根據具體情況決定，並且至少必須予以考慮。透過縱容犯罪，民主國家推行反血緣反選擇，迫使勞動人民養活大量犯罪者並照顧同樣背負重擔的後代。取消公民身份、驅逐和宣布取消資格很快就會明顯淨化當今受污染的生活，提高所有創造力，增強自信心，這是政治外行動的首要先決條件。

如今，非婚生子女問題受到令人厭惡的虛偽對待。教會對「墮落者」施加羞辱、蔑視和社會排斥，而國家的有機敵人則主張打破一切障礙、種族混亂。性別集體主義，要求墮胎自由。從種族的角度來看，事情看起來完全不同。單身婚姻當然必須受到保障和維持

[593服]第593服[雙線] 新服

但維特·克努森教授正確地指出，如果沒有偶爾的一夫多妻制，早期幾個世紀的日耳曼民族流就永遠不會出現，也就是說，西方文化的所有先決條件都將不復存在。*。某些東西將這一歷史事實從道德說教中剔除。後來也有過女性人數遠超過男性的時期。今天又是這樣的情況。難道這數以百萬計的婦女就應該像老處女一樣被憐憫地嘲笑，被剝奪生命的權利嗎？讓一個虛偽的、性別滿意的社會輕蔑地評判這些女性

可能？即將到來的王國將對這兩個問題做出否定的回答。如果維持單一婚姻，即使在婚外，也會對德國兒童的母親表現出同樣的尊重，並將能夠確保非婚生子女在社會和法律上與婚生子女享有平等的待遇。顯然，這種說法遭到了教會代表以及所有「社會」和「道德」協會理事會的反對，例如，這些協會允許男女之間結婚。

*羅夫·博士·KA Wieth-Knndsen：“婦女議題與女性主義”，斯圖加特，1926年。這可能是迄今為止就該主題撰寫的最好的著作。同時它全文說：「我也致力於一夫一妻制，但這並不影響我對事實的理解：我們祖先的暫時一夫多妻制是白人從貧窮的歐洲西北角出現的原因。儘管今天的障礙仍然如此之多，而基督教反對一夫多妻制的鬥爭卻伴隨著我們種族軍事政治發展的衰退。這是一種以前從未被認識或理解的邏輯聯繫。」

有關這一事實的證據，請參閱優秀的文集“性別特徵和人民的力量”，達恩施塔特 1930年。

[594] 種族恥辱是基督教的嗎？

德國天主教徒和混血兒天主教徒是被允許的、真正的基督教徒，但反對德國新教徒和德國天主教徒之間的混血婚姻，他們使用教會和社會強制的�所有手段。這些力量認為，種族恥辱當然可以是道德的和基督教的，但當兩性之間的生命法則（生物）關係從個人和心理的角度以及從這一點發生改變時，就會對此提出虛偽的呼聲。種族保護和加強民族性的觀點可以透過遺傳繁殖來看待。我們面臨的事實是，德國每1000名居民的出生盈餘在1874年為13.4，1904年為14.5，但1927年僅為6.4！由於死亡率能夠下降，1874年出生盈餘為0.050/0，1927年為0.40/0，整體情況顯得過於有利，因為它掩蓋了育齡婦女的損失。根據Lenz*的數據，德國需要1,366,000名活產嬰兒才能將其人口穩定在7,800萬。

然而，1927年的出生人口只有116萬人，這意味著維持育齡婦女人數所需的最低人數已經缺失了15%，目前的出生人口過剩現象不可能持續下去。現在人到中年將會變成……老年即將到來，然後一場偉大的死亡將會開始。”如果你考慮到東方人民繼續繁衍的事實——俄羅斯每年增加300萬居民，幾乎儘管有種種苦難——那麼德國人民面臨的問題就是他們是否願意在東方這樣做未來

* “Baur-Fischer-Lenz：“人類選擇和種族衛生”，第二卷，第178頁ff。

[595服]第595服[雙線] 新服

在衝突中獲勝或失敗。因此，考慮到許多故意不生育的婚姻和大量過剩的女性，未婚健康女性生下孩子，這對整個德國社會來說是一種力量的增強。我們面臨著關於物質本身的最大鬥爭；但是，當這一事實成立並從中得出的結論被廣為宣傳時，所有性自我飽和的道德家和各種婦女組織的主席都會為黑人和霍屯督人編織暖腕，他們熱切地為祖魯人的「使命」捐款卡菲爾們，來吧，當一個人聲稱保存冒著死亡危險的物質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其他一切都必須退居二線時，那就是「不道德」：這需要培育健康的德國血統。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先決條件，真正的道德和維護整個民族的自由是不可想像的。在有序的和和平條件下良好的標準在命運攸關的鬥爭時期可能會變得災難性並導致毀滅。

因此，未來的德意志帝國將從新的角度評估整個問題並創造適當的生活方式。

對種族混合的評估補充了這個考慮。如果德國女性自願與黑人、黃種人、混血兒或猶太人交往，她根本沒有資格獲得法律保護；也不適用於他們的婚生或非婚生子女，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被賦予德國公民的權利。培育外國人罪將受到鞭打、監禁、沒收資產和終身驅逐出德意志帝國的懲罰。

但透過那些在精神上為即將到來的王國而奮鬥的最前線的人們，

[596] 新貴族的建立

在政治和軍事上，為新貴族的出現提供了基礎。內在的必然性會表明，這些人的外表可能有80%接近北歐血統，因為所要求的數值的實現是符合這種血統的最大值的。對其他人來說，遺傳形像比個人外表更重要，而個人外表則是透過行為來證明。沒有什麼比用厘米測量頭部指數來評估個人更膚淺的了，但是在這裡，必須首先對生命的考驗，為國家服務進行判斷，這意味著品種北歐人種對美的理想當然必須齊頭並進。

因此，新貴族將是血統貴族和成就貴族。它將由父親傳給兒子，但如果兒子犯了光榮罪行，則該遺產必須失效；但如果第三代成績較差，則第四代不再需要更新。德國貴族秩序必須主要是農業貴族和劍貴族，因為純粹的身體健康似乎在從事這些職業的血液中最可靠的保障，因此也是生育健康後代的先決條件。

是最有可能的。人們在授予藝術家、學者和政治家貴族稱號時會更加謹慎，儘管偉大的成就也需要偉大的榮譽。舊的民主國家是用錢支付的，除了錢什麼都沒有，新的德國將知道如何榮譽地償還其偉大領導人的國債。自1918年以來，舊貴族只是一個名字，而不是一個合法成立的共同體。新興帝國不會創造這個貴族共同體，而是

【597】自然法則與靈魂貴族

這使得貴族頭銜的確認取決於個人在為德國而戰中的表現。如果未經確認，舊的貴族名稱將更改為民間名稱。

就其根據世界大戰期間的行為而授予的貴族稱號而言，它保留了其重要性而無需重新確認。

透過這種規定，貴族不再是橫向的與種姓掛鉤的社會階層，而是縱向貫穿人民的各個階層，將激發一切健康、強大、有創造力的力量達到最高成就，而不是意義上的「階級」。解放有能力者的民主原則創造一條道路，即使他用衣袖拂過監獄的牆壁，但所取得的成就從一開始就受到個人和國家榮譽觀念的限制。

這些評論概述了新法律發展的方向。

但我們必須更深入地探討：種族法的觀念是物質自然法知識的道德面向的一部分。法律被認為是神聖的東西。諸神最初是自然力量的化身，後來成為道德觀念的載體。一個不懂得自然法則的人，也不會掌握相反的極點，即道德法則，其本質，即嚴肅地認為宇宙是從無到有、任意創造的世界觀，也不會擁有一種道德法則。任意的，沒有內在的連結宣告一位有鑑賞力的上帝。從無到有創造世界需要這樣一個基本觀點：這種“創造”

上帝後來也會從外部幹預世界事務——或者可以介入——如果他願意的話。這創造了自然事件的內在合法性

[598服]第598服[雙線] 新服

否認。這是閃米特人、猶太人和羅馬人的世界觀。巫醫對奇蹟的信仰與從外部幹預的「全能」神靈的宣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就是為什麼這些系統不知道有機的法律觀念，而只知道他們的「神」或他的代表的暴政，他們提出了他的觀點。corpus iuris canonici 向全世界提出“普遍主義”，想從外部強加。

北歐-西方人認識到永恆的自然法則，並憑藉這種精神態度，首先使真正的宇宙科學成為可能，他曾在奧丁那裡呼籲過第一個關於法律道德觀念的偉大寓言。奧丁，至高無上的神，是法律和契約的守護者。法律和誓言一樣神聖。整個神族都必須滅亡，因為奧丁本人違背了契約的神聖性。儘管是無意識地被混蛋洛基欺騙了。只有他的垮台才是贖罪。從這方面來說，榮譽感也是北歐人的最高標準。他們所受的傷害只能透過戲劇來彌補。這裡也有一種由心理決定的自然法則在起作用，而我們博學的人們卻毫無線索地忽略了它。

我們今天的垮台重複了埃達神話，面對當前的世界事件，埃達神話達到了神秘的、超人的規模。當榮譽、正義和權力意志分崩離析時，一個神族沉沒了，一個世界紀元在 1914 年的一場可怕的血紅色大火中崩潰了。未來的任務是在第一個德國人民國家的旗幟下將這三個規模重新整合在一起。

繼續：五、德國人民教會和學校

回到“20世紀神話”

20世紀的神話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599] 到 [636]

五、德國人民教會和學校

1.

德國國家教會是當今數百萬人的渴望。認識到這一事實意味著要求那些表達這種渴望的人承擔最深刻的責任。因為今天我們教會的形式和內容都不夠充分，所以人們已經足夠大聲地談論它，而且常常是大聲談論。本書以對宗教思想的充分尊重，指出了這種不滿情緒的深層根源。無論如何，宗教思想因許多世代的信仰、生與死而變得崇高。但事實要求我們承認，新的渴望還沒有以活生生的行為、應許的寓言的形式出現。在德國，沒有一個宗教天才能夠與現有的宗教類型一起體現出新的宗教類型。這一事實至關重要，因為任何負責任的德國人都不應該要求那些仍然信仰這些教堂的人離開教堂。你可能會讓他們感到不安全，在精神上分裂他們，但卻無法為他們提供真正的替代品來彌補他們失去的東西。自由時代也對教會領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已經透過進化論和「科學」來「克服」了宗教本身。這些智力侏儒忽略了一個事實：理解和理性只是手段。

[600] 唯物主義教會

另一方面，為了創造一種世界觀，宗教創造了一種本質上不同的世界觀，而藝術則創造了第三種世界觀。科學是圖解性的，宗教是任性的，藝術是象徵性的。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法律，科學只能摧毀那些錯誤地進入其地區的教堂，這在成千上萬的案例中過去和現在都是事實。但真正的科學永遠無法取代真正的宗教，因為它只是有機的、任性的價值的標誌。如果一種宗教要被重新融化、重生或被另一種宗教取代，那麼這些最內在的價值觀就必須被推翻或給予不同的排名。近百年思想史的悲劇在於，教會採取了自由主義唯物論觀點，並捍衛了自己在科學領域而非價值領域的立場。更悲慘的是，他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它們純粹是根據歷史而建造的，並將舊約故事和後來的唯物主義傳說的信仰作為其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達爾文時代過得很安逸，能夠造成巨大的混亂，但同時（比較一開始提出的知性主義和魔法之間的聯繫）也為神秘學派、神智學、人智學和無數的學派鋪平了道路。許多其他秘密教義和騙術。可怕的精神混亂是時代的標誌，教條主義和自由主義對此負有同樣的責任。即使在奧地利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統治下，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就有超過20萬人離開了維也納天主教堂。不是在新的宗教價值觀的標誌下，而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結果，自我沉迷，

[601] 宗教搜尋 – 個人的事

這些作品破壞了普遍的價值觀，並針對同樣受到物質束縛的僵化的、強制性的信念。

數百萬人在馬克思主義混亂的主人和教會的信徒之間徘徊：內部完全被摧毀，受到混亂的教義和唯利是圖的「先知」的擺佈，但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對新價值觀和新形式的強烈渴望的驅動。即使我們必須認識到，向我們揭示神話並教育我們成為一種類型的真正天才尚未出現，這種知識並不能減輕任何更深刻的思想家的責任，即開展仍然存在的準備工作。當一種新的當生活態度難以表達並造成心理緊張時，就需要採取行動。直到有一天，這位偉人能夠教導並實踐數百萬人以前只能結結巴巴地說出來的東西。正如本書的前言所言，它並不是針對當今信仰教會的一代人，以阻止他們走自己選擇的內在人生道路，而是針對那些已經與教會信仰深深決裂，但尚未徹底決裂的人。發現了另一個神話。這些人至少應該透過重新體驗一種新的團結感（宗教意味著連結）從絕望的虛無主義中被拯救出來。古老但永遠年輕的自願價值觀的重生，這些價值觀可以發展成為真正的宗教形式。

這將是後來的天才的任務，但追蹤它們可能的表徵仍然是今天每個人的責任。每一個人，因為沒有宗教天才的宗教團體只會凝結成共同的社團，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令人討厭的小教派。因此，處理宗教問題不是任何現有倫理、

[602服]第602服[雙線] 新服

社會、政治協會，反之亦然，它們不能對其成員的個人宗教信仰負責。

從新綻放的民族主義神話中，精神力量正在向各個方向增長。這些方向中的每一個都只能由偉大的人物來領導，儘管其中一個當然可能體現了許多意志。

然而，只有品格和靈魂沒有任何缺陷的偉大人物才能聲稱這一點。因此，我們等待著世界大戰的詩人，等待著我們生命中偉大的戲劇家，等待著偉大的建築師和雕塑家。因此，我們為新帝國的領導人而戰，並為即將到來的德國人民教會表明了意願，其基本基礎似乎已經明確界定今天。

一方面，拒絕唯物主義和神奇的本質，這表明自由主義與教會教條主義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培養榮譽、驕傲、內在自由、「高貴的靈魂」和「自由主義」等所有價值觀。相信其堅不可摧。

所有基督教——更準確地說是保祿教會——都承認某些超自然教義是強制信仰（教條），這是加入教會的先決條件。普遍的思想共同體變成了嚴格的教條平等；隨著利益共同體的日益僵化或

敵意。猶太傳統宣稱形上的宗教主張和歷史或傳奇事件是真實的，作為宗教的一個條件，這種傳統以前以火與劍盛行，直到今天，至少在表面上，才讓位於必然更寬容的立場，但是隨時準備引發新的教條之戰。因此他成為真正的德國政治家和思想家

[603] 防止改革嘗試

從不同的角度處理宗教和教會問題。

他將為每一種宗教信仰提供不受阻礙的空間，他將允許各種形式的道德教義自由傳播，條件是它們不妨礙維護國家榮譽，也就是說，它們要增強任性的靈魂中心，但他是否支持某些協會必須取決於它們對民族國家的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宗教和教會之間的關係問題本身就得到了解答。

一個真正的德意志國家可以賦予現有的教會團體一項獲得政治和財政支持的權利，無論他們對教會團體的完全寬容程度如何，只要他們的教義和實踐活動旨在促進靈魂的強化。

因此，他必須保護新的改革以及舊的信念。然而，新的需求已經變得非常切實。

所謂的必須一勞永逸地廢除。舊約作為宗教書籍。
這消除了過去一個半世紀裡使我們在精神上成為猶太人的失敗嘗試，這一嘗試除其他外還必須感謝我們可怕的猶太物質統治。

對於一個奮鬥者（而不是國家政治家）來說，爭取從新約聖經中刪除明顯歪曲和迷信的報道的運動必須進一步加強。當然，必要的第五福音不能由宗教會議決定。這將是一個渴望的人的創造

[604] 耶穌的男性形象

淨化之後，他的體驗就像他研究新約科學一樣深入。

你可以從對耶穌的描述中讀到截然不同的特徵。他的性格常常顯得溫柔而富有同情心，有時又顯得嚴厲而粗暴，但總是充滿內在的火焰。專橫的羅馬教會將順從的謙卑視為基督的本質，以便獲得盡可能多的受過這種「理想」教育的僕人，這符合專橫的羅馬教會的利益。糾正這種表述是德國復興運動的另一個不可或缺的要求。今天，耶穌在我們看來是一位自信的主，具有最好和最高的意義。對日耳曼人民來說，有意義的是他的一生，而不是他痛苦的死亡，他在阿爾卑斯山和地中海人民中取得了成功。強大的傳教士和聖殿裡憤怒的人，那個帶著人們前進並「所有人」追隨的人，不是猶太預言中的犧牲羔羊，也不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今天為我們閃耀的形成性理想。福音書。如果它不能發光，那麼福音書也就消亡了。

迄今為止，科學文本批評已經發揮了作用，連貫的新創作的技術先決條件都已到位。馬可福音可能包含（儘管也經過修訂）神聖收養的信息的實際核心，反對上帝僕人的閃米特教義，約翰福音第一個巧妙的解釋，反對善與惡的永恆極性的經驗。舊約中的錯覺是，耶和華從無到有創造了善與惡，同時又說他的世界“甚好”，然後他自己就成了謊言、欺詐和謀殺的煽動者。最重要的是，馬庫斯仍然知道

[605服]第605服[雙線] 新服

沒有任何關於耶穌作為馬太和保羅給我們的猶太彌賽亞觀念的「實現者」的說法，這損害了整個西方文化世界。更。當健談的彼得談到耶穌時，“你是彌賽亞”（馬可福音 8:29），“受到威脅”

耶穌告訴彼得並禁止他的門徒說這樣的話。因此，我們的保羅教會本質上不是基督教的，而是猶太-敘利亞使徒努力的產物，由《馬太福音》的耶路撒冷作者發起，並由保羅獨立完成。

例如，法利賽人保羅不知不覺地溜走了。B. 全猶太人的懺悔：「猶太人有什麼好處，或割禮有什麼用處？確實如此。首先：他們熟悉神所說的話，但事實是，有些人不相信它，這是什麼？原因？

他們的不信應該凌駕於神的信仰之上嗎？絕非如此！」（羅馬書 3 章）

然後是典型的猶太人的傲慢和不寬容：「親愛的弟兄們，我要告訴你們，我所傳的福音不是人的。因為我不是從任何人那裡接受或學到的福音，而是透過耶穌基督的啟示。——但是，既然上帝樂意將我從母胎中分離出來，並以祂的恩典呼召我，將祂的兒子啟示在我裡面，讓我透過福音向外邦人宣講他，所以我立刻沒有參加關於肉體和肉體的討論。血，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在我之前的使徒，而是去了阿拉伯，然後回到大馬士革。」（加拉太書）

同時，軟體動物般的求愛：「雖然我擺脫了所有人的束縛，但我卻讓自己成為所有人的奴隸，這樣我就可以贏得他們中的許多人。對猶太人來說，我就像猶太人一樣，

[606服]第606服[雙線] 新服

我贏了猶太人的支持。對於律法以下的人，我按著律法的緣故被招募，為要得著律法以下的人。對於沒有律法的人，我就成了沒有律法的人（因為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為要得著沒有律法的人。我對弱者變得像弱者，這樣我就可以贏得弱者。我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各種各樣的東西，這樣我就可以拯救世界各地的許多人。”

然後是漫不經心的名利慾望：“我寧願死，也不願有人毀了我的名聲！”（哥林多前書 9.）保羅有意識地聚集了他所在世界各國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麻風病人，以發動下等人的起義。第一章第一章。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是一首讚美詩，頌揚“在世面前愚昧的人”，同時保證上帝選擇了“在世和被藐視的人面前卑賤的人”，以便向基督徒許諾統治法官說：“現在世界將由你來審判，難道你還不足以審判小事嗎？難道你不知道我們審判天使嗎？何況是世俗的善事呢？”（6:2-3.）以弗所書 1:21 保羅將今世和來世一切的權能、權柄和執政的權柄都歸給耶穌。不可否認的是，他的目標是在所有底層人士的幫助下讓世界興奮起來。

國家和人民的目標是神權政治，這遠遠掩蓋了他的其他信仰。虛假的謙卑加上對世界統治的目光，像所有東方人一樣熱切的「宗教」願望，走在叛亂的最前線，是波林對基督偉大形象的歪曲。約翰對耶穌的解釋非常精彩，但他的知識也包含在這裡

[607] 馬可福音原著

猶太傳統與敵視舊約的反猶太精神有關，猶太傳統與希臘化世界的知識廢棄物結合，在羅馬教會中形成了一種新形式。歐洲曾試圖更新這個東方教會，但沒有成功。先前對他們的「基督教」的崇敬已經譴責了所有這樣做的嘗試都失敗了。“基督徒”

但教會是對我們內心的天國、成為上帝的孩子、為善服務以及對邪惡的火焰防禦的簡單而快樂的信息的一種可怕的、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歪曲。在原始的《馬可福音》中，我們還發現了附身者的傳奇特徵，我們可以將其歸因於流行故事，以及對腓特烈大帝和聖約翰的冒險的裝飾性補充。據說弗朗西斯甚至還向鳥兒傳教。但原來的馬可福音完全消除了所有的狂喜，其中登山寶訓的某些部分被誇大了。不抵制邪惡、右臉挨打就轉左臉等等，這些都是女權主義的誇張，在馬可身上找不到。這些都是其他人偽造的添加內容。耶穌的整個存在就是一種激烈的抵抗。他必須為此而死。

只有內心私生子的人，像托爾斯泰，用這段話作為他無聊的世界觀的基礎，才重視怯懦的學說。

2.

耶穌的宗教無疑是愛的宣講。所有的宗教其實主要是一種心理興奮，至少總是愛的興奮

【608】可惡的主教的誓言

將密切相關。沒有人會忽視這種感覺；它創造了人與人之間的精神流動。但一個想要發展成為人民教會的德國宗教運動就必須宣稱，慈善理想必須服從於國家榮譽觀念；德國教會不得批准任何不以確保國籍為主要目的的法案。

這再次暴露了公開宣稱教會的聯繫高於國家的聯繫的觀點之間無法解決的矛盾。

然而，這種數百年來養成的態度是無法透過禁令或戒律來克服的。國家只需利用其資源來確保羅馬及其僕人不會進行強權政治幹預。當他就任時，羅馬牧師必須宣誓，這無非是有意識地煽動宗派和階級仇恨。此外，這意味著

當國家不為羅馬利益服務時，幾乎就承認叛國活動。這位羅馬天主教的誓言是：“我將盡我最大的能力迫害和打擊那些假教師、那些脫離宗座的人、那些反對我們的主及其繼任者的人。”德國政府必須禁止這樣的宣誓。相反，他必須向所有神職人員宣誓，以保護國家的榮譽，就像以前向君主宣誓，以及在某些州向憲法宣誓一樣；否則，覺醒的德國社會的主要任務將是通過創建德國人民的教堂來服務民族的神話，直到第二任埃克哈特大師解決了緊張局勢並體現、生活和塑造了這個德國靈魂共同體。

所有州的軍人都有權利

[609服]第609服[雙線] 新服

禁止政黨政治活動。這樣做是為了將權力政治工具整體掌握在手中，不會被政治鬥爭腐蝕。這也適用於所有教派的牧師。他們的領域是教牧關懷，將議會教規或牧師政治化是政治自由主義最令人不快的表現。法西斯國家已經看到了這一點。1929年的協約禁止天主教神職人員參與政治活動，天主教童子軍協會也被解散，以防止國中之國的出現。由於梵蒂岡已經批准了義大利的這項舉措，原則上它不能再反對其他民族國家實施同樣的措施。

如果按照耶穌的話“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那麼民族國家對教會懺悔區原本必要的干預就可以完全避免。這樣的政治家絕不會影響任何形上學的信仰，甚至不會進行宗教迫害。因此，爭奪這些思想和價值觀世界的鬥爭必須在整個大眾有機體內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從一個形式到另一個形式進行，而不能主張政治權力手段。

在所有這些宗教改革考慮中，必須區分精神導師和政治領袖。如果第一個人發現了新的探索的內在方向，並在重建靈魂精神體的過程中自然地與舊的內容和形式作鬥爭，那麼他就沒有任何權利，政治的，司法的和軍事的

[610服]第610服[雙線] 新服

要求國家保護。羅馬教會在政治組織的幫助下，試圖在各地確保“世俗的手臂”，這是真正的信仰熱情的垮台。結果，它今天獲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大權力地位，但在許多情況下 - 由於國家的捐贈 - 它也來自這些州

他們變得如此依賴，以至於黃色停職很容易導致許多地方龐大的組織機構動搖。然而，政治權力的地位，幾個世紀以來最好的牧師的老抱怨，驅逐了內心，同樣的事情也對新教造成了很大的損害，新教相信自己無法阻止類似的努力。當前國家與宗教組織分離的趨勢還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因此德國教會從一開始就應該拒絕依賴國家。它只能聲稱它享有廣告自由，它的信徒沒有受到舊教會的傷害，它分配了必要的教堂，並明確地重新分配了信徒的數量。同樣的措施必須為其他坦白騰出空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應該透過自願捐款來保護自己的教堂，而不是強行沒收金錢；這樣，信仰的力量與外在設計之間才能建立起公平的關係。只有透過這樣的措施，政治人物才能對各方都公平，並將個人和群體的宗教鬥爭與整體的政治鬥爭分開。

德國教會不能宣布強制判決，讓每個成員都被迫“相信”，即使他們失去了永恆的幸福。她將會是

【611】不必要的教條之戰

堅持美麗的天主教習俗（通常是古挪威語）的觀點，更喜歡路德教形式的基督教崇拜，也許更喜歡不同形式的基督教崇拜。但德國教會也將給予那些與一般教會基督教決裂並聚集在一個新社區（也許在埃克哈特靈魂力量的標誌下）的人平等的權利。開頭所述的條件適用於所有親屬。

因此，德國國家教會的建立不是為了提倡任何形而上學的主張，不是為了要求人們相信歷史或傳奇故事，而是為了創造一種高度的價值感，即選擇那些不顧一切的人。宗教和哲學信仰的多样化性重新獲得了對自身本性的深刻的內在信任，並為英雄的人生觀而奮鬥。正是這種精神和精神上的逆轉在我看來特別具有革命性，因為僅此一項就意味著以前宗教鬥爭的主要對象形而上學的強制信仰（教條）被認為是不重要的，它們的代表變成了個人的事情，不是整體。關於耶穌里人與神的關係的爭論，關於愛和恩典的爭論，關於不朽或必死的爭論

靈魂脫離了日耳曼-德國宗教復興的視角；對新共同體的歸屬感似乎是對那些在日耳曼戲劇藝術中向我們揭示的價值觀的認可，這些價值觀在日耳曼的神秘主義中得到了最清晰的揭示。艾克哈特大師。但一個社區必須

成為目標，即使我們今天意識到自己是

[612服]第612服[雙線] 新服

不會再經歷；因為即使是再強大的人，即使擁有全部的力量，也不一定能達到英雄時刻的高度。但共性意識將能夠將其提升到更高的高度，並拉動弱勢群體，將其更牢固地融入我們未來的新宗教風格中，就像1914年的德國軍隊曾經使數以百萬計的簡單人民能夠英勇犧牲一樣。和行為。

在可恥的梵蒂岡大公會議之後，誠實的天主教徒誤解了千禧年教義的本質，試圖建立所謂的舊天主教。許多信徒遭受了最嚴重的迫害，因為他們不想讓自己的榮譽被踐踏。當時俾斯麥並沒有抓住機會保護這些直言不諱的人。但這場運動本身太弱，無法違背幾個世紀以來的傳統，俾斯麥的行為招致了慘痛的報復。古老的天主教社區在大規模的羅馬絞殺技術中萎縮，這種技術擁有全球政治權力，德國中間黨自願為自己創造了「教宗的衛士」。“教會宗教裁判所萬歲！”1875年，耶穌會士韋尼格 (Wenig) 喊道。「絕不能有宗派和平！」1924年5月16日，「Schildwacht」在勝利後回答。因此，第一次真正嘗試從天主教本身的子宮中創造新的誕生仍然沒有結果。但毫無疑問的是，即使是現在，仍有數以千計的傑出德國人在羅馬教會擔任牧師，他們內心深處的願望無非是使基督教擺脫敘利亞的迷信，並通過與國家資金和政治權力的分離來深化宗教生活。激勵措施。他們都知道

[613服]第613服[雙線] 新服

他們現在可以向自己的同志宣講德語佈道，這些佈道是用那些異教徒的鮮血換來的，這些異教徒曾經不得不在羅馬的要求下爬上火刑柱，或者在地下墓穴中殉道。當有一天他們能夠單獨用他們神聖的母語為自豪的價值觀服務時，他們會很高興。德國牧師從羅馬上層種姓中脫穎而出，要求靈魂、頭部和四肢進行改造的時刻尚未到來。但她來了。一如既往，這裡必定有殉道者。但德國國家有責任保護這些人免受迫害，並允許他們融入德國人民教會。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那些認識到新教已經停止對羅馬的抗議，但現在卻在短視盲目中嫉妒新出現的生命的人。以前的新教「叛教者」以「第二帝國」「宗教」的名義，以自由主義的名義反對他們的教會。他們在《柏林日報》上為復興而奮鬥。這意味著十九世紀的教會和精神破產，這在所有領域都變得顯而易見。由於擔心這種明顯腐朽的跡象，年輕一代逃回了嚴格的教會體制。現在，它在一般主管職位上無可救藥地僵化了。今天又熱鬧了

路德教會。當然，這裡將會有一場針對正在覺醒的創新者的風暴。今天，「路德宗」文士和法利賽人出於自我保護，召集世界代表大會，就像羅馬召集其理事會一樣。但這次他們面臨的不再是自由化的分解，

[614] 德國傳說，不是舊約

但這是一個豐富而血腥的神話，一種生活態度，一切事物都圍繞著這個中心形成。今天，這種新覺醒的種子已經遍布德國各地。這個新的德意志帝國也必須在未來的迫害過程中為他們提供國家保護。

日耳曼宗教團體尚未超越理論方法。實際測試並不令人鼓舞。但無論結果如何，這些協會在北歐宗教史領域的研究將形成酵母，戰勝德國教會的前天主教和前路德教派。因為北歐傳說和童話將取代舊約中關於皮條客和牛販子的故事，最初只是簡單地講述，後來被理解為象徵。這不是仇恨和兇殘的彌賽亞主義的夢想，而是榮譽和自由的夢想，必須由北歐、日耳曼傳說來推動。從奧丁到古老的童話故事，再到艾克哈特和瓦爾特·馮·德·沃格爾韋德。需要一位天才之手，從幾千年的精神摧殘中，挑選出迄今尚未受到良好對待的德國精神的寶石，並將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世俗的、羅馬的和猶太的因素在今天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晰。但我們童話故事的真正心跳，埃克哈特和路德的跳動更加清晰。對於更成熟的學生來說，一幅來自伊朗、印度甚至希臘的宗教探索的多彩畫面將會浮現出來，既陌生又密切相關。北歐種族靈魂渴望在民間神話的標誌下形成德國教會的形式，這是我們最偉大的任務之一。

[615服]第615服[雙線] 新服

正如上帝透過教宗代表的羅馬神話涵蓋並束縛了非常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方向一樣，血統的神話一旦被掌握，就會像磁鐵一樣吸引所有的人物和宗教團體，無論他們的差異如何建築存儲，參考一個中心，從而將生活融入整個社區。實施的細節將澄清並決定未來的生活。今天沒有人能預測它。

這些國家教會的成員，受到一切國家手段的保護，免受迫害，但在其他方面卻任其自行其是，現在將依次形成結晶點。

根據思想團體的規模和重要性向他們提供的教堂將為直接教學活動提供機會，並且在沒有對新教或羅馬教會進行任何暴力干預的情況下，將能夠發生精神皈依像一個偉大的人一樣呼吸。

將會產生影響，因為敘利亞羅馬統治的沉重外殼再也無法壓垮所有為榮譽和自由而奮鬥的人。羅馬的 haruspex 和舊約的管理者將逐漸失去對個人的權力，也因此失去對政治願望的權力。宗教、文化和政府生活方式的首要先決條件將被創造。

3.

隨著關於僕人和替罪羊是上帝羔羊的佈道的消除，彼得受託建立羅馬教會

[616] 十字架的象徵

舊約的「應驗」、贖罪券、神奇的奇蹟療法等。外部習俗（儀式）的相應變化必須與德國教會神職人員在其現有社區內傳播的大量教育文獻同時進行。然而，內在對耶穌形象的新態度也導致了絕對必要的、看似只是外在的改變：取代了教堂和鄉村街道上描繪酷刑的十字架。十字架是犧牲羔羊教義的寓言，這個形象向我們展示了我們頭腦中所有力量的崩潰，並且透過幾乎總是可怕的痛苦描述，也使我們內心壓抑，使我們謙卑，因為專橫的教堂意在聖喬治、聖馬丁和聖奧斯瓦爾德中仍然保留著對日耳曼騎士和神的描繪，但它們只過著從屬的存在。另一方面，親吻著被釘十字架的人潰爛的血傷，現實描繪的，是，正如羅馬教會得到許多南美信徒的支持，它還沒有滲透到北歐，但毫無疑問，可憐的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已經成為羅馬消磨和統治其追隨者靈魂的手段。

德國教會將逐漸在分配給它的教堂中代表教導的火靈，即最高意義上的英雄，而不是釘十字架。歐洲幾乎所有的畫家都把耶穌的臉和形象剝離了所有猶太種族特徵。不管他們如何透過上帝羔羊的教義來描繪他們的救世主，耶穌在北歐西方的所有偉人中都是苗條、高大、金發、臉型陡峭、腦袋窄的。還有南方的偉大藝術家

[617] 擺脫耶穌會風格！

他們不理解一位鷹鉤鼻、扁平足的救世主。即使在馬蒂亞斯·格呂內瓦爾德的《復活》中，耶穌也是金髮碧眼、身材苗條。從西斯汀聖母的胸前，金髮碧眼的耶穌「幾乎是英勇地」看著這個世界，就像藍眼睛的天使從雲端探出頭來一樣。我們新覺醒的生活態度並不承認鞭打主義的理想；真正的受難，正如已經解釋過的，今天既不能被繪畫、雕刻、寫作或配樂。今天所有在蘆筍和黃瓜靜物畫上辛勤工作的德國藝術家都對新作品感到滿意

賴希肩負著與照顧德國人靈魂同樣重大的任務。德國教會的教堂和社區必須確保古代神聖朝聖地的耶穌會風格的巴洛克時期的私生藝術品逐漸被生命使者的繪畫和雕像所取代，而帶有長矛的上帝再次出現，以及埃克哈特大師和其他德國傳教士的圖片和言論。石膏花環、錫樑以及充斥在我們生活中的耶穌會風格和後來的混蛋洛可可風格的垃圾將從德國人民教堂的中殿和祭壇上消失。這位德國建築師將在這裡面臨成千上萬厭倦了建造百貨公司和銀行宮殿的人所渴望的任務。

我們的音樂是最容易使用的。在巴赫、格魯克、莫札特、韓德爾和貝多芬的作品中，儘管有教堂詩句，但英雄人物仍然盛行。但在這裡，今天毫無任務、飄動的音樂也將找到一個巨大的工作領域，同時教會歌曲冊上的耶和華歌曲也將被清除。

從宗教形上學到內在的

【618】前線戰士的象徵

所以悔改將決定我們未來生活的一切。從一個中心將會湧出一股滿溢的溪流，這將使傳教士和政治家的靈魂變得像藝術家和思想家的想像力一樣豐富，而今天的藝術家和思想家沒有中心，因此幾乎是瘋狂的。

如果你今天開車經過德國的城鎮和村莊，你會很高興地看到到處都豎立著紀念石和英雄雕像。戴鋼盔的德軍野戰士兵指明了型號。基座上的銘文寫下了英雄的名字，鮮花和花圈見證了圍繞死者記憶的愛……我們仍然親身經歷過這一切，數百萬人仍然親自認識世界大戰的受害者及其固有的人性。

它們還不能像現在這樣成為寓言。然而，這種對個體人格的人性的認識將逐漸減少，1914年至1918年那個可怕而偉大的時代的典型特徵將變得越來越強烈和有力。下一代將在世界大戰的戰爭紀念碑中看到新信仰殉難的神聖標誌。這是所有歐洲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態發展。

法國、義大利和英國的「無名戰士」墳墓往往只是一個閱兵場，但同時它也成為數百萬人的神秘中心，類似於德國不敗士兵的戰爭紀念碑。- 例如，許多法國宗教報紙稱這種新的崇拜方式令人擔憂，非基督教，並且擔心「無名戰士」可能取代聖人，這並非沒有道理。確實，萬無一失的教會曾經燒死了貞德，然後將她封為聖徒。

[619服]第619服[雙線] 新服

很快就會聲稱“無名戰士”是“天主教徒”，並使用聖水來歪曲其今天所感受到的精神皈依的含義，就像任何其他真正的種族運動一樣。她早在 1870-1871 年就這樣做了，英雄崇拜也在那時開始。如果德國真的覺醒了，週日村裡的人不再聚集在瑪麗亞圓柱周圍，而是聚集在德國士兵的雕像周圍，那麼針對這種「新異教」習俗的猛烈攻擊就和今天教堂塔樓上的十字架一樣肯定。

教會稱每一位被殺的傳道者為殉道者並封為聖人。

即使羅馬猶太人艾梅蘭強暴了巴伐利亞公爵的女兒並因此被巴伐利亞人殺害，萬無一失的教會也宣稱這種可恥的結局是信仰的死亡。今天，艾梅蘭是一位在虔誠的雷根斯堡受到崇拜的聖人。但未來的德國一代有責任懷著崇敬的心情提及那些為了德國人民的偉大和榮譽而經受風雨考驗的人們的名字，並向他們致敬：民族信仰的烈士。在我們靈魂的這個角落裡，存在著唯一的希望，希望歐洲人民有一天能夠認識到可怕災難的本質，希望後來的真正的國家領導人能夠認識到最寶貴的東西，即他們的人的鮮血。全國各地都會意識到，這最後的手段只能是最後的手段。今天形成如此強大的驅逐靈魂的力量，並不是對任何「基督教」或自由和平主義的尊重或承認；相反，羅馬使節阿利安德的精神和話語佔了上風：「我們羅馬人將確保你們德國人彼此

【620】崇尚天下太平！

在你們的鮮血中被殺戮和窒息”，今天如此，四百年前也是如此。（“路德輸掉了戰爭”，本篤十六世說放棄了對和平的真正渴望，因為“商業”支配著他的行為。只有朋友對榮譽的認可敵人，無論是外面無名的士兵，還是國內死去的不敗戰士，都是當今所有仍然有價值的民族中最優秀的人所共有的種子。它已經開始在各地發芽；它是否會成長是一個問題焦慮的未來。但今天已經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只有當他擺脫了今天在他周圍大膽生長的雜草時，內心的榮譽人才會成熟。所有墮落的力量都在竭盡全力阻止這些烈士。他們以世界和平和所謂基督教謙遜的名義，散佈不和或試圖透過謊言和平主義扼殺真正的、注重榮譽的和平主義。

過去時代的生活態度是，如果一個天主教徒向另一個天主教徒舉手，就被認為是一種罪過；後來的時期，君主們自然會聯合起來反對共和派。19世紀呼籲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大軍不要以國家的名義拿起武器反對其他民族的階級成員。這些價值觀都被打破了。對為人民榮譽而戰的士兵的崇敬是新的，

剛誕生的新時代的生活態度。以這種新的大眾榮譽宗教的名義，北歐意識可以覺醒（不是首先）。

[621服]第621服[雙線] 新服

知道混蛋「泛歐洲人」今天兜售的所謂「共同經濟利益」，有一天將不得不在共同戰線上面對黑人南方和敘利亞寄生蟲，不應該全部滅亡。在這裡，德國人現在必須訴諸他奇妙的神秘主義，重新獲得艾克哈特大師的精神偉大，並體驗到這個人和鋼盔下的灰色英雄是同一個人。這樣，未來的德國民間宗教、真正的德國教會和統一的德國民間文化的道路就清晰了。

4.

對愛情價值的評價也源自於這些要求。正如第一本書中所解釋的，它並不意味著一種類型創造力量（“你只能愛個體”，歌德），而是始終為另一種價值服務，儘管這種弱化的愛觀念的受益者而人類、羅馬教會、高級金融、試圖否認這一事實。我們要以誠實來反對這種來自對靈魂的征服的力量，並有意識地將愛置於榮譽觀念的塑造力量之下。這也正是愛情具有正直、真誠、堅強的特質。

在公式中，愛服從將被愛榮譽所取代。但現在最重要的是：自願建立在民族和宗教榮譽理念之上的德國人民教會只會由那些外表也以北歐人為主的人加入。無論他們屬於哪個教會。今天同樣的事情

[622服]第622服[雙線] 新服

已經可以在自願的國防軍中觀察到，並將在宗教重生中以精緻的方式重複。在這種情況下，犧牲之愛將有助於培育靈魂的高貴性，但同時也將有助於德國人民的重新國有化，否則，如果僅從外部實現這一目標，將永遠無法實現。

現在我們也可以說，耶穌基督的愛是一個意識到自己靈魂高貴和個性堅強的人的愛。耶穌以主人而非僕人的身份犧牲了自己。他最偉大的繼承者埃克哈特大師也源自於“靈魂的高貴”，他對這一價值的熱愛也是一種強烈的、有意識的、完全不感情用事的。這種愛並不像伊格內修斯所要求的那樣服務於“顫抖的恐懼”，它不服務於靈魂奴役和種族滅絕的製度，而是完全服務於榮譽意識的自由。馬丁路德在去世前不久寫道：「這些

「自由」、「基督教」、「德國人」這三個詞，對教宗和羅馬宮廷來說，除了毒藥、死亡、魔鬼和地獄之外什麼也不是：他無法忍受它們，既看不到它們，也聽不到它們：沒有別的東西了，這是肯定的*。

人們想看到日耳曼人忠誠的本質；當然，這並不是指洛約拉對屍體的忠誠，而是對「自選主人」的忠誠。現在，在歷史上，許多日耳曼人實際上選擇了外國主人並「忠實地」為他們服務：作為士兵、哲學家 and 教會的醫生。今天我們不會認為這些人是忠誠的，

*反對魔鬼在羅馬建立的教皇權，1545，IV，124。

[623] 牧民“宗教耶穌”

但將他們描述為逃兵。只有那些忠於自己自由的人才是忠誠的。儘管教會中幾乎所有的偉人都受到監禁、毒藥和匕首的威脅，但許多人能夠在教會內做到這一點，教會尚未嚴格執行。然而，自從耶穌會統治以來，沒有一個北歐人能夠自覺地成為日耳曼人，同時成為洛約拉的追隨者。「最重要的一件事：忠於自己」只適用於德國人內在和外在的重生；正如歌德所要求的那樣，“尊重我們自己”，正如埃克哈特大師所教導和生活的那樣，“與我們自己合一”。榮譽和自由是觀念，忠誠是行動。榮譽表現為對自己的自由忠誠。

我想我很清楚德國國家教會的想法在宗教生活中引發了什麼樣的鬥爭。但我也想我知道一件事：幾十年來數十萬人進行的探索預示著一種新的、真誠的生活態度的覺醒，這些人厭倦了舊的、遲鈍的懷疑論，但也尋找個人經驗之外的共同點。但在世界歷史上，舊的形式從來沒有因為一個存在的內容和形式簡單地融入另一個已經存在的表象而得到更新；相反，兩者必須透過協同作用來統領和統一。人們必須閱讀 H. St. 的最後一部作品，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半個永恆之前。

張伯倫讀了《人與上帝》，清楚地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是尋找通往基督人格的直接途徑。赫爾德曾要求耶穌的宗教成為耶穌的宗教。這正是張伯倫想要的。一個完全自由的人，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整體文化有內在控制

【624】學校的任務：品格教育

表現了對基督偉大、超人的純樸的最美好的感受，並將耶穌描繪成他曾經出現過的樣子：作為人與上帝之間的中保。

為了找到回到他身邊的路，如果我們不想因內心的不真實而窒息並悲慘地滅亡，就必須進行一場偉大的精神鬥爭：拒絕外國先知並抓住那些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使命的人類之手。最好地提升日耳曼靈魂最美麗的品質。

羅馬神所代表的神話也必須被克服

新教中「聖書」的神話。新的束縛、塑造中心在於神話對人的靈魂和榮譽。為祂服務是我們種族的責任。新的儲蓄社區可能要等到晚些時候才能建立...

5.

如果德國未來的政治家能夠以最大的謹慎對待其人民的所有宗教衝動，無論個人信仰如何，並儘可能避免對鬥爭的任何干預，那麼學校將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積極定義的、以目標為導向的學校。並專注於表現了態度。教育的首要任務不是傳授技術知識，而是培養品格，即強化根植於日耳曼本性中、必須精心培養的價值觀。在這裡，民族國家必須擁有唯一的權力。如果它想教育植根於土壤的公民，有一天他們應該意識到他們在生活中為了什麼而奮鬥，他們屬於哪一個整體價值觀，無論他們的個人特徵如何，都不能做出任何妥協。

[625服]第625服[雙線] 新服

當今生活中唯一巨大的精神混亂是數十種思想體系無節制地爭奪統治地位的結果：冷酷的人文主義思想透過對過去的遙遠看法和圖式記憶訓練來扼殺生命的真正動力；而冷漠的人文主義思想透過對過去的遙遠看法和圖式記憶訓練來扼殺生命的真正動力；現實主義，向自由主義科技的時代精神致敬；最近，教會越來越多地試圖奪回對學校的控制權。

因此，有多少種基於不同值作為最大值的系統，我們就有多少種學校類型。今天，有些宗派學校希望根據舊約啟示，以同樣嚴肅的態度教授地理和數學，儘管他們不得不憤怒地承認，在他們的「宗教」之後

代表了耶和華從無到有的創造、諾亞方舟和著名的 6000 年的世界創造，宣告了宇宙的永恆，並聲稱數百萬年的地球形成是我們在地球上存在的先決條件*。但是，自由研究的原則現在已經讓歐洲的教會付出了最大的代價，即使在今天，教會仍然以一種自以為是的狹隘方式，敢於純粹理智地宣揚那些已經被理性克服的東西，作為「永恆的真理」，儘管它的“科學性”“學者們”只有一件事證明，支配行動的並不是北歐人對真理或知識的渴望，而是一種早已在內部遭到破壞、對我們懷有敵意的強制信仰體系。羅馬教會科學家大軍只追求一個目的，就是自然科學，也就是所有科學，即古老的迷信。

* 耶穌會凱瑟琳呼籲公開宗派的算術和寫作。（教堂和小學。）

[628服]第628服[雙線] 新服

關於列奧納多·伽利略·哥白尼的羅傑·培根的靈魂。但他對於研究自由的訴求並沒有達成積極的核心。然而，最終，一個原則——甚至是無意的——決定了自由化時代的教學自由：即每個人都有權享有同樣的東西以及所有形式只不過是發展的障礙和抑制的教條。

這種「無前提」的科學現在正走向悲慘的結局，為我們的種族衰落創造了最災難性的先決條件。一開始概述的世界歷史作為種族歷史的概念是今天對這種即將消亡的人道主義理論的拒絕。在這裡，德國的復興理念作為一種明顯有意識的、自我建立的需求，與羅馬和自由主義的需求形成鮮明對比。他否認所謂的無預設知識，他與想像的歇斯底里滋生的召喚作鬥爭，他有意識地認識到受靈魂種族制約的意志是他整個存在的原始現象和先決條件。它要求對過去和現在的評價是基於對創造文化的意志本身是否被歷史事件或人物加強或削弱的評估。今天，問題不再是亞當的「原罪」是否會受到知識的威脅；腓特烈的偉大不是以他是否獲得權力來衡量，而是以他和他的事蹟是否是德國偉大道路上的里程碑來衡量。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儘管非常認真地對待事實，但已經要求從政治和文化歷史的角度對我們的過去進行新的評估。

這也導致了對迄今為止通常的、在各個方向上不受限制的教學自由的拒絕。

[629服]第629服[雙線] 新服

對所有職業都有意義。當然，研究自由仍然是對抗敘利亞和羅馬的鬥爭中不可失去的成就。在所有領域。歷史和我們偉人的弱點不應該被掩蓋，但超越它們的永恆的、神話的元素應該用一個探索的靈魂來感受和塑造。隨後，奧丁、齊格飛、維杜金德、腓特烈二世、艾克哈特、馮·德·福格魏德、路德、弗里德里希一世、巴赫、歌德、貝多芬、叔本華、俾斯麥等一系列幽靈將會出現。對我們來說，遠離德國靈魂發展的精神種族路線的是因斯蒂托里斯、卡尼修斯、斐迪南二世、查理五世，遠處也將是李嘉圖、馬克思、拉斯克、拉特瑙。即將到來的德意志帝國的學校被要求服務於這種新的評估；這是它在未來幾十年的首要任務，甚至是唯一的任務，直到這種評估成為所有德國人的理所當然的事情。但這所學校仍在等待一位偉大的德國歷史老師，他懷抱著對德國未來的渴望。當神話成為現實時，他就會到來。

6.

如果說德國人對過去的評價普遍敵視羅馬和猶太人的自由主義評價，那麼對偉大個人的評價則更是如此。在保護德國偉人的過程中，存在著人民國家幹預學校的最重要權利。

人們必須意識到，羅馬的意識形態體系除了強調所有民族價值之外，還必須以非常特殊的眼光來看待民族最偉大的體現——天才。它將只提供給所有人。

【630】羅馬侮辱康德

當陌生人得知耶穌會作家邁耶（Th. Meyer）將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所有人中最崇高的義務觀念導師描述為「國家和社會的道德和宗教毀滅之源」時，靈魂戒律奇怪地影響了陌生人。他的組織成員 H. 霍夫曼（H. Hoffmann）解釋說，康德「無論如何」都沒有解決建立真正科學的任務；他的任務是建立真正的科學。從一個世界觀代表嘴裡聽到這樣的話真是令人愉快，這種世界觀壓制了所有擁有足夠權力的科學。更一致的是 K. Kempf, SJ，他宣稱：“康德動搖了我們對思考能力的信任。”很明顯，耶穌會領袖雷施（T. Resch）厚顏無恥地將康德與毒害整個民族生活的“瘟疫”相提並論，其思想是“欺騙和欺騙”，而凱瑟琳（SJ）則強調康德的道德教義每一個道德秩序的基礎都被破壞了，布羅斯，SJ，試圖讓德國人相信，幾乎沒有任何人像康德那樣傷害了「我們的祖國」。在受到所有被誤導的天主教徒尊敬的杜爾神父之後，康德的“美德英雄”“只不過是說教的虛無主義者”，一部系統的知識著作必須打破“康德的魔力”，即“來自柯尼斯堡的遙遠而荒唐的老人”的世界觀。

羅馬教會作家在馬丁路德身上看到了“德國的污點”、“伊壁鳩魯之豬”、“臭名昭著的叛教者”，甚至稱他為“骯髒的母豬”、“修女虐待者”和「豬鼻子」（Vetter, SJ），可能會考慮到教會的戰鬥狀況；但令人震驚的是，直到我們這個時代，主要的教會作家仍在處理這個問題。

【631】羅馬對抗歌德

處理歌德的污穢。耶穌會領袖梅德勒憤怒地反對被推薦為「國民教育」的「異教、無神論文學」和「所謂偉大的古典哲學家」；如果你不了解歌德和席勒，你就沒有受過教育，但“偶像的面具已經被拿走了”，這將摧毀歌德和“許多時尚偶像”，SJ Doß對此感到憤怒。耶穌會最大的「藝術評論家」瑞士鮑姆加滕正在做一件最瘋狂的事情，向全世界散發了兩本反對德國魏瑪的卑微小冊子。

對這位先生來說，席勒是一個“到處尋找鮮活史料”的“麵包作家”，而作為一個極為平庸的碎片收藏家，歌德出現

鮑姆加滕只是從《浮士德》中才明白，他的「全部思想和追求」只是圍繞著葛蕾琴和海倫娜·歌德的休息詩歌變成了「自我中心的半神」的「對最普通的塵世活動的頌揚……愚蠢的感官放縱的戲劇冒險」，

...

「神秘的老人」代表著「對宗教和習俗的威脅」。這使得耶穌會士得出這樣的結論：歌德的著作實際上必須限制流通，從而不允許學校參與「歌德崇拜」：「與其不斷地發表權力聲明，不如讓年輕人公開告訴年輕人，歌德的著作有多深。」歌德是一個人的立場，他的世界觀是多麼空洞和膚淺，他的人生原則是多麼不道德和有害……」「年輕人和男人將不再把維特、威廉·梅斯特和浮士德視為真正的德國精神的典型，而是將其視為詩意的一個道德淪喪的時代的人物。」就這樣，狹隘又卑鄙的文化力量在耶穌會士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632】“民族精神，瘟疫之風”

這位“來自普朗德斯韋勒的前狂歡節叫喊者”讓耶穌會士迪爾對魏瑪產生了“骯髒的感覺”。

整個鬥爭是本能地、有意識地、明確地通過幾個世紀的訓練，系統地針對一個民族偉大的、與物種相關的個性，目的是消滅他們生命的指路明燈，剝奪他們自己的理想，阻止他們的流動。他們的有機生命力。17世紀耶穌會會長尼克爾的言論，即民族精神是一種外來的、惡意的、帶來瘟疫的風，仍然是耶穌會乃至整個羅馬教會的基本信念，即使他們確實這樣做了。面對民族覺醒，這種信念並不總是能夠強制執行。「他（民族精神）尼克爾在1656年11月16日，即不幸的30年戰爭結束幾年後，向整個騎士團發出的通告中解釋道：是我們社會不共戴天、最痛恨的敵人；我們應該站在他面前，我們全心全意地迴避一切……」

你們應該努力確保透過詢問和勸告來根除這種瘟疫精神。」19世紀末，著名羅馬天主教作家卡萊因宣稱：「我們這個時代最不光彩的成就之一就是民族原則，」而在「救贖」時期（1920-1928），德國民族主義被“德國”紅衣主教福爾哈伯描述為“最大的異端”，1923年康斯坦茨天主教大會和整個羅馬媒體也是如此。僅用德語寫成。慕尼黑神父Dr.墨紐斯在所有上級的保護下，用一句話完善了這個觀點：「天主教打破了一切民族主義的後背」*。

* 巴黎，法國的心臟。”

[633] 為母語奮鬥

但如今，這些牽引力的背後，已經有著堅定不移的魄力。相反，因此，如果我們保持清醒，並且永遠不要忘記，一切，以及我們所理解的最廣泛意義上的流行文化的一切，都是在幾個世紀以來從這些權力手中奪取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有意識地克服這種種族混亂。必須進行長期鬥爭，這就是為什麼國家及其組織的混亂令人興奮是可以理解的。我會說出一切：就這樣

字根：母語。在耶穌會士的章程中，我們讀到：「在所有與學校有關的事務中，絕不允許使用母語…」無論何時，只要人們的靈魂中這種最微妙的衝動被感受到，羅馬就會反擊；當它發生時，羅馬會殘酷地反擊。掌權者在感到軟弱時顯然是寬容和屈服的。當羅馬後來不得不縮減其要求時，該組織試圖在1830年至少消除詩歌（！），當時德國古典主義已經存在，歌德也已接近墳墓。1832年，經過250年的鬥爭，耶穌會士的「學習條例」允許教授母語，這是強制性的，以免受到完全壓制。但這裡也應該指出，正如 Hoensbroech 指出的那樣，最新的官方法規版本（佛羅倫薩 1892/93）也包含“研究規則”，但沒有包括 1832 年以來的一些改進。

官方上，1599年的命令仍然存在，協約、帝國學校法等旨在再次將德國學校變成國際混亂的溫床，耶穌會領袖杜爾放出了一句話：「從現在開始，這仍然是原則：建議練習你的母語；但它不應該成為一個單獨的學校科目...”

【634】總國學！

這些例子表明，在學校問題上需要做出毫不妥協的決定。儘管對信仰形式持寬容態度，但沒有一個德國政治家有權將年輕人的教育交給教會，因為這種屈服的後果將是對信仰的抵制。最初是謹慎的，然後是越來越突出的。德國人民的偉大人格，等於對我們文化創造者的貶低，只要他們不為教會服務。新教對天主教教育要求的支持表明，新教只顧自己的領域，完全沒有意識到對整個德國的危險，盲目地代表教會的利益來對抗德國的利益。人並不是「自身」的東西，只有當他在精神上和情感上融入了數千代的有機祖先血統時，他才是一個人格。加強這種意識，證明其合理性，從而培養傳承我們所經歷的價值觀並為整體而奮鬥的意願，這是國家的任務，國家只能透過遵循這些知識來教育真正的公民。神職人員的任務應該是從形上學上支撐這種原始的感覺，安慰那些失蹤的人，堅固靈魂。這項任務需要最高的人性，它是如此偉大，以至於即使是最偉大的人物也能充滿生命。但是，由於在許多人文學科中，每個教派的傳教士都被要求讓自己的部分主導整體，因此他們絕不能受到影響人民公民整體觀點的誘惑。更不用說其中有從根本上試圖貶低偉大的德國人的製度的代表了。

所有其他學校的爭吵和問題都很重要

[635] 保護日耳曼理想！

在這裡可以忽略它們。總而言之，可以說的還有很多：今天的學校之爭與政治之爭有著同樣的原因：我們不再擁有德國性的形象。因此，所有舊政黨的結果絕不可能是德國學派，而是天主教、新教和猶太自由主義之間的非創造性妥協，即人民的精神分裂。

學校之爭也許最清楚地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整個崩潰，但同時也證明了德國主義理想的合法性，這種理想不能接受妥協，而是要求自己的主導地位。教派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服務於民族主義生活態度和日耳曼性格價值的通用手段。如果不是，這種情況就證明人們的靈魂有病。

到目前為止，教派一直是試圖將其存在銘刻在人們的生活中的模板。因此，精神鬥爭。這些不會停止，直到人民作為意識的作品消失並且教會信仰取得勝利，或直到國家的存在將其生命法則強加給教會。在第一種情況下，人們可以不需要任何特定物種的生命形式。在第二種情況下，真正的禮貌將會開始。

在德國拒絕日耳曼理想是對人民赤裸裸的背叛。稍後將把這種罪行與戰時叛國罪置於同一水平。因此，難怪1918年犯下叛國罪的各方也將國家叛國罪寫在了他們的黑旗和紅旗上。

[636服]第636服[雙線] 新服

任何德國教育的先決條件是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不是基督教給我們帶來了道德，而是基督教將其持久的價值觀歸功於日耳曼性格。（這就是為什麼它在某些國家沒有這些價值觀的原因之一。）因此，日耳曼性格價值是永恆的，其他一切都必須根據它進行調整。任何不希望如此的人都會放棄德國的重生，並在情感上宣判自己死刑。但想要幫助這些價值觀取得徹底勝利的一個人或一個運動，在道德上有權利不放過那些反對它的人。

他們有責任在精神上克服它，在組織上讓它萎縮，並在政治上保持它的無能。因為如果文化意志不產生權力驅動力，那麼它根本不應該引發戰鬥。

20世紀的神話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637] 到 [677]

六·新的國家體系

1.

1914年8月開始的世界大革命，在各個領域推翻了舊神和偶像，不僅使各國人民的思想 and 國內政治生活陷入混亂，而且一勞永逸地消除了戰前的界限。凡爾賽的臨時法規於 1919 年 6 月被非德國屈從的代表承認為魏瑪共和國的約束性法律，它並沒有阻礙，而是加速了正在重塑的世界的有機流動。德國生存空間的急劇縮減，就像一股命運的力量，迫使所有德國人以加倍的力量尋找最終解決他們古老的生活問題的辦法。出於自由化的怯懦，他們不想在1914年之前看到這種情況；出於商業上的短視，他們把整個德國變成了一台機器，以至於在一些國家，直指天空的煙囪比生長的樹木還要多。任何可以養活日益增長的數百萬人的飢餓的東西，但沒有認真的意願帶他們去自己播種麵包的田地。生存空間和麵包的重大問題以前是由下撒克遜人用劍在犁前揮舞解決的，但後來這些騎士和農民的國際化後裔在宣揚“經濟和平滲透”時卻忘記了。世界，如果他們不是德國劍的受益者，他們自己就不是世界。

【638】無法爭霸！

到過。今天，任何捉迷藏的遊戲都無濟於事，也沒有軟弱地提及「內部解決」作為唯一的救贖，因為這不會改變國家的整體命運。今天，只有轉化為有目的的行動的意志才能改變國家的整體命運。幫助為數百萬即將到來的德國人創造空間。這需要性格。這就需要認識到，只要法國對我們實行這種強權政治，德國人民就不可能繁榮。這種緊張局勢只能透過有遠見的歐洲政策來解決。如果德國不把整體意志調整到一點：生存空間、政治自由，東普魯士也將陷入血腥沼澤，東西方的敵人將越來越接近日耳曼人的心臟。因此，德國政策的首要要求是促進真正的和平，反對《凡爾賽條約》及其後果。但只有到那時，其他國家的人民才會真正表現出願意相互理解的跡象。

從種族政治的角度來看，極其重要的是要強調，決定今天法國生活的類型與舊法國的類型幾乎沒有關係，而是不同種族階級（東歐種族）的後裔。-頭與早期（北歐-西方-長頭骨）相比。法國人瓦赫·德·拉普熱(Vacher de Lapouge) 早已確立了這一點，並得出結論：今天的法國人的情緒與過去完全不同：「這在最小的細節中表現出來，」拉普熱說。「一首真正的黑人詩歌足以與中世紀的流行詩歌進行比較，以便使知識分子的回歸變得清晰。」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

圓頭人開始統治。只有未來才能告訴我們這種奇怪的嘗試將如何結果。」民主的思想是東方民主的思想，以前由北歐種族（包括北部法國人、日耳曼民族、斯拉夫人）統治。他們在1789年取得了勝利，1871年在法國，以及1918年在德國公開進行。德國復興的鬥爭是為日耳曼英雄反對民主店主思想的有效性而進行的鬥爭，是為歐洲種族權力及其自由而進行的鬥爭。每個民族中最優秀的人擁有出於各種原因而進行同樣的鬥爭，純粹是出於在自己種族框架內的自我保護。

僅僅由於法國議會在整個非洲的幫助下威脅西方的政策，今天的政治巴黎似乎對整個歐洲構成了頭號危險。希臘諸邦一旦爭鬥不休，就不斷從小亞細亞和非洲引進新的奴隸軍隊。希臘部落的滅亡是因為這些奴隸，而不是因為他們之間的政治鬥爭。

當北歐血統在羅馬沉沒時，這種外來血統的入侵與無種族世界帝國的想法結合在一起。今天，在經歷了世界大戰的混亂和世界革命的想法之後，一個無種族的泛歐洲的想法正在出現。

這思想最響亮的宣揚者是庫登霍夫-卡勒吉伯爵，他一半是「歐洲」血統，一半是日本血統。因此，他是宣布衰落時代對無種族單一國家這一古老要求的最佳人選。此外，泛歐運動承認現狀，即在德國，它承認法國刺刀及其東方小刺刀的統治地位。

[640服]第640服[雙線] 新服

關於歐洲覺醒的盟友。泛歐洲其實應該被稱為：Franco-Judea。泛歐不包括英國，但包括印度支那和法國所有的非洲殖民地。

歐洲的國家都是北歐人建立和維護的。這個北歐人已經被酒精、世界大戰和馬克思主義部分撕裂、部分消滅。顯然，除非在歐洲建立秩序，否則白人種族將無法維持在世界上的地位。現在，這導致了數百萬人認為必要的需求，這解釋了「泛歐洲」宣傳的許多成功：歐洲大陸的外交政策安全。然而，這種有機正確的想法導致了與選帝侯大街和各州分會俱樂部中的「泛歐洲人」所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的結論。為了保護歐洲，歐洲的北歐力量來源首先必須復興和加強：這意味著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芬蘭和英國。反之，影響力必定

南方已經完全混血的法國應該進行調整，使其不再成為非洲人的集結地，而在當今的情況下，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所提到的北歐帝國，加上美國，有必要認識到他們自身強大存在的這個先決條件。這也將導致入侵的黑人共和國和入侵者共和國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

讓白人法國和德國變得 unnecessary，讓他們聽從自己選擇的命運，而不會威脅和毒害整個歐洲。

此外，聰明的法國人民將把自己國家的復興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不再是因為以前的北歐人

【641】從西到東！

傳統，但符合其阿爾卑斯山西部種族特徵：當它承認自然的生物必然性而放棄在歐洲的統治地位時，讓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國家脫離所謂的小協約國，並故意排除黑人和黑人。猶太人握著他的手，對由人口決定的限制感到滿意。這個法國也可以不受德國阻礙地發展自己的文化，而且仍然是歐洲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一億法國人」確保了他臨時統治的廉價名聲，但他們也確保了他未來的種族和政治垮台。法國是否還能做出明智的選擇，這是一個沒有人能給出肯定答案的大問題。

「泛歐」作為一個有機的外交政策事實，只有在各國*的勢力範圍有機劃定之後才能存在。

「歷史的意義」不是從東方轉移到西方，而是有節奏地改變。北歐曾經派遣了大批人民，他們在印度、波斯、希臘、羅馬創造了國家和文化。後來東方人種從東方滲透到歐洲，小亞細亞派出了一個民族，最遠到達了現在的巴伐利亞南部。然後成群結隊的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穿越了歐洲的田野。今天的崩潰催生了一種新的生活態度，並將產生影響。外部強制支持這種必要的方向改變。「從西到東」是從萊茵河到維斯瓦河的方向，「從西到東」聽起來一定是從莫斯科到托木斯克。俄羅斯人”。

* 請參閱我在羅馬關於「歐洲的危機與重生」的演講（在「血與榮譽」中，慕尼黑，1934年）。

[642服]第642服[雙線] 新服

詛咒彼得和凱瑟琳娜的人是真實的。歐洲不應該強迫他。但隨後他必須滿足於將注意力轉移到亞洲。

只有這樣，他或許才能最終實現內心的平衡，而不是總是在虛假的謙遜中掙扎，同時又妄自尊大。聲稱對迷失「方向」的歐洲說出「他的諾言」。在處理巴貝夫、布蘭克、巴枯寧、托爾斯泰、列寧、馬克思的混合物，稱為布爾什維主義之後，他不應該向西方講這個“詞”，而應該向東方講，因為那裡有這個「字」的空間。歐洲已經沒有地方了。

正如璣曼所宣稱的那樣，未來的口號不是無種族和無人民的“中歐”，不是法國猶太人的泛歐洲，而是北歐歐洲，有一個德國中歐。德國作為一個種族和民族國家，作為大陸的中心力量，作為南部和東南部的安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與芬蘭作為第二個聯邦，以確保東北部的安全，英國則確保西部和海外地區的安全，這些地方對於北歐人民的利益來說是必要的。這需要進一步的論證*。

只是一個基本的劃分；今天，對一些國家的民族主義進行了強有力的捍衛，一種概括性的潮流將其描述為對西方精神的捍衛。這種「西方精神」本質上無非是晚期法國精神的融合。

* 除了基本問題之外，我不想在這裡討論個別的、直接的歐洲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已經以最清晰的形式得到了處理。參見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奮鬥》，第2卷，以及我的著作《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

[643] 「西方」精神

法國人具有猶太民主思想，因為他們在當今的議會制度中發現了自己的政治失敗。因此，人們不應該抽象地談論所謂的「西方」的統治，而應該更全面地談論猶太法思想體系。例如，英國的政治發展就走上了與法國完全不同的道路，只要稍微了解英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儘管英國有所謂的“大眾代表”，但幾個世紀以來，英國一直是以徹底的貴族方式統治的。貴族制與因週邊海域安全而造成的個人粗心之間的有趣聯繫決定了英國人的生活，直到最近，隨著工業化和金融資本的統治，法國-猶太病才在英國日益占主導地位。幾十年來，義大利也受到這種精神的支配，但現在它最強烈地有意識地拒絕整個民主理念，即使在某些方面（銀行資本主義）它尚末能夠得出最終結論。

正如對“西方”精神的示意性解釋一樣，強調所謂的“東方精神”，這是用來對抗西方精神的，也是大量德國民族主義人士所宣稱的，對此沒有任何更深層次的想法。東方精神，必須拒絕才能擁有精神。整個東方是相當多元化的；在這裡，我們必須談到俄羅斯的特徵，即芬蘭、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等日耳曼化國家，儘管波蘭也發展了其明確的特徵。在俄羅斯國內，許多東方民族正在與德國化國家的傳統形式抗爭。這些種族混亂的運動

只有聯繫布爾什維克運動才能充分理解，像列寧這樣的塔塔羅卡爾梅克人、托洛茨基這樣的猶太人和史達林這樣的白人交替在這裡掌權並非巧合。此外，烏克蘭南部對大俄羅斯人來說處於最堅固的防禦地位，還有另外七百萬人在波蘭提供了一個著名的自治團體。用「東方精神」這個概念性的詞來駁斥所有這些在血統方面往往截然不同的潮流，然後將這個不流血的詞引入實際政治中，將意味著德國外交政策的所有有機嘗試的破壞。

甚至有一位自稱民族主義者的作家宣稱德國的使命是傳播亞洲-東方精神。即使失去東普魯士，如果亞洲統治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萊茵河，德國的使命也將完成。那些試圖以不流血的建設來解決人民的重大問題的人會產生這樣的想法。

但事實正是如此，德國的一個團體宣稱必須實現民族主義，而另一個團體則回應說，由於以前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背叛了社會主義，因此需要一場新的運動來實現社會主義。

不存在抽象的民族主義，正如也不存在抽象的社會主義。但德國人民並不是用鮮血來捍衛某種抽象的方案，反之亦然，在我們眼中，一切方案、思想體系和價值觀都只是外部加強民族生死亡鬥爭和增強內部力量的手段。透過一個公平和便利的組織。因此，我們只有民族主義作為這些民族中某些內在價值的興起

[645服]第645服[雙線] 新服

促進和歡迎那些我們相信其命運的力量不會與德國人民產生敵對衝突的人。因此，有機的更新運動無法激發民族主義本身的熱情。我們可以注意到，例如B.南非混血或東印度的混血也很“民族主義”

革命使海地和聖多明哥的黑人成為“民族主義者”
醒悟到，在人民自決權的口號下，這個世襲範圍內的所有劣等分子也都要求自己的自由。我們要么對所有這些不感興趣，要么只對有遠見的德國政策承諾通過其使用來加強日耳曼人民以及在日耳曼覺醒中加強德國人民的程度感興趣。

2.

今天，全世界都興奮地註視著遠東，並有一種非常正確的感覺：那裡正在發生事件，儘管距離歐洲數千公里，但這些事件對我們的生存產生了非常直接的影響。這在中國人反對白人的鬥爭中很明顯（儘管最初主要針對盎格魯撒克遜人）。

這是席捲全世界的反歐洲運動最顯著的特徵。我們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黑人的自我意識與他們在英國和法國旗幟下被召喚之前完全不同。政治秘密社團在非洲許多地區興起，並致力於為黑人征服整個非洲。美國也正在進行類似的運動（加維、杜波依斯），在黑人大會上，驅逐的表達相當直白。

[646服]第646服[雙線] 新服

來自非洲各地的白人將其作為一個政治目標。埃及人也有類似的運動，儘管它最初受到英國全力鎮壓，就像印第安人的自由運動一樣。

毫無疑問，偉大的印度正處於巨大的騷動之中，但印度人本著他的性子，一開始是以純粹防禦的方式進行整場戰鬥的，而青年印度的領袖聖雄甘地也多次宣稱他沒有考慮對英格蘭使用武力。然而，與他並肩工作的是一個激進派。最初在達斯的領導下，然後在民族布爾什維克普迪特·尼赫魯的領導下，似乎逐漸佔據了主導地位。數億印度人崛起的可能性確實存在。就荷蘭政府而言，它已經不得不鎮壓其爪哇殖民地的危險叛亂，這些殖民地覆蓋了大量的圈子。但整個反歐洲鬥爭在中國人的憤怒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儘管形式多種多樣，但數百萬人以最大的精力進行了這場鬥爭。

有色人種內部強烈發酵的運動是世界大戰的直接後果。協約國領導人身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們動員黑人和混血人民反對德國人民，並在多年侮辱德國的支持下，引導他們對白人帝國發動戰爭。這裡最大和最直接的罪責無疑落在法國身上，即使在戰後，法國仍然佔領了歐洲文化的搖籃萊茵蘭和有色人種，法國的軍事代表在法國議會中公開發表：

[647服]第647服[雙線] 新服

法國人是“數億人民”，沒有兩支軍隊，一支白人和一支有色人種，而是“一支軍隊”。憑藉這項綱領性宣言，法國政治將黑人種族與白人種族等同起來，正如法國140年前發起解放猶太人一樣，今天它也處於黑人剝削歐洲的最前線，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法國將成為黑人剝削歐洲的先鋒。但它很難成為這樣，它仍然應該被視為一個歐洲國家，而是由猶太人領導的非洲的延伸。

1918年11月後，英國認為自己已經完全實現了戰爭目標。德國殖民地被盜，所有德國殖民地的私有財產

協約國的國家被沒收，德國商船隊被 1918 年 11 月的悲傷英雄匆忙交還，德國戰艦沉入斯卡帕灣的水下。在經濟上，支離破碎的德國不再代表任何競爭，而是必須充當協約國的奴隸，用血汗進行數十年的苦役。然而今天已經很清楚的是，英國不僅沒有完全贏得這場戰爭，而且還面臨著整個世界格局最嚴重的衝擊。

英國殖民地和所謂自治領參加世界大戰

德國大大提高了南非人、加拿大人和澳洲人的自尊心，就像現在的美國曾經從英國分離一樣，上述自治領的分裂勢力現在已經大大加強了，

倫敦只能透過默許所有自治請求來防止大英帝國的崩潰

[648] 倫敦和莫斯科之間的緊張關係

自治領的統治，使得今天的英格蘭不再代表一個中央控制的帝國，而是一個國家聯盟。現在很明顯，在人民自決權的口號下成長的釋放的權力不再能夠被馴服。儘管猶太城與自由黨和工黨結盟，當然希望與猶太布爾什維克莫斯科達成有利的商業協議，但布爾什維克在英國的大膽活動突然引起了包括英國工人在內的全體人民的反響。以致自由派猶太人的嘗試遭到了更加強烈的拒絕。從此以後，保守黨內的反布爾什維克勢力強大，英國對莫斯科的敵視政策不斷增強，而莫斯科則迫於歷史壓力，不得不向東方發力。必要性。

過去，布爾什維克主義試圖用武力佔領中歐，希望佔領整個歐洲，主要是德國。由於德國人（部分還有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的大力抵抗，這次進攻最初被擊退。但由於莫斯科布爾什維主義不能在政治上不活躍，也不想永遠放棄世界革命的口號，所以它必須在不同的方向上檢驗自己的實力。在這裡，他第一次遇到了土耳其，該國最初利用了莫斯科聯盟的優勢，但後來逐漸脫離了布爾什維主義，現在可以被視為一個封閉的民族國家。因此，莫斯科別無選擇，只能進一步向東推進：進入蒙古、滿洲，甚至進一步進入中國南部。華人圈子裡的社會革命鼓吹來了

[649服]第649服[雙線] 新服

被掠奪的工人，如果你知道中國工人的處境有多可怕，你就會明白

莫斯科必須在數以百萬計的被剝削人民面前成為提高生活水準的捍衛者。這股社會革命潮流現已聯合起來

中國知識分子幾十年來一直在準備的民族主義、反歐洲的革命宣傳。「canton」這個名字概括了這些趨勢。它們相當於中國的獨立和驅逐所有歐洲人。這就是英國領導下的歐洲列強在中國所面臨的整體情勢。為了深入理解這場偉大鬥爭，我們應該指出一些關於過去的力量。

無論你想如何評價中國及其生活方式，事實是，儘管存在各種種族差異，但與崎嶇的歐洲相比，它是從單一的精神中心創建的。哲學、宗教、道德、政治學說和生活是有機對應的。中國很幸運，能夠發展出真正的文化，無論某些民族的色彩如何，這種文化已經存在了三千多年，儘管道教、佛教從外部滲透的教義模糊不清，也經歷了各種革命，但其原始形式始終回歸。中國和孔子是平等的實體，種族和人民是一致的。中國性在孔子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他是典型的教師、聖人和政治家。因此，有儒家宗教，也有儒家國家。如果你完全理解這個事實

【650】華夏型育種

意思是（考慮到歐洲國家，幾個世紀以來，民族和國家觀念與教會一直存在嚴重的不和），那麼人們只能學會理解中國性的全部內在力量。中國理想的特點，一是它對形而上的思辨有所保留，二是它極力拒絕任何極端的道德教義。正式、極度有禮貌、端正、博學的紳士是整個華人社會的理想，儘管這種形式下往往隱藏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強烈激情。儒家重庸《偶中書》的書名正是表達了這位偉大導師的心願：不顯大苦，不顯大樂，濟人，愛好和平，行正義。勤儉節約，熱心社會，以身作則…這就是“君子”，孔子的理想。據說他的生活就像他所教導的那樣。在《尚語》中，孔子的弟子們對孔子做了詳細的描述。他對下級官員講話“真誠”，對上級官員講話“溫和而堅定”。他對王子表現出「尊敬的不適」。在他的服務期間，他試圖嚴格遵守儀式。吃飯睡覺時都不說話，吃的很少也很犧牲，只坐在卷好的席子上，表現出對自己年齡的最高尊重，總之，無論是香客，還是大臣，孔子的形體始終如一。和品種。相反，中國的這種種族孕育，在一個人身上變得有意識，表現出一種巨大的類型形成力量，這種力量持續不間斷地工作了兩千年，直到東方發生了這場革命。所以中國人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一體

[651] 老子的《正道》

人們因為他們有一個決定一切的、特定於物種的理想。所有對儒學的攻擊，尤其是傳教士對儒學的攻擊，與三億多人不僅在言語上而且在生活中崇拜一種類型（無論是全人類）的偉大事實相比，都顯得蒼白無力。

然而，對我們來說，老子似乎比孔子更偉大，因為他超越了形式競爭對手的溫和中間，並尋找存在的形而上學根源，他在道中找到了這種根源，也就是說，在意義中，在「正確的道路上」，在世界理性中。孔子也使用「道」這個詞，但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得出與老子相同的結論。

他的教導是為啟蒙思想而做的，而孔子則想給廣大群眾一條道路和形式。於是他打敗了老子。

孔子強調，他不想帶來任何新的東西，只想尊重和淨化舊的東西，因為舊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個教導從一開始就體現了他對傳統的重視，這是崇祖的中國人歷來重視的。道德行為和一致性的強烈激勵在於要求父親對兒子的行為負責。因此，不僅一個應得的人格被尊崇，而且他的祖先也使他的出現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孔子不僅懲罰了做錯事的人，也懲罰了他的父親。這一事實反過來表明，個人是如何受到系統性壓制，甚至被忽視以偏向典型的。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一種巨大的精神毅力，這種毅力圍繞著一種平均理想而結晶，這可能與歐洲人形成鮮明對比，但無論如何都是奇怪的、個性化的，因此令人欽佩。

【652】中國對歐洲的防禦

3.

19世紀，西方經濟帝國主義介入這個封閉的中國世界，並進行了忙碌而又不正當的傳教活動。歐洲的廢品印花布和鴉片入侵中國，首先破壞了中國港口城市生活的平衡，然後越來越深入地滲透到這個國家。由於對科技的偉大感到不安，甚至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也用歐洲西部大型百貨公司的陳舊庸俗來「裝飾」他們的家，並把他們的兒子送到歐洲和美國學習新的智慧。中國年輕人受到經濟主觀主義和個人歐洲思維的感染，他們的自由主義工作促成了今天中國的解體。但抗議活動也並未就此停止。義和團運動只是這現象最殘酷的表現。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還有日本）知識分子將自己置於一場旨在實現東方種族復興和解放的運動的領導地位。

中國作家宇之助若谷寫道，新大亞洲運動旨在確保亞洲文化和經濟免受歐洲干涉。亞洲基奎協會的綱領也號召所有亞洲人的起義，大隈伯爵在日俄戰爭後創立了汎亞協會。他在演講中談到歐洲即將走向衰落：20世紀。

世紀將看到西方國家的廢墟。1907年他在《印日學會》中表示，印度眼中對日本充滿希望

導演，這是由日本的「台民」（大阪的一份報紙）強調的

[653] 任務結束？

要求幫助印度進行革命。京都大學神部教授認為，在即將到來的與歐洲不可避免的對抗中，日本是領先國家。

1925年，世界偉大革命在東方爆發。為了完成對世界的統治，列強也必須征服日本。為此，他們需要一個戰敗的中國。同時，布爾什維主義引發了社會革命。中國潛伏的本能被前所未有地喚醒。今天的中國已經失去了神話般的、典型的理想。數百個自私的競爭對手在外國勢力的煽動下相互交戰。現有的分歧並沒有以儒家理想的名義解決，而是被新的外國口號所煽動。

現代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也打破了中國式。最嚴重的劇變正在發生，結果無法預見。但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這場血戰終有一天會以歐洲被東亞淘汰而結束。傳教士、鴉片販子和黑暗冒險家離開中國是可取的。因為歐洲人闖入中國並不是為了對白人進行必要的保護，而是為了猶太商人的逐利慾望。他因此羞辱了自己，撕裂了整個文化世界，引發了對自己的義憤。中國正在為它的神話、它的種族和它的理想而戰，正如德國偉大的復興運動正在與今天主導所有證券交易所並決定幾乎所有當權者行為的交易競賽作鬥爭一樣。

就中國的偉大鬥爭史而言，主要是從鴉片的強行開始的。這

[654] 鴉片貿易之爭

中國政府很快就意識到這種產品的危害性，早在1729年就禁止鴉片的消費和種植。這些禁令隨後一再收緊，但中國政府的這項努力遭到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抵制。鴉片銷售的收入旨在使印度悲慘的財政恢復正常，而在東印度公司的進取紳士們的背後，英國國家一如既往地作為一個政治力量而存在。道光戰敗後，道光皇帝宣稱：「我無法阻止這種毒藥的傳入；唯利是圖的腐敗之徒出於貪婪和淫蕩想要阻止我的慾望，但沒有什麼可以誘使我從罪惡和痛苦中轉移我的收入。」人們。」

整個英國鴉片貿易的中心是廣州，今天所謂的中國自由運動就是從這個城市開始的。短時間內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裡記錄的鴉片走私量已增至每年1700箱，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中國政府曾對英國商人的房屋進行搜查，查獲不少於2萬箱鴉片。1930年代末，英國政府與中國發生重大衝突；英國的大砲必須用來保護鴉片走私者。中國戰敗，《南京條約》（1842年）規定英國「永久」割讓香港。

廣州、廈門、寧波、福州和上海必須向英國開放貿易。中國還被迫支付2,100萬美元的戰爭賠款。此外，英格蘭也出售了

[655] 日本處於世界政治的中心

給中國走私船懸掛英國國旗的權利！

這些情況再次達到了緊要關頭。第二次鴉片戰爭於1856年爆發，這次戰爭涉及法國。隨後簽訂的《天津條約》，讓中國蒙羞，徹底為鴉片貿易「正名」。為了實現毀滅人民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利益而對中國進行長達數十年的封鎖，勢必會一次又一次地導致緊張局勢，而我們今天正面臨著最大的崩潰。

即使對於了解情況的人來說，準確評估當今所有參與戰鬥的力量的價值和目標也不容易。今天，公認的專家在評估中國的各個政黨和人物時，在非常重要的問題上相互矛盾。這太自然了，因為主角的真正驅動力並不容易解釋。

有兩點似乎同樣重要，但迄今為止卻很少或根本沒有受到關注。

自從世界大戰結束以及幾乎完全由猶太人經營的國際金融資本幾乎取得完全勝利以來，這個資本所有者的政策無疑旨在將仍然獨立的島嶼帝國置於高級金融的控制之下。

1921年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議迫使日本歸還其在日俄戰爭和世界大戰中的征服地，並進一步迫使其放慢海軍軍備建設。然而，為了完全控制日本，必須確保中國作為部署地區。正如一開始所指出的，這可以直接藉助英美影響力（即大砲）來完成，或者

[656服]第656服[雙線] 新服

但可以在為高級金融服務的中國軍隊的幫助下實現。在這裡，我們得出一個對於當今世界政治極為重要的事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期間，猶太高層金融宣布其政策與英國的政策一致。英國曾經為猶太鑽石商（路易斯·貝思·劉易森等）征服南非。它將所有金融交易的控制權交給了大型猶太銀行（羅斯柴爾德銀行、蒙塔古銀行、卡塞爾銀行、拉扎德銀行等）。它也使得鴉片貿易越來越落入猶太人手中。猶太人雷丁勳爵（艾薩克斯）負責與北美的重要貸款談判，直到英國最終通過所謂的貝爾福宣言接管確保猶太人在所有州的利益。《法蘭克福報》在宣布貝爾福宣言是「（英國）勝利的醞釀」時，清楚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儘管猶太金融資本滲透到英國生活中，保守勢力仍然強大到至少可以在所有國家採取積極的政策反對公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並開展強有力的反共宣傳。現在答案來自猶太教，不是直接在英國本土，而是在大不列顛之外，這個答案是全世界布爾什維主義煽動反對英國，而且是整個猶太世界媒體最初對中國南方的全面支持。第三，在布魯塞爾召開了所謂的反殖民大會（1927年3月），隨後對東方所有殖民地人民進行了鞭打，首先是印度人，然後是中國人。這項整體行動，其影響

[657服]第657服[雙線] 新服

我們每天在民主布爾什維克報刊上看到的東西，顯然有一個目的是迫使英國對全猶太人做出更大的讓步，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在中國進行抗日遊行的目的。在支持的中國將軍的幫助下，然後結束了對仍然獨立於高級金融的「叛逆」日本的推翻。

日本當然了解莫斯科和國際金融這項政策的背景，出於自保，必須盡一切努力加強滿洲勢力（儘管還沒有達到可以獨立於日本的程度）。因此，日本軍官先前為中國北洋軍提供了目前的所有技術創新，無論未來的權力狀況如何，日本都將竭盡全力促進中國的權力共享。

至於這場原本被稱為「粵語」的運動，是由一個自稱為「國民黨」的政黨領導的，國民黨的意思是「國民帝國黨」。正如我所說，廣州是中國尤其痛苦地感受到現代殖民帝國主義力量的中心地點。這是中國民族革命能源影響最大的地方。這要追溯到博士。孫中山，國民黨的實際締造者。孫中山把他的願望和原則寫成了文字*。也沒有跡象顯示他個人願意為了民族復興而推翻中國的舊傳統。

*孫中山：《人民的基本教訓》，《中國革命三十年》，柏林1927年。

【658】腐蝕中國的自由主義

懷疑，以及克服一切外來管教的願望。他在演講中緊急指出，沒有什麼比盎格魯-撒克遜列強所擁有的經濟權力手段的壓迫更能加速一個國家的衰落了（其中他特別強調了猶太人的影響）。然而，孫中山對蘇俄的評價卻犯了災難性的錯誤。他在他身上看到了「在最危險的時刻」出現的狀態，以「反對世界上的不公正」。中國對布爾什維克權力的這種不加批判的支持負有可怕的歲月，因為孫中山的親布爾什維克政策在他死後繼續存在，直到中國人健康、腳踏實地的本能積極反對這種破壞性影響，而危險沒有變得明顯大型貿易城市最終將被禁止。

以孫中山為師，聚集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遊歷歐美各國思想世界，回到祖國，形成民族革命團體。但是，如果猶太世界報刊因為對廣東領導人的喜愛而無法自抑，那麼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最初領導民族革命的知識分子肯定不再被視為真正的、熱愛自然的中國人。

許多人拋棄了舊的傳統，並對並不總是中國的「民主」、人民主權以及他們在歐洲和美國學到的類似東西抱持熱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也許與俄羅斯自由主義者相似，他們擺脫了俄羅斯舊的形式，然後採用了根本不植根於民族的民主形式。

[659服]第659服[雙線] 新服

發起革命，直到他們自己最終被激怒的混亂力量驅逐。中國*也正在準備類似的事情，因為很明顯，在南方內部分歧日益加劇的同時，股市大國的地位正在進一步提高。在這裡，貸款以及關稅、鐵路等的質押也是削弱對手的方法，特別是對於資金匱乏、軍隊長期無法獲得充足供應的對手。儘管有種種明顯的腐敗跡象，中國的國有化嘗試還是令人欽佩的。沒有人能預測他們將如何結束。

在中國衝突中，就像在其他殖民起義中一樣，歐洲國家表現出明顯的不安全感，這是更可以理解的，因為，例如，B.在倫敦本身，各種勢力正在相互鬥爭：英國，尚未破碎的民族意志，與英國的經濟帝國主義結合；它受到純粹猶太金融資本的方法甚至有時是利益的反對。這些力量交替對英國外交政策產生強大影響，猶太教當然也未能在保守黨中站穩腳步。

對我們德國人和白人來說，這一點現在正在顯現
問題：如何提問

* 據目擊者稱，州政府中的前中國外交部長陳尤金 (Eugen Tschen) 已不再給人留下任何種族印象，說英語像英國人，穿著最新的倫敦時裝，僅適用於現代漆皮鞋。他的女兒有著完全美國式的成長環境，穿著馬褲到處走動，她的解放引起了每個真正中國人的憤慨。陳周圍的許多顧問也有類似的傾向，

[660] 對古印度的熱情

在今天這場毫無疑問具有全球政治重要性的危機中，我們是否應該特別關注中國以及歐洲人民的整個殖民政務？

4.

英國人的國家結構一直不如大陸上的歐洲人那麼嚴格，因為他可以負擔得起作為島上居民的這種輕鬆的生活方式。然而，他從來都不是「店主」。因此，英國人熱爾曼斯的斷言是正確的：「征服世界的英國人，他的美德輝煌，激情可怕，同時狂妄、粗魯和勇敢，舉起手來……建立了一個世界帝國作為一個富有創造力的種族！」*這種領主地位至今仍然存在，儘管它已經被城市嚴重侵蝕了。

這些殖民地和感興趣地區的種族人類資料對於評估英國政策和未來的殖民活動至關重要。中國剛接受治療。針對這些古老文化民族的經濟帝國主義對雙方來說都是災難性的，這引發了對有機未來的某些要求（見下文）。

但印度、埃及、敘利亞和南非的情況則完全不同。

每個歐洲人都將古印度視為自己夢想的國家；在科技獸化的時代，最糟糕的人並沒有消失在 Jajnaoalkya、Chankara 的思想中，他們對英雄羅摩、克里希納神、詩人迦梨陀娑感到高興。結果，這些印度尋求者透過古印度宣揚歐洲的救贖，卻沒有註意到

* “關於基奇納的真相。”

[661服]第661服[雙線] 新服

這個雅利安印度曾經滅亡，正是因為晚期奧義書的思想不斷擴張。相反，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外觀

觀察到，這已經產生了全球政治後果：印度民族主義對具有民族意識的歐洲英國人的煽動。在壓迫的過程中，在西方民族觀念的凱旋中，腐爛的印度的許多靈魂在生活的所有表現中覺醒了民族主義的自我反思。

人們不僅開始學習宗教書籍，而且對英雄羅摩和阿朱那又重新產生了熱情。今天的印度人遊歷歐洲，讚揚他們人民的榮耀並要求他們的自由。拉賓德拉·納斯·塔庫爾認為以非暴力的印度民族主義的形式拯救世界，甘地宣揚持續、被動的抵抗是一場民眾運動。還有一些更強大的努力聲稱其所有能源僅來自印度。現代印度傳教士瓦斯瓦尼 (Vasvani)驚訝地宣稱：“禁慾主義無法長期壓制雅利安人的思想。”年輕人必須沉浸在歷史中，他們會發現偉大的愛國者總是「富有創造力、充滿活力的精神」；必須向印度人傳授「英雄的歷史」。「歷史還沒有根據印度種族的發展來教授，」瓦斯瓦尼繼續說道。

我們公開地看到歐洲人對生活的態度在這裡介入，然而，這種觀點立即被以下評論所削弱：膚色和祖先都不是婆羅門，而是性格。在這裡，這位在三億同胞中脫穎而出的印度人的全部悲劇被揭露出來。因為如果他想描述雅利安人的發展，他就不得不承認雅利安人除了很少的

[662服]第662服[雙線] 新服

痕跡已經消失。他留下了英雄的歌曲，一種深刻而偉大的哲學，後來走向極端，無邊無際，叢林般，促進了種族混亂。少數被歐洲人的意志衝動重新點燃的轉世印第安人是否仍然能夠從這個黑暗的土著人口中培育出一個與他們的想法有任何共同點的民族，在它被創造出來之前，我們可以公平地否認這一點。神聖古老的那爛陀大學及其三千名教師的祈求，聽起來就像對印度「未來時代」的「光輝燦爛」的感嘆一樣令人渴望，而緊接著，民族和種族的觀念被描述為「偶像」。北歐種族和印度本性所孕育的雅利安-印度人的思維和生活方式的力量確實是巨大的，但是曾經從其靈魂中產生思想和狀態的種族實質已經消失，除了少量的殘餘。這就是為什麼印度只產生了具有和平主義精神的疲倦的甘地，而不是一個體現新創造的將軍。

此外，伊斯蘭教已經迫使印度宗教結構中的大量群體被擠出，由於上述原因，印度宗教結構幾乎無法重新插入。任何了解《古蘭經》進步信仰的本質及其對近東人民靈魂影響的人都會意識到，雅利安印度的外來亞種可能會成為伊斯蘭教非常忠實的工具。印度宗教寬容到了自我解體的地步，伊斯蘭教則狂熱到了自我投降的地步。透過鬥爭，確實，印度人聲稱軟的比硬的更硬；就像老子思想一樣，他說：“謙虛，你將成為人類的領袖。”這些演講引發了

[663服]第663服[雙線] 新服

種族滅亡了，精神上的慷慨在外國人手中變成了純粹的巫術。權力意志背後的理念在各地都贏得了勝利。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戰鬥已經平息，形成了反對英國的共同戰線，一旦英國人離開這個國家，就會激化為最野蠻的殺戮。即使「印度人」對英格蘭提出的一千個指控中的每一個都是有道理的：事實是

英格蘭作為權力中心，防止了血流成河，防止回到比以往更糟糕的時代。甘地、達斯、瓦斯瓦尼等人之所以成為可能，只是因為歐洲的壓力；當他們和他們的戰友為人民建立教學中心、提供醫生、滿足人民的飢餓並宣揚古老的英雄崇拜時，沒有人比我們更滿足。但毫無疑問，印度需要一個主人交出自己的手。

從北歐和德國的角度來看，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必須得到支持，這可以沒有任何別有用心，同時對過去的偉大印度和現在的老師充滿同情。那些基於感性的甘地式狂喜而要求同化印度並將其發展為「英國統治」的企圖必須被拒絕，因為這種企圖必然導致種族混合以及隨之而來的白人的衰落。（這是工黨政府於1929年發起的一項政策。）英國為了自身利益和白人種族的利益，如果不想經歷像其前輩對印度的統治那樣的崩潰，就絕不能在這方面讓步。一次

[664服]第664服[雙線] 新服

葡萄牙人統治這裡；他們在果阿的宏偉建築仍然讓遊客了解這個民族以前的政治權力。但儘管如此，叢林和叢林已經成為了這座城市的主人，蛇在古老宮殿的瓷磚上盤旋，而五十萬的混血人口，從淺色調到最黑的棕色，傳遞出新人類的消息印度的沼澤和熱病中的滅絕，以及黑暗、頑強但貧瘠的本土種族力量對白種人及其潛意識的吞噬。

從外部來看，當今的伊斯蘭世界已經四分五裂：在阿拉伯半島，不同教派之間激烈的宗教爭鬥正在肆虐，印度人的無助和平主義甘地派本著印度民族兄弟情誼的精神向他伸出雙臂，安哥拉人已成為土耳其全國性的國家，並拒絕繼續扮演「麥加世俗的手臂」；此外，凱末爾帕夏廢除了哈里發國。然而，伊斯蘭中心正在出現一種暴力的精神攻擊情緒，但並沒有被膚淺的公眾充分注意到。尤其是在開羅。

在這裡，古老的E阿沙爾大學在現代宣傳意義上顯得反歐洲、反基督教，並孕育了狂熱的年輕人。數以千計的宗教作品和數十萬份小冊子從開羅散發到世界各地

向非洲和東亞的穆斯林神職人員提供仇恨，宣揚最嚴厲的侵略精神。（鑑賞家解釋說，開羅的一家書店每月僅向爪哇島發送 5,000 本書。）「（伊斯蘭教）之戰已經勝利，我們只是還沒有擁有這些物品，」一家主要的穆斯林報紙解釋道，呼應馬德拉斯的這項宣傳工作。「從

[665] 所有 - 伊斯蘭教 - 宣傳

另一份報紙在Danka* 歡呼道：「一方面是塞拉利昂，另一方面是婆羅洲，我們被問及伊斯蘭教的美麗。」光是在印度，就發行了三本《古蘭經》譯本，其中一本售出了20,000 冊僅在加爾各答一年之內。數以百萬計的護身符形式的小冊子被發送給信徒。今天，英屬西非的1600 萬居民中有1100 萬穆斯林，東非幾乎佔11 個居民中的2 個，多哥被認為有一半是穆斯林，尼日利亞佔三分之二，還有荷屬印度群島，即使在5000萬居民中，也有3600萬是伊斯蘭教徒。只要殖民地發生種族混合，伊斯蘭教在混血兒中就會找到熱情的支持者，同時它也向黑人承諾自由印度人瓦斯瓦尼寫道**：「我告訴你們（歐洲人），要提高警覺！一位印度老人說：“當心弱者的眼淚。”東方的所有弱者，印度、埃及、波斯、阿爾及爾和阿富汗的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都已經在西方自私侵略的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受苦受難。」在穆罕默德狂熱精神的帶領下，白人有充分的理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警惕。

英國仍留在蘇伊士，作為北歐歐洲免受入侵的保護者
中東，但同時也為了遏止麥加週邊地區、印度、埃及和敘利亞的伊斯蘭勢力，

* 參見 G. Simon：“伊斯蘭世界和現代時代”，Wernigerode 1925。

** “印度的文化及其伊斯蘭同志”，斯圖加特，1926 年。

[666] 倫敦 - 馬德里 - 羅馬

意味著歐洲的自我保護行為。就君士坦丁堡而言，巴爾幹半島人民就在眼前，他們的切身利益要求不斷地向土耳其提供軍備。他們身後是烏克蘭，它不能允許土耳其人對拜占庭進行絕對統治。拆除達達尼爾海峽的所有防禦工事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國際化可以滿足今天的俄羅斯和英國。

面對空軍，直布羅陀對英國來說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畢竟它不能承認法國成為了對方摩洛哥的主人。這就需要倫敦和馬德里之間加強合作。

這一利益領域包括義大利擴張的需要，義大利必須使其人民與祖國保持密切聯繫。義大利政治如果想要有機化，就在於科西嘉島、突尼西亞、的黎波里和一些島嶼。在地中海西部還有倫敦-馬德里-羅馬聯盟，它是北歐國家體系的一部分（柏林、

倫敦、奧斯陸、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可以在不以任何方式阻礙的情況下提供額外支援。

英國自治領正變得越來越獨立。然而，在某些情況下，這並不妨礙他們強大的存在與英格蘭保持緊密的聯繫。

南非必須繼續留在北歐手中，以確保通往印度的另一條海上航線的安全。現在針對印第安人實施的法律有一天也將適用於黑人、混血兒和猶太人，以便在南部非洲實現有機生活，並在黑人覺醒變得危險時在那裡建立一個堅實的基礎。

[667服]第667服[雙線] 新服

5.

這種覺醒仍然受到嘲笑，但一如既往，只有非常短視的人才會這樣做。血的神話在黑色的皮膚下以不同的形式栩栩如生。不僅馬庫斯·加維對廷巴克圖和尼羅河畔的前「宮殿」讚不絕口，成千上萬的黑人也和他一樣在智力上得到了覺醒。

儘管存在著很大的碎片化，但黑人中心已經在世界各地許多地方自行形成，有意識地致力於建立一個「非洲帝國」。在衣索比亞、賴比瑞亞和西非，黑人對基督教傳教士的宗教理想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這場種族運動，即使只是間接的。黑人上帝、黑人救世主和黑人聖母瑪利亞已經成為流行的觀念。更重要的是美國財力雄厚的黑人協會的中心。加維的政黨最為極端，杜波依斯的政黨顯得較為溫和，而「新黑人」聯盟則宣稱自己更加謹慎。1925年，一個名為「黑人冠軍」的反對白人的戰鬥聯盟成立。前面提到的杜波依斯*評論了他的目標：「儘管這場可恥的戰爭是瘋狂和可怕的，但與黑人、黃種人和棕色人種對白人的不尊重、虐待和壓迫所進行的爭取自由的鬥爭相比，它仍然算不了什麼。已經一勞永逸地停止了。黑人只會在必要的時候忍受目前的待遇，但一刻也不會再延長。」而加維則更清晰地表達了黑色的渴望

* 《白旗》，1925年8月，工作。普富林根鮑姆出版社。

[668] 美國反憲法協會

表達：「對白人來說正確的事情對黑人來說也是可以接受的：即自由和民主。如果英國人有英國，法國人有法國，意大利人有意大利，他們有權享有這些權利，那麼黑人就要求非洲 - 他們將準備為了這一要求而流血。我們希望為所有黑人種族制定法律和憲法，使每個人都可以作為自由人塑造自己的命運.....最血腥的所有的戰爭都會在那一刻到來

歐洲將把力量轉向亞洲；那麼，黑人世界拿起利劍，爭取非洲最終解放和復興的時刻就到了。」即使今天的黑人統治並不能代表強大的力量，但血腥神話也在這裡甦醒了，其實力將得到極大的增強。50年後，在那之前，北歐人民必須採取預防措施，以便他們的國家不再有黑人、黃種人、黑白混血兒和猶太人。這種認識提出了美國的問題。

在美國也是如此，種族政治必然且將會對世界政治產生影響，就像民主理念曾經決定幾乎所有國家的生活一樣。北美是共濟會「人權」最早實現的州。華盛頓弟兄成為這種垂死的典型，《美國自由宣言》成為巴黎起義人權的典範。雖然是為了做生意，但黑人解放是在「人權」的口號下在南方各州推動的；今天，每個美國人都咒罵這個黑鬼問題。他們每一個人，因為作為一個國家，過時的自由主義仍然堅持“自由”，即使必須用橡皮棍打進去。黑鬼的問題是

【669】“黑土”

美國生存的首要問題一旦最終放棄了所有種族和宗教平等和平等的愚蠢原則，對黃種人和猶太人的必然後果就會自動產生。民主主義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健康的本能透過建立種族界限幾乎可以克服，但無法阻止黑人獲得“文明”，開設百貨商店，成為律師，有意識地組織自己的政治，通過樸素的生活方式為他們的共同金庫貢獻大量金錢並自覺地追尋黑色世界帝國的夢想，從開羅到……好望角開始夢想。這正是美國立法應該採取行動並有意識地啟動黑人向非洲重新安置的地方。在政治公民權利被取消之後，制定逐年增加的將黑人驅逐到中非的計劃，從長遠來看甚至會是一項有利可圖的冒險，因為每個黑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被白人取代，而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將變得更加統一。如果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今天的1200萬黑人很快就會達到5000萬，作為布爾什維主義的軍隊，將對美國白人造成決定性的打擊。

加州的黃禍也讓種族議題變得炙手可熱。這是一個全球政治的例子，說明了所謂的法律問題在種族鬥爭中、在人民基本遷徙的事實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麼小。日本人口過剩，必須安置人口，以免窒息。這是他的生命權。北美仍然是白人的統治階級有自我保護的責任，必須保護其西岸免受黃色洪水的侵害。在下面

[670]「法律」與種族鬥爭

這個問題無法透過可敬的貨幣統治者的想法來解決，他們正是由於種族衝突而建造了銀行宮殿。不光彩的貨幣統治不可避免地要透過世界債務來統治世界，然而，全球的種族有機劃分同樣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國際金本位制的終結，也意味著幾乎已經實現的猶太彌賽亞主義的終結。今天，世界銀行的統治和耶路撒冷猶太中心的建立都將完成。各國人民的整個外交都在為即將到來的美日衝突做準備，而黑人也已經在自覺地等待著！

如上所述，現在的戰鬥是關於中國的，而不是關於部署地區或支援的。除非國家是建立在種族神話的基礎上，否則這場新的世界大戰將不可避免。美國必須將黃種人從繁榮的西方（北歐種族未來的文化中心）中清除，這一事實是高於所有其他紙面「權利」的至關重要的必要性。但它也要求承認日本文化人民的種族生命權。

這意味著即將到來的北美種族國家將放棄其東亞殖民地的所有權，以便在那裡定居加州的日本人。這聽起來很離譜，因為美國在菲律賓的海軍基地被視為美國在東亞貿易的保障，同時也是發生戰爭時對抗日本的門戶。雖然從今天的經濟帝國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是必要的，但當北美已經消除了其種族外來成分並且位於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的廣闊生存空間時，這一點就不再重要了。

[671]有機結構的國家體系

有意識地開始建立。無限擴張的時代隨著世界大戰和金錢統治世界而結束。今天，內部集中（集中）的時代開始了，這將帶來一個種族有機結構的國家體系。今天，各國人民的所有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家都必須自覺地領會這一思想並致力於其實施。今天，國際股票市場煽動國家之間的鬥爭，壓制一切可以起到調解作用的措施，實際上是每一個想法，從而扭曲了人民的觀念。

從這一點來看，今天的一切「和平主義」也完全是一場謊言運動。它是基於對民主的承認，即在實踐中的金錢統治。他鼓吹的「世界裁軍」無非是一種欺騙，目的是為了分散人們對身上長瘡的真正原因的注意力。

「世界和平」不一定要從解除陸軍和艦隊的武裝開始，而是從徹底摧毀不光彩的民主制度、19世紀無種族的國家觀念、金融造成的全球經濟空洞化（今天的金融空心化）開始。如果沒有在生活中體驗、認識和實現血緣宗教，就會以人民的名義導致所有國家的垮台。一個淨化了黑人、黃種人和猶太人的美國，有意識地以北歐-歐洲的方式孕育

無論其殖民地和海軍基地有多大，都比被這種異族血統撕裂的強一千倍。英國的世界政治不僅歸功於他

【672】東亞歸東亞人！

孤立是可能的，但只能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撒克遜人和諾曼人創造了一個統一的民族，而且中心在種族上是乾淨的。如今，當倫敦的猶太人從城市影響政治，同時提供「無產階級領袖」時，英國政治已經失去了穩定性。如果英國的房子不清理乾淨，如果英國不謹慎地放棄在全球範圍內的一些過度立場，她將無法逃脫災難。於是中國問題又出現了。

6.

一個只關心北歐-歐洲和北歐-北美利益的政治家會支持今天針對當今歐洲和美洲國家的戰鬥口號：東亞人的東亞！日本和中國的評價與印度、非洲等國的評價不同；他們必須有機會至少讓他們的人民活下去。為此，從滿洲里到印度支那和馬六甲的整個棲息地，包括鄰近的島嶼，都必須可供它們使用。阻止黃種人移民到北美和澳大利亞，同時又想殖民或統治遠東，是資本主義的瘋狂，今天開始在中國

的起義中報復。

有可能白人濫用的技術今天仍然取得勝利，有可能黃色的技術正在被擊退和扼殺。然後他必然轉而追隨成吉思汗、帖木兒和阿提拉的腳步。列寧和托洛斯基未能實現的使布爾什維主義的沉睡力量最終發展的目標，將透過受迷惑的歐洲和受迷惑的世界政治來實現。

[673服]第673服[雙線] 新服

美國將成為事實。早已四分五裂、長期無能為力的俄羅斯，是否會面臨即將到來的數百萬人[每年3億。1930年，1.3兆。當年2000]是否能夠停止更是值得懷疑的。俾斯麥所說的黃種人有一天會在萊茵河上飲駱駝的承諾也將實現。

但從毀滅中拯救出來的結論與斯賓格勒等人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並不是工業領袖和凱撒統治著沒有個性的大眾，他們應該確認“命運”，而是要認識到這個“未來”已經過去了一半，權力正在各地誕生，它們已經從現實中出現了。舊的世界觀的消亡創造了新的世界觀。而這些力量也是「不可逆轉」的！我們靈魂和血液的這些力量也是“命運”，就像15和16世紀為發現世界而奮鬥，18和19世紀為人類文化和世界狀態而奮鬥一樣。

北美合眾國，在所有旅行者的一致意見中，是一個美好的未來國家，它的偉大任務是拋棄其過時的建國思想和目前的炫耀狀態（即摧毀紐約）想法，用年輕的力量來實施新的種族國家的想法，正如一些覺醒的美國人已經預料到的那樣（格蘭特，標準）：驅逐和定居黑人和黃種人，將東亞財產移交給日本，工作準備在中非建立黑人殖民地，將猶太人重新安置到一個讓所有「人民」都能找到空間的地區。依照未來歐洲政策的方向設定。

[674]東方有機利益共同體

過去幾十年來，試圖用大砲統治世界上最偏遠的角落，以維持人民在「和平與秩序」中被剝削，這不是力量的表現，而是軟弱的表現，就像過度的侵略一樣。一個國家的警察隊伍龐大，不在於其結構強大，而在於其腐爛。

例如，歐洲和美國必須反對，B.「保衛」東亞以保護其在中國的貿易，同時也保護國內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的生計免遭崩潰，是無效的，只能在當今掠奪性的經濟帝國主義範圍內聲稱有效。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稠密的國家，其產品實際上依賴於出口，美國的鐵甲艦不需要裝載茶葉和香料，也不需要卸載歐洲的貨物。中國是未來幾十年西方化學和技術產品的巨大市場。獲得開發其土壤財富的機會。中國將為了自身利益與所有國家締結貿易協定，以便在國內創造就業機會、收入和秩序，而不會被加爾各答和孟買的鴉片販子強迫這樣做。

然而，如果高利貸的世界銀行家想要將所有文明民族視為債券種植園，足以賺取利息並讓金融專員確定整個國家的主人，就像道斯獨裁政權一樣，那麼它就會知道如何防禦自己。以一種憤世嫉俗的方式向德國發起。這很好。

今天的國債已經被視為私法合約。儘管許多民族無法履行某些朝貢協議，但違反某些協議很容易導致與世界發生最嚴重的衝突。

[675]金融資本主義是人民的敵人

國家，更準確地說是銀行家領導這些世界國家。直到 1933 年，對所謂的德國國家銀行 (Deutsche Reichsbahn) 或德國國家銀行 (Reichsbank) 的干預也會導致外交政策嚴重複雜化。因此，鐵路、金錢、整個帝國都被錯誤地稱為「德國」。只有工作奴隸是德國人；統治的是法國人、猶太人和美國人。這種狀況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如果全球政治局勢的變化導致爆發，罪魁禍首只能是貪婪的民主代表。現在，繼德國之後，一個又一個國家都年久失修。

我們應該向之致敬的全球政治強盜體系的糾纏。同時，覺醒也開始了。這種關注，特別是 1933 年德國調查的結果，必然會帶來基本一致的解決方案。

它不是一個「國際私人辛迪加」（拉特瑙），不是一個以涵蓋所有民族為目標和「世界歷史的意義」的全球經濟托拉斯，也不是北歐-德國復興必須在歐洲和世界上宣布的一個不分種族的國際聯盟。政治術語，而不是相互共生的由種族決定的國家體系，不應該在無形的混亂中無休止的人物混合中滅亡，這是先前民主馬克思主義世界政治的必然結果，但也不應該在無形的混亂中滅亡。以此為基礎，在全球範圍內實現白人的政治統治。

因此，基於種族的世界政策的想法也意味著東亞是一個又一個國家的爆發

[676服]第676服[雙線] 新服

今天的全國家和超國家金融體系，長期以來五分之四都是猶太人的。與沒有種族的泛歐洲、混亂的「普遍管轄權」、人口眾多的共濟會世界共和國相比，北歐存在的這種新觀念是唯一危險的，因為它更有機。所有其他人不再適用。在對競爭力量進行全球政治評估之後，再次確認了開頭所指出的國家體系，其建立完全符合北歐文化和國家形成力量的利益：一個德國-斯堪的納維亞集團，確保北歐免受共產主義浪潮的影響，防止在東方形成聚合危險；該集團與英國結盟，而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也只有透過防止強權政治中的亞洲主義才能得到保證；儘管確實存在巨大的緊張局勢，但在美國撤回德國和英國的真品要求的條件下，共同支持北美的白人種族政策；以義大利為首的地中海聯盟；在遠東，有北美和歐洲共同保護白人切身利益的黃色國家體系。未來將證明這種有機意志能夠盛行到什麼程度。

德國本身最終將有機會為歐洲一億人民提供足夠的生存空間，政治由此回到形而上學：一個民族內在的創造自由也與政治獨立息息相關，但只有這種獨立才能持久，國家榮譽觀念的強度。這就是為什麼要求自己的空間、自己的麵包也是主張精神價值的先決條件，

[677服]外交政策與農民自由

德國人性格的形成。在這場為德國這樣一個富有創造力的國家的榮譽、自由和麵包而進行的偉大鬥爭中，德國人民必須

預計會很容易地考慮到不太重要的國家。必須騰出土地供日耳曼農民耕種。光是這一點，就讓被擠在狹小空間裡的德國民眾有了鬆一口氣的機會。這也導致了白人新文化時代的建立。

續：VII.存在的統一性

回到“20世紀神話”

20世紀的神話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

[678] 到 [702]

VII. 存在的統一性

1.

當一個民族在審視其歷史和審視其未來意志時不再團結一致時，它就失去了作為一個民族的意義，就已經死亡了。無論過去採取何種形式，如果一個民族真正地、真正地否認其第一次覺醒的寓言，那麼它就否認了其存在和發展的根源，並譴責自己貧瘠。因為歷史不是從無到有的發展，不是從無足輕重到偉大，也不是從一個存在變成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存在，而是透過英雄、神靈和詩人的第一次種族和民族覺醒已經是一個永遠的高潮。這第一個偉大的神話成就本質上不再是“完美的”，而只是呈現出不同的形式。賦予神或英雄的價值是永恆的，無論好壞。荷馬處於希臘文化的最高水平，甚至在其衰落時也保護了它。耶和華是本能的猶太教，對他的信仰是即使是波蘭最小的猶太人的力量。

這種統一也適用於德國歷史、德國人、德國價值觀、古老和新的神話以及德國人民的基本思想。

奧丁的一種形式已經死亡，即奧丁，眾神之首，作為自然之神之一的化身。

[679服]第679服[雙線] 新服

性的象徵意義仍不帶偏見。但奧丁*，作為北歐人原始精神力量的永恆反映，今天的生活與5000年前一樣。概括起來就是：榮譽與英雄主義、創作歌曲即藝術、保護

法律和對智慧的永恆追求。奧丁了解到，由於眾神的過錯以及與瓦爾哈拉建造者的契約的違反，眾神的種族必須滅亡。考慮到這一厄運，他命令海姆達爾用號角召喚阿薩神族進行決戰。神不滿足，永恆地探索，在宇宙中徘徊，以探究存在的命運和本質。他犧牲一隻眼睛來獲得最深的智慧。作為一個永恆的流浪者，他是北歐人永恆探索和發展的靈魂的象徵，它不能自滿地退回耶和華或他的代表身邊。托爾戰歌中最初在北歐大地上洶湧澎湃的難以抑制的任性，從一開始就展現了奧丁這個流浪者內心、奮鬥、尋求智慧的形而上的一面。但同樣的精神在自由、偉大的東哥德人、虔誠的烏爾菲拉身上再次顯現出來。但這可以在不斷增長的騎士和偉大的北歐-西方神秘主義者以及他們最偉大的埃克哈特大師身上看到，即使在同一時間。後來我們又發現，當腓特烈統治下的普魯士，曾經孕育奧丁的靈魂在霍恩弗里德貝格和洛伊滕再次復活時，它也在托馬斯坎托和歌德的靈魂中重生。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說法似乎是非常合理的，

*赫爾曼·沃斯也發現舊神的世界衰落的跡象：愛斯基摩種族的影響。這可能是真的，但它並不影響真正的日耳曼語。

[680服]第680服[雙線] 新服

北歐的英雄傳說、普魯士進行曲、巴赫的作曲、艾克哈特的講道、浮士德的獨白，都只是同一個靈魂的不同表達，同一個意志的創造，是最初以奧丁之名聯合起來的永恆力量。近代的弗里德里希和俾斯麥已經形成。只要這些力量有效，而且只能持續這麼長時間，北歐血統仍然會與北歐靈魂以神秘的結合方式交織在一起，成為每一個真正創造的先決條件。

只有神話及其形式是活的，人們願意為之而死。

當法蘭克人離開了他們的原生叢林，他們的身體和靈魂都變得無根時，他們抵抗更牢固的高盧居民的力量就逐漸消失了。狄奧多里克徒勞地試圖讓法蘭克國王克洛多維奇皈依自由阿里烏主義，以至少確保對抗羅馬的民族先決條件。軍事上最強大的日耳曼部落的領袖在歇斯底里的妻子的襲擊下，在精神上轉向了羅馬陣營。他和其他法蘭克人都沒有想過要放棄他們的英雄主義，他們只是將其與基督教並列，以便為之奮鬥，為他們的名譽和權力而戰。由於先行一步，羅馬神話後來超越了古老的日耳曼血統觀念，使其能夠佔據領先地位。從現在起，所有戰爭都將在十字架的標誌下進行。當這個十字架在各地取得勝利時，在「皈依的」世界中，針對異教徒和新教徒的戰鬥開始了，而異教徒和新教徒也將十字架的標誌帶入了戰場。然後，殉道者十字架的神話就消失了，今天的教會試圖隱藏它，就像德國人曾經對舊神的死亡所做的那樣。因為對基督徒來說，十字架可以

[681服]第681服[雙線] 新服

今天，你不能再領導一支北歐軍隊，甚至西班牙或義大利軍隊，進入戰爭。今天，人們也為思想、象徵和旗幟而死，而且只為思想。但這些寓言中沒有一個帶有曾經賦予「虔誠」的標記。

克洛多維奇克服了。任何東西不再以如此熾熱的方式充滿生者，以至於他們準備放棄自己的生命，因為它已經死了，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讓它復活。為了今天仍然能夠為「十字架」工作，教會被迫隱藏在新覺醒的神話的思想和象徵後面。但這些正是「博尼法齊烏斯」和威利巴德曾經著手摧毀的力量的跡象，曾經創造了奧丁和巴爾德的血液的跡象，曾經是埃克哈特大師的父親，最終開始意識到自己，當歌德也看到我們人民的任務是打破羅馬帝國並建立新世界時，泛德意志一詞被提出。

2.

古希臘的思想家認為，理性遲早能實現對宇宙的完整認識。很晚了，很晚了，人們清楚地認識到，人類的本性是無法掌握所謂的“絕對真理”，也無法掌握地球事件的假定意義，即使我們正在尋找的“絕對真理”向我們宣布了。我們既無法掌握也無法理解，因為無論如何它將是空間、時間和無因的。儘管如此，對絕對的渴望之流仍然流淌在人們的靈魂中。

就像充滿希望的古代一樣，今天所有行會哲學家，無論是嚴肅的還是商業的，都處於同一水平

[682]真相、表象、錯誤、謊言

尋找或追尋所謂的唯一、永恆的真理。他們以純粹邏輯的方式，透過從理解的公理中越來越深入地推論來尋找這個真理。最終的判斷本質上是基於最初的斷言，因此只不過是一種邏輯分析，是將大量思想剖析成理性觀念的最精細的抽象。在這一層次的研究中——就理性而言——假定的真理與看似永恆的錯誤相對立。因此叔本華在看待世界歷史時的絕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赫爾德在尋找絕對的「Pan」時的投降，也是無休止地努力呈現所謂的所有民族的基督教化，所有種族的人性化，統一的人性等等。作為“永恆的”目標。來自純粹抽象的學術性質的想法，是那些耗盡它們的人的願望，也是創造它們的人感興趣的領域。

這種態度仍然主導著我們今天所有的哲學思考。即使是那些想向我們傳達以人為本的世界觀的思想家，在這個流行真理中也只看到了「永恆真理」的一部分，並完全在我們存在的智力、理性和邏輯層面上行動，彷彿這是唯一的真理。人類研究平台。但也有其他人。

如果我把一顆豌豆放在食指外側，用中指伸過去，然後輕輕地滾動豌豆，我感覺就像拿著兩顆豌豆。

在這個和一千個類似的案例中，真相與表象相對立，因此判斷指的是感知。在道德意志的層面上，是謊言對抗真理。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優美的德語都具有顯著的色彩，表明

[683] 生活方式與實用性

總是解釋自我的新領域；它們唯一的共同點是，一個邏輯的、直覺的、基於意志的真理總是一種判斷與外在事物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叔本華普遍認為他可以聲稱「內在真理是矛盾的」。

如果除了這三個比較之外，我們還掌握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真理的想法，我想將其稱為有機真理，也是整本書所要討論的，那麼情況就不是這樣了。

生物體有機體是一種形式，也就是說，它在自身內部理解其內部和外部結構的目的性，其心智和精神力量的目的性。從有機的角度來看，形狀和目的是同一的（H. St. Chamberlain）；前者從直覺的角度展示本質，後者從理性知識的角度展示本質。現在需要認識到什麼以及 20 世紀新世界和國家觀的核心是什麼。

這個世紀的重要之處在於，有機真理存在於其自身之中，並且可以從生命形式的目的性中看到。第一本書中彼此面對的「在那裡」和「那樣」似乎在作為所有領域的一般標準的同時得到了深化和擴展。宜則眾生興，不宜則眾生衰。同時，這裡也存在著使人物變得高貴或使其變得殘廢的手段。更深入地說，這種對形式發展的阻礙意味著雙重罪惡：違背自然的罪惡和違背新興內在力量和價值觀的罪惡。因此，內在的有機真理以幾乎三維的方式涵蓋了邏輯、直覺和意志層面；到目前為止，形狀和目的是價值的有形衡量標準，不是“永恆真理的一部分”，而是真理本身。

[684服]第684服[雙線] 新服

這其實可以在我們的觀點形式中體現出來。

這個整體真理的邏輯部分，即理解和推理工具的使用，由對知識的批判來代表；整體真理的生動部分在藝術、童話和宗教神話中變得顯而易見；意志部分（與視覺部分連結最緊密）由道德教義和宗教形式來象徵。他們都站在 如果他們是真誠的 為有機真理服務，即為基於種族的人民服務。那是他們來自的地方，也是他們又要去的地方。而他們都在是否有形和內在上找到了自己的決定性標準。

增加這個種族人的價值觀，更適當地訓練它，讓它更有活力或不那麼有活力。

這意味著，知識與信仰之間長久以來的衝突即使沒有解決，至少也被追溯到其有機基礎，從而使重新思考它成為可能。對「一個絕對的、永恆的真理」的探索純粹被視為一個知識問題，也就是說，一個在技術上即使不可能、至少幾乎可以實現的事情。那是根本錯誤的。一個種族的終極「知識」已經包含在其第一個宗教神話中。認識到這一事實是人類最終的真正智慧。當歌德以他神奇的方式說，知識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永遠新的、以前從未存在過的東西，而智慧對我們來說似乎是「記憶」時，那麼，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完全相同的事情正在表達。自我體驗的、充滿智慧的世界觀和有機的自己完善，意味著激勵古代日耳曼詩人、偉大思想家和藝術家、德國政治家的血流體驗。

[685服]第685服[雙線] 新服

男人和將軍是有連結的。當撒克遜公爵維杜金德的形像在今天顯得同樣偉大並與馬丁路德和俾斯麥有關時，這是一種神話般的回憶。當我們將希爾德布蘭德大師置於阿克哈特大師和唯一的弗里德里希旁邊時，這是生命最內在的智慧和對古老真理的神話般的重新體驗；當巴爾德和齊格飛的神話似乎與1914年德國士兵的本性相似時，這是我們心理擴張的最終極限，而舊神垮台後新綠的埃達世界也對我們來說代表了重生。德國性源自於當今的混亂。

最聰明的人是個人的自我實現與偉大的日耳曼血統所描繪的生活是一致的。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將是這樣一個人，他透過最強大的神話重新設計，使數以百萬計被毒害和被誤導的人們的靈魂服從於這種新舊的典型意志，從而為前所未有的、但已經發生的事情奠定了基礎。激發了我們所有探索者的渴望：德國民族和真正的德國民間文化。所有這一切本質上都是新事物，構成了我們這個世紀的神話，並且突然準備以一種賦予生命的方式滲透到最簡陋的農民小屋、最簡陋的工人住宅；即使在我們大學的報告廳裡，也從來沒有像這裡表達得這麼清楚過。現在是得出所有結論的時候了。

3.

但後果是最嚴重的。因為如果歌德的名言「凡是有成果的都是真實的」解釋了一切有機物的本質，那麼

【686】假設作為真理的觸角

對於今天的生活來說完全陌生的新尺度。當認識到內在的真理時，就會發現，那些受表面現象影響的錯誤，甚至“罪惡”，如果它們使那些在理性上犯錯誤的人、觀點或意志變得富有成效並增加他們的創造力，那麼它們就可以達到最高程度的真實。力量。

這是基於，例如，B.那些後來被證明在實質上是錯誤的科學假設的巨大價值：它們幾乎總是能激發好奇心，產生新的思維，並有助於發現新的事實；簡而言之，它們改善了生活。感知的錯誤導致我們發現了光線的折射等。在這裡，埃克哈特大師的神秘主義的有機真理再次伸出了手：因為如果他給罪惡和悔恨一個僅第三位的位置，並且只有在事實之後當她問及她的成長時，這表明他也將有機真理的標準應用於所發生的一切。一個無知的人現在可以由此得出結論：說謊也是可以自由通行的。絕對不。說謊與缺乏榮譽和勇氣有關，無論每個人身上有多少謊言，日耳曼人都不能稱其為“善”，因為它與我們最內在的品格價值觀相矛盾。卓有成效。因此，說謊不僅是一種故意的罪，而且是一種有機的罪。她是北歐人種最大的敵人；任何人如果不加抑制地屈服於它，那麼他的內部就會滅亡，外部也會故意離開日耳曼環境。他不可避免地會與沒有個性的混蛋和猶太人交往。這裡有一個有趣的反作用，在所有其他領域也可以觀察到：如果故意有機的謊言是北歐人的死亡，那麼它就是北歐人的生命元素

[687] 謊言身為猶太人的生活方式

猶太教。矛盾的是：不斷的謊言是猶太人反種族的「有機」真理。事實上，榮譽概念的真正內容與其相去甚遠，這會導致欺詐，這甚至常常是宗教法所規定的，正如《塔木德》和《舒爾坎-阿魯克》中以幾乎不朽的方式規定的那樣。殘酷的真理探索者叔本華稱他們為「偉大的謊言大師」。康德強調：「一個由商人和欺詐者組成的國家。」正因為如此，猶太人無法在一個由高度榮譽觀念支持的國家中獲得統治地位。出於同樣的原因，德國人將無法在民主制度下真正生活並取得成果。因為這個系統是建立在大大小小的大規模詐欺和剝削之上的。要么他在中毒之後在理想和物質上克服了它，要么他因為違背了他的有機真理而無法拯救地滅亡。

正如所建議的，生活觀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呈現。

起初，它以神話神秘的方式發生：只要創造它們的種族還活著，透過千里眼理解的世界法則和靈魂戒律就以具有永恆解釋價值的人格出現。這就是為什麼齊格飛的生與死是永恆存在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諸神的黃昏》中體現的對贖罪的渴望是公認的違反契約的必然後果。也就是說，作為對有機內在真理的冒犯的贖罪—責任感是日耳曼人永恆的特質。永恆的、只等待成熟的、復活的靈魂才能再次生活的德國童話，也有同樣的真理內容

開花。它們可以隨時被重新塑造成我們對世界的另一種詮釋形式：概念形式。這並不意味著進步意義上的發展，

[688] 字，20世紀的象徵

但這只是已經給定的神話內容對所討論的時間的表現方式的影響。總是在摸索一個時代的形式。因此，只有當童話、傳說、神秘主義、藝術和哲學可以相互轉換，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同一件事，並以相同的內在價值觀為先決條件時，世界觀才是「真實的」。

這裡必須加上宗教崇拜和政治公眾，作為人們自己呈現的神話。實現這一點是我們這個時代種族文化理想的目標。舉起的十字架一度引起成千上萬人對這個符號的吸引力突然逆轉。有意識和無意識地，所有的聯想因素都開始發揮作用。耶穌基督、登山寶訓、各各他、信徒的復活，並且常常吸引數百萬人聚集在一起，為這個比喻的規則服務。今天的衰落也有它的象徵：紅旗。當他們看到它時，數以百萬計的許多協會被喚醒：被剝奪者的世界兄弟情誼，未來的無產階級國家等等。任何舉起紅旗的人都會成為這個帝國的領導者。舊的反符號已經消失。

千戰百戰前撲的黑白也被打倒了。德國的敵人知道他們在用它做什麼。但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這一事實剝奪了1914年榮譽旗幟的內在神話。但一個新的符號已經出現，並與所有其他符號角力：萬字符。如果這個符號展開，它就是一個新舊神話的寓言；觀看它的人會想到國家榮譽、生存空間、民族自由和社會正義、種族純潔和更新生命的生育力。它越來越被那個時代的記憶所包圍，當時它被視為救贖的標誌。

[689服]第689服[雙線] 新服

它先於北歐徒步旅行者和戰士來到了義大利和希臘，在自由戰爭中猶豫不決地出現，直到1918年後，它成為了新一代最終想要「與自己合而為一」的寓言。

有機日耳曼真理的象徵今天已經存在
無可爭議的黑色卍字。

4.

在尋找「一個絕對真理」的過程中，一股清晰可見的暗流不僅是今天對我和你、我和世界、我和永恆的完全不同的概念；提到的有機的。在現代，萊布尼茲是它的預感，但已經是清晰的先驅。例如，與霍布斯的機械原子論相反，霍布斯聲稱零件的組裝（

不是形狀部分)社會出現,成為一個整體;與個人填充或必須填充的抽象「永恆」形式法則和方案的存在的絕對主義學說相反,萊布尼茨宣稱,個體與普遍性的這種聯繫發生在個體人格中,在充滿生命的人格中完成自身。獨特的方式。關於神秘進化存在的生成的知識是從邏輯上構想的不變存在的數學圖式中獲得的;這種生成的價值恰恰在於透過自我實現對可能的完美的認識。原子論、機械論、個人主義和普遍主義所要求的學校生存任務的解決方案被否定,並轉化為一種積極進取的方法——針對自己。

[690服]第690服[雙線] 新服

然而,一種新的道德被建立起來:靈魂不會從外部獲得抽象規則,它不會朝著外部的、既定的目標前進,因此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走出自身”,而是“回歸自身”。

然而,這也暗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真理」概念:對我們來說,真理並不意味著邏輯上的正確與錯誤,而是需要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有機的答案:肥沃還是貧瘠,自治還是不自由?

正是在尋找「人文主義」絕對的赫爾德,他更深入地理解了萊布尼茲的偉大思想,並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位老師,就像極少數最偉大的老師一樣。在萊布尼茲看來,靈魂和宇宙作為兩個完全獨立的實體相互對立;「無窗」單子只能透過假設也發生了同樣的自我實現的自律淨化過程來與另一個實體相關聯。在其中,即單子本身就是「鏡子」。

赫爾德現在將共同性的民族意識視為兩者之間的一種充滿生活的體驗。生命被賦予了它自己的價值——脫離了所有的理性法則。正如人與人顯得血腥而奇特一樣,他們也體現了一種內在價值,即一種道德本質的現象,這種現象不會迷失在所謂的「進步」的潮流中,而是以一個人物的身份來維護自己,而且是正確的所以。

這種不斷增長的(有機)現象受到價值觀的內在限制,但也具有局限性。如果可以使用這個詞的話,我們必須從整體上肯定或否定它:抽象的強制會破壞形式,從而破壞其成果。- 生成能力。牧民嗤之以鼻

[691服]第691服[雙線] 新服

有意識地談論那些所謂的“先進人民”,他們想用他們開明的“兒童秤”來衡量人類發展的本質,然後說出一個屬於我們這個時代中間的好消息:“每個國家都有它的中心幸福本身,就像每個球都有它的重心一樣。”隨後,以下性別為這個神秘的「中心」而角力;浪漫主義者已經普遍將民間精神稱為我們生活的本質:

施萊爾馬赫教導說，「每個人都應該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人類，以便在無限的充實中，從子宮中誕生的一切都變得真實」；尼采後來以他特有的熱情和對狹隘圖式的憤慨要求改善生活，並尋求“那個”

就個體人格來說確實如此：只有創造生命的東西才具有美德，才有價值，生命說：“不要跟隨我，而要跟隨你自己。”蘭克**在事實陳述中解釋說，如果一項國際原則試圖再次在歐洲佔據主導地位（在羅馬之後），就會出現與之相反的有機國家原則，並以近乎自相矛盾的方式在其他地方***：“每個紀元都直接面向上帝，它的價值根本不在於它產生的東西，而在於它的存在，在於它自己。”

這是真正增長的（有機的）真理探索的另一個「更真實的」流，與對「絕對知識」的學術邏輯機械鬥爭形成鮮明對比。從體驗「幸福中心」開始

* 也是人類歷史的哲學。

** 《教宗史》。*** 關於近代歷史的時代。演講。

[692] 生育力—工作的衡量標準

「幸福」意味著最充分的自我發展，用本書的語言來說，這意味著：出於北歐種族靈魂的經驗神話，在愛中為人民的榮譽服務。

靈魂是神一樣的、不朽的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唯一邏輯上的真理追求者會權衡所有可能的支持或反對的理由，然後他要麼辭職，要麼「證明」是或否；然而，越來越多的真理追求者會斷言並承認是或否。相信人格、單子的獨特性，相信它與上帝平等且不可磨滅，這是基督教思想家的一個顯著特徵，也是非基督教思想家、北歐日耳曼思想家的一個顯著特徵。這種信念，儘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使他們碩果累累，同時也支持了偉大的藝術家、英雄和政治家。這種碩果累累證明了一個真理，它對我們來說比透過類比得出關於有機目標奮鬥之路的可能結論更有價值。在道德形而上學領域中，也出現了我們在藝術領域中已經認識到的一些東西：在給定的概述中，各自的真實形式及其內容不能彼此分離，在放棄適合我們的形式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偏愛一種所謂抽象的、永恆的、絕對的真理，我們不僅不會更接近這個“真理”，甚至會拒絕接近這真理的可能性。但這也表明，只有當我們的存在成為現實生活時，藝術才能在我們中間再次活躍起來。我們的哲學家在“有限與無限的結合”中看到了“絕對真理”，因此應該檢驗“民族真理”，看看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否更接近“唯一的真理”。

真理」；人們忘記了我們缺乏這樣的評估的任何標準：因為為了能夠真正做出判斷，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完全擁有假定的「永恆的單一真理」。所以這裡是將思維調整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心，而不是邏輯和合理的概率計算，正是赫爾德教導的“幸福中心”，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成為“與自己合一”，正如埃克哈特大師所渴望的那樣。必須拋棄經院-人文-古典主義圖式的主導地位，轉而支持有機-種族-民族世界觀。

當然，對知識的批評也不應輕視。

從這種洞察力來看，它不是決定生活的形式主義類型的純粹智力最終結果，而僅僅代表或可以代表一種澄清的手段，與雅利安人的信仰也產生了一種新的關係。有些人希望恢復這種褪色的信仰，有些人則拒絕這項承諾，理由是它的不足，或者宣稱我們對它知之甚少，以至於不再可能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雙方都錯了，因為他們提出了錯誤的問題：這不是關於承認信仰形式，而是關於承認靈魂和品格價值。依賴時間的外在形式及其特殊的生活態度已經消失，種族靈魂以新的形式接管了舊的問題，但其創造意志力和靈魂價值在方向和本質上保持不變。但在再次經歷了這個神聖的中心本身之後，僅從它們身上，人們就可以讀懂北歐人的本質和歷史。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是

[694] 極性、個性與種族

只要相關的血液仍然流淌在數以百萬計的北歐人中，「高貴的靈魂」、內在的自由和榮譽就仍然存在並決定著其他一切。因此，「永恆的真理」被稱為全面的真理。

我們到了最後。萊布尼茲的單子與其他同樣豐富的人格相比是「無窗的」。赫爾德和他的繼任者已經在尋求民眾調解。今天我們補充一下：使他們連結在一起、促使他們內在形態發展相似的，是靈魂融合的血脈的共通性，它形成了整個生命的環環相扣的暗流。這種決定人格親緣關係的血統仍然能夠形成和孕育出一些品種，但單子在完全外來血統的人格面前將再次變得“無窗”，孤獨將變成遺棄；她與中國人之間沒有真正理解的橋樑，更不用說與敘利亞或非洲混蛋的本質了。相互作用的不是單子和“人類”，而是個性和種族。

然而，透過這些知識，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種疾病被帶入全意識之光：這種疾病被稱為宇宙相對論。個人主義被認為是“相對的”，就像無限的普遍主義一樣。兩人再次努力尋找一個邏輯上可以理解的總和，並因此崩離析。在這裡，有機民族世界觀發揮了作用，因為當機械個人主義和圖式普遍主義將世界束縛在鎖鏈中時，它總是有自己的方式

想要。哲學系統論者本能地忽略了北歐存在的這些證據，因為這種任性的衝動的本質並不是一個邏輯系統

[695服]第695服[雙線] 新服

代表，但意味著靈魂的氾濫。今天，在崩潰的原子論時代，這種真正有機的世界觀比以前要求更多：它的權利，它的主人的權利；從作為北歐西方世界最高價值的榮譽中心，它應該體驗它的中心令人振奮的幸福並無所畏懼地重新設計其生活。

5.

個人主義學說認為，個人為自身而存在，透過個人的結合，形成了民族，最終形成了“人類”，現在終於從認真的考慮中消失了。奇怪的是，證實了第一本書中的斷言，即普遍主義是個人主義的孿生兄弟，這一事實表明，這種普遍主義與其明顯的對手患有同樣的疾病。兩者都是理智主義的，即與自然疏遠的。普世主義學派（O·斯潘）已經成功地駁斥了唯物主義、愚蠢的個人主義，但現在又陷入了它誕生時所犯的同樣的錯誤。

以一種純粹抽象的方式，建立了精神的階梯；示意性地開始了世界觀的新構建，以便利用古老的柏拉圖式的洞察力……

先屬後種，需要建立如下「人類歷史社會的思想結構」：人類——文化圈——族群——族群——部落——家園圈——民族群。它明確強調人類先於文化群體而存在，文化群體先於民族群體而存在，如此循環。這種層次和價值觀的階梯即使在今天也有些可疑，但試圖透過解釋智力優先不會導致一致的大量排斥來使之變得容易接受。

這在民族和文化領域最為明顯

[696服]第696服[雙線] 新服

人性顯得更加蒼白、不那麼明顯。在這裡，普遍主義觀點的重大突破已經顯而易見，它堅持純粹的理智主義等級制度並實踐新經院主義，但同時希望透過友好的讚美將新興的生命法則觀點作為次要元素插入。儘管事實是這樣的：“超國家教會優先於國家教會”，並且在解釋宗教優先於國家之後：“由此可見，國家作為最高權力機構”。制度，統治著特殊的製度“教會”。；但他在宗教中發現了他的精神優先權，就像教會本身一樣，即：在由教會組織和形成的宗教中，因為沒有其他的“*”。因此，普世主義學派表明，它的名字並非純粹出於技術性的哲學原因，而是出於神權信仰。但這也揭示了「大量衍生品」一詞的實際意義：歸根結底，

「人性」或「形式宗教」所包含的內容流露出來，因為如果人是沒有有機祖先的三流實體，這種「分離」還能從何而來？

如果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想要將人物的歷史建構成一種從抽象天空降臨的奇怪的「文化之旅」作為首要事實，那麼奧斯馬爾·斯潘作為學術中世紀的現代代言人，則以明顯的優越態度淡化了它。“自上而下”組織的思想家。這就是我們的觀點變得顯而易見的地方。儘管我們的思維模式與

屬

* O. Spann：“（社會哲學），慕尼黑，1928年，第103、107、109頁等）。

[697服]第697服[雙線] 新服

在藝術面前，作為一種由下而上生長的藝術，與這些純粹的理智主義方法有機矛盾。我們根據生命規律設定如下結構：

1. 種族靈魂，2. 種族，3. 個性，4. 文化圈，我們不認為是從上到下的階梯，而是脈動的循環。種族靈魂無法用手掌握，但卻在血脈相連的民間傳說中得到體現，被冠以像徵性的力量，集中在偉大人物身上，他們創造了一個文化圈，而這個文化圈又得到了種族和種族靈魂的支持。

這個整體不僅僅是“精神”，而是精神和意志，即生命的整體。人民的「完全排斥」由此被有機地追溯到其血魂根源，而不是非實體的文化圈和人類的非血性結合，因此我們並不清楚為什麼必然被賦予的豐富的民族文化能夠從這些根源中發展出來。他們。

有了這種洞察力，我們這個時代的有機哲學就避開了知識體系的專制，這種知識體系純粹是示意性的知識外殼，人們相信，人們可以將種族和民族的靈魂封裝在其中，並潛意識或有意識地將其用作某些目的的手段。“終極完整性”就在你的手中。如果與古希臘的智慧相反，斯潘聲稱上帝是萬物的尺度，但只在（天主教）教會中發現了這種宗教，因為“沒有其他”，那麼這種觀點就證明了牧師的主張是萬物的尺度。相較之下，我們這個時代新生的世界觀解釋：受種族束縛的民族靈魂是衡量我們所有思想、慾望和行動的標準，也是衡量我們價值觀的最終標準。這意味著物質至上、無種族的人一勞永逸地墮落了。

[698服]第698服[雙線] 新服

個人主義以及各種形式的外來普遍主義，例如羅馬神權政治或共濟會人文主義，還有過去兩個世紀的整個「普遍」美學。像西班牙靴子一樣放在我們身上的純粹圖式系統的整個不流血的理智主義瓦礫已經被清除了。

已經或應該被再次創建。我們的精神態度發生了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單一但極其重要的轉變，這是整整幾代人都在激烈爭論的事情，而我們存在的一個新的閃閃發光、美妙、充滿生機的中心已經產生了幸福的效果。

6.

這個新而古老的血腥神話，我們正在目睹其無數的偽造，當黑暗、邪惡的力量在1914年勝利的軍隊背後變得無處不在時，當芬里斯狼爆發時，一個時代再次開始，它也在各國的背後受到了威脅。帶著他的鎖鏈，赫爾帶著腐爛的氣味席捲了整個世界，米德加德之蛇掀起了世界的海洋；但千百萬人只能在口號背後做好犧牲犧牲的準備。這個口號是：人民的榮譽和自由。世界大火結束了，所有人都要求並做出了無名的犧牲，但隨後很明顯，惡魔力量戰勝了後方的神聖力量。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肆無忌憚地在世界上肆虐，製造新的騷亂、新的火災、新的破壞。

然而同時，在陣亡戰士的倖存者的低頭靈魂中，英雄們為之而死的血腥神話再次被加深、領會和體驗到最後的後果。這

【699】新故事之前

今天內心的聲音要求血統神話和靈魂神話、種族和自我、人民和個性、血統和榮譽、孤獨、完全孤獨和不妥協，必須滲透、支持和決定整個生命。他要求德國人民不要讓兩百萬死去的英雄白白倒下，他要求一場世界革命，並且不再容忍任何其他高價值觀與他並肩。人物必須團結在國家和種族榮譽的中心周圍，圍繞著這個神秘的中心，當德國轉向它時，這個中心總是孕育著德國存在和發展的節奏。正是這種高貴，那種神秘的、注重榮譽的靈魂的自由，在跨越德國邊境的前所未有的廣泛流動中犧牲了自己，並且不要求任何「替代」。個體靈魂為了自己的自由和榮譽、為了自己的民族而死。光是這一犧牲就可能決定德國人民未來的生活節奏，孕育新型德國人。那些教導和實踐它的人嚴格、有意識地紀律。

這個新舊神話已經在驅動和豐富著數以百萬計的人類靈魂。今天，他用一千種語言說，我們並沒有“在1800年左右完成自己”，但隨著意識的增強和洪水氾濫，我們將第一次成為我們自己，作為一個整體：“與我們自己合一”，正如埃克哈特大師所努力的那樣為了。對於成千上萬的靈魂來說，神話並不是像目錄中的好奇心那樣以博學的傲慢來記錄的東西，而是細胞形成靈魂中心的重新喚醒。浮士德穿越整個科學後的“孤獨，我願意”，是新時代的告白，它想要一個新的未來，而這個意志，那就是我們的命運。但這不僅會「認識」本質

[700] 十九世紀的蛻變

新舊文化，只有然後退出，而是這種意志，在其自覺的自我意識中，拒絕將我們疊加的文化圈的最高價值視為抑制。

事實上，我們的研究人員停留在形狀的歷史上而無法自己創造事物，這只能表明他們創造事物的意願已經被打破。但他們沒有權利聲稱他們的不孕是整個人的命運。今天在我們中間努力表達的新神話和新類型創造力量根本無法被「駁斥」。他們將破土動工並創造事實。

今天的神話與2000年前的種族人物一樣英勇。

全世界為「德國」的觀念而犧牲的兩百萬德國人突然顯露出他們可以甩掉整個19世紀，在最簡單的農民和最簡單的工人心中古老的神話創造力量北歐種族的靈魂就像日耳曼民族曾經跨越阿爾卑斯山時一樣活躍。在日常生活中，當人們在一面破爛的團旗中看到自己時，當他們在該團數百年的事蹟中看到自己和祖先的作品時，人們往往會忽視他們內心所蘊藏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靈魂力量。站在「紐倫堡號」龍骨上，手握飄揚的德國戰旗，當著敵人眼前沉入水中的水手，「馬格德堡號」的無名軍官，拿著暗碼，隨波逐流。你淹死了他，這些都是寓言、神話、類型，在當今的混亂中尚未被認識到。無論我們是否正確地欣賞哥德式、巴洛克式、浪漫主義，最終都是一樣的；重要的不是北歐血統的這種表現形式，而是這種血統仍然存在，古老的血統意志仍然存在。活。

[701] 20世紀的旗幟

灰色的德國軍隊證明了神話般的犧牲精神。

但今天的復興運動標誌著無數人開始理解兩百萬死去的英雄是什麼：新生命神話、新信仰的殉道者。

灰色的軍裝和嚴肅的鋼盔已經取代了國家制服。巴洛克和洛可可時期可怕的十字架在每個街角都顯示出扭曲的四肢，正逐漸被簡單的戰爭紀念碑所取代。上面刻著那些死去的人的名字，象徵著永恆的血神話和我們人民最高價值的意志：為了德國名字的榮譽。

這股從1914年到1918年犧牲的力量現在想要改變現狀。她與所有不想接受她為第一和最高價值的力量作鬥爭。它就在那裡，無法被解釋消失，它已經表明了即使是今天被誤導的德國對手有一天也將不得不走的道路。

如果沒有我們的靈魂和我們的血，我們所崇拜的上帝就不會存在，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埃克哈特大師的懺悔。因此，一切保護、加強、淨化和加強這個靈魂和血液的榮譽和自由的事情都關係到我們的宗教、我們的法律 and 我們的國家。因此聖地就是那些，

德國英雄為這些想法而犧牲的地方 ;那些有紀念他們的石碑和紀念碑的地方是神聖的 那些他們曾經最熱血的日子是那些神聖的日子 。當覺醒的象徵、象徵生命崛起的旗幟成為帝國唯一的主導信條時、德國人的神聖時刻就會到來。

繼續 :主題和名稱索引

【703】

事實和名稱列表

A-

聖餐教義 129,164。

隱居、教義 252 贖罪券 94,170,171。

墮胎 505.

阿喀琉斯 310.

阿達爾伯特·馮·韋廷、主教 195。

亞當教授、天主教徒學者161,162,167,175。

阿德爾596。

Aesthrtik289ff.,315 美

感意志 405 ff. 埃及 26, 499。

阿胡拉·馬自達 25, 33, 127, 135,247。

阿爾巴·杜克大學 75。

阿爾比根塞 88、90。

亞歷山大大帝 149、151,184,490、516。

亞歷山大六世. 171,194。

阿爾基比亞德 285。

路德維希·阿勒曼、白羊座大主教 95.

阿爾卑斯品種 86, 102, 103, 106,108 (另見東部品種)。

《高約》 76, 109, 128,129, 133, 218, 363, 603。

亞馬遜 39、41、46。

阿莫利特 26.

存在的類比、246 ff。

詛咒 91,162。

安吉魯斯·西里修斯 232

安格羅米紐 33,127。

反宗教 132.

安提斯泰尼286。

阿波羅 35 號 ;黃金哈里格 36.44，

阿拉伯式花紋 367。

阿德舒納 25.

阿爾戈號列車 46。

阿里亞納145,255。

阿里博、美因茨主教 195。

阿里斯托芬 285、287。

亞里斯多德48, 49,483。

阿諾德主義者 88.

阿諾德·馮·布雷西亞 90, 91, 193。

阿沙瑪 32.

阿什奇洛斯 37, 42.

雅典娜，|·帕拉斯·雅典娜。

亞特蘭提斯 24-28。

阿特曼萊爾 29、31、229、240、267、389。

奧古斯丁 121, 236, 237, 396.

奧古斯都 57、80。

B-

巴赫，JS 406。

約翰·雅各布·巴霍芬 38, 40, 48, 49, 139, 484。

卡爾恩斯特貝爾訴 394。

鮑姆勒43。

博德爾166。

巴爾特112。

巴爾扎克316。

巴洛克 320、373 以後、376、377。

巴塞洛繆之夜 101.

拜羅伊特思想 444 ff。

貝多芬 112、262、317、405, 406、423、424、427。

本篤九世. 192.

本篤十五世。 471、620。

貝奧狼之歌 187.

柏遼茲·赫克托 422。

貝尼尼·洛倫佐 372。

貝爾昆·路易·德·弗朗茨·新教 95, 102。

意識，140世紀的存在

俾斯麥 470、471、473、517 及以後、541、673、685。

阿諾德·伯克林 300, 301。

布爾什維主義102, 113, 214, 480, 648。

博尼法茲七世。 192. 博尼法茲八世。 121, 515, 524。

博尼法斯 156、219、385、681。

Böthlingk，印度學家 149。

波提切利297。

布爾格·杜·弗朗茨·新教 97.

婆羅門 29, 31, 488。

阿德里安·布勞威爾 372。

佛266, 271, 341, 461。

雅各·布克哈特 38, 52, 55, 66, 301。

伯格，藝術史學家302。

C-

坎卡拉 31。

Caoshianc 33, 130.

卡拉卡拉 58.

明愛 159, 168。

耶穌會士凱瑟琳 122。

塞萬提斯 290, 437。

塞尚302。

張伯倫 ·H. St. 81 ff., 142,430, 532, 553, 683 °
查米索 112 °
千禧年 109.
中國 279、377、487、645 以後 °
基督教 21, 40, 70, 121, 160,183, 396, 397, 491, 537, 636 °
冥神 37、41、339 °
水星 31.
克魯尼亞森瑟 194,195 °
科利尼 ·海軍上將 ·胡格諾派領袖 95, 97,100 °
孔德親王 ·胡格諾派領袖 95、99 °
科林斯, 洛維斯 300
庫德拉 31 °

D-

埃德加·達克
但丁 67、196、296 °
大流士 34.
達爾 ·沃爾特 86 °
德爾福45 °
得墨忒爾 36、47 °
民主51、102、105、154,202、285、447、496、512、521,540、658 °
保羅 ·杜森 29, 337 °
條頓騎士團命令 520 ff., 546 °
狄更斯 435、436 °
迪納里克·拉塞 86,108,576 °
迪奧·克里索托莫斯 53.
戴克里先 58、71、72 °
酒神48.
狄俄尼索斯 36, 44ff °
伊格納茲·多林格 156, 159, 182 °
多納特教授 ·耶穌會士 122 °
多納泰羅 292,373 °
布朗 28、35 °
陀思妥耶夫斯基 113, 154, 206 ff.408 °
二元論250 °
鄧斯司各脫 247 °
丟勒 298, 347 °
動力 126、130、232、252,345、351,705

E-

艾克哈特 ·大師 138, 216–259,394, 458, 560, 685, 701 °
埃達219 °
楓丹白露92號法令 °
愛迪生123 °
婚姻 47, 484 ff.,593 °
未婚母親 593-595 °
榮譽 115、145 ff.、217、399、400,506、514、598、676 °
自治法 121.
財產概念 538 ff.、583,587 ff.
移情美學415,416 °
精力充沛 125.

英格蘭 155,643, 64 7 ff。

發展 678 ff。

以弗所 361

聖公會主義 87,195。

埃爾布特·博士。74.

埃瑞克透斯 54.

埃林尼恩 39、43。

知識批判 116.

伊特魯裡亞人的 39、66。

Etrusker 54, 60 ff., 138, 383,384。

歐裡庇得斯 151, 287,305, 483。

表現主義 301。

艾克·揚·範 293。

F- Fälische 品種 86。

法雷爾·威廉·弗朗茲·新教 95.

法西斯主義 609.

芬里斯狼 163. 費爾巴哈 299.

金融科學 122,123。

福樓拜 423。

聯邦制 474.

富克斯·計數 89。

西奧多豐塔 112.

亨利福特 123.

法國 88 ff.、155、191、500,646、666。

法蘭西斯一世·法國人國王 93.

阿西西的方濟各 142, 185,515。

婦女解放 57、482 至 513。

自由、131,142、225,240、327、336、528、529的想法。

共濟會 200、206、640、668。

行動自由、550 至 555 的教條。

芙蕾雅 164, 510.

腓特烈大帝 198, 199,293, 473。

霍本施陶夫的腓特烈二世 254。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200。

弗羅貝尼烏斯·利奧 77。

教會代禱 172.

G- Gallikanismus 87。

甘地 661,663,664。

高更 299。

出生問題 594.

反宗教改革 375。

薪資、第304個問題

金錢統治 51、57、102、118,445、511、537、589、670。

日耳曼本質 110, 111, 15, 141, 142, 145, 152, 158 174, 188, 193, 266, 267,

310, 342, 359, 376, 383, 389, 394 396–404, 443, 564 ff. 604、684、692、

693、日耳曼移民 28,56、70、81。

《聖潔的氣味》185。
聯盟思想569。
喬爾喬內295。
吉倫特派 102。
信仰自由 97。
格魯克423。
恩典教義 71, 235, 236。
歌德 121, 241, 259 ff., 278,314, 350, 394, 429, 436, 514,623, 681, 684, 685。
高爾基·馬克西姆113。
戈爾斯 38。
Gotik 319、352ff.、373、377、379,385。
斯特拉斯堡的戈弗雷 360。
格列高利六世. 192。
格列高利七世. 190、255、515。
希臘·見希臘。
漢斯·格林 440。
大選帝侯大街 198。
格呂內瓦爾德·馬蒂亞斯 347, 409,414, 617。
格倫韋德爾·阿爾伯特 62、65。
吉斯·99、101 公爵。
岡瑟·博士漢斯 86。

H-

哈德良 57, 132。
哈德良一世 523。
哈德良六世。193。
哈根188。
十字記號 165、688、701。
弗朗茲·哈爾斯 372。
漢姆生·克努特 438、439。
漢尼拔 67。
漢莎197。
哈魯斯佩克斯 66, 67
捷克共和國哈森施泰因·領導 110。
豪普特曼·格哈特 439, 447。
機場 187。
黑格爾 525,527。
Hehn·來自 210 的維克多。
海涅·海因里希 364。
亨利一世·德國皇帝 478。
亨利二世·法國人國王 93。
亨利三世·德國皇帝 193。
獅子亨利 479, 523。
克魯尼的亨利90。
赫爾登理想 138、143、144。
赫連德 187, 188。
赫利俄斯 41·希臘 34 ff.、212、270、279,282、290、374、381、385、403、484。
赫拉克勒斯 41,138。
赫拉克利特 49。
赫爾德 682、690、691。
赫爾墨斯 36。

Hetarism 39 ff. 47 62 136 °
女巫 63 64 67 173 174 °
希爾德布蘭的謊言 399, 685 °
處決 (3000) 93 希特勒 阿道夫
536 584 642 °
最高116 °
霍德勒302 °
霍爾拜因297 °
荷爾德林 425 426 439 °
墜入地獄的教義132,133 °
荷馬史詩 36 42 49 71 283 307 314 346 385 °
霍普利特 52.
胡格諾派 88, 93-101, 111 °
人類 158 169 200 202,495 560 561 °
胡斯滕108ff °

J- Jajnavalkya 266, 268, 366 °
耶和華 122, 134 ff., 226, 246,247 °
日本657 °
賈納克 98之戰 傑森46 °Jdee
119,120 °
耶路撒冷55 °
耶穌會士 122, 175, 177,178,179,196, 468, 612, 622ff., 625,632 °
Jesuitenstil 375ff.,617 °
耶穌基督 74, 130,132.160, 161, 163 ff., 229, 230, 243, 247, 336, 337, 341,
391, 412, 413, 414, 515, ff.
約翰十一世. 192.
約翰十二世. 192.
約翰十四世 ° 192.
約翰十九世. 192.
《約翰福音》75 ff., 604 °
猶太教 33, 64, 129, 158,265 ff., 282, 294, 363, 412,460 ff., 493, 528 ff., 533,
566,591, 670-672, 687 °
《猶太金融》112, 656 ff °
新藝術風格 378 °
朱利安叛教者73 °

I-

伊格納廷斯·馮·洛約拉 176 180,248 456 516 622 °
伊克蒂諾斯 309 °伊利亞斯 36, 42, 306 ff °
印象數 300 °
Inder 28 ff. 71 115 148 212,267 271 389 443 660 ff. 664 ff.
個人主義 118, 140, 303, 320 ff., 387 ff., 538, 695 ff.
無辜者三世 ° 90 515 °
英諾森八世92,193 °
無辜十世 197.
《宗教裁判所》90 ff. 178 179 253,254 610 ff.
間歇性 141 °國際 203 °
伊希斯384 °
伊斯蘭教 365ff., 662-665 °伊索克拉底 51 °義大利 155 °

K-

Kadavergehorsam 176、177。

凱撒圖姆 523、528、550。

迦梨陀娑 31.

卡爾克斯 51.

309 在卡利克拉特斯。

加爾文 94、96。

康德 121, 131, 136, 141, 142, 200, 241, 273, 303, 318, 323, 393, 398, 419 ff., 571, 630 ff., 687。

資本主義 123, 124。

查理曼 186, 191, 292, 523。

查理九世、法國國王 100。

業力教義 392, 394。

卡波克拉底 49.

迦太基 55.

種姓 28.

凱瑟爾 88.

加藤 56.

凱勒、戈特弗里德 435、437。

克恩博士、種族研究員 86。

教會稅 94.

克拉格斯·路德維希 137。

古典主義 382。

Kokoschka, 「表現主義」畫家 299。

科爾本海爾、歐文 440、441。

孔子 196, 220, 487, 515, 649 ff。

皇室、德國 87, 523, 558。

康拉德二世、德國皇帝 195。

康斯坦丁 58, 80。

沉思 318、320、417, 421。

哥白尼 121, 133, 138, 173 ff., 243, 626。

克拉利克、天主教徒歷史學家 84.

十字符號 165。

十字軍東徵 190.

Kriek Ernst 博士、教育家 153, 489。

基督教 131.

文化 119、140、154、159。

文化圈主義 60, 115 ff., 403, 696。

藝術, 「本身」 120。

庫裡亞主義 87.

L-

拉加德、保羅德 138、237、443, 454、456。

萊克達蒙 53.

喇嘛教 65, 184。

蘭伯特、方濟會新教徒 95.

弗朗茨·朗格新教 95

老子 196, 264, 266, 366, 487, 651 以後。

Lapouge, Bacher de、種族研究員 638。

拉特蘭孔齊爾 246。

拉丁文 28、59、65。
勒克萊爾、約翰、弗朗茲、新教徒 95。
勒費弗、雅各、弗朗茲、新教 95。
萊布尼茲 689、690、694。
萊姆庫爾、SJ 524。
萊瑙 424。
列奧納多·達·芬奇 138、142,273、298、317、345、347、373,437、453、516。
愛、145 ff.、232、241,400、412、466、607 ff 的想法。
利古里亞人 60。
利普斯、Aestbetiker 416。
列出弗里德里希 123。
隆瑞莫、弗里德、馮 99。
赫爾曼·倫斯 436, 437。
虔誠者路易 167。
盧克雷齊婭·博吉亞 172, 194。
路德 84, 96, 129, 170 ff., 183bis 186, 250, 254, 364, 393,
397, 517, 569, 620, 622, 626,685。

M-

馬基雅維利 67.68。
魔法 79。
摩訶婆羅多 25。
馬勒、古斯塔夫 365。
國語 196。
托馬斯·曼 411, 445。
男子聯賽 160、180、486 ff.545。
漢斯·馮·馬里斯 298。
馬克·奧雷爾 58,80。
Marojia、教宗妃子 192 Marx、Karl 128,
525。
馬克思主義 123, 204, 215, 364, 446 ff.. 479, 526, 535。
馬薩喬 373。
唯物主義 324。
馬其頓 28。
力學 125。
藥師 173。
門德爾松、費利克斯 364。
彌賽亞 74 以後。
邁耶、CF 436。
米開朗基羅 273、294、295、373、516。
異族通婚 56。
可惜 154。
慈悲理論 206 ff., 345, 374,516。
穆罕默德 515。
莫伊拉 42。
毛奇 518。
一元論 30,126,130, 250,390。
一神教 127。
蒙孔圖、100 之戰。
蒙莫朗西、康斯特布爾、法國軍事領導人 99。
道德神學、天主教。196。

莫里克435。

漢斯·穆特斯坦，歷史學家 61。

穆勒·亞當 123。

穆勒·弗賴恩費爾斯，Aestbetiker 414。

穆斯林教令 176。

音樂劇 427-434。

《母親法》38 ff.、65、135、384。

母語262.

神秘主義 134 ff.、217 ff.、399、405。

N-

拿破崙 501、516。

民族主義 85, 196, 540, 556, 626, 632, 633, 644 ff., 611.

國家教堂 193, 195。

黑人問題 645, 665-670。

新生命主義者140。

少女遺囑 129-132。

《尼伯龍根之歌》306 ff.、311、401。

尼采 37、424、530、691、692。

尼西亞信經 133。

北歐賽跑 27、81 ff.、107 ff.、119、214、576、625、638。

北歐品種選育 33.

北歐理想的美 277 ff。

諾南 42、398、399、483。

O-

奧丁 32, 136, 247, 598, 679 ff。

奧瑞斯提亞 43.

有機真理 683 ff。

奧斯塔拉 167.

東波羅的海競賽 112 及以後。

東部賽（另見阿爾卑斯賽）45、105、194、213、282、290、579、638。

奧託一世大帝 193. 奧托三世。 194.

P-

帕拉茨基，捷克人。歷史學家109.

帕拉吉·梅爾基奧爾，

《心理學》、141。

帕拉斯雅典娜 35, 43, 284。

帕爾馬貝奇奧 295。

泛歐羅巴 112、538-562, 621, 676。

帕拉塞爾蘇斯 251。

巴黎血腥婚禮99-102。

帕塔裡亞人 90. 帕塔裡亞人 56.

保羅二世，教宗 193。

保羅書 75, 235, 457, 480, 605。

保薩尼亞斯 53.

和平主義 112、468、565。

佩拉斯格45、48。

伯里克利 285、293。

人格概念 30 ff. \113 \159 \162 \168 ff. \180 ff. \210 \233 \270 \305 \352 \386 ff. \529 °

彼得·馮·布魯伊斯 90 °

彼得 188, 605 °

Phalluskult 31,63 °

畢卡索299 °

品達282 °

庇護五世 100 °

庇護九世 ° 121 \182 \470 \474 °

庇護十一世 ° 474 \626 °

皮亞頓 50 \51 \79 \136 \212,244 及以後 \286 \288 \328 °

平民 56.

多元主義125,128 °

普魯塔克 53 °

極性 30 \32 \38 \125,129ff. \230 \243 \247 \483ff. \573 °

波塞冬 45.

布拉格第 108 條 °

288,348 塊瓷磚 °

普魯士性 180 ff., 198.

聖職 80,83,160,161,183, 184, 185, 468, 486 ff.,697 °

新教 128, 218, 242,375, 610, 613, 680 °

普日瓦拉 \SJ 245 ff °

畢達哥拉斯 48-50, 66 °

R-

拉貝 \威廉 435 \436 \437 °

拉賓德拉 \納特 \塔庫爾 661 °

拉斐爾 297, 516 °

拉瑪 131, 660 °

排名 691 °

種族;印度 28-32 ;在伊朗32-33 ;在希臘 34 至 53 ;在羅馬 54-80 ;在西方
81 ff. ;在墨西哥 468 ff. \505 \568 \614 ff. ;在
美國668-672 °

種族焦慮 104.

Rassenchaos 111, 139. 288, 298. 468, 528 ff., 550, 590, 633, 662.

種族恥辱 104, 468,510,512 °

種族保護 577 ff °

拉特瑙 \瓦爾特 550, 590,675 °

理性主義 136, 137, 138.

空間問題 637 ff °

法律意見書 319, 526, 563 ff °

改革90,111,220,320,429 °

改革88 °

倫勃朗 273 \296 \320 \345,347 \371 \373 \374 \407 \516 °

文藝復興時期 220 \320 \373 \382,497 °

羅德 \歐文 36 \37 \45 \54 °

里特圖姆 188 及以後 「 492 \569 \679 °

羅傑 \培根 121, 173 °

羅馬書 54 \89 \100 \101 \104 \107 \121 \129 \142 \143 \

145 \157 \158 \160 \189 及以後 \212 \226 \242 \244 及以後 \251 294 \
442 \443 \490 \491 \523 及以後 \624 之二 629 \633 °

浪漫38、40,140。
羅斯柴爾德 103, 266。
盧梭139。
魯本斯 370。
呂迪格·馬格雷夫 312 ff。
俄羅斯 106、112、154、206 至 214、641、643。

S-薩克森明鏡I 567。
傳奇遠足 24。
Samkhyam 系統 390。
聖日爾曼·100 人和平。
聖馬丁163。
聖邁克爾 163。
聖奧斯瓦爾德 163、164。
撒旦教 64, 65, 66。
色狼 48、64。
卡爾謝夫勒·藝術史學家 358。
命運的概念 396-404, 551。
席勒 250、261、278、292、305、346、411、421、567。
寄生 123, 138, 463。
美麗的理想·北歐 80 ff.、277 ff.、319。
叔本華 243, 278, 318, 323 之二 344, 393, 408, 417,
441, 682, 687 及以後。
Schuchardt·Karl·史前研究員 385。
施瓦爾巴赫·猶太人畫家300。
斯科特斯·埃里金納 121
靈魂科學（心理學）137。
輪迴392。
存在與成為 134。
塞普·內波穆克·天主教徒·學者164。
塞浦路斯西弗勒斯 58
塞爾吉烏斯三世。192。
莎士比亞 306、347、37:3、437。
齊格飛 138、158、311、313、685。
西克斯圖斯四世。193。
蘇格拉底 78, 213, 284-288。
Sonnenmythus 25, 41, 42, 63 ff., 77, 139。
社會主義 534 ff., 556, 644 ff. 711 Spengler,
Oswald 403,404,551, 673, 696。
史皮塔瑪·S.查拉圖斯特拉。
斯皮茨韋格 437。
施塔德爾伯格男爵 103。
靜態 126,128,351。
施泰丁格88。
史坦因·男爵·來自 542、561 年。
魯道夫·斯坦納 49。
史蒂芬二世. 191。
史蒂芬六世. 191。
風暴·西奧多 438。
斯特拉斯梅爾·天主教徒·主教182。

罷工585、586。
罪的教義 71 ff。
孫中山 657、658。
蘇裡亞135。
西爾維斯特三世。 192.

T- Taboriten 109 ff。

塔木德 363, 463。
塔納基爾 62, 65
技術 143。
大地主義 49。
泰策爾170。
狄奧多里克大帝 80。
泰奧格尼斯 51。
特比菲斯 39。
忒提斯 42。
托馬斯·阿奎那 247, 254。
丁托列托298。
提多55。
提香 295,516。
托爾斯泰 139,211, 607。
圖拉真 57。
特利登廷理事會 181、196。
特里斯坦問題 388、401、402。
特洛伊165。
恰達耶夫，俄國作家 113, 209。
捷克人108。
圖爾根傑夫209。

U-

烏爾菲拉斯174。
烏爾里希·馮·恩辛根 317、358、441。
一神論（參見普世主義）107 ff。
普世主義（教會）85、88、108 ff.、195。
普世主義（哲學）40 ff.、189 ff.、304、320 ff.、387 ff.、538、
695-698。
相信不朽 363, 391, 394。
奧義書 30,136,240。
天王星 135。
超奎斯坦 108、109。

V-

瓦爾納（卡斯特）28、30。
伐樓那135。
瓦西，血洗99。
Vasvani，印度教師663,665。
《父親法》39 ff.、65、136。
梵蒂岡理事會 167,181,612。
維拉斯克 290, 373。
美國 553,672--675。

第125期的理性、本質

頭腦，屬於125、137。

文森梵谷 298。

沃爾克爾特，J.，哲學家 409, 417。

國家混亂 82、83、87、245、633。

國際聯盟 675。

伏爾泰102,207。

預定論395,396。

W-

瓦格納，阿道夫 123。

理查德·瓦格納 316、388、401、427-434、443。

瓦爾登澤 88, 91-93。

沃爾德斯，彼得 90。

沃爾特·馮·德·福格爾韋德 360,497。

Waltharilied 400. Weltseele 31.

韋恩茨，耶穌會將軍 524。

西部賽86。

維杜金德 159、186、256、292、685。

維京人 112、152、456。

維克勒夫108。

遺囑 239、241、323 及以下、507,511 及以下。

威利吉斯 (Willigis)，馬尤 194 世襲主教。

溫克爾曼37。

現實，觀點 131、132。

沃斯先生，史前研究員 27, 135, 679。

威施努187。

科學 119。

沃爾夫林教授，297。

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 360,497。

沃坦 (S.a.奧丁)134、163、164、166、319。

Z-

查拉圖斯特拉25,32。

魔法崇拜 29、63-67、76、132,141、174、
226、248、396 至 407、577、602。

中心政治 471 ff., 524,545。

宙斯 35,36。

猶太復國主義 463, 464, 465. 466.

齊斯卡·馮·特羅克諾，Taboritenführer 108。

孔 290。

慈運理 129。
